

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編印

大戦与南僑

馬來亞之部

新嘉坡南洋出版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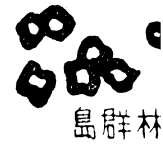


島地圖

太平洋



馬尼拉島



西里伯望加錫



島群麥斯卑

西里巴三巴

尼里羅佛

拜加隆

成末

提摩特特

阿汶群島

亞內 緬新

島顛列不新

帝漢島

海拉佛拉阿

島爾維爾美

角克約

約克半島

海湖新

亞利大澳

中華民國

印度



印度洋

中國

南

海

亞

合海哇爪

望加錫海峽

龍目

三打根

峇老羅

雁

香港

東京灣

琉球島

海防

山

內河

老

邦刺勃琅

越

緬甸

莫八

孔德曼

光仰

暹羅

程逸

敬孔

羅

叻柯

谷曼

城大

羅

萬

卡宋

馬

來

坡隆吉亞

亞

峇

新加坡

峽

加邦

峇

峇

峇

峇

峇

峇

峇

峇

峇

峇

峇

峇

峇

峇

峇

峇

峇

峇

峇

尼科巴群島

安達曼群島

丹老群島

亞

亞

亞

亞

亞

亞

亞

亞

亞

亞

亞

亞

亞

亞

亞

亞

亞

國

眾

峽

合

海

哇

爪

拉

翻

馬

哇

羅

哇

羅

哇

羅

哇

羅

哇

羅

哇

羅

哇

羅

哇

大 戰 與 南 僑

馬 來 亞 之 部

新 嘉 坡

南 洋 華 僑 籌 賑 祖 國 難 民 總 會 編 印

序

日本自甲午中日之役，及甲辰日俄之戰，俱獲勝利，自以為天之驕子，神之後裔，將永為東亞各民族之領袖，且鑒於西歐有三島之英國，屬土遍全球，富強冠世界，迷信東亞亦有三島之日本，足以媲美英國而不疑。加以甲寅世界首次大戰時大發戰難財，積極擴充武備，於是野心愈熾，目無世界，不顧國際條約，於民二十年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吞我東四省。繼而發動七七事變，欲吞滅我全國。我海外華僑，熱烈救亡，捐滙金錢以助祖國抗戰之需，數年如一日。民二十八年，滙現金國幣十一萬萬元，義捐約十分之一，餘為私人寄家用者。依世界銀行通例，有基金一元，便可發出紙幣四元，而其信用可稱穩固，政府如以十一萬萬元現金，存中外銀行作紙幣基金，便可發出紙幣四十四萬萬元，除十一萬萬元交還僑眷作家費，尚可餘三十餘萬萬元。而是年戰費，據何應欽部長在參政會報告，共支出十八萬萬元，除此之外，尚餘十餘萬萬元，可作黨政等費。審此足見華僑滙款與祖國抗戰經濟，有密切之關係，而南洋華僑滙款，約居僑滙總數十分之七，餘為美洲及他處所滙者。由是之故，日寇深恨我南洋僑胞，毋庸贅矣。

民二十八年歐戰發生，越年法英戰敗，日寇乘機侵入安南及聯結暹羅。蓋自少壯派得勢，以為國富兵強，海軍雖未稱雄世界，而陸軍則自信天下無敵，既獲得我東四省後，以為吞滅我國，易如反掌，更處心積慮，欲霸佔全東亞，加以南洋土地肥沃，物產豐富，交通便利，早已垂涎三尺，大有寢食難忘之概，對於南洋水陸地勢之調查，漁販間諜之偵探，屢為當地政府破獲，或自盡，或入獄，或被逐出境，無年不有。自佔據安南後，更積極籌備南進，加以德國派技師至彼邦改良製造戰具，似虎添翼。及民三十年六月德國進攻蘇聯，慫恿日寇逞兇，日寇雖表同情，惟尚猶豫，以觀德蘇之勝負，及冬令已交，嚴寒日增，德軍雖迫近莫斯科，軍士多不能耐戰，急欲撤退，第恐命令一下，日寇南進必致中止，不敢與英美為敵，由是對莫斯科之攻勢勉強維持，而天天懇迫日寇急速下手，乃愚蠢之日寇不知被賣，竟於是年十二月八日夜，不宣而

戰 攻擊英美。炮聲响後，德國立即下令撤退攻蘇之兵，消息傳出後，稍有見識者，多知日寇已自掘墳墓矣。

民三十年十二月八日早四點鐘，余在怡和軒俱樂部三樓臥房，忽聞轟炸聲三响，初疑為雷聲，起至窗口探頭一看，又發一响，火花散佈空中，同時警笛亦大鳴，乃知為敵人已來投彈，向英國開戰，於是心中無限欣慰。蓋我大中華民國對敵抗戰不孤，最後勝利法可屬我也。余下樓避於近處草場曠地，各處路燈仍光明未息。天明後，余外出視察，見街中多處被炸，屋宇倒塌不少，市政局方召集工人清除。自敵近衛內閣辭職，換以陸相武人東條繼任，余已知南洋戰事難免，第敵人慣用行險僥倖，不宣而戰，乘人不備而下手攻擊故技，故不知何日發生耳。

自東條擢任日內閣首相後，英政府亦料南洋戰事難於避免，惟極力設法警惕日寇當局，冀其懸崖勒馬。邱吉爾首相曾在播音台發表美日鋼鐵產量之比較，謂美國每年出產鋼鐵九千萬噸，而日本只出產七百萬噸。英當局又派遣兩隻主力艦威爾斯太子號及擊退號，來新嘉坡鎮守。到步時泊於軍港，故意任中西日報宣傳，任人參觀，蓋威爾斯太子號在歐洲及大西洋，與德國名艦多年炮戰，屢獲戰功，名聞世界，故特派來鎮守新嘉坡，其重要可以想見矣。

十二月十二日晚，英京廣播電台忽發出至不幸之消息，謂兩主力艦威爾斯太子號與擊退號，同時在闔旦海面被日機炸沉。余聞此凶報，終夜不能成寐，蓋敵人已將馬來亞登陸，敵機又如此厲害，新嘉坡恐難保守。越日華僑銀行要人來告，英財政司來銀行取去英公債券八百餘萬元，云必要時將予燒燬，給回一張收據，又云逐日所存紙幣若干，須要報告，必要時亦將燒燬，不留資敵，并勸余早離新嘉坡為宜。余答時間尚早，不便遽行。兩主力艦之沉沒，關係此次大戰雖至大，然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其時美英方積極增建戰艦，由是則轉而增建航空母艦，以爭取最後勝利也。

兩主力艦沉沒後，敵人艦船自由行動，馬來亞埠市要區，壘報失守，影响新嘉坡，當然難免。重慶我政府要人，告駐華英大使，以防守新嘉坡如需要華僑幫忙，情願電令華僑動員努力，故英大使電知坡督，坡督回電接受，於是蔣委員長電令駐坡總領事，轉達黨部，社團，報館，三機關動員努力。然該電秘不發表，由坡督委公安局長來告余，勸余負責動員華僑幫忙，余力辭不敢當，後不得已勉強接受三項任務：（一）組全市義務警察，維持治安，及担任防空等工作；（二）組宣傳隊，向各處宣傳；（三）設勞工服務團，政府每日需要若干工人，代為僱用，工資由政府供給。十二月廿八日，總督召集華僑各界領袖及政府要人，到總督署開會。總督致詞云：一當此戰爭危急，民衆當與政府合作，此為各處通例，如維

持治安，救護，防空，及宣傳等等，均需民衆合作者。且鑒於前日檳城被炸，警察不力，致發生搶劫，敵未來已先亂，可引為前車之鑒。本坡民衆更多，且更複雜，然華僑實佔大半。前昨貴國蔣委員長也來電，令華僑共同努力，茲經蒙僑領陳嘉庚先生許可，願領導華僑幫助政府，今日故請諸僑領到此集合，報告此意，以後凡華僑合作事項，本總督委託陳嘉庚先生領導一切，凡各社團，報界，僑生，均須服從」云云。余答詞言：「頃聞總督所言，余甚感謝！余前昨力辭不敢接受者，以華僑素無經驗，對戰爭種種幫助之事，恐辦不到，及昨聞總督決要余負責領導，余乃與貴公安局長約定三項任務，即以組各街義務警察，及宣傳隊，並代政府僱勞動工人為限。至蔣委員長來電，余本早閱報紙方知，其所委託係黨部，報館，社團三機關，然此三機關與余個人多無關係，蓋余非黨人，亦無報館，至社團當以總商會為首負責。然今日中英已成共同戰線，貴總督既欲委余領導華僑，余若辦得到者，當竭誠奉行耳。」總督復起立致謝。

十二月卅日，余以坡督委任，召集閣坡華僑，各界代表，假中華總商會為會場，到者甚多，坐位皆滿，余起報告數日與當局接洽經過各情況，並言：「今日召集會議，便是要討論華僑協力機關之名義，其次則討論承辦三項工作，及如何進行諸工作。此三項若能辦得完滿，我華僑在責任上可以無愧。至於其他，既非約定，亦恐非我僑可能辦到，故無提起必要耳。」討論結果，總機關名稱，定為「新嘉坡華僑抗敵動員總會」，義務警察組織名稱為「保衛團」，代僱工人機關稱「勞工服務團」。以上討論畢，有一人名耶魯者，閩南人，前以共產黨案，被英政府拘禁，甫放出，彼提出一議案曰「武裝民衆」，余則加以阻止，謂今日王要議案，只關於上言所接受三任務而已，其他非應討論之問題，然甫放出之政治犯多到會，彼等與此外青年多贊成耶魯君提出之案，余復解釋言武裝民衆，我華僑素無此經驗，若從茲訓練義勇軍，須數月方能畢事，實屬緩不濟急。且政府如需要軍隊，從英澳美調來，月餘便到，如個人要參加游擊隊，則政府已成立機關，可以報名，本會只可負責介紹，故無須加入此議案云云。然與耶魯君表同情者頗多，而諸放出政治犯，昨天總督署開會，亦被選參加，散會時，總督又均與握別，故其贊成武裝更烈。彼等敵愾同仇，誠屬可嘉，而年少寡經驗，不計防守此島嶼殖民地，非我僑武力幫助可能有效，而參加此有損無益之工作也。

十二月卅一日復假總商會推舉各股主任及委員。辦事處放假晉江會館。「義務警察」每條街舉一家或兩家華僑行店員，就該街徵僱，短街一站，長街二站，或三站，每站三人，日夜輪流站崗，每人月津貼十五元，由該街捐給，至各站長

由本會僱委，每人月薪四十至五十元，辦事所附設於坡中各區警局內。至「勞工服務團」，每日政府各處需用工人若干，即代僱用，平均每日二十人至三十人，工資逐日由籌賑會先墊發，政府須遲十天方核算一次來還，計被侵欠三萬餘元。民衆武裝部，以共產黨人為正主任，國民黨人為副主任，亦附設辦事處於晉江會館。所有工作，余只限定介紹游擊隊員與政府而已，其他概辭絕也。

敵寇南侵後，我國政府派幾位軍事代表駐新嘉坡，主任為鄭介民先生，時常來報告海陸空軍戰況，及後方將源源運來許多生力軍，及種種武器飛機，然逐次所言，大都失實，是亦莫怪，蓋彼係聞自英軍一面情報，而傳於我也。新年元月間，鄭君告余伊奉我政府令，將移駐爪哇吧城，託余代電南僑總會副主席莊西言君，代備一洋樓，一輛汽車，余即照辦。至月尾，將乘飛機往吧城，招余全行，余辭不便即行，其時新嘉坡島後柔佛屬多失守，新嘉坡雖臨危險，然非三數天可失陷，故余不欲徒為一身安全而遠離去也。

元月卅日上午，葉玉堆君來告，本埠英人婦孺大部份或全數經已撤退，許多警察強牽私人汽車往運。少頃另有人來告昨夜在港許多印度工人，下船不知往何處。又有人來言，昨夜軍港僱華工二百人，將器物不論貴重與否，一概搬投海中，又甚多兵士乘夜自丹戎巴葛碼頭下船他去，而老巴剎十餘門高射炮，昨夜不知撤往何處。又陳振傳君來電話，告渠要辭分配船位委員，謂英人不照約履行，蓋前十餘天政府召組一委員會，凡客船要出口，西洋人及中印等人購票，須由委員會公開分配也。余為上言種種消息，約葉玉堆陳振傳等數人往見總督，告以上言各事，使坡中人心甚為動搖，總督雖逐一解釋，然多不實言。最後葉君問總督云，聞重慶蔣委員長來電，謂必要時領事館官吏及所派委員，須設法使之安全回國，實否，總督答有之，又問對諸僑領有并提否，答無之。葉君云，彼不認我等為華人。

元月卅一日，柔佛通新嘉坡橋已自動炸壞，終夜大炮聲隆隆不息，聞係軍港自開大炮轟毀柔佛埠諸巨屋。二月一日軍港界內約有十餘個貯油池，放火焚燒，濃烟滿空。上午民衆武裝部之人要求支四百元，余問作何費用，答政府發給他一千枝槍，令往守前線，此一千人每人須交現款四角，作起身費，余方知給槍之事，由是余乃決意離新嘉坡，蓋表明不贊成華僑武裝助英政府之事。以此等烏合之眾抗敵，當無效力，而英兵至少尚有五七萬人，何須派此絕未訓練之華人往前綫。不但此一千人將就死地，敵人入境必因此多殺許多華僑。英政府此舉，實可痛心。據來取款之人林江石言，預定將發三千枝

槍與華僑，後不知尚有多少人，再往犧牲。余自前日與公安局長約定必要時，對抗敵會諸僑領二十餘人，須給介紹証書，俾得避往荷印，越日上午經將介紹書領出，即分發於諸人，并告以自由行動，勿淪陷此地，為敵利用也。

二月二日，余即準備一切。對南僑籌賑總會及星華籌賑會抗敵會諸辦事人，每人發給四個月薪水。閩僑總會及南師學校各存款，則由中國銀行滙存集美學校，至星華籌賑會存款十餘萬元，恐抗敵會或有需用，不便滙出，將印章支票等，是夜託友轉交財政李振殿君。三日早，余與陳貴賤，劉玉水，陳永義，四人坐陳貴賤小火船離開新嘉坡。余帶坡幣二十元，匆匆起程，家人未曾告知，蓋原擬待更緊急時然後離開，不意英政府發槍與華僑，余是以刻不能緩。至避荷印之原因，竊度祖國不可往，他處人地兩疏，而荷印又近故也。

二月四日午間到蘇門答臘之淡美那岸，其縣長以余等入口手續與常例不合，謂須待伊電詢甯岳埠府尹，方可再進，故暫寓僑領處。該埠雖小，而諸僑胞甚熱誠招待，并派員坐原小火船往甯岳，告知諸僑，即分電往棉蘭，巨港，吧城等處。延至八日縣長始來告可往甯岳，而甯岳僑領也以電船來迎。九日到甯岳，寓於中華學校，十一日往見府尹，據云伊接巨港軍部來電，請余及劉玉水兩人往，並給一張通行証。十二日余與劉君坐汽車啟程，十三晚宿於雙溪那禮福東膠廠，其經理為莊君丕斗。十四日復啟程，及晚到巨港邊界名馬老白，寓福東行內。十五日為舊曆元旦，再啟程，午後至飛機場，距離巨港埠百餘公里，守機場警察云，日本軍已入巨港，何可往。余下車往詢僑領，答昨夜甚多車輛從巨港逃出，失否則不知。余不得已，乃回車，晚後仍寓馬老白，自念我往巨港將轉往爪哇吧城，茲敵人進兵既如此迅速，則吧城亦不復往，當淪陷在蘇門答臘，應往雙溪那禮莊丕斗君處為宜。

十六日起程至占卑界直務市，時已中午，各商店均閉戶。直務距占卑埠二百公里，而占卑米廠膠廠及重要機關已破壞或放火，軍政公務員概逃走，多有暫來直務，甚至商民之汽車貨車，亦被取燒燬，大有風聲鶴唳之概。沿途遇荷官逃走者不少。按巨港距占卑七百公里，敵人入巨港係一部份降落傘隊，為佔領油池並油礦，荷兵萬餘人不能抵抗而潰散，此係事實，至占卑埠非重要軍區，敵人原不注意，延至三星期後敵兵始到。世界最壞之軍人及公務人員，想無如荷人之不負責者。余至午夜始到雙溪那禮，越日聞吧東有船可往爪哇。廿日到吧東，寓於甲必丹吳順通君處，甚蒙厚待。廿一日晚在吧東下船，赴爪哇，廿五日晚至芝勝汁，廿六日登岸，廿七晚到萬隆城。越早起程，午後到巴城，鄭介民君已離爪哇兩日矣。

三月一日有人來告，敵人昨夜已在爪哇海口數處登陸，且距吧城不遠，余乃全莊西言君及其家屬，避匿於百里外陳澤海君之樹膠園內。四日敵軍已佔領吧城，自登陸以來如入無人之境，荷軍只望風逃走，絕無抵抗。十日莊君被吧城敵軍召去，并大捕華僑拘禁集中營。余甚不安，因樹膠園距離吧城不遠，又恐陳澤海君不安，至五月初乃寄函託園中書記，提往泗水告知集美校友郭應麟黃奇策，請來導余往避東爪哇。十五日郭君及校友廖天賜君來，余甚喜慰，即同往梭羅城租屋而居。郭君夫人亦校友，亦移來，廈大學生黃君丹季，原住瑪琅城，亦屢來作伴。八月間再同郭君等移往瑪琅城居住。十月聞憲兵部知余消息，派探偵查，余乃同郭君避往數百公里外一小市區蘇君浩然處。蘇君夫婦亦校友，招待甚殷，十日後聞偵察消息鬆弛，即返瑪琅市，而劉君王水已另往峇株區矣。民卅二年五月，為敵憲兵隊長藏嬌在余住所對面，不得已遷往瑪琅區，另租屋而居。至敵人投降後，復移往瑪琅市。十月二日至吧城，六日到新嘉坡。避爪三年餘，所有一切費用，概由黃君丹季供應也。

敵人自入新嘉坡後，知余已往蘇門答臘，及佔領蘇門答臘後，即調查余所經過諸要區，及將到未到等處，然無實在踪跡可尋，於是乃拘捕巨港福東經理，強他沿余經過之地追究。至馬老白并拘該埠福東經理同行，至占卑又拘莊君丕斗，共同來到吧東埠。及至查閱荷輪船公司出口部，註明某月某日余已買棹出口，方乃釋放所拘等人。至余之在爪哇，敵人初未詳知，及數月後似可確知者。在吧城漢奸陳某，往泗水瑪琅，欲組奉公會（馬來稱華僑協會），與其全志數人談話中，陳某言日本經調查余既不在中國，亦不在印度澳洲及蘇門答臘等處，故必避在爪哇無疑。中間有瑪琅一泉州人吳某者，即對陳某云，吾輩可研究別人，若某某人請勿提起為要。敵人又一次特派人往梭羅市檢查余之登記証，其他尚有多次檢查風聞，又一次為最危險關頭，係吧城一重要黨人，被拘禁集中營已數月，自營中致書吧城敵總監名豐島云，伊知余避往東爪哇，若拘泗水某某等或可水落石出也。於是豐島乃召該黨人至吧城，與其翻譯韓某三人共同對質，討論余在何處事，後豐島將此事付託韓君辦理。此日寇投降後，吧城華僑追究為敵服務之漢奸，而韓某也不能免，於是韓某乃當眾指出此事之經過，并表明其非是。可見若輩存心之毒。余之不願歸避祖國者，良由是也。

日寇投降後，余在爪哇聞多處華僑有互相嫉視者，故以南僑總會主席名義，發出通告第一號云「南洋各屬不幸淪陷敵寇三年餘，生命財產損失慘重，尤以馬來亞新嘉坡為甚，他如緬甸菲律賓濱華僑較少，然地當戰區，損失必更酷烈，至於

爪哇僑胞遭難雖次，但既受土人搶殺，復被敵寇劫掠，物資幾至竭澤而漁，工廠沒收或折毀，略有聲望僑胞，多遭拘禁集中營，酷虐待遇，苦不忍聞，其他僑眾雖獲些少自由，然拘禁任意，朝不保夕，一入囹圄，釋放無期，酷刑虐待，非死則傷，加以公務人員狐假虎威，助桀為虐，疾病傷亡，難以數計，茲幸聯軍勝利，領土恢復，僑胞損失雖重，然經此困苦難關，追念前者泛散，此後應有團結組織，親愛互助，協力同心，俾於兩三年內克復前業，効力建國，實踐僑民天職。至於淪陷期間，敵寇權威之下，或迫於壓力，或困於生計，不得已已營業上與敵交易，不足為怪。若以為罪，則許多人為敵服務，政府將如何處置。惟有為虎作倀任敵走狗，諂媚無恥，利己害人者，此輩雖可惡，然諒極少數，政府必有相當之處置。除此之外，不可居心嫉妒，吹毛求疵，造作構陷，互相排擠。當知僑胞來此，多為謀利計，雖或有積資居奇，料屬少數，而大多數人損失，當加百十倍；黃臺之瓜，豈堪再摘。倘有獲利僑胞，對於救濟援助，捐輸教育，尤希格外慷慨，因富成仁。至於僑胞慘被敵寇酷刑虐殺，迫取金鑽，掠劫財物，應當嚴懲報復，及請追回，或求賠償，各處僑領，宜速組調查委員會，呈請中外政府，務期達到目的，此為戰後僑胞首要之任務也。此佈。」

茲者南僑籌賑總會擬編輯「大戰與南僑」一書，由余發出總會通告第三號，徵求稿件，文云：「自七七抗戰以來，南洋千萬華僑，對祖國捐資助餉，不遺餘力，其經過情形，余已記於『南僑回憶錄』，數月後（時民卅四年底）可以出版，俾今後人知我南僑擁護祖國抗戰之實況。其後敵人南進，造成世界大戰，既據越運，復陷英荷各屬，使我華僑無量數之性命財產，均在淫威掌握之中，俘捕刑殺，姦淫劫奪，牛馬奴隸，任所欲為，損失之大，難以數計。茲者大戰告終，勝利已達，此後中外各國戰史，必多記述，然各國各有立場，編述各有所重，欲求其詳載我華僑之慘遇與犧牲，永為後人觀感之資者，料不可得。縱吾僑另有私人記載，恐也囿於見聞，一地之情況尚恐未周，況全南洋地域廣大，網羅更為不易。本總會有鑒於是，爰擬集合此項記載，編輯成書，名曰『大戰與南僑』，特在南洋各埠登報，廣求愛國僑賢，將前後見聞，確屬事實，堪留傳記以為信史者，撰成文章，寄交本總會。徵文內容計分：（甲）軍事，（乙）貪污，（丙）刑殺，（丁）奸淫（戊）奸賊，（己）損失，（庚）政治諸項。」時因荷印安南紛亂未定，菲律賓緬甸婆羅洲暹羅交通不便，故先刊印「馬來亞之部」。全書約三十餘萬言。日後，若荷印等處政局平定，交通恢復，擬再進行如馬來亞徵稿編纂之辦法也。

陳嘉庚

目錄

序	三
目錄	十一
例言	十五
本書編纂及撰述人	十六
插圖	
第一篇 馬來亞概述	
一、馬來亞戰記	三
附錄一 日方發表「馬來亞作戰日記」	二四
附錄二 日方發表馬來亞作戰戰果	二六
二、馬來亞人民抗日軍戰記	二七
三、馬來亞淪陷期間的經濟	三二
附錄 淪陷期間馬來亞物價工資調查表	三六
四、日本壓迫下的馬華經濟	三九
五、日本濫發軍票與搜括物資一斑	四一
六、枷鎖統治與奴化教育	四四
七、南僑籌賑工作概況	四七
附錄一 南洋華僑籌賑成績概況表	四七
附錄二 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組織大綱	四八
第二篇 新嘉坡	
一、星洲華僑抗敵動員總會記略	五三
附錄一 日軍進攻馬來亞初期華僑協助英軍史蹟	五五
附錄二 星洲戰時文化界之一角	五六
二、星洲臨陷前的星華義勇軍	五八
三、星華義勇軍總部報告抗敵經過	六〇
四、關於大檢舉	六一
1、日寇入境檢証之記錄	六一
2、檢証之回憶	六二
3、後港六條石之檢証	六三
4、虎口餘生談	六四
5、新加坡淪陷時受險記	六六
6、集體屠殺之記載	六六
7、虎口餘生者之訪問記	六七
8、新加坡華僑損失調查之結果	六八
9、人民諮詢局覆檢証失蹤家屬函	六九
10、輔政司發表檢証被害地點之一部份	七〇
11、戰犯調查隊情報	七一
五、新嘉坡淪陷期間回憶記	七三
六、新加坡軍港工人地獄生活回憶錄	七九
七、浮羅澤光淪陷期間回憶錄	八五
第三篇 檳榔嶼	
一、檳城的淪陷	九一
二、檳城淪陷期間概況	九三
三、檳城大檢舉及日寇毒刑	九七

四、檳城慘痛史的幾頁	一〇〇
1、被慘殺之華僑遺骸	一〇〇
2、知識份子死難一斑	一〇〇
3、華人救援英敗兵	一〇一
4、檳城二志士	一〇二
5、檳華籌賑會調查華僑損失	一〇二
五、焚書坑儒	一〇三
六、鐵蹄下的高淵	一〇六

第四篇 馬六甲

一、敵寇堵殺搜括吾僑的一斑	一一三
二、亞沙漢華僑血淚史	一一六
三、明星慈善社在淪陷期經過	一一九
四、王寶蘭等被害記	一二〇
五、馬六甲海的沉冤	一二一
附錄 屠場視察記	一二二

第五篇 吉打

一、記吉打戰事及日寇之統治	一二五
附錄 雙溪大年與居林之慘殺	一二六
二、日軍入境及其在吉打南部之概況	一二七
三、日敵侵入吉打後我僑生命財產之損失	一二九
四、吉打寇禍回憶	一三二
五、戰爭在高勞吉底	一三四
六、日寇統治下的美農	一三八

第六篇 柔佛

一、日寇在柔佛暴行	一四三
-----------	-----

一、麻坡淪陷之慘況	一四七
二、麻坡慘殺記	一五〇
附錄一 麻坡損失調查之結果	一五二
附錄二 麻坡華僑被害損失一覽	一五二
四、峇株巴轄華僑對於大戰的貢獻與犧牲	一五三
附錄 新山區華僑損失調查之結果	一五五
五、日寇在拉美士醜態	一五六
六、龍引區淪陷的前前後後	一六〇
七、哥打丁宜華僑受日寇屠殺及逃難慘狀	一六二
八、振林坡華僑被屠慘史	一六四
九、悽慘的士乃	一六六
十、日寇侵馬期中士姑來之損失	一六八
十一、日寇在柔佛煽動巫人排華之事實	一六九

第七篇 吉蘭丹

一、哥打峇魯敵寇登陸日擊記	一七三
二、淪陷期中的吉蘭丹	一七五
附錄 吉蘭丹殉難之華僑	一七八

第八篇 丁嘉奴

一、日寇侵佔丁嘉奴見聞錄	一八一
二、龍運港日寇爲害記	一八七
三、淪陷時的龍運及甘馬挽	一八九
四、拍加痛災	一九三
五、勿述埠遭難紀實	一九五

第九篇 霹靂

一、暴日在霹靂屬數埠之殘殺	一九九
---------------	-----

二、金寶之役的回憶	二〇〇
三、敵人刺刀下的實兆遠三條路區	二〇二
四、記冷「四四慘禍」	二〇四
五、馬來「亞邊境高島仁丹之戰役」	二〇六
六、大戰前後之霹靂高島	二〇九
七、玲瓏寇禍記	二一一
八、日寇在怡保太平暴行一斑	二一二
九、仕林寇禍	二二三

第十篇 雪蘭莪

一、敵人入境經過及其暴行	二二七
二、日寇統治雪峇坡實況	二二九
三、萬撓淪陷記	二三一
四、煤炭山工人的抗日鬥爭	二二三
五、戰時的巴生	二二六
六、生與死的角逐	二二七
七、吉隆坡頭顱案與石山脚事件	二三〇
八、萬津淪陷後之狀況	二三一

九、淪陷中之吉胆島	二三三
-----------	-----

第十一篇 森美蘭

一、日寇暴行一斑	二三七
二、被暗探誣捕記	二三九
三、「勤勞奉仕」記	二四二
四、馬口日寇慘殺華僑	二四四
五、瓜拉比勝巫人排華事件	二四五

第十二篇 彭亨

一、淡馬魯之寇禍	二四九
二、日寇在直涼	二五〇
三、淪陷前後之文德甲	二五三
四、文德甲之敵憲敵警	二五五
五、日寇統治時的結紮	二五七
六、林明在日寇統治時之狀況	二六〇
七、積羅附近之抗日遊擊隊	二六一
八、彭亨淪陷期中見聞雜錄	二六一
1、都拉蒙難記	二六一
2、立卑淪陷後之慘狀	二六一
3、日寇的種種怪現象	二六一

例言

一 南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於勝利以後，即民國二十四年冬，登報徵求關於大戰與南僑史料。其範圍編及全南洋各地。然因交通及時間關係，來稿大多屬馬來亞方面。故由編纂委員會決定，先將「馬來亞之部」編印成書。至關於南洋其他各地，俟日後徵得材料後，再行續出。

二 馬來亞之部，收得各方寄稿，凡數百件。其中有文字空泛，缺乏事實根據者，有重複互見者。有所記事實，稍嫌偏狹，不合本書體例者。經分別取捨，並另約專家撰稿，彙輯成書。惟馬來亞戰爭，歷時三載又八閱月餘，其中軍事，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變故，罄竹難書。本書徵稿及編纂，時間匆遽，所列不過雷海一粟。祇能作為部分資料，未可視為全史，讀者諒之。

三 本書撰稿人，均譯姓名於文後。此外有從報端剪寄者，則將原著人及報紙名稱一併附載。凡撰稿人於本書出版後均各郵贈一冊，如有未收得者望來函索取。又僑聲出版社及吳體仁君均有編纂大戰史料之計劃，後見本書徵稿啓事，乃將已成之稿見惠，輯入本書。並此聲明誌謝。

四 本書係史料性質，惟求信實，文字工拙，在所不計。又本書係輯集各方人士來稿所成，故各篇敘記文體，未能一貫。自徵稿至出書，為時不過一年，其中搜集事實，未及詳細調查，乖謬自所不免。倘荷讀者授函指示，俾於再版時改正，不勝感荷。

本書編纂及撰稿人

編纂委員會（以姓氏筆劃多少為序）

李鐵民

沈茲九

林惠祥

邱繼光

洪絲絲

胡愈之

高雲覽

張楚琨

陳仲達

楊騷

蔡高崗

撰稿人（以文章排列先後為序）

陳嘉庚（新加坡）

吳體仁（新加坡）

葛復生（新加坡）

沈漢光（新加坡）

鍾鑑衡（馬六甲）

黃鐵環（吉打）

劉止溫（柔佛）

陳致遠（柔佛）

陳梅生（吉蘭丹）

廖良貽（吡叻）

陳維芳（吡叻）

章灼如（雪蘭莪）

章禾（彭亨）

伍仕明（彭亨）

洪絲絲（新加坡）

李鐵民（新加坡）

謝長潮（新加坡）

冰華（檳榔嶼）

陳迺桂（馬六甲）

陳覺非（吉打）

張逸民（柔佛）

葉谷虛（柔佛）

黃瑛（吉蘭丹）

卓濟民（吡叻）

林舉廷（吡叻）

朱禎祥（雪蘭莪）

章孟（彭亨）

潘植楠（彭亨）

林惠祥（新加坡）

子岡（新加坡）

鄭光宇（新加坡）

萍（檳榔嶼）

會唯心（馬六甲）

林錫藩（吉打）

蔴坡中華總商會

柯策勛（柔佛）

李郁（丁加奴）

胡醒（吡叻）

洪佳才（雪蘭莪）

陳呂光（雪蘭莪）

張沅（彭亨）

葉香（彭亨）

馬來亞人民抗日軍退伍同志會（吉隆坡）

陳仲達（新加坡）

郭祖實（新加坡）

方念祖（檳榔嶼）

尤振標（馬六甲）

黃應龍（吉打）

峇華救濟祖國難民委員會（柔佛）

陳榮秋（柔佛）

馮成蹊（丁加奴）

陳晴山（吡叻）

彭文章（雪蘭莪）

周光中（森美蘭）

尊容（彭亨）

陳傳華（彭亨）

陳平波（新加坡）

洪錦棠（新加坡）

日落洞客（檳榔嶼）

吳少源（馬六甲）

王君滙（吉打）

楊佐京（柔佛）

許茂平（丁加奴）

曾冠敏（吡叻）

李陵江（雪蘭莪）

李文彪（森美蘭）

黃則寶（彭亨）

彭友真（新加坡）

郭正修（新加坡）

周緒基（新加坡）

張見初（檳榔嶼）

梅成（吉打）

傅適鶯（柔佛）

陳文章（柔佛）

失名（柔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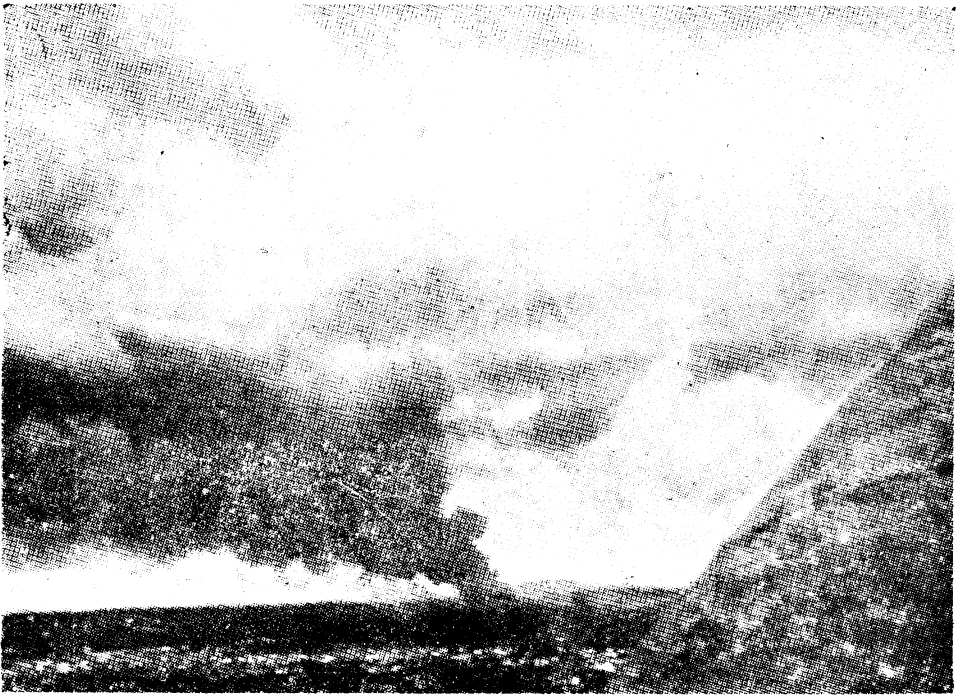
黃競文（丁加奴）

邵琦（吡叻）

吳柳斯（雪蘭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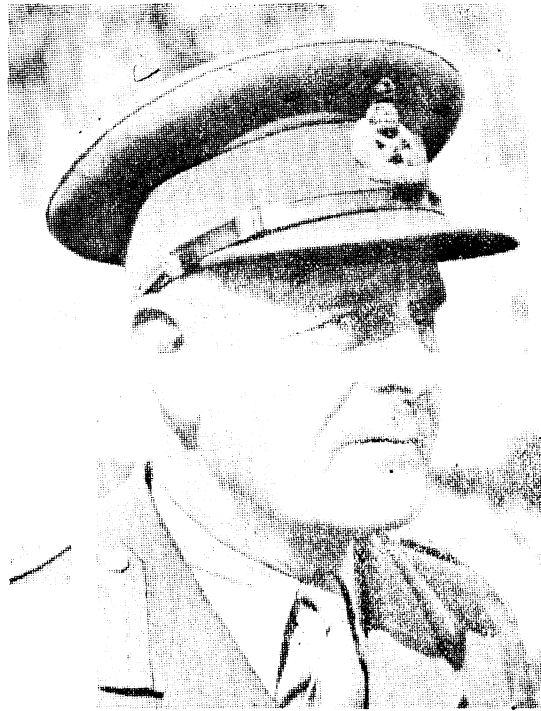
甘滿棠（森美蘭）

張枚青（彭亨）



中火戰在亞來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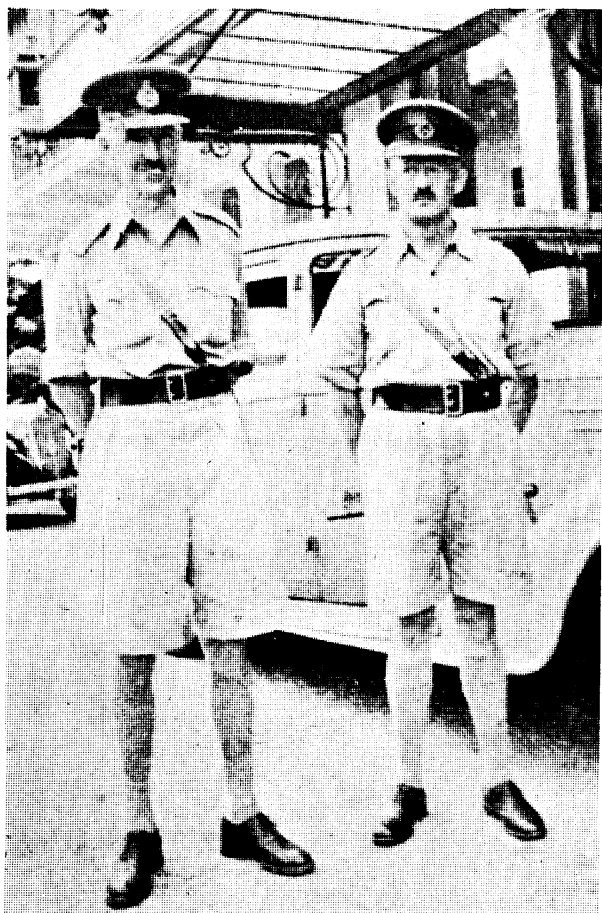
馬來亞戰爭爆發
時英遠東軍統帥
波瑛元帥↓



馬來亞
戰爭後
期英遠
東軍統
帥魏伐
爾上將
↓



在馬來亞之澳洲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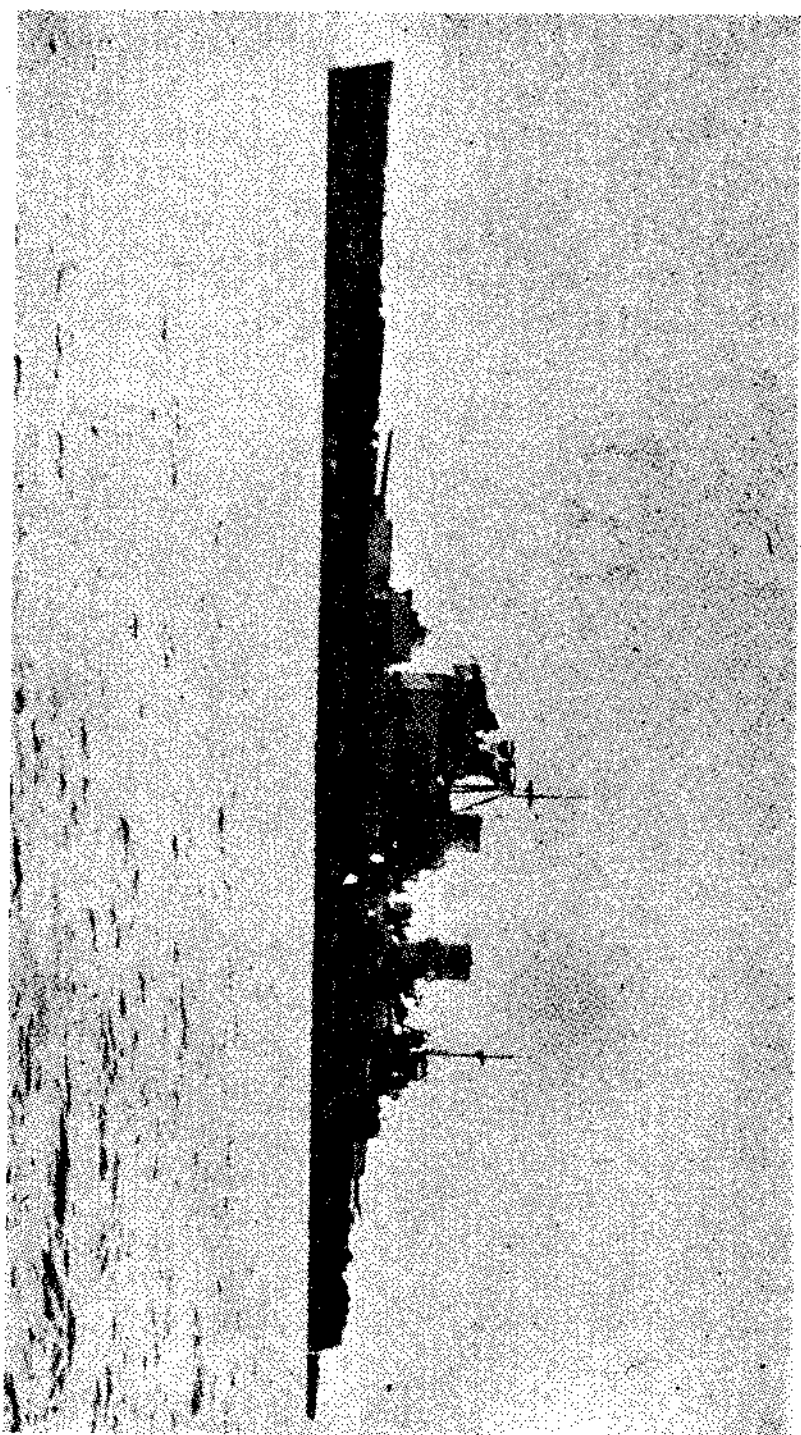
馬來亞戰爭中英軍司令
白思華中將(左)
馬來亞戰爭中澳洲軍司令
孟納少將(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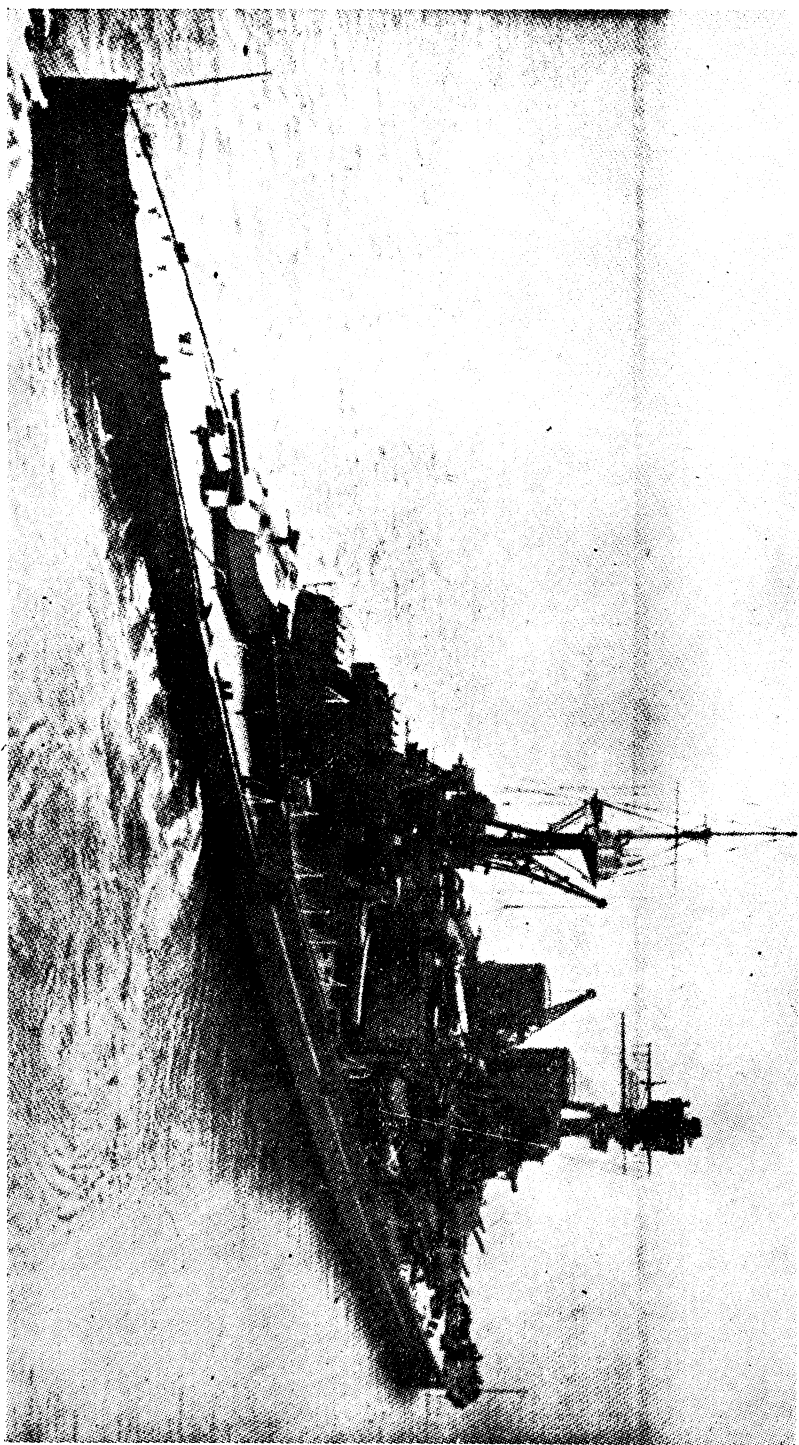
亞來馬在兵略爾廓



英主威爾斯太子號



英主艦擊退號



日軍在馬來亞進兵情況之一
(到處劫奪腳踏車)



日軍在馬來亞進兵情況之二
(砲兵活動一斑)



山下奉文向丘尼華克呈遞降書之一者



日軍佔領新加坡時的歡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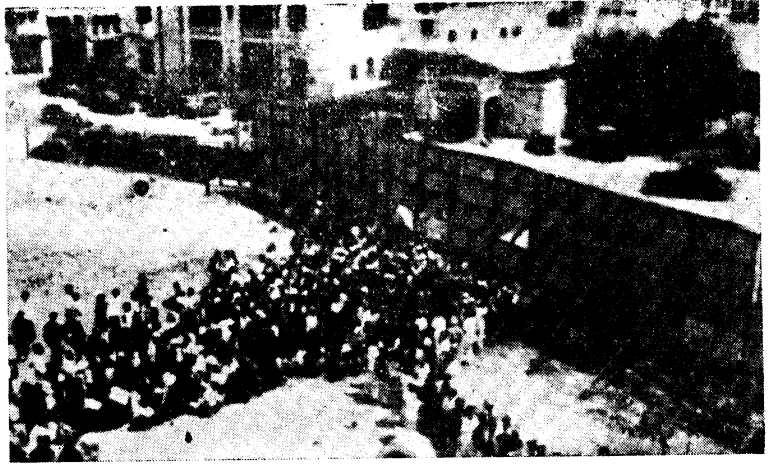


新加坡淪陷後，日軍驅華僑集中數處，施行大檢舉（即所謂檢証）將大批華僑運至郊外屠殺。本頁及以下二頁所載之九幅像片，即當時大檢舉之恐怖真像。此九幅真像及本書其他照片多幀，乃南洋雜誌所惠借者。合陳聲明，并誌謝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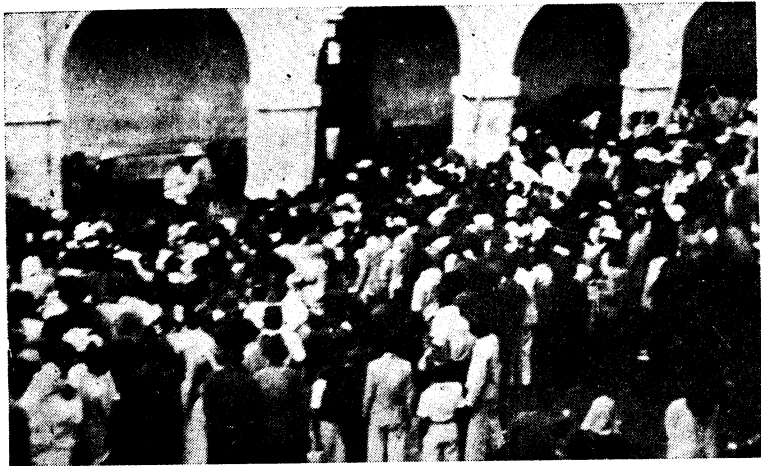


上·頓成死街之大馬路
 中：日軍在吊橋頭檢奔行人
 下·市民紛紛到街頭受檢舉

在丹戎百葛的檢舉



在海山街的檢舉



被檢舉者魚貫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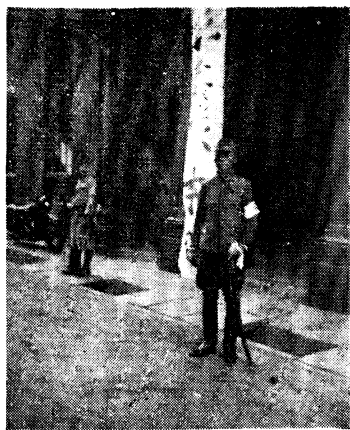
在檢學處陳列坦克機關槍



劃分地區以便檢學



只有馬來人及印度人得自由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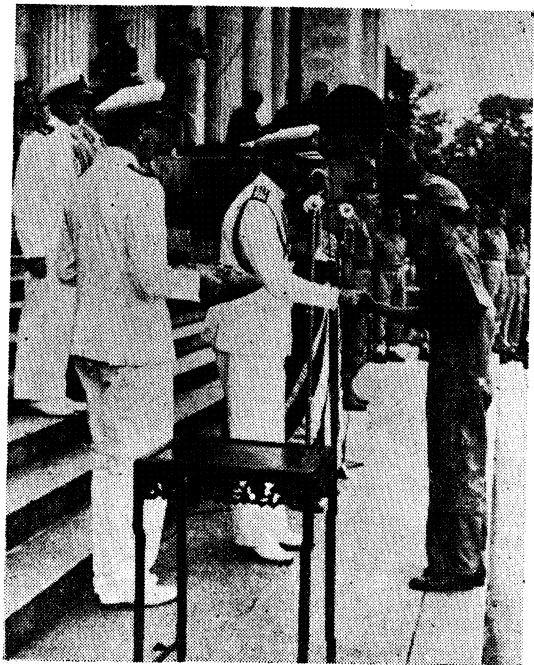
在新加坡指揮大檢舉的日寇
憲兵隊長大石正行大佐（上）
日寇在霹靂所置人頭（左）



日寇在吉隆坡所陳人之頭



日軍官在
新加坡簽
署降書



馬來亞光復後英軍統帥蒙巴頓上將
與人民抗日軍代表握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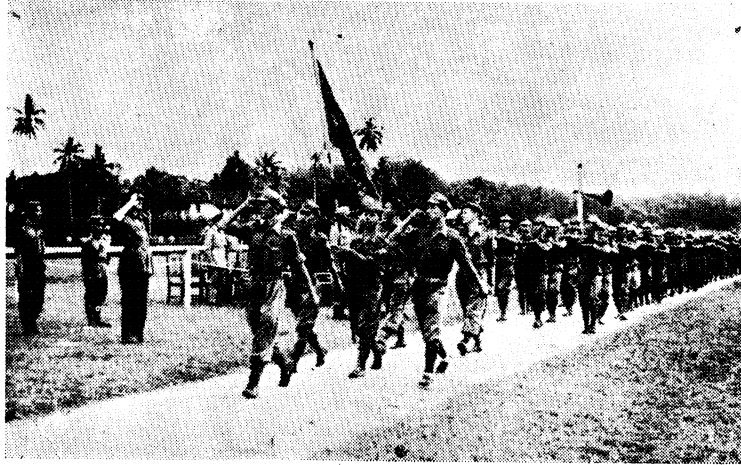


日本投降後馬來亞日軍司令板垣向英軍獻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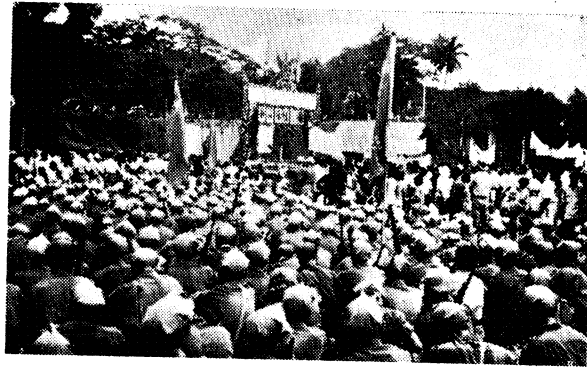


馬來亞日軍司令板垣（左）及日軍另一重要軍官阿部（右）獻劍投降後之神情

英軍官檢閱馬來亞人民抗日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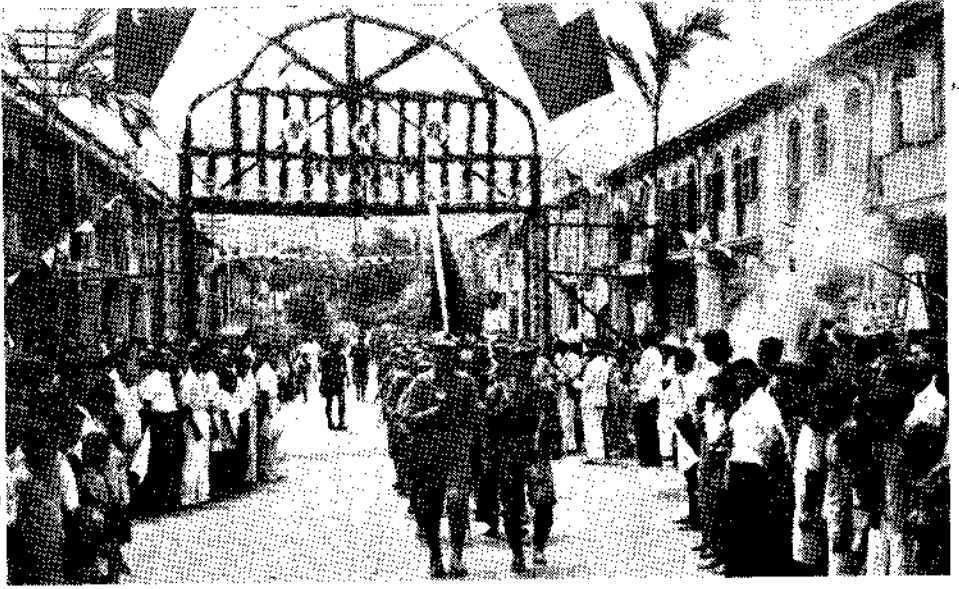


日本投降後馬來亞人民集會慶祝
一斑（地點在巴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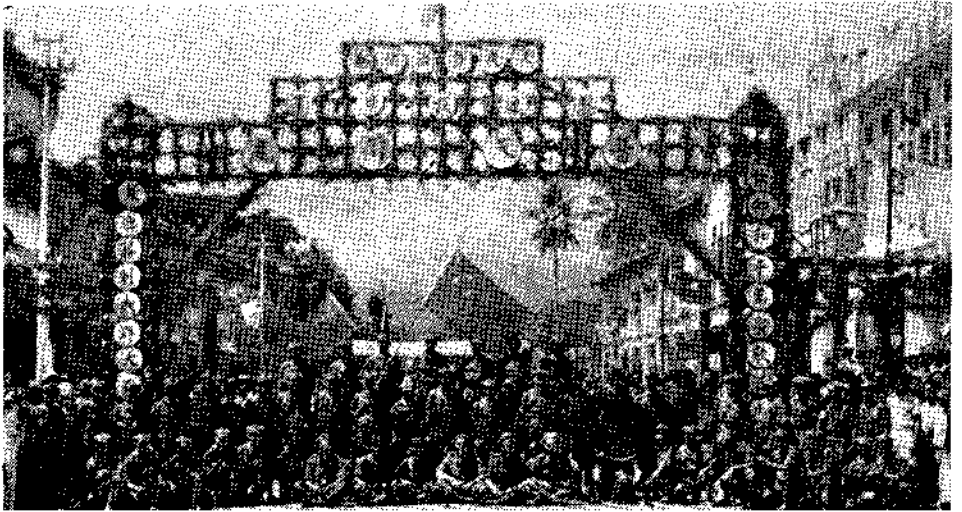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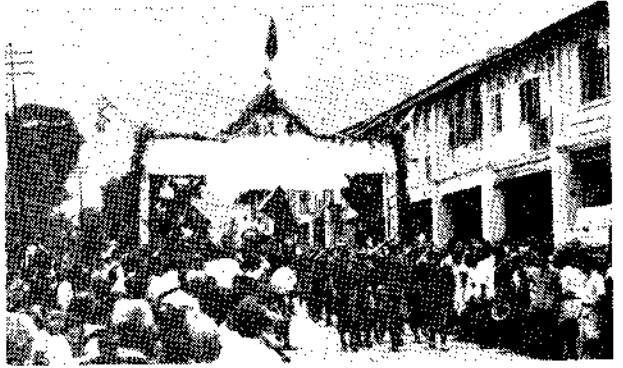


人民與抗日軍官兵之集會





日本投降後人民抗日軍受人
民歡迎情況
(上 中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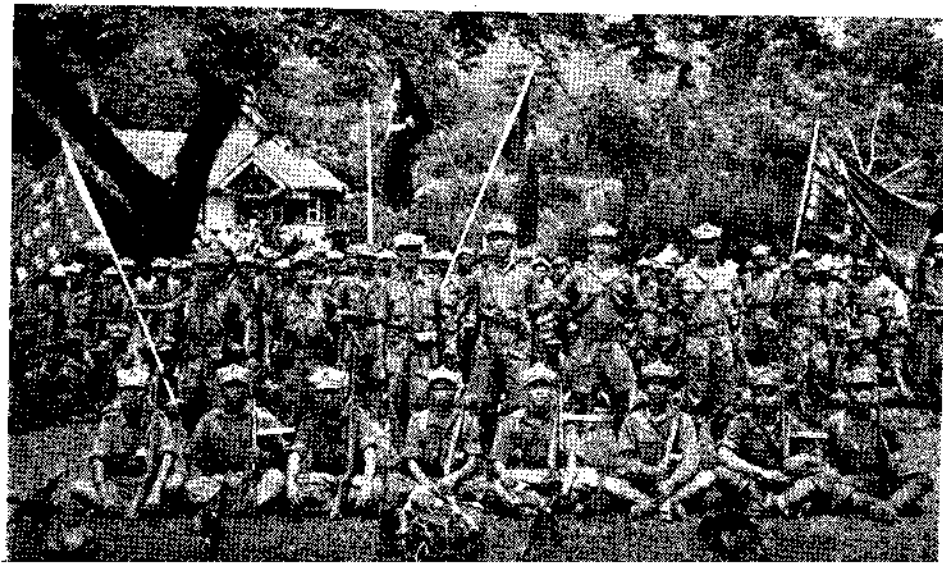




一之容軍軍日抗民人亞來馬：上

士戰一之軍日抗民人亞來馬：中

二之容軍軍日抗民人亞來馬：下



**第
一
篇
馬
來
亞
概
述**

馬來亞戰記

一 緒 言

羅柏斯勳爵(Lord Roberts)曾說：「世界的歷史，有一天要在新加坡決定。」這句預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已經証實一部份了。

由於新加坡的失陷，印度洋失掉一個鎖鑰，荷印失掉一重屏障，印度喘喘不能自安，澳洲岌岌不可終日，南中國海變成了日本的內湖，整個南洋群島變成了日本的狙上肉。如果這一次大戰不是反法西斯的戰爭，中英美蘇沒有聯合作戰，恐怕羅柏斯的預言已經完全實現了。

新加坡的地位如此重要，所以遠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英國費了一千二百六十一萬七千鎊的巨款，在這裏建築軍港。一九三七年以後，又費了三千萬鎊在島上建築軍用飛機場，軍營，以及其他軍事上的種種設備，以保衛這個軍港。此外還有種種建設，間接也和軍事有關。例如一百萬鎊所建築的一個民用飛機場，在必要的時候，當然也可以作為軍用。總計英國用在星加坡建築軍港和設防的金錢，約達叻幣五萬萬元之多。這裏軍港有世界第三大的船塢，可以修理世界最大的主力艦。這裏的地下油庫，可以貯藏燃料，供給大隊的軍艦至半年以上。這裏有十五吋口徑的大砲（一說十八吋）可以擊穿世界最大的主力艦的甲板。（世界第一流的主力艦威爾斯太子號最大的砲，口徑也只有十四吋）。軍港的面積，可容全世界最大的艦隊。這種種建設完成以後，我們時常聽到新加坡的一個榮譽——攻不陷的要塞。據說至低限度由海面是攻不陷的。例如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四日，馬來亞陸軍司令卓比少將曾在曼谷對新聞記者作如下的談話，新聞記者問：「新加坡如果不幸失陷，是否能

够加以克復？如果能够，需要多少時間？」卓比少將微笑說：「我堅信新加坡不會失陷。」記得日俄戰爭時日本進攻旅順，一面用優勢的海軍封鎖旅順港，而且用船舶運載石頭等物，自沈於港口，以加緊封鎖，一面用陸軍進攻旅順背後，經過非常的困難，忍受重大的損失，纔把旅順攻陷。回憶了這段歷史，在一九四二年以前，誰不承認新加坡的難於攻陷，但是新加坡只經過一星期的戰鬥，却就完全落入日軍的掌中。据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三日英國首相邱吉爾在下議院秘密報告，新加坡英澳印的軍隊十萬，投降於三萬的日軍。

談到新加坡的失陷，許多人都歸咎於馬來半島戰事的失利。半島的戰事，實在也大出世人意料之外。馬來亞的北部，橫亘着崇山峻嶺。由吉蘭丹至彭亨，有大漢(Halan)山脈。由彭亨至森美蘭，有勿崙(Usun)山脈，由暹羅北大年有一系山脈南下，盤踞於霹靂，吉蘭丹，彭亨，雪蘭莪。大體上構成這幾州的邊界。這叫做中央山脈。還有敏丁(Bintan)山脈，經北大年 and 吉打，而達霹靂。在暹羅和玻璃市之間，也有一條山脈蜿蜒着。大漢和中央兩系山脈的最高峯都達到二千一百米突以上，敏丁山脈的最高峯也達到一千八百餘米突。這些山脈，在戰爭以前，許多人都認為是馬來亞北部的天然防線。此外，馬來亞到處幾乎都有莽莽蒼蒼的原始森林，那是毒蛇猛虎的世界，從來罕有人跡的。過去有許多人把這種森林看作是馬來亞的天然長城，認為不可侵越。在這些崇山之下，深林之旁，馬來亞有七千八百三十六哩的公路網，其中約有五千哩是柏油路，在那些柏油路之中，有一部份足與世界任何國家的道路媲美。馬來亞還有一千零八十六哩的鐵路，鐵路幹線大體可以分為兩條，一在西海岸，一則縱貫中央，都由暹羅蜿蜒南下，在金馬士會

合，然後通到新加坡。這個交通網，在軍事上的價值是不小的。不幸，馬來亞的崇山深林阻止不住日軍的進攻，良好的道路只便利英軍的撤退。我們的敵人日軍的進展，真所謂勢如破竹，如入無人之境，我們的盟軍英軍的退却，竟如黃河決堤，一瀉千里。借用參加馬來亞之戰的澳軍司令孟納少將(H. Gordon Bennett)的話來說：「整個戰役似乎是不可置信的：五十五天撤退了五百五十哩，被僅僅兩師的日軍壓退，這一枝日本小軍隊乘坐劫奪而來的腳踏車，沒有大砲的幫助。」從此，馬來亞的兩大軍需原料——樹膠（產量約佔世界百分之四十）和錫（產量約佔世界百分之三十），落入了敵人的掌中，尤其嚴重的是素稱東方直布羅陀的新加坡，暴露在敵軍的攻擊之下。

爲什麼馬來亞的戰爭會敗得這樣慘？英國人有好幾本書，討論這個問題。談論這個問題的名人演說，記者論文，真是更僕難數。有人指出英軍缺乏攻擊精神；有人歸咎於兵力懸殊；有人痛惜英軍缺少森林戰的訓練；有人把主要的罪過推給「缺乏」，說是缺乏飛機，缺乏配備，缺乏一切；也有人怪到馬來亞的氣候太熱，濕度太高，致使英軍容易疲乏，難於振作精神；也有人驚訝日本第五縱隊的活躍，感嘆英軍難於辨別日本人和中國人；馬來亞總司令白思華中將的指揮，曾受人指謫，新加坡總督湯馬士的行政，也受人非難。更有人責備英國當局過分相信中國抗日的戰績，同時說馬來亞防禦力量的薄弱是因爲北非局勢危急和英國幫助蘇聯，好像史太林對於馬來亞的戰敗也有一份的責任。到底馬來亞戰敗的原因在那裏呢？

作者至執筆時爲止，還不曾發現一種談論馬來亞之戰的華文專著。現在不揣謏陋，願以馬來亞華僑一份子的身分，根據目擊身受的事實，參考各方的報告，來記述這一場和華僑有切身關係的戰爭，同時，對馬來亞戰敗的原因，也願略伸管見。古人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但是本文所言，是否值得人家引爲殷鑒，那就不知道了。

二 兩方的實力和陣容

馬來亞之戰 爆發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 那時候的國際形勢有如下述：

中國對日的抗戰，已經進行了四年又五個月 日本無法解決對華的戰事，同時中國也不能舉行大規模的反攻。

德國進攻蘇聯，已經進行了五個半月。在這一年的十月四日，希特拉就志得意滿的宣佈：「蘇聯已經崩潰了！不能再起來了！」在十二月五日，德軍更攻到莫斯科的郊外，通達莫斯科的十一條鐵路，已經有七條被德軍切斷了。十二月六日，希特拉正在準備慶祝莫斯科陷落大典，不料蘇軍突然舉行猛烈的反攻，迫得希特拉在日本發動太平洋大戰這一天——十二月八日，宣佈放棄進攻莫斯科的企圖。

整個歐戰，已經進行了二年又三個多月。法國貝當的中央政府於一九四〇年六月對德投降之後，英國本土幾乎朝不保夕，但是在德蘇戰爭爆發之後，英國暫時可以喘一口氣了。在北非方面，英德兩軍則正在進行拉鋸戰。

美國在太平洋大戰爆發的前夕，表面上雖然還守中立，實際上却在極力援英。美國總統羅斯福於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致咨文給國會，公然聲明美國須爲民主國家的兵工廠。在同年八月十四日，羅斯福和英首相邱吉爾更發表共同宣言，列舉美英共同的八大政策，這就是有名的大西洋憲章。

日本於一九四〇年強迫法國維希政府允許日軍駐紮越南，獲得了一條南進的跳板。其後又挑撥暹羅和越南戰爭，再於一九四一年三月藉調解暹越戰爭的機會，和暹羅（那時叫做泰國）訂立一件協定，把勢力更進一層的伸張於暹羅。至此，日本南進的野心，真是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但就上述的國際形勢觀察，不見得日本就有攻陷新加坡的把握。英國的兵力，一部份固然需要在北非應付德意，日本的軍隊一部份也被中國所牽制；日本一時固然可以避免對蘇作戰的危險，英國暫時也減輕了德軍上陸的恐懼，日本固然有德國爲聲援，英國則有美國的支持。

英國統治馬來亞的陸上武力，過去主要的是警察。在馬來亞的警察中，擔任官長的英國人，戰前還不足二百名。但是一九四〇年英國看到太平洋風雲日趨險惡，所以特任空軍元帥波契（Si Robert Brooke-Popham）為遠東軍總司令，設總司令部於新加坡。一九四一年初，馬來亞除了原有的駐軍而外，增加一個新組成的印度軍第十一師，在萊翁（Murray Lyon）少將指揮之下，防守北馬。同年四月澳洲有一批軍隊在護航之下向錫蘭開發，最初士兵並不知道目的地在那裡，只由於當局的傳授關於熟帶作戰的智識，知道要到炎熱的地方。到了錫蘭之後，有一部份向西行，到北非去；另一個第二十二旅向東行，到馬來亞來，駐防於吉隆坡以南的幾個地方。不久，印度軍第九師組織成立，在峇士道（Bateson）少將指揮之下，駐防於馬來亞的東北。同年八月，澳洲軍的第二十七旅也開到馬來亞，和第二十二旅合成一師——即澳洲軍第八師，在孟納少將指揮之下。此外，還有印度軍第十二旅，其中包括兩營的英軍（蘇格蘭軍隊）。這些軍隊在戰事爆發的時候是這樣佈置的：

一、印軍第九師一旅駐防於吉蘭丹哥打峇汝（Kota Bharu）另一旅駐防於彭亨關丹。這兩旅的主要任務就是防守北馬的東海岸。

二、印軍第十一師駐紮在吉打和吡叻等地，主要的任務為防守暹馬邊境及北馬的西海岸。

三、上述兩師印軍合成為一個軍團，叫做印軍第三軍團，在喜士（Si I. M. Heath）中將指揮之下。

四、澳洲軍第八師駐防於柔佛，東至興樓（Endau）西至麻坡（Muar），包括豐盛港（Mering）等地。英軍當局覺得敵軍在豐盛港登陸的可能性極大。

五、印軍第十二旅為後備隊，擔任隨時策應各軍

六、在新加坡島上駐有重砲隊，高射砲隊，也有若干英印的步兵。此外還有以英人為軍官的馬來軍一團，和以馬來人為軍官的柔佛軍一團。當地四十歲以下的英人奉召入伍，組成了義勇軍，也擔任新加坡本島的防務。本島防軍是在森門士（Keith Simmons）少將指揮之下的

上述的軍隊，據邱吉爾的報告，共有六萬人。後來又有四萬援軍開到，包括一個英本國軍全師，即英本國軍第十八師，和印軍兩旅，和原有的防軍合計起來，共有十萬。據日軍方面的報告，英軍則共有六師半，十二萬人。

空軍方面，據一個澳洲記者的報道，開戰的初時全馬只有一百二十一架飛機，但或說有一百五十架。其中有些轟炸機已經服役至六年以上，戰鬥機最佳的要算水牛式。據波契元帥在戰前誇稱，水牛式雖然不是最新式的飛機，但是以應付日本所有的任何一種戰鬥機，到了開戰以後，纔發現日本海軍的零式戰鬥機每小時的速度比水牛式的飛機快五十哩至六十哩。據說開戰初時在馬來亞服役的空軍機師，至今只有一人生存，那是值得我們同情的。開戰以後，英國有多少空軍到馬來亞增援。一說在馬來亞全場的戰爭，英國的空軍共僅有二百架左右，但是據邱吉爾報告，增援馬來亞的飛機達二百五十架。如果此說可靠，在馬來亞作戰的英國飛機，前後當共有三四百架。增援的飛機中有颶風式的，比較水牛式勝過一籌。聽說颶風式飛機到新加坡的時候，還未及開箱便被日本飛機炸毀五十架，一說六架。全馬的正式飛機場，當時共有二十處，降落站還不算在內，所以有人感嘆馬來亞精美的機場太多，而精美的飛機太少。澳洲和荷印空軍，也有少數來參戰。美國當時號稱最有威力的空中堡壘，在馬來亞戰爭末期，也曾來轟炸日軍所佔的機場。

日本進攻馬來亞的兵力，據斯特拉波治勳爵（Lord Strachey）在「新加坡及其後事」（Singapore and After）一書所說，共有十萬。他認為六師的番號可辨，一師以一萬六千人計算，六師就有九萬六千人。但是邱吉爾却有十萬英澳印軍隊降於三萬日軍的話。據孟納在「新加坡失陷之原因」（Why Singapore Fell）一書所說，進攻馬來亞的日軍共計有三師，而從北馬打到新加坡的主力只有兩師而已。每師以一萬六千人計，三師共計是四萬八千人。孟納在馬來亞從始至終參加戰役，到新加坡投降後逃回澳洲，他不但身經戰陣，而且對於馬來亞戰時的高級將領會議，幾乎每次都參加，所以他對於日軍數目的這一個估計，我

認為是比較近於事實的。那三師日軍的配置如下：

一，松井中將所指揮的第五師團，在暹羅的宋卡（Singora）和北大年（Patani）登陸，突趨至玻璃市，吉打，和霹靂的邊境，沿馬來亞西海岸的主要交通線，經吉打，霹靂，雪蘭莪，森美蘭，柔佛等地而至新加坡。這個師團在中國戰場經過好幾次的戰役，參加過徐州會戰，富有戰鬥的經驗，是進攻馬來亞的主力軍。

二，西村中將所指揮的近衛師團，也從暹羅登陸。初時跟隨在第五師團之後，作為後備軍，但不久也在霹靂參加作戰。這一師的活動，主要的是在西海岸方面，常在英軍後方登陸，以威脅英軍的退路。

三，牟田口中將所指揮的第十八師團在哥打峇汝登陸，經吉蘭丹丁加奴，彭亨等地，推進至柔佛。

以上三個部隊，第一是中央馬來亞部隊，其次是馬來亞西海岸部隊。再次是馬來亞東海岸部隊。根據日人所作的「馬來作戰」所載，中央部隊由攻馬日軍總司令山下奉文親自指揮，四海岸部隊叫安藤部隊，東海岸部隊叫佗美部隊。這三路日軍聽說有個總稱，叫第二十五軍。

日本空軍的實力，據開戰以後不久（十二月二十一日）路透社紐約電訊所說，有人估計全國共有飛機二千六百架至二千七百架。據說有五百架在中國東北防蘇，有一百架在中國戰場活動，有五百架至六百架留駐本國，有一千五百架在南太平洋作戰。如果說參加馬來亞作戰的日機在四百架左右，離開事實或許不致遠到那裡。

英國在馬來亞的統帥 最初是上文所說的波樊元帥。他在一九三七年本來已經退役，被任為東非洲尼亞總督。一九三九年歐戰發生，他立即再入空軍服務。一九四〇年到新加坡擔任英國遠東軍總司令。在馬來亞戰事發生以前一月——即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本已內定任命包納爾中將（Sir Henry Pownall）來代替他擔任這個要職。但是包納爾中將還未到達，戰爭就爆發了。那時，波樊元帥已經六十三歲，聽說他極力請求英本國遣派大批飛機來增援，但是結果不能如意。

包納爾於十二月二十三日到新加坡來接任英國遠東軍總司令 那時

北馬西海岸的英軍已經退至霹靂河。包納爾到馬來亞纔兩天 英國又任命魏伐爾上將為遠東軍總司令。魏伐爾（Sir Archibald Wavell），當時五十八歲，他的父親是已故的上將A.C.魏伐爾，他參加過南非戰爭，也參加過第一次歐戰，有「蘇聯通」之稱，也熟悉近東的情形，曾在北非指揮英軍和德意的軍隊對壘，被人稱為英國在這回大戰中的五大名將之一。又有英國最偉大的獵犬之稱。英國特調這一員大將到馬來亞，分明是鑒於馬來亞戰事的重要的。但是他到馬來亞不久，却宣佈把總司令部由新嘉坡遷至爪哇萬隆，這使人意想到新嘉坡的危急。他常常到馬來亞來指示機宜，日軍已在新嘉坡登陸時候 他還曾在新嘉坡召集一個軍事會議。

擔任馬來亞英國陸軍總司令的是白思華中將（A. E. Percival）他在戰事發生這一年，是五十三歲。畢業於陸軍大學之後，曾在該校擔任教官。在軍官學校時，是一個高材生。對於科學戰，素有研究。為人活潑，打得一手好網球。曾在第一次歐戰中建立軍功。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八年就一度在馬來亞任職。在一九四一年五月以前，就擔任馬來亞陸軍總司令，他似乎是個溫和的人，在前線不斷退却的時候，雖然也主張反攻，但是對於不斷退却的部下，似乎不會採取猛烈的處置。印軍第三軍軍長喜士和澳洲軍指揮官納納發生意見衝突的時候，他處在調停的地位，像是個和事老，不像是個長官（見孟納戰時日記）。喜士比白思華長三歲，在第一次大戰時也建過軍功，在第二次大戰時又曾在阿比西尼亞作戰。據孟納所說，他的個性比白思華強，常常要迫白思華接受他的意見。

日軍方面，擔任南方軍最高司令長官的是寺內壽一。他指揮的範圍，除了馬來亞而外，還包括菲律賓，緬甸，和荷印等地。他的父親寺內正毅，曾參與中日戰役，在日俄戰爭時擔任過陸相，又會擔任朝鮮總督，完成日韓的合併，而且於一九一六年作首相，厲行蠻幹政策 被人評為軍閥首相，因為侵略有功，得到伯爵。寺內壽一不但繼承伯爵的銜頭 也繼承其父的黷武精神。他也曾擔任陸相，在七七事變發生以後 一

度担任華北派遣軍總司令。爲着他這回在南洋作戰有功，獲得元帥銜。但是在日本投降之後的半年多，寂寞淒涼的在柔佛病死。

日軍在馬來亞的總司令是山下奉文。在戰爭發生這一年，他五十六歲。是日本士官學校第十八期生，比東條英機後一期。在陸軍大學畢業以後，歷任聯隊長和旅團長等職。「七七事變」以後，也曾到華北各地作戰。一九四〇年任陸軍航空總監，同年十二月被派爲德意軍事考察團團長，到歐洲去研究德國的閃擊戰，一九四一年六月回到日本，主張日本在軍事上必需學習德國。由於他對現代的戰略戰術下過一番研究的工夫，竟以中將的資格被任爲軍事參議官，打破必須大將纔能担任軍事參議官的慣例。他因爲在馬來亞作戰有功，所以不久便升爲大將，而且博得馬來亞之虎的綽號。在馬來亞建功以後，被調到中國東北，準備對付蘇聯。後來美軍在菲律賓登陸，又被調到菲律賓去和麥克阿瑟對壘。日本投降以後，在菲律賓被戰犯法庭判處絞刑。日人把他在馬來亞的攻襲戰稱爲閃擊戰，其實山下的攻襲戰和德國的閃擊戰大異。德國的閃擊戰，以機械化部隊爲主力，山下對於馬來亞的攻襲，並不依賴機械化部隊，主要的是運用輕裝簡携的軍隊，實行迂迴，包抄，側擊，奇襲，以及其他種種詭計。他的戰法，一半固然是向德國襲抄的，一半分明學習自中國的游擊戰。這種戰法，可以說是德國閃擊戰和中國游擊戰的混血兒。

附註：——本文以一「英軍」總稱英本國軍隊，印度軍 及澳洲軍等，必要時始指出其屬於何地軍隊及何師何旅。

三 戰爭初期的大悲劇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七日，日本第三次的近衛內閣倒台，東條英機奉命組閣。十一月五日，日本特派來栖三郎到美國談判太平洋問題。同月二十二日，中英美澳荷代表在華盛頓開始會商，同意美國國務卿赫爾對日所提出的條件：一 日本退出軸心，二，日本放棄侵略野心 三 日

本由中國及越南撤兵 四 太平洋各國商務均等。由於這一個會商，確立了 ABCD（即美英中荷）的聯合陣線。同月二十六日，美國照會日本，質問集中大軍於越南的理由。十二月一日，馬來亞宣佈緊急狀態。二日羅斯福再向日本大使指責日本大軍集中越南。同日，英國主力艦威爾斯太子號（Prince of Wales）和擊退號（Reynise）開到新加坡。五日，日本答覆羅斯福，聲稱集日軍於越南的理由是要防備中國軍隊的攻襲。六日，羅斯福致函日皇，呼籲和平。到了這個時候 太平洋真是一山雨欲來風滿樓了。

但是在馬來亞方面，到了此時還有人覺得時局並不嚴重。例如澳軍司令孟納於十二月三日還在菲洲接到馬來亞的電報說：「此間平靜，無戰爭即將發生之景象，君不必急歸。」原來當時英國有人相信暹羅不會被日本利用。例如一個在暹羅住過二十年以上的英國總領事就這樣相信。同時正是東北季節風的時期，日軍要在馬來東海岸登陸是比較困難的。但是在十二月六日早上，英軍的偵察機，便發現越南最南部的東埔峇岬附近，有一大隊日本運輸船，在强有力的海軍護送之中，向西北駛行，好像要駛入暹羅灣。七日，這一隊艦船沿暹羅海岸向正南駛行，於夜半抵達暹羅的宋下和北大年，以及在馬來亞東北的哥打峇汝海岸。那一夜，馬來亞駐軍有架担任偵察的飛機，竟一去不返，所以在八日的午前一時，便有人建議新嘉坡應當實行黑色燈火管制，但是在日機空襲的清晨四時，新嘉坡却還燈火輝煌。湯馬士總督因此受到一部份人的批評。這一次到新嘉坡空襲的敵機，有人估計，共有三隊，每隊九架至十二架。除了以實里打（Selat）和丁雅（Tingah）飛機場爲目標而外，還轟炸市區中心。當新嘉坡受空襲的時候，日軍進攻哥打峇汝的大炮已經怒吼，在宋下和北大年的敵軍也正在登陸。馬來亞之戰的第一幕，就這樣揭開了。

據日本方面的報告，戰爭發生第一日，在北馬方面擊落和擊毀英國飛機四十八架。這個報告完全正確與否，雖然是個疑問，但是日本空軍佔着優勢，是無可諱言的事實。這已經够使人憂慮，到了第三日，即十

二月十日，更嚴重的事發生了。威爾斯太子號和擊退號都被擊沉！這消息簡直是晴天霹靂。

威爾斯太子號是英國當時最新銳的主力艦的一隻，排水量三萬五千噸，速度每小時三十海里，有十四吋口徑的大砲十門，而且甲板堅厚，有特別防護的設備，所以有人稱之曰「不沈之艦」。擊退號是戰鬥巡洋艦，速度和威爾斯太子號相同，雖然是由舊艦改造的，砲力和保護的周密不如威爾斯太子號，但也算是英國重要的戰艦之一。這兩隻戰艦配合起來，據說可以當一個艦隊使用。

在這回歐戰發生的一九三九年，英國只有十五隻主力艦。其中皇家橡樹號（Royal Oak）被德國潛艇炸沈於英國的軍港，英人認為是重大的損失。還有一隻比威爾斯太子號稍大的戰鬥巡洋艦胡特號（Hood）被德國戰艦俾斯麥號擊沈，英人認為奇恥大辱，所以特調艦隊和空軍，去圍剿俾斯麥號，終把俾斯麥號擊沈。後來英國陸續有幾隻新主力艦下水，到了太平洋戰事發生的前夕，英國的主力艦共有十八隻。那時候，德國的主力艦只有一隻，而這一隻正在波羅的海活動，參加對蘇的戰事。意大利的主力艦，當時至多不過四隻。英國鑒於在歐洲和大西洋方面，所缺的是巡洋艦和驅逐艦，而不是主力艦，所以在太平洋風雲緊急之秋，不惜派遣兩隻主力艦到東方來。當時美國的主力艦有十七隻，還有許多隻正在建造中。住在馬來亞的一般人士，聽到威爾斯太子號和擊退號開到新嘉坡的消息，真無異吃了一顆定心丸。

據當時一般人所知，日本有主力艦十隻，艦齡都是相當高的，其中最有威力的長門和陸奧，比威爾斯太子號小一點，排水量都是三萬二千七百噸，由於這一個事實，所以馬來亞各方對於威爾斯太子號都抱著非常高的期望。其實，據日本投降後纔披露的消息，在太平洋戰爭發生的前夕，日本的主力艦大和號已經下水。它的排水量六萬二千噸；不但在日本艦隊中可稱巨無霸，在世界也是佔第一位的。它有十八吋口徑的大砲三座，十二吋口徑的大砲十二門，時速和威爾斯太子號同為三十海里，建造費達日幣十五萬萬元，建造的時間十年。不過當時除日本當局而

外，世人絕少知道這個秘密。所以一般人都把威爾斯太子號的威力看作超過日本任何一隻軍艦。

就常識來說，主力艦是需要飛機保護的，所以威爾斯太子號和擊退號東來，沒有伴隨航空母艦，曾引起世人的批評，其實英國海軍當局，當然不會不知道這一點粗淺的常識。當時英國在歐洲方面，正苦於航空母艦不敷分配。

統率威爾斯太子號和擊退號東來的是非立斯海軍中將（Si Tom Phillips），他到東方來繼任海軍大將（Geoffrey Layton）為遠東英國海軍總司令，曾任海軍副參謀長，也曾任海軍部任職，又曾參與圍剿俾斯麥號之役，一向被認為英國海軍中的優秀將才，這兩隻主力艦的被擊沉，實在怪不得他。

在十二月十日那一天，他獲得情報，說日本的運兵護航艦隊繼續由暹羅灣南下，在宋下和北大年等地登陸，而且據飛機偵察報告，這一個護航艦隊，沒有航空母艦，這使他決意出發去加以阻撓。在出發之前，他曾請波奧元帥派遣陸地飛機去策應，可是因為那時北馬的幾個機場，受了敵人的轟炸，很難派出飛機去加以掩護，使他不能不稍為躊躇。兩隻精美的主力艦由歐洲開到新嘉坡，受到各方面殷殷的期望，如果老是在軍港裏挨受空襲，任由日本海軍掩護陸軍在馬來亞登陸，那實在是難於忍耐的苦悶，如果等到日軍在馬來亞獲得堅固的據點，那就更難於和敵人周旋了。非立斯中將這時的心境，實在值得我們同情。那一天早上，恰好是雲霧低迷的天氣，飛機比較不適於活動，所以他終於決意冒險出動。除了威爾斯太子號和擊退號同時出動外，還有若干驅逐艦隨行，以防備潛艇的襲擊。後來雲開日出，天朗氣清，發現敵人一架偵察機，於是立即回頭南下。在歸途上接得一個不確實的報告，說敵軍在關丹附近登陸，便順便到關丹去查看虛實。到關丹發現了這個情報不確以後，便再向新嘉坡進發。不料此時來了一隊具有兩個發動機的敵機，初期由高空投下炸彈，竟準確的命中，接着八架敵機低飛下來，對準兩隻主力艦，放射魚雷，結果兩艦共中雷達十六枚左右，不久便沉沒到無

影無跡。日機完成了任務以後，立即歡呼歸去。菲立斯中將在此役失蹤，相信是以身殉職。英國陸上飛機飛到那裏的時候，已看不見兩艦，只見海上浮着大片的油垢，和幾隻驅逐艦在拯救沈艦的官兵。

這一個海戰，有人指出是英國海軍一世紀以來最慘的敗北。據說兩隻主力艦踏入了日人預設的陷阱。邱吉爾在議會報告這一役的經過，坦白承認他的傷心。他還說，我們還得忍受東方更大的損失。這句話，被人解釋為新嘉坡將守不住。從此馬來亞流行着失敗主義，悲觀情緒。這一個戰役對於軍心士氣的影響，我以為比這兩隻主力艦本身的損失是更加嚴重的。

初時英美當局深恐兩隻主力艦是被新武器擊沈的，因為在一九三八年德國籍猶太人梅特納女士 (Meitner) 已經研究出分裂鈾的原子以放射能力的方法。太平洋發生戰爭之前兩月，即一九四一年十月間，羅斯福已經向邱吉爾提議由英美兩國學者共同研究原子彈的製造。後來調查出兩隻主力艦是給魚雷擊沈的，這纔使羅斯福和邱吉爾在傷心中稍紓憂慮。

批評這一個戰役的人，大都指出它對世界海軍提供一個教訓，就是主力艦沒有飛機保護是非常危險的，但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最大的主力艦大和號，竟踏上威爾斯太子號的覆轍，沒有空軍的掩護竟冒險向沖繩動，終被美國千架飛機炸沈。

四 邊境和檳城的撤退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午前二時左右，新嘉坡的軍事當局接到哥打峇汝的長途電話，報告日本的運輸艦隊已經開到哥打峇汝海上，在電話聽筒還聽出隆隆的砲聲。

哥打峇汝 (Kota Bharu) 是吉蘭丹州的首府，吉蘭丹是馬來亞東海岸最北的一州。全州人口，據一九三六年推定，約有三十八萬人，是個地曠人稀的地方。其中華僑只有一萬八千餘人。有鐵路向南通到新嘉坡，向西伸入暹羅。據說在十二世紀末葉曾臣服於巨港王國。明史載永

樂十年 (一四一二年)，鄭和曾帶賜與爪哇，蘇門答拉 滿刺加，急蘭丹。滿刺加當即馬六甲，急蘭丹當即吉蘭丹。十八世紀吉蘭丹爲丁加奴所征服，十九世紀則屬於暹羅，至一九零九年，纔由暹羅割讓給英國。這回，吉蘭丹又有新的侵略者來了。

進攻這一方面的日軍是第十八師團。據英方報告，戰事發生之後，英荷的潛水艇在暹羅灣擊沈了日本運輸船四隻，其中載有日軍四千人，當日軍在哥打峇汝登陸的時候，英澳空軍也會在月光下擊沈日艦二隻，此外還擊沈了許多滿載日軍的登陸舟艇。但是在十二月八日那一天，日軍終於在哥打峇汝海岸獲得一個堅強的橋頭堡，而且在當日晚上進展到飛機場，加以佔領。有一個消息，說在戰事發生之前幾天，有一車の日軍從暹羅開到吉蘭丹邊境的森林中。如果這一個消息確實，這一車日軍這時自然是有大用處的。

防守哥打峇汝的英軍是印度第三軍第九師的第八旅。當退出飛機場的時候，留了一個二十三歲的英人少尉和十二個印度兵殿後，結果這一個小隊伍的命運至今不明。守軍在撤退之前，雖然把飛機場破壞，但是日本陸軍航空隊於九日抵達，稍加修理，於十日即應用爲航空基地。守軍不但退出飛機場，後來又退出哥打峇汝市。在九日那一天，一度報告旅長凱氏 (Ke) 被俘，幸而這是謠言。守軍沿公路經馬章 (Maehang) 撤退至瓜拉吉來 (Kuala Kra)。這是在鐵路線上的小市鎮，離開哥打峇汝約三十哩。這一方面的撤退，初時只有英國高級官員知道，幾日後纔公開發表。據白思華將軍在事後解釋，吉蘭丹防軍的主要任務是保衛飛機場，飛機場保衛不住，只好撤退。

事後也有英人報告，十二月八日晚上在哥打峇汝上岸的日軍只有七百人 (一說不上六百)，守軍却有四營之衆。如果知道彼此虛實，不即撤退，也許可在馬來亞之戰的第一回合獲得勝利，而振作全馬的軍心。據日人方面的報告，日本陸軍航空隊推進至哥打峇汝機場以後二日，便獲得北馬的制空權了。

日軍第五師團主力十二月八日午前三時至四時在宋卡登陸 這裡也

影無跡。日機完成了任務以後，立即歡呼歸去。菲立斯中將在此役失蹤，相信是以身殉職。英國陸上飛機飛到那裏的時候，已看不見兩艦，只見海上浮着一大片的油垢，和幾隻驅逐艦在拯救沈艦的官兵。

這一個海戰，有人指出是英國海軍一世紀以來最慘的敗北。據說兩隻主力艦踏入了日人預設的陷阱。邱吉爾在議會報告這一役的經過，坦白承認他的傷心。他還說，我們還得忍受東方更大的損失。這句話，被人解釋為新嘉坡將守不住。從此馬來亞流行着失敗主義，悲觀情緒。這一個戰役對於軍心士氣的影響，我以為比這兩隻主力艦本身的損失是更加嚴重的。

初時英美當局深恐兩隻主力艦是被新武器擊沈的，因為在一九三八年德國籍猶太人梅特納女士 (Mother) 已經研究出分裂鈾的原子放射能力的方法。太平洋發生戰爭之前兩月，即一九四一年十月間，羅斯福已經向邱吉爾提議由英美兩國學者共同研究原子彈的製造。後來調查出兩隻主力艦是給魚雷擊沈的，這纔使羅斯福和邱吉爾在傷心中稍紓憂慮。

批評這一個戰役的人，大都指出它對世界海軍提供一個教訓，就是主力艦沒有飛機保護是非常危險的，但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最大的主力艦大和號，竟蹈上威爾斯太子號的覆轍，沒有空軍的掩護竟冒險向沖繩出動，終被美國千架飛機炸沈。

四 邊境和檳城的撤退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午前二時左右，新嘉坡的軍事當局接到哥打峇汝的長途電話，報告日本的運輸艦隊已經開到哥打峇汝海上，在電話聽筒還聽出隆隆的砲聲。

哥打峇汝 (Kota Bharu) 是吉蘭丹州的首府，吉蘭丹是馬來亞東海岸最北的一州。全州人口，據一九三六年推定，約有三十八萬人，是個地曠人稀的地方。其中華僑只有一萬八千餘人。有鐵路向南通到新嘉坡，向西伸入暹羅。據說在十二世紀末葉曾臣服於巨港王國。明史載永

樂十年 (一四一二年)，鄭和曾帶敕賜與爪哇，蘇門答剌，滿刺加，急蘭丹。滿刺加當即馬六甲，急蘭丹當即吉蘭丹。十八世紀吉蘭丹爲了加奴所征服，十九世紀則屬於暹羅，至一九零九年，纔由暹羅割讓給英國。這回，吉蘭丹又有新的侵略者來了。

進攻這一方面的日軍是第十八師團。據英方報告，戰事發生之後，英荷的潛水艇在暹羅灣擊沈了日本運輸船四隻，其中載有日軍四千人，當日軍在哥打峇汝登陸的時候，英澳空軍也會在月光下擊沈日艦二隻，此外還擊沈了許多滿載日軍的登陸舟艇。但是在十二月八日那一天，日軍終於在哥打峇汝海岸獲得一個堅強的橋頭堡，而且在當日晚上進展到飛機場，加以佔領。有一個消息，說在戰事發生之前幾天，有一車の日軍從暹羅開到吉蘭丹邊境的森林中。如果這一個消息確實，這一車日軍這時自然是有用處的。

防守哥打峇汝的英軍是印度第三軍第九師的第八旅。當退出飛機場的時候，留了一個二十三歲的英人少尉和十二個印度兵殿後，結果這一個小隊伍的命運至今不明。守軍在撤退之前，雖然把飛機場破壞，但是日本陸軍航空隊於九日抵達，稍加修理，於十日即應用爲航空基地。守軍不但退出飛機場，後來又退出哥打峇汝市。在九日那一天，一度報告旅長凱氏 (Ke) 被俘，幸而這是謠言。守軍沿公路經馬章 (Marang) 撤退至瓜拉吉來 (Kuala Kra)。這是在鐵路線上的小市鎮，離開哥打峇汝約三十哩。這一方面的撤退，初時只有英國高級官員知道，幾日後纔公開發表。據白思華將軍在事後解釋，吉蘭丹防軍的主要任務是保衛飛機場，飛機場保衛不住，只好撤退。

事後也有英人報告，十二月八日晚上在哥打峇汝上岸的日軍只有七百人 (一說不上六百)，守軍却有四營之衆。如果知道彼此虛實，不即撤退，也許可在馬來亞之戰的第一回合獲得勝利，而振作全馬的軍心。據日人方面的報告，日本陸軍航空隊推進至哥打峇汝機場以後二日，便獲得北馬的制空權了。

日軍第五師團主力十二月八日午前三時至四時在宋卡登陸，這裡也

二月十日 更嚴重的事。
 息簡直是晴天霹靂。

威爾斯太子號和擊退號都被擊沉！這消

威爾斯太子號是英國當 最新銳的主力艦的一隻，排水量三萬五千噸，速度每小時三十海里，有十四吋口徑的大砲十門，而且甲板堅厚，有特別防護的設備，所以有人稱之曰「不沈之艦」。擊退號是戰鬥巡洋艦，速度和威爾斯太子號相同，雖然是由舊艦改造的，砲力和保護的周密不如威爾斯太子號，但也是英國重要的戰艦之一。這兩隻戰艦配合起來，據說可以當一個艦隊使用。

在這回歐戰發生的一九三九年 英國只有十五隻主力艦。其中皇家橡樹號 (Royal Oak) 被德國潛艇炸沈於英國的軍港，英人認為是重大的損失。還有一隻比威爾斯太子號稍大的戰鬥巡洋艦胡特號 (Hood) 被德國戰艦俾斯麥號擊沈，英人認為奇恥大辱，所以特調艦隊和空軍，去圍剿俾斯麥號，終把俾斯麥號擊沈。後來英國陸續有幾隻新主力艦下水，到了太平洋戰事發生的前夕，英國的主力艦共有十八隻。那時候，德國的主力艦只存一隻，而這一隻正在波羅的海活動，參加對蘇的戰事。意大利的主力艦，當時至多不過四隻。英國鑒於在歐洲和大西洋方面，所缺的是巡洋艦和驅逐艦，而不是主力艦，所以在太平洋風雲緊急之秋，不惜派遣兩隻主力艦到東方來。當時美國的主力艦有十七隻，還有許多隻正在建造中。住在馬來亞的一般人士，聽到威爾斯太子號和擊退號開到新嘉坡的消息，真無異吃了一顆定心丸。

據當時一般人所知，日本有主力艦十隻，艦齡都是相當高的，其中最有威力的長門和陸奧，比威爾斯太子號小一點，排水量都是三萬二千七百噸，由於這一個事實，所以馬來亞各方對於威爾斯太子號都抱着非常高的期望。其實，據日本投降後纔披露的消息，在太平洋戰爭發生的前夕，日本的主力艦大和號已經下水。它的排水量六萬二千噸；不但在日本艦隊中可稱巨無霸，在世界也是佔第一位的。它有十八吋口徑的大砲三座，十二吋口徑的大砲十二門，時速和威爾斯太子號同為三十海里，建造費達日幣十五萬萬元，建造的時間十年。不過當時除日本當局而

外，世人絕少知道這個秘密。所以一般人都把威爾斯太子號的威力 看作超過日本任何一隻軍艦。

就常識來說，主力艦是需要飛機保護的，所以威爾斯太子號和擊退號東來，沒有伴隨航空母艦，曾引起世人的批評，其實英國海軍當局，當然不會不知道這一點粗淺的常識。當時英國在歐洲方面 正苦於航空母艦不敷分配。

統率威爾斯太子號和擊退號東來的是菲立斯海軍中將 (Si Tom Phillips)，他到東方來繼萊頓海軍大將 (Geoffrey Layton) 為遠東英國海軍總司令，曾任海軍副參謀長，也曾任海軍部任職，又曾參與圍剿俾斯麥號之役，一向被認為英國海軍中的優秀將才，這兩隻主力艦的被擊沉，實在怪不得他。

在十二月十日那一天，他獲得情報，說日本的運兵護航艦隊繼續出暹羅灣南下，在宋下和北大年等地登陸，而且據飛機偵察報告，這一個護航艦隊，沒有航空母艦，這使他決意出發去加以阻撓。在出發之前，他曾請波奧元帥派遣陸地飛機去策應，可是因為那時北馬的幾個機場，受了敵人的轟炸，很難派出飛機去加以掩護，使他不能不稍為躊躇。兩隻精美的主力艦由歐洲開到新嘉坡，受到各方面殷殷的期望，如果老是躲在軍港裏挨受空襲，任由日本海軍扼護陸軍在馬來亞登陸，那實在是難於忍耐的苦悶，如果等到日軍在馬來亞獲得堅固的據點，那就更難於和敵人周旋了。菲立斯中將這時的心境，實在值得我們同情。那一天早上，恰好是雲霧低迷的天氣，飛機比較不適合於活動，所以他終於決意冒險出動。除了威爾斯太子號和擊退號同時出動而外，還有若干驅逐艦隨行，以防備潛艇的襲擊。後來雲開日出，天朗氣清，發現敵人一架偵察機，於是立即回頭南下。在歸途上接得一個不確實的報告，說敵軍在關丹附近登陸，便順便到關丹去查看虛實。到關丹發現了這個情報不確以後，便再向新嘉坡進發。不料此時來了一隊具有兩個發動機的敵機，初期由高空投下炸彈，竟準確的命中，接着八架敵機低飛下來，對準兩隻主力艦，放射魚雷，結果兩艦共中雷達十六枚左右，不久便沉沒到無

有飛機場。又有良好的港灣。同日上午五時，又有一部日軍在北大年登陸。由宋卡登陸的日軍經合艾 (Haad Yai) 等地進攻吉打，由北大年登陸的日軍則向霹靂北境推進。英國空軍有一隊八日往炸宋卡日軍登陸部隊，聽說只有一架飛返，而且飛返的機師也因傷重斃命。在前一日，防守北馬的印度軍第十一師，已經預定一個暗號叫 Matador (意即在鬥牛中把牛屠殺的一屠牛士)。這個暗號一發出，一部份的軍隊就要開始衝入暹羅，向宋卡北大年進發。不幸這個暗號還未發出，日本便著了先鞭，在宋卡等地登陸了。到了八日下午二時，印軍兩營總算依照預定計劃，由霹靂邊境的高勝 (Kroh) 越境踏入暹羅。夜間在路上遇着大雨，又曾受到暹羅軍警阻撓了二十四小時，但終於十日推進到勿洞之北二十一哩地方。就在這一天和日軍一團發生接觸，被日軍擊退。在日軍急追之下，退的速度超過了進的速度。日軍在追途中實行側翼包抄的策路，迫使印軍於十二日一部份退至高勝整理，從雙溪大年調來運糧兵，以司機充當臨時戰鬥員。十三日，另一部份印軍也由暹境退入。他們由高勝向西撤退至吉打，以與吉打主力保持密切的聯絡。當他們撤退的時候，高勝正發生大火，經過幾個月用血汗築成的軍用倉庫正在焚燒中。

經合艾向吉打推進的日軍於十二月十日達到邊境。在這方面的英軍是印度軍第十一師的主力，包括一部份英人部隊，還有新來增援的廓爾喀兵一旅。廓爾喀 (Gurkha) 是印度雅利安族和蒙古人的混血種，素以勇敢善戰著稱。防線的佈置，以日得拉 (Jitra) 為中心，左翼伸展至海岸，右翼依靠着森林的丘陵地帶，全線長約二十五哩，包括若干稻田。在最前線有三營担任前哨，在陳後阿路士打 (Alor Star, 即吉打首府) 留着一營防備敵人的降落傘隊。十一日日軍的先鋒部隊，據日人報告，為數只有四百人，運用滲透的戰術，乘虛越過英軍前哨，突入日得拉主要陣地。他們以小型坦克為先導，沿途丟擲手榴彈。英軍的前哨部隊有的還未會發放一彈，却就陷入日軍的包圍，旅長牙勒脫 (Care) 甚至受傷。十二日，日軍以同樣戰法繼續進攻，英軍則縮短陣線，

撤退左翼。日軍一部份企圖阻英軍退路，另一部份繼續推進，這使英軍不得不再退却。十三日日軍佔阿路士打，當地飛機場亦落入日軍掌中，英軍則總撤退至牛崙 (Gurun)，一共退了三四十哩。

日軍前鋒於十二月十五日攻擊牛崙，印軍第六旅的旅部僚屬幾乎全部瓦解，旅長倖逃。全軍至此，運輸工具以及其他配備，損失了一大部份。

日軍主力沿公路南下，另一部份企圖迂迴至暮大河 (Muga) 在雙溪大年之南、北海之北)，企圖斷絕英軍退路，於是英軍迫得於十六日放棄雙溪大年 (Sungei Patani)。這是吉打的一個重鎮，也有個良好的飛機場。

突破霹靂北境的日軍達到高勝以後並不窮追向吉打撤退的英軍，而沿着一條偏僻的道路於十二月十七日經宜力 (Grik) 向玲瓏 (Lenggon) 推進，企圖疾趨至江沙 (Kuala Kangsa) 與太平間的大路。如果給它打到這一條大路上，太平以北的英軍，包括整個吉打，檳榔嶼，與霹靂北部的北馬防軍主力，全部便變成囊中之寶了。幸而英軍當局得到當地警察的報告，趕快派遣一枝軍隊到宜力路去阻延日軍的前進。

由吉打退却的英軍主力，決定扼守司南馬 (Sama)，沿着吉連河 (R. Krian) 佈防，這是在檳榔嶼與太平之間。有人說吉連河的防線是北馬最好的一條。戰局發展至此，馬來亞的產米區，擁有四十六萬的人口，其中有華僑八萬餘的吉打全州，以及檳榔嶼，都被拋棄了。(本文所言馬來亞各地人口多係根據一九三六年的推定。)

檳榔嶼是一一〇方哩的小島(約等於新加坡的一半)擁有人口二十萬五千以上，其中華僑佔十三萬一千餘人。良港天成，是馬來亞第二位的輸出入港口，同時是馬來亞第二位的都市，地位僅次於新加坡。一七八六年由吉打蘇丹割讓與東印度公司，一七九〇年東印度公司用六千元正式加以購買。這是馬六甲海峽的北方鎖鑰，也是歐亞主要航線的一個停留站。在戰爭發生之前，英國有人恐怕日本海軍在攻擊新加坡之前，會通過爪哇與蘇門答臘間的巽他海峽，繞道印度洋去進攻檳榔嶼。因此

檳榔嶼早就在港口建立砲台 同時住有若干軍隊 有刺的鐵絲網 則環繞着沿海的一大部份。

在戰事發生的第三日——即十二月十日，日機空襲雙溪大年和檳榔嶼的機場。據日方的報告，共擊墜和擊毀英機十九架。十一日，日機大炸檳榔嶼市區，死傷平民約千名。據說檳榔嶼沒有高射砲，也沒有戰鬥機。以後日機連日來炸，到後來，聽說還有四架水牛式英機來應戰。大轟炸後的行政組織，幾乎完全解體。許多火焰沒有人撲滅，許多死屍沒有人收埋，許多傷者沒有人救護。因此當地一家英文報，（主筆印度人）說這是大英帝國歷史上的一大污點。救世軍英人哈威（Harvey）和一個青年的華人助手 會出來救護受傷的市民，雖然杯水車薪，精神却是可佩的。大轟炸後恢復出版的一家華文報——現代日報，於十四日呼籲檳榔嶼應為多布魯克（多布魯克在北非，英軍曾在此地堅守以牽制德軍進攻埃及）可是在十二月，英國當局已經秘密命令英人婦孺準備撤退。當戰爭正在牛崙進行的十五日，又下令英人於三十六小時之內撤退。據英國當局後來在貴族院的解釋，撤退令所以在初時保守秘密，是為着恐怕撤退的人受着日軍的截擊。在匆忙撤退中，與市民生活有關的一個發電廠破壞了；但是和市民生活比較無關而為宣傳利器的廣播電台却没有破壞，日軍一到便立即加以利用。十二月十五日晚上，居民已經聽得到吉打方面的砲聲。十六日，英人撤退的工作已經完畢。救世軍那一位哈威先生不願撤退，後來被日軍俘虜，在俘虜營吃得相當胖，和其他的俘虜大異，這或者就是所謂心曠神怡。這是我們所知道的北馬戰爭中的一個英雄。在十二月十七日和十八日兩天，雖然檳榔嶼已經是被英軍放棄的孤島，但是日機却繼續來大炸市區。據事後日本當局解釋 當時日人聽到英國廣播電台還稱讚檳榔嶼守軍如何英勇抗戰，並不知道英軍英人已經撤退。到了十九日 打到北海的日軍總兵不血刃的在檳榔嶼上陸。

由檳榔嶼撤退的英人婦孺到新加坡的時候，湯馬士總督親到車站慰問 並幫提行李 這件事，有人引為美談，也有人加以批評 質問撤退

的為什麼只限於英人。因此湯馬士總督在十二月十六日的立法會議中，保証任何一次的撤退將不區分種族。同時說今後將沒有命令歐人撤退的事。他又說：「新加坡不可失陷！不致失陷！」

五 從司南馬到金馬士

戰爭發生之後十一月——十二月十八日，英軍正在據吉連河防守，以司南馬為防守的重心，英國在馬來亞的最高軍事當局舉行一個軍事會議，出席的有波樊元帥，海軍大將萊頓，馬來亞陸軍司令白思華，澳軍司令孟納等等，此外還有美國，荷印，和澳洲的代表，由英國著名政治家古柏（Duff Cooper）主席。古柏在歐戰發生以前，曾與邱吉爾和艾登因極力反對張伯倫的綏靜政策，被希特拉公開提名罵。據說，白思華在這回會議表現着不安，暗示英軍或者應當撤退至柔佛或新加坡。波樊元帥也認為局勢嚴重，於十二月二十日向英國政府請援。同時英軍工程當局正在打算製造幾個三合土的圓筒，預備在路上阻碍日軍推進。十二月二十日日軍一面進攻吉連河陣地，一面由宜力路向南推進。在二十日和二十一日，防守宜力路的英軍在玲瓏等地和日軍發生接觸。日軍在玲瓏以南的哥打淡邦（Kota Tampan）路上堆積障礙物，企圖塞住英軍的退路，同時另有一部份日軍乘坐竹筏，由霹靂河順流而下。防守玲瓏的英軍幸得一個老年的華人報告，趕快派遣一隊士兵，乘坐摩托車去清除路上的障礙物，到時日軍還未把障礙物堆積完畢，所以英軍經過了一度力戰，終於撤退成功。但是沿霹靂河南下的日軍可能威脅太平的後方，切斷吉連河英軍主力的後路，於是這一方面的英軍急由司南馬撤退，於十二月二十三日退至霹靂河江沙一帶。日軍於二十二日渡過吉連河，於二十三日佔據霹靂的第二個大市鎮——太平。

在日軍進佔太平這一天——十二月二十三日，英國新任的遠東軍總司令包納爾中將來到馬來亞了。當時局外人以為英軍的更換主將是由於戰事失利 其實這是在戰前就內定的。包納爾中將雖然要鼓起英軍的攻

擊精神，甚至主張前線若干軍官應當撤換，但是英軍的一退再退，已經成爲一種習慣，士氣極低，鬥志極微，包納爾的激勵終無補於大局。

英軍本來預備堅守霹靂河的防線，因爲這一條防線，比較沒有側面的威脅，所以白思華將軍一度還相當的樂觀。日方也感覺這條防線比較難於進攻，所以特調担任後備的近衛師團一部份來協助第五師團作戰。由十二月二十三日戰到二十五日晚，日軍終於渡過了霹靂河，威脅英軍後路，而且於二十六日突入馬來亞第四位的都市——怡保。英軍爲着恐怕受日軍包圍，撤退到怡保以南的金寶（Kampar）。

在霹靂河的戰役中，有一個日兵在英軍後方被捕，他是用無線電向日軍報告消息的。

日本的第五師團和近衛師團經過霹靂河戰役以後，分爲兩路。第五師團主力沿公路南下，近衛師團則在海岸方面活動，互相策應。日軍在檳榔嶼等地獲得一百艘左右的舟艇，如小汽輪，電船，以及其他小船。他們利用這些舟艇組織一個海上機動部隊。

日軍渡過霹靂河的晚上，正是馬來亞戰時的第一個耶誕節。據澳軍司令孟納的筆記，防守柔佛的澳軍慶祝佳節，歡樂不減往年。吐綬雞，雞蛋糕，應有盡有。但是他們也意識到戰線是迫近下來了。就在這一天，英國任命魏伐爾上將代替包納爾爲遠東軍總司令，魏伐爾則以包納爾爲參謀長。

在過去的幾個戰役，日軍常常從森林或樹膠園滲透至英軍側面或背後，迫英軍一退再退，所以英軍這回特選擇金寶爲戰場。這是一個開鑿礦的地帶，有許多地方因爲開礦的緣故，已成爲空曠的土地。英軍要用這個地方來發揮大砲的威力。當主力軍在金寶佈防的時候，有一旅英軍担任在務邊（Gopang）和的邦（Dipang）阻滯日軍的前進。這一旅本來要引誘日軍於晚上進入務邊，然後於次日清晨用大砲幫助反攻，不料日軍在坦克協助之下，進攻在務邊以南的的邦，迫使這一旅英軍只好退到金寶的主要陣地。

兩軍於十二月二十六日起在金寶陣地相持。英軍的砲力固然不小

但是砲位常常固定不動，使到日本空軍轟炸非常便利。日本的砲位則常常移易，以避免英軍大砲的反擊。日本空軍對於陣地的轟炸空前猛烈，不但摧毀英軍的砲位，還要動搖英軍的神經。日本出動至金寶的俯衝轟炸機一次會達五十架至六十架之多。

十二月三十日日軍一方面猛攻金寶，另一方面在勿南河（Beran R.）附近登陸，向安順（Telok Anson）進攻。安順在金寶的西南，有路通到金寶後方的打巴（Tampub）。這一路的日軍嚴重的威脅金寶的後方，所以英軍當局趕快分兵以圖堵截。在同一時期，另有一枝日軍渡過在金寶西面的肯打河（Kinta R.），這也威脅着金寶的側翼。印度第三軍團司令喜士鑒於局勢的嚴重，便下令退至仕林河（Slim R.）

白思華極力要阻止前線的退却，但是沒有效果。據說英軍經過了這三星期的且戰且退，已經非常疲倦。到了一九四一年的年底，不但馬來亞的江山，幾乎已經淪陷半壁，由於北馬幾個飛機場落入日軍手中，日機的空襲南馬和新加坡日見頻繁了。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一連轟炸柔佛北部的昔加末（Segamat），二十六日夜間，四次空襲新加坡。同日還轟炸居鑾（Kluang）的飛機場。沿半島的森林中，夜間常有燈光發現，疑係日本的第五縱隊在指示空襲的道路，英軍雖然夜夜加以搜索，但沒有所獲。在十二月三十一日，白思華就曾向澳軍司令孟納提出如何破壞由新加坡通至柔佛的長隄的問題（見孟納日記）。

馬來亞陸軍司令部嚴令印度軍第十一師必須在一九四一年的年底以前守住吉隆坡以北陣線，使日軍的戰鬥機不易保護轟炸機到新加坡活動，因爲有一大隊的援軍在護航之下預定於年底或明年初到達。這一隊援軍包括九十九架颶風式飛機和英本國軍隊第十八師的大部份。整隊船隻只在途中沉了一隻，其餘都準時開到新加坡。當航行到馬六甲海峽的時候，日軍當局派出一隊六十架的轟炸機去加以截擊，幸而海上忽然發生濃霧，日機的炸彈沒有中的。

在東海岸方面，日軍第十八師團於攻陷哥打峇汝之後，一度沿公路與鐵路南下。他們追至瓜拉吉來之後，在瓜拉吉來的交通孔道設

置障礙物，以防英軍反攻，於十二月十九日即轉向海岸，向丁加奴州進展。丁加奴州人口只有十九萬二千餘人。其中華僑一萬八千餘人，是馬來亞人口密度比較低的一州，境內多數地方還未開墾，英軍在這州簡直是完全沒有防禦設施的。

這一方面的日軍經過了丁加奴州海岸向彭亨州的關丹進攻。彭亨雖然比丁加奴州大，人口却比丁加奴州更稀，同為十九萬二千餘人，其中華僑佔五萬五千餘人，雖然地方大部份也是未開墾地，但是關丹這個地方在軍事上却相當重要。例如當地飛機場的得失和南馬以至新加坡的關係是不小的。因此在戰事爆發時當地駐有印度第三軍團第九師的一旅軍隊。傳日軍於十二月十日一度進攻關丹，但不能証實。當十二月二十日英軍退至霹靂河防線的時候，白思華就決定放棄關丹。因為關丹到新加坡的道路盤旋曲折於崇山急流之間，應援非常困難。據日方的報告，日軍是於十二月三十一日進佔關丹的。

英軍在仕林河開掘戰壕，而且用鉄絲網圍繞，有人認為這是開戰以來最好的一條戰線，可是日軍又發動一個側翼的包圍。日本的海上機動部隊於一九四一年底由邦略島出發，於一九四二年一月四日在瓜拉雪蘭莪附近登陸，（一說是在二日）。五日日軍中央部隊抵達仕林河北部約十哩。六日英日兩軍在勿南河一帶進行坦克車戰，結果英方失利。日軍在這個戰役中有中型的坦克出現。七日日軍繼續攻擊仕林河陣地。九日在瓜拉雪蘭莪登陸的日本機動部隊和日本中央部隊取得聯絡，開始向吉隆坡進攻。到了此時，在仕林河前線的英軍為恐後路斷絕，只好再撤退。這回的撤退，一口氣由霹靂州南部的仕林河退至森美蘭與柔佛交界處的金馬士（Gemas）。初時有人預料吉隆坡以北的天險丹絨馬林（Tanjong M. Lim）或者可以久守，結果只經過小接觸便就放棄。日軍於一月十一日佔吉隆坡，於十三日佔森美蘭的首府芙蓉（Seremban）於十四日佔淡邊，同時進攻馬六甲。日軍當局本以為英軍或者會在吉隆坡抵禦至相當時期，所以派遣機動部隊到巴生港口，料不到英軍竟退得那麼快，所以這一個側翼的奇襲變成是多餘的事。由於這一次長途的撤退

不但馬來聯邦首府，同時是馬來亞第三大都市吉隆坡落入敵人的掌中，霹靂，雪蘭莪，森美蘭，馬六甲等州郡幾乎全部任由敵騎縱橫了。這幾個州郡是馬來亞一大部份的精華所在，這由各地人口和華僑數目可見一斑。

地域	人	華	僑
霹靂	八十三萬餘	三十四萬餘	
雪蘭莪	五十七萬餘	二十六萬餘	
森美蘭	二十四萬餘	九萬餘	
馬六甲	二十萬餘	七萬餘	

上述人口佔全馬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在短時間內都淪陷在敵人的鐵蹄下，（上列馬六甲人口係包括馬六甲市與馬六甲內地人數）從金寶之戰到退守金馬士這半個月期間，日本的陸軍航空部隊更加活躍了。在開戰第一日轟炸新嘉坡的是海軍的航空部隊，陸軍航空部隊於十二月二十八日纔第一次空襲新加坡，但是在十一月九日，兩度到新嘉坡轟炸，已經是第十次和第十一次了。在一月十二日更大規模的空襲新嘉坡，據日方報告，擊墜了英機十一架。十四日，又在新嘉坡上空與英機交綫，日方又報告擊落英機十五架。在其他方面，日機也大肆活躍，例如一月十日，在馬六甲海峽追逐英方的潛艇和運輸船，在一月十一日轟炸在麻河（S. Muar）的一隻汽船。汽船因水淺，中彈之後還屹立河中，引起日機又來轟炸幾次。

這裏有個疑問，就是日軍不斷的展開側翼，威脅英軍的後路，英軍為什麼不如法泡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呢？有的，英軍當局也組織過游擊隊，企圖擾亂日軍的後方。當戰事正在霹靂境內的時候，英軍有個游擊隊，包含四十五個士兵，三個軍官，由馬來人帶路，於十二月二十二日分乘兩隻小船，由巴生港口向霹靂境出發。其中一隻在中途發生阻礙（大概由於機器損壞）不能達到目的地，另外的一隻終於達到一個兩岸生着孟格羅樹（Mangrove）的小河口（馬來亞西海岸大部份生着這種植物）據他們自己報告，曾在路旁埋伏，襲擊敵人一輛插着藍旗的

汽車和四輛滿載兵士的大型羅厘（日軍官所坐的車每插着小旗，黃旗代表將級，紅旗代表佐級，藍旗則代表尉級）襲擊成功以後，又乘船於同月二十八日回到本隊。這樣的游擊隊和我們所知道的中國抗日的游擊隊實在大異，和日軍實行滲透戰術的游擊隊也不同。

六 柔佛州半月的會戰

英軍退到金馬士以後，前線離開新嘉坡只有一百餘哩，馬六甲和柔佛都淪為戰場了。

日軍於一月十五日抵達馬六甲，這一個馬來亞歷史最悠久的古城，十六世紀曾被葡萄牙人佔領，十七世紀曾被荷蘭人奪取，十八世紀末葉落入英人的掌中，十九世紀初葉英人雖然根據維也納條約把它交還荷蘭，但是終於一八二四年用蘇門答拉的明古連、邦加，和勿里洞向荷蘭交換回來。這回馬六甲又換了一次主人了。

擁有五十五萬餘人口（華人佔二十三萬餘）的柔佛州，和馬六甲一樣，在歷史上也經過了好幾番的變動。十四世紀時爪哇人曾來征服，同時來毀滅新嘉坡。十六世紀以後，曾與葡萄牙人戰，與荷蘭人戰。蘇門答拉的亞齊人，占碑人，巨港人，也曾來蹂躪此地。它的京城一度被焚，君主曾經被殺。幾百年來經過了無數次的腥風血雨，而這一次的腥風血雨是從東京吹來的。

在一九四二年一月的中旬，雖然前線已經迫近新嘉坡，但是有一些事實多少減低了一部份人的悲觀情緒。

其一，有一部份的援軍的確已經開到馬來亞。

其二，防守柔佛的澳軍是未經損失的生力軍

其三，繼包納爾中將為英國遠東軍統帥的魏伐爾上將已於一月六日來到馬來亞。魏伐爾在前線接見戰地記者，初時一羣記者夢也想不到眼前有這一個鼎鼎大名的英國第一流上將。這個消息發表以後，人心士氣為之興奮不小。

其四，英軍戰線縮短，一般人覺得或者比過去易於防守了。

其五，柔佛的山不多，有的是一些小土阜，算不得高山峻嶺，一般人以為英軍的機械化部隊，當比較有用武之地了。

當時鄭介民將軍（那時是少將）充當中國軍事代表，在新嘉坡和英軍當局聯絡，一部份華僑由鄭介民將軍得知上述的良好消息和形勢，大都寄托無窮的希望於柔佛之戰。邱吉爾在太平洋大戰發生了半個月以後的一天——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廿三日，曾在華盛頓對新聞記者宣佈：「新嘉坡要堅守到聯軍能在遠東採取攻勢，它是要堅守到最後的。」華僑無不希望這一句話成為事實。

這時英軍在柔佛的防線經過了一回新的調整，沿西海岸公路退却的印度軍第十一師，這時調到東海岸去防守與樓和豐盛港一帶，同時還有澳軍一部份也在這一方面防守，另外一部的澳軍主力則防守金馬士前線，新由英國開到的第十八師一旅和另一個生力軍印度軍第四十五旅則防守麻坡（Muar）與峇株巴轄（Batu Pahat）等地，由哥打峇汝和關丹撤退的印軍第九師也在西海岸方面。大體說，防線是東起與樓，中在金馬士，西迄麻坡與峇株巴轄。金馬士，昔加末，拉美士（Labis）一線算是中路，麻坡和峇株巴轄是左翼，而與樓與豐盛港是右翼。

在一月四日，澳軍曾在豐盛港以南捕獲兩個日本便衣軍官，發現他們的身上有手槍，有小旗，後來又發現一間素無人居的林中亚答屋有煙外出，在其中捕獲了幾個日人。初時他們堅不承認為日人，但試以華語，却只能講得幾句，這纔承認。由於這兩件事，可以證明在柔佛戰事發動之前，日本的第五縱隊，已經到柔佛活動了。

在柔佛戰事開始的時候，有一個好消息：日軍於一月十四日在金馬士至淡邊之間遇伏，事前兩日便有一連的澳軍埋伏在奇門乍（Chempaka）河一個橋梁旁邊的森林中，同時在橋下埋置地雷。一月十四日下午四時十分日軍先鋒部隊經過此地，澳軍等待日軍約有三百人過了橋，然後使地雷爆炸，把正在橋上的三十個日兵吹上空中，同時從林間發動攻擊。據說這一回殺死了日軍約五百名，可惜的是主力部隊沒有配合這

回的小勝而衝上前去，以求大勝，獲得小勝的那一連倒撤退到本陣。

一月十五日清晨六時半，日軍以廿噸的中型坦克四輛和十噸小型坦克十輛為前導，開始進攻金馬士。七時半日軍由樹膠園向澳軍陣地滲透。握守鐵路一旁的林中澳軍，看見一個孤單的人，白衣，白褲，白帽，不慌不忙的沿着鐵路步行南下。躲在林中的澳軍本來打算待其走近，然後加以生擒，不料軍中有人過度興奮，開槍加以射殺。他在中彈之前，已經用手指着澳軍所蟄伏的叢林，不上五分鐘，對面的日軍砲火，便猛烈的向澳軍的陣地集中。日軍在滲透澳軍陣地的時候，或假冒印度軍，例如有一隊迫近澳軍的陣地，用英語高喊：「T'ont Shoot, We are India s」(不要開槍，我們是印度人)當時澳軍適有一個旅長在那裡，知道這方面並沒有印度兵，所以立即命令開火。日軍一面運用種種詭計進攻，一面用空軍猛炸，迫使澳軍終於不得不稍退却。

一月十五日日軍的海上機動部隊已經在麻坡和峇株巴轄之間出現。十六日日軍在麻坡攻擊印度軍第四十五旅，同日在峇株巴轄附近登陸，圍攻英本國軍第十八師的一旅。這兩旅雖然是生力軍，但是缺乏戰鬥經驗，尤其不慣於森林戰，結果都蒙受了慘重的損失。第四十五旅印度軍幾乎全軍覆沒。日軍在麻坡一帶擊敗印軍第四十五旅之後，擬渡過麻河向永平(Yong Peng)進攻。這時英軍中路主力在永平之北五十六哩的地方，由永平到新加坡的路上則空無防軍，如果永平一失，則中路主力軍的退路斷絕，新加坡就岌岌可危了。同日興樓的守軍也報告日軍來攻，東海岸的空氣也緊張起來了。

在金馬士昔加末之間的澳軍由於後方感受威脅，於一月十八日撤退至昔加末河之後。河上只有一橋可通，而且河濶水深，如果日機把這條橋炸斷，那就沒有退路了。幸而在晚上退却成功，但是因為恐怕日軍發覺，有五門防坦克砲不便拖回，而只好在前線破壞。澳軍從昔加末撤退的時候，昔加末市上突然發生大火，焚燒了不少店屋。據澳軍司令孟納所說，火是日軍的第五縱隊放的。

一月十九日白思華和前線各軍司令在日機轟炸下開會於永平的樹膠

園，印度軍第三軍團司令喜士和澳軍司令孟納為着軍隊的分配問題，發生了爭執。同日白思華命令澳軍退到昔加末後方約十二哩的拉美士。一月二十日，東海岸的興樓，西海岸的麻坡都發生戰鬥。日人這一天在東路佔據興樓，中路達到昔加末，西路則強渡麻河。同日澳軍由拉美士退到永平。

日軍於一月二十一日到達拉美士，即分兵兩路，一路沿着鐵路，一路沿着公路，雙管齊下。在鐵路方面以居鑾為目標，在公路方面則向永平和亞依淡(Ayer Hitam)進迫。當日下午，在鐵路方面把印度軍擊退至居鑾，佔領了居鑾機場。

進攻峇株巴轄的日軍於一月二十三日推進至峇株巴轄與阿依淡的公路，在公路上設置障礙物，使峇株巴轄方面的英軍難於通過，同時向阿依淡挺進，企圖斷絕永平英軍的退路，並威脅居鑾的側面。阿依淡雖然只有幾間店戶，却因為在柔佛主要公路的十字路口，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前線英軍至此，大部份非常疲倦，有一部份甚至十日不得一睡，難乎再戰了。一月二十四日日軍進攻居鑾和阿依淡，隔一天便把阿依淡和居鑾的路線佔據。

一月二十五日日軍進佔居鑾，同日守峇株巴轄的一部份英軍，被圍於峇株巴轄至小茶珍(Pontian Kechil)之間。這一路的日軍有直馳至新山(Johore Bahru)的趨勢。白思華在冷金召集軍事會議，議決於一月三十日以前總撤退至新加坡。

在東海岸方面，一月二十六日日軍繼續在興樓登陸。英軍的颶風式飛機加以阻撓，和日本空軍發生劇戰。據英軍報告，擊落了日機十二架。據日方報告，擊落了英機二十架。同日兩方面的海軍也在興樓接觸。日本海軍參加戰鬥的有巡洋艦一隻，驅逐艦三隻。英方則有驅逐艦二隻，一隻九百噸，是上次大戰末期建造的，另一隻一千一百噸，艦齡也有二十五年，曾轉送給澳洲。這一場海戰的結果，據英軍報告，是日方的驅逐艦一沉二傷，英方那隻九百噸的驅逐艦也沉沒。日本陸上部隊同日在東路進攻豐盛港，在西路則完全佔據峇株巴轄，中路則抵達居鑾以南

的冷金。

一月二十七日，興樓繼續有空戰，據說英軍損失了十三架轟炸機和一架戰鬥機。在戰爭開始時担任防守東海岸的印度軍第九師師長峇士道少將於一月二十八日在撤退中遇伏失蹤，他的一旅後路斷絕，被迫投降。這時俯瞰柔佛南部的幾個小山失守，新加坡究竟是否守得住，在英軍中已經發生疑問了。一月二十九日（一說二十八日），英國又有一批援軍在護航中開到新加坡。他們本來有空軍保護，可是這時英方空軍的主要基地已經遷至蘇門答臘，當護航的空軍飛到蘇門答臘去以後，日軍轟炸機九架便乘機在新加坡上空出現，炸中了一隻載着英本國兵的大船——亞洲皇后號。英本國軍第十八師的一部份在被炸之後喪失了軍械，幸而兵士大部份都被救起。就在這一天，新加坡維敏遜路有一車一軍的英軍從丹絨百葛碼頭疾馳而過。站在路上的中國人都用喜悅的眼睛，興奮的心情，歡迎這一批援軍，衷心禱祝他們旗開得勝，馬到成功。車上的英軍都睜着好奇的眼睛，沿途觀望這熱帶殖民地的景色。誰料到日本慘酷的俘虜營正開着大門，等待這一批生力軍。

在援軍開到的這一天，前線離新山不過二十哩，戰事在大寮珍古來，和豐盛港等地進行。柔佛之戰已近於尾聲了。

一月三十日，魏伐爾召集一個軍事會議。白思華和喜士都出席。魏伐爾報告南洋各地戰況，描出一幅慘淡的戰局圖，但是還希望新加坡堅守至相當時期。就在這一天，英軍主力從半島退到新加坡，留一部份英本國的軍隊担任殿後。

一月三十一日，這是馬來亞半島一個悲哀的紀念日，英軍殿後部隊於清晨五時全部從新山撤退，經過柔佛海峽長堤，全部退到新加坡。最後一人踏上新加坡島以後，便發生了幾聲地雷巨響，把長堤炸毀一段。在炸斷了的長堤上，堆塞着不少障碍物，如有刺的鉄絲網之類。

一夜的撤退，是在月光下進行的。在總撤退當中，日本空軍竟不來炸毀長堤，這使英軍當局認為是一種幸運。

在馬來半島五十五日的戰鬥中，據日方一度報告，俘虜了英軍八千

人，掩埋英軍死屍五千具。英方指出這些數字過於誇張，但是承認損失的重。

七 新加坡的攻守戰

柔佛海峽長堤炸斷的這一天清晨，從新加坡北岸瞭望新山，可以發現平日熙熙攘攘的這個市鎮，已經變成死寂的角落。偶然有一二隻喪家之狗出現，似乎也在驚奇人事為什麼變得這樣的迅速。

不久日軍的前鋒部隊達到了。新山臨海的一座高樓，已經飄揚着日本旗，在向新加坡嘲笑。

雖然白思華已經宣佈半島之戰結束，新加坡之戰開始，但是二月一日的的新加坡還和戰時的經常日子一樣，除了敵機空襲而外，大體相當平靜。這正是暴風雨前的靜寂，誰也知道這種靜寂是不會繼續多久的。

當地華僑聽見了柔佛海峽長堤已經炸斷的消息，發生了一種矛盾的心情：一方面慶幸英軍的安全撤退，炸斷的時間恰好；一方面也感到失望，恐怕反攻受到阻碍。

華僑抗敵動員總會民衆武裝部所招募的華人義勇軍正式成立了，從英國政府方面領到一批舊式步槍。報名加入的共約有三千人，已經正式組織的約有一千人。他們在摩拳擦掌，希望能夠把上陸的敵軍推落海裏，乘勝向半島反攻。他們聽到白思華將軍宣佈要死守新加坡待援，覺得事尚可為，並不悲觀。

日本空軍除了繼續轟炸本島而外，還不斷的在新加坡海面活躍，巡邏出新加坡撤退的船舶。據日本方面的報告，在一月三十一日至新加坡陷落時，炸沈了許多船舶，包括兩隻一萬噸級的巨輪。美國的空中堡壘則在一月三十日左右來炸哥打峇汝等地的飛機場。

日本陸軍航空部隊於二月一日，到新加坡作第五十六次的轟炸。市民對於空襲已經當作家常便飯。現在最大的恐怖不是空襲，而是敵人早晚就要上陸。敵人的鉄蹄聲已在耳邊响動，敵人的屠刀已在眼前閃耀了。

二月一日新加坡有軍事會議，在會議席上，當局報告軍港船塢早就自動擊沈。號稱世界第三大的船塢這樣早就破壞，這可以表現當局對於死守新加坡的信心究竟如何了。新加坡軍港的破壞，使到美國有人傷心失望的叫喊：太平洋戰爭要延長下去了。日軍達到新山之後，便積極作登陸戰的準備。大批的舟艇躲藏在柔佛海峽的西北，藉着六七呎高的孟格羅樹的掩護，以避開英方的偵察。十九世紀活躍在馬六甲海峽的海盜，也常常把船舶躲藏在孟格羅樹叢裏面，所不同的是十九世紀的馬來亞海盜並沒有進攻新加坡的勇氣，而現在躲藏在孟格羅樹叢裏的敵人，不久就要在新加坡的大街上橫衝直撞。

二月四日，日軍從後方運來的大砲已經在柔佛海峽北岸安置就緒，於是開始大規模的砲擊新加坡。砲聲如雷，巨彈如雨，死神日夜張着巨口，可能在任何時何地吞噬任何一個市民。

新加坡在一九三六年有人口六十餘萬，其中華僑佔四十五萬餘。戰時內地有許多華僑，爲着不願處在敵人的統治下，跟着英軍陣線的不斷向南撤退，也不斷的南遷，以新加坡爲尾閘。因此新加坡此時的人口，有人估計當在七十萬至八十萬之間。他們之中，一小部份固然可以從新加坡撤退，但是大部份不能不淪陷在這個孤島與死神掙扎。

日軍的大砲在最初幾日集中轟射新加坡的東北部，所以章宜一帶居民日夜不遑寧處，後港一帶的地面也爲之震動，但這是日軍聲東擊西的詭計。二月七日日軍佔據了柔佛海峽東部一個叫浮羅敏（Pulau Tiua）的小嶼，對新加坡的東北部更進一步的威脅。同日山下奉文把司令部設在新山，還在新山那座面海高樓設瞭望台，瞭望新加坡的陣地。據說這一座瞭望台曾經中了英軍的砲彈。

新加坡在二月八日幾乎整日被炸。從傍晚至深夜十一時，砲擊更加劇烈，而且不僅砲擊東北部，西北部也遍灑彈雨了。尤其是探照燈巢遭受了嚴重的損失。如果探照燈爲着要避免轟炸砲擊而不敢照射，那就便利了敵人的強渡海峽。到了深夜十二時十分至二十分（即二月九日零時十分至二十分）正當殘月懸空，夜色微明，日軍已經強渡了海峽來作「

敵前上陸」了。

海峽的闊度約有一哩。據說日軍在強渡中沈了幾隻船，受了不少損失。防守這一方面的澳軍司令部接到日軍上陸的緊急報告，聽說是在當夜一時。

日軍進攻新加坡的部署 仍以第五師團担任中路，由長隄的西方登陸，以在馬來半島東海岸作戰的第十八師團担任西路，協助中路的進攻，這兩路都是在八日深夜強渡海峽的。近衛師團則担任長隄正面及長隄以東的戰線，此時還在待機未動。

在西北岸登陸的日軍，經過了四五小時的戰鬥，到二月九日破曉，推進至丁牙（Tengah）飛機場附近（即蔡厝港附近）。英軍在這一帶佈防抵抗至九日晚七時，機場終於失陷，退至克蘭洽河（Kranji）和裕廊河（Jurong） 日本第十八師團司令平田日本日在前線受傷。

二月十日日軍渡過克蘭洽河，附近英軍退到武吉知馬路。日本東路軍於二月九日夜至十日晨也渡過海峽，向實里打飛機場推進。在十日這一天，山下奉文抵達了牙飛機場指揮。

二月十一日，東路日軍朝淡申路附近的蓄水池南下。中路日軍則攻破武吉知馬英軍陣地。日軍坦克已在新加坡戰場出動。這一天，魏伐爾上將在荷蘭路的澳軍司令部又召集會議。附近被炸，司令部的玻璃窗震動破碎，魏伐爾和自思華停在門口的汽車也被炸壞。在會議中，魏伐爾主張反攻，不滿意於不斷的退却。但是澳洲看護婦隊有半數於今夜登上撤退船，同日日機開始投下勸降傳單了。

二月十二日日機又投下勸降書。書用英文寫，署着山下的名子，有的裝在木匣裏面。其中說：「我從武士道的立場，勸告新加坡的英軍立即投降。」又說：「你們英軍官兵的妻兒，正在焦急的等待丈夫和父親的歸家。」最後說：「我希望你們英軍官兵將站在英帝國傳統的光榮立場，接受我關於和平的勸告。你們投降之後，將享受軍人和戰友的特遇。」這一天英軍在武吉知馬村反攻失敗 敵人各路還是着着前進 中路

集中火力進攻武吉知馬路的東部，西路則沿西海岸進攻。原在荷蘭路的澳軍司令部迫得移到東陵。本日另一部份的澳洲看護婦也登上了撤退船。島上的澳軍當局慶幸着她們的撤退成功，料不到她們一部份在邦加島被炸，而且後來在蘇門答拉被俘。

二月十三日武吉知馬路附近的英軍陣地被日軍坦克突破，一部份退至淡申路，附近蓄水池的防軍也退却。同時日軍東路向後港進迫。上午白思華在康寧砲台 (Fort Canning, 即俗所謂王家山頂) 召集會議，出席的各軍長官大都承認已不能再戰，因為印軍以及其他軍隊士氣都低，連最後達到新加坡的援軍——即英本國第十八師的一部份，也感覺疲乏。於是發電到萬隆給魏伐爾，提議投降，但是魏伐爾的覆電說：「不准投降，必須戰至最後！」於是白思華命令：縱使在康寧砲台的總司令部失守，市內還須繼續戰鬥。但是華人義勇軍已於今日奉英政府命令解散。

戰鬥雖然繼續，但是新加坡的失陷已經是時間問題而已，所以在二月十三日這一天，當局討論撤退人員的辦法。撤退船只能夠容納一千八百人，因此各軍撤退人員數目都有限定。據孟納的日記所載，澳軍預定撤退的一百名，是經過挑選的技術人才。撤退者於晚上七時接到通知書，着令於午夜之前在碼頭集合，但是只有一小部份上船而日機便來轟炸。撤退船在轟炸中匆忙避炸而去，一去竟不再回。未上船的一部份被炸死，一部份狼狽回營。就澳軍中那一百人而言，只撤離了三十九人而已。其餘於次日要再撤退，但又遇炸而終於撤退不成。他們感嘆：新加坡不是丹刻爾！

二月十四日是華人舊曆的除夕。大砲聲，炸彈聲，機關槍聲，步槍聲，奏成了恐怖的交響樂，代替往年除夕的爆竹。這時新加坡已經沒有所謂空襲警報，也可以說終日都在空襲警報中。市上有幾個地方已經中了砲彈。大部份的市民躲在防空洞，防空壕，「穴居」而並不「野處」。在許多路上，散佈着死屍，瓦礫，破車，窟窿，和炸彈碎片。正在燃燒中的油池，屋宇，以及其他建築物，把火焰和黑煙噴上天空，織成了

一層濃黑的雲，遮住赤道驕炎的太陽。日軍西路已由巴絲班讓打到西部市郊，中路迫近淡申路附近的無線電台，東路打到巴耶禮峇路 (Paya Lebar)。此時章宜方面的英軍也已經向市區撤退了。

二月十五日早晨英軍陣地還是繼續後退。上午十一時白思華又在康寧砲台召集會議。席上有人報告因為水管於昨日一部份被炸破裂，有個醫院已經二十四小時斷水，傷兵充斥市上，軍糧只在三日，除澳軍而外，許多大砲已將發生砲彈荒。於是在憂鬱寂寞中一致主張投降。這時，白思華取出山下奉文的一封信給大家看，信上寫着投降手續，規定總督署須升上白旗，投降代表所坐的汽車，須插一面白旗和一面英國旗。

白思華派一個旅長和輔政司為投降代表，馳車至武吉知馬山下司令部，要求於下午三時半停戰，和保留一部份武裝以維持市中秩序，(或說還要求英軍俘虜可以使用蚊帳)。山下拒絕接見，要求白思華本人為投降代表。於是白思華只好親身到山下那裏去簽定降書。據山下後來告訴菲律賓的傀儡總統說，他對白思華說過一句話：「我今天只要你說一句 Yes (是)，或者 No (否)，別的免言！」

停戰時刻定於晚上八時半起。八時左右迫近新加坡市郊的日軍突然山呼萬歲，揚聲歌唱，原來這時他們已經得到英軍投降的消息了。

至此，英人萊佛士於一八一九年從柔佛王國取得的新加坡，完全落入日本法西斯軍人掌中。矗立在維多利亞紀念堂前的萊佛士銅像，好像也在黯然神傷。

新加坡總督湯馬士不願離開危城，寧願充當俘虜，博得不少英人的稱讚。英人不可以被俘為恥，而是同情俘虜的；日本過去軍事教育，雖以被俘為恥，但是對於湯馬士這種英國高級官吏，當然不為己甚，所以他可在俘虜營中安度戰時歲月，以待最後勝利，而受國人歡迎回國。抗日的華僑領袖則不然，一落入日軍掌中，除非願給日本利用，悲慘是不堪想像的。因此，在新加坡快要陷落的時候，若干抗日的僑領和文化界知名之士，只得逃亡到蘇門答拉或爪哇等地。

據日方發表，新加坡之戰的結果，日軍俘虜英軍七萬三千人，其中

有將級軍官二十八名，包括馬來亞陸軍總司令白思華中將和印度軍第三軍團司令喜士中將，兩獲各種大砲三百尊，機關槍二千架，步槍約五萬枝，戰車二百輛，汽車約一萬輛，大小船舶甚多，包括一萬噸級的輪船一隻，五千噸級的運油船三隻，以及其他軍需品無數。俘虜中有八千傷兵。日方自言在強渡海峽和島上作戰中死傷約三千名。

就整個馬來亞之戰而言，（包括半島與新加坡之戰）據日方發表，共俘虜英軍九萬七千八百人，兩獲各種大砲九百九十六尊，機關槍二千八百二十一架，步槍六萬二千二百六十四枝，戰車四百七十六輛，汽車一萬二千九百四十輛，船舶二百九十五隻，鐵路車箱一千八百五十九輛，飛機十架，此外炸沈和炸破船舶八十八隻，擊墜飛機一百七十架（內四十六架不確定），擊破飛機二百零四架（內六架不確定），英軍自北馬至新山遺屍八千二百十具。

英軍雖然投降了，但是人心決不投降 新加坡英軍的戰鬥雖然停止但是馬來亞內地人民抗日軍却起來了。

八 戰敗的原因在那

戰時土地的得失，陣線的轉移，本是極其平常的事，但是由北馬至南馬五百五十哩的長途，有密林，有高山，有深谷，有急流，似乎不難憑險據守，英軍竟在五十五日的短時間內一瀉而盡，實在是世人始料所不及。號稱攻不陷的新加坡要塞，英軍經過了一星期的且戰且退而就投降，談之亦令人氣喪，無怪邱吉爾為之傷心不已，也無怪山下奉文因而氣餒萬丈，不可一世。到底這場戰爭慘敗的原因在那裏呢？

由於馬來亞之戰，當地居民很多以為英人是怕死的，好像英人的怕死就是這一次戰敗的最大原因，其實這個意見是錯誤的，冤枉了英國民族。世界並沒有特殊怕死的民族，任何民族處在相當的境地，到了必要的時機，都是會作殊死戰的。中國民族如此，印尼民族如此，英國民族也一定如此，我們不要把任何民族看得特別高，也不要任何民族看得

特別低。記得在戰前不久，馬來亞有名的檳榔嶼東方鎔錫公司的英人經理某君，在駕駛飛機低飛的時候，機翼碰着一個在草場上遊玩的華人孩子，他到醫院看見這個孩子頭顱破碎，死得慘不忍視，便回到寓所寫了一封遺書，聲明要把金錢若干賠償給死孩的家屬，然後用手槍自殺。這種行為為感人之深，我覺得不亞於莎士比亞的戲劇，雪梨的詩篇，拜倫的義俠。英人那裏是怕死的民族？

有人說馬來亞的溫度常在華氏表八十以上 同時濕度也特別高，不適於英人的體質。其實，溫度濕度對於戰爭影響常微乎其微，而且馬來亞的氣候在世界上並不是最壞的。英美聯軍選擇酷熱的夏季在歐洲開闢第二戰線，可見英軍並非特別不能耐熱 北非沙漠戰場的熱，比馬來亞可怕何止倍蓰！那裏的鐵甲車，白日常常是熱到可以燙手的。但是英澳軍在那裏也能够奮勇作戰，由此更可見馬來亞的氣候決不是英軍戰敗的原因。

有人覺得英人平日慣於養尊處優，不善耐苦任勞，是戰敗的原因。就一方面而言，英人和日人打仗，的確好像貴族和乞丐對壘。在新加坡投降以前四五天，我看見守在第二線的一些英軍 每十人或八人都有一輛大型運輸車在旁邊，車上載着罐頭種種食物，他們的進退顯然都可以車代步 日兵則幾粒飯團和一小瓶清水有時要支持一二日的戰鬥，有的乘坐腳踏車，有的蹣跚躡足的前進，必要時可以越山過嶺，穿林涉水，也可以靜伏在草叢中至竟日之久。這也許是這回勝敗的原因之一，但不能說是主要的原因 因為這種屬於體力和戰術的缺點是不難於補救的，而且印度人平日並不養尊處優，但是印度人的戰鬥精神並不在英澳軍之上，可見養尊處優，不是英軍戰敗的主要原因。

有人歸咎於新加坡設防的不周密，據說所謂攻不陷的要塞，只在草宜等地設置重炮，和在若干海岸建造藥丸匣式的堡壘（Pill box，用鐵筋三合土凝建的低圓筒形的防守處）以及佈置若干哩的鐵線網，因此他們說新加坡只是軍港而不是要塞，好像新加坡要成為要塞必須用鋼骨水泥把整個島嶼築成爲一個水洩不通的大堡壘 其實在中日戰爭的初期，

華軍在擁有現代配備的日軍進攻之下，從八月十三日堅守素不設防的上海，到十月三十一日開北八百壯士奉命退出四行倉庫，共守了七十三日，可見陣地陷落的期間未必是鋼骨水泥的數量所可決定的。

至於歸咎於兵力懸殊，或要請「缺乏一負担戰敗重責，說英軍缺乏配備，這和事實也正相反。看了以上幾章的敘述，可見英軍的數量並不在敵軍之下，有過之而無不及。至於配備，日方曾承認英方的優秀，每稱之曰機械化部隊。試就英軍被俘人數和被擄獲的軍數對比，可以發現英軍平均每人都有車可坐。日軍在這回戰爭中並不以配備取勝，那是極明顯的事實。

不錯，就空軍而言，英方的質量似乎都稍居劣勢。但是在森林遍佈，沿途膠樹多至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株的馬來亞戰場，空軍實在遠不如在一般戰場的重要。關於這一點，澳軍司令孟納也有同樣的意見。他說空軍的劣勢只是馬來亞戰敗的次要原因，而不是主要原因；日本的空軍只能對英軍交通線稍作騷擾，而不能轟炸森林中的英軍陣地。又說英軍在敵機轟炸中死傷的數目非常稀少，不過在士氣極低的時候，空襲使士氣更加低落，這是比較嚴重的。

至於酷評時馬來亞的軍政當局，說在高位者低能，我要為白思華將軍和湯馬士總督這兩位說幾句話。以成敗論英雄，實在是可鄙的俗見。評白思華將軍的，或許要說他優柔寡斷，缺乏魄力，但是在馬來亞戰爭的初期有一位波樊元帥作他的上司，在中期和後期又來一個勇名噴噴的魏伐爾上將壓在他的頭上，魏伐爾直到新加坡失陷之前四日還曾在新加坡召集會議，事實上他是英方直接指導這一場戰爭的首腦，他今日（一九四六年）担任印度總督，盛名猶昔，威望不減當年，作為俘虜的白思華將軍和他一比，無寧是值得同情的。至於湯馬士總督，批評的人或許要說他碌碌庸才，但是馬來亞戰時所表現的行政無能，並不是湯馬士一個人的罪過，而是當地政治歷久積漸的結果，過去的若干任總督是不能卸脫責任的。平心而言，湯馬士決不是最壞的新加坡總督。

有人感覺到日本宣傳的可怕。不錯，日本的「紙彈」是相當有力的

。由日機投下的英文傳單，記得有一張列舉馬來亞的某項物價本來多少，英軍駐防馬來亞之後便上漲若干，最後說日軍佔領了馬來亞以後，大家可以享用廉價的東西。這種宣傳雖然騙不了中國人，對於馬來人恐怕多少是會發生作用的。但是我們要問：為什麼日軍這種「紙彈」對馬來人會發生作用？

至於誇張日本第五縱隊的活躍 我們要問：為什麼馬來亞容許日本第五縱隊活躍，為什麼英軍不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英軍缺乏攻擊精神，在整個戰爭中，幾乎時時都站在消極防守的地位，這的確不能加以掩飾，就是英軍將帥也有這種感覺。「進攻為最好的防禦」，這句名言，英軍當局不會不知道。我們要問：為什麼英軍缺乏攻擊精神？

把馬來亞戰敗的主要原因歸於英軍缺乏森林戰的經驗，所見也未免太偏。其實，馬來亞的防軍有一部份早就見慣了馬來亞的森林，日軍在熱帶森林中實戰的經驗本來也是沒有的。為什麼日軍能够滲透森林，英軍就不能呢？

有人說 英軍將領的戰略戰術，膠執其在軍官學校所讀的教科書，而這些教科書對於熱帶森林戰是很少談到的，因此說這也是英軍戰敗的一因。但是當時英軍在馬來亞作戰的將級人才多至二三十人，難道竟無一人能變通教科書的死教條？難道那二三十位的將官都是書獃子嗎？

馬來亞之戰慘敗的主要原因，我以為在乎英國過去外交政策和殖民地政策的錯誤。

就英國外交政策而言，一九〇二年的英日同盟助長了日本侵略主義的羽毛。日本進攻中國東北的一九三一年，希特拉還未登台，但是英國不能及時和美國共同制裁日本，這更助長了日本法西斯軍人的氣焰。在歐洲方面，英國的綏靖政策又縱容希特拉的跋扈。英國和日本同盟的主要目的是要對付帝俄，以保持它在東方的優勢，結果却養虎貽患。在一九三一年以後不毅然制裁日本以及更後的縱容希特拉，為的是要防蘇，寧願使日德得志，不願世界革命成功，結果却助長了法西斯的氣焰，造

成了一九四一年的空前危機，不但本國一度朝不保夕，而且要應付非洲的戰事，還要顧到遠東的防務，真是腳忙手亂，焦頭爛額。馬來亞這塊殖民地所以在一九四二年初輕易的失陷，就是英國數十年外交的果報！

英國殖民地政策和這一次戰爭的關係，最重要的是過去的政策的使到這一次的馬來亞之戰，幾乎只是十萬英軍在抵禦日軍，五百萬的人民大多數是沒有機會參戰的。其中二百二十一萬的馬來人，幾乎完全站在旁觀的地位。他們因為事前沒有充分機會認識世界的政治，所以此時還認識不清日本法西斯的真面目。記得美國名記者根塞在「亞洲內幕」一書中，曾說馬來亞是沒有七人革命運動的殖民地，過去統治馬來亞的當局或者要誇稱這是他們殖民地政策的成功，其實正是這種殖民地政策使到占人口約半數的馬來人不會積極參加抵禦日本法西斯之戰。在馬來亞人口中佔二百二十二萬的中國人雖然有熾熱的抗日情緒，但是在戰爭爆發的前夕，華僑的抗日還是非法的，有罪的。許多華僑因為努力於抗日運動而入獄，而出境。在這種環境之中，華僑事前自然不能有抗日的軍事訓練和其他必要的準備，所以戰爭發生之後，湯馬士總督雖然忿來抱佛腳，允許華僑參加抗日，但是當新加坡華僑正在動員的時候，日軍已經迫近柔佛海峽了。吉隆坡雖然也有華僑抗敵動員委員會成立，但是英軍在戰事發生以後一個月零三日便從金寶退到吉隆坡以南，使中馬華僑根本沒有參加堵截日軍的機會。這都不能不歸因於過去當局的殖民地政策

斯特萊波治勳爵在「新加坡及其後事」一書，曾說出下列的話：

「從馬來亞的中國人就可以招募一枝軍隊，其數量足使日本的侵略不能成功，馬來人和印度人未用到的人力，尚不計算在內。」

為什麼英國當局不能充分利用馬來亞的人力呢 借用斯特萊波治勳爵的話來說

「就理論而言，人種膚色不應有界限存在，這固然已經是英帝國的主要原則，就實際而言，雖然司法也已經平等，但是尚不能使到當地的馬來人，印度人，和中國人各種公民，感覺他們和歐洲人

是處在平等地位的。在今日的世界，當兵的義務和權利是公民身分的真憑實據，不幸英國政府在一九四一年想起印度兵叛變事件，尚

有餘悸。」

關於幾種民族怎樣能够共同保衛一個土地的問題 斯特萊波治勳爵曾舉一個明顯的例證如下：

「今日的蘇聯，是歐洲和亞洲許多民族部落的大結合，他們在沙皇時代的文化教育水準本是很不均等的。現在莫斯科所統治的廣大的土地上，有一百餘個不同的民性，種族。他們的待遇絕對平等，同時各按照人口比例而參加紅軍。」

如果當局對於馬來亞的人民，事先給與政治上的平等待遇 加以充分的組織，訓練，這一回戰爭決不致打得如此難看，這由下列幾件事分明可以看出。

英軍在半島各地撤退的時候，如果希望反攻，就不應只是向後退，至少一部份應當向兩邊退，或一邊退，暫時退入森林中，或樹膠園，或其他任何可以遮掩的地方。在馬來亞要找這種地方，幾乎到處都可找到。這樣可使敵人不放心南下，同時比較有向敵人施行側擊和包圍的機會。不幸英軍的退，一直朝着南走，好像新嘉坡是一塊大磁石，而十萬英軍是鐵屑一樣。甚至一個部隊稍稍突出，便急急的退入；有了被圍的危險，便急急要突圍；被圍之後，本來可以留在敵後擾亂敵人，但是一貫的作風似乎以為非和大軍同退不可。撤退成功的，有時甚至被譽為英雄。在要退守新加坡的時候，本來更當留一部份的軍隊在半島擾亂敵後，然而結果竟是全部撤退「成功」！在總撤退到新加坡的第三日——即二月二日——有一個英兵從峇株巴轄方面乘坐一隻中國人的小舟逃回新加坡，軍中傳為美談，儼然當作一件奇蹟。二月七日派出一個小隊伍回到半島活動，經過了二十四小時，它就急急回來。如果說英軍當局不知重視遊擊戰，那就有點冤枉。我在上文已經介紹出一隊四十五名士兵和三名軍官的遊擊隊。他們從巴生港口到霹靂活動，雖然辛辛苦苦的出動，但只襲擊一次日軍，便就急急的撤回本隊 這在中國遊擊隊看來，恐怕要

附錄一 日方發表「馬來亞作戰日記」

昭和十六年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 日本陸軍部隊與海軍在緊密協作下於馬來半島東岸要衝宋卡 (Singora) (山下最高指揮官之主刀部隊) 北大年 (Patani) (安藤部隊) 哥打峇魯 (Kota Bharu) (佗美部隊) 等處上陸成功。在宋卡無血上陸之先鋒快速部隊於夜半對越境北進中之敵機械化部隊，於「沙斗」附近擊破之。突入哥打峇魯之佗美部隊於激戰後上陸成功，於敵之繼續猛攻時，突入敵之飛行根據地，同日晚佔領之。陸軍航空部隊緊密協助上陸作戰，在北馬擊墜及擊毀四十八機。

十二月九日 宋卡上陸部隊之先鋒隊夜半突破國境。陸軍航空部隊推進至哥打峇魯之飛行場，其後兩日間即獲得馬來亞之制空權。

十二月十日 陸軍航空部隊，攻擊檳榔嶼及雙溪大年 (Sungei Patai) 之飛行場，擊墜敵十一機，是日日本海軍擊沉英遠東艦隊主力威爾斯太子號，計戰艦二艘，及大型驅逐艦一艘。馬來亞方面之制海權歸於我掌握中。

十二月十一日 宋卡登陸部隊之先鋒隊約四百人，旁晚突破「千命」(Chianlon) 之敵陣地，乘勝急追，即突入「日得拉」(Jitra) 陣地。

十二月十二日 突入「日得拉」之先鋒隊經激戰後擊滅敵機械化之一師。

十二月十三日 在宋卡上陸部隊佔領「阿路士打」及其飛行場。

十二月十六日 西部馬來亞方面部隊(宋卡上陸部隊)佔領「雙溪大年」。

十二月十七日 北大年上陸部隊進至「宜力」。

十二月十八日 東海岸部隊(哥打峇魯上陸部隊)南進佔領登家奴。

十二月十九日 哥打峇魯上陸部隊一部佔領「瓜拉吉來」，在宋卡

上陸部隊佔領檳榔嶼。

十二月廿二日 西馬來方面部隊渡過「吉連河」北大年上陸部隊進至「玲岡沙登」

十二月廿三日 西馬來部隊佔領太平 東海岸部隊主力由登家奴開始前進。

十二月廿六日 西馬來部隊渡霹靂河成功 突入怡保

十二月廿八日 佔領怡保飛行場。

十二月三十日 開始攻擊金保。陸軍航空部隊夜半第一次對新加坡空襲。

十二月卅一日 東海岸部隊佔領關丹 西馬來部隊合海上機動部隊由馬來亞西岸「紅土坎」行動。

昭和十七年即一九四二年一月二日為策應西馬來部隊之攻擊金保，其海上機動部隊縱斷馬六甲海峽，向「瓜拉雪蘭莪」急襲上陸，深入敵中，遮斷敵之退路。海軍航空部隊繼續轟炸新加坡。

一月三日 西馬來部隊，進入雪蘭莪州 急進西海岸路 東海岸部隊佔領關丹飛行場。

一月五日 中央馬來部隊 (宋卡上陸部隊) 攻擊「突羅拉」附近敵軍陣地。

一月七日 同上部隊在陸軍航空部隊之援助下突破亘於「突羅拉」及「仕林」間十五公里之敵縱深陣地，蹂躪而殲滅之。

一月九日 西海岸部隊佔領雪蘭莪。陸軍航空部隊第十次第十一次夜襲新加坡，轟炸三打飛行場，並協力地上作戰而攻擊退却中之敵機械化部隊。

一月十日 陸軍航空部隊於馬六甲海峽轟毀敵潛水艇二艘貨船一艘

一月十一日 中央方面部隊完全佔領吉隆坡。

一月十二日 陸軍航空部隊開始對新加坡作航空擊滅戰 擊墜「水牛機」「勃連漢機」等十一架 中央部隊不休息急追敗敵，通過吉隆坡

南二十公里之「加影」一「直基」之線。

一月十三日 西海岸部隊佔領芙蓉。

一月十四日 西海岸部隊佔領淡邊。

一月十五日 西海岸部隊攻略馬六甲 陸軍航空部隊於新加坡上空擊擊十五機。

一月十六日 中央方面部隊擊破金馬士附近之敵。西海岸部隊之一部為欲遮斷中央部隊正面敵人之退路，急進至永平。海上機動部隊則於新加坡西北方約百十公里之峇株巴轄上陸佔領其地之飛行場，完成自二月十一日自紅土坎出發以來六百五十公里之海上機動。

一月十九日 陸軍航空部隊於峇株巴轄上空擊擊荷蘭飛機「馬震式」一架，水牛式五架。中央方面部隊佔領「峇株安南」。

一月廿日 東海岸部隊佔領興樓，中央部隊佔領昔加末。西海岸部隊強行渡過藤坡河，在「峇居里」一「巴里督斯命」與敵之獨立第四十五旅團之「八千二百」交戰而擊敗之。

一月廿一日 中央部隊佔領拉美士 東海岸部隊出入於豐盛港之對岸

一月廿三日 西海岸部隊對據守要衝峇株巴轄及「宋膠蘭」附近之四千敵軍開始猛攻。

一月廿四日 中央部隊對「阿逸依淡」及「居鑾」附近之敵開始攻擊

一月廿五日 中央部隊夜半佔領阿逸依淡及居鑾戰線。

一月廿六日 東海岸部隊攻取豐盛港，中央部隊進抵「拉影拉影」一「新邦」一「冷金」之線。西海岸部隊完全佔領峇株巴轄，更包圍「龍引坡」附近之敵，與以殲滅的打擊。陸軍航空部隊於與樓上空邀擊企圖襲擊我輸送船隊之敵大飛機隊，擊墜其「洛克哈德遜」一「豪加 哈利堅」等三十架。

一月廿九日 東海岸部隊進達「芝馬鑾」。中央部隊抵「士丁納」及「阿逸兵邦」攻擊對面之敵 西海岸部隊於小笨珍附近擊碎敵之抵抗

一月卅一日 晚中央方面軍及西海岸軍隊並進抵柔佛新山 準備攻新加坡北方之地。

二月一日 完全佔領柔佛新山 砲擊新加坡。陸軍航空部隊第五十六次轟炸新加坡，使軍港及附屬軍事設施起火焚燒。

二月四日 進至新山之炮兵大隊於午後六時一齊揭開砲擊之火蓋 巨彈如雨落於新加坡要塞。陸軍航空部隊協助地上戰鬥，搜炸新加坡南方海上之敵艦船，使二艘起火。

二月五日 陸軍航空部隊在新加坡附近海上炸沉一萬噸級船一艘 並使六千噸級一艘起火，三千噸級三艘大損壞。

二月七日 另一部隊以牽制敵軍為目的在烏賓島上陸佔領之

二月八日 入夜，總攻擊開始。

二月九日 午前零時十分及二十分（夜半）在柔佛海峽之敵前渡過成功，午後七時佔領丁牙飛行場，牟田口兵團長在第一線受傷。

二月十日 激戰之後旁晚奪取豐高四三七之高地，另一方在新山之軍隊由九日夜起至十日晨強行在柔佛海峽之敵前渡過，攻佔萬代山附近敵陣地。山下最高指揮官進至丁牙飛行場。

二月十一日 擊破據守武吉智馬山之敵並佔領其地 對敵發出投降勸告。

二月十二日 陸軍航空部隊襲擊預備逃走之敵艦船 炸沉滿載官兵之一萬噸級船，並命中九艘。

二月十三日 以武吉智馬為中心之敵主要陣地漸歸我手 旁晚包圍攻擊準備完畢，乃由西方西北方北方三方面發動猛攻。

二月十四日 繼續如昨劇戰，甚為猛烈，敵開始逐漸向章宜方面退却

二月十五日 午後七時五十分 敵無條件投降 新加坡要塞完全陷落

（由日文戰史「馬來作戰」節譯出 原書朝日新聞社於一九四二年

十一月出版

「附錄二」 日方發表馬來作戰戰果

(一) 新加坡要塞攻略戰所收戰果

(一) 俘虜 軍司令官以下總數約七萬三千(將官級二十八名) 尚有傷兵約八千。

(二) 鹵獲品 大威力軍炮及他種炮約三百門，機關槍約二千枝，槍約五萬枝，戰車(包含裝甲車)約二百輛，各種汽車約一萬輛，雙輪汽車約二百輛，彈藥重炮彈及其他炮彈極多，其他軍需資材多數，船舶一萬噸級汽船一艘 五千噸級坦加船三艘 其他大小舟艇甚多。

(三) 我軍(日方)之損害在調查中 自渡過柔佛海峽後我死傷者約三千名。

(二) 馬來作戰三個月陸軍部隊之總戰果(自開戰至三月七日止)

(1) 擊破破機數 擊墜一七一架(內四十六架不確定)，擊破二〇四架，(內六架不確定)

(2) 鹵獲 飛機十架，戰車四七六輛，大炮九九六門，機關槍二八二一枝，槍六二二六四枝，汽車二二九四〇輛，鐵路車輛一八五九輛，船舶二九五艘。

(3) 炸沉破船舶 八十八艘

(4) 俘虜 九七八〇〇名。

(5) 遺棄死屍 至攻入新山為止八二一〇具。

據其後六月七日大本營發表，乃確知馬來方面敵兵力總數約十二萬。其中被擊滅之敵兵力約六師半，其內為英本國兵第一八師，澳洲軍第八師，印度軍第九，第十一共二師，第十二，第四四，第四五之三個旅，馬來軍第一第二兩旅。

鹵獲兵器之中，戰車大炮汽車鐵路車等之多可證明馬來亞英軍有近代之優秀裝備。

俘虜之中有總司令官白思華中將，其他將官級如軍長師長以下約三十名。其中主要者如第三軍長，第一師長，第一八師長，澳洲第八師長，要塞守軍司令官等。英軍俘虜自司令官以下皆收容於漳宜兵營中。

(譯自東京朝日新聞社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出版「馬來作戰戰記」)

林惠祥譯

馬來亞人民抗日軍戰記

馬來亞人民抗日軍是馬來亞全面淪陷後，馬來亞人民抗日武裝隊伍。它由馬來亞各民族優秀兒女所組成，包括着各黨派，各階層的抗日人士，在馬來亞人民抗日同盟會及馬來亞共產黨協助之下，展開敵後的抗日遊擊戰爭。

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的簡史

一九四一年年底，當日軍步步迫近霹靂怡保的時候，馬來亞共產黨認為組織馬來亞人民敵後遊擊戰爭，配合英軍前線的軍事行動是非常有意義的，於是，就在馬來亞共產黨號召之下，各州人民就有計劃的準備組織起來，同時有一百六十五個優秀的民族兒女（多數是華僑愛國青年）自告奮勇，首先報名集中星洲，經短期訓練之後，先後分批深入雪蘭莪，森美蘭及柔佛，團結和訓練人民，建立起人民抗日軍第一、二、三和四獨立隊來。

馬來亞淪陷之後，這四個獨立隊，在萬分艱難的環境下，在物資短缺，疾病侵襲的種種威脅之下，靠着馬來亞人民積極的支持，堅決的領導着人民，展開抗日鬥爭。整個敵後的抗日鬥爭環境廣泛的發展起來，人民抗日軍的組織也逐漸擴大，抗日的隊伍普遍了全馬。人民抗日軍的組織從四個獨立隊發展到八個獨立隊。以下就是人民抗日軍各獨立隊成立的日期和戰鬥的地區：

- 第一獨立隊 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 雪蘭莪州
- 第二獨立隊 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一日 森美蘭州
- 第三獨立隊 一九四二年一月廿日 柔佛州北部

- 第四獨立隊 一九四二年一月卅日 柔佛州南部
- 第五獨立隊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一日 霹靂州
- 第六獨立隊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三日 彭亨州西部
- 第七獨立隊 一九四四年九月一日 彭亨州東部
- 第八獨立隊 一九四五年八月初 吉打州

這八支人民抗日武裝隊伍，包括全馬各民族愛國份子共約七千名。這八支隊伍自從成立以後，就成爲日寇心腹之患。此外，抗日的人民自己組織的抗日自衛團，抗日後備隊，更團結着城市鄉村成千成萬的民衆。

起初的一年

起初的一年，人民抗日軍所處的環境特別困難，一方面是日寇剛好佔領了全個馬來亞，在各地大肆屠殺人民，威迫人民服從它的野蠻統治，一方面日寇配合它的野蠻行爲，宣揚它的一赫赫戰果，用欺騙利誘的方法來收買落後民衆，掩飾它的強盜面目，所以，一部份民衆表示害怕，想以苟且偷安的方法來挨過日子，一部份落後的民衆則對日本存在着多少的幻想。抗日鬥爭情緒不很普遍，也不很高漲，因此，我們人民抗日軍面臨着種種的困難。糧食，物資，藥品，經濟的缺乏，森林的惡劣氣候，營養不足的影響……疾病的傳染，就非常的普遍，我們雪蘭莪的第一獨立隊有一時期，就靠着榴連核過活，柔佛的第三獨立隊有一時期只吃薯薯送開水，柔佛的第四獨立隊一連幾個月單以黃梨和薯葉爲糧食，還有一些隊伍長年吃着木薯粉。沒有油，沒有鹽，沒有米都是很平常的

現象，我們染病身亡的戰鬥員約佔我們幾年犧牲人數總數的三分之一。因此，在最初那年，我們集中主要力量於教育團結和訓練民衆，配合小規模的襲擊行動，打擊日寇的宣傳，克復民衆的害怕觀念，消除落後人民對日寇的幻想。在這一時期內，我們的第一獨立隊數次的襲擊敵營，伏擊敵軍，破壞敵人交通。柔南第四獨立隊的八次戰鬥和襲擊冷金警局之役……雖然規模不大，但都是展開我們戰鬥史的序曲，是我們全面打擊敵人的前奏。從一九四二年二月星洲淪陷後到一九四三年春，我們的隊伍，在廿多次的小戰役中擊斃和擊傷日寇官兵共約六百名。

一九四三年春至一九四四年年底

經過了一年的戰鬥之後，人民抗日力量生長了，人民的抗日鬥爭情緒也逐漸高漲，這種力量的生長大大的威脅了日寇的安全，嚴重的打擊了日寇的統治威信。日寇爲了要掃除它後方統治的障礙物以便它進行全面掠奪來供應它前綫的需要，於是，就在這一期間內有計劃的全面的向馬來亞人民進攻。它的進攻方法可分爲幾方面來說：第一，事實上，它集中強大兵力進攻人民和抗日軍，「肅清」一鄉村，焚燒屋子，圍剿抗日軍。第二，人力物力的掠奪，它每進攻到一地方就掠奪人民財產，包括糧食，及貴重東西，強迫人民替它生產，做工，強抓人民到前線去，毀壞人民田園，強迫人民搬入集中營，企圖用這種種方法來達其圍困抗日軍的目的。第三，在政治上，繼續宣揚它的勝利，挽救它破產了的威信，派出大批情報員，刺探人民抗日鬥爭消息，施行「招安」政策，妄想瓦解人民抗日組織，偽裝抗日軍進攻馬來同胞，製造民族衝突，分化民族團結，以圖削弱人民抗日軍力量。但是，這一切陰謀，都被人民團結的力量，被抗日軍英勇的打擊而失敗了。同時，日寇在這一期間內因害怕抗日軍的襲擊，到處強迫人民替它砍木，將許多城市圍起牆來，但人民給予它的回答是怠工，罷工，反抗！

這些事實有下列各表現方面：

(甲)軍事方面：一九四三年一月日軍一千多名圍剿霹靂波賴的抗日軍，同年八月以空軍轟炸後，實行猛烈的圍攻霹靂美羅，宜力，甲板山，積我山的抗日軍，後來去圍攻金馬崙，一九四三年六月和十月先後二次圍攻柔南第四獨立隊，一九四四年四月和九月以五千至一萬兵力再次圍攻第四獨立隊，空軍配合作戰，施行猛烈轟炸，投彈一百多枚，同年以五千兵力圍攻柔北木略第三獨立隊。這好幾次的圍剿都失敗，同時，抗日軍在各州也展開主動的進攻，無數次的襲擊敵人兵營，破壞敵人交通聯絡，焚毀敵人軍需糧食庫，破獲敵人情報網，特務機關。給予敵人嚴重的創傷。

(乙)人力物力的掠奪：日寇除了在進攻抗日軍的過程中進行掠奪之外，還在各處強抽壯丁，硬抓工廠工人上前線，在霹靂實行戶口登記。在彭亨它要人民供給它四千四百噸米谷，在雪州的吁魯青等地，它要每家人民供給它四千冬谷。但是，人民堅決反對。雪州和霹靂的人民在抗日軍領導下，表現了空前的英勇，古毛吉彝沙戩等地人民不賣米蔬或什糧給日寇，或故意將糧食毀壞，白沙羅的人民一度抵制，不做生意，炭山工人堅決退工，吉彝打鐵工人一致罷工，印工燒毀日寇儲藏庫，雙溪威俟船工人也不做工。霹靂人民普遍展開反搬家，反封鎖鬥爭。日寇的戶口登記冊被抗日軍沒收焚毀。壯丁工人逃跑的不知其數。抗日軍也搶救了不少被捕的壯丁(如柔南炎廊)。

(丙)「招安」政策：日寇這一政策全面失敗。後來，它爲了掩飾自己的失敗，僱用了許多鴉片鬼，化裝抗日軍，到警局去「歸順」，公開表演「招安」的醜劇。日寇的卑鄙無耻可見一斑。

從一九四三年春至一九四四年年底日寇的「圍剿」，掠奪，進攻「招安」等等陰謀失敗之後，它的面目更加明顯的暴露出來了。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之前

一九四五年二月之後，聯軍開始從印度運來軍需藥品武器，抗日軍

的戰鬥力于是更加強大了。人民的團結程度也比前時期來得趨強。抗日軍積極的準備着聯軍反攻時的戰鬥。日寇的危機却逐漸加深：前線不斷的失敗，後方人民抗日力量日益嚴重的威脅。日寇慌忙的準備戰爭，但要在馬來亞準備戰爭就必須先肅清人民抗日力量。于是，日寇一面在各地建築防禦工事，一面向人民進攻，在中馬北馬一帶，它繼續強迫搬家，「肅清」鄉村，在柔佛一帶則進行民族挑撥，公開武裝馬來同胞，煽動民族衝突，鼓勵華巫同胞互相殘殺。對抗日軍的進攻則採取小規模的遊擊戰術，化裝平民深入山林，進行偷襲。在雪州的古毛叻思，在柔佛的和平港，老杞等地，它都是採取上述方法。它的目的是要破壞人民抗日軍在聯軍反攻前夜的準備工作。

然而，事實證明日寇的計劃又是失敗了。人民的鬥爭更加英勇。廣大人民把糧食獻給自己的武裝隊伍，無數的青年，熱烈加入抗日軍，廣大人民接受軍事訓練，不替敵寇服務。抗日軍展開主動的戰鬥，如雪州第一獨立隊主動地襲擊各大小城市敵人駐紮地，第五獨立隊消滅敵人特高科的特務機關，第三獨立隊五月的全面行動，第四獨立隊六月在笨珍之役都有効地擊退了敵人的攻勢。

同年六月底，日寇實行有計劃的全面「肅清」抗日軍行動。它調集了許多精銳部隊，騎兵，坦克，沿公路部署其兵力。七月中旬，全面「肅清」宣告開始。它們化裝平民，暗藏武器，深入山林，襲擊抗日軍駐紮地。這個進攻連續了三個星期，直至日寇宣佈投降時始從山林撤退。進攻的結果，除了燒掉民屋及屠殺了無辜人民之外，抗日軍並沒有遭受任何嚴重損失。

復員之前

日寇投降之後，英軍未接管之前，抗日軍各獨立隊奉中央軍委會命令接管全馬各大小城市。在這一時期內抗日軍完成了下列幾件工作：

第一·配合人民抗日同盟會，召集了各州人民代表大會，成立人民

委員會，負起治安，救濟及恢復交通的工作。我們救濟了無數的難民，安定了初期混亂的狀態。

第二·協助英政府逮捕了許多日寇逃兵和附敵份子。

第三·監視日寇俘虜做工，看守敵人遺留下來的糧食庫等

在我們管理之下，各地強盜完全絕跡。人民安居樂業，特別是在彭亨東部，我們的第七獨立隊接管了該地約三個月，地方秩序非常良好。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抗日軍各獨立隊奉中央軍委會命令，全體復員。復員之後，爲了繼續團結退伍同志，聯絡感情，互相學習，及爲人民服務起見，雪州都建立退伍同志會。

收容了盟國戰士

幫助和收容流落于鄉村及山林中的聯盟國戰士是我們抗日軍任務之一。在幾年中——特別是在一九四二年之役，許多的英澳，印軍戰士于失敗時來不及撤退，又不願向敵投降，就都流落于農村和森林，有一部份被日軍搜捕後槍殺，有一些我們聯絡到的就被收容起來。據不很完全的統計，我們全馬各獨立隊一共收容了七十多位聯軍戰士。

我們雖然處在極端困難的環境里；但我們格外的優待他們。在我們能力作得到以及環境允許的情況下，我們都替他們預備特別的飯菜，雞蛋，肉類，牛奶，咖啡，麵粉。尤其是當他們生病的時候，我們更加苦心注意（例如流落于霹靂的查普曼先生）。

然而因森林氣候的惡劣，生活習慣的不同，他們大都染病身亡。有幾個因不慣生活而離開，後陷入敵手，所以生還不過十多個。

在這十多位中有七位是美國空軍戰士威爾遜少校等（一九四五年二月空襲星洲時飛機被日軍擊墜下墮），有幾位是英軍特派留在敵後的工作者，後因糧食缺乏及環境困難而在抗日軍隊伍里，如查普曼先生（Mr. Chapman），和大膠園經理奎利先生（Mr. Quayle）英國女僑（民在第七獨立隊）。這十多位都在日寇投降前後被遣送回英國去了。

三年半的戰績

在這三年半的鬥爭過程中，我們全馬各獨立隊與敵人發生了三百四十多次戰鬥。（其中二百多次是主動襲擊敵人，破壞敵人大規模圍剿十多次）。在這三百多次的戰鬥中，我們擊斃和擊傷敵軍官兵五千五百多名。在同一時期中，我們全馬抗日軍病死，陣亡及不知下落者在一千人以上。

假如拿我們和日寇比較，有許多條件是我們不利，但也有許多條件不利于敵人。舉例來說：敵人兵力比我們大，火力比我們強，訓練比我們好，經驗比我們豐富，它們又佔據了許多軍事據點。然而，敵人是法西斯侵略者，沒有人民擁護，兵力雖大，但戰鬥情緒低落，且戰綫很多，力量分散，我們有馬來亞人民幫助，而且和整個國際反法西斯鬥爭配合。敵人火力雖然是強，武器雖然是多，但我們住在山林，敵人重武器不易發揮火力。我們是本地人，熟悉地理，容易破壞敵人交通，容易毀壞敵人軍火庫。

我們戰鬥原則是「主動」，「積極」，「靈活」和「堅決」。在這幾個原則下，運用「化整為零」和「化零為整」。具體點說：就是在我們不利的情况下，有計劃的適當的分散離開火綫，避免與敵人作正面衝突，避免打硬戰，配合擾敵，誘敵，「聲東擊西」的方法迷惑敵人視綫，創造對敵不利條件，出其不意的給予打擊。就是在有利于我們的情况下，迅速集中兵力，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方法，打擊敵人。現我們列舉幾次大規模的戰役。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五日敵人向雪北烏魯音地區第一獨立隊屬下的部隊進攻。那天早晨敵人即先建立其作戰指揮部于烏魯音火車站，部署其兵力，形成一個長約廿五英里的包圍圈。下午三時日寇二百名兵就開始進攻。當時，敵人的一切行動我們早就知道。我們就將隊伍分為五組，分別在各山崗上埋伏，果然不出所料，敵兵也分

五路向我們進擊。三時卅分第一路敵兵就中了我伏擊，其他各路敵人也先後走進我們埋伏圈，遭我打擊。至下午七時敵人狼狽退出，估計是役敵死傷，當在一百餘名。

當時，我們估計敵人在第二天必然會再進攻。于是當天晚上，我們先分配隊伍戰鬥任務，先佔領數處更加有利于我們的地形，并在路上埋好炸藥。第二天早晨七時敵人增添兵力至五百人，再度來犯。一路敵人踏中我們炸藥。一路于山谷里受我們山頂機關槍猛烈掃射，敵人連衝三次，均不得逞。綜合二天戰鬥，敵人死傷當不下二百餘名。

一九四四年九月敵人分四路進攻柔南第四獨立隊。他們進攻的目標在天吉港。敵人來勢洶湧，并且帶來許多亞答木板，準備建營長駐當地。我們避免與敵人作正面衝突，將隊伍適當的分散到外圍去。用少數兵力于夜半三更，偷襲駐在天吉港的敵人，有時乘他們吃飯時間，開槍擾亂，弄得敵人日夜不安。有一次焚毀他們幾千張阿答和木板，搬去他們七張帆布牀。同時，我們外圍的隊伍又四出襲擊敵人營房，破壞敵人橋樑，鐵路，截擊其運輸車，使企圖圍困我們的敵人反遭我們圍困。于是，敵不得不派一部份兵，從天吉回到哥打和新山去。可是，這消息被我們知道了，所以，我們迅速集中兵力，佔領有利地形，佈置地雷和炸藥，準備掃個痛快。卅日中午敵人手泗色路上果然中我們伏擊，死傷一百左右。十月二日下午一時左右，一隊敵兵，取道玻璃城，退出古來。于「才成一山中的芭洋」上也中我埋伏，死傷一百餘人。

抗日軍的日常生活

我們人民抗日軍用我們自己的手，開闢自己的操場和運動場，建造自己的宿舍和課堂。我們每天吃二次，蕃薯木薯是基本的糧食。雖然我們的物質生活是那樣的辛苦，我們的處境是那樣的艱險，可是，我們每

個戰鬥員精神上却很快樂。我們隊里的生活作風是 嚴肅 緊張 活潑戰鬥。現把我們日常的生活簡單作一介紹：

(一) 政治方面：我們每天晚上舉行一次晚會。用討論，座談，演講或辯論的方式研究政治或時事問題。每週舉行一次生活檢討會。誠懇地互相批評檢討。

(二) 文化活動：各隊有戲劇組歌詠隊識字班或國語研究班的建立。有些部隊組織拉丁化新文字研究班 對於掃除文盲，獲得很好成績。各隊都出版自己的壁報。

(三) 軍事方面：軍事訓練佔了我們日常生活大部份時間 水準較高的一些同志，有時研究一些軍事理論。有時發動各種軍事常識的學習競賽，提高大家學習興趣。

(四) 體育方面：我們都根據實際情形來決定體育的形式 通常都是以打籃球，踢足球 跳高，跳遠，爬山，游泳最為普遍。

(五) 娛樂方面：有時，我們每天有半小時的軍事遊戲。每週舉行一次聯歡會，各分隊小隊平時所學的歌曲或練習的戲劇都在這聯歡大會上唱演。這類大會常常反映出同志們生活上的活潑以及同志間的友愛。我們的聯歡會同時是教育同志的場所。

所以，我們日常的時間，都很少會浪費。而同志們在這緊張的生活中日益進步起來，日益堅強起來，這就是我們隊伍能夠鞏固的基本原因，也是保障我們戰勝敵人的條件之一。

人民抗日軍對民衆的教育

人民抗日軍時刻不會放鬆暴露日寇的欺騙宣傳，暴露日寇的強盜面目，教育廣大的民衆。我們對民衆的教育有幾種不同的方法。例如：經常召開軍民聯歡會，軍民遊藝會，開辦義務學校，出版街頭壁報及手印小型報紙，分析日寇每個時期的政策，介紹聯軍反法西斯勝利消息，指示人民團結鬥爭的道路。這類小型報紙，包括人民抗日會及馬共所出版

的全馬共有廿多種。

在霹靂有：「人道報」(華文)，「北馬戰線」(華文)，「馬來亞之聲」(英文)，「人民呼聲」(巫文)，「自由呼聲」(印文)。

在雪州有：「抗日先鋒報」(華文)，「自由呼聲」(英文)，「自由報」(印文及巫文)。

在森州有：「大眾報」(華文)。

在柔佛有：「抗日新聞」(華文) 「大眾報」(華文) 「抗日新聞」(巫文)。

在彭亨有：「人民報」(華文)。

在檳城初期有「公道報」(華文) 星洲有「自由報」以及「解放報」(中英文版)。

這些報紙一方面團結和領導着成千成萬的民衆，另一方面無情地暴露日寇陰謀詭計，將日寇欺騙宣傳擊得體無完膚，領導着人民向着抗日鬥爭勝利的大道邁進。

一九四六年八月五日

——馬來亞人民抗日軍退伍同志會總會稿

馬來亞淪陷期間的經濟

一 五千萬元的奉納金

七七抗戰爆發，海外華僑敵愾同仇，對抗戰踴躍捐輸。義捐的總數，可抵銷軍費的三分之一（見南僑回憶錄）。馬來亞華僑為海外華僑籌賑救亡的領導中心，尤有不可泯滅的功績。因此，日寇攻陷新嘉坡後，除了檢舉華僑實行集體屠殺以洩憤怒外，還強迫華僑繳納「奉納金」一萬元，這筆鉅款由全馬華僑分捐。各州的數目如下：

新嘉坡	一千萬元	雪蘭莪	一千萬元
吡叻	八百五十萬元	檳城	七百萬元
馬六甲	五百五十萬元	柔佛	五百萬元
森美蘭	二百萬元	吉打與	一百萬元
彭亨	五十萬元	玻璃市	三十萬元
丁加奴	二十萬元	吉靈丹	三十萬元

這五千萬元的「奉納金」，由偽組織華僑協會負責徵募。限於一九四二年四月廿日繳交。

當時，馬來亞各地發生通貨緊縮的現象，主要的原因是：一，由於英軍撤退得太快，北馬各地銀行的存戶，許多來不及提款，也有許多因兵荒馬亂，為安全着想而不敢提款，因此現款短缺。二，戰爭期間，乘火打劫的贓物，於戰事平息後紛紛拋售，吸收了許多現款。

在這青黃不接的時期，要徵募五千萬元，的確是一件困難的工作。華僑協會決定照財產的估價抽若干巴仙為「奉納金」，新嘉坡分捐的一千萬元，按財產的估價抽八巴仙已可湊足。柔佛，森美蘭，吉打與玻璃市，彭亨，吉靈丹，及丁加奴，因為分捐的數目比較少，都能及時募足

。但馬六甲雪蘭莪與吡叻，則遭遇了極大的困難，其中尤以吡叻為最。吡叻華僑協會雖會三令五申，發出嚴重的警告，但八百五十萬元的數目，仍無法湊足，甚至按戶口徵募，每口至少三元，結果仍不敷四百萬元。最後由華僑協會向正金銀行告貸，每月付息約二十萬元，才將八百五十萬元的「奉納金」繳納。

全馬五千萬元的奉納金，延至六月廿日始繳出。其中二千一百萬元是由正金銀行借來的貸款。

經過這次的打擊，華僑的經濟幾乎瀕于破產。這筆冤債什麼時候才能與日寇清算？

二 壟斷政策下的工商業

日寇對馬來亞的工商業，以會社及組合的形式，實行壟斷。軍部所委託的會社或組合，得任意收買民間的產業與商品，而民間的一切生產物，均須按官價售與政府。在這種情形之下，工商業完全操縱在日寇的掌握中，由它任意剝削與宰割。

規模宏大的會社，多數是日本財閥的組織。馬來亞各地設立的會社，是由日本分設而來的，它們的任務是配合日寇軍隊，在佔領區實行經濟榨取的政策。

馬來亞重要的工業，都由日寇軍部委託會社或組合管理。馬來亞豐富的錫礦資源，由軍部委託財閥集團的三井礦山，東洋礦山，日本礦業，順安砂金等株式會社從事開採及收買。膠樹則由昭南護謨組合經營，收買工作由千田商會及東印度殖產株式會社專利。這兩個專利機關，在

各地委託商店按官價收買。因此，當地華僑的膠園錫礦等，在日寇控制下，因定價過低，而無利可圖，幾乎完全停頓。縱有繼續經營，亦奄奄一息，毫無生機。

至於商業方面，主要的出入口貿易，均由會社或組合專利；又因制海權操在聯軍手中，海洋交通受封鎖，交通工具缺乏，馬來亞祇能與鄰近的蘇門答臘與暹羅等地發生貿易關係。同時日寇當局之限制，嚴酷異常，官場貪污，已相習成風，除與有權勢之日寇或特務機關勾結，實行公開走私外，正當的出入口商業，實如鳳毛麟角。

至於淪陷時期所謂新興工業者，都是半封建的手工業，規模之小，毫不足道，多數是製造代用品，如紙，牙刷，化妝品，樹膠油，香烟之類。

在金融方面，日寇在各主要城市設立許多銀行，濫發軍票，造成馬來亞表面的繁榮，日寇以沒有準備金的廢紙，吸收馬來亞人民的血汗金錢與財物，并僱傭馬來亞勞工從事於工商業的壟斷與剝削。及至戰事結束，英軍不流血接收馬來亞，突然宣佈軍票作廢，馬來亞人民幾乎都破產了！

三 物價高漲與通貨膨脹

日寇佔領馬來亞，不到六個月，物價高漲的現象已逐漸明化，促成物價高漲的原因，主要的有下列四項：一，軍票的濫發，即通貨膨脹；二，投機商操縱物價；三，部隊與會社競爭收買物資；四，聯軍反攻影響軍票信用。

一，軍票的濫發——日寇在馬來亞發行的軍票總數，究竟共有多少，連日寇本身也不確知，故甚難加以統計，最初發行的軍票，都印有號碼，如M A 一〇〇〇〇一，M B 一〇〇〇〇〇一之類。軍票與叻幣價值相等，同為合法的通貨。至一九四二年九月間，軍票發行的數量已相當可觀，市面的叻幣已告絕跡，軍票的號碼也消逝了。票面祇印有羅馬字母

，如M C M D等。在一九四三年以後，甚至有一部分軍票連羅馬字母也省掉。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百元的軍票開始在市面流通，通貨膨脹更趨惡化。日寇投降前，千元軍票已經印好，準備發出，其濫發的程度，由此可想而知了。

二，投機商操縱物價——因為聯軍對海洋的封鎖嚴密，輸入馬來亞的物資，一天一天的減少，在部隊與會社搶買之下，自一九四三年以後，市場上公開售賣的輸入貨品，幾乎完全絕跡，所存的都流入黑市場中。在投機商人操縱下，物價與時俱增，通貨也隨着膨脹了。

三，部隊與會社競爭收買物資——日寇爲了補給廣泛戰場的需要，通過軍管理與會社的形式，大量收買原料物資，舉凡礦場膠園的原料工具，以及機械器材，甚至日常用品，都在搜買之列。因為部隊與會社缺乏調整與合作，彼此競爭，不惜大量拋出沒有準備金的香蕉票，吸收民間的物資，結果刺戟物價的飛躍。一九四二年六月間，各種工業原料平均較戰前貴十倍，一九四二年杪，增加至二十倍，及至一九四四年，物價的指數平均已增加到一百倍以上了。

四，聯軍反攻影響軍票信用——在淪陷時間，除少數漢奸走狗外，馬來亞人民對聯軍的反攻與最後勝利，始終具有堅強的信心。日寇的報章不時透露聯軍反攻的消息，人民對日寇的崩潰，都相信是時間的問題，對於毫無保障的香蕉票，自然缺乏信心了。同時因爲不時傳說，聯軍克復的區域，日軍不是大大的貶值，就是作廢，所以當軸心國特別是日本，軍事失利的消息傳出一次，物價就激漲一次。B 2 9空襲馬來亞一次物價也跟着飛躍一次。德國投降以後，日本的命運愈爲明顯，多數人都相信軍票的命運將與日寇同歸于盡。於是，或搶買物資，或盡情揮霍，通貨的價值更見低落了。

四 物價對策及其效果

日寇當局企圖抑遏通貨膨脹惡化，會配合政治的高壓政策，採取下

列五項步驟：一，增產運動 二，儲蓄運動 三，發行彩票 四，設立賭場，五，加徵稅率。

這五項步驟施行的結果，都完全失敗。

增產運動——日寇自佔領馬來亞後，不久就推行增產運動，以求自給自足，主要的動機是：一，日寇預料戰場擴大，海軍實力不足，馬來亞遲早將受封鎖，外來糧食勢必間斷及受阻，為未雨綢繆計，須實行增產；二，增產的結果，糧食物價當會下降，通貨膨脹可以抑遏。日寇為了擴大宣傳增產運動，曾在各大小城市鄉村，舉行農業展覽會，生產競賽會，設立生產獎勵金等，鼓勵人民種植米糧與短期農產物，如蔬菜，蕃薯，芋，木薯，花生，玉蜀黍等。

人民對於增產運動的反應，并不見踴躍，政府於是採取強迫的手段，首先將配給的米糧一減再減，取消郊外居民的配給，并揚言「不從事增產就是不合作」，強迫人民種植。一九四四年六月，組織「勤勞奉仕隊」，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又頒佈「男子就業限制法令」，規定凡操侍役，店員，電話生，洗衣工人，娛樂場職工，小販，廚師，裁縫等職業的男人，年齡在十八歲以上及五十歲以下者，須一概轉業務農。不然將被迫參加義勇軍，兵補，特別警察，軍隊勞工，於是許多壯丁被迫改業，前往移民村種植。

增產運動失敗的原因，有：一，大部份馬來亞居民向來不是務農的，且缺乏農業常識與完善的工具；二，人民深信聯軍不久將重返馬來亞，故無長期種植的必要；三，糧食實際上并不缺乏，在擁有特殊勢力的商人與日寇勾結下，運米源源運來，米糧充裕。

一九四五年六月以後，甚至連人民敷衍政府的種植及勤勞奉仕也逐漸被忽略，而當局也祇好裝聾作啞，不予計較。

儲蓄運動——軍政監部公開宣佈，政府發起儲蓄運動，目的在於「吸收游資，以建立貨幣更穩固之地位」，同時，儲蓄運動亦被認為是「爭取勝利」的一種努力。為達到此目的，軍政監部採取變管齊下的辦法：一，銀行定期存款，二，郵政儲蓄。前者由「馬來銀行家協會」主辦

，後者由「馬來大日本政府郵政儲蓄銀行」推動。凡是資產階級及規模相當的商家，都在「勸告」之下，在銀行開一戶定期存款。公務員及會社職工及一般小市民，亦在「勸告」下，按月由薪水扣出若干巴仙，存入郵政儲蓄銀行。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五日，「馬來銀行家協會」發動第一期儲蓄運動，目標是六百萬元。結果在四個月之內，定期存款已超過八百萬元。數月後發動第二次，成績達二千七百萬元。一九四四年，又展開第三次儲蓄運動，這次目標是二萬萬元。人民在「勸告」下儲蓄的成績，竟達二萬七千萬元。據官方的統計，截至一九四五年三月卅一日，定期存款的總數，合計四八六，二九〇，〇〇〇元。郵政儲蓄的成績，截至一九四五年七月，存戶數目共五二三，八一四戶，存款數目共三三，三五九，九七六元。事實上，這存款對於遏抑通貨膨脹，猶如杯水車薪，無濟于事。香蕉票仍然滿天飛，人民在「勸告」下，踴躍儲蓄，是為了避免意外麻煩而已。

發行彩票——軍政監部於一九四三年八月發行汎馬性的「興南彩票」，定期每月發行一次，每期五十萬張，每張一元。頭彩獎金五萬元，總獎金十五萬元，盈餘的三十五萬元，據宣佈，悉充「建設與發展社會福利」的用途。彩票由銀行，政府機關，社團，學校，會社，組合，商店等，公開發賣。一九四五年，檳吡雪三州又先後發行州彩票，每張五元，總獎金較興南彩票多六倍，共三十萬元，因此比較受歡迎，政府宣佈發行州彩票的目的是用於「慈善事業」，并藉以「吸收游資」。

這些彩票所能吸收的「游資」不過是滄海一粟。人們購買彩票，三五百張一次並不算一回事，同時也不寄予多大的希望，縱會中獎，所得的獎金也沒有重大的意義，因為通貨膨脹已高到可怕的程度！

開設賭場——開設賭博與販賣鴉片，同是日寇麻醉人心的統治政策。馬來亞淪陷後，第一家賭場於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間在怡保出現。汪逆精衛的親戚某氏，是日寇時期馬來亞公開賭場的鼻祖。其後全馬各地亦相繼設立。日寇欲藉開設賭場以增加稅收，及麻醉人心，這是事實，如

果真的欲藉公開賭博以「吸收游資，抑止通貨膨脹」，則是大大的失敗。以彩票及賭博來制止通貨膨脹，無異於飲鴆止渴，效果適得其反。

提高稅率：日政府藉口「從事福利建設與吸收游資」，會再三增加各項稅率，至一九四五年七月，稅率增加至戰前的一百巴仙至四千巴仙不等。以捕魚稅為最高，茲列表如下：

項目：	增加百分率
捕魚稅	四〇〇〇巴仙
女招待及花稅	二〇〇〇巴仙
巴利小販執照	一九〇〇巴仙
茶樓餐室執照	一一〇〇巴仙
醫生執照	一〇〇〇巴仙
販賣舊貨執照	二〇〇〇巴仙
電影娛樂稅	五〇〇巴仙
森林出產稅	五〇〇巴仙
旅館稅	五〇〇巴仙
招牌稅	四〇〇巴仙
小販執照	三〇〇巴仙
攤檔執照	一〇〇至三〇〇巴仙
自來水	一〇〇巴仙

受增加稅率影響最大的是漁夫和小販。影響之下，糧食物價激漲因此，增加稅率非但不能吸收游資，甚而刺戟物價的上漲。

綜合上述各點，證明日寇對物價與通貨的對策，都是飲鴆止渴的辦法，結果一敗塗地。

——彭友真

(附錄) 淪陷期間馬來亞物價工資調查表

下表譯自 M. I. ya Up. id Dow 一書。乃以怡保一地市價為根據。查怡保物價在淪陷期間比較馬來亞其他都市為廉。就其他都市而言，大約擡椰嶼高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吉隆坡高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新加坡高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五。下表所標月份，係指各該月之月底。

類別	單位	一九四一年 十二月	一九四二年 十二月	一九四三年 十二月	一九四四年 十二月	一九四五年 七月	一九四五年 八月
糧食類							
暹米	每斤	六占	五角	二元五角	八元二角	三十六元	七十五元
白糖	每斤	八占	八角五占	三元八角	十八元	七十二元	一百二十元
暹鹽	每斤	一占半	二角五占	二元	九元五角	二十二元	二十八元
椰油	每斤	一角	二角五占	一元	五元四角	十八元	五十二元
豬肉	每斤	四角八占	一元二角	四元	二十二元	二百元	二百八十元
牛肉	每斤	三角二占	一元一角	三元六角	十八元	一百八十元	二百六十元
蕃薯	每斤	二占	八占	二角	一元四角	六元五角	十八元
蛋	每粒	三占	一角	二角八占	一元二角半	八元五角	三十五元
魚(次等)	每斤	二角二占	四角八占	四元五角	二十五元	四十元	六十元
鮮牛乳	每瓶	一角半	二角二占	六角半	四元五角	二十五元	四十五元
藥品類							
MB六九三	每片	八占	四角	十元	六十五元	二百十元	二百八十元
阿德匹靈	每片	五占	二角	三元二角	十三元五角	三十五元	六十五元
奎寧粉	每磅	二十元	四十五元	七百元	三千元	七千元	九千元
MAB梅毒	每劑	一元五角	二元	四十元	一百元	四百五十元	七百元
注射劑	每包五片庄	一角	二角半	四元	十五元	二十八元	七十五元
阿士匹靈	每片	一占半	五占	四角半	一元七角半	五元半	八元

馬來亞概述

萬金油	半盎士庄	四角半	六角半	三元	十五元	三十五元	四十五元
日用品類	單位	一九四一年	一九四二年	一九四三年	一九四四年	一九四五年	一九四五年
洗濯用皂	每條	十二月	十二月	十二月	十二月	七月	八月
線	每個(四百碼)	一角二占	三角半	二元八角	二元八角	五元七角半	三十五元
英國布	每碼	九占	五角半	二十二元	五十二元	一百七十元	三百二十元
印度布	每碼	四角八占	二元半	十四元半	四十五元	三百二十元	五百元
蚊帳	每幅	二角	一元六角	五元半	二十元	二百十元	三百五十元
木屐	每雙	五元半	二十元	一百五十元	七百五十元	二千元	二千七百元
膠鞋	每雙	八角	一角八占	二元二角	八元半	二十元	三十元
襪衫	每雙	六角半	二元半	十七元	四十五元	一百五十元	二百元
皮鞋	每雙	一元半	三元七角半	四十五元	二百五十元	六百元	一千元
木炭	每雙	五元半	二十二元	一百五十元	四百五十元	二千元	二千五百元
電器類	每担	二元七角半	四元半	三十七元	二百十元	五百元	五百五十元
電線	每碼	五占	七角	三元半	五元半	九元半	十二元
燈泡	每個六十燭光	四角半	七角	二十五元	六十元	一百八十元	二百十元
冷藏庫	每個	五百元	六百五十元	一千八百元	六千元	一萬七千元	三萬五千元
風扇	每把三十六寸	九十元	一百十元	三百五十元	八百五十元	二千五百元	四千元
電池箱	六瓦特	十七元	二十五元	三百五十元	一千八百元	六千元	七千五百元
不動產類							
膠園(甲等)	每依吉	三百元	四百元	六百五十元	八千元	三萬五千元	五萬五千元
店戶	每間	六千元	七千元	二萬二千元	十八萬元	四十萬元	五十五萬元
洋樓(連空地)	每間	一萬元	一萬二千元	二萬五千元	二十萬元	七十五萬元	八十五萬元
奢侈山類	單位	一九四一年	一九四二年	一九四三年	一九四四年	一九四五年	一九四五年
鴉片	每管(一分)	十二月	十二月	十二月	十二月	七月	八月
外國勃蘭弟酒	每瓶	四角	一元	二十元	一百十元	三百二十元	四百五十元
外國香烟	每罐	四元半	八十五元	二百五十元	七百五十元	四千五百元	六千五百元
		七角半	三元半	三百元	八百五十元	一千八百元	二千五百元

大 戰 與 南 僑

本地烟草	每担	二百元	四十元	五百元	一千七百元	一萬二千元	一萬三千元
紙牌	每包	一角半	一元半	八元半	六十元	七百五十元	一千元
派克自來水筆	每支	二十五元	七十五元	二百五十元	一千五百元	四千五百元	五千五百元
純鋼手鏢	每隻	四十五元	八十五元	三百五十元	二千八百元	六千五百元	一萬元
鋼琴	每架	四百元	六百元	一千五百元	一萬二千元	二萬五千元	四萬元
交通用品類							
羅里外胎輪	每條	六十五元	九十元	一千五百元	二萬五千元	五萬五千元	七萬五千元
羅里內胎輪	每條	四元半	二十元	二百元	二千五百元	六千五百元	八千五百元
脚車外胎(外國製造)	每條	一元七角半	六元半	九十元	一百七十五元	二千五百元	三千五百元
樹膠油	每加倫	無	二元	十六元	四十元	一百十元	一百六十元
汽油	每加倫	八角半	三元半	二十五元	五十五元	一百六十元	一百八十五元
潤滑油	每加倫	七角	二元三角	四十元	一百十元	一百七十五元	二百二十元
貴重品							
純金	每兩	一百二十元	一百六十元	二千四百元	三千八百元	二萬八千元	四萬八千元
鑽石	每克拉	二百元	三百元	九百五十元	四千二百元	四萬五千元	六萬五千元
叻幣	一元	一元	一元二角半	三元	八元	三十元	四十五元
運輸費類	單位	一九四二年	一九四二年	一九四三年	一九四四年	一九四五年	一九四五年
羅厘車	每担每英哩	十二月	十二月	十二月	十一月	七月	八月
牛車	一載	一角	二角	四角半	一元半	三元半	六元半
巴士車	每哩	四角	六角半	二角半	十元	三十五元	六十元
工資類							
機械工	每日	二元	三元	七元	二十五元	七十元	九十五元
木工	每日	一元六角	二元	六元	三十五元	八十元	一百三十元
搬運工	每日	八角	一元半	三元半	十五元	七十五元	一百元
傭工	每月	十元	十五元	二十元	四十五元	一百五十元	二百五十元

日本壓迫下的馬華經濟

一 兩大產業的破壞

馬來亞經濟以樹膠錫鑛為兩大骨幹，全馬膠園面積約三四四二六四九英畝（歐人經營者佔百分之七十，我僑佔百分之廿九）佔全世界產量約一半，列第一位。卅年前，僑胞在馬所營錫業，佔全馬產量百分之八十，第一次歐戰後，歐人以現代技術相爭競，我僑遂落伍下退，降為百分之三十強矣。雖所佔成份不大，而華僑工商經濟企業之榮枯隱然視此二業之隆替為轉移。

日敵南侵後，以海洋上面航綫之伸展深感船舶不足，故急就錫鑛場之鐵船，拆卸其發動機，裝置小汽船，破壞甚厲。例如，吡叻州境內之華人錫鑛約四百七十處，而破壞較輕能於最近期間復工者僅卅處而已，其他規模較大者，全馬四十四處錫鑛中，十三處預計須待至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始能復工，廿二家更須待一九四七年後始能恢復原狀，五家則非遲至一九四八年不成，餘三家已成焦土；復工已成絕望。

至言膠樹，則淪陷中之三年半，苟非停割荒蕪，即為斬伐作薪，或砍膠樹以種雜糧。以柔佛州而論，已斬伐原膠樹百分之二至五。大膠園之熟練工友，又多數被日敵徵赴暹羅開山築路，餓斃病死者甚多，人力物力之損失，為數不貲。

二 現金與物資的損失

現金 則敵精剝髓 竭澤而漁 先之命全馬華僑籌五千萬之奉納金

，在板城又繼以獻金，下令商號呈報原資本額，即依此數勒令獻出，竭澤而漁，非予華商全部破產不已也。馬六甲則於第四度天長節前，令出入口殷商繳獻三百四十餘萬，為鞏固防務基金。

初期通貨，新舊並用，迨後則日軍用票，與日俱增。據廣橋，日敵在馬來亞濫發鈔票，在接近降伏數月，每日增加六百萬，不負責，不簽字，無水印，無號碼。

全馬一大部份舊鈔珍寶，由毫無準備金之日鈔吸收換存之於南方開發金庫，於是，而所謂家饒戶足滿篋盈箱者盡係軍鈔。有禮拜拜神者，以其幣價貴，故焚日軍用角票以代，其所耗之值，轉較冥幣為廉。

僑胞所經營之蔬菜園，果園，以及其他薪炭，魚類一切必需日用品之零賣小商人，又在在受組合限制，各產品由組合用至賤官價收買，統制買賣，集中配給。交通運輸，梗阻為難，法令所限，不特本州與外地貨源不克交流，即一州之中，有時亦難有無相通。例如森美蘭州，素以出產蔬果著名，其價甚廉，美市即大貴。凡物一經組合轉手，輒假藉勢力暗售黑市，坐獲厚利。敵軍隊所需，一呼即百諾，民間消費者需求，往往列隊困待，竟日不達目的。民衆怨歎悲憤，小商人難博微利，一片叫苦聲慘不忍聞。

三 所謂糧食增產的效果

馬來亞半島之稻作農業，在戰前本祇許土人為之，其面積約為七五三二〇畝，（英畝，下同）收穫量年約三四一四五噸。旋試驗改良，提倡增產，但距實際需要額，尚少百分之六十六，故年須從暹越緬輸

入六五八六五三噸以挹注之。

日寇佔領後，海上交通受聯軍潛艇封鎖關係，舶來糧食，不能一如預期。敵軍政監部，遂主張就地舉植，自給自足。三年之中，增闢新地包括已斬伐及已種植者計四十三萬畝，達預定計劃擬開七十二萬五千畝之六成而已。民國卅三年雖已斬伐而尚未墾種者，計廿六萬畝，已種作物之面積計十七萬一千畝。其中水稻二二〇九六畝，陸稻四三〇一六畝，雜穀六〇七二畝，甘薯及木薯一〇三九六畝。若以地域分論，種水稻之最多者，為雪蘭莪八五〇〇畝，彭亨五〇〇〇畝，霹靂三四〇〇畝，柔佛二九〇〇畝。陸稻則柔佛二三〇〇畝，霹靂九八〇〇畝，雪蘭莪五〇〇〇畝，彭亨二九〇〇畝。玉蜀黍，芋，粟等雜糧及甘薯木薯，柔佛三八〇〇畝，雪蘭莪三〇〇〇畝，馬六甲一三〇〇畝，霹靂九〇〇畝。

四 飢餓線上的掙扎者

惟鳥道獸跡，原野榛莽之區，多被山豬蹂躪，田鼠暗竄，山雀空襲，防不勝防。病虫害上加害，既無示範農場及專門人才之指示，又缺約物與工具以祛患預防，故就一般言，收穫量大都低劣不堪。以作者所躬耕之海泉農場為例，所領四十八畝之廣土，以人謀不臧，風土惡劣，害鳥虫獸之為禍，僅種一半面積而已。而即此已種植中地之二畝許稻田，自播種至收穫，歷時半年，僅得百餘斤穀。第二次以二畝弱，收六百斤許。第三次三畝許得一千斤而已。欲求自給自足憂憂乎難，不得不喝稀粥，吃甘薯以調劑之。每一住民每月所配給之米，在昭南時代，始為廿斤，繼則為遞減至八斤，女人小孩尤少。在柔佛，在森美蘭等州，雪蘭莪州市內住民尚有配米四斤，市外全無，勢必至全恃雜糧充飢。黑市米價高，每担漲昇騰至八千元許，能有幾人可吃。木薯甘薯及葉，米碎，在戰前為豕豕犬之食料也，今則養人，食而甘之，求且不易得矣。故肌黃骨瘦，形容枯槁，面目黧黑之空腹人羣，觸處可見。半人半鬼，營養

不足，缺乏維他命而羅脚氣病，濕瘡疥者特多。街頭巷尾之乞兒餓殍，窮形苦相，不忍卒觀。芙蓉巴殺內，常有屍橫陳，昭南道拉實街公廁，標明日人專用公坑，而偏有窳人子，自縊於其內，為惡作劇之諷刺。

吳體仁

日本濫發軍票與搜括物資一斑

一 軍票濫發數目

關於日本在馬來亞濫發軍票一事，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新加坡海峽時報載有同月八日吉隆坡一則通訊如下：

當英政府民政官員接管此聯邦首都時，日政府交出大量成堆之軍用票，即所謂「蕉票」，票面約值五萬萬元，重約三百噸。

日軍財政官出一地圖，指示該軍票所在之地點，以告英軍方財政顧問官麥法茲典上校 (Col. Mac Fazdean)。據云此種款項甚多，不虞缺乏。

有數處倉庫中堆積此種軍票至於上抵屋頂，又在普度監獄 (Pudu Gaol) 中之地窖，亦堆積散張之軍票，其高至膝，其票面價值不一。麥法茲典上校以此等無價值之大量廢物，乃填塞寶貴之貨倉，擬付之一炬云。

日軍政府管理馬來亞財政之官吏似幾於完全不曉經濟學之基本原理，甚至今日尚不知彼等濫印此等多量軍票，亦不能解決其所有諸問題也。

在一九四一年馬來亞英政府之貨幣委員會 (Malayan Currency Commissioners) 所發馬來亞通貨共達二萬一千九百八十萬元叻幣。日本人估計日軍政府在佔領馬來亞期間共印發，七十萬萬至八十八萬萬元之軍票 (7,000,000,000—8,000,000,000)。

日軍政府管理通貨官吏，經英軍民政官員質問時，答云彼等對於所印發軍票，亦只有粗略之觀念。據云彼等極難阻止各軍隊附設之流動軍

票印刷部之自印。由軍隊之流動印刷部所呈上之唯一報告只言明所用去之紙之重量，而日軍政府之通貨管理官則據此以估計其數目。此項「蕉幣」經英軍政府拒絕承認其價值後，已全成廢物。

二 搜括物資政令

日本統治馬來亞時期如何搜括華僑物資，可由下列幾件政令，窺見一斑：

(一) 馬來監令 第十二號

關於依據重要物資等統制令之生活必需物資之販賣限制之如左。

昭和十八年九月一日 馬來軍政監

關於生活必需物資之販賣限制

別表所載之生活必需物資，如地方長官指定其販賣方法時，非依其方法不得販賣。

附則

本則自公佈之日起施行

馬來監令第十號一關於生活必需物資之臨時措置一茲廢止之，但關於本則施行前所作行為之適用罰則，在本則施行後仍有效力。

別表

一，棉織系，棉縫系，人絹縫系 (編者按系即線)。

二，棉織物，人絹織物，毛織物及以前項之系類織製之交織物。

三，以前二項所載之物資製成之衣料，物品 (包括手巾及毛巾) 及寢具用品。

四、自轉車及自動車用之外胎及內胎
五、各種洋紙類。
六、左列之藥品類：

1. Acetarsolum 2. Arseno benzolum 3. Em tinum hydrochloricum 4. 鹽酸嗎啡 5. Nec-A seno ben olum 6. 藥用酸鹽 7. 藥用硝酸 8. 藥用硫酸 9. A thymorphi um hydro 10. Alcioidum Opi hydro 11. 哥羅仿 12. 鹽酸柯加因 13. 藥用苛性加里 14. 藥用苛性蘇打 15. 阿色頓 16. 藥用醋酸 17. 藥用硼酸 18. 麻醉用以脫 19. 藥用寒天 20. 過錳酸加里 21. 加加阿脂 22. 橄欖油 23. 苦味丁幾 24. 鹽蒲羅加因 25. 磷酸哥低因 26. Mercurio chrom 27. 藥用阿摩尼亞水 28. Oxydolum 29. 赤血鹽 30. 黃血鹽 31. Pepton 32. 甲醇 33. 化學用酒精 34. 碘 35. 洋創膏 36. 化學用磷酸

(二)馬來告示第卅八號

關於依據重要物資等統制令暫定的禁止生活必需物資移動之件

馬來亞監令第十二號一關於生活必需物資販賣限制之件」之別表所載物資，迄地方長官指定之日止，其間不得移動。

馬來亞軍政監 昭和十八年九月一日

(三)昭南特別市告示第二百六十八號

關於生活必需物資販賣業者指定辦法事。

(一)馬來告示第十二號，關於生活必需物資限制販賣事，另表所登載之生活必需物資，凡欲申請為指定販賣業者，(以下稱指定商)應照下列各事項繕就申請書兩份，向昭南特別市長提出。

- (1)申請者之姓名住所及國籍
- (2)營業所之所在地及商號。
- (3)馬來告示第三十九號分類物資所持有之數量及價格
- (二)申請為指定商者，須與下列條件相符合
- (1)已遵照馬來告示第十號，生活必需物資臨時措置令第三條規定提出正當報告者。

(2)馬來告示公佈時，已有營業店舖 公然經營生活必需物資販賣業者。

(3)切望繼續營業為忠實之指定商者。

(三)凡不合以上條件者 或無意為指定商者 應照下列呈報昭南特別市長。

(1)姓名住所及國籍。

(2)馬來告示第三十九號，分類物資所持有之數量及其所在地前次所報告之物資，可由政府購買。

(四)為便利申請者，預備上列兩項報告書起見，前日官憲封條可以撤去，但所有物資應妥為保管，以待政府批准派定指定商，或將物資購買。

(五)凡對馬來告示第三十九號，所定規格等有疑點者 請親到萊佛士不來街(即土庫街)三十號，昭南交易物資統制組向政府囑託員查詢便可。此佈。

昭南特別市長 昭和十八年九月十九日

三 布類一項的搜括

華僑物資之被日人搜括者，僅棉織品一項 在新加坡即有可驚數目。據新加坡中華總商會一董事所言，日軍於投降前二星期，特派軍警沒收我僑及印商之棉織品及其他布類。當時華商被沒收者有二百二十五家，官價二百七十餘萬元，若照一九四六年上半年市價計算，當在二千萬元左右。下列報上新聞，亦足供參考：「日寇南侵後對南洋各種物資，無不極力搜括。各種組合，即為日寇搜括物資之御用機關。新加坡我僑日用雜貨商人，自一九四二年八月廿日起日政府發佈棉織物統制令後，所存布料，概被查封。嗣更利用僑日用雜貨商組合統制棉織品買賣，遂使布價飛騰，竟漲至每碼五六百元之巨 於人民生活打擊極重。日寇投降前半月，更依所謂公價強迫收買全市棉織品，統計被收棉織品，公價總

值爲三百五十餘萬元，黑市時價則值三萬萬五千餘萬元。以故該途商人，多有因是破產者。所幸此批棉織品，賣出者僅有小部份，大部份則仍儲存於絲絲街物資配給組合內。因此，該途商人咸認是項存積之棉織物，概爲我僑棉織商人多年血汗之結晶，自應物歸原主，不容喪失。一

枷鎖統治與奴化教育

一 軍政監部所設的枷鎖統治

馬來軍政監部，初設昭南島，繼遷往霹靂之太平。行政機構，一改再改，無非應付戰局之推移。昭和二十年（即民國卅四年）四月一日起，實行產業政制重編，分企劃，工業，食糧，農商，礦產，五科，期達成作戰目的。補救其先天之不足。

五月廿日在馬來軍政監部會議室，「開催」全馬總務部長會議，軍政監部方面計有川原軍政監，梅津總務部長及各部科長，關係官等，各州政廳方面，計有雪州石口總務部長，及各州總務部長與關係各科長等出席會議。決定「把握民心」，設置現住民輔導機關，每州設一輔導官，分別遴選當地少壯之願與協力者為輔導員。復擴增軍政要員至第一線工作，謂「欲滲透軍與政之融和，刺探民意，上達官方，或將政情下傳，予以啓蒙指示」。其牽制住民之法，則利用美名，實行綽縛，禁網森嚴，動輒得咎。設欲協警制，亦有所謂自警團者，一者名異實同。

過去協警人員，懵然不識大義，甘作敵人鷹犬者，固不乏其人，而具有天良，祇因迫於無奈，作違心之工作，而暗自疾首痛心者，亦大有其人。自警團之嚴施連保制，猶如枷鎖。茲以雪州所頒法令為例，照錄其要點如下，藉見重重牽制，毫無自由可言。

(一) 每一市鎮、商埠或鄉村，俱有自警團站崗之設立。如該市鎮商埠或鄉村，無辦法可設立站崗時，得施用其他辦法代替之。

(二) 自警團站崗有區，分區及班之別。

(三) 每班大概以十家合成組織，每分區以十班組成。而每區則以十分區組織之。如分區與其情形，不容許可時則作別論。

(四) 所有家長，及十八歲至四十五歲之男子，居於任何市鎮，商埠或鄉村者，皆成爲自警團員，如任何人不在上述說明之適齡內，於特別情形下，亦將委任爲負責自警團之各種職務。

(五) 自警團員所負職務如下：

(甲) 維持「治安」及「秩序」。通力避免所有各種刑事「罪犯」之舉及行爲。

(乙) 協力幫助防禦偵探工作。

(丙) 盡力傳達總部發出之命令。及報告等情。

(丁) 設立家庭制。

(戊) 關於維持「治安」「秩序」等事。

(六) 自警團員須注意如下各事：

(甲) 須嚴防共產黨活動行爲，「敵人」秘密機關偵探。

(乙) 如查獲有人幫助，或與共產黨人「敵人」秘密機關偵探及其他不軌之徒來往，務宜將此等人從速報告當局。

(丙) 如查獲有人暗中藏匿犯徒，或暗中幫助此輩須即將此等人報告當局。

(丁) 如查獲暗中藏匿槍械、子彈及其他危險器械。須即將此等人報知當局。

(戊) 如查獲危險之事物。而有阻礙公共之「治安」與「秩序」須將其情報知當局。

(七) 自警團員如不將上述情事報告。或自警團員有觸犯下列各事

在該班內之團員，俱不能辭其咎。

(甲) 與共產黨「敵人」秘密機關或偵探來往或加入活動

(乙) 藏匿刑犯或援助或串同觸犯刑法之舉。

(丙) 藏匿刑犯或援助或串同觸犯刑法之舉。

(丁) 藏匿刑犯或援助或串同觸犯刑法之舉。

(戊) 藏匿刑犯或援助或串同觸犯刑法之舉。

(己) 藏匿刑犯或援助或串同觸犯刑法之舉。

(庚) 藏匿刑犯或援助或串同觸犯刑法之舉。

(辛) 藏匿刑犯或援助或串同觸犯刑法之舉。

(壬) 藏匿刑犯或援助或串同觸犯刑法之舉。

(癸) 藏匿刑犯或援助或串同觸犯刑法之舉。

(甲) 藏匿刑犯或援助或串同觸犯刑法之舉。

(乙) 藏匿刑犯或援助或串同觸犯刑法之舉。

(丙) 藏匿或幫助他人收藏軍火、子彈，及其他危險利器
(丁) 工作或企圖有絕大危害「治安」「秩序」。

(八) 家長或其離開後之代表者，須即由其各班之班長 將下列所說明報告其所屬最近之警察署(分署或警局)。

如該地設有分區長者 可將下列甲與乙節，報告分區長 或無分區長時即報告班長。

(甲) 任何人如非家人之一，寄宿或寓於該屋者。
1，姓名。2，年歲及性別。3，國籍。4，職業。5，住居
住地名。6，與家長之關係。7，居住或寄宿理由。8，居住久暫。

(乙) 任何家人或團員，如擬住別處寄宿或居住：
1，姓名。2，年歲及性別。3，國籍。4，職業。5，擬往住宿
之家長姓名住址。6，與該家長之關係。7，寄宿或在外住宿理由。8
，住宿之久暫。

(丙) 任何家的團員有死亡逃走或失踪。
1，姓名。2，年歲及性別。3，國籍。4，職業。5，與家長之
關係。6，去世或失踪之年月日。7，去世或失踪之原因。8，去世或
失踪之前後環境。

(丁) 如任何人擬更換住址：
1，姓名。2，年歲及性別。3，國籍。4，職業。 更換地址
理由。6，更換地址之年月日。7，擬更換地方之住址。

二 奴化教育

敵軍政監部中，設有文教科，對我人精神思想之束縛壓抑 無微不至
奴化毒化，雙管齊下，大概有如下述：

(一) 普通公學

普通公學，在所謂昭南島一地，初名為華文學校 係公立性質 一
部為某街或某路私立學校，由華僑協會請求而設，經費由華僑校董負責

自籌，比較尚可得一息自由。詎知不久即一律強迫改為普通公學，教師
有不滿而去者，不許辭職。課程內容，初尚有漢文課可教，繼將漢文
改為方言，每週祇二節，每節四十分而已。各級功課，幾全為日文。又
須舉行「宮城遙拜」，奉讀「大詔」，甚且時間標準，亦依東京，紀年
用「昭和」或「皇紀」，不許用中華民國，不許掛國旗。

(二) 高等公學

不論州立市立，均為四年制，收普通公學之畢業生，與普通公學同
，均以馬來語，中國語，印度語為隨意科，教授用語，純取日語，僅得
以現地語為補助教授而已。

(三) 實業學校

甲種實業學校，修業年限四年，乙種一年，普通公學畢業生 得入
肆習 學農工粗淺技能。名目雖美，實猶藝徒之類，淺薄不堪。

(四) 師範學校

州立師範，本科二年，養成普通公學之奴化教員，又有練成科六月
，就當地原有教員校長，加以訓練。更有養成科，一年畢業，為臨時教
員之養成。其設施無不表現其淺薄無聊。

(五) 上級師範學校

該校為軍政監部直轄，始設於淪陷後改名昭南島之新加坡，繼遷雪
蘭莪州之加彭。本科修業二年，養成師範學校中學校教員，或行政人員
。又設幹部訓練科，一年或六月畢業。受訓者，為普通公學教員，據該
校訓練科鄭君所談叙，略稱：學科教授可云絕無僅有，一味命令我們操
苦工，飯食粗糲劣，外衣不許洗浣，謂為勤修苦行。雨天無事，每督
令搬移校具出入，謂可習勞。最可惡者，對中馬印三民族同學間，恆肆
其簧占，離間挑撥，如對土人云：「馬來亞者馬來人之馬來亞也，何以
到處華人如此其衆。」對印度學生特別施以小惠。對華僑員生，分外加
以白眼諷刺。凡此種種之個別擊破 無非妄思造成鶴蚌相持之勢，冀自
收漁翁之利而已。

吳體仁

南僑籌賑工作概況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在中國北方蘆溝橋，發動了侵略中國的戰爭，南洋華僑領袖陳嘉庚先生，在新加坡組織一新加坡華僑籌賑祖國難民委員會。這個組織，名義上是籌款救濟中國戰區的難民，而實際是支持抗戰的。他是將全部的款項，交與重慶國民政府，任其自由分配。因為新加坡及全南洋，都是歐洲列強的殖民地，在其對日本保持中立國之關係時，是不許華僑有公開的籌助中國戰費的活動的。自陳嘉庚發動了這個支援中國抗戰的運動，南洋各地華僑，聞風響應，都各有其同樣的半公開的組織和活動。其所推行的地域，有如：菲律賓，越南，暹羅，緬甸，馬來亞，蘇門答臘，爪哇，西里伯，婆羅洲等處，香港也在其內。各地的籌賑運動，只菲律賓較為自由，各地籌款的方式，是無定期的特別捐，及有定期的常月捐，貨物出入口捐，貨物報効，紀念日賣花，各項遊藝會賣票……及其他各種隨時隨地的捐款。籌賑會的工作，不但是勸募捐款，同時還強烈地展開抵制日本貨的運動，打擊日本海外市場，其功效尤為顯著。一九三八年十月，由重慶中國政府的同意，各地華僑的擁護，陳嘉庚更組織了一個「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各地籌賑會，自此行動更加整齊，工作更有效率。這個總會，也設在新加坡，陳嘉庚被舉為主席，巴達維亞的華僑聞人莊西言，菲律賓的華僑聞人李清泉被舉為副主席，作者便在這時被任為總會的秘書。這一個組織的發展，更把全南洋一千多萬華僑的救國運動聯繫起來，合為一體。

總會凡有一個新的策動，便通令各地，按照計劃推行，各地每個月直接匯交中國政府的捐款，也對總會作一個報告，總會依據各地的報告，統計起來又轉行傳示各地，而以互資激勵。因此各地華僑，無不熱烈踴躍，推進其工作活動。總會在一九三八年十月新組織時，曾召集過各

地代表，開過一個成立大會。一九四一年三月，重行選舉，又開過一次代表大會。至一九四二年二月日寇攻掠馬來亞，這一個偉大的南洋華僑支援中國抗戰的運動，終於在悲痛的局面下停止了工作。前後四年多的時間內，籌交中國政府的中國法幣，總數約在四萬萬元，當時是新加坡幣十五元比中國法幣一百元。此外對於中國抗戰人力和技術的支援，則有三千名汽車司機手和一千餘名志願青年從軍的勸募。滇緬公路許許多多的熟練司機人員，有超過半數是南洋的華僑而由新加坡出發去的。

這個半公開式的籌賑總會，論其組織的系統，上面是遙受中國國民政府行政院的領導，下面則有南洋各地華僑籌賑會的支持。對於由蔣夫人宋美齡女士發動的勸募兵士寒衣的運動，蔣委員長發動的募購奎甯丸以及其他大宗藥品的運動，中央軍事委員會運輸局呼籲募購大型卡車的運動，都會盡過最大的責任，收着巨大的效果。又曾以二百萬元的投資，在重慶創辦中國製藥廠，將其製出的西式藥品，盡數交給軍政部運赴前線救治傷兵和難民。其他如撥款支援薛岳將軍的傷兵農藥區，李漢魂將軍的難童教養院，中國紅十字會的救傷經費，都是很顯著的事實。

本文只能作這樣一個簡略的追述，因在日寇佔領南洋期間，一切文件，無法保存，參考材料，都已失去，較具體的一切數目字已記憶不來，這是作者很抱歉的。

李鐵民

「附錄一」南洋華僑籌賑成績概況表

下表為民國廿八年，廿九年 及三十年中華僑籌賑成績概要。款數係以當時國幣為單位。當時匯率平均為國幣十五

大 戰 與 南 僑

區 域	華 僑 數	每月平均義款	每月每人平均
菲 律 賓	十四萬	七十萬元	五元
馬 來 亞	二百三十萬	四百二十萬元	一元八角
緬 甸	四十五萬	五十四萬元	一元二角
荷 印	一百六十萬	二百六十萬元	一元
越 南	四十五萬	二十餘萬元	五角
英屬婆羅洲及暹羅		十餘萬元	
共 計		七百三十四萬元	

元對新加坡幣一元

附言一

暹羅華僑或云多至五百萬，但其中有一大部份不識華文華語，殆已與暹人同化，且多屬華暹之混合血統。至純粹華僑，約有一百餘萬。過去因暹羅政治關係，故華僑籌賑成績不如人意。

附言二

賑款以每月七百三十四萬元計，一年為八千八百餘萬元。此外匯為紙幣基金，可發四倍之紙幣，即三萬五千二百三十二萬元。據前軍政部長何應欽氏在參政會報告，民國廿八年全年戰費為國幣十八萬萬元，據此則南洋華僑籌賑所得之款約可占戰費五分之一。據陳嘉庚氏估計，若香港與越南等地華僑對於籌賑稍加努力，則海外華僑義款，每月不難增至一千三百三十萬元，佔戰費三分之一。此外華僑匯寄家費回國，對抗戰中之祖國經濟亦有重大之裨益。據陳氏估計，在抗戰最初五年，華僑所匯義捐家費共為國幣五十萬萬元，義捐不過十分之一，其間匯率最高時為民國廿六年新加坡幣五十二元等於國幣一百元，最低時為民國三十年新加坡幣十二元等於國幣一百元。

關於華僑籌賑一事 陳嘉庚氏所著「南僑回憶錄」已有

比較詳細之敘述，故本篇僅舉其概要。本篇所載關於籌賑數字，即根據「南僑回憶錄」所載，合應聲明。

「附錄二」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

組織大綱

第一章 名稱

本會定名為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

第二章 宗旨

本會宗旨列左：

甲，聯絡南洋各屬華僑研究籌賑方法，策動救亡工作。

乙，籌款助賑祖國難民，並倡導集資發展祖國實業，以維難民生計。

丙，積極勸募公債 推銷國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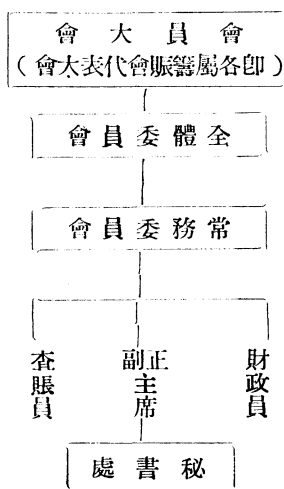
第三章 會址

本會會址設在新加坡××街門牌×號

第四章 組織

本會會員以團體為單位，凡南洋各屬華僑籌賑會或與籌賑會同等性質之慈善機關，概得為本會會員

本會組織系統如下：



第六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即南洋各屬華僑籌賑會代表大會）為最高機關。

第七條 本會以南洋各屬華僑籌賑會或與籌賑會同等性質之慈善機關現任正副主席或與主席同等職位之人員及出席代表大會代表為當然委員，組織委員會。

第八條 本會設主席一人，副主席二人，財政員一人，查賬員一人，常務委員十六人，共廿一人組織常務委員會。

第九條 本會常務委員會得聘請海內外聞人為名譽會長

第一〇條 本會設秘書處主任一人，秘書若干人組織秘書處 以上各職員、除秘書處人員外概為義務職。

第五章 職權

第一條 會員大會職權列左：

甲。選舉常務委員，正副主席，財政，查賬等職員。

乙。接受各屬會及本會執委會常委會暨各職員報告。

丙。審核及決議各屬會提案。

丁。決定各種進行大計。

戊。對於溺職誤公之職員得提出彈劾 惟須經出席會員三分之二之通過方能成立。

第二條 全體委員會職權列左：

甲。接受常務委員會報告。

乙。決議常務委員會所未能解決事件

丙。策劃本會一切應興應革事宜。

第三條 常務委員會職權列左：

甲。接受主席及其他各職員報告

乙。決議主席所未能解決事件。

丙。策劃本會一切應興應革事宜

第四條 主席職權列左：

甲。執行會員大會 執委會及常務委會議決案

乙。主持本會一切會務。

丙。對外代表本會。

丁。督促各職員執行其任務

戊。聘任秘書處人員。

己。策劃本會應興應革事宜。

庚。徵詢各屬會之意見以為會務設施之參考

第十五條 副主席職權列左：

甲。協助正主席主持本會一切事務。

乙。正主席未能執行其職務時得代行其職權

第十六條 財政員職權如左：

甲。掌管本會一切進支款項。

乙。編製本會各種賬目結冊及徵信錄。

丙。隨時公佈經收各屬會託匯賑款或債款

丁。編訂本會經費預算並設法籌募。

第十七條 查賬員職權列左：

甲。稽核本會一切進支及經收賬款或債款賬目 查明無訛

須即簽押，以示負責。

乙。向主席及本會各種會議報告查核賬目情形

第十八條 秘書處職權列左：

甲。掌管本會一切文件。

乙。處理主席及各職員交辦事件

丙。担任本會各種會議紀錄。

本會各項會務凡經主席認為事體重大未便單獨處決者，得函商副主席，財政員及查賬員同意執行之，如正副主席及各職員均不便處決者，得通函各地常務委員以多數同意行之，倘主席各職員及常務委員多數認為不能處決時，則召開執行委員會或會員大會解決之。

第六章 選舉

第十九條 本會執行委員以各屬籌賑會或與籌賑會同等性質之慈善機關

現任正副主席，或與主席同等職位之人員及出席代表大會代表爲當然委員，倘有任期告終或中途退職者，由各該屬會改選充任之，同時並須呈報本會備案。

第二〇條 本會常務委員正副主席，財政員，查賬員概由會員大會（即各屬籌賑會代表大會）選舉之，如會員大會未能集合開會時，得由主席寄發執行委員名單通函本會全體會員（即各屬籌賑會），限期徵選，選票集齊時，由主席函請附近執行委員至少二十一人集會，開票揭曉之。

第七章 任期

第二一條 本會執行委員無固定任期概隨各原代表機關之現任期間而定之。

第二二條 本會常務委員 正副主席 財政員及查賬員任期以二年爲限，期滿得連選連任之。

第八章 會議

第二三條 會員大會每二年由主席召開一次，遇必要時得由主席或會員五單位以上之請求召開臨時會員大會，開會時以全體會員三分之一以上出席爲法定人數（每單位得視各該地情形酌派代表二人至十二人，但每單位只有一表決權）。

第二四條 執行委員會會議無定期，遇必要時得由主席或執行委員三十人以上，請求召開之，開會時以全體委員人數三分之一以上出席爲法定人數。

第二五條 常務委員會會議每年舉行一次，遇必要時得由主席或常務委員五人以上請求召開之，開會時以過半數出席爲法定人數。

第二六條 會員大會開會時，以主席爲臨時主席，秘書處人員爲臨時紀錄，執行委員會及常務委員會開會時概以主席爲當然主席。

第九章 經濟

第二七條 本會經費由總會所在地籌募之 遇必要時得向各屬會徵募

附 則

第一條 各屬會須逐月將經匯義款及債款之額數 滙寄日期與滙交機關報告本會。

第二條 本會須逐月將各屬會滙款數目呈報祖國政府 並列告各屬會

第三條 各屬籌賑機關如有委託本會代滙款項或代轉消息者 本會應接受辦理。但所需費用應由該委託機關負責。

第四條 本組織大綱經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後施行之，如有未盡善處，得由會員大會議決修改之。

南洋代表大會於通過總會組織大綱後並選出總會第一屆職員 其名表如下：

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第一屆職員名表

- 正主席 陳嘉庚 副主席 莊西言 李清泉
- 財政員 林文田 查賬員 曾紀宸
- 常務委員 何葆仁 陳振賢 王泉笙 李光前 陳肇基
- 陳三多 李振殿 侯西反 陳延謙 陳占梅
- 梁榮南 黃重吉 周獻瑞 劉玉水 李孝式
- 黃益堂

**第
二
篇

新
嘉
坡**

星洲華僑抗敵動員總會記略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進攻馬來亞之砲聲一響，華僑輿論界

，即一致熱烈表示願協助英國抗戰。在重慶之中國當局，亦向英國大使表示，謂英國政府如認為必要，則中國政府當命令華僑與英協力抗日。

英國大使將此意轉達於新加坡總督湯馬士，湯馬士立即覆電表示贊成，並致熱烈之謝意，於是山當時身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之蔣介石將軍電令

中國駐新加坡總領事館，傳達命令華僑協助英國抗戰之意。華僑各界，咸望陳嘉庚出而領導，英國當局亦認此事非陳氏領導不可，故於十二月

廿六日，特派要員與陳氏接洽。十二月二十八日，湯馬士總督在督署召開會議，邀請陳氏及華僑各界重要份子出席，當地政府重要長官，亦多

到會。會中總督對於陳氏允許領導華僑動員，特申謝忱。十二月三十日，華僑各界代表開大會於中華總商會，正式成立星洲華僑抗敵動員總會

，選舉總會委員多人，並決定設會址於武吉巴梭路晉江會館。十二月三十一日總會委員舉行第一次會議，分配工作，結果推定重要職員如下：

主席 陳嘉庚

總務部主任 葉玉堆

(副主任劉玉水等)

勞工服務部主任 林謀盛

(副主任劉牡丹等)

保衛團部主任 鄭吉悅

(副主任黃奕歡 陳錫清)

民衆武裝部主任 林江石

(林爲共產黨員 副主任申國民黨黨員担任)

宣傳部主任

胡愈之 (副主任唐伯濤、邵宗漢)

此外各部尚有職員多人。(上列職員，係憑記憶所及。職員名單在淪陷期間不便保存，故不能將全部職員姓名記載於此，至爲抱歉！)

在星華抗敵動員總會成立之一九四一年年底，馬來亞北部江山，經已淪陷敵手。敵軍於十二月十五日即渡過吡叻河，於十二月三十日攻破

金寶障地，迫英軍退至仕林河。在東海岸方面，於十二月三十一日進佔關丹。一九四二年一月初旬，星華抗敵動員總會方努力進行工作，英軍

當局之軍事會議，已秘密決定退守柔佛，於是中馬重鎮吉隆坡，於一月十一日陷落敵手。至一月十五日，柔佛北部即已成爲戰場。然華僑抗敵

動員總會仍然繼續工作，深望有反攻之一日。一月卅一日英軍完全退出馬來半島，於是新加坡攻守戰開始。總會一部份重要人員，鑒於種種事

實，知新加坡不能堅守，乃向當局商索進行証，離開新加坡。陳嘉庚於二月三日赴蘇門答拉。至是總會工作告一段落。

總會歷史雖僅幾星期，然其工作表現，計有下列諸端：

一、勞工服務部應政府之委託，招募華人勞工，供政府應用。平均每日達二千人至三千人，工資由政府付給。

二、保衛團由市區及住宅區挑選人員爲團員，每街道設站崗一處至三處，由團員輪流守衛，其任務除維持治安而外，且担负防空及救護種種工作。團員係義務性質，每月每人僅領津貼費十五元，(事實上只敷

夜間吃點心之用)，另設專任之隊長若干人。團員人數約爲三千，故會請求當局發給鋼盔三千頂，因鋼盔發下遲延，故實行站崗亦稍遲。

三、民衆武裝部所募華僑義勇軍，數目共約三千，於一九四二年二

月一日正式組成者計一千人。原希當局早日發給槍械，以便實地訓練，經一再交涉，於英軍全部退守新加坡時，始得舊式步槍一千枝。日軍於二月八日深夜在新加坡登陸，華僑義勇軍助英軍至戰二月十三日，突奉英軍當局命令解散，蓋是日英軍當局開會，已決定投降。（後因在爪哇之英國遠東軍總帥魏爾電令英軍抵抗至最後，故英軍延至十五日始實行投降。）

此外總會中之總務與宣傳各部工作，亦均有相當表現。陳嘉庚氏且嘗親身至軍港向工人演說，以振作工人精神。當時敵機對於軍港等地，每實行密集之轟炸。當號令一發，若干敵機即將炸彈一齊卸下。當地工人在彈雨之威脅下，日漸減少，然經一度宣傳，大部份復源源復工。

華僑義勇軍本身，自認為在陳氏領導之下，惟陳氏不欲居此領導之功。此事原委，有可得而言者。初英政府當局請陳氏領導華僑動員，陳氏嘗一度謙辭。繼當局謂除陳氏而外，實無第二人可任此職。陳氏乃謂動員工作至為廣泛，有彼能力所能担任者，亦有非彼所克勝任者，願政府明示欲彼担任何項工作。當局乃指出宣傳抗敵，徵募勞工，及組織義務警察三端。陳氏謂一二兩端當不難行，組織義務警察，亦可試辦，於是乃接受當局所請。其後總會中人多主張武裝民衆，陳氏則抱持穩重態度，以爲須權衡利害得失，不可造次實行。其意以爲義勇軍若不經相

當訓練，則等於驅市人而戰，於心殊不能忍；若欲經相當訓練，則恐糧不濟急，不如注全力於上述三項工作。討論結果，多數卒贊成成立民衆武裝部。當時民衆抗敵情緒之熱烈，於此可見一斑。

新加坡華僑抗敵動員總會，除致力反抗日本之侵略，參加此曠古未有之世界反法西斯大戰，尚有一事，亦值得一提。即此總會爲當時華僑各黨各派與無黨無派之大聯合陣線，其敵愾同仇之精神，團結一致之氣象，有足垂爲模範者。總會職員除無黨無派者外，有國民黨員，如勞工服務團主任林謀盛是，亦有共產黨員，如民衆武裝部主任林江石，與保衛團副主任陳錫清是。林謀盛氏於新加坡淪陷後，乘英國潛艇到馬來亞爲抗日之活動，不幸被捕，死於獄中。林江石與陳錫清二人，亦均於新加坡淪陷後被敵所殺。此三君者，所屬黨派雖不同，其爲值得表揚則一也。

英國政府於日軍進攻馬來亞之際，對於華僑政策，頗有進步之轉變。陳嘉庚氏之要求同意召返前此因抗日活動而被驅逐出境之華僑，且大赦政治犯，甚至由總督請政治犯中之重要者參加十二月二十八日之總督署會議。華僑抗敵動員總會當時之所以能治各黨各派於一爐，蔚爲華僑大團結之盛觀，與當局之開明政策當不無關係，此亦值得一提者也。

子岡

(附錄一) 日軍進攻馬來亞初期

華僑協助英軍史蹟

日本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在世界史上再寫下了一頁無可饒恕的野蠻國家的罪惡史，那便是偷襲珍珠港進攻馬來亞的所謂太平洋戰爭。今者聯合國已經把這個東方法西斯打倒了，牠所造放的罪行，將逐漸由聯合國予以嚴厲的懲罰，這且不必說牠。現在要敘述的，是在牠進攻馬來亞的初期，華僑協助英軍守禦馬來亞的一個偉大運動的史蹟。這個運動的高潮，雖然在當時跟着英軍的失守馬來亞而低落，可是在以後日本軍隊佔據馬來亞三年半中間，一部份英勇的華僑還在內地的山林地區和各小城市，進行游擊戰爭，使日本軍和在中國北方的淪陷區內吃盡中國游擊隊的苦頭，一樣地束手無策。這個運動是可以大書特書的。

日本軍進攻馬來亞的砲聲一響，新加坡英國總督湯姆斯爵士，立時把許多在地的華僑聞人，請到總督府來，這三人中，有國民黨人，有共產黨人，也有無黨無派的人。其中最爲人們所注目的，便是這位無黨無派的愛國老人陳嘉庚先生。英國總督對陳嘉庚說，他希望華僑組織一個抗敵動員會，協助英國守禦馬來亞，而這個機構的領袖，是要他老人家出來担任的。同時他已許可國民黨共產黨都有合法的地位給牠們公開的自由。以協助陳嘉庚這個抗敵動員會的組織。在會前，聽說重慶中國政府也發來一個電報，給中國總領事館，要全體華僑協助英國。

「新加坡華僑抗敵動員會」組織了，主席陳嘉庚而下，分設 總務，財政，勸募，調查，宣傳，各部。最主要的，牠爲着更適應戰時緊急情勢的需要，特別組織了一個保衛團，協助維持新加坡全市的治安。又一個勞工團，招募成千成萬的勞工，逐日供應政府及軍部對於軍港，飛機場各項緊急的勞役，又組織一個民衆武裝部，成立抗日義勇軍。

在組織的初期，請求英軍配給服裝和槍械，并要求所有華僑抗敵義勇軍應與英軍一樣待遇，不料這二點都得不着英政府圓滿的答覆，英軍部表示中國人的生活程度和英國人不同，待遇可以節儉些的，每一義勇軍的月餉，大約是限定新加坡幣一十八元左右。槍械呢，是在日本軍隊迫近柔佛橋的二月初旬，新加坡已在敵人砲火射程中，情勢臨於最嚴重的關頭了，然後發出。那時英軍已從馬來亞內地撤至新加坡。眼見抵抗是萬分困難了，而負責維持新加坡市區治安的人民保衛團，手裡所拿的，也不過是一根木棍而已。華僑抗敵動員會，和英政府一再接洽，眼見得新加坡沒有防守的把握了，一般重要職員終於離去新加坡了。

陳氏離開新加坡沒有幾天，日軍已由柔佛海峽爬上新加坡島上，長驅直進，以入市郊，這時華僑抗敵義勇軍、總領到一小部分的槍械，於是高揚中國旗幟上前線，破天荒第一次予日本軍一個意外的回擊！這雖似一針興奮劑，可是英軍整個戰略的撤退工作，已在執行，終也無以挽回新加坡失陷的劫運。

其後，日本軍於佔領新加坡期間，這一支華僑抗敵義勇軍，表面上是消沉下去了，實際上正如中國古代詩人所說的：「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在三年半後日本軍投降了，世界上都知道馬來亞有一個人民抗日軍，堅強英勇，建立了抗日的偉大功績，這便是三年前新加坡華僑抗敵動員會所遺留下的一點根苗吧。

李鐵民

(附錄二)

星洲戰時文化界之一角

一·星華文化界戰時工作團(簡稱文工團)

自敵人在哥打峇魯登陸後，從祖國南來的文化界諸先進如胡愈之，王任叔，劉尊祺，王紀元，沈茲九，郁達夫，楊驥，曾先後召集當地一部份進步文化教育界人士，在南洋商報同人俱樂部舉行座談，對當前時局，及如何動員後方民衆參加抗戰工作，交換意見。經過幾次討論後，大家都認爲時局日益嚴重，動員民衆工作完全沒有展開，而文化界應負起後方精神動員的責任，於是決定在十二月下旬，假直落亞逸愛同學校，召開全星文化教育界座談會，交換對動員後方文化界參加抗戰工作的意見。那天出席座談會的人數異常踴躍，計代表書業界出席的陳岳書，王叔暘，包思井等。教育界代表彭丙卯，莊奎章，王任叔，汪金丁，陳如舊，朱香卓，鄭明，許志傑，陳仲達等。新聞界代表胡愈之，郁達夫，王紀元，張楚琨等。文化界代表楊驥，沈茲九，高崗等，美術界代表林學大，施香沓，管戲劇界和音樂界代表多人。結果即席商定組織星華文化界戰時工作團。接着便由籌委會召開星華文化界戰時工作團成立大會。大會由郁達夫先生擔任主席，即席舉出胡愈之，郁達夫，莊奎章，王叔暘，張楚琨諸先生爲文工團常務委員。同時爲要趕緊展開動員後方民衆工作起見，議決：(一)限期成立戰時人員幹部訓練班。(二)組織若干口頭，戲劇，歌詠宣傳隊。

當時文工團內部組織機構如下：

- 團長：郁達夫 副團長：胡愈之
 - 秘書：彭丙卯 郭後覺
 - 訓練部長 莊奎章 組織部長 張楚琨
 - 宣傳部長 王任叔 總務部長 王叔暘
- 文工團的抗戰工作成績 最優異的要算是文工團戰時青年幹部訓練

班和歌詠宣傳工作。

二·文工團戰時青年幹部訓練班

青年幹部訓練班實際上就是短期政治工作人員講習所，目的是要在短時間內，訓練青年政治工作人員，以便在民衆武裝隊伍內執行訓工作的。在星架坡淪陷前後，也就有不少青幹班的學員參加民衆武裝部的工作。

青幹班既然是短期的政工人員訓練性質的，所以青幹班的教育特質第一就是打破傳統的教育方式，課程內容主要分作：

- 學科訓練：關於抗日的基基本政治智識的訓練。
- 術科訓練：(甲)軍事訓練。

(乙)防空，救護，訓練。

(丙)宣傳技術訓練(包括口頭 壁報 漫畫 歌詠

戲劇……)

精神訓練：利用朝會，晚會作精神訓練與生活指導。

學科訓練側重小組政治討論，把學員分成若干個小組，每一小組設立一政治指導員，小組討論會經常在下午舉行，討論內容除就日常講師所講授的專門問題自由提出研究外，還經常旁及其他現實的政治問題。小組討論採談話方式，由學員提出問題，然後再由學員互相解答，質疑，討論，所以是偏重自動自發自覺的研究，指導員不過是必要時從旁提示意見，綜合結論而已，有時候指導員實際上也變成了學員。術科訓練側重生活管理與軍事訓練。軍事訓練分爲二個大隊 由二位軍事訓練指導員分任負責一個大隊，軍事訓練作業經常在凌晨六時舉行。學員全部由軍事訓練指導員(即生活指導員)負責指導管理 勞動作業主要爲建

築防空洞，防空壕。晚會是全體學員和指導員共同參加的一個集體聚會。晚會主要是娛樂性質的集會，工作檢討有時也在晚會中舉行。

青幹班一共招收了兩次學員。正式開課時間在一九四二年正月上旬，地點在金炎律南僑師範學校。到第二期學員招收後不久，戰局便日趨嚴重，戰線日漸迫近星架坡，敵人的轟炸次數也漸漸的加多，影響到日常訓練作業。學校當局最後不得不將全體學員百餘人分成四個戰時工作中隊，分駐在後港、梧槽大伯公、愛同學校幾個地方，就近進行宣傳組織的工作。當時四個中隊的負責人是：第一中隊長文波等，第二中隊長許俠，朱奇卓，李恂等，第三中隊長徐蕉萌，林楓等，第四中隊長包思

井 楊嘉等。大隊長由郁達夫，胡齋之二先生兼任。

跟四個工作隊同時組織的，還有一小部學員另組一個小隊，名叫流星隊，由陳如舊先生負責指導，在義勇軍隊伍裡擔任政訓和事務工作。

在這之前，當日軍進抵峇株巴轄時，青幹班當局，已派有學員羅騷先生等二十餘人進民衆武裝部負責政訓工作。

到二月上旬，敵人武裝部隊已經抵柔佛，包圍星架坡，青幹班一部份學員和指導員陳如舊先生等，正式參加了民衆武裝部工作。

——陳仲達——

星洲臨陷前的星華義勇軍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軍在哥打峇魯登陸後，以破竹攻勢擊敗英軍。前任海峽殖民地總督湯姆士爵士，乃要求當時之南僑籌賑總會主席陳嘉庚先生，號召新加坡各政黨各團體成立星洲華僑抗敵動員總會。該會統轄勞工服務團，保衛團，民衆武裝部三大機關，以協助政府維持秩序，供給勞工，武裝民衆保衛星洲。星華義勇軍係隸屬於民衆武裝部，該部主任爲共產黨員林江石，副主任則爲國民黨員。

當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日軍抵達柔佛新山時，馬來亞英軍總司令白思華中將宣佈：「馬來亞戰爭已告結束，新加坡攻防戰即將開始。」在那時新加坡形勢是非常危急，英軍政當局開始發給我們槍彈，並將星華義勇軍隸屬於馬來亞英軍總司令部下。軍部代言人也曾聲明星華義勇軍與英印軍的待遇是一律平等。

軍司令部設在本坡金炎律南洋華僑師範學校。我們的組織決先成立一團，團之下是連，連之下是排，排之下是班，每班十四人，每三班是一排，每三排是一連，連的戰鬥員約在一百三十四人，加上指揮官，勤務兵，炊事兵，大約是一百五十人。司令部總共統轄八個連。總司令官亦即是團長，是英國人打理上校，副司令官是華人胡鐵君少校，正連長也是英國人，副連長都是華人，不過這裡加了一個翻譯員。我們的服裝是藍色，右臂上有一塊三角形的紅布，頭上纏黃色的布，因爲那時新加坡找不到鋼盔及其他的軍帽。

武器是使用十九世紀的舊槍，當時我們曾經劇烈反對過，軍部的解說是「這裡沒有現代的武器，等到新的運到時，我們就換掉吧。」當時我們醉心於抗日殺敵，要替祖國開闢海外戰線，要保護僑胞生命財產，也就不再反對了。

這樣一個形式的星華義勇軍，有一排給英國攝影記者攝去了，臨別時他說：「要把你們的軍容，在銀幕上放映。」本坡首都戲院及英倫銀幕上，也許出現了照我所報告的軍隊，那就是在一九四二年保衛新加坡的星華義勇軍。

記得是二月三日的下午，義勇軍正在訓練的時候，敵機炸中了丹絨巴葛的貨倉。奉上校的命令，我們動員三百多人，到那邊去搶救。在搶救中，敵機再來轟炸，這一役死了三人，輕重傷五六十人。

戰局更危急！四日中午第一連奉命出發防守新山長堤一帶。那時日軍海上巡邏隊給我們擊斃了幾個人，敵人橡皮艇也擊沉了數艘。這消息會刊登於當時本坡華文報。翌日，第二連，第三連，第四連，陸續出發至裕廊律、巴絲班讓，及後港一帶防地。最初他們的工作是建築海岸防禦物，把許多相同長短的杆，直插於海灘。七日敵大炮向裕廊律作廿四小時不斷轟擊。防守第一防綫的我軍，屹然不動。次日敵軍就在裕廊律登陸了，經過劇烈戰鬥後，雙方死傷甚重！印度友軍的防綫崩潰了，我軍的第二排遭包圍，在那時突圍成了他們一致行動，結果也完成了目的。九日早晨一個義勇軍同志，奉命從前綫返回總部，報告前綫作戰消息。以後武吉知馬的山頭與沿途，敵我作戰非常劇烈。

「水牛式」的飛機是落伍的，在馬來亞內陸作戰時，已被敵機壓倒，這樣就把我們的一切，顯露於上空。敵機用的手榴彈大小的炸彈，無跟止的從天空落下地面，死傷情形，不問可知。升旗山的大炮，開始怒吼。星洲的民心更震動更恐慌！那時是在黑夜，我同留守總部的英軍官，致電炮兵司令部，詢戰局變化情形，他的答覆：「你無權過問」。經過解釋，說明我們是星華義勇軍總部，如戰局危迫時，我們要用適當步

驟，處理這裡數千義勇軍。他改變了腔調回覆：「真正變化最快在三四天後。」此後軍隊從前綫陸續回到總部。十三日，這是悲痛的紀念日，司令官打理上校，在總部草地上，用不大純熟的粵語，對我們訓話說：「當局已經決定，新加坡將作戰略的放棄。馬來亞英軍總司令部，對你們的英勇寄無限希望，因此不願將你們作無謂犧牲，留待六個月內，英軍重返馬來亞時作內應。」

這是出乎上校意外的事：星洲竟淪陷了三年半，而馬來亞又不需「內應」，英軍就可和平進佔全馬。願上帝保佑上校及其他英國官佐安全！我們非常懸念，假如再有機會在和平後的星洲見面，真有不勝今昔之感呵！

上校帶來了叻幣，義勇軍同志每人發給十元，我也一樣拿了十元，大家各自離開，這是所謂「解散」。真是乘興而來，掃興而歸呵！餘下

來的錢和槍彈交由民衆武裝部主任林江石同志收藏待用。他是星洲共產黨的重要人物，淪陷後，他被敵人拘捕，經四十餘天的毒刑，始終不肯投降，最後是給敵人斬了手，挖了眼珠才死的。這種慘無人道的毒刑，施諸星華義勇軍典型人物身上，我們並不感到痛苦，相反的更增加了我們義勇軍的光榮。但是這仇恨，是我們永不會忘記的。我的報告應該結束了，同胞想知道更多關於我們的故事，白思華總司令，湯姆斯總督，以及淪陷期間，留在星洲的友人是不會給你失望的。

義勇軍的成員是複什的，他包括了共產黨員，國民黨員，書記工友，舞女，學生，各政黨，各階層的份子。因為那時我們不問信仰，祇要他們具備抗日救國的熱忱和勇氣，就合格的。今天日本法西斯蒂潰滅了，我們抗日殺敵的任務也完結了。

陳平波

（現代日報卅四年十一月二日）

星華義勇軍總部報告抗敵經過

星華義勇軍總部曾招待各報記者，發表談話，謂當一九四一年日寇席捲馬來亞時，星洲屏障盡失，外圍不守，敵機日夜威脅，孤島已陷於萬急之際，「保衛星洲」已成了千萬熱血青年口號。星華義勇軍於一九四二年一月間，編成一連，約一百五十名左右，繼之擴充至七連。當時由馬共領袖林江石同志領導，於兩師設總司令部，另分一部設於荷蘭律。是時熱血健兒，約有三幾千名分在各地訓練。但英軍當局所發給之武器，大半是土槍，每人子彈初時十五發，裝備更談不上。

抗敵經過

在敵寇圍攻星洲時，第一連派駐武吉智馬沿海一帶。當時敵寇用樹膠汽艇偷渡柔佛海峽，為我義勇軍發現。一度將其擊退，前後經有七次血戰。我軍損害六十多名，大半均犧牲於敵之空軍機關槍下。第二連奉命出發至裕廊律前綫，與敵血戰四日，敵進攻凡十餘次。給予敵方重大損害。敵空軍從事向我方陣地密集掃射，但我軍並不後退，時一隊印軍向敵投降，致使後方陣地被圍。第三連防守巴絲巴讓沿海，初時敵數次登陸未成，終於在大砲及機槍與空軍掩護下登陸，我軍彈盡糧絕後退。

突圍血戰

第四連第一排出發後港七條石，第四連第三排救援巴絲班讓前線陣地，並援助第二連作戰。敵方利用馬來人奸細，及以一部投降印軍作引導，由空軍低空掃射，層層縮緊包圍圈，並用大炮車機槍猛烈攻擊，我軍被圍得水洩不通，在彈盡糧絕之危急時，展開殊死戰，一面急派交通員潛出陣地，向總部連絡，請派援軍營救被圍兄弟。總部獲得報告後，向英軍要求接濟軍火及糧食，英軍應許派送軍火四車至裕廊，另四車送至巴絲巴讓，惜時間已遲，我軍被圍陣亡與傷者，情形慘重，不得已由

各地陣地忍痛退出，將八車軍火自動毀滅。時第五，第六，第七連尚在總部受訓中，當時星洲空襲頗烈，會担任搶救工作。當丹戎百葛一帶，英軍貨倉被敵燒夷彈攻擊時，動員同志努力搶救，於十五分鐘完成重大任務。但敵機每隔二十分鐘便在上空盤旋，故在搶救工作中同志傷害亦達七十名左右。同時搶救隊曾破獲第五縱隊主要人一名。

忽忽解散

自前線後退之弟兄，陸續集中總部，後英軍中尉來總部召集義勇軍作最後之談話，謂當局已下令解散華僑義勇軍。並謂組織太遲，若能提早二三月開始受訓，及付予精銳之武器，相信能抵住敵人之前進。言畢流淚不止。繼之，吾華僑義勇軍代表林江石向英軍中尉表示：「現在英當局覺悟已過遲了，汝等均須入集中營，從此告別，我等華僑尚可展開敵後工作，尚可流出我等最後一點血，再接再厲。」於是各人流淚握手告別。吾軍草草完成，亦忽忽解散，吾僑能知個中詳情者，除參加工作人員外，知者諒亦無幾矣。

淪陷期間

二月十五日以降，星華義勇軍隊員各自分散。林江石同志於十八日為敵憲所捕，林君因不願投降受酷刑被囚禁，於二十二日破洗澡房窗脫逃入內地直接參加抗日工作，一部份入獄。迨至一九四五年九月八日，為抗日軍所營救而出獄，重獲自由矣。

關於大檢舉

日寇在佔領新加坡以後不久，便對我華僑施行大檢舉大屠殺；這件慘案，可以說是日寇南侵後暴行中最大和最無人道的一個暴行。然而直到目前為止，被檢的人數到底若干，又下落如何，還是不能够完全明瞭。據一般人的估計，被檢人數約達數萬之多，這當然只是一種推測，沒有確實的根據，不能十分相信；但據英官方所得情報，則被檢人數不及一萬，而日寇方面則謂只有三、四千人而已，這也是不能够令人相信的，因為英官方所得情報不完全，而日寇方面當然要盡量報少。前關報（九月十七日）載有東京戰犯法庭批准日本政府一宗檔案可為證明文件的消息。若據這宗檔案，則可以證明新加坡失陷之後，日本憲兵屠殺十五萬以上的亞洲人，而其中大半則為中國人云。據說，這宗檔案是維德上校在巢鴨獄中審訊日本戰犯時所查悉的；係日本陸軍省向日本政府的一個報告書，而這報告書是陸軍省在調查星洲大屠殺案之後所擬就的。那麼，這宗檔案的可靠性似無可懷疑處，若能根據其中和大檢舉有關的文件，當不難尋出一個究竟來。但可惜維德上校帶着這些文件來新嘉坡的時候，却不幸因飛機失事在中途跌死了，而且據說所帶文件大都焚毀。這對於審查星洲大檢舉案，實在是一個不小的打擊。好在當時的元兇大石正行（大檢舉時當憲兵部隊長者）及其部下多數，已押在星洲受審，又如檢舉係分五區，屠殺地點二十餘所等也已逐漸查悉，若英官方對此絕大慘案能認真追究下去，將來定不難於水落石出，真情大白的吧。最可惜的，是我們身受如此大屠殺的華僑自己，目前尚無詳盡記錄公諸世，這裡所收編的只是寥寥幾篇，殘缺不全，希望將來有更完美的記錄出現。

一九四六年十月八日

日寇入境檢証之記錄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星洲淪陷，寇軍入境，大肆淫威，將全坡劃為數大禁區，專事檢查華僑。其中爪哇街一帶自美芝律二馬路至土橋溝，為數大禁區之一。當時有大隊倭軍，在該區附近街巷，敲門驅入持沙包，將附近椅樓下所有防空洞之沙包并其他木具破物等，搬運到該區，將四週街頭巷尾塞着，然後使一班走狗，四出播散謠言，其所說分為三種，每一角落不同。南向者則傳叫人聽演講，西向者則曰平民每人可得救濟金廿五元，北向者則說各人須往取登記證。其初吾人誤認為蝗軍初得勝利，欲舉行一慶祝勝利大會。誰知日寇狼心賊行，意存不良，

頃刻間將其鐵甲車駛到，四週圍着，并架機關槍，於各街頭巷尾，及該區之四週，而該人口處，并站有大隊寇軍，荷槍掛刀，分列各隘口，虎視眈眈，所有來者，准入不准出。再翌日，續有消息傳到，凡華僑不分男女老幼，各人須自帶一禮拜糧食，自動入內，亦不表明其用意。彼時聽到此消息，眾皆認為凶多吉少，嗣後自動入者，寥寥無幾。繼而日寇兵通衢沿戶，大舉搜查，所有住戶人等，全數趕出。將人逐出後，并將該屋門上，以白粉寫「憲」及「查」或「檢」等字樣，其用意則為表明該屋已搜了。及後則將全街人等集合一隊，押入禁區。不上三天，該區內地方，不論學校工廠或住屋及街路，人爲之滿。男男女女，萬頭鑽動，不計其數，臥無得臥，食不得食。各人由路旁拾得破碗或烟盒及其他廢物，特向人家討食。不分晝夜，人聲嗷嗷，槍聲卜卜，有似地獄，驚

惶萬狀，日間受日晒，夜則受風霜，飢寒交迫，臭味侵人。在此數日內致死者何止百人。其中亦有手抱幼孩，於人叢中被迫以致悶死者。有一婦人手抱一已悶死之幼孩而啼哭，適有一台灣人親狀，自現良心，將該婦人帶往見一日酋。嗣後遂即改其辦法，先將婦人小孩遣回，詎料鬼子，竟將成年女子，及不帶小孩之少婦，概行留下，關於二馬路某一大飯店之棧房內。時至日暮，該婦女等驚得哭聲震地。繼而見一比較高級之日酋到，即令放出，而男子則留下受檢。於檢查時須各具履歷書一紙，備受檢查。其檢查陣容，甚為嚴密。檢查處設圍卡，受檢者，要過五關。第一關由幾個寇卒持槍監視地列行。第二關則有二日酋端座其間，作閻羅殿之生死判官，大逞其威，斜目橫視。各人俯行至座前，先行鞠躬禮，而後呈履歷書。該日酋抓住履歷書，且怒眼直視，由頭看至足，由前看到後，連看三四回，并視其面色，約十秒鐘久，便問「蔣介石及汪精衛誰好？」若言汪好，即大稱其心，若言蔣好，必難脫其虎口。或者有問及「陳嘉庚汝識否？」若答識者，難免受其盤詰，若答不識者，則蒙受其毆打，由此判決是非。是者，由左道行，即生路；非者入右道蹲，即死路。而判生者，則放抵第三關，守關者為台灣人，為虎作倀之漢奸走狗，并一部舊暗牌。各人繳履歷書，再受其詰問一番，認為對愛國無所活動者，則給一「檢」字証，并蓋一檢字形印，於受檢者之手，或身，或面部，任其所為。再至第四關，則有二寇軍，站在那邊，復驗其手續情形，認為妥當，方准再行。至第五關，則有二寇卒，把守出口處。被檢者欲出，須先向其行禮，方許其出。有不知而直出者，即被喚回罰跪。檢查始末一星期，設計多端，甘言誘惑，或當眾高呼，「有人參加英政府之義勇軍及防空隊（A.R.P.）否？若有者舉手？」并謂「現在日政府要繼續徵用，可免受檢。」而一班無知者，舉手以應，却被逐一押上羅厘車。有時或言，「誰人擁有上萬家產者，請舉手，可得優先權出去。」而舉手者則亦被押上車而去。凡被押上羅厘車者，均一去不復返，當然全部犧牲了。

郭正修

檢証之回憶

一千九百四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日寇佔星加坡之後，於二月十八日，出一通告云：「凡華僑居於小坡區者，須赴爪亞街集中，聽臬軍長官演講。居於大坡區者，須赴海山街集中，居於牙籠區者，須集中於漳宜律。如不遵令前往以聽演講者，殺之無赦。」華僑聆此通告，因而爭先恐後，扶老携幼，萬家空宅，塗為之塞。余亦不能例外，急率妻兒，前赴爪亞街。至則人山人海，簷下街中，幾無容膝之地。群眾由晨至暮，鵝候所謂臬軍長官，竟杳無影跡。眾欲散回，則路口已築有防禦物，機槍密佈，警備森嚴，禁不得出。復回區內，其擁擠情形，不堪言狀。至夜半隨同親友臥蒼下溝邊，所有可避風雨之處，已無餘隙，群眾大多露宿街中。翌晨饑腸轆轤，既不得歸，復不得食，晝則日曝，夜則露襲，亦云苦矣。幸該區商店及住戶不乏慈善嚮胞，或煮粥施濟，或備牛乳茶水招待，因而饑渴之苦，稍蘇一點。如是輾轉數日，雷池難越，究竟消息如何，無從探詢，萬種警愁，錯雜腦際，祇覺心頭志志。街談巷議，人言言殊，莫衷一是。延至二月廿二日，日寇宣佈，須受檢查。方得放行，羣衆憂心如焚，得聆此訊，精神為之一振。由是列隊抵爪亞街口，則見日酋坐於出口處，威風凜凜，不可一世，左侍衛兵，右翻譯員，下令只准一人匍匐進前問話。羣衆如命而進，踰於日酋之前，日酋則或以杖擊其首，每問一句一擊，所問無非蔣介石汪精衛孰賢，或問你識陳嘉庚否，以及其他種種盤問。或答之不當，或現驚惶之色，則被扣留。如答之適當，神態自然，則蓋一檢字於其面，或於胸前，或於襟上，由其所欲，不一定。蓋印之後，付以檢字小方形白紙一張，然後放行。有此檢字紙條，沿途方得通行無阻。余幸得一檢字紙條，遂率妻兒而返。過了兩天，聞親友尚有廿餘人未返，多方探詢，乃知是日被扣留者，用羅厘車載往漳宜律，或加東海墘，或裕廊律，或以大船載往半海，均遭殺害，無一倖免。嗣聞凡於二月廿二日至廿九日（即舊曆正月初八

於友人處談話中得悉，所有被檢者，其死法不同，茲記之於下

(一) 據住於裕廊律者云，當日窺見日寇，用車載一大批被檢僑胞，抵地之後，即命下車，每五十人爲一隊，令其共掘一橫溝，一隊一隊照此工作。開成之後，則將此五十人一隊，列於溝中，然後日軍各執手槍，并捧毒藥水一杯，着被檢者，飲藥水一口，飲後立斃。其餘未飲者，不肯飲，日寇則以鎗向之，迫其立飲，故不得不飲，不須片刻，數千人同歸於盡。

(二) 據某台人云，當日曾見日寇，載被檢華僑，往漳宜律。抵步時，即命彼等開掘壕溝，深僅及膝，計有數十列。然後將被檢者，雙手反縛，盡驅列於壕中，人滿爲限，一列一列排畢，遂由日寇每人担任刺殺一列。唯戕殺之法，各有不同，係由担任者所欲，或砍其項，或刺其胸，但只一刀，所以被難者，未能即死，延至一二小時之後，其氣始絕。今回憶其慘狀，尙覺毛髮悚然。

(三) 友人鄭君脫險後口述，當日被日寇檢往加東海墘，約有五六千人，列於海墘，以機關槍掃射。是時鄭君見日寇機槍，向彼角度掃起，即僞斃倒下，然子彈已至，鼻端被射去一半，因而伏於地面，不敢稍動，血流滿面，痛不可言，強自抑制。機槍既停之後，日寇前來巡視，遍踏尸身，蹴踢試驗已死否。鄭君忍痛僞死，不敢一動。及至日暮，俟日寇全隊去後，遂由海墘滾墮於海中，泗至他處登陸。夜色蒼茫，寒風颯颯，血濺衣襟，蹣跚而行，幸於半途中有紅十字車一輛，蒙其救護，敷藥之後，駛至小坡，匿於友人家中，俟至事平始回家。

(四) 聞某航員云，日視日寇，將被檢僑胞數大批，用大船載往港口，將雙手反縛，以鐵線纏繫兩大拇指，復將兩人背對背，再將鐵線繫於二人之手，由是成爲一合，一對一對，推下海中，以果魚腹。

以上所舉，由各方面所探得者。日寇屠殺法子各有不同，均由其各部隊獨出心裁，以最殘酷手段，表演其原始時代野蠻獸性，絕無人道可

後港六條石之檢証

葛棧生

民國卅一年二月廿八日，晨起出外，見二寇軍，到處驅人往受檢查。返家吃粥兩碗，二卒已在隔鄰，大聲趕迫。我與克成及屋主彙出，同行三十餘人。至大路，二卒他去，我等不知所之。一童子云，須往七條半石之英文學校，從之。至是地，見鐵網圍中，已有華僑多人在。我等從左門入，至右門等候，門口坐一軍官盤問，年約四十餘歲，能說鹹水英語，由一青年華僑翻譯。每一人出，即加盤詰。問答之間認爲可疑，即扣押於左旁。積數十人，即驅禁車房中。否則釋出，留於網右曠地，然不允歸家。我見甚多僑胞，投入此羅網之中，爭先擠出，常被日軍用棍亂打。至十時，所檢問不過百餘人，所留約千餘人，乃由數軍曹，立於左門，我僑魚貫而出，彼不加盤問，惟相視狀貌，認爲可疑者，即予扣留，餘者釋歸。此種辦法，較爲迅速，人爭趨之。未一小時，已釋放四五百人，所拘亦已百餘人矣。然釋出者，無一字之憑，致至半途，常逢寇卒趕回再檢，有至二次三次者。克成由右趨左，圖先回家，出門即被扣留。時右門人衆，此軍官盤問又瑣雜。一時許人稍疎，我始至門口。彼問曰何職業，我答以店員。彼亦已極厭倦，只熟視有頃，即釋出，仍留於網外。至網中人出盡，又將一部拘留之人，重召入網，脫去上衣赤膊露背，見有文身者，相貌文雅者，體格強壯者，皆檢出，約有二百餘人。然後命我等歸家，并言不可做賊，不可殺人，不可搶劫。此皆寇軍之慣技，反用以訓誡我人，亦奇矣。被拘於車房及網內之四百餘人，用貨車載去。據一寇卒云，係至軍港作工，每日工資一元，十日即歸云。

翌日園中一賣粽子者，亦被拘去逃歸。據云：昨日彼同十三人，由最後一車，載向榜鵝律馳去，時已黃昏，車停止，見甚多人赤身跪於海

濱，日軍由後方用機槍掃射，死後推入海中。軍官驅彼等入屋，用毛筆寫云：「海濱槍決犯人，全是今日檢查之抗日份子。彼等幫助蔣介石抗日，其運命亦同於海濱之犯人。」眾人同聲號哭哀求。及後，此軍官忽開後門，命彼等從速遁去。彼等逃不及數十步，忽聞槍聲連響，乃更捨命狂奔。在椰林橡園之中，走至天明始能抵家云。我聞之疑信兼半，然同住者有陳步戀郭克成二君被檢去，為安慰其家屬，故斥其言為虛偽。及後，聞同學陸位才言：「三月一日我在打石山，見海中浮屍，隨潮來去，寇軍不許人撈起掩埋。及四日黃昏，見一浮屍漸漸靠岸，我覷寇卒不在，乃招人幫助，用船漿撈起。死者係僑胞，約三十餘歲，身穿紗衫短褲，胸被槍彈射穿一孔，兩眼用手巾蒙縛，雙手被繩索背縛，死經數日，屍身腫脹。亟用鋤於海濱開掘一坑，將之掩埋。」

又聞榜鵝住民云。是夜海濱，槍聲哀號聲呼叫聲甚為轟雜。及後滿海浮屍，衆所共睹。越數月，海濱巫人，常尋拾骷髏，敲取金齒。

以上所言俱足証明後港六條石被檢者之僑胞，已遭日寇所慘殺。且和平以後，未聞此四百餘人中再有生歸者，被檢者之父母妻子，倚闕盼望，冀其生回，究竟生耶死耶，惟有詢之日寇方能得正確之答案。

謝長潮

虎 口 餘 生 談

我在一檢証「時候，是在夜蘭勿利那一段地方，以後不幸被「檢」出來，驅到新世界附近一間英文學校旁邊的集中營裡，那一塊大不滿半英畝的空地，禁住了一千多個中國人。慣不慣由你，每人都要用東洋架式，蹲在地上。自早上蹲到午後，足足經過六七個鐘頭，慢說水漿不得進口，連屎屁也難於放得。監視我們的日軍，荷着長槍，插上刺刀，把一個小小的空地，圍得水洩不通。不時向我們投射兇狠的目光，還帶着滿含陰謀的譚笑。大家都不知道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彼此交換着狐疑的目光，然而大家都直覺地意識到將有一樁不幸的事實扮演出來。

大家正在憂悶着，忽然來了一個雄赳赳狐假虎威的中國人，也許他是台灣人，跑進羣衆當中，登上椅子，大聲喊道：「你們可以回家了」。大家聽了，都覺得十分安慰，以為他們的天皇發了慈悲，要放我們回去。那個人接着又喊道：「你們要分做兩隊」。本來兩隻腳已經蹲得麻痺了，這時候站起來伸伸腿，還覺得舒服些。那個人帶了一隊的人，慢慢地走向英校操場裡去了。

我是站在第二隊裏，距離英校操場，約有一百多碼，那裡路是蜿蜒的，所以瞧不到他們究竟是被送到何處去。他們的妻子到現在也許還以為他們是在所羅門羣島做工。然而，經驗告訴我，他們的妻子現在如果要寄信給他們的話，那一定要請閩王轉交了。監視我們的日軍，又叫我們蹲在地上，一些都不許動，又過了一小時，我們也被趕進英校操場裡去。那時候第一隊的人已是不知去向了，那個說中國話的人，也不再來了。

現在讓我們來瞧瞧，他們究竟是在操場裡開運動會呢？還是來演習兵操呢？怎麼周圍架起機關槍呢？看看情形有些不對，把平時報上登載的祖國淪陷區情景憶想一下，我們都覺得毛髮聳然，難道他們也在這裡，演起從前在東北和南京各地所演過的武士追好把戲嗎？過了一會兒，那些惡狠狠的日軍，又叫我們蹲下，這樣再挨了兩小時光景，遠遠地來了一隊軍用囉哩車，大約有二十架，都是空車。我想這些車子，說不定是送了第一隊的人，到了目的地，再來載我們的吧。不錯，我的預料實現了，十多個日軍，拿了幾束麻繩，將我們一個個雙手綁在背後，喝令我們登上囉哩車去，綁一個，上車一個。這時，我們都面面相覷，心中想一定是凶多吉少。我們都是手無寸鐵，怎樣能夠和他們抵抗呢？是給他們不費氣力的，都綁完載上車了。

車子移動了，時間已近黃昏了，我終日蹲在炎日之下，這時候涼風撲面，雖覺涼爽，然而想起眼前的情形，和快要來臨的命運，又覺得憤怒與慘痛交迸。

每架車都有兩個日軍押着 坐在我的旁邊的一位青年說道「難道

他們要抓我們上前線去替他們做工嗎？」對面坐的一個答道：「如果我們要叫我們去做工，何必用繩子來網縛呢？」經他這樣一說，大家都覺慘然。我們一路上胡思亂想，只望着祖宗威靈，保佑我們平安無事。車子走向漳宜山上了，新嘉坡最大的漳宜監獄，現出來了。我想：「他們要送我們到監獄裡去嗎？」正在這樣想着，監獄過去了，車子一直駛向海濱的一條路去。「哎呀！這個地方，有什麼工好做呢？他們是請我們來這裡吃他們東京的鐵丸吧？」我心中又來了一陣幻想。

海濱到了，車也停了，我們下車來，列成一隊。日軍再將我們十個八個的縛成一串一串，趕向海灘上走去。四五百人，縛成五六十串，東一串，西一串，有的站着，有的躺着，有的涉入水中，有的還在海灘上觀望着。那時候我是站在沙灘上，向後一瞧，岸上有一座小礮台，是英軍未退時所建的。他們在這座小礮台上，架起兩架機關槍，槍口正向着我們四五百個人，我知道我的生命已臨到最後的一刹那了。

機關槍開始掃射了，拍，拍，拍！的聲音，淒厲地在空中震盪着，這寂寞的海濱，霎時間變成了騷亂的屠場。忽然我那一串裡有人中槍倒了，由於他的牽動，全串的人，都倒下去了，正當我的身體向後傾跌下去，離地面約莫還有四十五度光景，突然不先不後，一彈從背後穿過我的鼻子，我的身體朝着天空躺在沙灘上，滿面流血，那時候，我自思道，我平生未嘗做過兇惡的事，如果是注定死於非命，只望天地庇佑，差使一彈，貫我腦部，使我失覺，免受痛苦。

一會兒，撲撲的聲音停止了。一隊劊子手從岸上跑來，他們拿着長槍，用刺刀向這些已經被掃射倒地的人們亂刺。我從前會看過宰豬，屠者要落刀的時候，豬必盡力掙扎，發出哀鳴。那時候的情形，恰是一樣。淒慘的呼號聲，哀痛的啼哭聲，憤怒的咒罵聲，更夾雜着一聲兩聲日軍的嬉笑聲，形成了人間的地獄，令人想不到慘酷的局面。

我閉着雙眼，連呼吸都不敢，裝做已死的模樣，那時節只要稍微動一下，或是被日軍發見了破綻，我的生命早在刺刀之下了賬。

突然一個日軍跑到我的身旁來，我驚嚇得不知怎樣形容才好。那時

我是陷於半麻木的狀態中，我等候刺刀戳上我的腦頭，我清晰地聽到自己急促的心房跳動的聲響。大概是他見我滿臉是血，以為我已經嗚呼哀哉的緣故吧，他踏上我的胸部，用刺刀戳刺躺在我旁邊的人，我不顧被踐踏的痛苦，竭力忍受這沉重而堅硬的踐踏。等到那沉重的腳離開我的胸膛，我偷偷地微微舒了一口氣。我至今還留得這一條命，真要感謝那一顆恰到好處的子彈。再一會兒，他們疊幹完了，跑回岸上，汽車的聲嗚嗚地開去了。

我睜開眼睛一看，天已經黑了。一鉤新月，斜掛天空，萬籟寂寞，只有許多人尙在呻吟着。我雙手被網綁着，動彈不得，很湊巧的，我是縛在一串中的最後一人，這樣使我可以移動一點。再湊巧的，是近我身旁的沙灘上，露出一塊石頭。我想如果我能够將縛我的繩子向石頭上磨擦，繩子或者可以擦斷，那我便有了一條生路了。

但是經過了一番掙扎，我的身子只能夠動一些，距離那塊石頭，還有很遠，我想用腳來推進我的身體，却被身旁的屍體拖累，依然沒有效果，我只得暗暗叫苦。幸而我這一串裡還有一個人沒有死，還在呻吟着，他覺得我正在掙扎，低聲問我幹什麼。我對他說明了我的意見，他也盡力來幫助我，他移動他自己的身體湊近我，使我減輕了拖累，達到我的目的地。我把腰部貼着那塊石頭，把兩隻手腕，向石頭上磨擦了，皮膚擦破了，我覺得疼痛，但我忍耐着，還是拚命亂擦。一會兒，繩子斷了，我掙開繩子，身體自由了！我很感激那個幫我的同胞，我爬到他的身旁，替他解除了束縛。他的腿部中了一彈，肩部中了一刺刀，我想帶他走，但是他的腳不能走動，肩部又是痛着，他說他沒有活的希望，謝絕我的好意，我只得含着眼淚離開了他，由他罷了。

現在有一問題，橫在心坎上，那就是我要怎樣才能回到家裏去呢？陸路恐怕走不得，海路倒可以嘗試一下，我如果朝着市區的方向走去，必須經過那座小礮台，那裡隱約有腳步聲傳出來，一定有兵把守，很難有過關的希望。如果要躲避那座礮台，便要向着市區的方向走去，那就越走越遠，那裡能够回家呢？最後我決定必須即刻離開這危險的地方

，同時也要避免經過那座小礮台。先作一番無目的的瞎闖。我打定了主意，便由屍體叢中爬向海水深處，一路上只見許多屍體，東歪西倒，好像肆上鮮魚一般。但是許多人被殺，却不見得有一點血蹟，所流的血，是被海水沖去了。這其間有許多人是活着，我看不過意了，再替四五同患難而不相識的朋友解了背綁。那時隱約中還有人呼喚我，我不敢再逗留，爬到海水深處，慢慢地游去。可憐那四五百個無辜的僑胞，慘遭屠殺，到現在，還不知道尸體丟在何處。「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也許他們的家屬，至今還在夢想他們有生還的一日吧！

後略

(三山季刊創刊號)

鄭光宇

新嘉坡淪陷時受險記

自從星洲失守，日軍獸兵就在星嘉坡淡申律六個半石蓄水池邊扎營，開始他的野蠻手段，姦淫殺掠，強搶人家的豬雞，天天如是。至二月廿八日早晨四時左右，日軍就出動往芭內拘人，至九時約有一千同胞被拿，內有區分會籌賑會主任胡緒哇先生長子春雨君，總務主任林東發先生并職員等甚多，押至他們營前草埔上，個個兩手被電線棕索綁在背後，四個相連，立在一排，令向寇酋隊長行禮，如不肯就用巴掌打下。可憐無辜同胞面面相覷，由他排佈，無可奈何。彼時又逢大雨，人人滿身淋漓。雨晴來了一位寇隊長，一位台籍翻譯員，人人受他詰問，最先受問者是林來業先生，胡顯才君林良生君與筆者。所問為「住在那裡？作何職業？今年幾歲？有沒有參加抗日軍義勇軍籌賑會或什麼社團？或親戚朋友如此者？可照實報來。否則下午二時槍決！」等，他雖用言語恐嚇，無奈我們一口同聲，人人只云不知，但倭子鬼計多端，隨用分班密法。將市區移來本村避難的，強壯與青年的，皆看作眼中釘，不分皂白，額上畫了一個蛋形作號，另用大條棕索加緊網索，押在一邊使坐草埔上，人數約有三分之二。餘者三分之一皆是木村住民，稍加盤問後，亦不畫號，另外押在一邊。時至中午，上半天的工作告一段落。此時下了大

雨，一日數次，人人衣服盡濕。又自早晨至午。滴水未飲，人人受饑受寒受驚。午後日寇開始無人道的重刑，毒打我無辜同胞。施刑屋中排一張四角棹，上面坐一位寇隊長，右邊一位台灣通譯員。下面立了二位巫人，手中各執鉄棍，又立二個日軍，手拿長槍，面露兇相，似閻王殿前的牛頭馬面一樣，如劍子手一般。先後由寇隊長帶同草埔中驅押面畫蛋形，神魂走散的僑胞，拘入屋中，倒在地上，由四個日巫人用槍頭用鉄尺亂打亂撞一遍。亦有頭破耳裂滿身是血，亦有腳手打斷不能動步者。由巫人扛出，狀甚可憐。寇酋坐在上面審問，開口說：你是否參加種種對日本不利的工作？如不照實供出，便要將你處死！但我僑胞多心如鉄石，甘受死，不肯承認。倭酋見此情景，亦無辦法，將各人面上蛋形刷去，暫押一邊。一連審至下午六時始完畢。中有數十人終因難受重刑，屈打成招，問成死罪，面畫蛋形，另押一邊，重兵把守。後聞這數十人，概被殺死。那天時至黃昏，來了一位紅旗軍官，於是命我數百同胞一排一排跪在地下，四面有二連日軍獸兵，團團圍住，手持機關槍長槍，槍尾插刀，個個如狼似虎威風迫人。我們眾人見此形狀，驚得面如土色，甚至有人流淚。隨後寇開口訓話：「本該將你們處死，本官體念上天好生之德，姑饒你們一死，你們回去各安其業，以後須當遵守皇軍法律，如在路上了見了皇軍，須行禮表示恭敬。今天將你等略略警戒。倘有數十人有抗日行為，將他殺却。你等回去不可對別人言之。否則將你等處死。」說完遂釋放我等歸家。

郭祖實

集體屠殺之記載

日寇集體屠殺我僑

一九四二年二月日寇佔領星嘉坡後，即對我僑施行慘無人道之集團屠殺。漳宜，加東，後港各處，白骨纍纍，冤魂遍野。三年餘來，吾僑對此千古奇冤，莫不痛切肌膚，恨深似海。記者多日調查，獲悉日寇三

年餘前集團屠殺吾僑之地點多處，昨日特往實地憑吊，不覺悲從中來。恍見三年餘前萬千我僑在日寇的刺刀威迫下，被集體驅入此慘悲之屠場，施行掃射。當時情景，固日暗天悲，即今日吾人足臨走地，亦不禁哀痛無已也。

記者一行先至後港八英里處之「三百依葛」，此即日寇施行大屠殺我僑之一地點。據附近會目擊大屠殺案之僑胞語記者稱：是處前本為英軍佈防之地，在膠林原掘有壕塹，路口有一通訊之電站。三年前之舊歷元月十四日，即寇軍佔星後之二星期，有寇卒數人先至該地巡察。翌日（元宵）傍晚開來六架大囉哩車，滿載年青強壯之我僑胞，雙手被背綁，并以鉄絲緊縛兩臂，數人連成一串。抵步後，全體被驅排立於壕旁，寇軍即以機關槍從後掃射，由六時直至九時，一連掃射數次。是晚明月當空，情景非常慘淡，只聞槍聲與號哭之聲，淒厲悲慘，令人不忍卒聞。因壕穴非大，被殺人數衆多，故于掩埋後，屍體有尙露出頭部于壕外者。血腥之風四溢，附近居民不忍，再以泥土加以掩埋。此種冤塚共有廿五處，至今尙小丘聳立，荒草叢生，見之不禁悽然。

吾等繼往加東七英里之「士格拉」處弔視。此處係一盆地，四處皆山，由東海岸路旁，僅有羊腸小徑通入，據目擊者稱：舊曆正月初八日寇兵強擄附近村落中男子，令在該處開掘廣大之壕溝廿餘處，深約五尺。初九日即有廿五羅里車滿載僑胞，駛至該處路旁，由寇憲兵命車上人下車，步行上山，然後只聞機關槍之聲連發。附近居民事前已被驅逐，（且有一茅屋遭寇兵焚燬）事後命印人掩埋，足見寇憲當時屠殺我僑之慘。此外更由該處回僑告知漳宜尾，丹戎比叻等處亦有同樣暴行。近者星華籌賑會，已組織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我僑人命之喪失，對此千古奇冤，慘絕人寰之大屠殺，自亦不能輕易放過，故我人謹於此希望各市外籌賑分會，負責調查各所屬區內之此種屠殺地點，然後彙列報告，由籌賑會轉請英軍當局，下令敵俘虜（尤其憲兵及特務人員）前往各處發掘死難同胞之英骨，舉行公葬，立碑紀念，以誌不忘。

（星洲日報·卅五，十月廿七日）

虎口餘生者之訪問記

這篇故事是一位曾經受過日本機關槍掃射不死而生還者的故事。這人就是青年孫開祖（譯音）。他從前是星嘉坡升旗山礮台上傳號的信號手。他和其他的華人義勇軍一齊被載到漳宜，日軍命令他和其他的人列成一排，日本機關槍手便向他們開槍掃射。

他的頭上雖然中了一顆子彈，但不中要害，仍舊活着。當我在這星期中到他的住宅裡訪問他的時候，見他還留着機關槍子彈射過的痕跡。

下面所記的就是他所講的故事。

在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那天，新嘉坡便失落，在日敵手裡。我們隊中的隊員聽說，大家都可以回家了。於是，我便和二位朋友，決定回到我的祖母家裡去。

住了二天後，我和同區內的全部華僑一齊被命令到遜開路附近一帶，聽說需在那裡聽日寇訓話。這個地方便成了集中營了。我們被扣留在那邊三天二夜。

在第三天的下午，一個華人暗探和一個日本軍官便來找我們。那個暗探向我們說，所有華人的義勇軍必須自動投降。

大家決定最好還是遵從命令。（編者按：孫君當係英政府的義勇軍之成員，非星洲華僑義勇軍份子）我便和我的同伴和我的堂兄弟，他也是一個隊員，一齊到唐生路的廣場。其他的隊員已經集中在那邊了，一個華人義勇軍長官便來通知我們，叫我們到維多利亞學校裡去集中。

於是，我們便列成隊伍到學校那裡。到了那邊我們便被扣留在那裏的草場裡。我們的姓名和住址都被記錄了去，交給日本軍隊。

在那兒，我們得到一包白米和餅乾。這些餅干是我們唯一的充饑的糧食，因為那些米，我們是沒有器具來煮熟的。

那晚我們便在校裡過夜。翌日有幾輛羅里車駛到學校來。車上載着武裝齊備的敵軍。羅里車上安置着六挺機關槍，校裡所有的華人義勇

軍都被趕在一起，以後他們便將我們兩手向後縛着。

我們被趕上車，車便向漳宜方面駛去。到了那邊，我們便被令下車整隊到海濱的沙灘上。他們命令我們背向着海，排成一隊。日本軍隊的機關槍便向着我們安置在地上。

他們命令我們提高頭，眼睛望着天空上的太陽，我感覺有什麼事情將要發生了，突然間敵軍的機關槍手便向着我們開火。我的頭上中了一顆子彈，同時還中了二顆，一在手上，一在腿上。我便倒在地上，我身旁的堂兄弟倒壓在我身上，從那時起，我便失了知覺。

當我恢復知覺時，日本軍隊已不見，在我周圍的，祇有疊疊死屍倒在地上。我全身染着了血，自己彈傷的血和堂兄弟身上受傷的血。

也許因為有了這些血，才使我的命得救吧。因為我後來發覺我的同伴的身上還有刺刀的傷痕，這是敵軍的機關槍射擊過後，再用刺刀刺的。

我發覺我的堂兄弟和二個同伴都死了，我設法脫去我兩手的索綁，又替三個活着的隊員脫掉手上的綁。我們涉過了一條小溪，藏匿在沙灘的角落裏過夜。

翌日早上，我們便分手了，我和一個同伴走到附近鄉村裏。一間空沒有人的小屋裡，在裏面我們發見了些東西吃，可是那晚，三個馬來人便帶着刀來，把我們的錢都搶去。

翌日我們走到西拉籠戰爭俘虜的集中營裏得到些藥品來醫治我們的傷處，從那裡，我們被載到滑鉄街街的印度野戰醫院，我碰見了我的叔父，便回到家裏。

但是我想，在家裡總不安全的，我便匿在一間中國人的神廟里住了一年。

我一向都不出門，在日本統治時，也沒有找職業做。

我現在星洲的英國空軍部裏服務，協助戰爭俘虜以飛機運返英國

(華僑日報 卅四 十二, 十九日)

新嘉坡華僑損失調查之結果

一 星華籌賑會初步調查

星華籌賑會調查在日寇佔領期中，本坡吾僑財產生命損失數目已經得一總數。該會於民國三十五年一月間假中華總商會舉行委員會會議，陳嘉庚氏主席。據報告稱，調查的結果，本坡僑胞被害人數，市區二千四百九十三名，郊外一千七百九十五名，共四千二百八十八名，受敵酷刑者共三百九十二名。

財產損失、個人方面叻幣共一千一百七十八萬一千四百元 日軍票共一億四千六百九十四萬八千元，商號方面，叻幣共五千五百八十三萬六千八百元 日軍票一億二千三百八十七萬四千元，合計叻幣損失六千七百六十一萬八千二百元，日軍票損失二億七千零八十二萬二千元。

但關於人命損失，決不止此數。據聞政府諮詢局所得報告，失蹤及死亡者三千餘人，合計之，亦不過七八千人，與前所傳數萬者，相差過鉅。其間或因調查未周，或以全家遭難無從填報，或認為無甚用，不欲填報，故遺漏自所不免。此事應如何以補救，請政府議決，展延至二月底始向我國中央政府，及當地政府呈報，以便在此兩個月中繼續蒐集統計材料。此外并討論建紀念碑紀念死難僑胞案。陳氏略稱，此次祖國抗戰及世界大戰，為有史以來所未有，華僑性命財產損失之慘重，亦為海外僑胞所僅見。本坡為南洋最重要及繁盛區域，遭遇損失亦最大。是否須擇地建一堂皇之永久紀念碑，既可追悼死者，亦可警惕後代之僑胞。經到會者多人發表意見，結果一致贊成建立紀念碑，授權主席決定進行步驟。又悉該會已舉出李振殿為該會及前抗敵動員會之財政，並選陳嘉庚及李振殿為對銀行支款發押人。

至於該會結束日期決暫緩規定。

另據市民諮詢局報告，向該局登記失跡者，吾僑為三千四百五十二名 又該局根據記錄造成一表，以示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

(即大檢舉期間)失蹤者數目如次

地點	人數	地點	人數
中馬汝	五十九	直落古樓	七百廿三
海山街	四百卅三	後港(六英里)	二百八十三
丹戎百葛	一百廿三	武吉知馬	六十九
涯路	一百廿五	萬代(十一英里)	七十四
爪哇街	二百七十六	巴絲班讓	十一
惹蘭勿剎	二百四十二	楊厝港	三十七
其他	二百六十七		

共計二千七百廿二名。據該局負責人稱，被檢舉數目，必不止二千餘名，故希望如有親友於日軍佔領期中失蹤者，應立即前往報告。

二、人民諮詢局調查結果

(該局長口談，編者記) 諮詢局長陳比得氏於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七日訪警賑會主席陳嘉庚先生，據言日寇入境大檢証之役，被害者之總數應有五千人(全為華僑)現已來登記之數達六千，除去其重複者，只餘約三千人，故尚待繼續登記。現已查得頗為確實者，有以下五部份：

(1) 由直落古樓學校集中處檢舉拘去者有七三人，押去東海岸路殺死及埋葬。(2) 由漳宜路八英里集中處拘去二五零人，押去「三百依葛」一樹膠園殺死及埋葬。(3) 由松林枋廊拘去二四二人，押至但那迷拉勿殺海岸(Tana Mera Besar Beach)殺死。(4) 由武吉智馬路六英里斯底文路(Steven Road)拘去六九人，押去漳宜斯必海岸(Changsi Spit Beach)殺死。(5) 由中容魯及丹戎百葛拘去一八二人，押至勿拉干馬底海邊(Blakan Mati)殺死，將屍身拋於海中。以上五處合計一四六六人。聞當日寇初入境時，軍官在武吉智馬路福特汽車廠會議，山下奉文因急欲進攻蘇門答臘，故欲將新嘉坡之反日份子先行肅清，其所最注意之反日份子為警賑會人員，同盟會員(原文作 Domei Kai)醉花林會員(原文作 Drunk Flower Society)(據陳嘉庚先生言係以前之潮州俱樂部)因急欲肅清反日份子 故有此種大檢証 將華人緊急集中，不加

審查，隨意處死也。

以上所言皆陷於日寇初入境時大檢証之役 其後陸續拘捕殺害者不計在內。(按該局以後當繼續調查，故以上發表之被害人數只占實際之一部分而已)

人民諮詢局覆檢証失蹤家屬函

三十五年三月廿一日新加坡人民諮詢局寄陳嘉庚先生一函並夾抄本二種，原文為英文。

一、致嘉庚先生函大意言「夾送本局復檢証失蹤家屬函一張 及惹蘭勿殺區檢証時被檢去屠殺之調查報告一張，此種報告以後將陸續製成，當再奉呈。但此種報告現擬守秘密不即宣佈，因現尚在調查中，且將來即根據此種報告以控告日憲兵，藉以伸冤也。」函末對嘉庚先生之幫助表示感謝。

二、復檢証失蹤家屬詢問函，大意言「寄去惹蘭勿殺區之調查一紙，君等所詢之家人是否即在此被殺者之一群中，未敢斷定，然情形大抵如是也。被殺之華人約有五千名。行兇日寇不日將受裁判，以報此冤。專此即致慰唁，以後如有所得，當再奉函。」

三、惹蘭勿殺區居民集中被拘屠殺之報告

此報告係由脫難者宣誓陳述，其確實性無可置疑；但關於其詳細小節之確實性未能全為負責。現調查尚在進行中，冀能達到水落石出，唯目前不能不將調查所得先對君等(遇害者之家屬)報告。

此區之集中人民始于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八日。原意欲登記惹蘭勿殺區之人民。其中多數集於松林鋸木廠及 Seol Alwi Road。自二月廿一日起，日軍開始剪除其所認為應除去之人民。初時先令人民自己承認為某種人，然後拘去集中於維多利亞橋學校空地(Victoria Bridge School)。其餘須經過一站，其處有日憲兵及其助手之人，經其檢查方得通過，有被其助手所指，或直接或由憲兵命令者，即被拘留，停於其處，直至

其他均檢畢。被拘留者再由憲兵重查，最後將決定拘留者驅往上述維多利亞橋學校空地。其處集中甚多，幾不能容。

二月二十二日下午羅厘車來，將被拘者之手縛連，命其上車。其車種類不一，有大有小，有英政府之車，有日軍用車，有人民被沒收之車。車行至且那迷勝勿殺海岸(Tana Merai Besar)，繼續行至殘殺地點。其日被殺害者不知確數，但知約有四百至五百人。

一抵其地，執行手續簡單而兇暴。被害者被縛成隊，手縛於背，面向海。日軍發令使彼等向海舉步，同時機關槍向彼等發射，以屠殺之。每一屍體復被踢及加施刺刀，以驗看其是否已死，又以他法侮辱之。屍體不加埋葬，即暴露於海岸，隨潮起落，逐漸腐爛消滅，至今不留此暴行之痕迹。

本局對於當時幸脫慘禍之殘生者曾詳加詢問，並將此報告傳達有關係之人。被害者之人名不擬宣佈，以免引起不必要之詢問。

林惠祥譯

輔政司發表

檢証被害地點之一部份

輔政司公函

伍總領事勳鑒：關於一九四二年本坡淪陷，遭日軍檢證逮捕華僑，迄無音訊一事，前准貴領事四月四日來函，除於本月五日函復略事陳述外，茲奉諭詳陳如後。

關於本案始末，目前似可補充說明，惟所有被檢民衆，恐無生還希望，殊為哀悼。就大體言之，日軍當時攻陷馬來亞，急欲整軍直搗荷印，惟欲實現此項計劃非抽調本坡日軍不可，而山下奉文又恐本坡民衆，乘機反叛，為未雨綢繆計，當即令飭肅清不良份子，其所謂不良份子者，約有下列各種民衆：

- (一) 英國防空及其他類似組織工作或協助工作人員
- (二) 英國政府及英國商業公司職員。
- (三) 擁護贊助中國國民政府份子。
- (四) 其餘認為具有危險性份子。

自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八日起，日憲開始剷除異己，凡稍涉上列各種嫌疑，一經日軍檢到，即予槍決，毫無審判或寬赦之事。據一般估計，如此罹害者約達六千至八千人之多。惟偶有一二僥倖生還，據實陳述製成報告，茲特隨函附奉，藉以明瞭一般被檢民衆之命運。凡市民親友走失無踪，經向本政府探詢者，亦予分別通知，俾免向隅。

關於此類違反人道之犯罪，早經戰犯法庭嚴密偵查，以期正式審判。惟此項犯罪人員，調往他處服務者甚夥，偵查需時，而本坡華僑，就此項犯罪作證，又觀望不前，即僥倖生還者，亦不願前來作證，致時光蹉跎，無法補救。吾人有鑒及此，曾正式建議，在日軍戰犯執行死刑之前，應准吾人詢究當時經過情形，以便進行偵查。茲幸獲戰犯委員會同意接受，余並於本日函請聯軍總司令從速清理戰犯舊案，同時令飭政府負責調查人員於製作報告之時，務求詳盡，些微必入，以期真相大白。

最後，余可為申述者，即本政府調查人員對貴國人士尊重祖先遺體之旨，特表關切。所附像片似可表示日軍如何處置遺骨，本政府念及慘狀，迭與僑領會商，業經決定在民族公墓建立之前，應先築臨時墳墓，藉以保存遺骨，以俾他日光榮安葬，永誌紀念。專此奉復，敬頌
助安。

輔政司麥加命啓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六日

(附上日軍慘殺華僑報告三件)

(一) 惹蘭勿剎區人民被禁與慘殺經過報告。

本報告根據當時目擊者宣誓，陳述其真實可靠似無可疑之理，惟茲事體大，目前仍在繼續調查中，藉期逐一證實。茲先公佈其要點如後：本區檢證始於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八日，其用意在使用所有居民遵照登

記 其檢查地點，則在松林火鋸廠及賽逸亞雷街。

日軍肅清所謂不良份子始於一九四二年二月廿一日，首由義勇軍被迫自動聲明送往維多利亞學校操場監禁，其餘民衆獲釋，惟釋放之後，在歸家途中，仍經日本憲兵及其他探員檢查，稍有不合，復經羈留，馴致集中營大患人滿，水洩不通。

一九四二年二月廿二日午後，日軍派遣各型卡車押運被檢民衆往外加東丹那美拉勿利，雙手背綁，總數約達四五百人，無一生還。其制死方法，甚為簡單，所有無辜百姓強迫列隊面向海岸，以機關槍掃射，事後仍以刺刀玩弄其尸體，日未埋葬，一任海岸潮水洗刷，暴露慘狀，不忍目視。

凡在場目擊者均經詳細訊問 以求獲得較多消息分別轉達有關人士

(二)直落古老區域民衆被羈慘殺經過報告。

本報告書根據當時目擊者宣誓陳述，其真實可靠似無可疑之理。惟茲事體大，目前仍在繼續調查中，藉期逐一證實。茲先公佈其要點如後 本區檢證始於一九四二年二月廿一日（即正月初七日），亦以民衆登記為名，檢證地點即為該處學校操場。日軍審訊，毫無理性，稍有不順故意即認為不良份子，凡能讀能寫英文者及來自中國之公務員，悉數遭檢。

被檢民衆二百餘人，鎖於一小型課室內，擁擠不堪，宛如沙丁。

一九四二年二月廿四日晨，所有被檢民衆悉驅至學校廣場，列隊站排，總數計達八九百人，由卡車分批運往東海岸路一小山谷，雙手背綁，每十人分隊排列。而前一日，日軍為便於埋葬起見，曾強迫居民掘坑，所有被檢民衆，悉令站立坑前，以機關槍掃射，時延甚久。及後由印度苦力會同日兵以土掩埋。

關於被害人遺骨正在尋求中，以便來日妥為安葬，藉示不忘。

凡在場目擊者均經詳訊，以求獲得更多消息，分別轉達有關人士
(三)一九四二年二月廿九日慘殺大水池中國居民經過報告。

本報告根據當時目擊者宣誓陳述，其真實可靠，似無可疑之理。惟茲事體大 目前仍在繼續調查中，藉期逐一證實，茲先公佈其要點如後：

一九四二年二月廿五日晨九時，日軍宣佈在梧槽大伯公路淡瀨路警察廳開始審訊，所有惹蘭拉牙居民悉由卡車捕獲，送往警察廳候訊。結果除釋放者外，約有兩卡車民衆雙手背綁，兩眼被閉，送往大水池集中營。其中一人察覺不妙，脫隊逃跑，經日軍追捕，當場刺死，其餘二百餘人則列隊站排，遭機關槍掃射。事後自來水當局請求掩埋，竟遭拒絕。直至日軍投降，尚有遺骨存在，由澳洲戰俘協助撿出。

此項遺體自應掘出，妥為安葬，以誌不忘。
凡在場目擊者均經詳細訊問，以求獲得更多消息 分別轉達有關人士

戰犯調查隊情報

據戰犯調查隊稱 彼等經獲得情報，獲知在星加坡有十七八處不同地點，會於一九四二年被敵軍用作屠場，大抵是位於本島東南部。據日人承認，約有三千人在此等區域被屠殺，刻下尚在進行調查中。在旁鵝區自二月廿八日，約一百五十人被殺。在漳宜一洞穴，於二月十五日有七十名華人義勇軍被殺。在直落巴古二月二十日有六十名義勇軍被殺。在巴拿梅拿，二月廿二日有五百中國平民被殺。在培納德太子營若干人被殺，數目不明。在馬打伊根，二月十七日若干義勇軍被殺。在東海岸十條石，若干人被殺，數目未明。在東海岸三須古石，於二月二十二日約四百五十至五百名之直落古樓區華人被殺，在牙籠士愛若干人被殺。在外加東因巴路若干人被殺。在丹絨百葛碼頭區於二月十七日二十名偵探被殺。在勿拉干麼地，二月亦曾有屠殺，唯日期未悉，該處曾獲屍骸一百一十八具。武吉知馬五條石，二月十四日，約六十人被殺，內有婦孺。在改革路若干被殺，日期人數未明。在愛烈水塘，二月廿八日二百

名平民被殺。在小坡碗店口海墘，或有若干人在該處被屠。在巴西班讓、馬來兵九十六人被殺。

五名首兇經被偵悉。此等地點分在五名日軍官指揮下，丹絨百葛碼頭區為平松春治上尉，此人現在星洲。大世界，東陵至弗禮申山路區為幸西上尉，此人不久將由吉隆坡來此。小坡大馬路區為大西少佐，此乃星洲人口最稠密者，此人現在樟宜監獄。自康寧炮台至首都國泰戲院為水野上尉。直落亞逸及大坡附近為上園上尉，此人現在日本，將解來星受審。此五名軍官在二名較高級軍官統率下，一為莊少佐，一為橫中佐，此二名軍官則受大石正行入佐指揮，此人將由日本解至此間，大石則向河村少將負責，此人在緬甸，亦將解至此地，而河村少將，則為向山下奉文直接負責之一人也。

戰犯調查部現正盤查大批參與星洲大屠殺之憲兵，但日軍師團中之兵士自有參加大規模殺戮者無疑。星加坡人民曾受兩種不同的屠殺，一為日憲兵頭目發號令者，彼等下令人民領良民證而舉行大檢舉，一為在

鄉村區域被屠殺，此則大抵為日軍部隊中兵士所為。此等罪狀不能完全歸咎下層士兵，因彼等須遵其上峯之嚴格命令也。故下令屠殺之軍官須負直接責任。

此審訊規模極大，將涉及兩種不同之屠殺案。

日憲兵行逐一暴露，搜集證據指認實際施行屠殺之人進行極難。因有等屠場雖有一二名死裡逃生，但此等人處於生死間不容髮之情勢下，自難望其可認識劊子手之容貌，故辨認工作，極為困難。戰犯調查隊現有紀錄，藉悉日憲兵之全部組織，故市區何處由何人負責屠殺，可得而知，并知彼等手下軍隊番號。

調查隊經已緝得若干憲兵集團之頭目，但欲得擊批較高級之軍官，如大石者，憑此有關組織之證據，乃得屠殺地點之證據，此可認為對控訴憲兵頭目之一等證據也。有時亦頗困難，因指揮憲兵各部門之頭目，計有十四名之多。故特別注意各組織之頭目，任何人能舉出姓名或指出辨認方法者，乃予戰犯調查隊一大助力也。

(星洲日報·卅五 五 廿八)

新加坡淪陷期間回憶記

華僑協會及其他

(華僑協會之成立)日寇攻佔新加坡之後，指名逮捕華僑領袖，舉凡中華總商會會董，星華籌賑會委員，商界巨擘，幾莫不在被捕之列。裸體毆打酷刑，盡其所欲，復押入監禁，至其高興時，又來虐待一頓。然後集中於吾廬公館，命令組織「華僑協會」。如敢道出一個「不」字，便是抗日份子。或不協力之輩，必須加一番訓練(酷刑及監禁)。

(奉納金)華僑協會之成立，不外乎施以華制華政策，一般委員，多數為在鐵蹄之下，被迫出來。囑託黃堆金，可以左右其一切，除了一部分乘機活動，意在升高官發東洋財者外，大多數不得已而行打躬作揖，對「東京巡拜」，姑亦談幾句「大東亞新秩序」，及「東亞共榮圈」，又學了「阿里馬士加」、「海海」、「乃乃」、「疏加」、「奧海喇」，「干尼志哇」等通常之語，簡直啼笑皆非，其內心之痛，處境之苦，不言可知。最得意者為一般以前寂寂無聞之第五縱隊，奴顏婢膝，乘機而入，聲聲口口為拯救「中華民族」，「義不容辭」，亦居高位，儼然新貴，同列名流，此輩為拉攏日軍政當局，以博其歡心計，由若輩主動華僑協會呈獻奉納金。其通告稱：「本會茲為表示我華僑愛戴皇軍惻誠，特決議呈獻奉納金，以申敬意」，其總額全馬為五千萬。當其時炮火方熄，華僑多無現款，於是多賤賣其貨物，或將產業抵押。為贖付此種搜括，有將所藏馬來亞通用幣，盡量呈獻者，如達「華協」之命令者，得邀憲兵逮捕，加以鞭撻，或用索吊打，死神威脅之下，生借死求，總須設法湊足數量，聊贖死罪。斯時凡一毛不拔，平素不肯為國家捐輸

一文者，莫不悔過去之錯誤。結果經數月之光陰，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湊足五千萬，萬望博得「馬來亞之虎」山下奉文之好言撫慰，實則適得其反，該會主席所預備之致辭，該老虎認為不合用，由其秘書另寫一張，命其須照讀，其詞句之卑下，視我華僑猶狗不如。

(移民墾植)日寇在馬尼安那群島之塞盤島失守後，東條英機內閣倒台，知太平洋，尤其南中國海受美艦隊之威脅，海上之交通，必遭截擊，糧食之南運，經已絕望，於是命令華協移民三十萬往興樓區，(地在彭亨柔佛交界，距新加坡百餘里)，雷厲風行，人人恐怖，為此事剝削搜括，分積募捐，所得之數目，達千萬元以上，宣傳及實際建設年餘，截至日寇無條件投降為止，移去之華僑不及六千人，連同該協會之辦事處職工，將近一萬人，其成績等於三巴仙，足見民心之不合作。

(勤勞奉仕隊兵補及轉業)除上述兩事外，尚有其他足為吾僑永遠不忘者，為華僑勤勞奉仕隊。初時宣傳該隊隊員替日寇之各部隊工作，可獲得白米四斤，大登報章，謂須預備布袋往裝之。當時米糧已開始缺乏，於是有一般「肯為四斤米而折腰」者應徵而往，由朱某任大隊長領率。結果大失所望，工作無工資，尚須受日寇兵士之拳脚滋味，而白米祇得四兩。行之不久，往者漸減，卒至停頓，但日寇軍得了便宜工人，已知其利，結果交協警會承頂接辦。其次為建設興樓之「新昭南模範村」之費，規定凡捐四千元加入為會員者，可獲得昭南厚生科長篠崎之證明書，可以免轉業及作奉仕隊員，兵補，以及其他軍令所徵用者，當時市民聞轉業及奉仕隊兵補，儼如談虎色變，既有此種良機，遂有盡量搜括四千元以獻出，甚至有黑市行情，稍有資產者，非一二萬元不可得，鬧得滿城風雨，結果籌得二千餘萬元。此外日政府尚發售「昭南證券彩

票 一又強迫華僑發動二十萬元之大儲蓄

上下交征利

「昭南時代」日竊之政治，最算特別者為貪污，上下交征利，情形極普遍，在寇軍佔領初期，生活程度較之一九四一年，相差僅為毫厘。迨「華僑協會」呈獻奉納金五十萬元，馬來亞原有通用貨幣大部份歸日寇之後，軍用票便大印特印，物少而幣多，生活程度逐漸飛漲。低級之公務員，為補充不敷家用，或其個人日用，不得不另籌「橫財」之路，以圖挹注。軍政總監特別市長等，受了一次禮，面孔總有一些不同。其他更無論矣。大官徵大錢，小官賺小錢，連警察局之警目，在大廣場中，公開索賄。至於警長，以及其他公務人員，不落其手便罷，如有事須煩其代勞，開口鉅萬，能以三二千元了事，算爾造化，否則，誣爾以不法之罪，先來一頓打，再來請飲「昭南酒」一頓，屆時悔之晚矣。

在勤勞奉仕隊奉行時，凡被指定須往勤勞時如得部隊發給「部隊使用人」之身份證則可避免，於是軍官及有關係者，「財源廣進」。殺了人，亦可以錢贖罪，憲兵部，無論係東西南北或屬於水上，抑國泰大樓，只要肯慷慨，大事可化為小事，小事可化為無事，錢之為用大哉。

日寇海陸軍之爭權利，甚為激烈。陸上農民之菜園，受崗一〇三五六部隊管理，鳩收各園之菜蔬地瓜等，其收入之厚，為海軍所悉，亦必欲管理附近之魚池。爾爭我奪，某次甚至海陸長官互用動武。海軍水兵見陸軍長官詐作不見而過，陸軍士兵見了海軍將校，亦莫不如此，至於通行證，互不承認。在初入境時，海陸軍兩方各盡其量徵用汽車，民房，大廈，工廠，及政府各大機關。大量劫奪，尤其是大機器廠，除屬英美荷人不成問題之外，其他如中國人者，不管爾願與不願，囑將軍政監部管理或富集團管理，曉部隊管理等招牌釘在門上。及富集團軍調往蘇門答臘，曉部隊併入岡部隊後，岡九八〇〇，二九四四，一〇三五五，一〇三五六，二五八四八，等部隊到處管理，舉凡樹膠園，椰園，以及

菜園，草不一統山河。海軍除接管了海港局之機器廠及船塢，軍港等，亦伸張其勢力至魚池，尤其是後港大成巷一帶，空軍因屬海軍，亦與海軍爭取管理範圍。除接管數飛機場之外，亦搜括機場周圍能出產之地帶，結果人民痛苦萬分，紛紛遷入市區。住屋發生嚴重問題，斗室之小，亦須數千元之賚資，一十四年中峇戎之民房，每間一廳三房招頂十餘萬金。至於胆大或無處可遷者，仍住在軍管理之區，須每日供給菜蔬若干，以官價交與部隊。至於大工廠之管理，亦有出于自動者，其名目較妙，不曰「軍御用達」，便是「軍指定」，由是可惜勢力以公價收買自營工廠之器具及原料。

至於敵寇軍政及警憲等官員之營私，乃司空見慣，到處勾結當地居民，創辦商業機關，舞弊由此而生。將部隊所購入之貨物，公開搬運至其所私營之處，全數或分批轉售與其他較急需之部隊，待至其本部隊需要，再把結別部隊有關之走狗，（美其名為××部隊使用人）前往購回，但購回之價，必增至二三倍亦未定。上下交征利，幾為一般人之公開秘密，及投降之消息公佈後，海陸軍各機關，尤其是貯存貨物之倉庫，將三年來所劫奪，剝削，或高價買入之一切，盡打為小包裹，公開拍賣，每包五千元。害人最深，為害最慘者鴉片，公開由市政廳大量賣出，先訂六千元一盒，待購買力將盡，自動減低，最後自減至一千元。如聯軍早日接管，貨物亦斷不至散失如此多，致被劫奪者無從可查，（棉織品居最多數，華僑損失最大）。至於私人之財產，亦甚多為一般走狗所獲得，由此發財者，大有其人。無知之婦女，嫁了若輩獸軍，貴為官太太，亦得不少。至於眼光遠大之日寇，知「大東亞聖戰」終將失敗者，預先購買馬來亞通用貨幣或金鑽飾物，至入俘虜營始被搜出充公者亦屬不少。（內搜達百萬元之金飾金烟盒）。

光怪陸離之政治

（日寇之宣傳）日寇將新加坡改名為「昭南島」時 以為長此以往

，可以佔據此島。未幾進一步宣傳「擊滅米英」，到處有「赫赫武勳」，「赫赫戰果」，「粉碎敵米」之五光十色宣傳字樣。宣傳班長大久保且云：「此地既歸入日本版圖，則日語之普遍推行，自亦當務之急。吾人既立誓掃蕩此地一切英人勢力，英語自當亦在摒棄之列，將來或將有禁市民使用英語之日，亦未可知。君等今居於日本佔領區域，則與日本同其命運，日本與英美之戰一日不已，則諸君與英美之戰亦當一日不休。日本不遺餘力以改造東亞，君等當衷心協力，期觀厥成，君當與日本共之，然亦得與日本共享其繁榮之福也。苟猶有人焉，誤解日本或疑惑日本人，則誠爲一至不幸之事。吾聞鄉僻之區，猶有不穩日本實力，與其真正意向者，而對於世界大勢，亦依然蒙昧無知。此等人夢想英美將回師昭南，光復舊物，此直痴人說夢，徒見其蠢得可憐耳。君等當知，此事終不能見諸事實。即太陽可失其光輝，昭南可變爲湖漢，日本亦終不捨此而他之，或曳兵而棄甲也。爲諸君計，今所當汲汲以求之者，爲獲取日本人之心思精神，是故，諳習日語，了解日本乃絕對必要之事。」一九四三年七月以後，與政府各機關來往，概不准復用英語及英文，然事實上辦不到。至一九四四年英美影片亦不准映。惟事實上則英語尙到處可聞。「昭南時代」之法院，在三年半完全採用英語。連日寇之兵，不識二三句之英語，便不算時髦。與其合作之輩，初期學了數句，「海海」，「阿怒乃」，徒見虛耗光陰，但罵人時，多採「巴家奴」，以示其亦能日語而已。至於日寇之宣傳所採新奇名詞，「如一億民衆」，「十億民衆總蹶起」，「總撤收」，「轉進」，（抵抗慘敗時，敗不成軍撤退殘部之謂），「玉碎」，（孤軍戰死至無一人之意），「無言凱旋」（死了火葬，只留骨灰，將灰貯於瓶中，送回東京，交遺族轉送入靜國神社），「神風特攻隊」，（飛機敢死隊），「引敵深入而後殲滅之」，（表面上係誘敵，但敵人深入時，却無從殲滅）等，無非欲掩飾敗績。及日寇宣佈無條件投降，仍要掩飾，稱「天皇愛護十億民衆，恐繼續戰爭，人民塗炭，故接受和平，並非戰敗」。知者，莫不竊笑其宣傳之幼稚。

（提倡賭博）賭風甚盛，揮金如土，萬金孤注，全無吝色。賭窟竟如雨後春筍之多。大世界與新世界兩遊戲場公開大吹大擂之外，幾乎無一條街道無賭攤。賭法以番攤，十二枝，花會，十字，推球，擲骰子爲多。花會與十二支有大小坡廠之別，亦有上中下午之分。代理商每旬最少有數處，最普通者用桌一張，高懸花題，例如「蒜頭豆豉蒸板桂」，「百萬軍中藏阿斗」，花題之下加「日電」，醉心於此者，多半爲無知婦女。由一角起碼，多多益善，凡猜中一元可得三十元。代理商將所收集者，交開字花廠，八折實收，如地位較佳，所收較豐，其利更厚，普通之代理家，費本無多，每日可獲數十元之實利，業此者多爲書記階級，及變相教員。至於交結警方之茶資，由廠方負責，據可靠之消息，主辦最大之字花（即花會）廠，屬聲譽最高之政治部探長，有錢有勢，日寇雖知，佯作未聞，官官相護，黑漆一團。未幾，竟效澳門之開白鴿標，將千字之數頁字印於紙上，賭者圈出二十字，中多者可得整數，（除扣水之外）與其他同樣猜中均分。但祇曇花一現，因分利不少，後警察總監奉軍政監部命令禁止。前後盛行一年餘，爲害市民，已是不淺。但大新兩世界仍照前賭，市上大小街道之禁，一時似有實現，數月後，死灰又燃，警察之費用，不論大小警長警察，莫不有份。恆見每日由七時起至十時許，大小警長警目探長探差，甚至憲兵部暗探，秘密警察部長屬下，驅車匆匆往安祥山（即翠蘭亭）裕再豐咖啡店收茶資。如有詢其何往，輒笑而美其名曰「出糧」或「領薪金」。分發茶資，皆爲賭窟之老板或指定之代表，平均每日分發之費用，視乎是日所開賭窟多寡，最高之紀錄爲五萬元，於是可知聚賭之入數。記者曾探詢普通警察之薪水，每月仍爲戰前三四十元，每月之茶資，可獲五六百元。

（朝令暮改）日寇初入境，下令凡屬男子，須實行「職業登記」，其費用三角，須往勞務班登記，領出登記證。倘在路上查出無證者，將被逮捕，於是市民爭先恐後，湧往登記。未及半載，又換「勞務登記」，但命令只在「昭南日報」刊出，英印巫日各報則不見，前往登記者，仍如前之踴躍。約有一年，又無形中取消，更換了新花樣，再來一個「

勞務手帳」，舉凡商店夥計須由該店東報告，並負責領取之，及後徵用軍補與兵補時，却從此種「手帳」鬧得滿城風雨。蓋戰爭至日寇四面楚歌時，下令人民，「不勞徒食」之輩轉業，如非與戰爭有密切關係之商店，概須停止營業，最少亦須從事「生產」，實行自給自足。鬧來鬧去，除強迫數千無數青年充當兵補外，其餘者各假借各方之勢力爭取豁免，金飾店東加入華僑協會捐了四千元，便自由續業，洋貨店有其組合，直轄於商工科長，力爭得免轉業之特權。花樣之多，平均每月總有一次。神經衰弱，恐其來捕者，大受其嚇，而一味鎮靜，不變應萬變者，絲毫不驚慌者却實收其益，截至投降之日而言，無職業登記者有之，甚至無戶口證者亦有之，日寇辦事之精神何在，不言可知也。

(協警制度) 在日寇佔領新加坡之第三個月，便實行調查戶口。購買糧食等等，依照戶口證，按人口之多寡，至糧食配給所購買之，糖鹽等亦照此，未幾領取正式之安居證，翌年實行保甲制，組織之嚴密，不亞我國，將新加坡劃為七區，大區內分若干區歸區長管理(三粒花)區之內，又分小區(二粒花)統管十組組長(一粒花)，每組管三十戶。新加坡總共五十餘小區長，七百餘區長，六千餘組長，組長之下，一副手名為警防，統由警協會統轄，主席為楊某，秘書余某，該會與警察部取得密切之連絡，凡政府軍政有命令，由警察部傳達協警會辦理。命令一下，百諾奉行，每一區由區長之外，尚有總務部長，配給部長，官(?) (銜為二粒半花，各有其職務。勞務部長負責派遣勤勞奉仕隊(有工無賞的勞作)。此外每區有個別之消防隊，警防隊，救傷隊，搶救隊，掩埋隊，瞭望隊，女警防隊，皆豁免勤勞奉仕隊及轉業，(轉業係蝗軍，定不勞徒食之輩，須轉業為兵補，不論爾是大地主，大學教授，書記等，如非與蝗軍協力，須如孟子所言，姑舍汝所學而從我)。除躰身在本部隊工作者，及政府人員，華僑協會重要職員，與部隊使用人等之外，凡男子十六歲以上，五十歲以下，須分配在其所住之街道守夜。守夜之起，由政府缺乏警察人員。(印度警察，被日寇強迫組織印度國民軍，受軍訓調往前線)。市民夜間守街追，在月明星稀之夜，尚可三五聚首談

天，風雨之時，却難過萬分。

上述之協警，不論區長，小區長，組長，以及警防等，大部份係華僑，大多為生活保障，不得不與之敷衍。惟其中不無無恥之徒，自以為做了官，作威作福，專與市民為難，扳起官威，無非要索茶資。且有無恥至亡其祖宗係何人者，身穿軍衣，剪光頭，留東洋鼠鬚，出入汽車，企圖魚目混珠。日寇投降改裝易服，惜頭髮一時不能留長，於是閉門謝客，不敢步出門庭一步，何等可笑，其間竟有張官樣，擺官架，在轉業時中，專向市民勒索，不遂所願之時，妄報市民失業，使人被徵為軍補，由是動起眾怒，到其店門喊打，遂不敢出門數月，更有牛車水之某組長，動不動就要其「傳渠來問話，豈有此理！」日寇屈膝後，若輩狗官(?)如作了一場惡夢。

(教育政策) 淪陷期間，簡直無教育之可言。英文學校完全取消，所謂市政府設立之普通男女學校，一律須授日文，兼一小部份之國語，其他課程，大多缺乏，體操只有早操，但須先「遙拜東京」，或向「日章旗致敬禮」。教員須於下午或晚間先往本願寺或三馬路之日本國語學校學日語，今日讀完一課，明晨如鸚鵡般再念出來教學生，有較聰明之學生，多問先生幾句，教員惟有面紅耳赤，對學生搖頭，承認不識，或稱我未讀到此處，教員修業一年，便算畢業，對於普通之應酬，只有「乃，乃」，或「活加乃」連聲。總之，表面上設學校，美其名注重教育，實則為愚民之政策。授課既短，百物騰貴，生活費發生問題，於是學生紛紛退學，只有一般父兄甘為亡國奴，或有其他環境者，方使學生繼續上學。但，年初幼之學生，雖受斯種之愚民教育，都有未盡受騙。

其後，又規定教員一律須經其嚴格訓練，地點一在本坡勿拉士巴沙律師範學校，一在後港興亞學院，側重養成一般「奴隸教育」使用人。成績如何，經過訓練者，多守口如瓶，總之狗口尋不出象牙，在日寇統治期間，及年齡不進校肄業者，有一部份學了強盜之行爲，為父母者不嚴管束，與不良份子為伍，遂有結夥持械行劫之事，十三歲之兒童亦曉打劫，失學女子，則或墜落為食堂女招待，為商店夥計，為日寇之色中

餓鬼所調戲 淪落操神女生涯者，亦不無其人。

(設立組合)關於組合之設立，係日寇爲利便其軍隊需要，命令各途商組織，彼暗中監視，凡各部隊需要，應先如數交之，然後配給或貯存，均應聽其主張，最早成立者爲糖火，香烟，鮮魚，以後爲舢舨，大船，舢舨，菜蔬，鹹魚，日用品，布疋，鐵器，疊花一現者爲木薯，甘薯。此外尚有茶樓，食館，咖啡店等。在英軍棄守時，米糧及糖極爲充足，後來所以鬧米荒，買米狂者，多由辨理組合者操縱一切，故意遲緩發給米糧，家貧無隔宿之糧者，豈有不狂，及開始配給與市民，方告安定。惟不久往暹運米之船隻，因聯軍之潛水艇活動於東海岸，致屢遭擊沉，於是配給之米糧漸減，乃由樂與之合作者組織米穀組合，造木船運糖往暹換米，初聯軍方面對此種運米船尚不加害，及後接消息，知此種米穀組合與「浪機關」有密切之聯絡，除表面上運米，另一方面之「使命」爲沿途刺探聯軍潛水艇之行動。聯軍遂命令米船停止加以搜查，如認爲可疑者，將人員捕去，船隻擊沉。由是米糧日缺，配給米食漸減。男子由廿斤減至八斤，婦人減至六斤，兒童三斤。(但日本人。不論男女老幼，仍如前十九斤)處處大鬧米荒。於是代用物甘薯及木薯價飛漲。日政府發明大薯粉與米碎製成「昭南麵」交敵家製造。成品之後，交每區之配給部長按戶配給，以補米糧之不足。食之雖可一飽，但身體虛弱者，(當時之人十九虛弱，因滋養不足之故)脚部虛浮，行路時，似三寸金蓮逐寸搖，未幾，連米碎之價，每斤須二三十元，時製麵者竟將米碎藏起，另賣黑市，而專用薯粉加發酵之藥料(?)製造，煮之半熟，食之者危險萬分，暴斃時有所聞，市民畏不敢食，然尚行了將近一載，方告取消。「昭南麵」去後，米價更飛漲，每斤在投降前數日達八十五元，而某操縱者，竟在大眾廣場中宣佈，米價屈指可達每斤一百元，家藏有黑市米達一包以上者，笑而不言，無隔宿之糧者，聞此幾乎暈倒，蓋飯店已無飯可賣，有之，每碗飯最高時達二十元以上。如屬工界非三碗以上不飽，每餐非百元以上無辦法，豈非要命。魚菜組合，黑市之黑，達萬二分，貧苦者兩年買不到一斤鮮魚及好菜。而食堂，酒樓，食物

攤，則有大條魚，大塊肉；其他組合，內容雖各有異，然操縱之者，總不出黑圈之外，無詳述之必要。總之，此乃日寇所謂大東亞新秩序也。至言交通，初入境時，集中汽車及羅里(貨車)等，擇其最新式，最美觀者，分配與軍政要人，部隊主幹，次擇其機件，較優良者。實行「解體」運返日本，此亦屬「以戰養戰」之首期「紅利」也。其餘者方命令認回其車輛，但須有證據方可領回。及後各項車輛主，紛紛成立組合，市民操縱一切，惟先須供給政府之用，方能由市民享受，初時各貨物運輸入馬來亞內地，尚稱自山，運出內地之菜蔬，皆在歡迎之列，及後各地成立組合，便由各組合統理之，情形時有變更，朝令夕改，司空見慣。政府辦理之貨車，只有三等搭客，攜帶貨物之多寡，視乎其運氣如何。曾有一次，有搭客携回臘肉數斤，由吉隆坡來「昭南島」，抵柔佛關口時，即被檢出，詢其所帶者何用，應曰自食，該客如此答之，恐被徵稅，把關之日寇准之，但令須當場食完，臘肉雖美，豈能不煮而能食完數斤，斯亦惡作劇之一。有帶甘薯木薯或膠鞋者，有時亦准，有時，却將貨物推落途中，使爾遭意外之損失；亦嘗將貨物不論日用品或食品，完全充公，使爾有冤無處訴。至於山海路運來之什貨，亦有遭同樣之命運，任其施行 實無可奈其何！

淫寇與漢奸

日寇之姦淫手段，與屠殺程度，可稱並駕齊驅，在初入境時，每在鄉間搜索姦淫，上而官長，下而走卒，莫不將其兇惡面孔，全部表露。輪姦一女子如家常便飯，有拒之者，屢被槍殺；被淫而自殺者亦有之。最可者，幾何時，竟有專僱美女數十名供給寇軍用者，目的欲謀取特權，傷以欺同業，而大發其東洋大財，衣冠楚楚，出入汽車，心之惡毒如此，猶敢稱爲中國人及黃帝之子孫也。日寇除強索窮追之外，尙嫌不足，更離奇者，在報紙(昭南日報)公開登廣告，招請娼妓，茲照抄其原文如下：「茲徵求華籍接待婦女數百名 年齡於十七歲左右者，皆

可應徵，被徵用者，每月給酬至一百五十元，（每月休息一天）此外另於報名時，給予本人三元，及其事頭婆二元，報名處，設在美芝律萊佛士旅店，凡原操暗業者，皆可應徵。」昭和十七年三月五日，（在寇軍入境時僅二十日）上段廣告刊後，竟無應徵者，於是出隊四處搜尋數百名娼女，良家女子亦不少。得此批生力軍，便「配給」與各部隊，大事姦淫。軍官則自設慰安所，妓女由日本輸入，多半為藝妓，聲色盡是貢獻。無恥漢奸唐某，在戰前出了不少愛國的風頭，表演國術，說了漂亮的國語。茲更異想天開，在廣西街設「邦人高等慰安所」，自甘為龜公，招牌高懸。不久，憲兵嫌其欠雅觀拆去，然烏龜之生意，尙利市多倍，彼再接再厲，徵聘數百名運往前線慰勞蝗軍，聞不少因船被聯軍之潛水艇擊沉而喪生。結果彼則被人勒斃，其妻妾往購棺收殮，亦無肯賣之者，不得已用草席包捲，草草了事。生前一美男子，衣冠整齊，死了

無棺，如此下場，凡為漢奸者，可引為龜鑒也。

日寇初入境，施盡其姦淫屠殺之手段，稍有良心者，莫不裹足不前。只有少數敗類，出頭露角，與敵周旋，大發東洋大財，非日寇之「岳父大人」，便是妻舅，洋財發了，傲視一切，開口就是「厚生科長囑咐」或稱「商工科長主張」，「昭南市長的意見」。見官長須打足九十度之躬，於是有號稱昭南七賢，昭南八傑，四大天王之流，中有於蝗軍入境未久，自動獻金萬元，獲得日皇之勳章，此皆屬漢奸第一流人物。其次特高科要員，憲兵部通譯，使用人，暗探等，莫不為虎作倀，助紂為虐，忘恩背義，言之痛心。竟有為人師而引憲兵捕其徒，強指為共產黨者，青年喪命其手中，數以百計，昧了良心，雖無人告發，良心上該有處罰。諸如此類，罄竹難書。

洪錦棠

新加坡軍港工人地獄生活回憶錄

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列位執事先生台鑒，啓者，弟爲一機工，於一九四一年由香港海軍部調來星洲軍港工作。僅五月，而日寇南侵，危機已迫。僑領陳嘉庚先生曾來軍港演講，人在轟炸下仍須站在工作崗位，以利作戰。弟於敵機轟炸下，日夜照常工作，不幸倭寇已迫近柔佛，炮聲可聞。英海軍當局忽下令軍港所有工人急作疏散，離開軍港區。迨星島淪陷後，疎散至大坡。人地生疏，舉目無親，生活無着，迫得返回軍港工作，歷盡種種困苦。工作三年餘，曾嘗寇軍刑罰痛打一切苦難，祇有忍耐含悲，血淚交流。弟利用時間採取不協力主義，伺機怠工，長期休息，影響生產能力，暗中破壞機械，爲寇軍注意，被寇軍三人圍毆，指爲抗日份子，經蝗官審判幸免於罪，否則不堪設想矣。迨倭寇投降後，始得享受和平生活，渡過危機。謹將二年餘來寇軍暴行撰文敘述，呈交 貴會，加入「大戰與南僑」。弟一介工人，文筆不能流利之處，祈爲修改幸甚。

弟周緒基手上

中華民國卅四年十二月廿七日

一 鐵蹄下的生活

雄據太平洋與印度洋的海軍根據地石里打軍港淪陷後，蝗軍改稱「昭南第一海軍工作部」，於（一九四二年）三月間招集工人復工，修理戰後的軍港。石里打軍港路交通破壞，但在這時的工人是爲生活的壓迫，爲謀自身行動保障，故不惜跋涉十三哩長途，步行於日曬雨淋中。經過站崗，受憲兵無故之毆打及強奪手錶等物，仍忍苦冒險偷渡鐵柵入軍港

尋工。若得蝗軍允許僱用，發給工作證明書和袖章後，行動方稍有定。海軍部組織內容爲司令部，憲兵部，守衛部，軍事法院，宿舍，事務所，政治部，工作部，軍需部，施設部，特工部，港務部，運輸部，工員募集所，年少工員養成所，海軍慰安所等。

海軍司令部設在軍港內大廈，爲蝗海軍南方最高司令指揮部 處理海軍艦隊一切作戰行動，發號令。

憲兵部鎮守軍港東西南三大門，爲軍港工人必經之要道。憲兵之殘暴恐怖行動，令人望而生畏，聞者心驚。工人未入閘之前，必要整正衣冠，配上袖章，持証明書，行至憲兵處見禮。全身及袋中什物一概檢查，一紙之微亦反覆檢驗。若蝗軍認爲不良者，則拳棍毒打後，還要鞠躬行禮，方許放行。若入閘時，有不慎者，吸烟，或吃零食，就要處罰，命將烟放在掌上燒盡，化爲灰後，方許通行。還有曬日，跪棍，苦工等種種刑罰，不勝枚舉。婦女小童出入，經憲兵崗站時，必要鞠躬行禮。連婦女當衆也要搜身，上下其手，淫辱調戲。婦女敢怒不敢言，祇有俯首忍辱，默憲兵則狂妄自鳴得意。短短的南門馬路，設了兩所警衛，站崗森嚴，工人爲了懼怕刑罰，若沒有甚麼要緊事情，寧願終日在宿舍，不欲出憲兵閘門，避免受其防不勝防之酷刑。

二 工作守衛部印警對工人殘暴行爲

守衛部隸屬工作部內，由日警長及日警員統領全部印人爲守衛員，除憲兵外爲無上權威之警員。不分日夜隨時可以監視工人一切行動，及任意拘拿毆打。守衛長（三粒花）爲印人，在軍港復工時向獸官獻媚逢

迎，奴顏婢膝，為蝗軍所寵愛。彼操了人生生死大權，不論是非曲直，必嚴刑拷打。工人經過守衛所前，常聞慘叫聲，達於戶外，令聞者不寒而慄。工人死傷於此印人警長手下者，三年餘來不可勝數。軍港工人稱此印警長為「殺人王」。彼全權處理全軍港印人，組織印人會，專事媚日合作，設有大農園，對日人等有功績。後寇官嘉贈一日本軍刀，威風凜凜，不可一世。誰料好景不常，寇日自徐仁宣佈投降，大勢已去，始改口而稱中國人為「頭家」，搖尾乞憐。但三年餘來軍港工人受彼摧殘，怨氣冲天，如火山爆發，呼一聲「打殺人王」，數百中印工人包圍印警長宿舍，「殺人王」跪地求饒，悔已晚矣。正義的大石如雨一般擊下，頭部打至粉碎，立即斃命。法西斯幫兇終為正義消滅，三載之淫威而今安在哉。

三 漢奸的懲罰

法西斯殘暴者對於工人行動，嚴密監視，摧殘備至。憲兵部，守衛部，宿舍事務所，政治部，高等軍事法院均為軍港審判工人之刑事機關，各有統治工人生死權。政治部畜有中印馬爪哇等八為暗探，專事秘密偵探工人行動，拘捕刑罰，無中生有。華人暗探走狗漢奸（亞陳）魚肉工人，調戲婦女，包庇開賭，收規錢，反覆無常，雖最好親友亦拘至政治部審問治罪，以上書有「大東亞精神棒」大棍毆打。宿舍內婦女亦常受其干涉凌辱。日本屈膝後仍妄想收規錢，被工人計誘出飯堂，包圍痛打，終被擊倒木薯樹下，身受重傷，奄奄待斃，可謂報應不爽。其他印馬籍暗探亦為印人痛打，其餘暗探聞聲抱頭鼠竄，逃避軍港外。政治部日本特務員常化裝為中印馬爪哇裝束，混跡工人叢中，偵探行蹤，若探有不利於蝗軍消息，則治以極刑。

四 軍事法院

軍事法院為蝗軍審判工人最高刑事機關，兼審判日本人犯法罪，如反戰怠工盜竊違反軍紀者，皆一律在此監禁。軍事法院的獄兵常半夜秘

密搜查工人宿舍，藉勢強姦婦女，拘捕工人嚴禁。監獄內坐立不得自由，巡獄卒經過，必要鞠躬行禮，若眼倦忘記行禮時，必享以巨掌。監獄內刑具設有雷刑，灌水，灌沙，毒打，其他種種苛刑，不能枚舉。工人死者棄之郊外。

五 各工場部門簡述

工作部專管修理艦船機械，造船工作。軍需部處理貨倉物資糧食，此部門之蝗軍因處理物資和糧食，常盜取物資販賣黑市。管理糧食之蝗軍因近廚得食，多腦滿腸肥。軍需部內之工人常串同看守者暗中大規模盜取物資，假裝通行証，偷運物資，發賣圖利。還有建築工場屋宇道路等，工頭僱用散工，常騙取工人米糧，抽削工資，榨工人血汗。特工部專門打撈沉船事務等。港務部為海上船隻運輸轉泊引帶之用。運輸部為統理陸上汽車及火車，運輸物資，汽車司機員常藉汽車偷運黑市。駕駛紅旗車之司機員藉日酋長之汽車免受檢查，常偷運走私，往往偵查椰樹紙幣數十萬元，設若司機員不幸被線人報告，檢査搜捕，則性命從此結束矣。

六 少年工員養成所

蝗軍為訓練養成適應日本語基本工作人員起見，初期在軍港內招募大量之華人工人子弟，加入海軍工作部之少年工員養成所，由十四歲至廿歲，一律取用。宿集中營內，外圍以鐵網，派有巡哨員監視，無許可通行証不得私自逃出。由蝗軍教授日本語，受軍事式體操訓練，三操兩講，六月內畢業。六箇月畢業後，轉調入各機械場學習工作，但待遇不良，薪金微薄，營養不足，勞苦工作，故多數逃亡脫出集中營。昭南市民知此種消息，多不使子弟入學，蝗軍在昭南市與軍港內，既不能招募少年工員，乃轉向小埠，派人宣傳引誘各式人，中印馬小童一律取用，但追彼等入營後，見待遇非常惡劣，衣食等俱不充足，始知受愚，多伺機化裝逃亡，計三年餘來歷次所招募年少工員約千餘人，結果，八十八仙

相繼逃亡 蝗軍妄想栽培人材 結果無濟於事 盡化為泡影

七 工員募集所

工員募集所，是引誘工人之牢籠。軍港內各部門所招募之規模最大者，為工作部，計日本工人約千餘人，其他所招募工人無限制，多多益善，以人力代替機械力，增加生產。工作部為最勞苦之工場，配給物資最少，薪水最微薄，為軍港內各部門待遇最不良之工場，工作部有華印爪哇工人。有三個逃亡時期。

昭和十七年招募前英政府僱用之大多數熟練華工，因蝗軍惡劣的待遇，嚴刑毆打，任意處罰，和兼任牛馬般下等苦力工作，又因待遇非常不平等，從前英府僱用之印度苦力，反任用為重要機械員，且印工常藉蝗軍淫威為虎作倀，向華工諸多欺凌，侮辱嘲笑，故獨身之工人九十九巴仙逃亡軍港外，其餘有家眷之工人亦有藉故遷移家眷，往軍港外，一去不回。後蝗軍發覺逃亡太多，影響工作，乃禁止遷移，統制米牌配給。此後有家眷之工人因無米牌關係，插翼難飛，祇有繼續在飢餓勞苦中掙扎生活。昭和十八年工作熟練華人工員多數逃走，所餘者寥寥無幾。此為華工第一個逃亡時期。

昭和十八年印度工人因華工逃走後，重要機械工作多不能勝任，開始嘗受蝗軍強迫工作，毆打刑罰，苦難臨於印度工人身上，始知「大東亞共榮圈」苦處，遂繼華工之後多數逃亡轉業，此為工人第二次逃亡時期。

人力之不足影響工作之進行，募集所乃入中北部馬來亞招募新工員，宣傳軍港待遇如何優良，衣食住如何充足配給，引誘強迫，不論有無工作經驗者老幼一律收用。報名後立即運來軍港，派往各部門訓練工作，勞苦任役，牛馬般呼喝，痛打飢餓與死亡疾病，最後唯有走上逃亡之路。此為軍港第三逃亡時期。

蝗軍鑑於工人集團逃亡，乃轉變方針，另行計劃 動員婦女工作。凡參加工作之婦女，每月有米二十斤配給，及各種雜糧香煙，飯券等配

給。為糧食恐慌問題，婦女紛紛加入工作，由蝗軍訓練工作，獸性之蝗軍見婦女年青貌美者，游詞調笑，香煙食券則多多贈送，藉詞規誘。其實婦女亦多不甘工作，無非藉名工作，多取米糧，後婦女多數長期休息，每月工作僅數天，祇有米糧配給日期將至之前後日繼續工作，米糧配給後，則又長期休息，對蝗軍工作上助力極微。更有一些巧妙婦女，一身兼兩處工作，藉以騙取蝗軍米糧，每月可得米四十斤。

昭和十九年至二十年間無敵蝗軍節節敗北，艦船紛紛受創，忙入塲修理，慘敗的風聲，影響工人心理，多數怠工，熟練機工猶多人不協力工作主義。於是蝗軍工作部，下令全日本總動員，仍感人力不足。再計劃強迫募集大帮爪哇苦力，運來軍港工作，爪哇人糧食為各人工人中之最不足者，衣著僅一爛布蔽下體，強迫勞苦，不停工作，病弱者亦強迫勞苦工作，不能勝任拳打棍擊，罰苦刑。爪哇人不甘工作者欲逃出軍港又不能，因日軍無證書發給爪哇人，祇有被囚軍港內，如籠中鳥。復受爪哇頭目之嚴厲監督 不返工者又受毒打，迫得向各處偷物，和在垃圾桶尋臭食物，食雜艸樹葉以充饑腹。疾病與死亡者增多，全軍港所招募來之爪哇人至日本投降後死亡八十八巴仙，成為異地之孤鬼。

八 工人種種痛苦生活

號稱閹羅關之工作部大門，非常嚴厲，門前站立蝗軍，兇如惡魔，更有狐假虎威之印警，氣餒迫人。工人經過必要鞠躬立正，稍有不滿意，則怒罵痛打，而不得面有怨色。每日工作時間東京九時十五分全體集合，向東方遙拜，唱君代歌及軍式體操，強迫侮辱性之共榮遊戲，不論老弱全部集合比賽，競走，落後者要受刑罰。任何困難工作必要急速完成，若稍有遲緩則受毒打。若逃避工作休息二三天者，他日返回工作時，必有苦刑享受。每日放工時間如臨大敵，軍警滿佈，行路不得稍過路界，沿途軍警巡視。入牌仔房，分食四大共榮路，每日各蝗軍所命行方式各有不同。若稍有錯亂即當地毒打罰苦刑，舉重物等 出關時分四人一排，如監犯一般待遇，經印警嚴厲搜身方能出關門。

工作部工人假期每月祇休息二日，星期日及夜工補水者照工金計算，無特別加倍工金。工人的工金昭和十七年每日工金一元起，至二十年物價高漲時，最高加至二元半左右。物價膨脹，工金微小。軍港工人，祇有掙扎於饑餓死亡線上。若蝗軍發現工人身上多錢者，則拘捕諸多盤問，「汝每日之工金二元，錢從何處來，是否盜取軍港物資，變賣所得？」至若爪哇人身穿服衣稍為完整，亦認為盜取，拘回監禁。

蝗軍為引誘工人勤勞工作起見，特設升級制以獎勵工人，分半劃一劃二·一等。初時由高級蝗軍官親自給獎訓話，誇言大東亞作戰勝利後，特別優待嘉獎。昭南時代的半劃一劃二·一等多於過江之鯽，觸目皆是。全軍港工人特別升級至二大劃之臂章，祇有三數人，軍港內最協力與日人合作者首推印度人。

軍港內之生活困難，工人多兼副業，以賭博為生財之大道。軍港區十三哩設有大和遊樂場，為軍港工人大規模聚賭地，設有字花賭具，全軍港工人不論婦孺日夜迷頭迷腦，猜花題以博得幸運金錢。失敗則盜取物件而致犯法者亦不少。有等工人專走運黑市以謀生，間有等工人挺而走險，設法盜取機械用具，常有不幸因此而喪生命於蝗軍手中者。至於不與日人協力工作者，終日閉門在宿舍，苟且偷安，過着苟延殘喘的生活，以避免蝗軍的意外干涉。

九 掙扎饑餓線上的工人

工人每月給米二十斤，獨身者之工人米牌交由飯堂統理，煮熟後配給工人。貪污的飯堂司理人，握有全軍港之華人飯堂總理權，榨取工人血汗的糧食，從工人飯碗中圖利，大規模走運黑市米，賣貴菜，減飯量，以下等之沙碎米，煮給工人食，以隔夜冷飯煮粥，水佔九成，若不够配給，隨時加水與工人食，衛生全不顧，因營養不足，兼勞苦的工作，工人就多數染病。飯堂奸商，坐擁巨資，自奉則珍饈百味，朝魚晚肉（萬人瘦一人肥），無非是工人血汗。配給所組合人員揀取上好之早食以

走運黑市，殘餘者以配給工人，斤兩每不足。家屬們每日曬雨淋淋下等待配給品及受獸警的虐待毒打，僅得少量殘餘配給品。列隊在後者往往空手而歸。工作部食糧物資配給少而價又昂貴，物資配給略多價錢稍平。同是軍港內物資物價就各有不同，工作部的工人因配給品關係，就多數私自轉業入軍需部工作。昭和時代因工人不足，及其工作繁忙，各部日人就利用配給品引誘別部工人入自己部內工作。昭和十七年以飯配給工人。每日放工時工人急步跑回宿舍，氣喘汗流，每人持一飯碗和飯券一張，在日曬雨淋中列隊成長蛇形，等待配給，受獸警嚴密監視。若隊形稍不齊整，則大木棍迎頭痛擊，常有連棍亦打折斷者，飯未吃而頭已受傷，吃飯之難，可謂慘矣。十八年度配給半年飯券，每張一角，配給冷飯一碗，不足飽腹。米糧恐慌，飯券賣黑市，每張由二角起。後來價飛漲，蝗軍就統制飯券配給，要工人每日十一小時或夜工或星期日不停工者，飯券方有配給。強迫每日工作十一小時，代價為飯券一張，物以少為貴，黑市飯券高至五八元一張。買黑市飯券者要預早訂定及交上期銀始得。後蝗軍知道飯券之價值，就私自暗中販賣黑市飯券圖利。

昭和時代工人工資微薄，婦女工作入息反較男工為優。婦女們在蝗軍飯堂工作，為生活壓迫，偷取糧食物資飯菜等，習以為常。所謂近廚得食，一家的生活，方可掙扎繼續生存。婦女作工入息豐富，男工人每望塵莫及，家庭的責任，就倒轉位置，男人們顧小孩處理家務，女人出外工作。

十 工人醫院是進墳墓之路

軍港內之醫院為前英政府設立以療治工人之醫院，有各種醫療用具設備。自淪陷後，蝗軍改為海軍專用療病所，工人不得享受，間有病人不知前往求醫，不但不予療治，反持棍毒打驅出院外。無人道之蝗軍將工人宿舍改為工人療醫院，設備簡陋，全無衛生，醫院內之獸醫官污言穢語任情調戲女看護。獸醫官常深夜駕車至女看護宿舍，詭稱同往接生

，女看護不以為意，獸醫官駕車載往蝗軍宿舍始知中獸醫官奸計，在勢力淫威下欲走不能，威迫利誘，任意姦淫，洩發獸慾，後用車載回宿舍。獸軍或半夜偷往女看護宿舍拍門施用迷魂藥藉圖強姦淫辱。有一恐怖期，有家眷之工人宿舍一入夜後，即掩門閉戶，熄燈早寢，以避免獸軍的騷擾。獸軍仍四處拍門聲稱找尋花姑娘，令有家眷工人夜寢不安。

工人醫院內之醫生院務人員女看護等染了法西斯殘暴行為，醫院內常毆打有病工人，疾言厲色，怒罵呼喝，毫無憐憫病人之念。甚至不允療治。當軍港內字花賭具流行時，醫生亦中賭毒，診療室中醫生櫃上每日放一字花題，因醫生不識中國文字，由事務員譯為英文，診察病人時，而其心集中於字題，全無注意病者，胡亂診療，全無道德。醫院內藥品時常缺乏，用蕉葉和以灑廁所之臭粉，包紮爛腳，以致爛腳者病症加速沉重至不能行動。不論任何科症，一律以飼鷄之糠給病人食，而稱曰富有維他命。軍港之工人病症最流行者為腳氣症，皮膚病，痢症，營養不足之諸病症。工人染病者入院留醫，祇有待斃，全無藥品療治，人死亡率之高實可驚人。工人死亡率率爪哇人佔八十八巴仙，華人亦不少，軍港路十三哩指定工人之新開墳墓不知多少。每次爪哇人集體死亡，用草蓋包裹十數具死屍，以木車載之，每日不絕，推到墓地去。醫院病死工人有時棄置停屍房十餘日，無人處理，發臭脹大，蒼蠅滿佈，成千累萬，臭不可聞，始由各工廠之工人自動移屍，又無配給棺材，僅以席包裹，棄之十三哩原野，草草埋藏，野狗常尋屍而食，以致骨肉狼藉。宿舍內有病工人因不願入醫院，常病死宿舍內，無人發覺，至肌肉枯乾而成骸骨。宿舍樓下亦常發現死屍，蝗軍全不理會，任由發臭。工人死亡賤於一蟻，可謂慘矣。

十一 海軍慰安所

海軍慰安所為蝗軍海軍發洩獸慾，姦淫女性之處。惡魔在軍港外十三哩半西山園，將居民趕出，圍以鐵網，改為海軍慰安所。全部婦女，均為各處強拉來者，由蝗軍監禁，以發洩獸慾。法西斯殘暴魔手，荒淫

無恥 乃認為勝利慰安品

十二 B二九型機給軍港致命傷

星洲淪陷時，軍港內工場貨倉物資機械各偉大建築物，除一雄偉之起重機，無線電台及一鐵橋自動炸毀外，其他各物完整無缺，淪入蝗軍手中，大量物資為蝗軍利用。以戰養戰，三年餘來物資尚有餘剩。蝗軍向工人宣傳三年後征討美國本土，登陸佔領珍珠港，名為新東京。自誇「作戰必勝，建設必成」。但自佔領軍港後，除修理艦船外，無甚建設。木造船增產計劃非常遲緩，六月內祇有一木造船完成下水。蝗軍之建設技術並不高明，粗製濫造，胡亂完成，海外蝗軍作戰艦隊，每天有一壞艦拖進軍港，初時還用大幅帆布遮掩受炮擊傷傷位置。後來受傷的艦太多了，急於修理，「醜媳婦終須見家翁」，也不掩蓋了。「無敵蝗軍」戰艦司令台倒壞了，砲位扭曲，船身側欹了，艙位機房穿了大洞，海水浸入，浪頭沒尾的奇形怪艦隊，帶着疲倦，喘着氣，艦下凌亂不堪，發出傷死屍的臭氣而入港來。入塢驗看，船身受傷太沉重了，舵和車葉或至解體，全無修理和行動可能，就此長期休養，不必再出海作戰。後來蝗軍戰艦和運輸船停泊在昭南港內者，統統都是受了巨創的。終於呼出保衛昭南哀聲，趕築防禦地，佈置高射砲，掘防空壕，各工場大建築物添上偽裝，連馬路也油上防空色。蝗軍開始惶恐，夜間行黑色燈火管制，探射燈四處照射，警報機不時操練。據說美國B二九型四發動機的長距離轟炸機，可出印度橫渡印度洋至昭南島轟炸。昭南防衛司令官發出佈告謂隨時有被空襲危機，防空監視哨日夜持鏡向空中瞭望，高射砲指天空。昭和十九年十月二日的早晨，適值星期日，是日無休息，工人向照常上工。九時許警報聲忽鳴鳴，呼出哀聲，警戒的紅旗升起。號稱勇敢不畏死的蝗軍一聞警報聲，沒命狂奔奔突狂跑逃命，帽子飛了也不管。防空壕擠滿蝗軍。瞭望員報告發現B二九型成群由新山飛來，高射砲發炮抵禦，機關槍向空遙擊。八年來橫行中國的惡魔「能登呂」號航空母艦，受了傷在場內修理中，也加入應戰，射擊美機，高射砲狂响，B

二九機瞄準了炮位集中轟炸，彈如雨下，煙塵飛揚，驚天動地。高射炮位被炸為大潭，工場倒塌，高射機關槍，立即沈默。B二九型機作波浪式繼續轟炸，嚇得蝗軍面無人色，東奔西跑，不知如何是好。這首次一場轟炸，証實蝗軍高射炮無效，防空力不足。轟炸後，調查損失場石，水閘被毀。「能登呂」號再次受傷，被炸為二段。石場的雷房，和高射炮位，工八飯堂，及馬路全部命中五百磅炸彈。第一次轟炸後，工人開始長期停止工作，以免受轟炸危險，傳言預防大轟炸增設炮位，加多防空哨兵，工場內忙建機械防空牆。英國從前所建三合土鋼骨防空室，恐防彈力不足，內外加設防禦鐵柱和泥土，如小山丘炮壘一般。因工人多數不返工，蝗軍佈告本軍港內加強防禦力新建避難室，增加工金，多配雜糧等物，以引誘工人勤勞工作。二次警報又鳴，下令全工作部員工離開工場區疏散避難。B二九型機再次駕臨，猛烈轟炸，工場和貨倉，紛紛倒塌和發生火災，滿目荒涼，此時蝗軍工作員編為防空警戒員，日夜持槍防守。某日清早下令全部工人離開工場區，集中草地防空壕派哨兵監視，試驗放煙幕，以增加防空力。濃白的煙幕分站施放，三分鐘後將工場區埋沒在濃煙裡，風力的關係把濃煙吹進工人宿舍區，也將它遮掩了。不料弄假成真，在煙幕試驗當中，警報機忽哀鳴，紅旗一二三枝都上升，高射炮也指向天空，看煙幕的工人們，看看形勢不對，紛紛逃避，連蝗軍見形勢不妙，也以走為上着。隆隆的機聲由遠而近，B二九型在煙幕施放中仍向工場區投命中彈。蝗軍施行煙幕，又失効力，以後也棄而不用。第二次受慘重的損失，乃另行計劃，將各工場急向各處密林區，如石里打十三哩，八條石，武吉知馬區，新山板蘭區等處，紛紛加緊疏散，機械東遷西搬，將機械零亂放在樹林裡，東一件，西一片，日夜不停，趕緊運輸。貨倉裡的貨物和糧食也揀運到山吧裡去，或將工人宿舍改建為貨倉。「紅毛樓」變為臨時疏散工場。各式船艦也插上蕉葉樹枝，偽裝為小樹林。五千噸和五萬噸浮水場也低沉在水裡。自此蝗軍受傷的艦船也不敢入場修理，恐受集中轟炸。而B二九型任意飛行偵察。

。二二機飛來，高射炮也不敢胡亂射擊，蝗軍飛機若飛行時，遇B二九

型機，急飛往別方，避免作戰損失。其後 又來一次大轟炸，B二九型機由北馬飛來，蝗軍如弓驚之鳥，清晨緊急疏散。軍港仍為B二九型機目標地，工場貨倉再受毀滅。飛機作梯形式連續三小時轟炸後，受嚴重損失。發電房風扇全部倒塌，貨倉區，八十巴仙被炸燬，附近貨倉工場及馬路交通全部被毀，不及疏散的機械也被炸毀，發生大火災。五萬噸浮水場泊有運輸船一隻，連浮水場同一命運，連中數彈，全浮水場及船永遠沉沒於水底。十三哩「紅毛樓」為蝗軍官員宿舍，因宿舍設有工場，也命中五百磅彈，東倒西崩，敗瓦殘磚，滿目荒涼。是次空襲為軍港歷來最鉅大者，損失慘重，蝗軍高級官員是次亦有數人被炸死。蝗軍所疏散工場區，為避免空中偵察，把機械場搬到地下防空室工作。空氣不足，濕氣太犬，和瘴氣毒蚊，食水不潔使該區九十八仙工人染病。爪哇人多數死亡，蝗軍也患腳氣病。自是美軍日夜轟炸昭南。防衛昭南司令發出最後悲鳴，謂聯軍有在馬來亞登陸可能。各疏散工場日夜加緊趕製大型迫擊炮，手榴彈等。全軍港日人，改編為特攻隊，日夜持木製武器，訓練突擊，預備作最後自殺的決死戰。全軍港掘迫戰壕。軍政監部，言昭南將作為最後堡壘，每一街巷化作戰場；市民急速疏散，避免作炮灰，蝗軍祇有一全員玉碎。「不知投降為何物」云云。但自沖繩失陷，二枚原子彈投下日本本土，裕仁宣佈無條件投降後，軍港工場停止工作，以前日夜趕製之大量迫擊炮等武器，立變為廢物。殘暴的蝗軍用武士道之刀斬殺三年來種植之木瓜蕉樹等，以洩獸性。殺雞狂飲，亂喝狂舞，全體蝗軍配給新衣鞋日用品等，妄想逍遙居留俘虜營。在軍港三里山立自起一俘虜集中營，物資完備，圖作世外桃源，營內設備木屋，電燈，自動發電機，電話；自來水管，傢私，彈性蘇發林，冰櫃，罐頭，米糧，什物等，正式俱全。另一方面，工人之工金，却遲延不發，物資又全不配給。軍港由蝗軍組織保安隊維持秩序，工人在宿舍大規模開賭，蝗軍也加入聚賭。英軍登陸入駐軍港後，萬惡的蝗軍九月九日始將最後之糧款發給，每人又津貼三個月工金，但英軍已宣佈日軍用紙幣為廢紙矣。

周緒基

浮羅澤光淪陷期間回憶錄

浮羅澤光乃屬新嘉坡附近之一叢爾小島，距離星市區約三十海里，與樟宜及浮羅敏二處，恰成鼎足之勢。戰前英軍當局，因其地位扼士里打之要隘，曾費鉅款，建築各種砲台，以輔護防線。在民國三十一年二月十五日，星嘉坡失陷時，各種重要機關，經守軍自動破壞廢棄。華僑居於是者，為數三千之衆，土人則佔一千有多人。全島人口總數，合計四千有餘。本島土產以橡膠為大宗，橡樹蔓延林立，約佔全島面積八十八巴仙。他如椰樹及菓木，遍植全島。我僑日常生活，牧畜兼務農最多，土人則賴捕魚為生。工廠出品，有機器磚，即戰前在馬來亞，素著盛名之「澤光磚」；其次有磁器，頗獲暢銷。本島自民國卅一年二月廿五日，倭寇之獸跡踏上本島起，至民國卅四年八月卅日聯軍光復後為止，日本瘋狂法西斯主義者，在島上演着種種獸行。從筆者目覩或耳聞擇其要者，擷管而記之。

倭寇在民國卅一年二月廿五日清晨，遣其獸兵，約五百名，由後港區用武裝艦數艘，運至本港軍事碼頭（本島之南部登岸。其時本港與星嘉坡之交通，已完全斷絕二星期，故不明瞭初淪陷時，倭寇在坡中一切舉動。因此是日往街場（商店區）觀看者頗衆，倭寇即與當地土人領袖接洽，待至十時左右，分一隊獸兵，約百數十之衆，直趨至距離軍事區五百碼以外之商店區，霹靂一聲，若迅雷不及掩耳，突將商店區全部，包圍得水洩不遑，然後將華僑不分婦孺老少，一概驅出，集中於烈日當空之十字街頭，同時埋伏機關槍四挺，而其獸兵則舉槍實彈，穿梳巡邏。獸兵除監視者及其機槍手外，分作無數小隊有若打家劫舍之土匪，闖入各商店住屋內，恣意搜查，遇有珍貴物品，則各劫一空，表面為搜查軍械與武器，事實無異強盜行劫。經過三時餘之搜查，并無搜出任何違

禁品。當此時也，獸兵將吾人包圍，然後令其翻譯員對衆問：「（一）華僑在本島有無愛國社團之組織？（二）可曾幫助英軍當局作一切對抗之工作？」處此環境之下僑胞知事迫切，惟有暫忍污辱顧全一島生靈，不約而同，咸曰兩者皆無。經過強迫與誘迫之問話後，羣衆仍站在烈日當中，不能少動。是時本島由星派來之潔淨局職員（混血人），因敗類告密，受追問；新嘉坡將淪陷時，本島守軍破壞軍事建設，以及各種水上交通工具事。彼堅決回答不知，引起倭寇獸性暴發，即刻被反綁雙手，懸吊在街旁樹枝上，拷打審問，但仍未獲任何口供。結果，日寇用手槍柄，對準此位職員之頭，着力敲擊數次，須臾血流滿面，其人已入昏迷之狀，失却知覺，默無聲息。久之，招令部下寇卒解放，以藥敷救還魂。經過三五「長刀」級者輾轉深究，終不得端倪而釋放之。至此僑衆站在街中，已逾四五點鐘矣。况受烈日之暴炙，頭暈目眩喉乾口渴，足肢麻痺。中有不能支持者，或致蹲坐，暫作休息，即刻嘗試巨掌毆打，靴尖蹴踢之罰。當此鐵蹄蹂躪之下，華僑惟有飲恨吞聲，忍受凌辱。當時華僑方面受倭寇最苛刻者，即本港籌賑分會主席池德滿先生，受其反覆迫問時間逾二時之久。幸無倭寇懷疑之處，兼之未發現愛國佐證，此一暮口本法西斯主義之街頭怪劇，乃於午後五時餘，在叱喝之下散場，俾未曾表演彼之劊子手拿手好戲。

倭寇卑鄙貪污成性，世人皆知。溯自民國卅一年二月廿五日開始，首次虐待華僑，已如上述。翌日（廿六日）更授權於土人，四出揚言「皇軍」新到本島缺乏陸上交通工具，要向本港徵用唯一交通工具即腳車，倘不概行交出，如經發覺，處以斬首極刑。由土人指示與協助，收集及劫奪之腳車，數目約二百輛，掃數用軍用囉哩，運入軍碼頭，選擇優良

者，配落來船運備而去，剩餘一部較劣者，作酬勞土人之獎品。本港自經劫奪脚車後，島上華僑徒步三閱月，間有在偏僻之地者，雖得匿存其車輛，但甚少數。且咸恐倭寇之殘酷手段，各皆安步以當車。

倭寇素慣於乘人不備故攻，於廿六日之夕，開始其奸淫之獸行。最先在鄰近軍港有所動作，深幸戰前當地華僑常閱報章，得悉國內，倭寇在各淪陷區，奸淫劫掠一貫政策，緣是得為未雨綢繆，各將少婦稚兒，疏散至對海（本島北部對面）柔佛屬山林地區。露宿風餐披星戴月，以暫逃魔掌，為時一月。倭寇三五成群，不分晝夜，有若瘋狂，侵及全島每一角落之住屋，滿望遂其蛇蝎心腸。設不幸當倭寇突臨而驚慌逃走，必受拘而遭棍柄鞭擊，或罰跪等。不分皂白，翻箱倒篋公然攫取財物，厥狀類土匪而更猖狂，鬧得滿城風雨，雞犬不寧。此羣「掃蕩」獸兵，駐紮本島，約三星期，始開往柔佛之哥路丁宜。越後三月，筆者晤友人從哥路埠逃難來者談，該批掃蕩隊，在哥路一埠，實行其慘絕人寰之大屠殺，無辜華僑，慘遭殺戮者，不知凡幾。驟聞是語，痛心久之。

民國卅二年者，本島軍港區，由倭寇團第九三二〇部隊，抽調軍隊約三千人，作長期駐防性質，兼及修理各砲台之工作，夢想造成金城湯池，永佔馬來亞，實現彼之大東亞迷夢。但事與願違，雖曾宣傳，重建砲壘，無如原料消耗已盡，終成幻影耳。因是異想天開，披上假面具，利用「成武堂」招牌，提倡開拓農場，實行欺騙式招募工人，聲言軍欲獎勵種種雜糧，以達到自供自給之目的，又言欲優待部隊管理之工作人員，額外免費配給米、糖、鹽，並分送多種雜貨，當時華僑皆受糧食恐慌之苦楚，迫不得已，惟有負痛作牛馬為彼驅使，希望獲得額外米糧以彌補十一。但結果每人每日僅得碎糙米三兩，而工作則須在飢饉之中，在倭寇監視之下，斫伐四區之橡膠林，而開闢「成武堂」字號之農場以種植木茨，甘茨，蔬菜等。計我僑產業（橡膠）遭其斫伐而損失者，合此四區面積，總共約四百英畝。日寇狼貪無厭，於淪陷第二年六月收沒本港獨一無二之機工廠，即「澤光磚廠」，歸同第九八一三部隊管理，其所出品之磚瓦，概資軍隊之需。開辦一年後，即卅三年，因在廠二

百餘工人，發生食糧恐慌，由九八一三部隊計劃，斫伐源泰公司橡膠園全部約五十英畝，作為種植雜糧場所。更進一步以蠶食鯨吞手段，無條件剝佔手工磁器廠、品物之製造受軍部之規定，不能自由選擇，至是已將本港機器及手工製造廠，在明劫暗搶之下，剝削淨盡矣。

當地華僑愛國熱忱素不落後，矧親歷淪陷區地獄生涯，因此更刺激華僑抗日救亡之決意，雖處彈丸孤島，環境特殊，而愛國之心，無時或釋，不憚艱險，在人民抗日軍領導之下，在敵後方工作者，其時大有人在。倭寇最怕者，莫如愛國份子，偶聞空穴風聲，則疑竇重生，屢次調遣大隊軍兵，如臨大敵。本港于卅二年深秋會受倭寇白日突然分區包圍。所幸當時開來竊隊，屬柔佛新山司令部者，其後經查明悉，本港非屬柔佛區域，故無從濫施其狼心毒手。然亦須分區集中，聽其訓話。

在此三年半淪陷期中，倭寇對本港施政方略，綜而言之約分下列三點（一）於卅二年六月間，實行海上交通之統制，將本港僅有之水上交通工具，小雷船共七艘，劃歸其海軍部統轄，指定航域，限以後碼頭，為出入口站，并由當時F警署（即裕則警局）組織組合負責向海軍部，申請航行證書及旗幟，各船每月照所獲之備費，按扣三十巴仙，作為組合經常費。出入客商，必須先向組合購買船票，同時攜帶戶口證查對，并須言明理由，確實無訛，始獲購票。而且往來船隻，必靠本軍港碼頭與樟宜港口水柵二站。由船東報告後，經守站寇兵檢查，至其公然劫奪貨物乃是尋常事，旅人客商，遭其污辱毒打者，指不勝數，似此已將全島居民之行動盡操於掌握中矣。（二）本港航路交通，自六月後之情形，已如上述，循此而行，至同年九月間敵憲兵部仍認為不滿，更進一步，迫令全島居民無分性別，自十二歲起應自費向F警署領取「居住並渡航證」每人連攜照費共計港幣三元，無此登記證者雖遇要事，概不能向船組合，購票往星，惟有望洋興嘆耳。（三）卅五年春初法西斯陣線已現崩潰之兆，其特務人員及走狗之流，如鯽過江，頻頻來此，探訪當地輿論，捕風捉影，波及全島，人心惶惶，風聲鶴唳。其時適距舊曆除夕之前二日，倭軍部突派來憲兵營各級武裝人員，約一百之夥，截分本港

爲東四二區，迫令華僑隨身攜帶戶口表，趨赴就近一區集中，然後受武裝隊伍四周包圍，由憲兵隊長（日人）當面查對，是否抗日份子。略涉嫌疑者，即拘留審問。回憶當時受慘刑毒打者，實繁有人。經二日集中檢查畢，又分組侵入山頂區，針對華僑住宅作苛刻檢查，暴戾肆擾之狀令人忿恨至於極點。是日適值舊曆除夕，家家戶戶無心度歲，恐怖心

情籠罩全島。華僑提心吊胆，逾數晝夜。至舊曆新正月初二日此群瘋狗，始陸續撤退。嗟乎！本港乃一彈丸孤島，敵寇尙且屢屢如此虐待，然則對南洋群島各繁盛之區，其手段殘忍毒辣，必更甚於對本港千萬倍可知也。

沈漢光

第三篇 檳榔嶼

檳城的淪陷

日本的軍用機轟炸檳城，始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日的下午，進擊檳城對岸的北海飛機場。到來的日本軍用機有二十六架，而英方抵抗者僅有五架而已，結果英機被擊落者，竟達四架之多。而日機的轟炸商業區，却是開始於十二月十一日。轟炸的範圍很廣泛，幾乎包括檳城的商業中心點，例如土庫街，緞羅申街，打鐵街，海墘街，社尾街，新街，香田仔，甘光內，牛干冬，椰脚街，以及海墘一帶。繼續三天不斷的盲目轟炸，故住民傷死很多，而房屋的炸燬，貨物的損失，其數目是無從計算的。至於英印軍的退出檳城，是在十二月十四日和十五日的事，而最後一批英國人的退出檳城則是在十六日。檳城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以來，即充滿了恐怖的氣氛，戰氣瀰漫，那可怖的硝煙到處飛揚着。人民生命與財產，完全淪於朝不保夕的境地；至於那些著名的商店和倉庫，多為歹徒逐一破門而入。因此，在正式的商业方面，自然頓成僵局。檳城既已在數天恐怖的轟炸中變為廢墟，就是法律和治安，也全然成爲僅有虛名。

檳城的暴徒開始公開搶掠，那是始於十二月十三日，而場所則是始於吉寧巴殺。那時一般群眾，在那巴殺撞門破戶，乘機劫掠。那時當地的警察隊，事實上已告瓦解。因此一般暴徒，也就胆大包天，聞風繼起，而互相效尤者，遂日有所增。不久，那公然搶掠之事遂因蔓延而波及檳城新光市來。自新街，檳榔律，社尾街，打鐵街，中街，土庫街，港仔口街，漆木街以及檳榔律及至油頭街一帶，劫掠之事，有如野火燎原。那些暴徒，多以斧頭及其他器具搗破窗戶，並控開鎖頭，劫掠一切，當此種搶掠之事發生之時，英政府當局尚在檳城。最後的一批英人離開檳城是十二月十六日的事。那時本地的英政府雖然仍存在，但在市面上，却已完全成爲無政府狀態，呈出空前紛亂的景象！

英人最後的一批於十二月十六日離開檳城而逃向新加坡去後，在翌日的早晨，檳城的市民便假佛蘭斯士萊特學校召集民衆大會，因此遂即席產生了一個「檳城服務委員會」。該委員會係以各民族代表（各民族方面選派三人）組織而成，而有名的亦果西報主筆沙拉灣那巫都氏，則任該委員會的主席，藉以維持本城的治安與秩序。

那時，檳城服務委員會的首要任務，就是從事組織義勇警察隊，而該隊的隊員，大部份是以前本城的義勇軍。因此故，本城的治安與秩序，乃逐漸恢復常態。而當時的檳城服務委員會乃開始負責接管政府的米倉，而將本城政府所保管的米糧，配給與民衆。

那剛才組織起來的檳城服務委員會，會於十二月十九日的早晨，向吉打日軍司令部廣播，報告英軍已經逃走。因此，在當日的下午三時四十五分，日軍遂在檳城鐵道碼頭開始上陸，沒有流一滴的血而佔領了檳城。

至於那時尚居留在檳城的日本人，則於十二月八日未明的二時左右，全部遭受政府當局的逮捕，那召喚狀是用日本文書寫的。寫的是：「爾已是敵國人，須受扣留」。那些日本人起初集合於檳榔律的中央警察署，後來男子五十三名即送往四坎店監獄，而女子八名則監禁於日本人會。直至英人離開後的十二月十六日始由看守的馬來人釋放了出來。在馬來亞所有的日本人，不論男女，在新加坡失陷前差不多全部被送往印度，祇有檳城的日本人成爲唯一的例外而已。那時領導日本陸軍到檳城的日本人是自監獄中被釋放了出來的福井和鎌田二人，他們於十七日早晨同着馬來人划着舢舨船渡過檳城海峽，而到已抵達雙溪大年的日軍司令部，報告英人已全部離去檳城。

自從日本軍佔領檳城以來，並沒有帶來了日本人所宣傳的和平而

却帶來了更可怕的恐怖「肅清」，「肅清」，「肅清」，每次的「肅清」總把千百百的有為的無辜的中國男女青年整批的送進暗無天日的車水路的日本憲兵司令部 和四坎店監獄 以及橫濱律的警務部去。而

由漢奸，間諜，日本劊子手的血手 把那無罪的人們的生命毀滅掉。自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九日以後，橫城充滿了恐怖，人民的生命失去了安全的保障，差不多每個人都有隨時被捕 都有隨時被活埋的可能。

冰
華

檳城淪陷期間概況

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聯軍在檳城作凱旋的登陸，日本強盜過去三年八個月的罪惡史，便隨着它的滅亡而寫了最後一頁。但那一頁頁的血腥的慘痛的事蹟，却没有隨寇寇底敗亡而湮沒，它已經在馬來亞人民的心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三年八個月並不算久吧？回想起來，從日寇在檳城舉行「入城式」的時候起，直到它的屈膝，一切的一切，就好像還歷歷在目；可是和平到現在，不覺又過了十二個月了，倒好像一眨眼就過去了似的。然當那痛苦的一千三百五十五天當中，人們的確是度日如年。這是證明沒有驚濤駭浪的平凡生活，日子是在不注意中便溜走了，只有那痛苦的日子，才會使人覺得廿四小時便如三百六十五日一樣長久。

與珍珠港慘案發生同時，日寇也就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清晨三時，在北馬的哥打峇魯開始登陸。那天的早上六時左右，消息已傳遍了整個檳城，每一個人都顯現得緊張和興奮。爲了大家都受了那時大英帝國的宣傳，以爲馬來亞縱沒有金城湯池之固，也一定有一番激烈戰鬥的。所以大家都準備如何迎接戰鬥，如何渡過戰爭中的生活，沒有人會想到要逃亡的，然而出人意料的事實太突然了。前方吃緊的消息，不斷地傳來，不過，人們還是保持着鎮靜，直至十一日的大轟炸後，這才使人們熱望的心冷了下來，緊張和興奮，變了恐慌和煩燥。尤其是轟炸之後，整個檳城已陷於無政府狀態中，簡直變成了搶掠世界，人心惶惶，不可終日。

十六日的晚上，由檳城南下的一班最後列車，悄悄地載去了所有的英國人，把在戰前負擔了極大的「乳牛」工作的檳城民衆，遺棄在後面了。經這樣的急遽變化，迅速的展開了兩個不同的場面：一方面是不願

屈辱的人們的逃亡和隱匿；一方面是準備以無耻與諂媚來歡迎新的主子。「打倒英國」「東亞共榮」的標語，已經發現在粉白的牆壁上，鋪開了十九日寇軍「和平進城式」的道路，「治安維持會」的招牌很快的張掛了。這位美麗的處女——檳城，就在這樣的短時期內，被拉進黑暗而慘酷的牢房，被強暴的蹂躪，度着她慘痛無涯的歲月了。

寇軍的蜂擁穿過了檳城之後，繼續踏着「新加坡進行曲」的拍子；但是人們還殘留着最後的希望，以爲英國絕不會把它慘淡經營的馬來亞輕易放棄，這連續的失利，或是由於一時的調動失宜；「東方的直布羅陀」，無論如何是可以支持到援軍的到來的。這種種假設，直到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的一十萬降兵齊解甲，和邱吉爾在英下院聲淚俱下的報告後，都化歸烏有了。人們都以沉重而憂鬱的心情，無可奈何的準備捱受一切不可預料的災禍。

恐怖的暴行，是以寇憲在檳榔律的「四方樓」把兩個被指爲「搶劫犯」的華人當衆「砍頭」爲始。有的人感到肉顫股慄，有的還因爲破天荒看過這種身首異處的悲劇而發生好奇。大多數的人們，都以爲日軍在中國戰場和對老百姓的殘酷野蠻暴行，或者是報章上的過事渲染，直到大屠殺之後，他們才感覺到報章的報道，還不過是皮毛而已。

我記得很清楚，那是一九四二年的四月間，是農曆的三月廿日，是「清明節」的清晨，日本強盜在檳城造下了最卑劣而殘暴的罪惡——第一次大檢舉。這一次被捕的最多，犧牲的也最多。事後，据不完全统计，包括第二次第三次的大檢舉，華僑被殺被捕的，總在五千人以上。猙獰的臉孔露出後的日本強盜，在無耻的幫兇走狗協助下，接二連三的施行所謂「肅清」，不管你是在路上，不管你是在家裡，總之你是處在牠的

魔掌之下，生命好像懸絲，時刻都有給摧斷的可能。幫兇走狗，爲了無恥荒淫的享受，不惜無風起浪，製造隨意所欲的一切，藉以邀功，稍有睚眦之怨，牠可以弄到你家破人亡。事實上，遭戮寇和幫兇走狗的屠殺和陷害的，簡直是無從統計。這筆血賬，實是板城有史以來所未有的，而必需以血才能清償的民族仇恨。

日寇攻陷了新加坡以後，好大喜功，以爲從此便可以「東亞共榮」了，居然也拿出所謂「施政方針」，實質上不過是毀滅人類文明，集窮兇極惡的法西斯強盜暴行的大成的執行工具而已。僅就記憶所及，略爲概述如次：

政治方面 一般帝國主義者，他要統治殖民地，除了高壓的「硬」的工夫外，還要通過御用機關用「軟」的法子去麻醉去誘惑人民。但是日本強盜除了專用硬工夫外，還沒有學哥斯文的軟工夫。這也就是日寇敗亡的一因。日寇自佔領以至敗亡，都還是在軍政時期中，所以「州長官」也是軍人，一切政令，都是由敵酋假手於他發出來的，然後通過各民族的傀儡機關，如什麼「協會」去執行，這是屬於「協力」一類的政令的。如抽調壯丁，募集「勤勞奉仕隊」等，都是由「協會」轉行「區長」，轉到「鄰保班長」去直接執行。至于「州政廳」，即是現時的工部局。裡面的行政組織，大體依了戰前英政府的舊規，所以前此許多工部局的公務員，都還可以照例「吃糧銀」；所不同的就是辦公之外，還要抽出點時間去學習「國語」，和忍受那喜怒無常的「東洋火腿」的突然降臨，跟特務的監視。

切實一點說，日寇的統治方針，自始就沒有把殖民地人民當作人類看待。牠用了一切高壓的恐怖手段去鎮壓人民，除了刺刀槍桿及殘暴的特務劊子手外，而表現在教育經濟諸端的，都不過是一貫的法西斯作風的奴化和榨取的手法，實際上還比不上古代野蠻人的豪爽與率直，那簡直是變成了禽獸的世界，把人間化爲地獄了。

教育方面 寇軍在檳城登陸以後，最先就決定先要殺絕牠認爲有抗日嫌疑的智識份子。在太平洋戰爭未爆發，祖國抗戰正酣的時候，南洋

華僑因處在外國統治之下，對祖國的眷念特別深，尤其是這一次抗戰，是摧斷百年來枷鎖，滄雪積辱的行動，所以得到華僑一致的擁護。除自告奮勇歸國參加抗敵者外，留在南洋的都踴躍的「籌賑」，盡了出錢出力的義務。主持其事的雖是一般愛國僑領，但是推進與實地活動的，都以青年智識份子爲多。故日寇爲了要發洩獸性，便以這般青年智識份子爲屠殺報復的對象。在首次大檢舉中，在漢奸走狗的無耻出賣下，抱着「生平未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的知識界和青年，許多便這樣的犧牲了。日寇屠殺了這許多智識份子和青年之後，一雙血淋淋的手也來辦其所謂「教育」。這並不是說牠有心爲人類文明着想，還是想利用牠的野獸淫威去毒害弱小天真的心靈，灌輸奴化思想，製造一批只知道有「天皇」有「大日本」的奴隸，充將來侵略戰爭的炮灰。

爲了要實現牠這種毒計，一般無耻的教育界敗類便找到了出路。但也不可一口抹煞，有的也確是迫於環境只得出來「向東遙拜」的。日寇的教育方針，就是要製造奴隸，灌輸奴化思想。牠找不出理論的根據，便一切都神格化起來。「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後裔，「大和民族」是「神的子孫」，從而表現在行動上面的就是向小孩子思想上打毒針，妄想把時代倒拖幾百年回去。一般無耻的教育界敗類，雖然拚命的想學會了「國語」，以爲可以做高一等的奴才，然結果都給事實粉碎了。日寇的侵略註定必要崩潰，也就判定了這種奴化教育的短命，倒是給人學會了「馬鹿」一句，用來詛咒一個個現在給逮捕回來的敵憲和戰犯。

文化方面 和教育方針一樣，日寇的所謂文化事業，也是以奴化和麻醉爲出發點的。同時，或許牠也知道先天不足的暴發國家，是經不起聯合國的摧擊的。當牠佔領了馬來亞之初，對有關文化方面的種種宣傳，還沒有澈底的控制，除了新聞事業以外，其他如電影還可以放映英美片子。收音機也還沒有完全割斷長波和短波。追珊瑚海一戰之後，軍事上已開始逆轉了，牠恐懼着這些消息的透露，會影響人心，於是對一切足以暴露牠的弱點的宣傳文化事業的東西，都實施澈底的管制起來。如禁止放映英美影片，把收音機改裝爲只能收聽本市發出的播音的中波

機，甚至限期要完全禁止使用英語。這幾種事實，在牠固然以為可以一手掩盡天下人耳目；然人民心目中却更為雪亮，知道牠這種舉動是垂死前的掙扎。

作為日寇文化事業中心的最可注意的，便算是「新聞紙」了。牠登陸後的不久，便由「軍報導班」召集了一般自命為報人的敗類，利用了現成的出版設備，發行「彼南日報」。初時的內容，都只是限於軍事消息和當地新聞。等到攻陷了新加坡之後，遂由日寇唯一的「同盟社」來接管，改名為「彼南新聞」，篇幅也擴充了一大張。「彼南新聞」計有華英巫之三種，電訊都是由「同盟社」供給，所有電訊與地方新聞，都要受「宣傳科」的檢查。內容方面，當然是不出一貫的欺騙與造謠。在報紙上的消息，永遠是「皇軍大勝」，「荒鷲施威」的，甚至後來所謂「自爆」的「神風隊」，也居然有「飛機全隊安然歸還基地」的報導，這足以證明同盟社宣傳技術的拙劣。人民被迫看報，不過是想知道一點關於當地的情形，要知道軍事上的情形，倒可以從「皇軍大勝」的消息中看到反面的事實。譬如說，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和九日，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拋下後，事實上牠已經在同月十日無條件投降了。可是，這些消息一直沒有發表，「彼南新聞」也見不到「大勝」的報導了。然人們並不會因此而不知道，反而更正確地證明牠已經完結了。

經濟方面 日寇的佔領檳城，因為英軍的不戰而退，可以說是兵不血刃。除了因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一日的市區大轟炸，毀壞了許多店舖和屠殺了許多人民外，經濟上可以說沒有受到什麼影響，至於寇軍登陸的青黃不接時期，一時市場的陷於癱瘓，那是不能免的。寇軍登陸之後，首即宣佈軍用票與叻幣同價。其時人民處於暴力淫威之下，當然誰也不敢說一個不字，同時，又因為所有的物資充足，故物價也還順着規律發展。日寇是先天不足的國家，牠發動這次戰爭，照牠自己承認，也是賭國運的，牠本身實在沒有能力來支持這種龐大的軍費，唯一的辦法，只有「以戰養戰」。一面把所有的物資統制起來，一面則用各種「組合」或「會社」去壟斷。隨着戰局的日益嚴重，外圍的封鎖愈久愈密，物

資的來源愈少，而統制和壟斷也就愈嚴厲。由於物資供求不平衡，和軍費的支出無限，便造成通貨膨脹。日寇在攻陷新加坡後不久，除硬搶了五千萬的「奉納金」外，根據一九四三年（即昭和十八年度）日寇臨時議會之預算，在三百餘億的支出預算中，馬來亞便負擔了七十億，從這種數字中，可以推想，牠壓榨剝削的程度為何如了。

從這種剝削制度下反映出來的，便是「組合」和「會社」的使用。舉凡一切重要物資，均受「組合」或「會社」的支配，其對於人民有直接影響的，便是蔬菜，肉類，米穀，和柴炭等「組合」。這些「組合」的本質，一方是向生產者剝削，除了供奉「主子」之外，便把餘剩的從黑市拋出，對消費者榨取很高的利潤。那時候事實上已經沒有正常的商業，一切都是投機生意，而且這種投機生意是十拿九穩的，只要有貨，利潤是不成問題的。結果造成兩種相對的場面：一方面從事投機生意的人，錢來得容易，對於生活上的享用，自然力求精美，使生活必需品價格，無規律的上漲；另一方面，則為受薪階級和一般力作的平民，他們所入，無論如何是不能支持開銷的。他們從吃飯到吃稀粥，到吃木薯，以至於營養不足而死亡為止。在這兩種相對的場合中，一方是表現着荒淫與無耻，一方是掙扎與死亡，尤其是日寇臨敗之際，這種現象更顯得深刻。

在「彼南時代」，日寇除了用硬剝的經濟方案外，還利用順民們的心理弱點，開設了許多實際上是賭窟名義上是「娛樂場」之類的場所。最初，有一個「東亞五樂場」裡面的賭博種類，五光十色，有「番攤」，「花會」，「十二支」，……其中「花會」一種，其吸引力之大，幾乎使男女老幼，連不懂中國字的巫人印人，都沉迷其中。幫忙設計的是「華僑協會」的「聖之時者」，他們一面可以抽取很重的稅去討好「主子」，一面又利用了這種機會賺得大批非法的孽錢，至于它的影响到民生如何，當然不是這輩走狗漢奸所願計及。

此外，日寇除發行「與南彩券」，「昭南彩券」（「昭南島」即今之新加坡）外，檳城方面也發行了「彼南彩券」，并通過御用的「鄰保

「機關，強迫實行「郵政儲金」，雖然美其名曰「節約」，「建設」，「復興」，實則是種種剝削方法之一類，盡量的吸收現款，企圖挽救牠瀕於崩潰的惡性通貨膨脹。

日寇在經濟上的策略，是「以戰養戰」，在人力上亦莫不如此。牠利用種種名義去徵募壯丁，徵募不靈了，便命令「鄰保班長」指派。結果造成許多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慘劇。尤以「新村」移民一事，許多僑胞都在強迫流亡下演出人世間所罕見的悲劇。這是一「華僑協會」若干人對「主子」的「孝功偉績」，起初他們利用種種的名辭，帶騙帶迫的叫貧苦的華僑前去，但是，等到陷入了牢籠以後，已經欲脫不能，結果

使許多貧苦無靠的「移民」，在醫藥缺乏，營養不足，衛生不良的情形之下相繼跑入死亡綫上。甚至現在，還有許多是沒有法子離開，繼續其和死亡搏鬥的悲慘生活的。

尾聲 在日寇佔領的三年八個月期中，牠那種種的罪惡暴行，和人民所過的慘痛生活，簡直是罄竹難書，當非這區區幾千字的文章，所能盡其萬一，這裏不過是略述一個梗概而已。三年八個月雖倏忽的過去了，但是在人民的腦海中的印象却永遠不會泯滅的。這是法西斯強盜的滅亡史，是後統治者的殷鑑。人民的世紀，人民就是「天」，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歷史的巨輪，絕不會讓法西斯政權有較長時期的存在。

一九四六年八月

萍

檳城大檢舉及日寇毒刑

日寇法西斯的鉄蹄踏上檳城以後，這有「東方花園」之稱的美麗城，便隨着變成恐怖的魔窟了。

日寇前鋒部隊於英駐軍及歐人撤退後三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九日）在檳城登陸，市區民衆早於連續被盲炸三天間，逃避一空，近海的商業中心區，一度變成火海，各街道上闐寂無人，僅有少數獸兵零星散見於路上，死屍狼藉，臭氣薰人，除有特別關係者外，沒有人敢遷回市區。日寇一面強迫澳倭清除街道上的死屍，同時下令促居民歸返原住所，違者除貨物財產沒收外，且有被捕懲辦的危險。因此避居窮鄉僻壤的居民，便陸續遷回市區居住。但都是日出夜歸，市區方面，入夜便成死城。延至翌年二月中旬，星洲失陷了，英軍投降了，危險份子七八萬人被「肅清」了；等等消息相繼在當時的「彼南日報」出現，我們心裡益感惶恐不安了。星洲何來那麼多的危險份子？那豈非逢人便殺嗎？星洲這樣，檳城難道不會依法泡製嗎？每個人內心總是忐忑不甯地擔憂着！

第一次大檢舉

檳城民衆嘗試第一次大檢舉的滋味，是在一九四二年四月六日。當時的詳細情形，因為各地隔絕，消息不通，而且各種記錄都不敢保存，現在要詳細記述，是不可能的。不過這種空前絕後的恐怖景象，無論如何久遠，那深刻的印象是絕對不會磨滅的。因此，憑着各人的記憶，零碎蒐集起來，還可以描述出一個簡明的輪廓。

四月六日早晨，全檳各街道都佈滿了日本海陸軍和警察偵探 家家

戶戶的人，不分男女老幼，都被迫離家，不由分說，在刺刀脅逼下，成批像羊羣般被趕到指定地點去集中，門也不許關鎖，連臥病在床上的老太婆都得勉強跟着走出去受檢。因為那是破天荒第一次的遭遇，各人心裏都莫名其妙地不知道將怎麼樣。成群的男女老幼或站或蹲在路旁曬太陽，挨俄忍渴，直等至晌午時候，才見許多警察在矮獸命令指揮之下，手忙腳亂，推推拉拉，叫人排隊。男女分別排列好了，便命令男人都脫去上衣，次第走過矮軍官面前，任他檢視兩手及胸背，這算是第一關。經過第一關時，手臂或胸背「刺花」的都被拉開去，另外站着。有幾個暗探分站在兩旁，手裡拿着籐鞭，威脅着叫每個走過的人，舉頭望着左邊屋宇樓上半開閉的百葉窗，緩慢走去。在這裡又被挑選了許多人去——大多數是青年。過了第二關，還是不許回家，老在路旁站着，據說「隊長」要訓話。在那兩三個鐘頭之內，一車一車的人被載去，其中有許多是認識的。我悄悄問一個認識的探員：「那些人載到那裏去呢？」

「憲兵部。」探員傲慢地答。

「去做什麼的呀？」我故意追問他

「Keep quiet Please, we Can't talk too much!」（靜吧 不能多說話。）他改用英語告訴我，制止我再問。

大約午後二時，受檢完畢的都散去了。我也急忙想回家，誰知經過中央警局時，又被攔住去路，再度被拉進警局旁的廣場去，那兒也是人山人海，我心裡明白又是另一處的「大檢舉」。我向警察說明已受檢查，但是無效。於是枯坐草地上等着受二度的「檢」。這裡也碰見許多熟人，於是幾個人圍着談話。我把「經驗」告訴他們，並報告某某被載去的事。這使得他們都陷入恐懼狀態了。於是大家都沉默下去。我乘機走

開，到各角落去作一番巡禮。走到一棵丁了樹下，看見一個還不會滿歲嬰孩，悄悄地躺在草地上，旁邊站着一個中年婦人，愁眉不展。我問她：「這孩子喂你的嗎？草地很潮濕，怎麼不抱起來！」她只搖搖頭，眼淚奪眶而出，低下頭去，手拉衣服揩鼻涕，情景悲慘，令人酸鼻。旁邊一位男子告訴我：「那是她底孩子，但已經沒用了。」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去安慰她，祇好悄悄走開，到別處去。心裡想：這才是死無葬身之地呀！

捱到七時左右，憲兵到了，那不幸的一羣，開始列隊受檢舉了。幾個寇軍和警探，威風十足的分站在半開閉的鐵門兩旁，中間祇留一條小隙縫，大約祇够一人走過。一個憲兵手執一根小竹棍，攔住出路，一個又一個的放出去。如果稍微擁擠，他便狠狠地給你「當頭一棒」。這一次的檢舉，直到晚上九點多才完畢。當時天黑了，到底被捕去多少人，無從知道。

日寇進行大檢舉時，各處交通斷絕，報紙也不許刊載，但據後來調查，「四六大檢舉」是分七區舉行的。被捕人數，在二千以上。四月七日，郊外各區也進行同樣的大檢舉。以後零星搜捕，天天都有，幾無間日。這第一批被捕的人，直到四月十九日，才釋放二百多人。四月廿九日是「天長節」，又釋放三百人左右。但有些人還沒有回到家裡便已經死在人力車上，或者到家後就死去。據查他們有的是被打傷而垂死才釋的，也有些飢餓過度，驟然進食過飽，因而脹死的。據死裡獲生者說：憲兵隊長東川好信當時會對他們演說：「你們都看我的臉！……你們本來都該殺頭的，姑念『天長節』到了，這是天皇陛下下的鴻恩特赦了你們，你們都得向東遙拜！」（於是山翻譯員指示全體犯人向東遙拜。）東川隊長的神氣裝得非常莊嚴。他繼續的說：「你們現在回去，應該做一個好人，不得再有反抗帝國行為。並且要誠心跟帝國協力，建設大東亞共榮圈。……懂得嗎？」

「懂！」幾百人微弱無力的隨便吟聲

第二次大檢舉

第一次大檢舉被捕的人 釋放的不及四分之一，其餘的不是死去，就是監禁。同年九月十五日，第二次大檢舉又來了。在第一次前後，固然還有過這一類的事，但都是局部的，不是在被檢舉地區的人，簡直不會知道。九一五那天的檢舉，却和四六大檢舉同樣的恐怖，犧牲人數也和前次差不多。這回分幾區執行，無從知道，方法亦有些不同，那就是依照黑名單按圖索驥之外，每區更添了幾個蒙面人坐在車裡，負責「點將」。被點選的青年，背上都被寫上「×」或「共」字，而陸續被車子運去。據後來調查，被捕去的數目，在二千至三千之間，包括農工商學各階層，男女都有，不過文化界男性佔特別多數。這可說是華僑文化界的大損失！

總計二次大檢舉被捕僑胞約達五千人。除了所謂「天長節」特赦的幾百人之外，以後釋放的很少很少。那些被禁錮的「罪犯」即使幸而不遭日寇及其幫兇的酷刑而死，或因傷致死，也多數因為被捕初期不給糧食，三日或五日七日不等，已經餓壞，以至害病而死；其中亦有不死的，但至少也已經變成半殘廢的「病夫」了。

別開生面的毒刑

談到日寇對「罪犯」施刑的手段，其慘酷殘毒，幾至令人不敢相信。日寇憲兵在「刑務所」裡，審問工作，日夜不停，甚至審訊通宵達旦。特別是審問女性，都在深夜舉行。其所使用的毒刑，描述起來，可以寫成鉅冊，而且有很多是文字所不能形容其萬一的。現因限于篇幅，祇能摘述幾項較為彰著的：

(一) 老虎背豬——這是日本柔術的運用，由日獸把毫無抵抗的「犯人」背起摔下。繼續施行，直至「犯人」失却知覺，站不起來了，才拖開去，用冷水噴面，使他醒覺。

(二) 坐飛機——衣服脫光，兩手反縛，兩足也緊縛着，倒在地上，臉伏下，吊起來，離地約三四尺，用手推送，懸空搖曳，如坐飛機，直到昏厥才放下。如果還不認罪或答應跟他合作去抓人，便再吊上去，

，用粗大木棍對準胸膛，用力撞幾下；或用燒紅的鐵板，對準胸腹或臉部燒熨，第一次不昏，第二次也必昏厥。但鮮有能被燒而仍不昏的。

(三) 灌水——灌水有兩種方法：(甲)用橡皮管接水龍頭，硬注水入口，直到腹脹昏厥，然後由施刑者站在腫脹的肚上擠壓，水從口鼻耳目流出；(乙)手足反縛，丟進水池裏，上面用沉重的東西壓住，直待水面不見氣泡才撈起來，斜放在地上，壓出肚裡的水，並放在地上曬太陽。這種刑法，有被連續施行達四五次的。

(四) 針插指甲——用磁針插進指甲縫裡，一針又一針，直到「犯人」認罪為止。

(五) 吊打陽具——用長線繫住陽具，初則故意弄牠揚起，然後用藤鞭抽打。很多人都是一鞭便昏厥的。

(六) 反吊火燒——衣服脫光，雙手反縛，高吊樑上，足稍離地。這樣高吊，兩臂就已經痛不可耐，何況日曬及其幫兇台鮮人及華探，還隨着用燃着的香烟或香火去燒灼！你稍動則兩臂痛不可耐。吊得久些的，放下來時，兩手已動彈不得，其毒誠無以加復。作者老友林君，服務檳教十幾年，便是受過這種毒刑的一個，他雖不死，但兩手已經不能執筆了。

(七) 吊皮球——用細繩縛住女人的乳頭，一拉一拉，逼她認罪，否則進而用針刺乳，或用燒紅鐵鉗夾乳。受刑者號哭之聲，令人聽了戰慄！

(八) 火灼陰戶——矮寇審訊女子時，逼令脫光衣服，綁在柱上。初則用吸刺的香烟頭對準陰戶擲去，進而用燒紅的鐵條去灼，或竟於獸性發時將熱紅鐵條塞進陰戶去。任何女子，祇一塞便昏厥了，罕有施行第二次的。

上面所舉，都是倖生「犯人」在監獄裡目擊的事實，那不過是比較上最兇毒的幾種。至於用鐵條皮鞭木棍等亂打，那是最平常的把戲。這種刑法，不僅憲兵部使用，連警察局裡的警探，都以「打得好」耀誇於衆。

還有當審問時，「犯人」跪在地上，兩手反綁着。一隻矮獸手執利刀，架在「犯人」頸上，作要斬的姿勢。雖然他並不是認真切下去，但只是要稍微一動，那頸上便會皮破血流。因此大多數被捕而倖生者，很少「體有完膚」。

其他局部的「肅清」

末了，有幾次局部的「肅清」，也有一叙的必要。因為那幾次雖然不是整個的，但被捕人數，總計起來數目却亦不少。同時還可以從那些記載看出日寇的狂妄與卑怯的一斑。

那是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一日。寇軍進駐不久，人心惶惶不安，但爲着要粉飾太平，便示意當時的「治安維持委員會」，策動人民來慶祝「紀元節」。孰料矮寇正熱烈「奉祝」時，突有人向遊行隊伍投擲手榴彈，當場炸死替日寇拉皮條最賣力的紅員陳某的弟弟，並重傷幾人，軍民都有。然而就因此一炸，枉死城裏平添了無數冤鬼。日寇於爆炸事件發生後，出動大批人馬，手持機關鎗到各處搜索，一連三天，無辜青年被捕幾十人。

另一次是「國旗」案，那是一九四二年九月十八日，熱血青年爲紀念「九一八」，把兩面小型國旗掛在亞依淡菜市門口，並張貼反法西斯的宣傳品。日寇據報，便派出大隊人馬，動員全區警探和自警團，向整個亞依淡村進行「肅清」。但結果除了隨便拉一些青年去，硬指爲嫌疑犯而加以酷刑審問之外，還有什麼呢！

除了前述各種暴行之外，日寇慣常用「蒙面人」到處去指認抓人。那些蒙面人，不一定是被捕後青年，其中也有充任日寇偵探或特務的男女幫兇。三年中間，犧牲於「蒙面人」手裡的無辜人民，數目很有可觀。

方念祖

檳城慘痛史的幾頁

檳城華僑在淪陷期間遭受日寇迫害之慘痛，殆不亞於南洋任何一地。熱血志士之死難，多為可歌可泣，而救援英國敗兵，不惜冒殺身之巨險，亦足以表現與盟軍共患難之精神。關於淪陷期間之情形，本書經有專文多篇紀載，茲更輯錄報上文字之可作史料者若干於此。

一 被慘殺之華僑遺骸

檳城華僑被日寇慘殺者甚多，檳華籌賑會辦理尋骸工作，業已獲悉二處。第一宗係親身來報者，具報人係李洪謨律師，其情報謂：丹戎武雅蓄水池附近有一穴，為華僑被日寇運往槍殺後而埋於此者。當時會聞槍聲百响以上，人數多寡則不詳云。第二宗則為函報，具報人林式泰，住馬都丁宜炮台路海峽殖民地義勇軍第三營辦事處。據謂：馬都丁宜炮台路轉灣處左近，有埋葬被殞殺之華僑墳地五處，倘欲往掘骸時，報告人願領導前往指示。又該會推派代表訪問第六戰犯調查團主任夏尼斯中校。據夏氏稱，迫令日戰俘指出華僑當時被埋葬地點事，認為非易，除非該日戰犯，已被判死刑者，始願指出。職是之故，望賑會當局，鼓勵各界人士，詳為指出，凡曾經行兇日俘，華僑或各族人士，均可儘量提供證據，為死者伸冤。次夏氏會給予情報謂：曾有一批青年，被日寇埋葬於廣東督汀州公塚附近，施行集體屠殺後，埋葬一處，其中有一名遭受二傷，未死即行生理，嗣後負傷者即行逃生，迄今不知其下落，苟有任何人，能尋得此人，當可知其詳情。律師李洪謨供給賑會關於尋骸情報時，描述當時埋葬屍體之情形甚詳。謂該處係廣汀公塚附近，由毛益斯景路直通，過一交通崗後，再去不遠，有紅土路之一帶，即為集體埋葬尸首地帶。日寇運備該批青年到該處後，即開掘二大溝，溝之兩旁，

留有一岸，令被捕者站立，然後由乘去之維厘車打出燈光，日兇即以步槍射殺，連响八九十响方告畢事。其墓地因屍首腐爛，虫蚋滋生，臭味無窮。曾有發現未被掩埋之腐手一枝露於地面。此種情形，曾有居留該處附近之一混種人阿米氏之子發現，因其子係服務當時之衛生科，管理注射臭油工作者，曾向該處注射臭油以消蚊虫。又此情形，并有一販生豬同僑瞥見。同時，在彼南時代，林學益曾為該範圍內警務長，知之極詳，彼曾為前檳城地方法官林坤德述及云。

(一九四六 三 二二 北斗報)

二 知識份子死難一斑

(檳城知識份子在淪陷期中犧牲甚慘。被殺或死於獄中者，有前和豐興中學校校長江晃西，籌賑會職員張調和，南洋商報通訊記者溫志新，現代日報記者方壯志，鍾靈中學教師李詞備及青年魯沙子等，幾不能盡錄。茲載鍾靈中學教師王世毅先生在中華公報發表之「鍾中教員殉難記」一文於下，以見一斑。)

民國卅一年四月二日清晨，敵寇舉行大肅清，我和鍾中同事在企厝，簡德輝二先生，子敦華及學生二十餘人，在愛依淡被台籍巫某之妻捕去，拘禁在四坎店監獄中。在九十四日間飽嘗了污穢，黑暗，饑餓的痛苦，酷刑，疫癘，死亡的威脅。到七月八日蝗蟲大赦，將我痲腫垂卒之

軀，從鬼門關內釋出。和平勝利後即擬將受難情形，作一詳細忠實地的報告，因忙於籌備復校事宜，成稿不及十一，茲姑就聞見所及，關於本校同人殉難經過，略述一二。

四月八日被捕人士約千餘人，驅往廣場，竟日作初步登記。午後有劉某其人者，手持鍾中教員名單一紙，高聲喝名，并令鍾中員生，站立一旁，蓋認鍾中員生，為大逆不道者，這時纔知同人遭難者除三人外，尚有柯梓桐，李詞慵，管亮工，林增凱，朱宣義，饒百迎，黃峇福七位先生。學生有守宗，明道，成業，述明，錫祉，富豐，真鴻，敦華等數十人。

三日後開始審問，審辭大同小異，大概為強迫承認共產黨及逼招同黨者，否認則施以鞭笞，灌水炮烙等酷刑，柯君首受拷問，繼續四日，每次皆受嚴刑。第五日赴審時，柯君懷絕命書一紙，大意謂受刑後所招供者全屬誑辭，請不必株連，并請從速釋放無辜者，即跳樓自殺，未遂，傷一股，此書為禁卒取去。後將柯君另鋼一室，不再審問。五月中會見過多次，不敢多談，只告以足傷稍愈，生還無望，六個月無消息，後聞於七月初瘦死。

四月十日起每晨聞禁卒傳呼林朱二君名，繼續四日，後於水池旁相遇，述及每次審問，必受酷刑，現傷雖漸愈，但飢餓難忍。五月下旬晤朱君，云與林君患痢甚劇，余出獄時未見釋放，後聞林夫人及朱君介弟來校報告，始知二君於七月內先後逝世於獄中。

管君在愛依淡被蒙面人指認受捕，受審一次，未動刑。四月廿九日同室者被釋出，在廣場聽候出獄，不料又被蒙面人指出，仍驅入原室。時同室者被釋一空，獨拘一室，益覺寡歡。六月中旬，尚見過一次，時已患癱瘓，不能起立，當告余已絕粒數日，希望早晚脫離苦海，余亦無可慰藉，相對唏噓而已。六月廿四日晨余過管君室，則人去室空，已拋去老父妻兒，與世長辭了。

饒君年高體弱，亦受刑一次。五月間已患足腫，曾在草場見過一次，已不能行動，由同室者扶掖而行。據云受刑後全身疼痛，不克支持，

後又患痢，七月八日釋出後，疾漸痊，因營養不足，患病不治，於卅三年四月初在家逝世。

簡君於四月中旬提夫審問，曾見過一次，知亦受刑。簡君為檳城足球宿將，身體強健，余意彼已早出獄，不料在我釋放的那一天，其夫人來舍詢問，始知尚未出獄，死後無消息。李君因另禁他獄，迄未能一面，後聞人云，因受刑致舊疾復發，不久也去世了。

查君始終與余囚在一室，四月廿三日午後赴審，當日即受各種慘刑，翌日余被審後又全囚一室，二月期間惟苦飢餓，七月一日得痢疾，就此粒米不進，臥不能起，時距釋放日不過一星期。釋放時已呈彌留狀態，車不及家，歿於途中。

我與黃君於七月八日全出獄，時余患痢甚劇，益以全身水腫，不能行動，幸蒙郭真鴻全舉扶掖乘車返家，時病已垂危，幸經虞小棠，顏厚昌及已故許曉山諸名醫的診治，和余妻的看護，始得轉危為安。臥榻二月，始杖而能起。黃君年壯體健，未被病魔所侵，惟受刑時傷一目。現學校開學在即，被難全人十名，惟黃君與余尚健在，劫後餘生，仍得繼續為本校服務，真可算萬幸了。

三 華人救援英敗兵

浮羅嶼當局，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八日，派英軍第四十四墳場登記隊，埃斯概納中尉，到本嶼直落巴巷山尋查英國散兵之遺骸。偕行者計浮羅醫院大醫生莫展氏及其助手二名，浮羅自治會主席陳春風及新聞記者等多人，分乘汽船東至直落巴巷山脚，由該山脚華僑居民林榮安，林亞瑟及其家人二名，各執鋤頭鏟刀領路，攀登懸崖峭壁之山峯，穿過森林之羊腸小徑，經過四次停息，始達該批散兵生前藏匿之處。該處為一天然藏身隱居之地，頭頂樹木參差，四面皆被山林圍住，地高二千英尺，空氣清幽，前面一小溪，泉水潺潺，真世外桃源也。一行抵達後，即在該處攝影留念，殘存之該批散兵用具有石頭砌成之爐灶一個，破釜一

隻，烏玻璃罇四個，破爛皮鞋一隻，煙盒一個，而在崩敗的寮茅中則有書架米袋，藥罇等零碎日用品，在茅寮對面三十公尺處則為中途病死之四位英兵埋葬地。計有三窟，一窟埋葬二人，其餘各埋一人，窟邊以石頭圍着，中間插以樹枝縛成之十字，以為來日標誌。是日因人手不足，開掘工作未有成功，負責收集遺骸之中尉埃斯賓納爾，擬另定日期及加多僱人開掘云。按該批散兵共十三人，隸屬于馬來亞陸軍利查斯打部隊，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左右吉打巴東勿殺前線崩潰後逃至上述地址。得當地華僑林亞瑟等多人供給糧食，達二年以上。期中因糧食不足，英兵相繼逃出者六人，病死四人，僅存三人，內印兵一人。一九四四年二月五日事漏，被日寇警務部逮捕，致連累本處華僑入獄七百多人，更不幸者為供給糧食之主幹謝永吉君因此事而受吊刑，而幫助最多之陳春風則被捕入獄，後五個月始得釋放，亦云幸矣。

聞政府對於冒險供養英兵之華僑，將作切實之援助云。

(一九四五，十二，十三，現代日報)

四 檳城二志士

這邊追悼志士，那邊亦追悼志士，怎樣沒有人來追悼 楊克 饒雙 火二位真正抗日的志士呢！

楊克與饒雙火兩志士是檳城一部份的抗日領導者，在敵人的鐵蹄下，他們奮鬥着，作着種種的宣傳，自山報和突擊報，就得到過他們很大的幫助，甚至他倆還英勇的打擊漢奸，這是非常可敬的志士啊！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一日下午，民衆在敵人之命令下，舉旗打鼓集隊遊行慶祝所謂「蝗軍勝利」，這兩位志士為打擊敵寇及警告一般親日份子計，即召集五位較有胆量的同志，裝了二顆手榴彈，一齊出發。本擬於遊行隊伍集隊時，開始發動，但是當時日寇防備很嚴，武裝軍人來回巡視着，所以弄得不能輕易下手，等到隊伍由車水路折入新世界遊藝場附近的轉角處，楊饒二君已經忍無可忍了，就隨即各取一顆手榴彈，兵

兵兩聲 向慶祝隊伍投擲 這隊傀儡們嚇得魂不附體 飛也似的只顧逃命，隊伍却紛亂的散了。

不幸得很，饒君在第二天晚，在日落洞被捕，因為沒有確鑿的證據，雖經過嚴刑拷打，終不供認，於是在三月十三日便獲得自由了。後來又受敵人嫌疑，於同年九月十五日上午，在三條路某茶室被暗探逮捕入獄，這次他光榮的犧牲了。

楊君於炸彈爆發後，立即欲離檳他往，但却誤於一個舢舨夫，耽擱了約定的時間，致在日落洞柴埕殉難，那天是一九四二年四月十日。

(日落洞客)

五 檳華籌賑會調查華僑損失

檳華籌賑會進行登記我僑在日寇統治下被屠殺者之姓名，包括被日寇斬首擊斃，用機關槍掃射，虐待致命等之殉難僑胞，已達七百名，其中有女性八十六名 至於未前往登記者尚甚多。該會希望能獲得更多的消息。

檳華籌賑會調查委員會自進行調查華僑生命財產之損失狀況以來，各界人士據情填報者固多，惟未報告者亦屬不鮮。至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底，已進行調查者除檳榔嶼市區外有廿仔園，四坎店，浮羅池滑，禮逸依淡，日落洞，(包括頂洞及下洞)本丹，文丁等分會，如北海(包括日落斗哇，峇東埔，武吉丁雅)大山脚，新安拔，爪夷(包括淡汶)，甲拋峇底，高淵及各新村等處分會也已進行調查。而未進行調查者計有浮羅山背，公巴，關帝亞齊，雙溪檳榔，雙溪檳榔港及峇六拜等處。據該會秘書處統計：計甲、生命損失統計，一、被炸死者男人二百九十八名，女人七十三名，共三百七十一人。二、被炸死者男人二百九十六名，女人十三名，共三百零九名。男女被炸及被害者，計共六百八十名。乙、財產損失 難於統計。

焚書坑儒

概自日敵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九日陷檳城後，至一九四二年二月底檳城一切，都在軍政支部槍尖指揮役使之下治理着。三月以後，始有彼南州政廳的設立，各部分行政機構，重新調整。教育局則遲至四月二十日，於召集各校長會議之時，開始工作。當軍政支部統治之短期內，日憲兵命令各書店，把中文書籍，送交中央警察局受檢，時隔一月，猶未檢竣。最後下令，除字典地圖外，全部付之一炬。依一般估計，約二十萬冊，損失不貲。教育局既隨行政機關重開，工作大綱，計分三部：

- 一，學校教育。
- 二，社會教育。
- 三，宗教文化事業之統制

(一) 學校教育

在一九四一年之十二月五日，英校均已放假，故十二月八日馬來亞

馬來校	五十九所	男教員三五一	名	女教員八十五	名	學生一六〇一七	名
印度校	十四所	男教員八六	名	女教員二十六	名	學生三三三〇	名
華僑校	四十五所	男教員二〇〇	名	女教員一一四	名	學生八八六七	名

自一九四三年三月後 宣佈不再繼續擴充了 學年規定自四月起至下年三月止。

一九四三年四月起，教育制度改為混合制，把馬來，印度，支那那幾初等學校之名稱，改為州立某某地名初等學校，實則全是日本語學校。校數減為一〇七所，餘十一所併作分校。

學生人數從一九四三年五月起 每月都減少約為百分之二 到一九

戰爭爆發，未受影響。惟華校正在考試結束，致震撼憂惶。迨敵軍銳進登陸，各校負責人早已星散了。一直等到四月二十日舉行校長會議，始籌備馬來校，印度校，華僑校的再開。五月一日始，市區學校之復起者，共十八間，其中馬來校六所，印度校三所，華僑校九所，一律不收學費。學生人數為五三六〇名，教員一七三名。教科為日語，體操，唱歌。其他功課，概不許授。各校日語教員，均由海軍人員担任，每天分別到各校授課，自早至午。每天又在下午天，開辦教師日語訓練班。時片山太郎任州長官，對各校長訓話，大意說，在三個月內，應各學會日語，從此英語不准使用云。

六月份又開鄉村區學校三十八所，計馬來校十九所 印度校八所 華僑校十一所。七月份，在威利斯省又恢復十八所。

時教員全數五六零名，學生為一五零六七名，最高紀錄為一九四三年之二月止，總共有學校一一八所，教員八六二名，學生二四二二四名，列表分析如下。

四四年二月，學生人數減至二三八〇七名，教員八二八名。一九四五年二月，學生減至一九八四五名，教員八三七名。最後臨終數月，即一九四五年之七月，學生數為一九九四二名，八月份則僅為上述數之一半而已。

平均出席學生數 列表如下，以見離心力之與日俱進
一九四二年 百分之九十

一九四三年 百分之八十
 一九四四年 百分之七十
 一九四五年 百分之五十

考其所以致此之理：一，以教授科目內容枯燥，除日語外，餘如算術，地理，歷史，各民族之語言，常識公民等，皆不教授，所謂教育絕無可與之處。二，學生家庭經濟困難，貧病交加，遷徙流離，中途輟學。三，日間學生協助家長營小販謀生，入夜靠賭博場所為啖飯地者，數亦不少。教科用書，第一年并無課本，第二年乃出自日人自編。第三年軍政監部分發歌集，自編日語教材。一九四五年四月始，增設高等學校，計男女高等學校各一所，免費收生，入學年齡為十二歲至十五歲，教科為日語，修身，體操，理數，圖工，此外每週又有一節民族語言，得讀寫其自屬的語文，一曝十寒，何補於事。此種高等學校的學生，男三五九名，女九二名，監學為日人。

其他如工業學校，在一九四二年五月開始，學生七三名，教員七名，分作普通機械科，電氣科。至一九四三年七月，增木工科。一九四四年四月後，添造船科，學生最多時為一二〇名，教員十四名。畢業生出路，大都為海陸軍州政廳或日人商店工場之僱工云。

(二) 社會教育

一九四二年九月起，長官下令，政軍人員，一律須學日語，否則革職查究。每日上課一小時，每六月考試一回，成績分五等，及格者有日語津貼金，每月給與：特等廿五元，一等十元，二等八元，三等六元，四等二元。至一九四五年而增加津貼：特等五十元，一等卅元，二等廿元，三等十元，四等二元。

自一九四五年二月起，此種考試，改由馬來軍政監部主辦，全馬同時舉行。對一般民衆，開放夜學班。最先在一九四三年之二月，開有三所，學生為一二三〇名，收費每三月為一期，計三元。政廳人員，考試

及格者，如數發還，從此每隔三個月為一期。

第二期——五月 學生一八一〇名
 第三期——九月 學生一〇〇四名
 第四期——十二月 學生 八八三名
 第五期——一九四四年四月 學生 八〇六名
 第六期——七月 學生 八八〇名
 第七期——一九四五年二月 學生 九八名
 第八期——六月 學生 二一五名
 平均出席人數為百分之四十 是又足徵民心對此之無趣 不與協力

(三) 宗教文化事業之統制

(甲) 基督教 只許舉行儀式，不准講道。責令牧師，隨時報告反日份子。一九四三年軍政監部頒佈取締宗教之新法令，命各教會，選立主任，呈報會規，編造會友名冊，報告集會時間等等，嚴為監視。

(乙) 回教 州政廳長官，文教科長，每年必有一次聯合前往回教堂 參加禮拜，假仁假義，以虛禮纏繞土人之心。

組回教會議，管理結婚，離婚，民間糾紛之排解。勅封教主一位，主持其事，尊號加特長 CHIEF KATHI 以寵榮之。計有十八位加特，均由政廳支俸，辦理一切有關回教之事業，兼許其每天下午，在普通學校開設回教班。

(丙) 佛教 只調查其所在地，及主持者姓名等。

(丁) 印度教 於某節日，由州政廳長官及文教科長 內政科長偕同前往印度廟參拜，捐金濟貧，慎重將事，籠絡人心。

此外其他一切文教研究，學術團體，與夫同業公會，商賈別墅，民族宗祠等社團一概解散，禁止活動。報紙雜誌，電影播音，娛樂場所，由宣傳科直接統制之。

其御用溝通官民之機關，在華人則為華僑協會，在馬來人則為馬來厚生協會，在印度人則為印度獨立聯盟會。最後更有聞報處之開設，偵察民間政治，經濟動態而報告於日軍政當局之特殊機關。

戰前各校教員數量之對比表：

一九四一年在英校任教員者二七一名。

一九四一年在馬來校任教員者四四八名。

一九四一年在華僑校任教員者六二五名。

一九四一年教師合計一三四四名

一九四五年六月統計分析如下：

在戰前任教於英校而今仍繼續為師者八八名。

在戰前任教於馬來校而今仍繼續為師者三十三名。

在戰前任教於華僑校而今仍繼續為師者一一七名。

由日政府所聘任者 二八〇名

總計七九八名。

英校約三十巴仙，馬來校約為七十巴仙，華校僅為十八巴仙而已。以上所述，係焚書和箝制教育，奴役師生的信史。乃訪晤檳城教育局視學陳翼經先生時，由彼依據原著報告所口授，經體仁筆錄而成者。在此文中，由數目字百分比間很明顯地反映出民心對日敵之虛與委蛇，和深惡痛絕的離心力量。

在日寇統治期間，檳城文化教育界之犧牲者頗多 鍾靈中學師生殉難者尤多。報人之被殺者，有現代報記者方壯志君，南洋商報駐檳記者溫志新君，光華日報謝俠君（係謝君丕意長子）。嗚呼，坑儒咸陽，天人共憤，不料於二千一百五十三年後之海外一明秀島嶼，亦遭此慘酷而無人理之劫，可勝嘆哉！

吳體仁筆記

(附威利斯省部份)

鐵蹄下的高淵

事 「道德毋庸說，兇殘圖急功。冤埋南島黯，血染一旗紅。劫奪共榮
姦淫帝國崇。殺民稱殺匪，何處不腥風！」
「酷刑百種奇，慘殺無從記。嗟哉我同胞，何辜遭毒技。數行血賬
書滿眼傷心淚。寄語後來人，莫忘今日事！」

一 逃難

飛機好似狂風怒吼，猛雨澎湃，從遠處飛來，低低在市內的空中旋繞，二三遍後，又添上一種「必必拍拍」似爆竹又非爆竹的掃射聲。街上的人聲，似波濤一般洶湧，脚步錯亂，一陣陣的人群，紛紛向市後的橡樹園走去。黑狗不曉得人間事，亦受了環境所衝動，放腿狂奔。這幕劇在高淵埠上演，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四日或十五日的早飯後，便是檳榔嶼受了無人道盲炸後的第三天。

據說三四天前，埠上有一兩人家接到由間諜送來的宣傳品，內容不離說些「道德仁義」的騙話，還附着一首曹子建的五言詩：「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當時有幾位學識足以猜神籤者，咬嚼了一回，便證明「日本是真的認中國人做同胞，牠一定不會屠殺華僑」。這解釋也有一部份人信他，大家便比較安心一點。然而事實又告訴給他們知道，十二月十一（？）日那天，在檳城落下幾十顆炸彈，是在商業中心的土庫街，打鐵街，新街，社尾吧利，路上堆滿着華僑的屍體和血液。大家更覺得猜神詩者的話，有點靠不住，況且飛機

聲和掃射聲頻來，於是不約而同，一起採取三十六計的最上妙策——開步跑！我也携帶了家人，向六英里的雙溪吉舌逃避。

二 搶劫

雙溪吉舌是高淵屬內一個農村，由十幾座亞答店組成一座村市，四面繞的是橡樹椰園，在村市後面。峯巒聳翠，林木參差，在平時時候看來却含着無限畫意。當這戰亂期間，也算是個理想的安全地點。但是想不到底被事實所推翻，這山芭終於和都市同一般命運。

經過了三四天，英軍已經退出市外，市民已逃避十分之八。於是許多小隊人羣，各做其免錢搬貨的好生意。最初是幾個吉寧人動手，接着有幾個巫來由，採取同樣行動，最後幾個華人的無知識者，亦從中染指。各隊分工合作，由嘗試而至於公開。商店的貨物和人家的細軟東西，都發生流行病似的，先後流到那些「幾個人」的手內及腳車尾，商店住屋的人多數都走空了，有的留一人在門口看守，伸頭縮腦，在騎樓下，惟有裝着苦笑，對搬貨的一目送秋波。

又過了兩天，日本的先鋒隊到高淵了，還有人認牠是一件好貨色，從農村乘腳車，到埠上來翹首引領，「瞻望豐儀」。原來日本兵是老不客氣的，人家的東西也等於牠們的東西，各人覺得來勢不妙，都徒步「溜之大吉」。但是已經有十餘架腳車，及許多叻幣，戒指，墨水筆，隨着皇軍，到前途去立功了。

敵兵一隊隊到來。原來牠們腳車隊，出門不備腳車，所有腳車是到處向民衆搜索的。因爲人人知道牠的賊行，都早一點退避三舍，於是牠便實行按戶搜查，先給你一番拳腳交加的入門禮，再來一番槍頭刺刀的絞寒暄，繼則倒篋傾箱，從容揀選，然後逍遙而去。據說腳車是公開搜作軍用的，財物是各人的外務。一隊已去，一隊又來，這苦情實難耐，但亦不容你不耐。埠上商店貨物已是十室九空了。這把戲便推行到每一個小村落，人人都認爲不可避免的一件常事了。所希望的惟有免被刺腹與殺頭，物品取去，已不算爲一回事。

三 姦淫

戰事已移至吉隆坡及馬六甲，威利斯省及檳榔嶼，便陷入獸軍的手內。高淵港面有一個鐵吊橋，并一條火車橋，當英軍退出時把牠轟斷，所以日寇工兵隊來修理。這一來，更加老不客氣了。他們三五成隊，由一個吉寧人或一個馬來人引路，目的便是華僑住戶。拳腳交加，不分男女老幼，物品所欲，不論大小貴賤，同時被其認爲最可貴而又最迫切的是姑娘。

在這期間，無論怎樣僻遠的村落，都會給你看到一兩個老年人或小孩子，在那邊東張西望，如果說一聲「來了」的話，婦女們便惶惶惶惶，向密林蔓草中間去躲避，有的走得疲倦了，只好終日躲在荒草堆裡，入夜方能回家。

獸兵到處發生獸行，姦淫已成爲司空見慣。也許工兵部長認爲有些不忍了，有一天的早晨，便召集埠上幾個商人，到兵營聽訓話，似乎說，如果要減少這姦淫事的次數，須當從速送來十幾個妙齡女人，來作軍妓，如果「不」的話，將來的情形幾乎不可設想。

爲着應付那無入道的威脅，爲着要減少婦女們的恐怖，大家不得不勉強負起這責任，經過二十天左右的奔波，才完成一半工事，于是埠上一個俱樂部，一變而爲一個「皇軍慰勞所」，如今想來，却是非常的神

祕。妓女究竟不會將民間的財物一同帶來，所以許多人家，不時會見到皇軍大鴛，不過花樣比較有些翻新，搶一隻百斤以上的肥豬，或是一隻三四十斤的羊，會送給你四五角銀，搶十幾頭雞和鴨，給你兩角錢，這便是「皇軍」的「皇道買物」。

四 肅清

陰曆十二月的熱帶，太陽也帶來了火一般的炎熱；及至夜幕展開就帶到故鄉深秋的意味；曙光未露之前，又變了似乎冬天氣候。

是滿天星斗大地漆黑的後半夜，壁鐘已打了四響，據說東京的時間是六點鐘的早晨。一陣軍車的聲浪，驚醒了人們的睡夢，恐怖傳佈在每個人的心頭。約莫十五分鐘前後，便來了獸蹄的聲音，到處逢門便踢，先發出一句不知說什麼的話，再給你一個「耳光」。在血腥統治下的百姓，感覺性會很靈敏，雖然只能看出牠的手在黑影下揮動，脚步立即放開，從牠們所要你去的路行去，終點是在四面擺着機關槍的草場。天還未亮，凜冽的風，吹在每個人的身上，人面是辨別不出，只見一堆堆羔羊似的黑影，在每一角落顫抖，幾個中國人食日本頭路的，對拘來的人說一聲「蹲下」。誰立起身或開聲的，便是七手八腳，打得個不亦痛哉。從此便四邊沉寂，鴉雀無聲。

東方的天空，漸漸顯着白色，人面可以辨認了。日本隊長，幾哩咕嚕，幾個中國人及巫來由，喝衆人把衣服脫去，遲的，又是一回痛打。很儂倖，許多婦女，免行這脫衣典禮，據說是兵頭對這個下干的特別恩赦。

太陽已照遍大地，同時帶來許多熱氣，獸兵三五成隊，分頭向各戶搜查，來來去去，情形似乎是很嚴重。草場上的人，晒得太熱了，腳亦蹲得麻，有的站起來伸伸腰，有的便移到一個可避日光的位置，換來的代價是拳腳交加，及槍頭刺刀迎頭痛擊。一個隊長，拔出一支佩刀，在地上劃了兩個大圈，在人群中間，指出幾個人來，命令他們站在圈子內

。幾個兵士帶着幾枝木棍或斫柴刀回來，隊長看過了，都放在車內，最後由日本僱用的馬來人及中國人，引導日本隊長，向人群仔細檢閱，又再揀選了一個，連那圈子裡幾個，一同趕上車去，獸軍亦都上車向市外駛去。各人回家去炊早飯，已是東京的十一時，就有好多人的細軟東西如金銀飾品，在此時發覺失蹤。

這活劇叫什麼餽頭，牠們欲搜捕的是什麼角色，這惟有天知道。由各方面傳來的消息，知道來的是「肅清隊」，已經「肅清」過幾個地方了。搜去的證據，大約是鋤頭柄，斫樹斧，剷草鏟，破柴刀，在雙角搜去一張抗戰牌洋火柴的標頭字，又一處搜去十幾本商店賬簿，及幾本舊書，另二人被搜去一條籌賑會月捐單，並二張老報紙，當場便打得死去活來。

農工用具是抗日的武器，書報簿冊，是識字的人才有的，識字人便有反日宣傳的嫌疑。各人到家裡檢查一下，誰不是充滿了許多犯罪的證據，誰還敢保存那些東西，作賣頭顯的嘗試？于是不約而同，自動地實行毀書滅跡，誰計及新書舊書，各商店的簿冊單據，百分之九十，都付之一炬。恐怖籠罩了整個大地。

大約經過了十天前後，所捕的已有幾個釋放，又來了第二次肅清，依然自半夜裡鬧到早飯後。這一次的拘捕，另有一種新的花樣。每個人要脫得赤身裸體，被倭兵詳細查驗，身上或是手足，只要發現刺青的痕迹，便是反日的證據，倭兵隊裡，雖然很多數在膊上，也刺有許多花紋，因為他們是「皇軍」當然是在例外。中國人在年小無知的時候，每每在手上刺一些花鳥，動機在於好奇，天知道便種下了殺頭罪根。所以這一次的肅清，竟增加了「皇軍」意外收穫。運回去滿車囚犯。

第三次的肅清，又在數天之後，人民恐怖的情緒，比前次却大大進步，因為添上幾個蒙面人作主角，從人群中逐一巡視，只聞了一聲「哼」，便有人被拉上車去。

五 血腥的統治

倭兵在檳城登陸，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新加坡淪陷，是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在兩個月中間，檳城各地，已經被蹂躪得支離破碎，華僑被屠殺，已是無處沒有。及至新加坡改名昭南島，就來一件華僑的奉納金五千萬的前奏曲。當時據那些說是爲着華僑安全而向皇軍求情的「華僑領袖」在報紙上對人民的解說，似乎全馬來亞的華僑，本來都是人人該死，經領袖們極力苦求，「皇軍長官」本了「天皇聖慈的心」，纔接受這區區五千萬的款數。五千萬元快點交清，皇軍就早一點停止慘殺，這是在言外。天知道。五千萬元奉納之後，正是法西斯主義血腥統治的開始時期。

在三年六個月的期間，凡百事物，皆入統制之內，除了赤身之外，所有物品，皆成爲犯罪的東西。這情形，在馬來亞每一角落，大概相同，無須多贅。有一件使我們不會忘的，這裡有許多「國警」比較其他地方，有點特色。

六 國警

日本把吉礁州及玻璃市，割歸暹羅，改名西武里。吉礁州舊一部份巫來由警察，被「皇軍」編爲「國防警察」，簡稱「國警」，分別調駐在威爾斯省與檳毗連的各交界地方，這批「國警」得了「皇軍」對付華人的「武士道」衣鉢真傳，也因爲「皇軍」在百忙之中，不能盡其對中國人打殺的工作，祇好分出一半，由國警負擔。

從威利斯省來往的中國人，如果見到武裝警察，站立在一個門口或路傍，便當立即下車，裝着笑容，到他面前去立正，脫帽，鞠躬，然後將你所帶的東西，雙手捧到他的面前，恭候查檢。依法泡製，其效力等於誦三遍「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不然的話，就來一套冒牌的日本武士道，再來一番灌水跨肚。

七 法西斯的大團圓

道德的元素，結集而成爲正義的巨彈。在利那的時間，已結束了法西斯的生命。高淵的人們，也隨着馬來亞二百餘萬華僑，一同從黑暗而又恐怖的地獄中跳出，來吸受過白日光天的空氣，作者也從山芭木薯園中，回歸到這三十年來所寄宿的高淵市。正在喘息未定之中，周圍又發生着巫人排華的新的恐怖。這是法西斯殘餘的毒質尙未肅清，而續發的

症候。主動排華的人，多數是那倭軍的老夥計。現在那幾百萬建立赫赫戰果的「皇軍」已經快快活活地住在集中營裡，有時還出來盡了清道夫及洗溝挑糞的神聖義務。聯盟國正忙着在審判戰爭罪魁。這樣便是法西斯最後勝利的大團圓。

張見初

第
四
篇
馬
六
甲

敵寇屠殺搜括吾僑的一斑

一 初入境時

這座古城——馬六甲，是我們的第二快樂家鄉，不幸竟於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五日，淪陷於敵，一切慘絕人聞的痛苦，也隨與俱來。當日寇入境之初，便強迫人民，家家戶戶，在門上貼「反英倒蔣澈底」的荒謬標語。又縱容寇卒四出淫掠，離市區一二英里的鄉村，未有不被其蹂躪者。有些遭殃的人民，大着胆子，向寇軍部報告，懇求對於部下，稍加約束，寇酋不但置之不理，反謂來告者為多事，有的且加以「污穢皇軍」的罪名。當時的華僑治安維持會，也曾為此事，假座佳必多戲院開會，向寇軍部請願，亦未有效果。同時，又於入市區的三叉路口，峇漳律，羅郎班影律，彭家南馬律一帶，派寇卒把守，盤查行人。無論男女均須遍體搜索，甚至皮鞋底下，腳車輪內，亦須查驗。尤其年青婦女，搜摸更加周到。這些路旁守兵，還要強迫來往行人，向他們行鞠躬禮。行禮時，稍有不正，或身體屈曲的弧線不夠，幸運的，受了三五巴掌，便算了事，否則指為「不敬」，捉進牢裡。余曾見有一同僑米腳踏車，載物到市區出賣，路經峇漳律，因鞠躬的姿勢，寇卒認為不能滿意，迫他於離伊崗位約一百步的地方開始，行一步，跪一次，跪到伊面前，然後再用槍頭亂動亂打，打得那位同僑倒在地上旋轉，血流滿身。有三四寇卒，站在旁邊，拍着手哈哈大笑，無疑是喝彩這種玩意兒，做得好看。

二 屠殺

自新加坡陷落後 寇軍便在本坡開始大捕吾僑 凡平日在社會稍有

名譽，及平素在社會上比較活動者，無一倖免。本坡僑領被捕去而遭屠殺者，有王德義連家口九人，柳其杰連家口五人，林大典連家口三人，鄧敬修，丘集源，許杭等。又吾僑勞動界人，在身上刺着花草魚龍，或在手指上刺紅綠色點者，原為太古人民文身的遺俗，并無其他用意，那知寇軍竟目為反動份子，大行拘捕。據悉因此而被捕去者，有百餘人，均押往丹絨古峇屠場斬殺。繼後，則又舉行全埠大檢查。當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天剛黎明，便見一陣陣的寇軍，荷着槍，插上刺刀，在馬路上踱來踱去，禁止居民出入，然後逐戶逐店嚴密搜查，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便認為嫌疑犯，拘之而去：

(一) 懸有將委員長像者。(二) 存有籌賑會月捐單及社團學校之徽章，獎章者。(三) 洗面的毛巾上織有七七紀念，及九一八紀念等字者。(四) 壁上的日曆印有各種革命紀念日者。(五) 藏有大量書報雜誌者。(六) 扣鈕上雕有七七紀念等字者。(七) 鎖匙圈上有白銅警笛者。

這一次大檢查，被拘去者，估計有二千餘人；用粗大麻繩綁着，十餘人為一串，一批批的牽往舊日工部局對面廣場之中，由多數寇酋，逐一詢問，認為滿意的，另置場之右角，到黃昏時，放釋回家；認為不能滿意者，則押往監獄監禁。計此次被押者，有三百餘人，這些人後來非遭屠殺，則被拘往暹羅工作，暴骨於山嵐瘴毒之鄉，鮮有倖免者。

經過這次大檢查以後，敵寇屠殺我僑的手段，愈來愈兇。一班為虎作倀的漢奸走狗們，紛紛密報，某某為共產黨，某某為遊擊隊，某某為親英派，某某為重慶派，寇憲兵不問虛實，一一加以逮捕，始則受嚴酷的刑訊，繼則加以屠殺，弄到全埠，暗無天日，人人自危。首先發生的

，就是亞沙漢的火鋸廠的焚殺事件。緣該廠有工人三百餘人，不知何故，失却漢奸走狗們的歡心，漢奸走狗密告寇軍部，謂該廠有反動份子在內，於是百餘名寇軍，分乘五六輛軍用噸厘車，到當地圍捕。幸被工人們看見，紛紛向森林中逃匿。寇軍搜索半天，一無所獲，乃設法找到該廠工頭，以甜言密語，引誘他到森林中，騙各工人返廠復工。結果，有百餘名工人，被騙出來，拘禁於廠內，將廠內鎖固，從外面放起火來。這間廠，上面蓋的是亞搭，旁邊圍的是木板，頃刻之間，烈焰熊熊，火光燭天，可憐這一百五十六名同胞，盡成灰燼，無一逃脫者。這齣慘劇演完後，寇軍還用機關槍向森林中掃射，所以藏匿在森林中而被害者，究有多少，現尚無法調查其確數。繼此而遭屠殺的，是馬接區，這地是離市區十五英里的一個純粹農村，雖有幾千同僑，但無一而非耕種過活的良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未嘗染上什麼政治色彩，也沒有什麼不法行為。那知一般喪心病狂的走狗們，勒索不遂，誣為匪區，向寇軍憲兵部告密。據聞犧牲生命不下二三百人。吉山也是離市區十餘里的一個小鄉村，該處有一座將近千畝的膠園，是本坡股商熊德興的產業。事緣該園存有木鋤頭柄三四十枝，這不過預備給工人鋤草應用，可是被走狗們知道了，硬指為遊擊隊，捕去全廠工人十七名，連管工梁友成一名，盡行殺戮。據一位出獄友人說：「德興園內的工人，自被捕日起——一九四二年六月廿六日——寇憲兵無日不到監牢中提出嚴刑酷訊，至臨死刑時，——是年八月廿日——已頭破血流，不能行走，由寇兵一個個抬到羅厘車上，載往刑場屠殺。歷次被捕的吾僑，受刑最慘的，要算這班工人」。是後又繼續到山頂各鄉村，胡亂拘捕吾僑，先交寇憲兵部的嚴酷拷打，然後幽置獄中。後來聽說，因拘禁的人數太多，監獄有不能容納之勢，寇軍乃將監禁的人，編列號碼，掛於身上，一隊隊排列着，由五個蒙面人查驗，以決定這些人的死生。這些蒙面人，非漢奸即是變節的抗敵分子所裝扮。繼續查驗五天，被檢去一百三十九人，於一九四二年九月三日，由寇軍從監牢中牽出，用軍車十餘輛，載往吉山的吉寧人膠園內，迫他們自掘一個大窖。一個一個用麻繩反縛其雙手，又以手巾

遮住其雙目，令其跪在大箱兩邊，然後充當劊子手的寇軍，用可怕的聲音唱起歌來，一闕甫完，大喝一聲，刺刀齊下，有的刺着心胸，有的刺着喉嚨，有的刺着肚腹，一個個倒下，哭聲震天，血花飛濺。可憐這百餘條生命，不消三個鐘頭，就結果了。屍體則拖入大窖之內，上面用薄薄的泥土掩蓋着，數日之後，尚聞有呻吟痛苦的慘聲，自該屠場發出。有一個被刺未死的吾僑，爬將起來，周身被血漿泥漿染着，到附近村莊向人乞求藥物食料，後被巫人報告寇憲兵部，押回原處斬死。這是一個膠工日擊當時行刑的情形，而對我說的話。迄今我們經過該處，仍可見鬢髮白骨，暴露出來。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杪，又在熱水湖十六條石附近森林中，刺殺吾僑五十餘人，屍體皆無掩埋，臭氣四溢，蟲生滿地。一九四三年正月間，又在野新區十六條石英人膠園內，屠殺吾僑楊亞華等二十七人。這些人，均係被奸賊陷害，誣其接濟遊擊隊。繼後，又陸續在村莊各小市區，拘捕殘殺吾僑不少。最可痛恨者，就是和平以後，尚屠殺吾僑愛國志士。蓋自敵寇宣佈投降以後，本坡寇政府各機關，於九月一日關閉，所有軍政各要員，均撤往亞羅牙也區，聽候聯軍到來交代，僅留少數軍隊，駐於本坡，囑吾僑協同維持治安，所以吾僑界一班志士，乃於九月三日成立人民委員會，負責維持埠內治安，豈料寇憲兵竟敢於九月五日突然到會捕去委員十四人，於是夜七時許，押往本坡對面小島上，——五嶼——斬殺。幸中途逃脫四人，被害者祇十人而已。有二人係被亂刀所刺，傷勢較輕，得被救回治愈，死者祇八人。

三 搜括

寇軍初入境，便迫勒人民，每家每戶，納費一元，領取「安居證」一張，貼於門上，始認為良民，加以保護。不貼此證者，則軍警隨時可以來拘捕和搜查。新路明星慈善社，就是當日發給「安居證」的辦事處。大約有一個月之久，每日裡，擁擠着成千累萬的人民。此證的納費，雖然只是一元，而辦事的黑錢，倒須三四元。凡領取者須將姓名籍貫住

址及家中人數，用中文或英文寫明，把納費及黑錢，紮作一包，交與辦事人，那就無論怎樣的擁擠，都不消半個鐘頭，可以領得。否則辦事人只以「無暇」「暫待」的話答覆你，使你從早晨站到晚昏，失望而歸。繼後，又有奉納金的名義，迫勒吾僑獻金五百五十萬元，雖然吾僑會派代表到昭南（即新加坡）向寇軍部懇求減少，但結果不成功。代表返埠後，謂寇軍言：「馬來亞華僑，歷年捐款助渝府抵抗皇軍，本欲把華僑全數殺盡，因天皇特別施恩，着華僑須獻金贖罪云」。這一席話，嚇得僑衆魂飛天外，馬上成立一個「馬拉加華僑奉納金總會」，假瓊州會館及慈善社爲辦事處。那些辦事人，終日爲調查清算吾僑的財產，忙個不了。因爲這奉納金，係依照吾人的財產，分等徵收，從三巴仙起，至二十五巴仙止。惟戰後工商冷淡，膠錫業停頓，吾僑手中有現款，能照數繳納者極少。寇軍部一再威嚇，限期繳清，否則將遭拘捕及沒收財產的處分。但是迫勒雖然嚴緊，無款繳納者終於拖欠，乃變更辦法，規定可用黃金繳納，足金每兩規定一百三十元，亦可用呀囑紙（地契）押款。由是每日裡，一批批的吾僑，有的拿着妻子的金飾，有的拿着店屋膠園的呀囑，垂頭喪氣的去押款繳納。厥後幾經搜括，仍少一百餘萬元。寇軍部乃迫勒該會，將所收得的呀囑紙，向正金銀行押足繳納，并由三十餘名殷商担保，纔告結束。不久，又有飛機獻金三十萬元。又有儲蓄金，則無限額，多多益善，上自巨商富賈，下迄販夫小學生，均不能免。小學生每名須儲蓄一元，貧窮之家，每月須儲蓄五角或三角。其搜括手段，最惡毒，最普遍，而人民受害最深的，莫過於公開「賭博」。事先，敵人使其牙爪，向民間宣傳，謂現在馬來亞戰爭已告結束，人民可以盡情娛樂，警察署現有「遊藝許可證」，待人承領。所謂「遊藝許可證」就是開賭的牌照。一時所有賭徒，及爲生活所迫者，莫不紛紛去運

動承領。每張賭牌，每月餉銀不過三百元，而賄賂胥吏的黑錢，至四五倍之多。這時馬六甲市區，尚不許開設，其餘一英里以外各村鄉及各市區，莫不賭館林立。估計當時所發出的賭牌，多至五十餘張。由是，馬六甲人民，呼盧喝雉，夜以繼日，弄到工商日益凋敝，人民痛苦日益加深。後來因寇軍政監部，提倡增產糧食，鑒於如此賭法，繼續下去，有礙人民耕種工作，纔略加限制，規定賭博時間，每日由下午四時起至夜間十二時止。逾此時間，即爲違法，犯者取消其牌照，同時，科以五百元的罰金。未幾，又再加限制，開賭時間，由每日下午七時至夜間十二時，餉銀亦提升至五百元，且每注限最大一元，犯者科以六個月的徒刑。一班賭徒，觀此情況，恐無利可圖，相約不去承領。繼續有二三個月之久，是爲馬六甲無賭時期。但是嗜賭成癖的人，終究是好賭，於是乃變更方針，轉而運動市區內弛禁，苞苴巨款，晝夜叩警長之門，終於繳納十餘萬元的餉銀，花費十餘萬元的黑錢，而「美美公司」出現於馬六甲市區了。以前各開賭館，只許擺設四種賭具。且時間注色，亦受限制。這「美美公司」則任何賭具，均可陳設，且時間注色，亦不受限制，所以大家均呼這公司爲大賭場，其中肆毒最普遍的，要算三十六個字的花會，及雙聯的十二支，賭勝了花會一賠三十，雙聯十二支，一賠一百。以少博多，人所爭趨，所以當時賭風之盛，披靡全埠。各色人士，無論男女老幼，莫不如醉如狂，求神求鬼，猜字猜夢。沉迷深者，甚至廢寢忘餐，置一切事業於不顧。結果，吊頸投水，人亡家破者，時有所聞。幸而霹靂一聲，寇國投降的電訊傳來，而該公司亦宣告壽終正寢。此外一九四五年四五月間，又大捕商人，強迫獻金三百四十餘萬元，無異強盜擄人勒贖。以上各種，都是淪陷後，敵寇搜括吾僑資財的情形。不過我個人所知，究屬有限，挂漏之處知所難免，希望閱者原諒。

鍾鑑衡

亞沙漢華僑血淚史

一 亞沙漢的輪廓

亞沙漢距離馬六甲三十一英里，是個彈丸的小埠，僑胞不滿二千人，爲三個不同州屬交接的地方——（一）馬六甲屬，有着數千英畝的大園坵，名爲「武吉亞沙漢依實的」，又稱「十八公司」——是四十年前我僑實業界鉅子陳濟賢氏所開闢的樹膠園，後來才轉讓給英國人，這裡小園坵很少數；（二）柔佛屬的土地最濶，成爲小資產和大資產的混合處，是馬來民族和爪亞民族的農村，公路未開，警政歸「木閣警察局」管理；（三）森美蘭屬的土地，比較深入，並無農村，全爲英人大園坵所佔有，警政由「亞依昆寧」統轄。街場的地方，適在馬六甲和柔佛的交界處，中間馬路折入右邊的這條橫街，就是柔佛的地界。吾僑唯一教育機關「中華學校」便是在這裡。沒有大商家，只有一些茶店，理髮室，腳車店，和許多住眷，錯雜居住着。其餘一切大商業，都是雲集在馬六甲地境。因爲這邊的貨物進出，皆不需要經過稅關手續，便利得多。

亞沙漢在柔屬和森屬邊界，原本有着很大的森林，東連「余文打」和「昔加挽」，北達「金馬士」及「亞依昆寧」，利便抗日份子的進出。況兼這裏發生過的事件，是比馬六甲屬任何一地方爲多。因此，三年多來亞沙漢在日寇眼裡，成爲「抗日遊擊隊的淵藪」，僑胞遭受殘酷的殺害，爲全馬六甲屬最慘重者。前後獸軍會進行過兩次大屠殺，焚燬許多民房和工廠。日寇曾對我們說道：亞沙漢地方的「不好」，不止是馬來亞揚名，就是東京也已聞及了。當時這裡的居民，尤其是我們華僑，到處都要受到一種慘酷的待遇。譬如說「行」吧，你要通過警局，或駐軍的

崗站時，必須經過盤查手續。如果你說是「亞沙漢」來的，他會立刻注視你的面部，或搜查衣袋的東西，再加詳細的詰問，你要答得半句不差，才准許通過。又如租旅館，你若說是「亞沙漢」來的，主人或許會給你閉門羹的說：「對不起！這里房間都滿了」。假使你是很熟的顧客，沒有遭受拒絕，今夜查房，憲兵對你究詰的時候，如應付不順口，說不定還要帶去憲兵部拷打。這裡有個實證，閩僑青年陳桂軟和顏東魁兩人，於民國卅二年，舊曆元宵夜，便在馬六甲某旅館被憲兵抓去殺害。

二 枋廊的事件

「金山枋廊」原是一家機器的火鋸廠，兼有一部用人力的手鋸，規模頗大，內有工人一百多名。而左邊隔鄰約離數百武地方，又是林先純四百格的工人住房，工人亦有三四十名。枋廊的主事陳詩吉，在戰爭迫近，枋廊停工的時候，便回到馬六甲坡去。廊內的事務，暫交由高州人詹福負責。林先純的公司，是由南安人鄭守勝管理，內有家眷。這回發生了一件慘案。事件的起因，言人人殊，莫衷一是，有人謂因這枋廊工人拾獲槍械，或可置信。迨枋廊聞訊，知東窗事發，禍患將臨，乃相率逃匿深林，惟林先純的數十名割棍工友，以枋廊工人事件，自有枋廊工人負責，和他割棍的工人毫無涉嫌，故不走避。

是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二日早晨，有武裝寇兵富田部隊約二百名，從八丁馬六甲過來，另一隊是由由東甲開到，各跨自由車，浩浩蕩蕩，入亞沙漢，斷絕交通，并在各路口戒嚴。當時人民在五里霧中，不知所以。該隊到「玉棧」的三叉路口，便分頭把男女居民，統統叫到顏加堅大屋關着。許多人猜測是要檢驗各人手頭的刺着花點，（因當時手頭若有

刺青，便被認為匪黨的記號，初不知道有更大的用意呢。旋見端直郎夫人——日姑——在那裡向寇軍官解釋，指報地圖，方才釋放。獸軍再拔隊前行，直向金山枋廊進發。抵達目的地，但見門庭冷落，寥寥無幾人，且皆為「貨真價實」的良民，或為他處的小販商民，到此作買賣者，由端直郎夫人，用流利的馬來語向寇軍解釋云：「日軍此來全係除暴安良的善意，請勿誤會，你等二人果屬良民，固無須逃走，皇軍決加以保護。不然，縱躲匿山林，皇軍勢必跟踪追剿，那時玉石無分，良莠不辨，更非善策。故希望你你自己叫出一切的工友，只要你僱福指認，誰是良民，便可安然無事了。」僱福聽了這片面的話，認為理由充足，毫不遲疑的把許多工友良民叫了出來。獸軍這才毫不費力地連僱福自己家眷（正妻適在街場治病）及林先純的制棍工人都捉起來（管工鄭守勝也在內。）事後寇軍佈告一共一百二十七名，或云是一百七十五名，關在三間房裡，反綁其手，釘住其門，開排鎗射入，然後縱火焚燒。當火燄飛騰之際，仍聞有哀叫聲蜂出巢的聲音，幾個跳落水池，企圖泅走的也被開槍擊斃。寇兵又發現僱福的幼子，年僅五歲，未曾闖入，乃捉住兩隻小腳，像捉幼豬一般的擲入火光中。倭寇的殘忍，觀此可見一斑矣。

三 寇軍復企圖屠滅全街場

金山劉海的工頭黃金書被殺，廣西人劉二和鄭海失蹤。一九四二年六月漢奸陳某在街場被擊斃。九月廿二晚，又有土匪在街場搶劫；這種種不幸的事件，連續的在本地發生。從此軍車重疊疊的包圍，密探佈滿在各處，搜尋勒索。同年十月十三日，寇軍突然包圍街場，把各族男女，驅集中華學校的操場，然後進行搜查房屋。雖搜不出任何嫌疑物，然首飾和紙幣不及收藏者，全被取去。越兩日——十月十五日——再次派出百餘名，分乘數軍車，由本地番人而詐作嚮導，直往外金山「水池區」屠戮，計殺害永春人劉汀全家眷，及蘇石，合泰等二十三名。內廣西人龍安，適在割膠的時候，意圖逃走，當被獸軍打像野豬一樣的擊斃。

同時焚燒林先純、劉海及債池等工人的住屋五座，器物損失甚多。

同日下午四時，寇軍工作完畢，回到亞沙漢街時，突然奔赴各路口把守，然後不分男女老幼像羔羊成群的，驅集在街場一面的曠地等候。殺氣滿面的獸軍，是那麼狂忙的奔走佈置，備滿電油的軍車，還是繼續的運來，背着長刀的軍官，正在揮手劃腳的計議。可憐一堆堆的夫妻和兒女，悽慘的哭成一團，準備迎接最惡的命運。閩人劉某，他似乎不願聽天由命，拚死奔逃，但在這軍警林立的範圍中，怎能突圍而出呢？結果是多受頓拳腳交加的痛苦吧了。終算是這數百條命未該絕，等許久，鶴見州長官的快車趕到了，作最後決定，架起台桌，向這班引首待斃的群眾演說，到十點才讓大家散歸。查敵寇痛恨亞沙漢甚深，聞確有屠滅全街場企圖，後因馬六甲的水源是在該埠的關係，所以不果云。

四 兩間咖啡茶室的犧牲

自從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日早，抗日游擊隊進攻亞沙漢警察局以後，敵人所謂「肅清匪共」的工作，便加緊進行。在「警察署」，「警備隊」，「治安科」，「特高科」，「憲兵部」等機關之下，許多為虎作倀的壞傢伙，大賣氣力。於是「搜家」「拷打」「拘捕」是幾乎無日不有的。

吳以祿家裡的工人朱積臣，陳家道，曾維玉等瓊僑，忽于是年十一月四日，被警察局在調查戶口的題目下拘捕，連吳以祿本身也在第二天被捕，無一個生還。翌晨——十一月五日，在破曉時黎日炳的「東亞茶店」被搜查，結果拿出一張據說是在房裡獲得的鉛筆信，寫着某某第二隊長，交給黎日炳的信。字跡糊塗，並無姓名和印章。那裏面大概是說：「……所寄某項糧食收到，還請代買江魚二十餘斤……」信末復有致問：「珍美茶室」的老板王橙永，吳以祿，朱積臣等安否的字樣。前田警察署長，據報親臨辦理，把「東亞」的頭家夥計，黎日炳，周汝仁，老板娘林愛花及株連的「珍美」頭家兄弟王橙永，王斌永等五名逮捕。

先在就地警察局施刑酷打，但見滿面血蹟斑斑。當他們被押解去野新警察署的時候，已經不能自己上車了。隔了兩日，前田又復以羅厘載來大批警探。是日適美珍老板娘下呷，以鑿子開其鎖頭，魚貫而入，反閉其門，樓上與樓下板縫和壁脚，無處不搜尋。雖無任何憑証，但藏在箱中的衣布，排在梳台的香水洋皂，却會不翼而自飛。結果貨底和傢私椅桌鐵櫥，被搬上羅厘車。及進入「東亞」，前田態度不同了，並不是「搜

家」，簡直是搬運貨物。所以並無禁止閑人，一任印度人亂搬亂搶，翻箱倒篋。頃刻間，一間時代化的咖啡茶室，祇存靠壁的架子，和空了的鏡厨，其他甚麼都完了。前田這時現出勝利的歡笑，坐在店口的廊路，把許多餅干和汽水分送給一般無知的小孩。可憐兩間咖啡茶店的生命和財產，就這樣完全犧牲了。

陳迺桂

明星慈善社在淪陷期經過

馬六甲明星慈善社，是馬來亞華僑有名的慈善機關，擁有一萬人衆的社員，辦有圖書館，閱報室，劇務部，銅鑼隊，歌詠團，又贈醫施藥，及實行治喪互助。日寇陷了甲埠之後，山河變色，天皇的社址，就被日寇憲兵部所佔據，變成一個恐怖的機關。

當一九四二年一月八日，日寇經迫近吉隆坡，而英軍尚未退入星洲時候，該社先主席王德義，總務林大典等，聯合甲埠僑社各團體，及青年界抗日各領袖，在該社召集僑衆，舉行華僑全體動員大會，討論援英抗日事件，推舉先烈柳其杰等起草章程，分出若干隊伍。但事與願違，甲埠在該次會議閉會後之第八天，即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四日淪陷了。自甲埠淪陷之後，該社即被日寇佔據，任其予取予求，社員各自奔散。

該社之先主席王德義（甲埠籌賑祖國難民委員會總財政）及重要職員林世明，社員柳其杰等，當馬六甲埠臨危之際，迫得逃往星洲，及星洲淪陷，林世明君，就被檢証檢去了。王德義，柳其杰二先烈，於一九四二年三月八日，經過諸般危險之後，再逃回甲埠，然其時甲埠已成特務，漢奸，走狗，塞得滿途的世界。

王柳二先烈回甲埠後一天，即同年二月九日，日寇憲兵由漢奸走狗帶路，先拘捕到該社先總務林大典，越日相繼拘捕王柳二先烈，至三月十二日，更將以上三位先烈的家屬，統統捕去。以上諸人，除了柳其杰先烈，不願受審，在牢裏自縊之外，其餘諸人，都受過了嚴刑酷罰，無論男女，老幼，均於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六日，被日寇憲兵押到離甲埠七英里的丹絨吉寧，合其他被捕僑胞，共九十七名，同時被刺殺喪命。那九十七人的屍體，有的被拋到一水井裏，有的被埋在膠樹下。此後在烏天暗地的三年八個月中間，其他明星慈善社的社員，陸續被日本鬼子殘殺的，尚有很多，如陳升章，曾泉源，王寶蘭，賴勝任，劉星（原名姜英義）王少南，陳文潭，王慶祥等是。尚有曾經被捕，而嘗過觸電，毒打

灌水，倒吊，過着長期短期牢獄生活的多人。

自從該社被日寇佔爲憲兵部之後，成千成萬寶貴的圖書，變成日寇踐踏的泥土。光潔明亮的樂器，變成日寇殺人號筒。議室變爲魔鬼之窟，大廳變成賊寇之宮。銀行存款被取去了，一切傢私被搬移了。他們還把右邊民家修整汽車工場屋子，合該社背後的廣場，築成了高高的牆壁，包圍起來，把屋子改爲黑暗不見天日的冤牢。那廣場佈置了防空洞，建設了罪人訊問室。種種刑具，如灌水的水喉，炮烙的電機，倒吊的繩索，鞭打的皮條，均利用了該社的地方安置待用。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前居後舍的人們，時常聽到僑胞被審時，受刑叫苦連天的聲音。日寇憲兵還在這座大廈士敏土的前樓上，開了左右兩個小槍洞口，爲偵察射擊之用。又在該社後樓天台，築了機關槍的掃射架。遂使這個十足的慈善社團，變成了馬六甲最可怕的恐怖機關。凡所有甲埠華僑及其他民族被捕的人，都要在這裏註生註死。會有平民偶然經過其門，即被叫進去，就莫明其妙的不知下落了。因此，全甲僑民聞到「明星」二字，都會毛骨悚然起來！

然而，該社的社員，却照常在暗中聯絡着，待機行事，三四年來在凄風苦雨中，等待着收復的時機。果然在原子彈炸平廣島長崎，紅軍槍刺，刺破關東的砲壘之後，裕仁便舉止失措，向聯軍作無條件的投降了。這個消息傳到了古州府馬六甲，傳到了馬六甲明星慈善社的每個社員，他們遂於一九四五年的九月一日，假座泉記餐館開了一個談話會，討論寇軍退後，接收社字的辦法。繼於九月六日，派人正式向日寇憲兵手裏接管過來。再於九月廿七日召集社員組織復興籌備委員會，於是這一座慈善機關又恢復了本來面目，恢復了有利僑胞的工作。

王寶蘭等被害記

「冬牙峇株」係馬六甲彈丸小地，王君寶蘭以六十有四高年，亦深感國將不存，何以爲家，特在鄰近較大區域昔仔羽墘倡設籌賑分會，歷任主席四屆，籌募賑款不下數萬金。武漢合唱團蒞甲演劇籌款亦慨捐巨資。新中國劇團來甲籌款時，北區一帶，民衆以王君熱誠愛國，舉爲北區主席，禮聘該團假座甲極樂園表演，民氣爲之一張，成績得國幣達數十萬元。日寇入境時，以王君有盛譽，飭該村村長巫人某力促加入治安維持會。王君以敵寇屢次侵略我國，不滅我中華民族不休，誓不甘願充其傀儡，供其役使，以病爲辭。詎知日寇老羞成怒，竟於民國卅一年二月廿八日，將王君逮捕，並將財產契據及現金首飾盡行掠去。雖經其子等，設法營救，絕無絲毫見效。迫不得已以巨金賂日婦（山川夫人）營爲，亦無效果。查所加罪名爲（一）推動籌賑抗日，（二）籌款贊助英國打倒軸心國，（三）領導華僑抵制日貨，（四）七七事變後公開組織抗日會，身爲會長，（五）日寇委任治安維持會委員，不肯接受，顯然係抗日份子。疊次施以電刑灌水懸吊毒打等種種酷刑，幾至體無完膚。在其慘刑期間，自知性命難保，會托獄卒暗中遞一絕命書與其家人，其大意謂『寇軍絕無人道，刑罰幾至十餘次，早晚定被處死 願吾兒善體

親心，上事你之祖母與慈母，下顧我之孫兒與侄輩，將來爲國家效勞，爲老父報仇，切不可參加敵寇偽組織之工作。老父_{（註）}爲國犧牲，死重泰山，絕無絲毫遺恨云云。』未幾果於中華民國卅一年（昭和十七年）三月十八日下午二時，連同一班在獄愛國者如林大典，王德義，許杭，丘集源，以及林王二家屬一部份男女計九十七人，由日憲兵隊押赴丹戎路七英里之丹戎班底海濱，英政府人員公餘納涼休息樓之水井邊殺害。可謂從容就義，以身殉國矣。越年敵寇復將王君之所有沒收，充爲敵產。茲聞英軍收復本處後，曾由衛生局長召集中華總商會負責人，及死者之家屬，共同妥議，擬將各殉難者之骨骸全部拾起，遷葬於距市區九英里之旺梨地方，連同日軍投降後九五被慘殺之人民委員會職員，如謝重生，吳世健，鄭學琛，陳應楨，林振錫，林揆義等九人，合葬一處，建立殉難紀念碑，能否實現尙未可知。筆者與王君交誼有素，深知底蘊，恐年代久遠，湮沒無聞，與草木同腐，爰泚筆而爲之記，并以宣示日寇到處殺虐，慘絕人寰，古未曾有之罪狀。

尤振標

馬六甲海的沉冤

古色古香的馬六甲，其地位雖次於星洲檳城，然因水陸交通之關係，故敵寇極爲重視。自寇卒鐵騎踏進甲坡之後，僑胞受拘捕，凌辱，屠殺，姦淫，劫奪，酷刑者，指難勝屈。僑衆抵抗無方，呼籲無門，天昏地黑，已三年又八閱月矣。自一九四五年八月廣島一炸，蘇聯出兵，日皇正式屈服，聯軍得到勝利，同僑聞訊，歡欣鼓舞，方謂毒酸消滅，天日重見，不圖是年九月五日又發生一宗駭人聽聞，慘絕人寰之重大血案。時筆者適居甲城，知之頗詳，爰將本案經過始末，縷述如下：

緣甲埠有吳世健，鄭學琛，陳應祺，林振錫諸人，向均努力救亡世健聞之南安人，畢業集美師範，歷任永春鄉村師範及新加坡華僑中學教職，柔佛中正公學校長。學琛聞之永春人，畢業集美中學，南僑大會出席代表，甲華籌賑會宣傳主任，培風，培德，培才，平民四校董事。應祺聞之思明人，畢業華僑中學，前華僑銀行職員，星洲日報駐甲記者。振錫聞之龍溪縣人，畢業培風中學。之數君者，抗日救國，夙具熱誠。敵寇大捕反日份子，鄭陳林先後被捕，受種種酷刑，迫令供指愛國份子。彼等忍受毒刑，矢口弗承，卒被判無期徒刑。及倭奴投降，聯軍師來接收，乃得釋放。出獄後，於九月三日在瓊州會館，集合各階層組織「馬六甲人民委員會」，分任要職。當時坡衆歡迎勝利，並懸國旗，而甲坡之「大衆報」除宣傳勝利，鼓吹民氣外，不免指斥日軍過去暴行。寇酋大本，老羞成怒，不肯放過最後一逞之機會，遂於九月五日上午先封閉「大衆報」，午後督率寇卒數十圍住人委會。吳世健、鄭學琛，陳應祺，林振錫，林揆義，謝重生，陳易經，康景南，彭玉樓，張森森，老雷，曾才等同時被綁，押到憲兵部，略予詰問，於午後八時驅上羅厘兵車，赴三保井山兜轉兩圈。康景南，張森森中途跳車逃脫，寇卒追之

不獲。諸人被載至海口，押令落一雷船艙中。時被捕諸人，精神鎮定，以爲和平實現，當不致有重大危險。船行一小時，林振錫軀體高大，從玻璃窗探望，則著名屠場之五嶼已排在眼前。振錫低聲叫苦，轉告衆人，時諸人已準備集體行動，奈反綁牢緊，監視又嚴。獨陳易經，鄭學琛二人，暗將綁線解開。易經擅潛泳，不難水裡逃生，學琛謂自願葬身魚腹，不願受敵慘戮，乃乘機相繼跳海。寇卒用手電筒照射並開槍數響，見無蹤影，乃將其餘諸人分批押上屠場，一一刺殺入古井。次日，陳易經逃回，透露消息，抗日軍急僱電船到五嶼營救。到則受難諸人，或斷頭，或穿胸，血肉橫陳，厥狀至慘。獨吳世健彭玉樓，曾才三人尚在呻吟未斃。於是急將死者及傷者用船載到旺梨坡。時寇憲兵卒，戒備森嚴，在各方路口，凡往來行人均受嚴密盤查。本坡吳少源曾通傑等與吳世健爲舊同事，情同骨肉，偵知是訊，冒險前往，用專車載到野新醫院。一面用人要求本坡醫院副院長湯先生親往治療。世健除舌以當時情況外，並謂「學琛不諳水性，看來也是無望，但吾人爲國犧牲，軀體雖死，精神長存。希望你們不可過於悲傷。我的傷創尚輕，將來有生之日，即報國雪恨之時。至於我等數人有如兄弟，此後關於遺族一切問題，其責任盡在我們未死者之肩上。」言時眼淚奪眶而出。學琛等遺族均嗚咽不成聲。自是傷勢日有起色，方期此健碩有爲之吳君得慶安全，詎料敵寇所持刺刀，似有毒素，經過兩星期，仍屬藥石罔效，與世長辭，誠可痛也。當世健甫入殮，而鄭學琛屍身適在五嶼海面浮出。乃同時出殯，合葬一處，各界仕女執紼者達數千人。其時黑雲朵朵，細雨霏霏，是老天亦一掬同情淚也。嗟呼，勝利到達，志士云亡，殺身成仁，精神不死。惟兇悍成性之寇酋及諸從犯，尙在法外逍遙，未聞當局有何處治。將來

如何懲兇害恨 如何撫慰遺族 所望我僑眾諸同情者，急起圖之

吳少源

(附錄)屠場視察記

(前略)

船板蓋打開了，一個憲兵用電筒探射落去，口里喊着三個上來。首批彭玉樓，吳世健，謝重生三人被押到船尾。繼着又叫第二批陳應禎，陳易經，鄭學琛三人。陳易經君一上船面，一看大海茫茫，喜從心上起，智從胆邊生，眼見憲兵檢査陳應禎綁索時，以機會已不可再，便霍然縱身一躍，跳入海中。鄭學琛也尾隨其後，原來易經的綁索，已被暗中解脫，還虧他的靈機，用聲東擊西方法，從左邊船旁跳落，潛過船底，到右邊向前潛逸。那時船上憲兵有十餘支手電筒在左右探射搜索，槍聲卜卜向海底亂放。幸而易經擅於潛泳，竟不被鬼子發現，一氣游至那督嶼，爬上沙灘，正在探望逃出路時，一股喊叫聲打從前面樹叢裡傳來，原來第一批上岸的人正被日本鬼子屠殺，約莫兩小時後，汽船在近海打了幾個圈子便開走了。

陳易經告訴記者，他在那一小島上一日一夜，受盡飢寒交迫的痛苦。最後以五千元代價，由一馬來人以小舢舨把他送到馬六甲來。及後陳君談到被綁架在古井被屠殺的一班人。他說受傷逃回來的吳世健告訴他身歷情形，說他們一批十人被騙上白石嶼樹林裡一座大井邊時，一個憲兵把帶來的麻醉藥水強灌在謝重山，陳應禎，林振錫，雷同志的口裏。這四人的遭遇最為悲慘，在他們轉轉呻吟的當兒，便一個一個被拖跪至一個斷頭台前，一個憲兵將人頭按貼在架上，另一個憲兵便握住刀柄往

下切，好像藥材店裡的切藥刀一樣。他們四人就這樣慘遭窮兇極惡的鬼子切斷了頭而壯烈犧牲。吳世健，彭玉樓，曾才，則被刺刀亂刺昏倒，然後被拋入旁邊的古井中，會彭二君受傷較輕，於痛楚中極力掙扎，終於爬上古井口。吳君受傷較重，即由會彭二君合力救出，但終因傷及要害，歸家兩星期後即長眠。會才與彭玉樓經療治後已告痊癒，惟傷痕斑斑依然可辨。鄭學琛於吳世健死後，他的屍身才被發現在那督嶼邊，惟肌肉已模糊難辨，且一手一足亦已缺去。經其夫人認出所穿衣裳與生前同，乃驗收，與吳世健同葬在一處。

我們一行人乘了電船在馬六甲海上鼓棹前進。陳易經在滔滔不絕為我們講述當時情形。不久我們的船已抵達白山嶼與那督嶼之間了，由他的領導，我們這視察團便登上了白石嶼。

嶼上樹木相當雜亂，顯見是人跡罕到的地方。我們經過一段短短的樹林，便抵達目的地。一座古井四面包圍着果樹，野草叢生，雖然事隔了兩個月，但井旁土敏土的邊緣仍然血跡斑斑，俯望井裡的水，也成了血色腥味，周圍野草，有數處被血液黏結。那座野蠻民族的殺人頭木架，仍蠢然橫臥在一旁，可惜刀已不知去向。井的左邊有一座木製十字架，不知該處埋了多了冤魂，野草中長着三四朵紅花點綴，足以表現着忠骨在長眠。在隔古井不遠處有一座全嶼僅有的吃風別墅，據說是瓜拉比拉馬來警察廳長所建築。過去每年均有人在此渡假，但自日寇鐵蹄伸入馬來亞後，即斷絕前往。

我們憑吊完古井與旁邊枯骨後，在那嶼上一位七十餘歲的馬來老耆告訴我們說：在這五個嶼中，最少有數千青年在此被日寇所槍殺。他還記得有一次，四個青年被日軍綁到那裏槍殺，斃後並不為之收埋，便揚長而去，一任屍體臭腐。白骨蒙然，現在還在那邊，言之真令人痛心。

(星洲日報卅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第五篇 吉打

記吉打戰事及日寇之統治

吉打位居馬來亞北部，有河流灌溉全境。土產各物均有，以米爲大宗，可出口。北境與暹羅分界，在八等無利，有山脉，形勢險要。一九

四一年，政府爲防日寇南侵，建造堅固防線。原有亞羅士打及雙溪大年兩處飛機場，亦加工修理。當時也，報章盛稱，北有吉打防線，南有星洲軍港，水陸兩方，可保馬來亞，有銅牆鐵壁金城湯池之固，人心賴以安定。是年我在吉打首府亞羅士打。十二月初旬，傳聞日寇自廣西南寧退出後，開入安南，有南侵之象。政府特調英印師團到步，捍衛防線，由大車站列隊入市，有鐵甲車，坦克車，機槍，大炮等機械。至八日得知日寇實行南侵，由暹屬宋卡上岸，用飛機來炸，破機場油櫃。八日至十二日，早午夜晚，日機前來，警報頻聞，人心惶惶，不可終日，多退離市區，以免遇不測之災。十三日風雨之夜，日寇侵入市區。是夜盜匪乘機洗劫市中商店，內中有人看守而幸免者，乃是少數。損失財產，多數是華僑之物。內中有當店兩間，資本有五十萬元以上之鉅。時禾稻青黃將接，人民需款應用，當店生意，大爲興旺，忽然逢此不測之禍，全部破產。吾任職其中一當店，東家有三位，一因受刺激，神經失常，將傢私什物打破。一因遭破產，子女成群，生計維艱，老而被迫爲農度日。若論吾自己之損失，即成爲清淨之窮光蛋。我原爲受薪階級，家庭負擔又重，血汗餘資，入小股六百元。另外衣箱什物，一概被搶一空，僅以身免。十四日早晨，從留居友人家出行，遠望對河，見市區有汽車一輛，上豎白旗，巡遊不停。據友人言，亞羅士打市區，經爲日軍佔領

。日軍出示安民 命人民回市營業 謂毋庸驚恐 並言有憲兵管理 可保安寧等語。

日軍佔領吉打首府亞羅士打之後，政府機關，當然受其支配。舊時辦事人員，依舊可以復職，惟月薪減低。其不願復職者，由其自便。但籌賑會重要人員，要即復職，助理政務，否則嚴令究辦，惟更名華僑協會。辦公時間，派一名日顧問到會，凡事向顧問請命進行。如取通行証，要顧問蓋印，方有効力。不久有憲兵隊到步，設司令部，開始登記戶口。如有親友從他處來宿，要向街長報告，轉稟警署，稍有可疑，先捕後審。每日晨七點，晚六點，警署及草坡升降太陽旗，行人要止步停車，否則被警捕去，受訓斥打。如在警署門口，見站崗兵，不舉手敬禮者，必受打，及托石數十分鐘。每月八日及紀念日，各民族代表，要率領各族人民，及學校員生，與警兵大隊銅樂隊於晨九時，齊集草場，分隊列立，先向東京三揖，然後由長官登臺訓話，大意是要人民做順民，協力「聖戰」。宣告散會後，警兵及樂隊，與各校生員，持有鮮花者，再往橋頭「大日本將兵」之墓，舉行獻花，然後歸去。一九四三年，南來巡視各方之日首相東條，亦曾到步。是年十月十八日，此地割歸泰國統治，惟鐵路區飛機場電台，仍受日軍管理。一九三五年二三月間，方見聯軍飛機三數架，在空中偵察，不交戰亦不下彈，曾有數次。八月中旬，傳聞日軍投降，至二十日後，方由報章証實。九月十八日聯軍到，日軍退至牛崙華玲方面集中，繳械入俘虜營。

梅成

(附 錄)

雙溪大年與居林之慘殺

日寇佔領雙溪大年不久之後(即民國卅一年三月廿日)，便來了一次所謂「肅清」，在一個更深人靜的晚上，派遣了許多劊子手，挨戶逮捕無辜華僑，一車一車的載到火船頭衙灰窰，一去不回頭。在那裡遭受

慘殺的消息，雖然早已傳遍遐邇，可是當時屠殺的慘狀，以及埋葬的地方，傳說紛紛，莫明真相。在日寇鐵蹄下的那時，不用說是難知真相的。那批遭難的同胞，在地下足足躺了三年多，一直到日寇投降，盟軍進駐此地之時，才被掘出，重見天日，此後他們可以得到一個適當的長眠之所了。英軍接管此地之後，人民自治總會接受了僑眾掘取忠骸的建議，向英軍保安隊要求把上述死難者的骸骨掘出，俾得安葬於一個安靜的地方，以安慰冤魂。這要求蒙保安隊接受，於一九三五年十月中旬開始發掘工作。自十月十八日起，開始鋤除亂草(佔地約五畝)，十月廿三日起遺骨被掘獲了，至十一月九日止，共得一零九具。在這一百零九具的遺骨當中，有三具是婦女(由其頭髮即可證明)，最令人痛心的是有一具是孩童(骨旁還有一雙橡皮鞋)，此外還掘得一支鐵矛，長六七尺

，這矛夾在一穴廿三具的遺骨之中，這證明日寇當時是用這鐵矛刺殺那些無辜同胞，然後埋在一起。

(星檳日報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本月十八日晨，居林當局派警員押日俘十名，到距離約兩英里卓落旺苗窰挖掘前被日寇慘殺活埋之華巫印各籍人民屍骸。白骨纍纍，慘不忍睹。據聞當時遭難者計四十八名。今日鋤掘三窟，已獲三十四具，餘者俟再挖掘，方知確實數額。窟中拾回警局保存之遺物，計有金牙兩枚，相片三張，手夾一個，眼鏡一架，巫帽一頂。查上述事件發生時期，約在一九四二年三月間，渠等所犯罪狀，多屬民事案件，如賭博，走私，坐脚車無燈，賣物無執照等小罪而受拘羈。詎料進駐居林之富崗警備隊，竟由警局押出，在上述地點，趁夜行其慘絕人寰之刺戮活埋，殘酷蠻惡，暴露殆盡。

(現代日報三十五年一月廿四日)

日軍入境及其在吉打南部之概況

(甲) 軍事

(一) 日軍挺進情形——日軍開始進攻第三天，十二月十日，英倫宣佈英主力艦威爾斯太子號，及擊退號，同時被擊沉。消息傳出後，全馬震動。吉打兵士，對日軍略事抵抗，即節節敗退，使日軍長驅直下。日軍先鋒部隊過了巴丁勿刺森林河溝，至十二月十四日進至吉打首府（日軍未抵步，太陽旗已先豎起，蓋有巫人奸細活動），十七抵峨崙，十八抵雙溪大年。

日軍在暹屬北大年登陸者，繞道勿洞南下，至十二月十三日抵達華玲勿洞交界處之高島，抵高島後，分二路推進。(1) 由高島經吡叻仁丹而抄出浮盧江沙。(2) 由高島沿華玲汽車公路南下，至十二月十六日抵達距離居林六條石之新火較。由十二月八日起，至十六日止，短短一星期時間，日軍已完成佔領吉打州大部份。吉打方面的天空只有無情的日軍飛機，往來馳逐自由轟炸。到處都聽得隆隆的驚天震地的響聲。炸彈落處血肉橫飛，人民多逃避，造成恐怖世界。一班不怕死的土人，四出劫掠。十七日日軍開入居林市，未佔領民房，沿馬路兩傍樹膠園椰林駐紮。一切大炮，軍用車，兵士，都插滿樹枝掩護。測其用意，係恐英空軍轟炸。日軍司令部設於新火較醫院 四條石處，架設無線電話，以通軍事消息。

十八日，日軍由居林分三路開拔：(1) 向大山脚檳城推進 (2) 向西嶺巴力文打推進。(3) 向麻坑太平方面推進。

(二) 英軍退却情形——英軍防守吉打第一線兵力 當然相當雄厚

。但是戰爭開始後，出於意料之外，戰事迅速逆轉。查英軍在吉打方面迅速崩潰，據傳原因有下列二點：(1) 印軍怯戰，未與日軍接觸即混亂逃亡，影響全線兵士。(2) 日軍由巫人引路越過森林河溝，包圍英軍後方。英軍有上述二點原因，且乏空軍掩護。經巴丁勿刺一戰，及吉打峨崙殿後一戰，陸續退回居林老火較一帶，向太平方面退却。英軍防守勿洞華玲方面者，在勿洞一戰，復經華玲七條石殿後一戰，於十二月十五日下午繞道山林，退回居林屬之芭口集中，是晚又向麻坑太平退却。十六日在吉打吡叻交界處麻坑河畔佈防。英軍焚燒麻坑河畔左右兩邊華僑商店四十餘間 損失十餘萬元。

(乙) 政治

(一) 華僑血的教訓及刑殺時期——一九四二年二月星洲陷落後，駐防居林的富崗警備隊，抵步第一天即發出下列命令：(1) 途遇「皇軍」時，應行敬禮；(2) 所有以前反日文件，包括國旗，限即日焚燬；(3) 令華人迅速組織連絡機關，協力「皇軍」。第二天，開刀殺人，將居林警署犯人四十八名網縛，在離居林一英里之三巴央路口全數刺死，共埋一處。第三天，藉口居林華人對「皇軍」不尊敬，拘捕前華僑籌賑會主席吳克拱，財政陳炳權，黃文山，陳河全等施用酷刑，不准具保，監禁六個月，釋放時形似僵屍。轉瞬三月，警備隊在居林，高勞吉底，華玲三處作有計劃之「肅清」工作。在鄉村街市，作大規模搜查。此外行動如下：(1) 調查戶口，強迫華人呈獻奉納金；(2) 封鎖地界，無「皇軍」許可証不准通行；(3) 強姦婦女；(4) 日軍到一地區「肅清」時，常將全體華人驅出門外，排列成行，用機關槍監視，不

准移動，必須經過五六點鐘烈日受苦；（5）同時，日軍登堂入室，意搜索，翻箱倒篋，形如強盜，見有貴重物件，隨即劫去，若搜出有將委員長相片，黨証，或反日文件，不問理由，即刻捕去；（6）在肅清時期，華僑青年男女，認為形迹可疑者，或面色帶驚懼者，當場拖出捕去；（7）很多產婦被日曬後，暈眩發熱致死；（8）當華僑大眾被驅出門外，一排一排坐着忍苦晒日時，老婦嬰孩，哭聲震天，日軍反呵呵大笑。噫！此時此境，華僑危險可憐程度為如何！日軍種種暴行，罄竹難書，遭其殘殺毒打致死者，何可勝計！

（二）華僑經過教訓後一班動態 此一時期日軍所到之處，天愁地怨，雞犬不寧。吉南華人經過一番大教訓後，無不心驚胆顫，誰能够担保自己的性命。青林，高勞吉低，華玲三處華僑協會，變做日本順民機關。凡「皇軍」一切指令要辦之事，即刻就要辦到，否則便是對「皇軍」不敬，華僑協會職員，不惜俯首下心，協助徵收奉納金，籌備設立「皇軍慰安所」，募集軍金，物色娼妓，供敵軍洩慾，以免良家婦女被強姦。

（三）組織華僑青年團開始以華制華 日本統治華僑，採用以華制華的陰謀。首先提倡組織華僑青年團，用意如下：（1）防止青年抗日，（2）必要時調去當炮灰（3）施以奴化教育，養成政治人員，作其暗探幫兇。結果一班不願作亡國奴的青年，入山林組織抗日軍；一部份頭腦簡單者，受其麻醉，認賊作父，做他的走狗，不惜出賣靈魂。此輩走狗，在日軍降後，或被英軍拘捕，或逃走，或已被抗日軍槍決。

（四）居林方面日本商人營業調查 （1）千田商會株式會社統制全居林華人板枋，用一萬六千日幣強取巴口寶和板鏹公司；（2）野村在麻坑開設板廠 （三）東急電車公司，由華人手奪去汽車營業。

（五）華僑財產損失與人命損失 居林方面華僑財產及人命損失，難於統計。計日軍來時，被土人劫掠如下：華玲，居邦，高勞吉低，磨不來，式百餘間華人商店，被洗劫一空；每間以千元計 損失二十餘萬

任元。居林市二間洋貨店被匪破門劫掠損失萬餘元左右。其餘麻坑於英軍退走時，焚去四十餘間華人商店，連店大約損失十餘萬元左右。現下英軍重回此地，該地僑胞準備呈請英賠償全部損失。

（丙）日軍投降後走狗下場

青山依舊，時事已非。經過三年八閱月大戰，日本法西斯倒台，聯軍勝利。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居林方面日軍，及日本商人，接得日皇正式投降消息後，其精神交嚴重打擊，莫不垂頭喪氣。從前意氣揚揚，途遇華人橫衝直撞者，至此低頭向地。吉南人民抗日軍正式下山，維持治安，大捕漢奸走狗，其罪案重要者，經審判後執行槍決，罪案輕者審判後釋放。斯時日軍保持鎮靜態度，未與抗日軍發生任何衝突，且與人民抗日軍合作，維持治安。

（丁）聯軍開進居林及日軍繳械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七日，居林十八區全體中巫印人民，在南星遊藝場開空前未有之歡迎抗日軍大會，檳城英軍代表到來訪人民抗日軍司令於大會所。抗日軍與居林縣長（巫人）及華僑領袖交換關於英軍開抵居林駐防之意見，結果居林中巫印各民族準備十八日懸中英美蘇四國國旗歡迎英軍，并召開軍民大會。是日下午聯軍抵步，在居林縣政府公署開各民族歡迎會。于是日軍在居林統治三年八閱月之暴政告終。英軍駐防居林街市，人民抗日軍，駐防離居林二條石老火較最高洋樓大兵營。此時居林方面日軍武裝一萬餘，仍未繳械，英軍司令，下令日軍集中雙溪大年飛機場，候命解除武裝。至十月中旬，聯軍在雙溪大年飛機場舉行解除日軍武裝典禮 人民抗日軍派隊參加，增加華僑一頁光榮歷史。

黃鐵環

日敵侵入吉打後我僑生命財產之損失

一九四一年，日本法西斯發動南侵，十二月八日，日敵於吉蘭丹之高躋峇魯與南暹之宋卡等地，開始登陸，旋即侵入吉打北部之檳崙（離亞魯士打市二十四英里，於十二月十二日失守），守軍略與抵抗，即行退守日得拉（離亞羅士打市十二英里）。敵於十三日侵入日得拉守軍根據地及甲拖拉峇底飛機場（離亞羅士打市八英里，該機場之汽油庫於九日焚毀）。守軍以險要已失，不得不向後方撤退。敵於十四日侵入亞魯士打市區，同日進佔離亞羅士打二十英里之吡叻軍事據點。敵又於十五日侵入牛崙市區，十六日進佔雙溪大年市區，十七日侵入居林市區，及萬拉峇魯屬各地，而入吡叻境。

吉打北部邊境前線守軍雖曾一度進入南暹普勞等地區拒敵，然終不得不逐步向後方撤退。前線各市區，雖經兵燹，屋宇之損失，為數不多，亞魯士打市區之店屋，被機槍掃射，引起火災而損失者，不過十餘間。居林市區之馬坑一區，數十間亞答屋，被守軍焚燒。其他市區，均無大損失。即敵機轟炸之損失，亦屬微之又微。憶十八日敵機十數架，侵入吉打屬之日得拉市區時，離市區二英里，為守軍根據地，甲地拉峇底飛機場飛機十餘架起飛，凌空截擊。雖經一番空戰，然市區附近，並無若何損失。此後敵機以轟炸檳榔嶼，路經吉打領空，或轟炸甲地拉峇底機場及安南武吉糧食囤積處（戰前政府米廠），雖有無關要害的破壞，然於吉打各大小市區，並無投彈。此亦吉打市民得天獨厚，誠堪慶幸。至於受敵機槍掃射而遭難者，亦不過數名耳。

在敵人未入境之前，吉打前線之檳崙，高嶺，日得拉，甲地拉峇底等地區之華僑，當疏散時，遵守當地政府之命令，所有商店住屋之貨物，不得移動。吉打各大小市區及附近鄉村之華僑商店，住屋，被馬來人

持械劫掠，財產之損失，為數頗鉅。（吉打大小市區，多被劫掠，惟居林一市未被劫掠）。損失之詳細數目，業經吉打籌賑總會，發出調查表，實行調查。俟彙收統計後，方得其詳。敵人入境後，隨軍而來之藤原及大山兩特務機關，同時在亞魯士打市區，分設機關，敵特務員真錫武之，為前日本領事館職員，通上海方言及國語，其行動酷似上海流氓，故我僑極感痛苦。彼率領台人黃某及偵緝人員，四出偵緝僑領及籌賑會人員，俾便強迫彼等組織維持會，並嚴令獻金數千元，名為慶祝元旦，實則為彼機關長私人賀儀，（機關長為大山）。旋於三月間強迫我僑籌集奉納金八十萬元，獻於馬來亞軍政監部。值此兵燹之後，偌大款項，無法籌措，然限期已迫，迫不得已，向我僑之有膠園及不動產者徵集之。而有膠園與不動產之我僑，實無現金，不得不將家人首飾及契據揭借，以湊足應徵之數。當時我僑迫於淫威之下，惟有忍辱吞氣，度此嚴重時期而已。

（一九四二年）四月間，大山機關他調，成立吉礁州政廳，助川靜二，來長是州。在施政綱目中，先行統制食糧，嚴令我僑米較（磨米廠）之存穀，迅速移入軍管米較（離亞羅士打四英里之前政府米較），每担穀價，僅定二元三角五分。當時全州存穀，多在我僑手中，數約數十萬担，而米較除一間外，其餘均屬我僑經營者，因此損失之鉅，殊難言宣。嗣後各民營米較，俱歸軍管。至九月間，日人商社，隨政廳而來，組織所謂米穀，米粉，砂糖，椰葉，木材等組合。上列各種組合，由商社經營，歸軍政部管理，從此日人商社，佔據華僑銀行行址，沒收傢私並以軍威政令，強迫交通要點之華僑商店遷出。亞魯士打市區內外屋地，甚多被政廳強迫徵用。又州內各屬之木材火鋸廠，碩莪廠，米粉廠，

磚瓦廠，椰油廠，均被日商或軍管理統制而強奪焉。一九四四年八月間，亞魯士打市內外，我僑經營運米，概被三菱商店，挾軍政監部命令凍結，且以強盜武之中途截劫手段，劫奪在運輸途中之運米，統計數萬担，竟以半價由三菱商社強購去。我僑商損失，為數約在當時日本軍票數千萬元。此外又利用軍政監部亞魯士打連絡所之命令，徵用我僑商用之貨車，輪值運輸三菱及大丸兩商社之米穀。又強迫我僑於郵局銀行儲金，數約百餘萬元。迨至聯軍入境後，日軍票即宣告死刑，我僑之損失，實無從統計。虎口餘生，又遭損失，殊堪浩嘆！

上所記述，係關於敵入與聯軍入境後，我僑財產之損失。今轉叙日敵入境後，我僑生命之損失。

當敵入境之第二年一月十五日（一九四二年）東川憲兵隊抵達亞魯士打後，即偵騎四出，拘捕籌賑會人員與親英人士，並嚴令限日焚燒國旗書籍，新聞紙類等。從此我僑生命萬分危殆。三月五日敵南侵先鋒鯉部隊回駐吉打為警備隊，分駐吉打各地區，大舉「肅清」，因此我僑更危在旦夕。四月二十七日，肅清亞魯士打市區，吾僑之被捕入獄者百零三名，後分兩次釋放。其在亞羅士打轄區內，我僑之被刑殺者僅七名，洵為日敵在馬殘殺我僑之最少記錄。

又據調查所得，吉打屬各大小市區 我僑於「肅清」時被刑殺之情形如次：

駐雙溪大年警備隊為高橋隊，於三月二十一日，大舉「肅清」時，我僑之被捕而遭刑殺者，數約百餘名，和平後，聯軍令日俘發掘屍身，計掘出百十具，婦孺兼有。

離雙溪大年數英里之雙溪呀蘭萬芳園內 我僑之被捕而遭刑殺者一十餘名，均屬農工界人。

三月七日「肅清」華珍屬高勝吉底等地區，我僑之被捕而遭刑殺者十九名。又在華珍被捕之我僑十餘名，解至檳城憲兵隊處死刑。

駐萬拉峇魯各屬警備隊之赤木隊「肅清」時，我僑之被捕而遭刑殺者九名。統計吉打全屬於「肅清」期間，我僑生命之損失可吝者，約二

百左右。一筆生命帳，錄之實堪痛心。

憲兵隊與警備隊之特別情報班，特高科，捕殺我僑之慘狀如次：

東川憲兵隊，由亞魯士打市調駐檳城（聞東川隊駐檳後，我僑之被捕者不下二千餘名，在酷刑與挨餓之下非死即傷）。駐南運宋卡之村上隊來駐吉打後，大舉逮捕青年，遭其拷打，火燒，灌水，吊問，為狀殊慘。

同年七月間（一九四二年）駐吉打之鯉部隊，組織特別情報班，其主事為井上中尉，久利軍曹，廣田通譯等十餘名，極其兇殘，專事逮捕我僑青年。彼等曾駐我國華北，華中，華南，等地，嘗過我國遊擊滋味，故在此間報復。其中廣田，生長山東，說得一口純正國語。即其行動，亦似中國人。因此我僑被害特多。我僑青年遭其拘捕毒刑者，前已計百餘名，初拘留於警察署，繼則移入監獄拘禁。同時特高科長名境者，其殘酷，類似特別情報班。專派走狗向邊境鄉村，逮捕我僑。被捕之我僑，為數將近百名，拘禁於警署與監獄。

無何村上憲兵隊長他調，都留隊長來駐吉打。該隊最殘酷之音田軍曹，刑殺我僑青年四名。且于雙溪大年設分駐所，從此雙溪大年與居林，萬拉峇魯，華珍等屬之青年，前後被捕者百餘名，經過定例之刑訊——狗咬，拷打，火燒，灌水，吊問，跪火，挨餓。我僑青年，受上列慘無人道之毒刑而遭難者，雙溪大年屬數十名，餘則經刑訊之後，方移交高等法院定讞，處以三年以上二十年以下之有期徒刑。駐雙溪大年之憲兵隊長，慣以狗咬定罪。亞魯士打之憲兵軍曹音田，審問時，常用吊問，火燒之殘酷毒刑。迨和平後（八月末）曾經敵高等法院定讞處徒刑之愛國青年數十名，方行出獄，重睹天日，亦幸矣。

本州於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八日，移交暹羅接管。一切行政，改由暹羅長官處理，日敵駐軍，調駐他處，殘留部隊，惟有飛機場駐軍及憲兵隊小隊，警備隊，從此吉打捕殺之風，稍為和緩，我僑得以稍事喘息。即敵人血腥統治時之募集勤勞奉仕隊與兵補，亦得幸免。因此南馬各州之我僑，聞風避難而來此間謀食者，約數萬人。且被徵建築暹緬鐵道之

打 吉

各州華僑勞工，亦逃亡來此，一時亞魯士打市區內外 人口陡增 沿門
求乞與臥病道旁之輩，比比皆是。

回憶日寇血腥統治時期，我僑被刑殺與被徵役之損失 統計不下數
百名，此筆血帳，言之令人痛心。

陳覺非

吉打寇禍回憶

馬來大戰前夕，我們日得拉正位於前線，營幕鱗比，槍砲林立，守衛森嚴，從外表看來，直是銅牆鐵壁。因此外面儘管風聲鶴唳，我們却有恃而無恐。担任教員的我們在十二月八日早晨，還趕我們的年考。不料一剎那間，在距離四英里半的甲拋拉峇底飛機場，突被敵機襲擊，一時濃烟冒起，火光燭天。空際的飛機聲，機關槍聲，地上之高射砲聲，汽油着火聲，以及駐軍之調動聲，居民之騷動聲，均在交響。當此時馬來民衆，才嘗着第一次的炮烟，其驚慌之情，好奇之心，均在心弦上交織着。此時我們正在上最後一課，即召集全體員生，訓以大義，然後大家各懷着不可思議的心情回家去。

不幸得很，想不到守軍有如豆腐。日軍方在暹地宋卡登陸，我們日得拉居民，即奉命疏散。疏散之法，何其滑稽。由郡長緞紀於十一日晚徵召汽車，十二日晨，果然車輛盈路。郡長又下令，只准難民登車，不准攜帶物品。大家扶老携幼登車，無由得知往何處去。從此前途茫茫，聽天由命，至於遺下的財物，祇有付予有組織之排華者之手，任其所欲了。此次日得拉全體華僑所受的損失，人命只有一條，而財物殆不可勝計。

當日疏散到五百廊後，我復返吉打首都。每日傳來的消息，一天惡劣一天，所以又逃到牛崙，暫住中華學校。越二日，益知前方失利。晚又見最後之火車開過，祇拖着節裝鐵線網的辦公車，知大事已去，所以又避入民房。十五日竟夜砲戰不停。一家六口，在彈雨之下，得以安全，實屬萬幸。十六日晨，雙方尚在相持之際，只聞槍聲一響，即有一印兵在哭，守軍將傷兵移走，而把我們民衆棄掉，此地亦就淪陷了。此役我僑犧牲了二人。守軍只能於夜間砲擊而已，白天則未放一槍即逃，

這真是銀樣蠟槍頭。中午日軍方到。先頭部隊祇有六架坦克車，不上百名自由車隊，傍牛崙河休息，多赤身露體。

這時我與一位秦姓老板私談說：「這樣好的地勢，假如我們有槍不須卅人，便可把他們全部消滅。」

夜到了，我僑之晦氣亦隨着來。我本人被捉去代他們煮飯燒水，有的連被褥及姑娘，都被徵去勞軍。豬，雞，鴨，酒菜，祇要你們家裡有的，就必有被徵用之義務。我看勢頭不好，所以乘夜搬入熱鬧之難民羣。在十七日下午，寇卒即給我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該時候難民所內只有婦女十餘人，及我們男性三三人時，即有獸兵三人，手持木棍，橙汁，呼呼喝喝進來。一班婦女見狀，即紛紛走避，其中有一位年約卅餘的摩登女性，被其捉住輪姦，此時我雖憤火中燒，欲有所作爲，以雪此奇恥大辱，奈因兒女均幼，又在逃難中，無人可託妻寄子，故不得不暫時容忍。同時敵在牛崙附近捕到英人男女多人，帶到牛崙市來作他的勝利品，冷諷熱嘲，手打腳踢，任意侮辱，極盡無人道之能事。撫今思昔，山下奉文之被判處死刑，實在非有應得。

經此馬來亞淪陷期間，所得之感慨殊深。漢奸走狗都是逐利之徒，吉打之大小漢奸，在暴敵統治下，作威作福，出賣靈魂，實在指不勝屈。現在不但進法外，且或高振首要。

若干敗類，戰前已不齒於同僑，暴敵鐵騎甫到吉打，彼輩爲利欲所驅使，便躍躍欲試，極盡狗鑽蠅營之能事。飛機結好敵寇漢奸。舉凡吉打所有的組合部門，幾均有此輩作威作福，致使同僑叫苦連天。就是一蛋之微，一千半千之米，交易時偶不小心，即有被捉之危險，且彼等時常代其主子宣傳，所作之獻媚醜態，難以形容。

時

敵人在此間最活動者爲大丸米谷集積所外交員金某，到處檢查米谷我僑被毆打至死者，不知凡幾。我本人亦被打二次。敵人之文化侵略，實在比鴉片更毒。鐵騎所至 第一步就是焚書

消滅文化人，所以無論學校商店住宅，公私存書，幾一律焚毀。一般文化人死得最多，亦死得最慘。第二步就是設日語學校，要使全馬各族子女，都受奴化教育，其心之野，其手段之毒，盡人皆知。

林錫藩

戰 爭 在 高 勞 吉 底

民國卅年十二月廿日早上，天色陰沉沉，好像告訴我們不幸的事情就在眼前似的。該埠人士，隱約間已得到英軍打敗仗的消息，所以事先早把婦孺搬到過港巫人鄉村中避難去了。所存于市上者，都不外是小孩子走不得與較大胆之男子罷了。

七時左右，幾個從峇都卡卡（離市三哩）來的巫印人，帶着嘲笑的面孔向我們說：「日本來了，你們好走呀！」那時候我們幾個人都猶豫不決，不知如何是好，終于各人走各人的路。我為要負起報人之責任故，而偷躲在自己的照相樓上，打開窗葉作瞭望。

在那空氣緊張萬分，全無人跡的市上，突然一陣有次序的「咯沙，咯沙」聲音，大約從半里外醫院那方面傳來。一分鐘，兩分鐘，五分鐘……，那「咯沙，咯沙」聲音越來越近，宛如大隊兵馬開到。心中不覺有點窘，終于看見一個年約三十，近視眼，手持揮刀的鬼子，領了九十七個衣衫不整滿身污泥的日兵，中間推着一架如人力車大的大炮，後面由兩個鬼兵，扛着一面頗髒的「太陽旗」，徐徐走來，後面尚跟了約三百個巫印人，好像在幫牠們的聲勢。

那精神突突的頭目 隨行隨望，尤其是對閉着門的商店 更小心翼翼 預防埋伏着的英兵。

牠們不停地向前進，印巫人亦跟去。筆者滿以為牠們是過路的 待聽不見聲音之後，便走下樓來。怎知不久，那群鬼子與巫印人又折返新街場汽車站空地上停下。同時幾個頗兇惡的日兵，用刀指使巫印人打開全新街場的店門，而入內偵查，目的是搜索敗下的英軍與食品。那時候走出來的我們，都驚得面如土色，無目的地朝向新街場背的森林中走了 斯時有的尚提着飯鍋，有的拿着值錢的東西 各人面青腳軟，

互相觀望，毫無良策，唯有聽天由命罷了。

半小時之後，因我們逃入森林中時被發覺，有幾個鬼子跟踪而至，但只向我們望望，除了要那個四十多歲的婦人出去外，（結果不去）也沒有什麼敵意。鬼子出去後，我們的胆子却大了起來，覺得他們並不如報章上所載在國內逢人便殺之可怕。而且經不起那山蛇的吸血，以及肚子餓，便陸續走出去探望。

筆者那時也為了好奇，比他們更大胆地走到離日兵約二百碼遠的樹下去探望，唉呀！整新街場廿五間店，已被巫印人擠得水洩不通，樓上，樓下，亂搬中國人店中的貨物，傢私……。停在車站煮飯，赤條條地在沖涼的鬼子，看了這場亂搬東西的活劇，都發出了奇怪的大笑聲。

越來越不對，巫印人拚命把我們店中的百物搬回去之後，尙叫了許多的婦人小孩……，出來帮手再搬呢！因為他們搬物，爭物的吵叫聲喧天，使還有一部份躲在森林中者，心中也忐忑起來，以為日兵來圍剿他們，連忙四散走了出來。待各人發覺店中之物件被他們搬着走時，馬上便不顧性命連忙奔回新街場去，滿以為可以阻止他們再搶劫。但印巫人越來越多，宛如螞蟻般，擠來擠去，使我們無濟于事。而且當面去阻止他們時，他們竟公然說：「日本人送給我們的呀。」筆者眼巴巴地站在樓上，呆望着他們爭搬我店中各物，突然一個馬來童子去取我那精緻的魔術傢私，被我阻止時，他竟大聲兇惡地說：「這些東西不是你的了！」天呀！你搬我的財產我還不心痛，竟毫無目的地來取我所愛的魔術傢具去，把幾年來北馬各埠義演所得的獎品，紀念銀牌，各式各樣的紀念旗等，都取去，迫得我眼淚直流了出來。

全部的中國人為了財產都從各地奔回來了 巫印人們搬到連我們的

牀板，桌檯，水斗等都搬完，陸續地散了。我站在窗邊望對面的日寇，拉了中國人去替他們洗衣服，因為他們是泗水而來，衣服幾乎全是泥漿，也許吃不慣馬來亞的果子，有的褲子裡頭都是屎呢。另一角則一班鬼子赤條條地在命中國人打水給他們沖涼。一些坐在椅子上，命我華人跪着爲他們洗擦腳指，手拿着木棍在吾華人頭上如打拍子底打下去，真叫我看了十分難過。

十時許，他們塞滿了肚子，穿上未全乾的衣服，搶了我們的腳車等，（筆者的摩多汽車也是在此時被劫去），排起隊來，由一隻鬼子爬上電線杆，拉了一條電線下來，下面的一隻鬼子便好像是在打無線電。

約有五十分鐘後，三架紅膏藥的飛機飛得低低而出現在他們頭上同時掩護着這九十八隻鬼子向橫城的那條路上前進矣。

這時候我們都是嘆氣，流淚，有熟人在老卜干者（老北干不會被劫）都去投奔熟人去了，沒有熟人者唯有帶着悽苦的心，潤濕的眼睛，回到凌亂不堪的店中去收拾。

于此一劫之後，老卜干的人心也恐慌了起來，小胆者亦如婦人的逃過港去。其他也就馬上組織了起來，預備了大刀，扁担，棍子，預備萬一巫印人來光顧的話，就要和他們拚命。

三天之後的晚上九時左右，從老卜干處傳來了一種汽車聲音，吵叫聲，接着是三個二個的鬼子，荷槍實彈到新街場來打門，「入屋上樓搜劫一切寶貴的東西。如非達到牠們目的，他們是不放過手的。我被一個兇惡鬼子，手拿電筒不停地打在我面上，口口聲聲迫着說：「金鏢，金鏢！首飾，首飾！」我不得已取出了所藏起的手鏢奉給他。

這一夜，因牠們三三兩兩，一批又一批的連續上樓，使我不敢入眠。其實被劫之後，我每晚都失眠，並且連續也失去了幾件所藏起有價值的物品。隔日調查，始知這是第二批由勿洞來的衝鋒隊，暫宿一夜，天未亮之際便不知開到那兒去了。那晚老卜干的布牀，寢具被搬出來用之外，還被他們連續不斷的劫去了許多金戒指，自來水筆，手鏢，電筒等有價值的小物件。

于此兩劫之後，全市人士都消極起來，想不到幾天前一天開到晚，開去勿洞的英軍，我們尙招待過他們吃東西，幫牠們裝了一車車食水，他們有許多新式的兵器，却敵不過這兩批只有步槍的幾十隻傢伙！

約一星期後，早上八時左右，突然有與英軍不同的大型「福特」羅厘，滿載鬼子兵，如疊豬似的擠在車上，用了椰葉作遮掩，一車車迅速的從勿洞開過這裡去，如此不停地過了四五小時，有幾輛停下來宣傳，用那流利的馬來話向我們演講，發傳單，並劫了我們所存的衣服去擦槍。

中午之後，天突然陰沉起來，雨也隨着下來，宛如見英軍的打敗仗而流淚。午後約二時，早上走不停歇的鬼子軍車，因磨不來（離市三哩許往橫城之路）的大橋遭英軍毀去而過不得，一時亦因水流急無法趕築，而全數七十八輛羅厘（約三千人）都折回高勞吉底，當時便趕開所有住在新街場的居民，把舖店，房屋，學校，洋樓等，全要佔作駐紮地。斯時尙拉吾人去搬那一箱箱沉重的炮彈入店中去，他們便四出左近鄉村各地去搜集了許多雞，鴨，牛，羊，及一切食品。所給我們之一元椰樹紙，我們都不敢使用，背地里撕掉它，原因當地人們尙不相信英軍這麼容易便一敗塗地呵！

第二天起更不得了。鬼子一隊隊四出往巫人的住家去取蚊帳，褥子，枕頭，往中國人住家強取桌椅，鍋子，碗箸，小爐，幾乎把中巫人住家中所有的日用品，衣服，傢私，都取完呢。牠們要吃紅毛丹時，則命人把整棵樹砍下，吃椰子亦然。晚間則往巫人家中，強拉了一車車的馬來婆回新街場去洩獸慾。巫女都在隔晨天未亮便被逐走，她們走後筆者在樓下發現了許多馬來婆的押髮。

幾千鬼子簡直不帶糧食而來，每天強搶了許多牲畜豬牛，都拿到回教堂中去宰殺，同時命巫人（因中國人全無）幫牠們，弄到巫人，也怨言嘖嘖。

他們簡直不如強盜，每到中巫印人家中，都強迫人家交出許多有價值的物件，如女人首飾，手鏢和鈔票。倘不能隨心所欲，馬上拳腳交加

，或拿出手槍來恐嚇。筆者為保存所有的十餘元，以及免被拉去做工故，而假冒烟鬼，躲于鴉片烟牀上，亦要遭殃，被趕起來，用刺刀迫我翻開草蓆牀板，給牠們找尋目的物。

因他們看不見一個中國女子，而強拉了中國人去找尋她們。當時因言語不通，吾人都莫明其故，牠們也不知醜，竟指示下身的生殖器，表演出了與女人交合之狀態。因找女人，許多中國人被打踢，被罰晒太陽，有的非找到不能脫身者，便領他們到巫人家去，所以當時的巫人對吾人很不滿，後來吉打許多地方華巫發生衝突也與此有關係。

收容筆者的主人李超君，因要送糧食到過港山芭中去給他妻子女兒，不幸遇見了幾個鬼子在港邊，便要李君作嚮導，並多方侮辱毆打李君。李君為了保護他妻女，以及全市女性，不肯帶他們去，亦不肯告訴他們藏神板之秘密所在。當時被鬼子拳脚交加外，尚迫他平躺在港邊，預備開李君的胸膛，李君當時視死如歸，閉眼等他們宰割，可是鬼子除踢了幾脚外，却哈哈大笑地走開了。假使遇到別個貪生怕死者，那成千婦女，必大受日兵蹂躪無疑矣。

鬼子當時除非不見中國人，如一看見，必定拉去洗衣，煮飯，擦七擦八，扛東西，找女人，或打踢，罰站，跪在他們之前以供取樂。弄到吾人全不敢出外，遇到他們好像鬼鬼般，一陣陣的避到過港去。

因大橋于短期間中不能修妥，為了要運兵前進，便四出搜索腳踏車。該埠掃光之後，尚到十餘里外去強劫，命中巫印人從遠處踏到高勞吉底奉送給他們。該埠板廠工友，都是明白之士，來得及者都將腳車拋入港中去，不幸被鬼子發覺後，左近幾個板廠的工人都被叫了出來，飽嘗亂拳刺刀。

鬼子斯時簡直目中無人，晚上燈光照耀得如白晝，儘情取樂，歌聲，笑聲震耳。日夜除了各路口有哨兵，及一隊四個的不斷走來走去作巡邏外，便是幾挺輕高射炮擺在汽車站曠地上罷了。八十餘輛汽車（連三輛摩多車）齊集于新街場後，新店址空地上。假使當時英軍留下幾個間諜，把此消息傳到怡保或吉隆坡去的話，只需幾架飛機，便可把新街場

所有的建築物與後面鬼子的軍車炸毀光了。可惜當時英軍不信任華人，倘有間諜互通消息，連雙溪大年的日軍大本營，以及什麼藤山機關等，都可依法消滅呵。

橋樑未修好的那幾天早上，鬼子都一隊隊脫了上衣，在店前以及各空地上體操，接着便是長官向各小官訓話，然後才一隊隊分乘了却去的脚車，各朝目的地前進。

該埠足足被蹂躪了七天，才完全把車子開走，斯時全市已臭氣冲天，聞了必要作嘔。因幾千鬼子七天來所殺的牲畜，吃剩的東西，以及屎尿等，堆滿全市。向馬來人借來的漂亮氈子，褥子，用後，都弄上了屎尿呢。巫人去取回時，大罵：「雞拉卡，普基媽。」同時日兵四散狗屎尿于樓板上，水井中，弄到他們所住過的商店，洋樓，學校，警察廳，郵政局，（老卜干的矮小亞搭屋，他們不敢住）都成了垃圾堆。把左近鄉村的雞，鴨，牛，豬，與一切糧食都搶完，迫得當地糧食問題突然恐慌了起來。

高勞吉底為吉打一彈丸小埠，因它上通華玲上吡叻仁丹及暹屬勿洞，下通雙溪大年吉打，左可往北海檳城，有飛機場，醫院，警局，郵局，回教堂，汽車站，各籍學校，又兼附近膠園中有約萬名的印巫膠工之故，商場熱鬧是可想而知的。

該地抗日情緒非常高，抗戰之初便有籌賑會之設。第三四年更緊張，當地老僑領，青年，婦女，學生，店員，都打成一片，組織了一個「青年宣傳團」，專門協助各埠籌賑會從事宣傳抗戰，演街頭戲籌款。每逢中國各紀念日之前後一週間，必出發到磨不來七條石，新芭，打劃，瓜拉比干，居邦，華玲，高烏，仁丹，各地作流動宣傳。估計兩年來在本外埠作過約百次的宣傳工作。其間有時聯合檳城學抗宣傳隊。所籌之款都交當地賑會，費用羅厘等概由各地熱心家報效。除了某些地方有些汪派罵我們是紅色份子外，可說到處受人歡迎。並且推動了幾個小地方，也組織起流動隊而做我們的工作。若以吉打屬各地方人口來作比例，可大言救亡工作冠各地方。當時因為員生不能參加救亡工作，又不准

演街頭戲，不敢把詳細情形披露于報端。故知者甚少。

該地有國民黨支部，馬來亞各界抗敵後援會支會，華青羽球隊之組織，對抗戰上都頗有貢獻。日寇佔領馬來亞後，該地人士因抗日出名，成了巫印走狗們的肥肉。因此，被巫人稱爲「蔣介石第一」的蘇揚旗君，（四要犯之一）連妻，子，女，媳，五六人全家處斬。賑會財政鍾均榮君（四要犯之一）亦同時被處死。賑會職員江俊君被捕數次，受毒打，灌水受傷甚重。賑會職員符用書君，亦被捕數次，受毒打及電刑，賑會主席潘嗣供，查賬員譚漱石君都因避難山芭，被匪徒劫財害命。江俊君

鄰屋詹君全家四五口，亦因莫須有的事而處死。華僑學校，英文教員鍾靈學生，雖已返檳城，亦于日後犧牲。其他青年團團員都四散流亡。青年團團長賴金華君，（四要犯之一）改名換姓入山芭從事耕種三年餘，和平後出來，已成爲個駝背鬚長半尺的老農夫。筆者身爲賑會秘書等職，亦爲四要犯之一。斯時財產已全無，生活無依，連正當求學的九歲小妹亦交與李超君養育，處境危險，屢想自殺以免被捕受辱，後來騙了友人戴養君之腳車，帶一個紙袋，盛了兩套向友人討來的工人衣服，即開始逃亡。

黃應龍

日寇統治下的美農

美農是吉礁屬的一個彈丸小地，牠在日寇統治時代 萬分慘 實在難以形容，這裡不過將所見聞者略作一個梗概報告

A. 關於文化方面

(一) 設立一所普通公學。這校裡面中堂懸掛汪精衛的像，校外每天升的是一面日旗，至於教本是「華僑國語讀本」，「日文讀本」，唱的是「君代歌」，「愛國行進曲」，「東亞新秩序歌」。此外每天晚上教師要領學生朝拜。總之是施行「奴化」「腐化」「惡化」「特務化」的教育

(二) 由台灣籍楊某走狗率領宣傳班，經常來美農警署的草場上，召集人民訓語，並散發有毒素的宣言與粘貼標語 有時在街頭歌詠，或開映電影戲，以麻醉蒙蔽人民。

(三) 什麼「天長節」，「神武天皇祭」，「靖國神社祭」，「馬來新生紀念」等日子，要強迫人民升日旗，有時還逼人建立牌樓與集合受訓話。

(四) 數次嚴令家家戶戶焚燬一切關於愛國抗戰進步思想的書籍與文件，及救亡歌曲唱片等。嚴令發後一度包圍街場商店，舉行大搜查。不幸廣源新號主人藏了一幅白崇禧像片 遂被拿禁拷打，在美國膠園警備隊部受苦三個月。

(五) 強令各商店的招牌一律將英文字塗掉 改書日文字母在招牌的頂面。此外遞郵之信封要加寫日文。

B. 關於政治方面

(一) 設立自警團——幫助當地警察署與憲兵，暗探做肅清抗日份子的的工作。團員組織有中印巫三民族之青年，計有百人左右。這一批青年受日憲兵監視與督促，並時常受軍事訓練，訓話，要他們「武士道」化。那時候一般從吡叻踏脚車過境入吉打的旅客，常被憲兵帶領這批團員去攔路逮捕，誣他們為抗日軍的間諜。

(二) 設立華僑協會——日寇嚴厲強迫過去一般當籌賑會職員的僑領出來當任協會工作，幫同鳩集「奉納金」「赤字金」，并調查戶口徵工 有時協會主席，被他嚇的要命，以槍刀拳腳迫逼。整日為他奔走還要鞠躬行禮，殷勤招待，敬以烟酒食物 否則動輒獲罪，如受電殛鬼打。

(三) 肅清檢舉——首一次檢舉是逮捕手腕上有黑點的，當時奇蘭號主人黃少岩因肘上雕刻一隻龍，遂被獸兵用槍桿亂打受傷。第二次檢舉華賑會份子，而源芳號經理覃民治被灌水，並受槍桿重擊胸部，臨走時將他關禁在暗房，繫在梯上。第三次被檢舉者是詹德熙，他們被禁在雙溪大年火船頭松尾警備隊營，拷打數次，釋放時各人的臂上針刺一個紅日子。第四次檢舉，羅志文，羅志安，陳美仕，陳美淑，黃錦榮，林少貞，詹林水，李金，林奇，何金龍，吳兆申等被捕，罪名硬指為共產黨。吊打，浸水，斷食，十餘次。囚禁受苦於吉打憲兵部，有的囚禁在暗房，有的囚禁在暗箱，有的囚禁在廁所。時間或三個月，或半年，或一年半，或兩年三個月。第五次檢舉，則逮捕王耀南，押解至北海特務隊營，毒刑拷打，不省人事三次，吐鮮血一次，後來出獄時，常骨節痛，咳嗽唾紅痰。第六次檢舉，羅勤谷，羅友萍，林亞木等被灌入網，經吉打憲兵部四五次灌水，犬咬，鞭撻，誣為參加游擊隊與藏槍械。第七次被檢舉者是蔡龍漢，翁錦視，江賜興，林金安 林吉勝 林少員等，

監禁三個月，硬逼其承認幫助共產黨經費，或餉糧。至於第八第九次，則用蒙面人檢舉，由黃某帶領憲兵，逮捕羅志文，陳美仕，陳美連三人。在檢舉肅清中，可說這三人最危險，最苦楚，連入縲絏中三次。與死神拚命，始渡過險關。

(四) 殉難者的悲慘——青年世暉被日獸兵挖眼，割鼻，剝皮，用滾水潑死，情極慘。謝維漢被押解登車，在途中車倒跌落，頭破足斷，流血而亡。黃春祥被憲兵暗探拷打與灌水十餘次，喪命。鄭財明在雙溪大年憲兵部，被倒吊與火烙，發熱而亡。葉同發在太平憲兵隊中斬頭。

(五) 強逼人民服役——雙溪大年飛機場的航空隊，美國園警備隊，東洋製鐵株式會社，泰合園工務隊，雙溪巴旺騎馬隊，雙溪大年警備隊，呂蒙文甲飛機工場隊等，常在美農徵工。老人小孩也有被徵前往的。工作為開飛機場，掘戰壕，扛重物，搬軍用品，修路，砍樹，割草，甚至徵到暹羅去。據說此地印度人被派去的有三千餘人，至和平後回來的人數不到二十巴仙，原因是在暹病死，餓死，打死。在美農徵工中，每次至少要二十人或三十人，甚至同一日內，甲乙丙數個部隊都派員來徵，咄咄迫人，弄到十室九空。而且在工場中，屢遭日寇腳踢 拳打

晒日 扣留 種種凌辱 牠們視這些為司空見慣的事 人們只好吞聲忍氣。

(六) 清查戶口——填寫人口調查表，存在憲兵部警察署。並特派劉某等專駐美農，作清查戶口的工作，使人民不能自由搬遷，訪友和給親戚朋友宿夜。

(七) 填報出入境書——要過境，入境，須要找人担保，請領通行証，否則必遭刑罰。假如憲兵在填寫出入境的簿上發覺某人出境或入境次數多一些，馬上就叫偵探去逮捕，硬指為共產黨，或間諜，因此，當時許多人裹足不出門。

(八) 關於米糧嚴令——第一次雖然假仁義的，按照戶口的米牌發給一些米。但過三個月，有米牌的也不給米。人民一月度一月，眼巴巴地渴望米。日寇初時說要重新換給米牌。米牌換了，只得一次米，每家半秤，過後完全不給米，並且嚴禁人販米賣米，與糴米。大批暗探走狗化裝佈滿路旁山林，密查帶米之人。很多人連所買之二三秤米也被沒收，身上的銀款，被搶劫一空，腳踏車也被充公，甚至或遭罰款，或被罰站在囿中晒日。美國園數位印度人因偷買米跳火車而死。

王君滙

**第
六
篇

柔
佛**

日寇在柔佛暴行

佛 柔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清晨四時，日轟炸機忽然出現星洲上空，大舉轟炸絲里打軍港，同時柔佛方面高射炮亦一齊開放。因此空襲係在夜間，故很多人士未知其究竟，不以爲意。及至八時往辦公室工作，方知日寇已向美英宣戰矣。九時許警報又齊鳴，全坡人士爭先逃命，然未見有敵機出現，十時許警報解除，此時已風聞日軍在哥打峇魯登陸，前進十八英里，戰事正在進行中。數日後又聞英艦太子號與擊退號，已被日空軍炸沉於馬來亞海面。有許多英海軍人員於二戰艦沉沒後被救起，載來柔佛新建六層大廈醫院收容。此等人員三份之二係被火灼傷，幾不能辨認其面目。時余正在醫院中服務也。不數日檳城被佔領，又旬日吉隆亦受威脅，自後則無甚消息。所可知者，卽爲郵局公佈，自某日起信件不能寄往吉隆，此爲吉隆坡失陷之暗示也。此時東海岸之守衛軍亦相繼撤退，而日軍獲得上述諸地之飛機場後，幾乎每日派遺飛機轟炸星島。一九四二年一月廿七日，西路日軍迫近柔佛之永平，東路日軍亦抵達高踏丁宜，對柔佛取包圍形勢。此時英印軍則盡量撤退，柔佛中央醫院四樓原有英澳傷兵數百名，亦已運往星洲，柔佛因軍事非常吃緊，秩序大亂，匪徒則乘機搶劫店舖。星洲方面電池池被炸，火光冲天，焚燒達數晝夜。廿九日柔佛方面英軍完全撤盡。入夜英軍將柔佛鐵道吊橋及柔佛長堤之中點炸毀。華僑因恐日軍目爲敵人，故大部份已遷入山林中及附近膠園避難。印人亦相繼離開，惟巫人因受巫當局所保證，以爲不須遷避亦可無事，故華人之財物傢私，多落彼等之手。此時中央醫院人員多已離職他往。當局無法，只得將重病與及不能行走之病人，送往士古來路七條石之瘋人院看管。余進退維谷，乃決意遷往瘋人院。惟此時已缺乏交通工具，自早間候至晚，乃得一羅厘車，將妻子安置車內，惟因

待避之人過多，故祇帶少許食糧衣服等件。及至瘋人院內，則見有澳洲軍建築之空亞答屋數十間，原係紅十字醫院之看護婦與軍醫官之住所，其人員於余未抵達時已完全撤退，故余等乃得借爲棲身之所。次日即三十日日軍已抵達距柔佛十英里處之士古來。沿途居民盡被驅逐，致有千百成群之難民扶老携幼，相繼至瘋人院避難。幸得該院有空病室多間，及亞答屋數十間，可容數千人之衆。故先至者可得容身，惟後至者則有住不得之歎。三十一日上午日軍先頭部隊由山路前進，抵達瘋人院，歇於路旁，並無騷擾。難民往觀者甚衆，均要一睹日軍之面貌及武裝，咸以爲日軍紀律森嚴，可不必驚，同時騎脚車之步兵及坦克車已抵柔佛，將巫人驅至五英里外。至是巫人雖是腰纏萬貫，亦不能將所劫得之財物運去，只好隨身帶少許衣服食糧，由羊腸小道，攀藤附葛，進至瘋人院附近之另一膠園搭屋棲身。聞該處聚有巫人數千人之衆。下午另有一小队日軍，亦由山路而來，行至瘋人院之工人與看護宿舍附近，闖入二位華人看護家中，將男人逐出，只留女子在內，然後將門關上，至一點鐘後始開門揚長而去。另有一少年女子被另一日兵追逐，終被逃脫。該日兵非常忿怒，殺氣冲天，數點鐘久，又在該宿舍附近，徘徊不去，室中盤碟傢私多被搗毀。其他華人賭狀，驚惶失色，爭先由後門向叢林中出走，入夜始回家中，收拾一切，搬入瘋人院與病人同居。日軍之炮隊則迅速推進，在柔佛坡高地，架設大炮，開始向星洲軍事要點轟擊，同時星洲各處之大炮亦向柔佛日軍地點轟擊，炮聲隆隆，終日不絕。此時已有數千日軍集中於瘋瘋醫院附近之膠林中，工程隊則趕緊修理已被英軍炸毀之橋樑，以便軍隊及坦克車通過。其先到之士兵則分往各處膠園菜園，藉購野菜爲名，亂捉鷄鴨，追逐婦女。其時瘋人院附近亦有數隊散

兵分批前往巡視，將各處汽車房打開，將汽車駛去，有駛至柔佛方面棄於道旁者。凡汽車之爲日軍所見者，無一倖免。其他日軍則往宿舍亂取脚車牛乳餅乾等食品，如被拒絕，必餉之以巨掌。二月一日有日軍轟炸機二架，由星洲上空飛來，在瘋人院內蓄水池與婦人室之中央擲下炸彈一枚，炸毀病室之一角，死一人，傷數人。同時又用機關槍向地面掃射，大鐘樓已被擊毀，傷數人。在日軍轟炸目標爲蓄水池，幸未命中，該水池爲一圓形建築物，高達數丈，上有紅十字旗一面，濶約二碼。自後則飛機每隔十分鐘飛過一次，惟未投彈，我等臥於桌下，飽受虛驚，致中午亦不進膳，直至下午三時飛機聲始息。未幾有一汽車駛至，內坐日軍官二人，英文書記一人。據云彼等欲趕往第卜勞膠園與其他軍官相會，商議進攻星島之策。言畢取出地圖當衆觀看，按照已定計劃，日軍擬分三路向柔佛進兵，一路由高踏丁宜一路由火車直達，另一路則由古來前進，因英印軍已完全撤退，故在柔佛無正面衝突。

日軍於佔領柔佛後，即有少數胆大之巫人先行回到街市，間有半途被逐者，亦有達到目的地者，因彼時日軍急於衝進星洲，須要大量土人引路，故有多數被留用，惟華人有返抵街市者，如被日軍發覺，定必處死。數日後日軍將華人之商店開放，將內存之貨物布疋取去，其不合用者則任土人搬去，故華人商店多被洗劫一空，而土人商店則反貨積如山。日憲兵到處拘捕華人，加以殘殺。武裝兵士亦在柔佛各處，逢人便捕，載往一條石之英人俱樂部內，然後驅至海濱槍殺。亦有許多華僑受盡各種苦刑後，在俱樂部前草場，命彼自掘一穴，立於穴旁，由日軍以刀刺腹，使其墜入穴中，由另一所謂犯人者蓋土。此種獸行經有無數巫印人目擊者。查難民區中華僑最多者爲瘋人院，故僑領之避居是處者，曾組織一維持會，登記避難人民及派遣一代表團，前往新山晉謁日軍指揮官。不料方抵步即被扣留，經一番拷打後，即將二位僑領釋放，命彼等通知難民從速將私藏軍火交出，否則性命難保。其餘數位則在司令部內，先受倒吊之刑，然後反縛，次日灌水及拷打酷刑，至于已被暫時釋放之二位僑領則步行前往各處村落尋找槍枝，奔跑了半日并無獲得，幸於

歸途中發現一日軍飛機之殘骸，中有機關槍一架，乃携之返家，次日，再往司令部獻機關槍，此時當局乃將諸僑領一概釋放，用大羅厘車押往瘋人院之難民所，命彼等召集難民訓話，命難民服從日軍司令。此時余見諸人面帶愁容，衣服骯髒而且破爛，兼之雙手紅腫，傷痕斑斑。演說完畢，余等乃速將止痛膏給敷上，包以棉布。但日軍又催促彼等上車，聲言要押往別處難民收容所演說，自後即未再返瘋人院。不日該羅厘車已至，內有荷槍獸兵數人及華僑一人，此來係要該數位僑領之家眷往司令部，內有看護一名，亦被迫同往，後來探悉彼等一行人均被載往某處殺斃。

日軍自佔領柔佛後，散兵每日分批前往瘋人院奪取民間金飾物，時鐘，時錶，食品及奸淫婦女，幸得該院長爲印人，頗有胆量，自動往見日軍司令官，取得禁止士兵前往醫院擾亂之命令一通，張貼於醫院之入口處，俾日軍遵行。然甲司令官之士兵不服從乙司令官之命令，兼之日軍每日向前方調遣，故該張命令終成廢紙。時有下級軍官驅車至難民所，將美貌之女子，閉於室內姦污。於是年少女子盡都剪髮男裝，藉以避免日軍之注意。更有一晚九時半，有日軍數人，自森林中突入難民所，將一十六歲之少女抱去，斯時該女子大聲疾呼，因日軍携有武器，各人均袖手旁觀，日軍卒將少女負入林中，二點鐘後始被釋出。次日印度院長又具情向日軍司令呈報，至是即有日憲兵五人駐於院內，人心始定，然不數日又奉令調往星洲矣。

二月五日，日軍以橡皮汽艇數十隻，置於柔佛海峽，預備登陸，同時在瘋人院及難民所，強迫數百青年，前往登陸地點服務。因對方炮火猛烈，登陸卒不得逞，死傷溺斃者爲數甚衆。由是日軍調更多空軍掩護登陸，終于成功。其未死者則被迫隨軍前進，搬運軍火及扛抬傷兵。難民中之壯丁被徵者生死未卜。此時米糧告罄，印度院長遂將院內所存灰米每日上下午各施一包，難民無不稱謝。不數日該院長爲日軍司令部扣留，其時該院長之宿舍，有另一印度醫生同住，亦被連累。據稱二人俱犯有幫助英人及施米與共產黨之罪，最高司令部下令處決。遂將二人

押至瘋人院，召集該院全體職員約二百名前往聽話。該軍官於宣佈二醫生罪狀後，強迫全體人員往院外之防空壕邊觀看二人受刑。最先係該院長被帶至防空穴旁，立於穴之頂點，背後立有日軍一排，號令一下即有一日軍躍出，手舉步槍，槍尖插有刺刀，向該院長猛刺，刀由腹部穿出，在一霎那間，刀即向後一扯，院長不作一聲，仆入穴中，由日軍官再用手槍向穴中連放二響。其次為另一印度醫生，亦被帶至同一地點，由一日軍於三碼處用步槍射擊，彈由腹部穿過，立即向後仆倒，由士兵將身體拋入穴中，臥於院長屍身之上，亦由軍官連放二槍。事畢，向日醫生行鞠躬禮，然後蓋土，并作一簡單演說。大意謂，「此二人生平對於籌款助英甚力，猶如華僑之籌款援助蔣介石政府然。中國抗戰，若非有此間華僑之大宗款項接濟，蔣介石焉能繼續抗戰至五年之久。故此等敵人，必須剷除，自後爾等務須改心換性，與日本皇軍合作，庶幾性命可以保全云。」語畢散去，日軍則駕車返新山，我等則呆立該處，不知所措，回想方才所見，猶如一場惡夢。全體職員相顧失色，此為第一次目擊寇軍之殘酷行為也。日軍自攻入星洲後，即留一部份軍隊駐守柔佛，組織臨時政府，遣兵四出殺戮華僑，據一相識之印人告稱，彼與另一友人於柔佛附近，遇一隊黑旗之劍子手，遂被迫執刀斬二華人。

查瘋人院附近之難民，最先准許回家者，為印人，繼為巫人，至于華人則因犯共黨嫌疑，不准回家，須取得良民証後，方准通過。良民証每紙五角，必須前往新山取領，因領証之人過多，書記又太少，應接不暇，室外則人山人海，擠得水洩不通。其中亦有不少難民不守秩序，爭先恐後，致被寇軍痛打。其時交通不便，難民由十數英里之外，步行前往，有鴛立數日尚無法領取者。迄二月十八日方准華僑回家，然在瘋人院之入口處，設有日軍站崗亭，行人必須於崗警前止步下車，脫帽向日軍行禮。難民或不知之，在日軍前昂頭直過，又因言語不通，不能解釋，致大半受日軍毆擊，頭部流血者有之，周身青腫者有之。後至之難民膽怯，裹足不前，不敢通過，折回原處，厥後探得確實消息後，始復放胆前進。及回家後又發生問題，因新山街市之店舖，多數為日軍徵用為

貨倉，故有數百人無家可歸，其有家可歸者則室中物件亦已不翼而飛，兼之米糧與食水缺乏，皆叫苦連天。

日軍自完全佔領馬來亞後，即在各州府設立組合統制物資。同時收買漢奸走狗，担任組合要職，所有米糧土產煙草等均由各組合便宜收買。居民之欲購此種米糧土產者，必須依時持單親至組合門前，列隊待候。有人自早待至午後尚不能購得。故人民改由黑市購買。各組合見有機可乘，有利可圖，乃將組合物品之一部，暗中黑市售出。日人雖仇視華僑，然貧焚之日軍官，必須藉華人之手，方克謀利，而華人雖目日軍為敵人，然一部份因要圖利致富，亦不得不與敵周旋。例如甲地之椰油未經組合之許可，本不得運到乙地消售，然華僑中之手段高強者，將蕉幣數千元或少女一人贈與某有威勢之日軍官，然後日軍官即借以軍用大羅厘一輛，更派一武裝日軍駕駛，稅吏不敢過問，而此華人則將統制不能出口之物品收集一處，裝上軍車駛至乙地，由黑市賣出。往往一車貨物得利至數萬元。故黑市之造成，實由於日軍與商人互相勾結之故也。

日軍在各市鎮設立警備隊與憲兵部。憲兵部除日人外，台人幫兇及華人走狗均有之。台人與華人之與憲兵連繫者，或較之日憲兵更為兇惡。凡犯人拘至警局時，必受憲兵暗探毒打，然後送入監牢，次日由憲兵略加審問，如該犯人嫌疑為與共產黨有關者，不但毒打而已，尚要被灌肥皂水及受倒吊等種種刑法，以致一般犯人不能受此酷刑者隨意亂招，藉以減輕彼身之痛苦，誠屬冤枉之至。

日軍於投降前二月餘之某日下午，有一華人暗探帶二犯人來院就醫。該二人於數日前被暗探拘捕，犯有共黨嫌疑者，被痛打數日，皮開肉鮮，不得已送來醫院調治。及至醫院門口，該暗探叩詢以醫生何在，當有本院華人雇員答以醫生已往病室，隨即前往通知輪值看護。數分鐘後不見醫生前來，而該暗探即擅作威福，以巫語向華人謾罵，不分皂白將桎梏加諸華人雇員之手，帶返警局，在監牢之前，用大藤條亂打，以致手腕，背心頭部皆受重傷，打畢送入監內。數分鐘後，醫生以電話向日警長訊問，據云不知其事，並答以若有此人則當釋放等語。及二點鐘後

尙未見返，該院醫生乃親往警局，經一番交涉後，始被釋放，惟已遍體鱗傷矣。在此等獸行，隨時隨地皆有，因日軍時代警權高於一切，故充暗探與線人者，終日出沒於賭場妓館之間，僑民之性命，均置於彼等之手，更時常向商家借款，輒以千計，如不答應，即被捕而痛打，故人民畏之如虎，不敢與之計較，誠可嘆也。

馬來亞日軍自緬甸作戰失敗，及日本本土遭受熾烈轟炸後，即預備死守馬來亞。本年（卅四年）春即在各州府開始徵兵，凡十八至四十歲之男子，多被徵調，入營受訓。其初每一郡之隊長，命各區長將適當年齡之壯丁姓名呈報，然後將壯丁召集，送往警備隊錄取。家有壯丁之人非常焦急，而隊長又言此次之錄取必須特別注意富家子弟，蓋本地富戶，其子弟被徵，對於家庭並無影響，致使富家之有壯丁者，日夜坐臥不安，乃設法向日隊長疏通。而日隊長則見錢眼開，於收到富翁之金錢後，其子弟即或合格，亦將之釋放，惟貧民即不合格者，亦須強徵。日隊長事前之要徵調富家子弟之聲明，全係勒索款項之一種暗示而已。日軍已有巫人地方警察及陸軍兵補等人員之訓練，將之驅入深山「剿共」，同時復令日人化裝共黨人員，向馬來回教堂作種種非法舉動，以激回教徒之怒，由是發生華巫互殺風潮，而日軍則派遣正式軍隊到肇事地點將華人殺死，放火焚燒民房。柔佛峇株巴轄之警長日人公然將槍枝發給各村巫人，以爲抵抗共黨之用。同時並命土人對華人有共黨關係者，可就地解決之。故土人以爲有機可乘，遂大開殺戒，組織大刀隊，向宋加蘭等處華人住所行兇，逢人便殺，將財物奪去，然後將房屋燒毀，故華僑死者甚衆。有時抗日軍出而襲擊日軍，警備隊聞訊，即會同當地土人警察前往肇事地點，將數里周圍之鄉村包圍，逢人便殺，放火燒屋，惟此時抗日軍早已溜之大吉矣。在此三年半中遊擊隊出沒於高踏丁宜，古來，永平等地，襲擊日軍，故日軍官與士兵死者不少，然無辜華僑因此受

累者亦多，財產損失不計其數。六月以後，華巫衝突更形激烈，難民紛紛逃峇株市內，由華僑協會登記收容。不久麻坡之斯卜刺村又發生一大屠殺慘案，死者不下數百人，傷者數十人，於夜間九時許載來峇株醫院，故全院上自醫生護士，下至男女工人，一概加緊工作，由晚九時半至晨三時許始息。次日又由十一時至下午一時方克完竣。此時已有三四難民因傷勢過重，流血過多，終於創口縫後逝世。其中有一婦人受傷多至二十餘處者，其狀之慘，如非親眼看見，筆墨殊不能形容也。日軍自投降之消息傳出後，自知大勢已去，乃將更多軍火贈與土人，由是土人之聲勢大振，遂有大隊殺來峇株區之謠傳。此時市區之華人則日夜嚴防，除長矛一杖外，無其他武器，蓋恐當局認爲共產黨而加以屠殺也。自一九四五年八月廿一日始，各地抗日軍更爲活動，便衣隊衝入峇株市區，捉拿日寇之憲兵及暗探等數人正法。其時土人警察及日警備隊尙未完全撤退，故武裝土人警察利用其手中武器，向市區華人開槍，華人均閉門不敢外出，路旁尸首無人收殮，臭氣逼人，巫印人均掩鼻而過。聞在市區被殺之華人約百數十人，厥後聯軍之降傘隊四人抵步，彼時日軍亦自動撤往星洲，而日警備隊長則親往白沙埔抗日軍司令部接洽移防，即有抗日軍前來市區維持治安。不數日大刀隊之謠言再起，市區內外佈滿土人，聞其計劃，爲用電油將市區房屋焚燬，迫華人逃出市區外，由大刀隊埋伏斬之，一網打盡華僑。其時峇株巴轄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幸得降傘隊發電向星告急求援。二三日後救兵才至，降傘部隊至是乃親往星洲，蒙當局於九月十二日派遣印兵一隊趕至峇株，一場風波始告平息。此次英軍之來臨，多延一二月，則峇株華僑無遺類矣。

傅迺鶯

麻坡淪陷之慘况

一 引言

麻坡雖爲彈丸小地，舉凡社會公益事業之提倡，較之通都大邑殊不多讓。自祖國七七事變發生，立時組織「救濟祖國難民委員會」，募集唱籌賑，實破該團各地籌賑紀錄，譽爲「籌賑模範區」。此因吾僑愛國熱誠，然追始溯源，亦當歸功於諸先烈僑領號召之力。蓋諸先烈不特以身作則捐獻鉅金，且逐日均駐會爲公服務。及至日寇魔手伸入麻坡之後，方各星散逃避。其中或從容就義，壯烈犧牲，其精神誠足以動天地而泣鬼神！

二 日軍佔領麻坡

日寇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南侵之後，當時政府甚少報告詳細戰事消息。吾人皆信任英政府定能長久抗戰。以祖國一城一地之爭，非數月時間不易陷敵手，况麻坡位居最後方防綫，以英軍之堅強，非計年累月，日寇當無法侵入。是故民衆均安心如堵，少有準備避難者。乃事有出人意料者，寇機於四二年元月十一日下午到地投彈，一時事起倉卒，秩序大亂。而政府人員亦多各自逃命，已無治安之可言，歹徒乘機活動，搶掠商店，人心動搖，驚惶失色。翌日，市民各自疏散，扶老携幼，離開市區，麻坡頓成無人之城，難民滿途，情至狼狽。越數日，槍炮之聲各處可聞，飛機轟炸，大炮怒吼，戰事蓋已迫近麻坡。英軍在峇吉

里路一帶，劇烈抵抗，戰事相當慘烈。事後各路戰場上兵士屍骸滿佈，市街燬於火者約計五分之一。

戰事約有一星期便告結束。至是僻壤窮鄉可見寇兵足跡。寇兵貌多兇惡可怖，遇婦女任意強姦，見財物盡飽私囊。既無軍紀之維持，自無治安之可言。各處盜匪蜂起，打家劫舍。幾於無夜無日。兵匪交擾，民不堪命，多數不顧危險，遷回市區，度其淪陷之生活。

三 屠殺僑領與人民

日寇入駐麻坡之後，市民陸續撤回，起初尙不見對人民有何苛待，遷返者日多。雖平時最熱鬧之市街（二馬路一段）已成瓦礫之場，而三馬路戲院一帶，反趨熱鬧，賭攤櫛比，小販雲集，入夜戲院開演台灘戲，燈火輝煌，遊人熙攘，幾疑真爲昇平世界。惟寇軍進展順利，不久攻陷星洲，英軍宣佈投降，後方統治突露瘳瘳面目。先組織「華協僑會」，亦即所謂「治安維持委員會」，唆使漢奸威嚇僑領參加。平時較有威望之輩，多受其強迫集中開會，聽憑寇酋擺佈。一面則加緊搜捕愛國份子，恐怖氣氛滿堂全城。而寇軍亦突告活動，開始在各處進行屠殺慘劇。距麻坡二十英里之張厝港首當其衝，該處避難者多數係麻坡同僑。受寇軍大隊包圍，不及逃避之華僑婦孺老幼，均被慘殺，屍體遍野，慘絕人寰。筆者胞兄正權夫婦子女一家五口亦於是時慘死刀下。而舍弟正乘同日則在星洲被「檢」失蹤。兄弟同時犧牲，死固光榮，悲也難堪。後在市區逮捕救濟會調查主任郭詩善，調查員鄭金龍，（兩君抵制劣員最力）備受慘刑，然後殺害。接續受其捕殺者不知凡幾。延至三月五日

強迫人民歡迎「蝗軍」大遊行。越日則在全場點名，救濟會常務張開川，鄭文炳，李天賜，鄭友專，顏適華，羅美東，文書主任林彬卿，財政副主任羅文漁，及田僑何益謙，林泰濃，陳和尙等人皆被留，云欲招往峇株巴轄開會，實則押赴峇株集體慘殺。日寇居心狠毒，尚不以為足，更以斬草除根之手段，拘僑領家眷逐戶包圍搜捕。（不分皂白，同屋之人亦在捕殺之列。）與在市區所濫捕之平民約三百餘人，集中於中華學校，然後，押赴木坡巴力峇九山，逐一用亂刀戮殺。當時其中一人被戮，傷非要害，逃出醫治，幸慶生存。

四 酷刑

日寇巧設種種酷刑 世所未聞 其殘酷慘絕人寰 就筆者所知 舉列二種奇刑於下。

(一)當日寇登陸不久，即在各處村落，搜查英軍遺失槍械。筆者與同村十餘人被寇無故拘禁一室內。寇在室中置一圓形之鐵筒，中實烟藥，一端有引火之物外露（如竹炮），燒之使筒中發出濃厚黑烟，使人呼吸幾於窒塞，頭痛欲裂，掄地呼天，自相踐踏，而寇軍則坐室外笑不可仰。俟至各人無力呼叫，幾於昏迷悶死，乃開戶通風，漸得清醒。

(二)敵友黃君因接濟抗日經費嫌疑，被憲兵逮捕，以鋼索反綁雙手。懸空吊起，以木棒拷打之後，再將烟頭遍身點炙，血汗交流，氣盡昏迷，乃解下臥地。以冷水淋醒，然後收監，不加審問。據云事後兩手知覺全失，不能舉動，食物須置高處，口承而食。如是受刑兩次，雖得不死，然已半成殘廢云。

其他刑罰既非目覩，無法插述，惟聞慘厲哀聲 時達各虎狼機關之戶外，令人不忍卒聞，嗚呼，淪陷人民亦云慘矣！

五 殘酷政治

經此一番大肆屠殺之後，進入所謂安民之時期。軍隊中設有：警備隊，憲兵部，專司捕殺「反動」份子。警局則除各部門普通警察而外，各種暗探特多，設有特高科管轄之。名目雖異，殺人政策則同。動輒以各種罪名濫捕良善。不死於酷刑，亦必餓斃獄中，幸而得以省釋者，已破費不貲。蓋在日寇統治下，大官小吏貪污成風，捕人既多，財源廣進。尤其是「憲兵部」令人談虎色變，其牙爪遍佈每一角落。言語或行動一不小心，大禍隨至。一入其手，性命毫無保障，灌冰吊打成殘廢者，何止千百。無辜冤獄，不知喪盡多少生命。除上述刑殺手腕而外，並設有通行証，良民証，以限制人民自由。並巧立名目，驅使人民為其服役，如：自警團，奉仕隊，勞工，兵捕等等，不勝枚舉。對於商場貨品統制尤嚴，各種重要物資均由三菱，石原，木村……等以侵略聞名之企業公司收買。以毫無價值之軍票，騙取民間物資。較重要之工廠企業，五金或強迫收買，或即霸佔，弄至到處物資枯竭，生活日艱。數口之家日非數百元不能維持，其痛苦誠非筆墨所可形容。日寇政策除屠殺榨取之外，並公開賭博，由商承辦，一則坐享賭稅巨利，一則消滅人民愛國思想。其計固毒，而一班承辦賭商，亦笑逐顏開，腰纏萬貫，大腹便便成爲富家翁矣。

六 漢奸無耻

日寇所施於淪陷區人民之手段，倒行逆施，窮兇極惡，慘無人道，令人切齒咬牙。而附敵漢奸，尤覺可恨可殺。若輩作威作福，置國家民族於不顧，凌辱同胞，甘作走狗，寡廉鮮耻，洋洋得意，誠我中華民族之羞。蕩坡光復之後，已制裁者固多，而得逍遙法外者亦不少，但願「千夫所指，無疾自終」，以應人民之願也。

七 土人排華

吾人不幸生於亂世 尤不幸而爲日寇淪陷區之人民 經此三年餘來

在鐵蹄下呻吟，一聞日寇投降消息，莫不額手稱慶。乃喘息甫定，兇耗又來。因本坡屬巴冬路區一帶，少數無知土人，受日寇慫恿，乘機排華，大肆屠殺，生命財產損失甚重，數千難民充斥市區，情勢嚴重。一時

風聲鶴唳
於平息。

人人岌岌自危

謠言繁興

一日數驚

所幸不久事態得以趨

劉正溫

藤 坡 慘 殺 記

一 倭兵南侵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一日，敵機入藤，武林船適入港，被敵機發現，尾而炸之。當時正在靠碼頭起貨，工人死者四人，艙底艙尾工人死者十餘人。船離開岸，在江中沉下，船身一半不見。先前十二月九日印軍由馬六甲到藤時，余欲往馬六甲，渡頭相逢，各人皆曰救星已到。余視其形容，垂頭喪氣，知係北馬敗兵。駐藤坡化南女校，守衛不嚴，任人參觀，不放步哨。嗚呼，戰局如斯嚴重，難保無間諜尾其後，如此用兵，不敗何待。至此余心中乃焦急。

二 藤坡之戰

倭寇入藤屬先遣部隊乃用腳踏車，各人車上駕一輕便機槍，及自動步槍手榴彈。每隊人數不等，約五六十人而已，皆從膠園小路偵察包抄，大路則大隊繼之，先從留民茶，沙蓋至東甲，到實望坡街場。當時過港並無防守，惟有印軍廿餘人在實望街場外海濱，是時適印兵炊飯，不放步哨。倭兵一到，馬來人帶路引導一鼓而消滅之。至是藤河即斷絕交通，隔河炮戰，倭兵無法渡河，乃又由馬來人帶路，從直落峇峇光用小艇入武吉巴西坡離藤六英里處，又分一路由巴西至而攬，包圍藤市。至此英軍恐退後無路，不得不放棄藤坡。至是倭奴開始登陸入本市，趁火搶劫，紛紛不斷，若干馬來人搶後放火焚燒。計被焚店屋二百八十四間，入藤部隊官部隊為先遣部隊，繼之鯉部隊，富部隊，從過港渡河，以膠

囊打氣，上蓋木板，兵車坦克車由之浮渡而過。倭入市後司令部設僻處馬來人茅屋，時常遷移無定。兵從峇吉里方面前進。查倭奴飛機在藤屬墮地七架，旺申二架，爪香祈二架，監獄門口一架，峇吉里路二架。倭兵死傷頗多，觀其壘墳纍纍便可想見。藤坡失陷第四日，英軍夜襲，投下照明彈，繼之迫擊炮，過山炮，隆隆不絕。彈從余屋頂飛過，膠樹多被毀，余無慮逃避，急跳入屋後池中，幾至滅頂，在水中約半點鐘，始起。

三 刑殺

三月六日祥崗部隊即清鄉隊，實則兇手隊，利用漢奸迫僑領出為組織治安維持會。漢奸將名單列呈，用圈點方圓標記何者為愛國份子當殺何者為親日份子當赦。開會時機槍密佈門口，按名押上軍車，載往峇株巴轄處決。

四 姦淫

倭奴入境未幾，即有漢奸認賊作父，特設慰安所於海墘街南洋旅社。某奸為管理婦女並由各處找尋閩女以充倭奴之軍妓。後遷往警察署後政府洋樓。漢奸猶恐蝗軍慾望不足，倡設高等跳舞所，專奉承上官。寇軍入境，民間婦女被其姦淫，不可勝記。有某樓上發現婦女衣服及尸首，必係姦淫致死無疑。

五 華僑損失

倭寇入境 凡是愛國份子家產盡作敵產 所有工廠均在管理之列，各樹膠火較皆被拆去，鄉村各區被其焚燒房屋無可計算，僅就巴力四廊張厝港，假剿匪為名慘殺我僑三次，人口損失何止千數。不分老少，盡皆屠殺，至於馬來惡徒排華在巴力爪亞紅橋什勿勝各區至十月十四日止，計厝屋被焚一千七百餘間 財物洗劫無算

六 政治

倭寇侵入南洋三年半，實無政治之可言。政令之出，朝三暮四，海陸軍不能一致，你虞我詐，唯我獨尊。上至長官，下及走卒，終日間化

尋柳，沉醉其間，爭相走私，唯利是從。如藤市之魚組合，美其名曰平衡物價，實則一九抽分，剝削民脂。每月利潤多至十餘萬金。例如東甲坡木薯地瓜蔬菜，出產豐富，如藤小販往買，彼處組合則沒收之，兼嗾使日寇吊打。奸商以金錢酒色奉承日寇，無所不通 至於各工廠非軍部佔用，則三井三菱等專有。如椰乾由三井統制，每担價銀三元餘，按價強徵。每月產戶要交八十斤。民間手工，磨椰養豬，亦在不許。倭奴害民雖慘而一班發國難財者，危害大眾亦甚。五谷亦強徵暴斂。所謂郵政貯金，銀行儲蓄等語，無非吸人膏血。所有汽車，盡被徵去，牛車亦被輪部隊徵用。又如種植，一方教人生產，一方在生產區以匪徒二字加諸平民，任意屠殺。教育方面只有奴隸化，俱教日語。倭奴致敗之由，實乃政府不良，眼光如豆，驕矜自大，貪功好勝，各自為政，與民為敵，不亡何待。孔子云，多行不義必自斃，此之謂也。

張逸民

(附錄 一)

蘇坡損失調查之結果

蘇坡中華總商會

呈為呈報事：竊自奉命辦理敵寇入境後，華僑所受之生命，商號及個人損失，迫受刑登記，當即積極推行，辦理以來，尙稱順利。惟吾僑向來習慣，每於限期作事手續，大都忽視，其間應時登記者固多，而未行填報者亦復不少。故本會擬早日結束，乃屢致展期，最後限至本月十日截止收受，呈報表格及到會續報者，猶然絡繹而來，拒之則不忍，受之則有乖手續及期限。第以 鈞會限期早滿，自應仰體 鈞意，斷然截止，急完手續。此則未能依期於去年底以前，彙呈 鈞會之原委，尙希 鑒宥。計調查所得，吾僑生命犧牲者有一百六十四人，商號損失者，三百九十四家，共助幣三百一十萬零六千餘元，(存貨除外，淨失數目)偽幣四百八十五萬九千餘元，其他損失達一百零一萬二千餘元，至個人損失共七百九十六名，偽幣三百九十三萬三千七百四十四元，其次損失計九十五萬五千餘元。此外尙有去年土人大屠華僑時，於七月一日成立之蘇坡救濟難民委員會救濟金(偽幣)四十萬餘元。至個人受刑，慘酷異常，何殊人間地獄。統計凡五十一名。查本坡地方遼濶，戰後交通，至感困難，受害損失，當不止此數，惟限於時間，須即結束。敝會為求 鈞會得與敵人總清算計，印刷表格簿據，僱用工薪，不惜耗去一千餘元，祇得此區區結晶，成績微微，抱憾何似，除將各人原填表格彙呈外，併作一概括統計，略陳辦理經過。敬希檢存賜示，實為德便。謹呈

南僑籌賑總會主席陳

蘇坡中華總商會主席劉國士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廿三日

(附錄 二)

蘇坡華僑被害損失一覽

據蘇坡中華公會調查 被寇殺戮僑領如下：

- 前蘇坡殉難僑領名錄 (按蘇坡僑領共十五人，殉難者十三人)
- 張開川連家屬九人 李天賜全家十二人 鄭文炳連家屬三人
- 顏迺華 一人 鄭友專連家屬九人 羅美東連家屬九人
- 林春農連家屬五人 陳和尙 一人 羅文漁連家屬二人
- 林彬卿連家屬四人 林太宗連家屬三人 何益謙 一人
- 郭詩善 一人

其他平民受害者亦多。計被日人殺戮已來會報告者，共二百八十人，(僅限於市區內)，而房屋之被馬來人焚毀者，尤為更屬難數，據截至十月十四日止之報告，巴里瓜哇區房屋之為馬來人所焚毀者計有：

- 斯里眉南契 一三一間 松蓋蒲羅 四八間
 - 巴里配却 七三間 松蓋甘多爾 三五間
 - 巴里普龍干 三零間 松蓋芽籠 七間
 - 巴里補拉 六三間 松蓋普賴 七間
 - 巴里東哥爾 四四間 松蓋格力賽克 二十一間
 - 巴里開多塘 四五間 松蓋蘇塔 四十間
 - 巴里普賴 四四間 松蓋羅干 三間
 - 巴里干冬 三三間 巴里挺加 六間
 - 巴里戴平 二四間 巴里孔龐 六間
 - 巴里加失 三三間 巴里里巴 一間
 - 五百畝地 九八間 巴里三味拉 八間
 - 巴里開契及 一一二間 亞扶西泰 五間
 - 巴里倍薩 一一二間
 - 阿薩姆蒲亞 二九間
- 又在巴里瓜哇為日人焚毀者一間，共計八百五十六間，截至十月九日止，向荷納少將報告者共有一千六百七十間。上列數目較少者，因口頭報告，不算在內也

峇株巴轄華僑對於大戰的貢獻與犧牲

一 緒言

當日敵南進的時候，各地華僑的損失，爲數驚人，以柔屬峇株巴轄而論，雖然是個最爾小都市，華僑人口不過數萬，而這次遭受種種的殘害者，幾佔人口五分之一，而財產之損失，則不計其數。茲特舉其牽牽大者，縷述於下。

二 峇株華僑在大戰中的救亡工作

峇株華僑，自蘆溝橋事變以來，救亡運動，自始至終，轟轟烈烈，努力不懈。茲將數年以來實際工作發展的情況，寫在下面：

(一) 鼓動鐵山罷工的事蹟。鐵山是峇株有名的鐵礦所在地，距離市區約十公里。戰前日本人便在該地開採鐵礦，工程浩大，出產也豐。中日戰事爆發後，日敵開採愈努力。當時一班救國華僑，鑒於鐵山礦業的開發，有利敵人軍需資源，乃一方面鼓動工人罷工抵制，一方面用有效的方法，爆炸其機器，使鐵山無法順利生產。

(二) 武漢合唱團，新中國劇團及其他籌賑成績。峇株救國事業，救亡工作，素未落後。出錢方面，武漢合唱團及新中國劇團來演唱的時候，峇株華僑在其愛國歌聲鼓勵下，情緒熱烈，閭里若狂。富翁慷慨解囊，貧士節食輸將，婦女兒童，亦各盡其助賑的責任，賣花獻藝，形形色色，層出不窮。因此籌賑義捐的成績，數年以來，數在百萬以上。救國公債之推行，亦達三十萬。

(三) 機工回國服務與慰勞團。峇株華僑，對於祖國抗戰，除了出錢助賑之外，一班愛國青年，每思一獻身手，各盡所能，投身報國，而歷次參加機工及各種救國組織，回國服務者，爭先恐後，爲數實有可觀。當南僑籌賑總會組織回國慰勞團時，蔣才品先生，毅然以赴，拋離離婦，代表僑衆，跋涉險途，慰勞祖國軍民。不幸，蔣君於雲南下關，覆車受傷，輾轉帶病南返，後因傷勢過重，無法施救，而在星洲醫院殉職。峇株僑衆，深爲悲愴，除隆重舉行追悼外，國府亦曾頒贈卹書，以誌哀念。

(四) 豐盛港疎散時的救濟工作。自日寇在哥打峇魯登陸之後，未及匝月，戰爭就延及中馬了。南馬各處的風雲，也就緊張起來。柔佛豐盛港地方，乃是東海岸一個重要的港口，英軍當局，爲防備敵人從此方面登陸，不得不採取焦土政策，破壞豐盛港市鎮，下令居民全數撤退，以利軍事的進行。一般華僑，接受政府命令之後，便從指定疎散地點出發，山居巒峇株一路而來。峇株籌賑會，承當局之命令，便組織了華僑協助戰時委員會，幫助政府防備地方及救濟難民等工作，把日人鉄山的工場，作爲難民收容所，並派員前去負責指導。糧食及物品，則由政府及僑衆協力供給，並督促其從事生產工作。計收容難民約七千名之衆，其工作之繁重，費用之浩大，可見一斑。

(五) 峇株危急時的保衛工作。峇株自從豐盛港疎散之後，也就步入戰爭狀態了，敵機時來偵察，緊急警報，日有數起。英軍當局，請求華僑盡力幫助，華僑乃組織自衛團，團員數十名，在協戰會指導之下，奮勇工作，爲守備，防火，防盜，救傷等事件，都在危難的環境下進行。及英軍準備撤退時，工作人員，始行解散。

(六)失陷後華僑仍秘密援助抗戰工作。峇株市失陷之後，將近匝月，日寇乃准市民領証入市居住，清除瓦礫，收藏殘骸。當時市面十分破碎，幾成廢墟，商店則十室九空，蕭條零落。華僑在此艱險惡劣的環境，苟延殘喘。一般熱血的青年，恐怕敵人的檢証，大都先後跑到森林里去幹抗敵的工作，組織遊擊隊，抗日會等。

三 峇株華僑在大戰中所遭遇的犧牲

峇株巴轄為柔佛重要市鎮，實為南馬軍事必爭的據點。當日軍從北馬傾師南下時，適在此地遭遇英軍的抵抗，故戰事進行十餘天，華僑首當其衝，茲將一筆鉅大的血賬記在下面：

(一)敵機轟炸峇市的情況。敵機轟炸峇市日期 由民國卅一年一月十四日開始。當敵機第一日侵入市區之後，即以政府機關中華商會為其目標。幸第一日轟炸情形不甚厲害，炸彈未中要點，祇有炸毀商店幾間而已，人命也沒有什麼損傷。但人心已恐慌起來，陸續逃往山芭裡去。政府及抗戰人員，則仍在那裡維持秩序，尚未撤退。及第二日敵機再來空襲，那時，掌管警報的人員，已先逃遁，警號無人發出，市面秩序就紛亂不堪了。且第二日空襲，非常嚴重，敵機來去數次，投彈數十枚，中華商會附近地帶，受炸最重。當時在內面辦公的工作人員，因恐商會建築物被炸，遂逃至後面椰園避匿，不幸適被命中，當場殉難者計有男女同僑十餘人，血肉橫飛，死狀極慘。其他在柴橋頭一帶，亦被炸死各族羣衆數名。及敵機飛去，政府救傷人員及自衛團，始分途進行收埋及救護等工作。政府至此知勢已不可為，即准市民盡行疏散，並開米倉，給市民自由搬運，以免留下資敵。那時抗敵人員及自衛團，方行解散，只由英軍獨力守衛死市而已。第三日敵機仍來空襲，那時市區民衆已走空了，英軍時以高射砲抵抗，砲聲隆隆，震動遠近。

(二)峇市軍民撤退的狀態。當日寇在北馬登陸，民衆大多數不相信英軍會那樣快的失敗，所以對於撤退未有充分準備。在市民撤退那一

天 家家只顧逃命，毫無計劃，那時交通已斷絕，車輛均被當局徵用，人民只有步行逃跑到各人避難的目的去。各商店貨物，無法移走，只有將門關起來罷了。英軍也恐留下的物資，只有資敵，便放任飛機搶劫之徒奪去，或放火焚燬，這種損失的數量，實在不能計算的。

(三)寇軍在各區殘暴的行爲。日軍進攻馬來亞，到處屠殺華僑，峇屬遭禍最慘的地方，為文律一帶，及巴力士隆張厝港等處。文律埠被其殘殺華僑千餘人，各區負責籌賑會人員之犧牲，幾無遺類。寇軍到處姦淫婦女，搶奪財物，稍不如意，即被殺害，窮兇極惡，非筆墨所能形容，為世界所罕見。

(四)市區僑領遇害經過。戰爭平定一個月後，寇軍始准市民入市，但須取得安居証及良民証。市民回歸未及十天，寇酋駝美，進駐市區，即大肆搜捕籌賑會救國領袖，而令華探朱某挨戶騙請，以召集社團開會，商議地方善後為詞，實則暗存惡意。各僑領自知身在樊籠，無法揮翼，遂自行投到或被拘捕者計僑領趙麗生，董怡全，張文鳳，劉章辭，王季鑾，陳培輝，許思恭，藍揮萬，陳炳漢，陳奇木，張瓊生，陳益利，陳節侯，陳傳興，白成挑，周細粒，等十六名。先後至寇軍司令部集中，寇酋即宣佈將各領袖全數扣留，實行嚴刑酷鞠，着令交出其他救國份子。趙麗生先生知大禍臨頭，承認一己為救國主腦不諱，不肯連累他人。寇酋知無法說服，遂將一千人等，囚禁圍困，同時又在麻坡拘來僑領張開川等十餘名，同入牢獄。又在各區先後捕來救國份子多人，一共數十名，囚禁二十餘日後，於民國卅一年三月十七日早，分成二批，僑往宋加蘭路三條半石及五條半石兩處僻靜地帶，用機關槍掃射，再用刺刀刺殺，秘而不宣，屍棄荒野，血染蓬蒿，傷心慘目，不堪言狀。事隔很久，尚沒有人知道。幸得當時兩處尚有周細粒，鄭明月，許思恭三先生，因傷勢未中要害，逃出受難地點，秘密設法通知其家屬，報告經過情形。及後許思恭先生因傷勢特劇，知無生望，遂自殺殞命。鄭明月先生也因醫治無效而致死。惟有周細粒先生因傷勢較輕，未致命危險，遂逃往他方以避耳目。及馬來亞光復後，周君始返峇株。追念舊日同遭

患難諸先烈之情誼，乃召集各橋團負責人及各家屬，同往受難地點，視察情形，並調查各先烈之遺骸。可是事隔數年，荒坵荆棘，山移水改，幸得周君記憶力甚佳，辨別不差。即在宋加蘭路五條半石地方，詢一農戶，據云事隔二年以前，他們至該地耕植的時候，發見骸骨遍野，知係當日峇株橋領殉難之處，乃代理白骨及頭顱十八顆，用木箱藏埋，以留他日查考。據周君證明，該地即係董怡全先生等殉難之地，彼當日亦同在其間，而趙麗生先生等殉難地點，則另在三條半石坵園內，因事先探悉，故先由其家屬，自行掩埋，計收得遺骸共十四具，兩地合共收得三十二具，其他日久散失，無法收羅，誠爲憾事。

(五)文化界及青年被檢與失踪。峇株淪陷後，一般文化人及青年知識份子，因不願在敵人刺刀銹蹄下過着順民的生活，大多跑進山林裡去進行抗日秘密工作。在數年艱苦的環境下，犧牲的數目，實屬不少。

(六)強勒奉納金的情形。當日寇佔領峇株之初，即以協力皇軍，俾得寬恕華僑過去抗日的罪過爲辭，迫令繳獻奉納金，數在百萬以上，與籌賑會數年來募捐的數目相等。華僑在戰禍之後，百孔千瘡，市面蕭條，對這筆奉納金的鉅款，在籌集方面，當然萬分困難。但在刺刀威脅下，無法推却，有的典金當屋，有的破產傾囊，總之，羅掘俱窮，大家只求性命的安全而已，雖割肉補瘡，在所不計。這也是華僑一筆鉅大的損失。

(七)日寇鼓動巫人排華事件 日軍在未降服以前 本想在馬來亞

準備作長期抵抗，但聯軍逐步迫近面前，抗日遊擊隊伍實爲後顧之憂。日寇深感頭痛，乃異想天開，鼓動巫人作排華之舉，以剿匪爲美名，到處集體殺華人。以峇株區域爲發事起點，由巴力撻惹，宋加弄，文律，巴力亞年，左手港，巴力士隆，什叻拉一帶，先後舉事，放火殺人，華人男婦老幼，死傷慘重，數在數千，致使一般無家可歸之難民萬餘人流離失所，避難市區。這種事件，純爲敵人之奸計，欲實現堅壁清野陰謀，使遊擊隊無從得到接濟，且助長華巫民族的惡感，而抵消其抗日之力量，這是誰都可以看出的。

(峇華救濟祖國難民委員會稿)

附錄

新山區華僑損失調查之結果

据一九四六年二月消息，柔佛新山區華僑籌賑會，調查華僑在戰爭中生命財產損失，計被害人三千〇九十九名，受酷刑人數一百四十一名，商號財產損失，敵寇未入境前貨物價值叻幣三百卅五萬七千七百六十一元五角，現存貨物價值叻幣三十四萬九千四百五十一元，現存僑幣五百四十萬七千六百四十七元，工廠膠園屋宇以及其他被掠奪損失叻幣二百七十七萬三千七百二十六元，個人財產損失僑幣三百七十一萬五千五百四十元〇五角，叻幣一百二十三萬八千二百七十七元六角云。

日寇在拉美士醜態

一 英澳軍的敗退

一九四二年一月中旬，從北馬敗退歸家的馬來義勇軍，垂頭喪氣。據說：『前線日軍，神出鬼沒，兇勇無比，看來好像都是中國人，也可看到中國旗，他們非常厲害，我們不能和他「老灣」（對抗之意）。聽說若給日本統治，每人就可均分樹膠園五格，現銀二百元，物價非常便宜，尤其是鴉片特別充足，任吸不完。至於紅色紙幣不能通用，青「老虎幣」也須大打折扣：『這謠言傳佈四方，使人驚喜交集，疑信參半，有的甚至完全相信它 人心浮動，紛紛不一。究其原因，就是敵第五縱隊活動的結果。』

謠言過後，聽說敵軍越過中馬一帶防綫，正沿鐵路和公路，迅速南下，戰機已一天緊迫一天。由星洲至金馬士的火車，一格一格，滿載着軍需，糧食和兵器。公路上的鐵甲車，坦克車，大砲隊以及英澳軍，印度軍等匆忙運輸，疾馳北上。戰爭的景色，在每個人的腦中盤旋。大家認為金馬士這地方，也許就是戰略的重點。相信英國會在這裡堅定地抵抗下去。可是那知數日後，昔加挽方面，突然炮聲大响，隆隆不絕，天空有少數（三五架）敵機，飛來飛去，迴旋偵察，在市外擲下三顆炸彈，（幸無死傷），并以機槍掃射幾排。這時大家才心慌意亂，着急起來，殺呀！逃呀！扶老携幼，爭先恐後，逃避到山頂去，只留一二人看守店屋而已。入夜，有一隊敗兵進紮市區，他們竟破門入店，強取烟枝，啤酒和勿蘭池，有的甚至搜劫貴重財物，如有抗拒，則以槍刀嚇之。許多商家既吃驚又吃虧。越日，大砲聲越响越緊，炸彈聲也轟！轟！轟！

震動山林，天空但見敵機，不見英機。大家預感着悲慘的運命，就要到臨。終于在一個晚上，大隊的英澳軍敗退了，一直地敗退到三谷港方面去了。

二 敵人最初入境

一月廿日，敵先鋒隊入市街，絡繹不絕；隨後有腳車隊，坦克隊，大砲隊，騎兵隊以及運輸隊等接踵而過，耀武揚威，令人生長。過後，敵就在火車站那邊駐紮了一隊戰兵，約數十人，酋長稱做「中山少尉」，標出「ラビス兵站出張所」。據說他們的任務是保護車站，維持治安。不久，他們就開始清查工作，分配小隊伍跑到山頂各農村去巡察，調查有無潰散的英印軍以及中國人的游擊隊。同時又貼幾張安民的佈告，大意是說：『皇軍此次向英美宣戰，是弔民伐罪，解民於倒懸，如係親英援蔣者，決必絕對斬除，若是良善者，必然保護之。皇軍愛民如赤子，凡各逃難人民，務須一律歸回，各安其業，毋自驚擾，切切此佈。昭和十七年』。大家初次看到這張一目了然的告示，着實有點驚奇，有的竟誤會日本的文字完全和中國相同，而表示喜悅的。可是逃難的人，還抱着一種戒懼心，未敢全部撤回，尤其是女人們，幾乎絕迹街場。她們繼續留住山頂，小心翼翼，打聽動靜。市區裡行人稀疏，景色蕭條，敵酋看此情況，很覺不滿，立即下令各商店，廣開店門，恢復繁榮，一面通知各山頂避難的人，限三日內須一律遷還市區，否則決以機槍掃射，以火焚屋。大家聆到了這個嚴重的警告，就無奈地陸續回店了。

三 自治會成立

敵軍進駐不數日，就命令市區人民，成立自治會，裡面重要的職員是華人，其次就是印人和巫人。會長張君，據說也會遊過東洋，略曉日語。在這時會說日語的人，簡直就像鳳毛麟角，異常尊貴。敵人看到御用的機關已經負責有人，就開始御用一切了。天天要你預備青菜若干，豬羊雞鴨幾隻，鵝卵幾個。無論他需要什麼東西，都要你負責去辦，立刻發落，還要你設法一間「慰安所」，找姑娘常住慰安。把自治會的職員們，弄得手忙腳亂，但是爲着取悅于敵人，總不敢說一聲不，只好盡量應酬，盡情去辦罷了。不過事情做下去，有時也會發生困難，在許多困難中要算是姑娘的問題最難，因爲僱用的妓女寥寥無幾，而其出入的獸軍，却是熙熙攘攘，日夜不間斷。這樣就使得自治會諸公慌張苦惱，無法應付，只好向蝗軍訴苦衷，乞其原諒。蝗軍如果沒有姑娘做慰安，當然一定很不滿，很生氣，有時大聲咆哮，有時就不客氣給你吃耳光，使你忍辱負重，懊喪在心中！

四 獸軍怎樣奸淫婦女

新加坡失陷後不久，退回來的一隊敵兵，大概百名左右，據說是要在本地做留守部隊的。他們由原駐軍的引路，三三五五，跑到各山頂的鄉村去，佯說購買東西，其實是闖入人家專找女人，強迫奸淫。華人好，巫人也不嫌。未發育的少女有的也遭其殃。不久又傳來一個可怕的消息，說凡是及笄未婚的少女和寡婦有被蝗軍自由選擇的可能。這麼一來，使得一班家長們着急萬分，尤其是未婚的姑娘們，驚魂四散，莫知所從。因此有人就很隨便的把女兒配給未婚的男人，不但自動取消一切的條件，甚至用一包米伴嫁，以作新娘的糧食。姦淫之外，又使人吃虧的就是行禮。無論誰在任何地方，如碰着敵軍一定要鞠躬行禮，要是經過站崗的敵兵，尤須嚴肅鞠躬（九十度），萬一疏忽或忘記的話，那就倒霉了，輕的就給你一二大巴掌，重的就給你拳打腳踢，毫不留情。敵人對於禮既然這麼認真，可是另一方面卻常常看到敵兵隨處小便，裸體沖

涼，真是全無羞恥，野蠻之至。大家經過了這個「東洋文明」洗禮之後，對於敵人的虛偽和矛盾也就加深了一層的認識。

五 第一次的檢查

三月十二日午夜，更闌人靜，大家止入睡鄉，突然到了一隊敵兵，約二百人，把整個市區團團包圍着，在各路口燒起火堆，然後破門而入，大舉搜查。不管男女老幼，都被趕出店外，集合跪在路中，使得大家驚惶失措，莫明所以。一會兒，一個猙獰可怕軍官和一個翻譯員，站在椅上，對大家說道：「今晚叫你們出來的原因，就是要檢查歹人。二年前有我們二個人，經過這地方，被二個支那人扭住澆烏油，那人是誰？現在要你們指報出來！」大家聽了個個都是面面相覷，默默無言。那個軍官看看無人回答，就怒氣沖沖大聲說道：「我知道的，你們都是抗日份子。現在如不能指出歹人來，就要把你們全數殺頭！」他說了不容分訴，立令各十兵掛上刺刀，裝進子彈，好像就要立刻向我們射殺了。這時大家都好像陷入鬼門關，悲憤悽苦的情緒一秒緊迫一秒，女人痛苦流淚，小孩子哀啼呼叫，情景悲慘，無法形容。正在千鈞一髮之際，一個叫中山少尉的突然趕到，向這位隊長說情，並証明我們不是歹人，請他特別開恩，赦罪免殺，經過了他勸說之後，隊長怒氣稍下。半晌，才說道：「今日論你們的罪，是通通要殺的，現在由於中山少尉代你們求情，姑准免死，但今後總要好好做人，和皇軍合作。」大家意外地聽到了這些話，心頭立刻輕鬆下去，好像從棺木裡還魂起來一般。可是隊長竟突然當場用步槍隨便射殺二人。越日，這個隊長「籐井大佐」差人送來二個花圈，命令自治會必須召開追悼會，并解釋說：「昨晚殺死二人是罪有應得的，這個罪就是代表你們全體的罪惡，替你們全體而死，所以你們應把死者安葬，向死者道感謝。」

六 警備隊怎樣燒殺

九月間敵從他處調來一隊警備隊，共約數十人，隊長叫做「龜川少尉」，屬下一個伍長，叫做「石田倭男」。這個伍長天性暴躁，居心兇險，使人望而生畏。他的官級，雖然很低，但因兼任特務工作，所以權勢就特別高大，凡本坡及附近的一切案件幾乎都由他一手包攬，或生或死，完全握在他的掌中。這時各鄉村都常常發現抗日標語或宣言傳單，火車路的鐵軌也常常被地雷炸壞。於是他就天天載滿一車獸兵，到各山頂的農村去查問村民，搜查抗日遊擊隊。如有可疑或答話欠順的人，都被他抓回部隊去。起初用甜言蜜語，誘惑，要你從實道出遊擊隊的真情，假使你不能說出的話，就給你反縛吊打，這樣過後如再不說，就給你灌水踐踏，灌水之後就叫你立正曬太陽。最後如能忍受種種毒刑而完全不說出就把你放進警察署的「留置場」那邊，一天給你幾粒飯和二兩木薯，一杯冷水，使你挨飢挨寒或疾病，不管你是活是死。經過一個月以後如有親戚肯花一筆香蕉紙和那些走狗爪牙應酬應酬，那你就可能得到釋放，不然就要看你的忍耐力能否挨過三個月的時間，有時也可得到無條件回家。假使被捕的人不堪毒刑而胡亂妄報的話，他就要你引路擄人，如果不能照辦，就認你是真正的歹人，把你槍決。因此也有二、三妄自招認的，結果，以致牽累到整個村莊，人人自危，形成一個恐怖的世界。

敵人對於鐵路被破壞的事，尤見恨氣衝天。每當發覺爆炸時，馬上就派隊馳至肇事地點，一面檢查，一面戒嚴。可是搜查的結果既無所獲，又不甘心，只有把附近的村民以機槍掃射，用火把茅屋燒光，以為洩氣。我們估計從三合港木谷以及內外丁能等處，被敵擄獲枉殺的僑胞至少當在一千人以上。

七 憲兵與新生會

敵軍把抗日軍稱做共匪，三年多來，無時無日，不在搜捕，圍剿，枉殺無辜，使得人民提心吊胆，寢食不安，因之也就漸漸參加抗日軍里

面去。所以抗日軍的實力，一天雄厚一天，抗日軍的聲譽也更為人民稱讚，擁護，終于變成了一支真正的武裝隊伍了。

敵人看到這種情形，自覺很奇怪：為何夕人這樣多，越剿越多，不怕皇軍的威風呢？敵人在這懷疑苦惱的情景之下，就想出一個妙計來，命令華僑協會組成「新生會」，其目的是要以欺騙的政治手段，以華制的毒策來使抗日軍崩潰。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八月十二日由新山派到一隊憲兵，起初行動詭秘，并和一班冷血動物：走狗，化裝做農人或馬來人，鬼鬼祟祟深入各山頂調查一番詳細，然後召集協會職員及市區較有聲望的人到竹膠樓上開「談話會」。

這個談話會足足談了三個鐘頭，由於敵人實行半憐柔半威嚇的手段，結果就有少數無知的人，把接濟抗日軍財物經過情形，從實報告登記給這位憲兵總巡。起初倒也沒有什麼動靜，可是到了九月三日夜，敵警憲突然把登記的人選擇捕去五十多人，關禁在新山的牢獄裡，受盡人間地獄的悲慘。結果被毒刑吊死十餘人！其餘各關禁二個多月才放回，且被憲兵走狗勒索達五萬元。當時的昭南報却登載說：「這回全柔佛剿匪的結果，非常完滿，共俘獲抗日軍幾千人，成績甚佳」云云。其實把各地的市民農民妄捕集在新山獄中，真正的抗日軍一個都沒有，真是荒唐之至。

八 華僑協會與天長節

華僑協會自成立以後，最初的任務，是辦理奉納金，繼後就是組織保甲，自警團，奉仕隊，愛路隊，願路隊，徵抽軍補，義勇軍，特別警，以及轉業啦，召開紀念會啦，應酬請酒啦，三日大宴，五日小譚，忙忙碌碌。敵人對於每種形式也很認真，喜歡鋪張，粉飾昇平。尤其是每逢紀念日，更喜歡召開盛大慶祝會，往往命令協會轉令各民族各戶至少須派一人參加，否則說要殺頭。他常常以「殺頭」二字來哄嚇，起初却有相當效力，不能不使人勉強應命，後來由於敵人的「五腳」漸漸出現

，大失民心，「殺頭」這二字也就慢慢失勢無效了。一九三五年四月廿九日，說是「天長節」，要大家準時到會，共表歡祝。事前在大操場那邊，搭台預備一切，夢想當日九點會萬眾齊集，大祝「天長」的。豈料這一回就和以前完全不同，時間已過了很久，還看不見民衆到來。到場參加者只有協會職員十多人和幾位銅樂隊員，約廿人左右而已。人數既然這麼少，景色自然是特別蕭條，豈僅不好看，簡直是太不成樣了。這還了得！這是對蝗軍一種侮辱和輕視，失望和愧憤的情緒在敵酋（署長

）腦中打旋。終於老羞成怒，把協會諸職員大加斥罵說：「你們不能領導群衆，你們都是壞傢伙，應該處分。好！把各商店的人，通通叫來警察署，我要審辦。」這麼一來，使得會長坐立不安，又驚又氣，驚的是敵人要處罰，氣的是民衆如何不勉強到會。後來各商人均被扣留，集合警署，被痛罵一場，大約兩個鐘頭，才給你担保以後不敢不到會，然後釋回。並放言以後如再這般，就要殺頭。使大家捏了一把汗。可不知一九四六年的天長節，這個署長要作何感想呢？

陳文章

龍引區淪陷的前前後後

(一)龍引區的失陷：龍引區是峇屬一個彈丸小地，華僑約有三千多，平時熱心公益，愛護教育，對於祖國更爲關心，故該地籌賑的成績，是峇屬模範區之一，每月賑款約在叻幣二千餘元。瘋狂的日寇，進攻了馬來亞，引區同胞感到戰魔降臨，有了組織，戰時損失，就可減到最低限度，衆議僉同，成立了一個戰時協助政府委員會。可是倭寇進攻迅速，惡耗陸續傳來，引區市場受命疏散，同僑都散入山芭，匿居椰林。華麗市場霎時佈防起來。到了一九四二年一月廿二日的下午，槍聲，機關槍聲碰碰的響起來，入夜鎗聲慢慢的停止，到了次晨將亮的時候，轟然一聲有如天崩地裂，屋宇也因而震動，原來就是文律大橋被英軍自己炸毀了。次晨一早，英印軍隊開始潰退，汽車路已有倭寇的行跡了。但文律橋已被破壞，機械化部隊不能通過，倭寇就在沿途滯留。該地勿廊育才學校，校舍寬敞，建築不久，想不到招來倭寇，架上電話線，竟然成立了矮子臨時的司令部。矮子把軍車開進學校門口，山芭土地經不上重壓，車輪深陷泥中。可惡的矮子，竟把學校的大門大柱拆下來，鋪成木板路，讓車輾過，門柱都破碎了。更可惡的就是把學校桌椅砍下來炊飯。這時矮子一面抓人造橋，一面劫掠民間糧食，強姦婦女。華人婦女早已逃匿一空，馬來人婦女受污了不少。橋造好了，機械化部隊出發了，倭兵也參加圍攻星洲去了。胆大的僑胞，就跑到引市觀察，沿途排着英軍陣亡的屍戶，有的槍還握緊在手裏，統計約有五十多個。日軍也死了十多個，但他們已自己收埋。英軍遺下槍彈糧食很多，矮子却不拿去應用，因而加強了後來抗日軍的武裝不少。

寇軍圍攻星洲最劇烈時，也是引區馬來匪假裝日軍四出向華僑劫掠最活動的時候。天晚就出，橫行無忌，僑胞犧牲了好幾個，被洗劫的也

不知多少家。華僑這時惶惶不安，人人自危，幸而有那三個熱血青年，拾了英人的槍，在匪徒出沒的地方，埋伏截擊。三十多個的馬來匪徒，死的死傷的傷，大敗而作鳥獸散了。從此聊可安居，引區抗日軍的組織，也可說就在此時萌芽起來了。

(二)集團屠殺：矮子攻陷星洲，回轉頭來，便大舉集團屠殺。鄰區文律華僑已在前一天被慘殺了九百多個。引區僑胞接不到消息，還鬧着復市。山芭同胞紛紛到市場，蕭條恐怖很久的引市，店舖開了，人也熱鬧了。至一九四二年三月七日，前來的幾十個矮子，竟在前街後巷包圍起來，把市上一百四十幾個華僑驅逐到一塊地方，分給些少食物，由軍車押到離市場約三四英里雙溪勿殺地方，一個個被捆縛了。被捕僑胞這時才明白不是要他們去造橋或做飛機場，同時也明白凶多吉少了。可是身已落網，還有何辦法。捆縛好了，就分開三個地方，有的用機關槍掃射，有的用刺刀屠殺，可憐一百四十幾個無辜同胞，就這樣慘痛犧牲了。有幾個受傷不死的，事後逃出，又被土人殺了一部份。

(三)漢奸走狗開始活動：毒辣的矮子，集團屠殺的血跡還沒有乾，就再來一個搜捕愛國份子。各地僑領被矮子捕殺的消息，從各方面傳到引區，過去熱心籌賑的職員，都感到嚴重的威脅。到了顏欽文被抓去後，更感到唇亡齒寒的駭怕起來。真憲兵假偵探看到有機可乘，就施用着各種敲詐的手段，要求不允，他就給你莫須有的罪名，抓到憲兵部，不但要受嚴刑酷打，連生命都會沒有。這時較有錢的僑胞，都是寢食不安的。

(四)協會的成立：屠殺的恐怖，已充滿着每一角落，倭寇就改變手段，進一步剝削華僑的經濟。叫過去的僑領出來組織華僑協會，鳩收

奉納金。華僑處在淫威之下，怎敢說一個不字。僑胞如有膠園，每英畝就要繳出奉納金千元，沒有錢繳出者，就要拍賣沒收。大多數的同胞沒有生產，經濟早已凋竭了，沒辦法祇得拿出首飾。結果引區繳出奉納金達二萬三千元以上。

(五)馬來村長叻紂爲虐：華僑在倭寇統治之下，苟延殘喘，不但得不到馬來人的同情，反被他們看不起。尤其是爲虎作倀的馬來村長，更爲厲害，外埠要來買椰油，就要先向他請允，准與不准，全看你奉敬的錢作標準。倭子需要椰干，但出價簡直不够工錢，和黑市比較相差很遠。同胞都搾椰油，不願賣椰干，不但因價錢的關係，同時還怕他們(倭子)當作戰爭的原料。這馬來村長受倭子命令，到各個鄉村去巡查，查到你做椰油時，你不趕快拿錢奉敬他，他就要沒收你的椰油和椰油車。還不止此，你如曾向馬來人購來椰園，他就利用各種手段，叫你白白送還原主。如有帆船運到糧食，你不預先和他說明利益均沾，他就會同警察嚴辦你接濟抗日軍糧食的大罪。他這樣叻紂爲虐，華僑受虧很大，可是他罪惡滿了，有一天晚上終被抗日軍消滅了。其餘爪牙聞風喪胆，向倭寇去報告，亦不過派幾個兵前來示威罷了。抗日軍一天活躍一天，一有漢奸入境，走狗返來，就馬上被捉，或被當場擊殺。倭子忍不住開兵圍剿，或派大批憲兵前來亂抓人，可是結果都是徒勞無功，得不到一點好處。後來倭子改變政策，用招安的手段，命令各地華僑協會張貼招安廣告，希望抗日軍出來歸順，但絲毫沒有效果。

(六)土人排華潛機待動：鬼計多端的倭寇，担着抗日軍，抗日軍好像就是他的肺癆病一樣，從圍剿着手，沒有效果，施行利誘招安之

術，仍是不靈，索性放任不治，又恐終成大患。於是他就開始利用較爲落伍的馬來人，誘以獨立，配給武器。同時又偷燒回教堂，移罪於抗日軍，宣傳抗日軍瀆犯神聖，以激發馬來人仇恨華僑的心。這毒計果然成功，慘案就在一九四五年五月間在鄰區宋加蘭地方爆發了。土人有組織的排華，如洪水猛獸，逢人便殺，遇屋必燒。遭難僑胞，扶老携幼，流離失所，絡繹途上，引區毗連之處，充滿了難民，影響所及，引地安全也受威脅了。在這危機四伏之下的引區抗日軍，以爲打下去，反中敵人挑撥離間計，主張運用政治手腕，藉以粉碎敵人的陰謀。可是屠殺越來越兇，同胞犧牲越來越大，倭寇也在昭南日報大登宋加蘭巫人剿共的大勝利。同年五月底牛欄港的土人也暴動起來了。至此引區僑胞大起恐慌，你撤我逃，大家都逃，逃到笨珍，麻坡，馬六甲，聽人的便，結果大家都不平安。只有備船想逃到荷屬的僑胞最吃虧，當他們的船初出引港時，鄰區的排華黨衝過來了，不但東西被搶劫一空，連人也被殺了十三個，有的被一刀兩斷，有的被斬爲四段，投棄港裡。後來抗日軍改變了主張，同時號召了本區還沒有逃的自衛團自衛隊，配合了抗日軍出發圍剿了。在中江眼東兩次作戰，抗日軍大奏凱歌，不但土人禍首死得很多，就是參加裡面的日本指揮官，也死得光光了。這時引區潛伏待動的禍首，也解決了幾個，其餘的聞風逃走，引地也就安全了。僑胞慢慢的回來，聲勢一天天壯大。土人看了這種情形，反自駭怕而紛紛逃走了。這時流傳着倭寇投降的消息，但未看到事實的証明，及看到警察局的倭子及警察溜之一空，(時爲八月底)，才曉得倭寇投降的消息是確實的。

陳致遠

哥踏丁宜華僑受日寇屠殺及逃難慘狀

柔南哥踏丁宜市距星洲四十二英里，在柔佛東海岸。為軍事設備之要衝，被視為星洲第二戰線，或星洲的後門，有柔佛河貫其中，水陸交通，均稱便利。予來此為中華基督教會，設堂佈道，歷四年餘，各方情形，頗為熟悉。時當泰日準備積極南進之日，英國駐星司令為先事預防起見，遣派工程師沿河岸之南，大設炮壘，又於哥市鐵橋南端，築二高射炮壘，橋北則預埋地雷數穴，沿豐盛港路的險要亦然。河之他處，另搭浮橋，皆預示將來焦土抗戰之需。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午夜三時許，暴日實行其所謂閃電戰，星洲同時被炸，一時炸彈聲與高射炮聲互相呼應，火光燭天，閃爍空際。哥市與星洲軍港僅隔一衣帶水之遙，多人由夢中驚醒，筆者亦親見親聞。越日因當局大拘日僑，証實大戰已經臨頭，人心即起恐慌。未幾戰事日迫，風鶴頻驚，同僑紛紛自動疏散。或遷天吉港，或避新四色，或移東順港。東窺西馳，失所流離，鄭俠流民圖不過爾爾。不逾兩月，戰爭已由北馬移至南馬，飛機聲，大炮聲，日夜不絕於耳。人心益加惶惶，不知所之。迨一九四二年一月廿八日，英軍實行撤退，是夜即將哥市鐵橋炸斷，聲聞遐邇，震動四周，華僑益知大難已迫眉睫，哥市至此已成死市。土人一般兇徒，乘危打劫，放火燒市，商店住屋變成瓦礫邱墟者十有七八。想全馬華僑市區，未有若是之慘者。

一九四二年二月六日 全馬均告失陷。日軍初次由新山而來，因橋已斷，用小舟而渡。見華僑商店只剩破瓦殘磚，不但不加憐恤，而反怒火中燒，加以若干土人慫恿，以為華僑實行焦土抗戰，火上加油，因此日寇益恨華僑刺骨，乃實施其欲擒故縱毒謀，初作假惺惺，故示懷柔政策，大出佈告 招呼華僑復業，並訂期在哥市培華學校邀集華僑領袖開

會。華僑迫不得已，或勉強出而虛與委蛇。日寇口蜜腹劍，宣示其德政，又懲戒一二搶犯，以擊華僑的信仰，而遂其實行一網打盡之野心。中有華僑信以為真，或為生活所迫，無奈何返而執故業。日寇見人心稍定，先威脅福成德火鋸工友，（為廈門禾山陳某所創，資本頗雄厚，工人以百計）移廠中餘剩木料，為其建造哥市木橋 以利交通。迨橋造成，遂動殺機焉。

一九四二年二月廿二日 許多華僑赴新山附近一小市場名班蘭運米，是地距新山四英里，英軍會覺糧於此。英軍撤退後，閉倉任人挑運，守門的印人，每珍米或白糖收費一元，故遠近華僑風聞者，皆爭先恐後，趨之若鶩，因失業已久，生活窘迫，難怪其然也。日寇事前既不下令禁止，忽於是日由南益黃梨園直至班蘭米倉，長約十二英里，將沿途運來的僑胞，悉數捕縛，而後以機槍掃射。聞死于難者，約五百餘人。教會中人予所知者，即有陳德亮，羅欽仁，姚林泉等數人，有習道友沈地生被扣留在南益園附近，拚命掙脫，逃入生芭，連遭槍擊，幸得死裡逃生。當日情形，由其目睹，歸而報告。初時人尚將信將疑，予亦未敢遽信為真，因依照國際公法，凡屬文明國，兩軍對壘，凡甘願投降者，只作俘虜耳，而況赤手空拳之平民乎？

二月廿三日在本區捕人，先從福德成的工人下手。是早有羅厘車二輛，馳至該廠，喚令全體工友登車，諸工友仍以爲呼其工作，閉命踴躍登車。孰料儀到附近橡樹園，一加以反縛，而後以機關槍掃射，棄屍而去。為其造橋工友，竟以子彈作為工資，忍心害理，孰逾於此。由是每日從近而遠，挨戶搜查，不拘男女老幼，逢人便殺。廿六早已殺到距市區約半條石的新監公，破曙即乘人尚未起床，前來包圍，住路口者，

多數爲福清籍車夫（中有一名惠安人陳天賞，予每次偕內人訪問會友家庭，皆出其服務），聞四十餘名車夫，只剩二名而已。尚有教會一老女會友陳妙美，年逾古稀，其老夫失明數年，生活皆靠教會中人及其他友人供給，住蕭亞里樓下，本月廿一日予偕兒親臨其宅探視，一對老夫婦，仍不能免於一死。可見日寇之殘忍無人道傷天害理，雖古之黃巢李闖，想亦無逾於此。聞此小小村落，同時殉難者二百餘人之多。只在蕭亞里右屋後港邊，已有七十餘人之多。且不以槍殺，而以刀割。是村落有一福州婦人，在新山開咖啡店，逃難來此，其夫若子皆死於是，該婦人全身刀傷鱗鱗，幸暈厥再甦，其幼女數歲，亦得匍匐逃至萌山膠園，住會友賴天才附近，他素奉天主教，每日回來此敬拜真神，親口述其當日慘狀，鐵石心腸亦不忍而垂淚。

二月廿八日日寇脚車隊，分兩路而進，一沿豐盛路，進至萌山膠園，一沿醫管路向四條石而進，如實行掃蕩戰略，沿兩路華橋，無一可幸免。予時適避居在上萌山膠園會友家中。是晚忽有人來報告，膠園一男子已遭日寇慘殺（年十餘，割樹膠養其寡母）。一時手忙腳亂，因相距不遠，且當夜色濛濛，扶老携幼，爭先奔命者絡繹於途，至今思之，不

寒而慄。是夜不敢安睡，準備逃難時應用物品。晨雞初唱，黑雲瀰天，即隨會友全家及友人，長幼計十九，逃往附近生芭。臨時搭一避難所，高僅數尺，長只丈餘，想古之穴居野處較此舒服。夜宿於此，曙光未臨，即提飯鍋逃入深芭，尋一林木蒼鬱，青草茸茸，可以藏身之處，席地而食，時有蚊蚋爭嘬。在芭中仍不敢結隊而行，三三兩兩，且行且止，小兒啼哭，緊掩其口。每日與參天古木同居，與猿猴同遊，素日視爲毒蛇猛獸之窟，今爲避日寇之虐殺，故反視爲安樂窩。古人云「苛政猛於虎」其然豈其然乎。恆有遠近僑胞避難而來者，報告外間情形，因知住豐盛港路三條石的會友張輝順與割膠工人避於防空壕，同時被戮。其他不知姓名者指不勝屈。嗚呼！人生至此，夫復何言。逃入生芭不及帶糧及食具，餐風露宿者有之，不知出路而死者亦有之，因飲生芭之水，受毒蚊之釘，患惡性瘧疾而亡者比比皆是。事後據人推測，哥市十英里內，死於日寇手者，千數百人，死於瘧疾者亦如之。計全市人口，約死三分之二，餘者餓形菜色，真是人間地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有時疑古人形容過甚，今身當其境，益信其言然。

葉谷虛

振林坡華僑被屠慘史

這篇史實，起自日寇到境，至大屠殺日止（一千九百四十二年一月二十日星期五至三月三日星期四）在這整整的三十四天內，華僑所過的阿鼻地獄生活，可說是慘酷到不能再加慘酷，達到「慘的飽和」點了。

大屠殺之後，華僑協會便被迫組織起來，在政治上作爲一個最熟悉最深入華僑群衆的聽差機關。由於華僑協會的橫遭驅遣，接着，追回散倉物品的命令傳來了，每單位奉納金的分配額明白指定攤派了，要重新調查戶口了，每人都要領取良民証了，要收繳統制的出額物資了，要實行壯丁操練了，要組集勞務奉仕隊了。隔不多時，要抽調壯丁了；要派義勇隊員了；要派軍補了，更要派往泰國築路的勞工了，自十六歲至六十歲的男子，都要服役，連女性也要被派去醫院（？）工作。此外組合制度的生吞活剝，警備隊駐防時的毒辣兇狠，走向密探的跋扈貪惡，簡直日月無光。總歸納說不過要錢要物要人三件。這三年八個月不斷的迫害，可說是日寇大屠殺政策的繼續，增減，或者是改些花樣和形態罷了。若是全般都像寫流水簿的記出來，未免過於浪費篇幅，現在便單說上述日期的事實。

時局緊張到頂點了，在總務處門外遇到一見後就此永別的張開川先生，証實了麻坡已是陷落，烈焰正在加速的燒來，可怖的第五縱隊的謠言，配合敵人的軍事推進，把人民（指的是華僑，土人大多數是鼓舞歡迎的）弄得好像吸着魚藤水的魚群一般，搬家移舍，日夕數遷，財物損失，無法詳計。這樣一直鬧到黃梨廠的軍糧倉移散時（一月廿八日）才算服下一片安眠藥。因爲各事經已切切實實完了，緊張恐怖也無用了。這時反覺舒下一口氣。

散倉後第三天（一月十三日）下午一時許 日寇的先頭部隊到了

從門隙遠遠的望去 乘腳車的隊伍還不多 土著的引導人倒是不計其數

當地華僑第一次接到的蝗論是滿貼街場的標語，歡迎合作和歌功頌德的肉麻語，白紙黑字，應有盡有。其中最稱特色的，就是在各攤歡迎桌上擺着慰勞蝗軍的餅食汽水堆裏，居然也插起些三角形的歡迎旗，正像喪家出祭時的引魂幡，臨風飄動。先頭部隊一陣一陣的趕到，菓皮瓶碎亂丟，隨地便溺，真是群鬼搶食，狼藉滿地，說不盡凌亂糟糕。第一批二三十人比較還文明點，接着第二批下去，光景越來越不對了。他們除了分所應得的歡迎品外，更要帶去罐頭食品，奪取貴重裝飾物，強收腳車。最後就抓人代帶軍器用物，到柔佛新山去。多數被拉的華僑步行負重，赤足往返數十里。

日寇入境以後，華僑日坐針氈，未知禍至何日。除寇軍時常要食物要花姑娘以外，並要應付虎狼的勒索，土著的威脅。華僑到這地步，直類走頭無路的喪家犬，殺奪由人，終日提心吊胆。風聲一天緊似一天，可憐的僑胞雖然財物星散，到底還免不了要遭一場「血的洗禮」的大屠殺。

有一隊剛在薄港屠殺全體二百十五名華僑的「宮」字部隊共四十八名組成的腳車殺人隊，由上野中尉率領，先一晚到達本坡。行裝甫卸，便向民衆發表談話，希望大家合作，鬼話連篇，但在翌日即民國三十一年三月五日星期四晨，就在開始執行恐怖至極的屠殺手段了。他們在一年前偽裝爲嚴正仁愛弔民伐罪的義師，那知十二小時後，就現出原形作吸血魔鬼！他們這齣殺人不眨眼的拿手把戲，確實表演出安貼老到，也可說是嘆觀止了。若無在鬼門關逃出來的萱統和瓜泥二人（現俱在本

坡)的報告，恐怕那已被鎗殺的男婦老幼共三百十二名僑胞還要被敵偽宣傳做死有餘辜的盜搶犯呢！

這次大屠殺，有數特點可以看出日寇是預定出來的有系統的屠殺計劃而按步實施的：

第一，他們先作親善合作的談話，以示無他存心，使落網的數目加大。

第二，從早上六時起，他們假裝收拾歸去，宣佈車物各件，將給本地人所用，藉以鼓動民衆爭來湊數。

第三，如經重要出入通路站哨後，即命令老幼，一律前來開會聽講，日寇也四出乘車幫同招集。

第四，在四處拉人來開會時間內，日寇着令青年男女洗車，藉分其

警傷的觀察力，或逃避的預備心。

第五，七時半起，人民越來越多了，日寇遂以人民不守秩序作藉口，把每人反縛雙手，都命他們在車房範圍內蹲下候辦。

第六，爲使工作容易進行，日寇將拉到的僑胞，先後分作爲三批，就地處決。計第一批四十五人於八時二十分鐘在海墘用機鎗射殺；第二批六人，八時半鐘在車房內刺殺。其餘第三批共二百六十一人，在曠場

防空壕地方，刀鎗亂殺，慘痛哀號之聲，響徹雲霄。

第七，每批都由倭肥鬍子的上野中尉隊長監殺。

三百十二條寶貴的生命，便在這短短四十分鐘時間內，無審訊無申訴的慘死結束了。

柯策勛

悽慘的士乃

當寇軍進佔了士乃後，在士乃市區內，於舊曆正月十一日屠殺了五十餘名的同胞，尸首半個月多方掩埋。當時僅有二名生還。店宇被進兵時燃燒彈燒毀一半。一個熱鬧的市街，竟變了一片荒涼的焦土。至元宵十五日，沙冷中正分校住的二百五十餘名難民，又被屠殺。屠殺時，男的用刺刀殺死，婦孺小孩捉在學校背後一間公司屋裡被火焚死，尸骸暴露，臭氣熏天，數里可聞。二週後黃秀貞先生始捐得錢委人掩埋。

一九四三年二月間恆順港的自警團舉行成立典禮。古來警備隊長以親臨指導為名赴宴，歸至中途無人煙的地方，為英勇的抗日軍襲擊致死。舊曆元月初二日上泗降被抓去三十餘名同胞，在柔佛獄中打死俄死。六月十二日大包圍士乃及古來，捉去了青年男女，屈打成招，在獄中無辜歸陰。十三日屠殺德茂村，殺死了四五百人，男女小孩都過刀。有一名黃貴娘村長，年紀已有七十多歲，亦被縛在柱上殺死。因為當日蝗軍及協會通告，「蝗軍到來不可逃走，如逃走被槍打死係自誤」。大家信以為真，所以德茂村居民幾全部被屠殺無遺。此時暗牌走狗日見增多，如餓虎尋羊般，見人便捉，一經捉去即先灌水，然後再打。那時的士乃人就是籠中鷄，釜中魚，明日或後一個鐘頭生命能否保存，誰都不敢保證。要遷居又不能，因為警備隊不准人遷居。有冒險遷到別處的，保甲長不敢接受。親友都不敢相留。那時士乃人個個都掛着愁容，小孩子亦然。今晚華協開會，明晚自警團開會，因為日間大家要種植，都在晚上開，來到會的，來旁聽的，個個看去都好像他爸媽死了時的悽慘。會長或團長宣佈開會理由時，有時眼簾裏泉水一滴一滴的流出來，舌根漸漸地硬起來。好像他們都不是議事，是在開追悼會。但是若遇見一名巡邏寇兵到來，剎那間就要拭去眼淚，勉強現點笑容來應答。

英印軍投降後，大家尚避難在山芭小村。因士乃原有二名避難來的戰前在柔佛政府的公務員，有寇兵來叫他復工，且云須派代表數人到柔佛聽訓。登時就有黃某及曾某等四人願做代表，同該二人同車而去。那知該四人亦做了刀下鬼，慘哉！那時的人心非常恐慌。經過了多日，下令各商民復業，令人民組織治安維持會，各戶須懸膏藥旗，取良民証，每張收費五角。又令各商店，各園主，各住戶須繳奉納金，不繳者產業作為敵產充公。不掛膏藥旗者作為敵人。其中被查有中國旗及蔣委員長之像存於屋內者，被打得死去活來。於是膏藥旗便大興了，草屋及豬宇都掛着，戶戶都貼着黃紙的奉納金符。大家只要救得性命，那管門前的膏藥臭。維持會調查戶口，最初八千餘人，至一九四四年只有二千餘人。維持會成立不久，會長黃某又被寇憲兵捉去，以彼參加中正公學籌賑會，及辦理司機回國事。經一月之久，倖獲生還。當初造戶口冊時，因遲慢一些，遂將全部職員叫來痛打一頓，自後大家更知道他的政治之毒辣。是時賊盜蜂起，四處搶劫，始則令民不得容納歹徒，繼則令不得容納共產黨，三令五申。又令民自耕自給。但是上泗降村耕種將收成，使人遷居下泗降，下泗降的茅屋剛搭好，又叫人疏散。大部份流離失所，又無米，又無番薯，慘狀千般。政府配給之三秤二秤秤半米額，那時扣至三十巴仙。一九四四年三月起全無米配給，大家都吃木薯甘薯野菜渡活。營養不足，個個鵝形菜色，面黃肌瘦。

一九四三年二月望，令華協成立自警團，將華協守夜隊改組。這年徵工人及徵兵特別來得厲害，曾派出二批往泰工人約共十六七名，往昭南軍港工人二名（這是他自願投報的），義勇軍四名，都是被警備隊強加威脅的，對往泰工人騙說限三個月放回，經過了五六個月僅放回三名

爛腳不會做工的 一九四四年六月間強迫全士乃人民自築木柵 把士乃市圍圍住。

來士乃常駐的警備隊長野間，是一個嘍囉頭，士兵就是衆嘍囉，每日到農村去搶劫。錢也好，米也好，油鹽也好，舊衣服也好，豬雞狗鴨也好 住在黃伯才大屋，門前及馬路均置衛兵守衛，來往人等經過那

裏不向他行禮者，或站得不端正者，便拳腳交加，或用檣頭大打一頓。如此被打的不可勝數。又上述古來警備隊長被英勇的抗日軍打死後，恆順港的村長保甲長七八人均被抓去柔佛，在獄中禁死打死。一九四三年六月起進攻山芭坡厲害，但是每次都損兵折將，老羞成怒。

陳染秋

日寇侵馬期中士姑來之損失

筆者旅居於柔佛士姑來（十英里）。該埠雖彈丸之地，而附近毗連之膠園約有幾萬畝，該地居民大約三千多，除數十間商店外，餘則多屬膠業工人。如以籍貫人數比較，則中國人爲最多，印度人次之，馬來人更次之。

一九四二年一月廿八日英當局在軍事緊急中，將各處米倉開放，任人搬運，人心大亂，余覺到時局不妙，遂於是日下午兩句鐘離開本店。筆者雖在一月廿八日始行疏散，而家人幼子及孫，在一星期前已避往東方實業有限公司膠園裡（由六條石再進一英里）。我那天下午兩點鐘 和 第二的小兒一同離開士姑來，化裝回教徒以避難。所有避亂人民總希望英軍可以打退寇軍，不料三十日的早晨，忽然發現一個日軍到來，衣裳襤褸，無異山番（沙蓋）。牠到來一開口便是「馬鹿」，繼之入屋翻箱倒篋。不一刻又有寇軍三五成群的到來。其來的目的，專爲搶奪食物。二月一日柔佛長堤已炸，同日軍港油池着火，濃烟滿天。晚上（午夜）忽聞叫聲呼救，乃因寇軍欲強姦婦女。嗣後各疏散屋前懸「白鐵汽油罐」一只，以備必要時，各將所懸之罐敲之以呼救。但是敵人之獸性，自柔佛失守後，來勢更兇，非搶糧食即欲姦淫婦女。

那時寇軍雖已佔柔佛，而英軍之炮火仍極猛烈。二月四日晚上，有一人在疏散屋前要求借避。余往視之，是老相識的郭君。他很驚懼的說：「我在十一碑被日軍拉去爲挑夫，現在我由六條石司令部附近偷偷溜出來的。」

筆者到三月十五日才敢回店（士姑來十哩）。據本地疏散在士乃十碑「沙冷」中正學校的劉安德君說：其地華僑被慘殺二百餘人，彼自己受敵人砍四刀，重傷仆地。那時雖痛極，亦不敢呻吟，佯作死狀。其

背上，以及兩旁均是被寇軍用槍射擊或用刺刀殺死者的屍，直待獸軍散去才慢慢掙扎出來。他對我說時，受傷的疤痕仍未乾。據調查，本地街場疏散在十七碑避難者亦被殺四十八人云。

本埠係在一月卅日開始駐紮寇軍，連駐四五天，各商店貨物，被搶一空，其餘的傢私及玻璃櫃一概擊碎，公立輔華學校的校具桌椅，均被作柴薪之用，故士姑來的大小商店多數空空如也。在其駐紮期中被拉去壯丁數人（現仍失蹤）。聞振林山大屠殺華人約三百名，本坡華僑亦有幾位在內。聽說柔佛水塘路十六半碑，寇軍慘殺百餘人，中或有本埠華僑在內。

其他失蹤者，多在「七七」「九一八」戒嚴中無故被捉的。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的早晨，天破曉前，突來軍車五輛，包圍士姑來（十哩）。一輛停在八條石，該寇兵由甘不路而入，潛伏於四周。一輛停在八條半石，該兵在廣州路一帶潛伏，一輛停在新金門膠園裡把守。其餘兩輛，一在街頭，一在街尾。佈置完畢，天才破曉，由憲兵向商店拍門，對小屋亦同時進攻。不論男婦老幼須一概集中草場裡（輔華學校球場），商店小屋均不得閉門加鎖。大約十點鐘左右，已齊集該地，周圍佈以警備隊，在中心架機關槍數挺。

稱爲警備隊長者的開場白：（用翻譯）「某某那裡去」？眾答不知，又問：「某某在那裡」？他所問的，通通都是以前籌賑會的中堅份子。結果捉去十七人。只有十五人不多日就放回來，餘兩人則被禁（籌賑中堅份子），經幾次的審判，終判決十五年徒刑。「吉人天相」，該兩位先生亦在去年安然回來了。

楊佐京

日寇在柔佛屬煽動巫人排華之事實

一九四三年，日寇侵略戰爭急轉直下。前線節節失利，敗報頻傳，後方抗日游擊力量加強，受控制範圍日廣，游擊行動日烈。次年（一九四四），德已精疲力竭，苟延殘喘，潰在旦夕，於是日酋手足忙亂，決作困獸之鬥，在馬來亞後方用最殘酷之「清剿」，以對付游擊隊，圖救殘局。但終於因反抗組織之普及，「清剿」失效，乃復策動巫人爲其爪牙，以巫制華，造成空前絕後之大規模慘殺局面。吾僑生命財產因此損害之鉅，難於計算，情況至慘，茲略述於後，以誌不忘。

寇既「圍剿」無功，全馬諸敵酋乃集議對策，咸認全馬三大民族中，華人最有反抗能力，餘者印人爲數不多，巫人性苟安，趨勢利，可以利用，乃決採以巫制華之策略，激發巫人仇華情緒。最初柔佛一部份巫人携械藏身警局，在新加蘭市中開始搜捕吾僑，於是情形頓現嚴重。抗日會獲悉，遂向各處解釋，勸以勿中奸計，無奈卑鄙小人不爲所動，卒歸無效。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日峇東區吾僑開始遭害。緣於峇東築珍路十五里附近，一汽車被劫，車夫當場畢命，財物被掠淨，車被焚毀。車主負傷脫險，奔報新加蘭警局，痛陳巫警與巫民合作行劫，以目擊實情報案。後從敵華探方面透露當時警局並未據實上報，竟擅自捏造案詞，指劫犯爲「共匪」。旋於同地洗劫我僑財物之餘，大開殺戒，同僑慘死多人，且有少女被擄去，屋舍被燬。同時於新加蘭北方二哩諒巴力直里挽地方，巫人中惡徒，企圖暴行。倖以巫警爽快，未準時與其配合，致胆怯，終在吾僑對峙局勢下散去。（按巫人惡徒每次出動均以巫警任保鏢，開至指定地點，以惡徒爲先鋒，巫警任殿後，縱使分成數隊，其每隊亦均如是。）

次日聚集於巴力君望，大餐畢，即於該地大施毒手，不分男女老幼，凡屬吾僑，必加追殺，房屋焚燒，財物洗劫。斯日吾僑遇害者數千，餘逃出幸免於難。隔日，巫人惡徒暨巫警結合一體，屠殺巴力西池，華僑財物蕩然無存。吾僑一部被殺，一部被綁，方待加害，適抗日軍至，擊退匪徒，救出被綁同胞，得慶再生。同時峇東十一里附近亦發生同樣事件，斯時當地吾僑均以家眷拖累，或戀戀財物，加以未能發揮團結精神，故均未能抵抗，致引重大損害。

其後沿公路自十至十六哩逐漸北推。晝則出發屠殺，夜則退居市街。彼輩經數場屠殺後，已似更有組織矣。以警局爲機關，巫警爲後備，大批棄原業而專事屠劫之惡徒爲主幹，分成數隊，各山頭目率領。一沿新加蘭河東一帶北上，或沿公路東進。另一沿河西一帶北上兼南下，或沿公路西進。他們沿途對巫人宣稱「華人無抵抗力，吾人有皇軍作後盾，不久之後華人之產業將爲吾人瓜分矣！」因此一部原探觀望者，亦紛紛加入，雖素與吾僑友情甚篤者，有時亦刀下無情。

現將該二股附敵幫兇之行動分述如下：河東隊既盡蕩巴力君望，巴力西池，乘餘威繼續北上，焚殺巴力加禮。至該地，一呼而當地巫人群附，開始變幹。吾僑數人慘斃，多爲婦孺。洗劫之後却未縱火，故吾僑仍逗留不去。次晨巫匪繼續北上，越巴力加禮，直攻新蘭治。當地吾僑鑒於倘非抵抗難於生存，乃聚集各持長矛與抗，卒擊退之，爲我僑抵抗之始。隔夜暴徒配備槍械復至，按彼等可從日敵手中取得槍械及彈藥。吾僑以刀鏢難敵洋槍，終致多人遭難。巴力加禮，吾僑見勢已去，相繼逃亡，不敢復戀守殘存空屋，殘屋亦隨後被焚。吾僑尚有一部被困未出，逃脫者乃同抗日軍復回，謀救被困者。於途中遇暴徒數十，加以包圍

捕獲，殘留僑胞幸被救出。對於被捕之暴徒，由於抗日會人員欲探政治手腕，解勸後而釋之。後暴徒長驅北上，遂與巴力拉惹隊會師，轉沿公路東進。由於各當地巫人惡徒同時響應，進展甚速。慘局演至峇東十九里訖。自十四至十九里間吾僑即犧牲數百。

河西隊南下西進依樣為所欲為，未遇抵抗，滿足慾望。轉向北上，由新港之海南港而巴力什捧，以至巴力直里挽之半部，僑屋盡焚（當然於財產劫淨後始放火）。至此略息數日，適日酋巫酋假名息事，與華協會於峇市；寇與巫酋矢口誣吾僑屠殺巫人，焚燒巫屋，盡移彼所為罪惡於吾僑，假造巫人被殺數目，謂吾僑被慘殺者非『共匪即歹徒』。是非顛倒，理性全無。會畢即發通告促各息事，暴徒遂乘機以通告不吾僑民，稱欲閉息爭會於新加蘭，請偕之行。有僑民數人中計，隨之行至中途，即被綁殺，僅一人為木棍擊暈者，過後蘇醒，得以脫險，備述詳情。暴徒復每日派人據守警崗或要口，檢視通過車輛，我僑過境者，彼稍不樂意，即可將我僑扯下解決，拋屍於河，殘留市中我僑遭如此處置亦復不鮮。

五月廿二三日暴徒復繼續掃蕩新加蘭以西沿公路附近殘留之我僑，廿四日北開分三路夾擊巴力直宜挽。我僑於準備撤退之間，力量分散，有二人避之不及，遂遭慘殺，三人受傷。暴徒於屠殺焚燒目的達後，揚長而去，吾僑乃切齒揮淚退出。隔一日暴徒復進，該地僑胞經已退去，屠殺未遂，焚劫後始歸。不數日，與巴力拉惹隊河東隊會師矣。至此我僑僅新加蘭市及邊緣有數百人苟延殘生，聽其所為。彼等於出發歸來，每呈報斬殺『共匪』若干，燒毀匪舍若干，且以彼輩於敵軍初侵入時所獲槍械或其他從土中挖出的軍器繳呈，揚言係從『共匪』手中奪獲者。

形勢如斯，吾僑既無槍械，欲戰不能，陷於進退維谷，惟有逃亡。一部退往有少數抗日軍駐在地區，一部退往較大大市場，流離顛沛。暴徒巫警陷狀大快，每逢難民群即以手作斬頭狀以譏刺，獸兵見狀更喜形於色。惟退往市區尚多危險，蓋暴徒巫警到處為難，且隨意殺害，縱使脫險亦須挨餓。

未幾暴徒復會合一切共撲眼東，企圖一舉撲滅華人與抗日軍。時我僑於絕境之下，團結益堅，配合少數抗日軍，死裡求生，鬥志旺盛，奮勇與戰，經多次衝突，暴徒竟乘夜盡屠新加蘭市邊我僑數十，不分男女老幼（六月四日），一時屍首狼藉。以後河西一帶，除街市外，已絕華僑蹤跡，時見零星烟柱高沖雲霄，是暴徒焚燬我僑住屋也。河東十九里外華僑亦時遭攻擊。唯我僑眷已盡搬去，所留者一部壯丁與少數抗日軍耳。乃採避實擊虛之法，時有混戰，於通力合作下，敵不得逞，寇見勢遷異，稍增大批巫警來援，雖遠至霹靂，馬六甲亦被召至，作廣泛進攻。然數次均未獲目標，蓋我鑒於眾寡懸殊，均避之。如此相持月餘，至八月初寇見使用巫警無效，乃遣返遠來者，召來寇卒數千以代，分為多隊，凡公路側所有小路均有一隊深入，由巫人嚮導搜擊。因其較巫警為勇，深入艸莽搜索，致我僑先後被擊殺者數十。未幾，裕仁宣佈投降，該批寇卒猶作最後一次『清剿』，但造成損害較前為輕。過後日酋宣佈奉命投降，彼之『清鄉工作』乃終。

寇既降，抗日軍配合壯丁準備開入峇市，藉以共維治安。惟新加蘭區，猶在暴徒控制中，通路被阻，遂分數路並進，謀恢復交通。雙方接觸，巫酋請和，遂罷戰。然前日寇所給與暴徒之槍械依然為其保持如故，故我十數人進駐新加蘭時，其所持長矛在數千暴徒包圍下被繳，眾見狀均失色，幸隨後突來一隊抗日軍，乃索回長矛，駐於市內。暴徒氣餒猶未殺，聲勢凶如故，唯其主子已降，終暫苟安。抗日軍入市，人民恐走狗兇手漏走，有急性者圍捕之。不料日敵早給予暴徒武器，暴徒暨警，群起荷槍沿街射殺我僑，須臾被害二百左右，慘局重演，華僑惟有閉戶不出，至抗日軍開入始漸安定。旋召集巫警於廣場，解釋之後散去，未究其罪。

英軍蒞臨 軍政府創立 准人民控告附敵害民者 然所懲辦者甚鮮

失名

淪陷期中的吉蘭丹

小引

戰爭帶來嚴重的災難，引來了法西斯強盜。馬來亞五百萬人民，陷入在可怕的奴隸的惡運中，到處濡染着斑斕血跡。這裡有法西斯匪徒的窮兇極惡，漢奸走狗群的無恥勾當，抗日英雄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蹟，血淚與光明，罪惡與真理交織着悲慘沉痛的歲月。

趁着南僑總會「大戰與南僑」的編纂，筆者以一個目擊者的資格對於吉蘭丹的「共榮」時代，曾經有過的事情，願意提供一些史料。

一 哥踏峇汝之戰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未明，進攻馬來亞之戰，終於爆發了。

隆隆的砲聲猛烈地咆哮，從高踏峇汝四英里的要塞區，飛機場方面有力的送過來，機關槍密集的射擊，尖銳響着。

甜夢中的哥踏峇汝市民，幾乎不能相信戰爭會在一個瞬間爆發。報上不是說過：「馬來亞的防務固若金湯」嗎？馬來亞防軍司令視察報告，特別強調海岸綫的防禦工事完全要塞化，強大的砲壘，足以防禦敵人侵略。並且威爾斯太子號主力艦調防遠東也大大的安定一般人心。「也許是演習罷」，多數人這樣想着，並且發生了不少的爭論。然而事實勝過雄辯，半點鐘以後，全市的電流停止供給，應援的部隊潮水似的湧進，整列的坦克車，軍車，迅速的通過市內，開赴前綫。戰事的確光臨了。剎那間，一切如墜入在噩夢中，恐懼的感覺開始抓緊每一顆苦痛的心。八日黎明的時候，艦砲的射擊愈形淒烈，情形似乎非常緊張。瘋狂

的敵機野鳥出林似的 追擊着八九架「知難而退」向西南方拚命逃竄的英機。

緊張的空氣，搖撼着哥踏峇汝市民。他們帶着鐵青的臉孔，沮喪的神色，在每條街的「五脚基」（騎樓下）探聽消息。毫無疑義的，走為上策。「頭家」瀾老們的私家汽車，滿載着細軟，和他們的公子小姐太太，向着後方撤退。窮措大們除了攜帶小孩以外，僅有的什物也一起搬走。難民群像香客一樣，沿着吉蘭丹河奔跑。政府預設的二十座廣大的安全區難民屋，擠滿着各種不同膚色的貧富窮通的大小人物。嘈雜的聲音，瑣碎的談論，小孩的啼哭，亂烘烘的混成一片。值得一提的是黃玉蘭先生捐給安全區白米一百包，救濟着倉皇逃難的千百難民。海岸砲聲繼續了一整天，夜分的時候火光燭天 空氣更是緊張。九日早，英軍失利的消息還未得到完全証實，哥踏峇魯的汽油貯藏庫已經自動破壞。守軍不免流露慌張的神氣。戰爭進行像越野賽跑一般，打從哥踏峇汝市外掠過。十二點以後，敵軍的前鋒部隊完全控制全市，從前沿着大街小巷叫賣「乞例地」燒餅的日本小商人出現了，是那麼的興高彩烈講述「武士道」的「恭行天討」，並且不大自然的接受着馬來語「端」的尊稱。

十二日戰爭爭着瓜拉吉來公路推進，由二十英里外小鎮鑿光峇潭，發展至三十英里之監光伯，又在瓜拉吉來的外圍雙牙拿河岸，炮戰數日。十九日瓜拉吉來陷落，吉蘭丹的戰事，便入於休止的狀態。

吉蘭丹州位於馬來亞東海岸的盡頭 人口四十餘萬，首府哥踏峇汝。該區的飛機場，有控制南中國海與暹羅灣的優勢，戰爭一經爆發，便首當其衝，因此聞名於世。

從整個戰局的推移，看日軍的戰術 固然有許多成功 但英軍的失

敗，倒是以下幾點：一，士兵的素質低下；二，軍隊的組織複雜，行動不一致；三，海空控制權喪失；四，殖民政策的缺點，人民對於戰爭不感興趣，從而不能獲得他們的支持。

二 日寇佔領後的軍政施策

「誰家年青的媳婦遭殃，給幾個鬼子輪姦」或者「那個老太婆晦氣」諸如此類的消息，帶着翅膀似的傳入每個市民耳中。姑娘們小心翼翼的防範着，著上男裝，美麗的頭髮也忍痛的犧牲了。高踏峇汝觸目都是大日本佔有的字樣，商人被命令着不許停止營業。蝗軍也確沒有失信，真的「共榮」起來，拿了東西也有還錢的，也有不還錢的，不多久店舖已是十室九空了。商人們都非常自信「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祇要性命保全，總有能力摸到錢財的。

在吉蘭丹最初成立的日寇政治組織是特務機關；軍事上是守備隊，和兵站司令部，再後是憲兵隊。站在敵對地位的華僑，在這種情況下，簡直是等待宰割的羔羊。意料中的「清鄉」開始了；全體籌賑會職員，和文化工作者，都被日寇列上「黑單」，有些傳往告誡，並且「打其耳光」，迫寫悔過書，綁着遊行示衆。中國旗被當作拭穢布用着，或撕毀，燒掉。一方面我們所敬愛的僑領——籌賑會主席丘瑞珍先生，守志不屈，像流星隕落，光榮犧牲了。籌賑會委員林雲標，林鴻雁，還有回國慰勞團吉蘭丹的代表林曉東也同時死難。還有賴茂林先生，及其夥伴數人遭慘的不幸消息，接連傳出。每個中華民族的兒女，都默然的哀悼紀念。血濺的原野呵！我們要幾時雪恨，充溢着心頭的，是恐懼也是憤怒。

悔「過」的僑領在特務機關的刺刀下被釋放了。那些僑領沒有一天不被提醒着腦袋上的「刀」和「大人」的「恩德」。爲着表示「合作」接着「大人」的指示，興建幾座被燬壞的大橋。瓜拉吉來公路八條石最長的一座，就命名爲「昭和橋」。

新加坡陷落以後，全馬華僑協會成立 日敵便通過他而強劫「奉納

金五千萬，說是華僑自家性命財產都是蝗軍所有，幸而天蝗「大御心」「仁慈」赦免我們，容許我們有「自新」之路，五千萬奉納金，算是一點點的孝敬。

這吉蘭丹被搜括勒索，從大市鎮到鄉村，像給洪水沖洗過，資財幾乎枯竭了。奴才們居然帶罪立功，成績斐然，超過預定額三十萬元。

三 御用機關華僑協會

隨着華僑協會的正式成立，日寇的統治工作又進入一時期了。粉墨登場的大小人物，包括實業家商人地痞。

「新秩序」使得一切都變了樣，向日的「和娼」現在却是蝗軍下級嘍囉專用的「公妓」。「華僑協會」直轄的，第一慰安所，第二慰安所，繼續添設，並且混雜合艾的慰安所，僑領們也躬親去視事。此外更從老遠的「昭南島」帶來大群的姑娘，這批奇貨準備隨時恭候「大人」應用。據說這樣聯絡，辦事上比較順利。但不成功的，有時亦偶然碰到。譬如說吧：高橋憲兵隊長，外表上，照一般日本人的面譜，彷彿缺少了一些什麼，又彷彿多了一些什麼，有點像中國人。說到性情，那可真的不得了！簡直是狼是猩猩。他老對於女人，和其他的鬼一樣，也很歡喜。華僑協會想討好他，迎合着他的要求，便從窮苦人家買來一個姑娘，年紀輕輕，還不滿十六歲。可憐的姑娘被置在高橋的房裡。第二天事情可很不妙，高橋來了，向他敬禮的雜役，被打了幾記巴掌，洶湧的怒氣在證明他滿身是火。大概時間還早，沒有人辦公，不然就是更糟了。原來昨晚高橋鬧出事來，沒有滿足獸慾，可憐的姑娘，就給弄壞了，後來被送進醫院，據說縫上三針！

幸而這種不如意的事情也不常有。高橋很快的就忘了。住在人種複雜的殖民地，中國人被認爲機警而危險的民族，因此監視特別厲害。古代「瓜蔓抄」的老法子，保甲制度被採用了。華僑協會負責建立下來，以利便日寇施行嚴密的檢查。同時自警團也奉命組織，整個的吉蘭丹，

市鎮，村落，「哨崗」像蜘蛛網般的分佈。日寇的軍政，就建築在這個基礎上面的。

四 掠奪機關交易協會

半官機關的交易協會，有力的，操縱着吉蘭丹的經濟活動。農產品被強制吸收，重要的軍事器材，紡織類，藥物，一概施行統制，以官定價格收買。

一九四三年以後，通貨膨脹的情形，逐漸加深。統制的結果，使得物價飛躍昇騰，造成普遍的窮困。

五 泰屬時代

一九四三年冬季東綫德軍遭受蘇軍致命的打擊，節節敗退，日寇太平洋的戰爭也陷於深刻的苦悶，便以吉蘭丹等北馬四州為誘餌，割贈泰國以加強日泰的合作關係。雖然泰國取着宗主國的地位，但是政治的實質，仍舊沒有多大變化，祇是在華僑的教育方面除中文日文外，增加一科泰文而已，不過中文已經是處在「客串」的地位了。

六 瓜拉吉來的綏靖

瓜拉吉來是吉蘭丹的第二大市鎮。華僑住在這裏的約二千多個。自從日寇的魔爪伸到這一角落後，瓜拉吉來以上地區，就有着不願做奴隸的一群——抗日軍的存在。

一九四三年第一次慘痛的事件發生了，反日的文字，在市區發現。在走狗們的東拉西扯下，過去籌賑會的工作者，青年，便填補這案件的「嫌疑犯」的實缺。被牽連的，一共六十多個。在野蠻的毒打酷刑下，其中三十多個，完全依照審問者的願望，承認着連自己也模糊不明的組

織，和負責的工作。最後被送往檳榔嶼監禁。（和平後消息傳來他們都已不在人間）。憲兵軍曹男勇一和石川信吾，因而獲得晉升曹長的榮耀。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被目為匪居的瓜拉吉來居民，被不可測的命運威脅着。憲兵隊的警探，特務員，無恥的敗類，居然混入抗日陣營。由於走狗們告密，慘禍便開始了：姦淫擄掠，灌水，毒打鎗禁和槍斃，簡直是家常便飯。在瓜拉吉來以上，與彭亨交界的話毛生，互連八十八英里的區域，是抗日軍最活躍的地方。日寇幾次進行安撫和圍剿，都告慘敗。姦淫屠殺以後，所有的農村更被施行焦土政策，放火燒光了。農民被趕回高踏客魯路三十四英里難民村集中，渡其悲慘的難民生活。

七 男勇一憲兵曹長的末路

著名的匪徒——憲兵曹長男勇一，像說部上說的，生得滿臉橫肉，機警而又殘忍，是一個十足的日法西斯少壯派的代表人物。從馬來亞淪陷初同綽號「四十九日烏」的石川信吾，就一直住吉蘭丹。講得滿好的一口馬來話，討過差不多半打的老婆，就以他老婆住的地方，和神秘的咖啡店，做走狗們的聯絡中心。吉蘭丹居民聽到他的名字，臉上就會馬上失色。

日寇投降以後，男勇一會企圖逃入深山，結果被忠實的狗將他從民間勒索來的金塊，和蕉幣，一起帶走。耐不住飢餓風寒的襲擊，武士精神終於不能離開現實，卑鄙地向人民抗日軍屈服了。

八 尾聲

依着歷史的鉄則，日本法西斯已被無情的判決了。先烈們的熱血頭顱該在馬來亞的沃土，開遍自由美麗的花果，裝飾着我們的時代吧！

黃瑛

(附 錄)

吉 蘭 丹 殉 難 之 華 僑

日寇時代，在吉蘭丹爲進行抗日反法西斯戰爭而犧牲的戰士 有老湯，老楊，莊利等七十多位，和以前籌賑會主席丘瑞珍，鄭國瑞及各區委員十多位。因幫助抗日工作，被監禁於檳城而殉難者有連渭川，劉立山三十多人。被強徵往暹羅作工而死難者有二十多人。其他受毒刑屠殺而死者有二十多人。計在日寇的黑暗統治下全丹吾僑殉難共有一百多人。

(新民主報卅五，五，十八。)

第七篇 吉蘭丹

哥踏峇魯敵寇登陸目擊記

哥踏峇魯爲馬來亞英軍事要地，當狡猾的日寇特使官來柄在華盛頓談判時期，英軍當局早已把這東海要地「哥踏峇魯」武裝起來，如建設大規模飛機場，海岸堡壘。待到談判就要破裂的前夕，更加調英印各軍，如潮湧的進入駐防。

十二月七日的晚上，當我剛剛沉入睡鄉的時候，忽有人喊道：「先生快開門！」我從清夢中醒起，那校役說：「不好了！戰事發生了！」我不相信的說：「恐怕是英軍練習罷？」看看壁上的時鐘，十二點二十五分鐘。話還沒有說完，已聽到那天空中沉重隆隆的飛機聲，大砲聲，如連珠的機關槍聲，還有如巨雷的炸彈聲，滿天猶如閃電通紅。

我暫時躲避在校外的曠野地方，等到天明（八日）早上六時，住在海岸邊的友人告訴我，昨晚敵人在猛烈的炮火飛機掩護下登陸了。其中有日軍化裝馬來人，衝入各民村落市區了。那時飛機場已被爆炸，天約飛機喪失殆盡。英軍只有一架戰鬥機應戰，實出人意料之外。中華學校離開海岸戰線十二英里，午前八點，英軍的部隊，從前線退到我們的學校門前了。各街各巷架滿機關槍大炮，可惜沒有飛機。英軍雖猛烈拒戰，終被鬼子兵包抄衝過。那時我即化裝逃走，但是全部交通斷絕，所有鐵路橋樑公路都被破壞，乃步行逃出戰區。當大中午接到報告：日寇第一隊登陸兵員，已被英軍殲滅了。我混進難民所，當晚無糧食，暴雨驟至，又兼狂風大作，黑暗籠罩了大地，伸手不見五指。周圍充滿着叫罵聲，和婦女們恐懼的啼哭聲。遠望前線，滿天通紅，預料日軍已大規模進入。第二天早上（九日）接獲驚人消息：英軍已退出比我們更遠十四英里以外了。（難民所離市區七英里）。那時聽說：鬼子一進來，要找所有華僑抗日份子及團體。在這種緊張空氣籠罩之下，我們中華學校

的二十位男女同事，都聚集在一起討論。當時主張逃走的人共有七名，決定不攜帶東西，打算追隨英軍一同撤退。但是步行約數里，即迎面飛來英軍的大炮彈，有如雨點般落在我們的前後左右。那時跟着逃走的女同事們，嚇得面如土色，伏倒泥濘中。於是，大家不得不且躲且走，又跑回難民所來。回到難民所之後，心神還未安定，又聽到駭人聽聞的消息，說鬼子沿途殺戮婦女，現在已派走狗們到我們難民所來。這一消息傳來，所內的婦女又是一場底驚慌和痛哭。我們中華學校的董事主席邱瑞珍先生，很着急對我們說：「我們大家在這裡很危險，所謂破巢之下必無完卵，我們還是馬上一同向西北方逃走。」大家毫無猶豫地接受他的勸告，便立刻離開難民所。

我們大家都是人地生疏的一群，處在這千鈞一髮的危急之際，誰也沒有更好的主張，祇好緊隨着邱主席朝向西北方（萬勝）逃亡。這個去處，是久居馬來亞而已經馬來化了的中國人所聚集的鄉村。我們這一群逃亡者共有三十多人，爲了怕引人注意，不得已改扮成馬來人的模樣，分成數小隊，日夜兼程，除了吃點乾糧喝杯冷水外，再得不到一些更好的東西喫。但是步行了好幾天，還找不到英軍的踪跡。（大約他們已撤退到外蒙山了）

後來，我們到了目的地——萬勝，由邱君的介紹而博得民衆的同情，慨助食宿。我們僥倖得到了這個處所，大家才把滿頭的汗揩掉，整天都聚集在一起討論生活問題。邱主席知道我們各人身畔的錢有限，他便慷慨地先拿出一筆整數的款項買米，再由同事們掏自己的腰包湊足數買菜。當時把生活的懸案解決了，大家時時刻刻守住一架收音機，聽取各方的消息。

當時的戰局非常緊急，日寇的先頭部隊以破竹之勢不斷地進攻，英軍前鋒到處瓦解，而後隊則聞風奔逃。寇軍自佔領哥打峇魯之後，便分兵兩路，採取鉗形進擊，使英軍幾無停腳休息和喘息的時間。然而從收音機聽到新嘉坡的播音台報告，却說：「吉蘭丹方面數日來我軍無進展。」這一報告分明與事實相反，使我們這班被拋棄的老百姓，真真大失所望。大家本來打算再鼓起勇氣，衝過火線到外蒙山和英軍接洽發給槍械和彈藥，而在外蒙山組織游擊隊幫助防禦。那裡知道英軍在關且方面失守，而外蒙山背後受了威脅，結果大敗特敗。這種出乎意料日趨敗北的戰局，使我們一籌莫展，遂打消了所有的計劃。

由於日寇狼奔豕突，居民慘遭蹂躪，寇卒到處破門入室姦淫戮殺搶掠，哀鴻遍野，真是慘絕人寰。同時還有一班泰國籍和馬來籍不良份子，趁火打劫，盜匪風起雲湧，蔓延各處，不幸的事件與日俱增，僑胞的生命財產，所遭受的損失實難以計算。因此，我們這班逃亡者，一面提

防日寇來捕捉，一面又要協同當地的僑胞們抗拒盜匪底侵襲，鬧得滿城風雨，情景至為紛亂。

在這種惡劣的環境裡掙扎了三十多天，不幸得很，我們的邱主席被走狗和日憲兵捉去了。他的夫人知道此去凶多吉少，所以哭的死去活來。同事們個個都憤怒填胸，然而除了向邱夫人慰問，再也想不出援救的好辦法來。邱主席被捕的原因，據說是馬來人奸細，將以前所有華僑抗日宣傳文件呈交日憲兵部，其中有一重要文件，是邱主席于十一月間，呈請當地英政府准許華僑組織義勇軍一文。邱君被捕後，經敵人利誘威迫，他都不理會；後來經過數次酷刑毒打，迫令供出黨脈經過和抗日份子名單及住址，邱君至死都不招，遂被監禁。外間雖有附敵份子給他討情，也是無法倖免。最後我們的主席邱瑞珍被寇酋判決斬首。其他許多僑胞，也同遭悲慘的命運。

陳梅生

第八篇 丁嘉奴

日寇侵佔登嘉奴見聞錄

一小引

登嘉奴爲日本南進第一關隘吉蘭丹毗連之地，其山川之險實利於守。如河流之險阻有勿述，登嘉奴，依排，馬江，龍運，北加，甘馬挽等大小河流，均未架橋樑。山岳地帶有日低間之一帶濕原。且沿海均爲沙灘，又值冬令波濤險惡，大船難近，小舟又以波浪難登陸。倘能守其河流，扼其險阻，實可阻日軍沿東海岸南進。惜乎英政府未能利用其優點，以延緩日寇之進攻南馬也。彼時各族人民推測，馬來亞將有長期之惡戰，登政府亦有遷往甘馬挽辦事之計劃。

登嘉奴市區，在日本初進之時期，被慘殺之人民，比別處少。龍運鐵山之日橋，都在戰事發生後拘禁於此，彼等釋放後，在日兵未到之前，居然以戰勝國民自居，來成立政府，維持治安。及寇軍隊開進市區後，彼等又任通譯員。再者登嘉奴並非交戰區，倭寇之陸軍在登所需要之日用品及軍用品，大都由幾間大商店，任意取用，使其他之小商店，得到充裕之時間，以收藏物品，減輕損失，或免去野蠻丘八之纏擾，而發生事件。其最慘者爲勿述，立低，北加，甘馬挽等各小市場之橫遭無理慘殺。茲將日記中之有關部份及記憶所及與諸友人之報告引述如下，自然難免遺漏，尙希讀者原諒。

二 侵入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日，亞細亞電油棧，華人管棧者吳皆欲君遵命將電油瀉入於河，直流到十一日，才被日僑關閉，留下少數殘餘。英人

麥俾里帶華巫義勇軍十五人（其中黃妙寧周德明兩君爲華人）於十日在龍運港之呢旁地方炸沉鐵山之大舢船三十艘，摩托二艘。該批義勇軍本欲到星去，恨未及時。

十一日警察廳之高級官員，巫人噴查巴，將九日由龍運押送前來拘禁獄中的日僑，近二十人，全數釋放。彼等由囚犯一躍爲政廳要員，繳警察局之槍械，警察局且供奉彼等汽車住屋等。歐人最後離登者係製牛皮商人屈先與修羅醫生。修羅醫生見日僑太橫，直予以面斥，其胆量可謂過人。因病人飲食無人負責，彼乃往街上向各食物店設法，然店中人已全數疎散，無法應付。後彼於十二日由山芭步行離登。丁加奴州之副顧問官，帶武裝警察十二名，在極緊張而危急之戰勢中，於十三日由關丹抵登。而後於其遮之高山地段，據險而守。與日人開火。聞彼時受傷之日兵有兩三名。

在歐人離登之後，日軍未到之一星期中，雖然有日僑在維持治安，然而已入於恐慌紊亂之狀態中，華僑多有全家疎散者，僅有貨物存鎖於店中，被巫棍乘亂劫去者頗多。彼時謠傳，日本人擬將全部華僑趕出，居於海島中，產業全交馬來人管轄。故其時無智識之馬來人有高與萬端，並極力援助日軍者。

十五日中午，有極大隊飛機聲傳來。余雖已於九日夜避居於九英里遠之陳岳輝先生膠園中，卻於該日適回家，翹首望空，除灰白色的雲外不見何物。繼即傳來隆隆之砲聲，疑爲空戰，急趨避於椰樹幹邊，約二三分鐘後才停止。醫院中得到報告，三岔路被炸，紅十字車三輛即時動員前往。猶幸華籍醫生鄧雲芳，專科醫生廖慶祥君等，均抱大無畏之精神，仍駐院工作。受傷載入院者九十餘人，死者十六人，全係馬來人。

因被炸之點不在三岔路街場，係毗鄰之馬來人村落中。翌日余往察時，屋宇倒塌極多，尙有大彈洞二十三個，遠處及在江中者尙未計在內。此時許多巫人乃覺悟，戰爭之災並非臨於單一民族上。有人持彈片質問日僑：「登加樓並非戰區，又無軍事設備，且已升日旗，如何擲彈轟炸」彼視彈片良久，乃云：「此彈片並非日製者，乃英人所投而殺害良民者。」翌晚在收音機中聞悉，係日機因被趕掉棄炸彈以減輕重量。

十八日日軍開入登市，抵步後即封閉若干華僑貨店，雜貨店。日軍用羅里車接運載牛奶，烟枝，酒，油，布類及機器零件等。由是日起，步行及車載之日軍由此經過近四星期之久。彼等頒佈各種法令，統制車輛，限於二十二日止，民間所有車輛均須送往軍部，不然車沒收，車主處死刑。民間之車輛交通即告斷絕。本人在二十二日送車到軍部後，目睹沒收車輛極多。民用車夫殘全數被拘留。林源發車輛部份，被奪去巴士車及汽車十輛，值二萬五千元，登嘉樓巴士車公司被搶十一輛，車輪零件等值三萬餘元，東方汽車公司亦大損失。在車輛被沒收後，亦曾多次檢搜腳踏車。民間及車店被搜去者近一千架。日兵巫警日僑巫棍，明搶暗劫者一百二十五架，內外輪胎共一千六百餘條。電話電報遠近完全斷絕，各項交通工具，除日人外，無法使用。

三 最初幾位犧牲者

一九四二年 月上旬大舉檢查及逮捕華僑。被捕者之店號住屋 即被劫掠及加以封閉。茲將被捕及遭害時日列下：

- 一月九日符雙英，張春元，被捕。
 - 一月十日 日劉友卿，戴鐘基，鄭爲仁，張金美 被捕
 - 一月十二日蘇紀發二時捕去，四時即遭慘殺。
 - 一月十四日符雙英，張春元被害。
 - 十二月廿二日（一九四一年）駱立滋被捕，翌年五月廿六日遭害。
- 據在場目睹之劉友卿先生述及，彼時被捉者均慘遭毒打，只鄭爲仁

君略幸運，大略有二種之理由，一係鄭君之答語頗針對敵人之心理，一係欲擄取鄭君之資財。遭打最慘者爲符雙英，蘇紀發，張春元三人。符雙英在臨死之日頭蓋骨已破，血漿由面上流下，猶綁之於樹樁。蘇紀發君臨刑時，獸兵即脫其衣，用木棍毒打，其哀號之聲，聞之股慄胆寒而心顫。查蘇君爲粵籍之僑領，在抗戰時，只知道有國，有民族。龍運鐵山罷工，彼與春元兩君 任登之代表前往奔走捐施，使敵人利用以製武器之鐵鑪停工，厥功至偉。在十三年前，日寇侵東北之時，粵僑劉石福，爲新美香樓之廚子，熱血愛國之勇夫也。閱報痛恨日寇無理之侵略，血潮高漲，于九月末，提塔刀入日人商店，挽轡入（國仇）頭顯出，直行街上示衆，高呼中華民國萬歲！萬萬歲！後被英政府判死刑。日寇一入登市後，即將該案判詞全文翻出，又加調查，蘇僑領與彼同籍，此次遇害，實乃由於以上兩大原因。彼死至慘，然爲國犧牲乃極榮耀。張春元閩人也，爲集美之畢業生，彼遭毒打後，頭部震動過劇，成神經錯亂之狀態，到十四日早與雙英君一同遭害。其死因亦與龍運罷工有關。彼雖任維新校長，對籌賑會及愛國之工作，極惹日僑之注意，且在日人商店對面開設長春號，彼時日僑目該店爲華政府出資所開者。故其死亦意料中事，且亦得其時矣。駱立滋君，瓊之文昌人也，年三十一歲，爲馬江區籌賑會年少英俊之重要職員。彼對於籌賑及救國工作，莫不盡力，素爲日僑所切齒。於十二月廿二日遭憲兵逮捕，吾僑百般營救，不准其保，且加以烤火，灌水，毆打，雙手反綁而吊，暈而復甦者再。被禁歷五閱月，至卅一年五月廿六日，緊綁手足，白布蒙面，車載而往，未審被慘殺於何方。遺下三男一女，財產在拘禁時，概爲巫人沒收，死生均慘，良足痛也。十七日劉友卿等四人釋出，猶被擄取大量孔方兄。此外先後遭難者有瓜拉蒲蘭瓊籍僑領王祚麟，龍運聞僑黃鴻成（在本坡遭害），登籌賑會書記劉瑞德，周華亭等。憲兵入境後，吾僑遭打死者實繁有徒 由外坡載來無從知悉姓名之華巫各族尤多，惜未能列入。

四、猙獰的警憲

三 間日憲兵到登，在二十三日早五時 舉行大檢查，全市男婦老幼，均被驅集於王府前草場上。事後被扣留者，除一張集團相片中之一部份人外，多為各社團之職員，殷實之富人及華僑之領袖。不久幸全被保釋。登市在大檢查之下，無損失，實為全馬之最幸運者。

憲兵部設於有利銀行內，後移於警察官舍。彼時一班趨炎附勢之徒，日登其門，奉送新奇物品及酒色，另一班為保存生命計，亦不得不登其門，以避嫌疑。所以憲兵部門庭若市。余因事於四月十二日被召於部中，坐於廊次久候，聞有開案之聲，及日寇之笑聲。移時帶一類喪之華人出，余識彼係一金店之店東。憲兵令跪於旁邊之草地上，將剪刀剪去其頭頂之長髮，拉長其頸，掀下衣領，雙手舉劍，大聲一喝，三尺如閃電下。余見之已神魂出竅，冷汗涔涔。幸僅到頸際而抽回，再而三，旁觀之寇憲咸大笑，後乃遣之去，繼又呼回命行三鞠躬，才許返去。

三月間日本之州知事到任，視事後即宣佈政府職員減薪，所開設之日語學校，在政府辦事人員，不拘年齡均須入學，期考成績優良者，即得加薪一二十元不等。

憲兵到登後，已往用警備隊義無惡不作之日僑西田，亦掛上憲兵之頭銜。彼本係龍運鑛山之鑛牙者，兇面橫肉，矮小黑壯，深諳當地語言及情勢，對於我僑極盡苛刻之能事。對富有者，則加以誘嚇，俾可多得賄賂，得不到賄賂時，或打人，或加以捕禁，人極懼之。三月下旬彼因小病進醫院治療，或係裝病，前往探病而贈賄者有如過江之鯽。彼因駐院夜間無聊，倡打麻將，始為消遣，繼則固定開賭，與賭者志在承歡，有意讓牌，屢使其大勝，抽東又歸彼，每夜得資一二百元。此路既通，心花怒放，變本加厲，時有兩三桌，彼則坐享東資。離院時所得估計不下四千元，又將院中公物，收音機一架帶走。（全坡收音機在四月上旬全被強收。）該機係吾僑贈送予醫院者。所搶私人財物及人贈送者，用一羅厘車運去。此僅其萬惡中之一端而已。

四月四日，華僑協會中人被迫往「昭南」開會，返時據報告云，全登華僑須獻奉納金二十萬元。華僑協會即分攤各區應獻之額計得二十一

萬之多，我僑受此勒索 資源已底於涸竭 且彼時全係叻幣 此大數目之於登加奴實足驚人。

六月十日，華僑協會發出通告，招募各民族壯丁 以參加馬來亞之義勇軍。自動報名者多係土人。華僑方面無辦法，乃由協會向僑業捐款，以每名二百元買得壯丁二十人，以應付徵兵法令。

十月間，憲兵隊長早坂市太郎者代替尾形強，彼精通中國語，常穿便裝。到登後即將蘇丹之一部黃色大型新式福特汽車搶去。常自駕車外出，遇年少女人貌美者，常停車強迫載往其私邸強姦，合意者留宿一二夜或強迫搬往其家。在丹絨巴利近鄰及萬噶街各有一巫婦被迫搬住其家。然多數在強姦後令返，或送返。此色鬼使許多婦女提心吊胆，未敢輕出家門。華僑協會會極力設法，尋妙齡少婦應付。彼在勿述日低間，因強姦，故臂遭女人毆傷，幸彼在登僅二月而已。

五 抽招壯丁

一九四三年八月間抽招壯丁，往暹北充作築鐵路之苦役，計三批，全登被抽去華僑約二百六十人。甘馬挽之漢奸，竟將招撫會所集之山芭中廿餘貧苦壯丁，騙往暹北當苦役，奉承其王子。彼等直到本年（卅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在英政府接管該路後，才得生還。茲探錄隊長口述各情如下：彼等係於二十二年舊曆七月間，被強徵往暹北造尖噴到蘭邦間之鐵路，日夜趕工，不停工作，工資一日一元至二元不等，發給並無定期，即發亦無足額。日用品極度缺乏，菜有時只分配少量，不堪入口之腐爛者。衣則全乏，印巫人只用布條由臍際包胯下結於腰間。常在雨中工作，並須與怒人之蚊蟲螞蟻作戰。工作煩重，雖病亦被迫工作，甚而被目為假病，被打死者極多。計每日每英里之死亡數常在十五人。死後填之溝壑，任其腐爛，觸體遍地，傷心慘目，更有甚於古戰場。此九十里今雖通車，其死亡之驚人數目，未敢以數計之。後人之過此者，實乃行於骷髏上矣。

日人初進登市時覺不到公娼，引為奇異。後憲兵部山「昭南」運到十餘人，分選之餘下者，置之南海亭，作受薪之公娼，有如安慰所，日寇可得隨意洩慾，經費在大世界成立後，全由其負責津貼。州知事，衛生局長前聯絡所官員等，均聚甘馬挽埠之華女為妻。醫院中之書記長松本，因欲強娶巫籍接生少女，演成逼婚之喜劇，鬧成滿城風雨。

六 幾個榨取機關

吮民膏脂之各組合會社產生 如雨後春筍，茲分列於左：

- 一、交易組合
- 二、大東公司登嘉奴漁業分公司
- 三、南方運航會社
- 四、南海共榮組合
- 五、日南造船株式會社
- 六、物資配給組合
- 七、弘榮商會
- 八、橫濱正金銀行
- 九、日本南方發送電株式會社

彈丸之登嘉奴那堪多數之組合會社榨取資源 倘禍延時日 人民之經濟涸竭矣。茲分述各組合會社如下：

交易組合，係最先組織者。因主持之日僑資本少，向華巫印各族人民鳩集資本而成，其性質實等於得以經營商業之私機關。所經營商業，為土產及進口貨。商人之貨物進出口，須得其准字，出口抽總貨價之二巴仙，進口一巴仙，在商業上操無限的威權。在一九四三年，登加奴讓暹羅後，乃停辦。

大東登嘉奴漁業分公司為日人資金創立者，統制全登漁業。除該公司及日商外，其餘人民均不得運魚出口。該公司向民間購買，全用壓迫手段，強迫照比成本猶低之價格。一班為虎作倀之華巫職員，更屬無良心，刁難貨色，偷取重量，以飽私囊。甚者每担貨物有失重至十巴仙者。吾僑漁業受其摧殘繁重，言之痛心。有日僑松下者，久居於登，彼於登之大漁業區，峇株拉格一帶，設立買魚所。其橫蠻使業漁者遇之心寒。彼藉勢以低價強買，除配給鹽外，不費分文可獲厚利。過去吾僑業漁

者，魚廊之建設器具之購置，漁戶之預支，均須費巨額之資本。至此幾十年來辛苦經營，所得利益全被日寇剝劫。據峇株都拉開僑，呂通佳君言，松下曾向彼購熟江魚，因該幫之魚在初晒時乏日光，魚頭多斷，彼勒令盡去其頭。呂君答以一魚定有一頭，選去頗難。話未了，即大罵「麻米，明拿丹」。其勢甚兇，呂急避去，後該幫資本拖延二月後才還清。

南方運航會社，係日商資本歸政府監督者。彼一開辦，即將華人之大小摩托船及華巫之大帆船，全數強買去。後該會社完全歸政府管制，船隻由軍政部調用，登之航運全操於日人之手。

南海共榮組合，由華僑與日商合辦，即交易組合之變相。參加股份並當重要職員者，乘勢凌人，目空一切。吾僑小商遭其扼制極慘。此等走狗勢力薰熾，手段高明。後人民抗日軍雖加剷除，然未能盡，因此輩能適合任何政治情勢。

日南造船株式會社，全係日人資本，設於浮羅甘明，佔地十餘畝，規模頗大，後歸日本海軍部管轄，擁有工人一千三百餘人。已下水能載重一百五十噸之摩托船計十五艘，至和平時尚未完工者計六艘。每日工資一元至二元不等。工人五分之一為華工。工作稍不小心，即賞以耳光，或踢毆屁股，欲退工非逃走無別路，故常有捉拿船廠工人之事發生。其附設之木材組合，管制全登之鋸板廠。吾僑之業此者，如黃綿福，黃成，吳三，合發等，受其虐待，幾至不能動工。產業除賣彼外他人不能購買，彼又不能全部購買，故被其指定下之木材未能出山者，堆積如山。若停工不做，恐即有不與日本合作之罪名加身。在此期中，我僑木材商，幾至破產。或有從小埠之高價木材到登，即被一班認賊作父之漢奸，藉故沒收。漢奸欲排去造船同業者之競爭，在各小埠出產木材區，插一塊日南造船所木材組合之招牌，而該地之木材，即不能自由出賣。或在該地造船，其地即全為其封鎖。所以民間之造船業幾全部停頓。

物資配給組合全為日人資金，由日人山田主辦者。其經營之法，全用勒索走私等捷徑。後山田為憲兵拘禁，受刑不過，死於獄中，該組合

亦隨之而亡。

弘榮商會，係日人資金，規模不大，經營土產農場、漁業等。在瓜拉蒲蘭十一英里處設一農場，頗日榮久農園，始則種稻失敗，後則改變方針，與農民訂立合同，種木薯、甘薯等，農民可得預先支糧食及雜用。農產品收成時，算還預支，各分五十巴仙。一班工頭等無惡不作，近收成時，藉故辭退工人，以便從中取利。至於收買作紙料之木皮，草袋，草蓆等，萬般勒迫，限期取貨，吞沒及延欠貨款者在在皆是。後換經理，對屬下之惡行更置之不顧。

七 所謂政策也者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日 根據日泰條約，日本將登加奴，吉蘭丹，吉打，玻璃市四州讓與泰國（暹羅），日本政府人員離登，憲兵隊及警備隊則增加，其實一切實權全操日憲兵及駐宋卡之日軍原山隊長手中，駐登者乃其部下永德，擁有百餘人之隊伍。勿逃飛機場末後約有日軍六七十人，名義上雖為泰國領地，實際上猶屬於日本。在日泰同盟條約中，指定龍運鑽山為特別區，全屬於日。憲兵之野蠻雖泰國官員，亦未敢稍擻其鋒。有泰國官吏，夜遊「大世界」（遊藝場）遭日憲兵無理醉打，到院檢驗，泰之州督欲得醫生驗傷証明書，日憲強硬阻擋，終於無形消案，其他政事可想而知矣。然而最受受害者厥為人民，處於日泰巫，三種政權管轄之下，啼笑皆非。日人在泰國時期，政策更妙，走私事盡量鼓勵，泰政府所禁最嚴者，即是彼等走私之主要品。華商亦能千變萬化，泰日之軍用車，即為彼等走私之工具，因之發國難財者頗有其人。最富有者，擁有軍用票，在四五千萬元以上。

日人在佔領登嘉奴之後，用腐化愚民政策指令設立游藝場，舊世界。該場初時雖以娛樂為主旨，終則變成賭場，天九，十二支，跑木馬（即馬票）應有盡有。日人覺得成績可觀，再於蘇丹那戲院旁，另闢賭場。彼欲用賭博消磨民心，使易於統治制。憲兵又鼓勵漢奸走狗，於一

九四四年十二月一日，設大賭場「大世界」由八股東組成。憲兵部之大走狗朱某黃某，以及發國難財之杜某等均為場主。為害之深難以言喻。賭況之盛，即一班婦女亦趨之若鶩，甚至有變賣店屋而大賭，至於傾家蕩產。「舊世界」賭場有打擊「大世界」之意。「大世界」乃利用勢力壓迫之，與電火公司勾結，使「舊世界」常發生熄燈之事。雙方運籌決策，如臨大敵。賭風雖熾，其害只及於華巫民衆，日政府在每賭場均掛「邦人賭博禁止」之牌，其用意不待智者而後知矣。

八 日寇末路

馬來亞初陷之後，日人氣焰極高。常驅車疾駛，傲視一世。路上遇見之時，未與鞠躬，或未稱呼「端」，常遭拳腳交加。無論何時何地，均可遇頒給「耳光」之大禮。

一九四五年四月下旬，盟軍之飛機B二九，來本坡實行空襲，到八月上旬止計十八次，只第四次有二架，餘者均獨機。其中祇有一次，日人用機關槍與之抵抗，二架日機關槍手全斃命。第一次空襲，擊中一艘日人摩托，於實蒲蘭塔塔之外灘上焚之。第二次擊燬一艘近丹絨海面之日船。據目睹者稱，該機察知日船，係滿載之摩托，即向其開火，彈落水面，泡沫水花，一片白色，向上飛躍。到六月末，有一次，B二四型低飛江上，向海關之碼頭射擊，觀望之群眾，幸未受傷。此外射擊浮羅甘明造船所，有三次着火，二次燒燬江中之運彈船。在炸燒中之爆炸聲，使人心顫。擊沉船隻多艘，華巫船員受傷者亦多。約在七月廿七日炸燬市政局全部，該日係星期五，不辦公，未有傷人。

七月間及八月初，盟軍潛艇在登海面大肆活動，時擊沉大帆船。潛艇浮起時，每鳴炮警告，帆船即須落帆停駛。檢查後，令船員登艇，開炮轟沉，並送船員於近處登陸，贈以煙枝牛奶等。船確係民有者，間常可免。潛艇又常黑夜轟擊離登十二英里之馬江地方。最近和平時有一次炮擊浮羅甘明船廠，全未中的，只死一二巫人。

八月十八日，華僑多已洞悉日軍投降。日商拚命賣掉貨物，吸收大量軍票而焚之，欲減輕其國家之賠償。吾僑因此稍得利益。然幾家潔身自愛之華商，不欲再染污點，一毫不買。其餘華巫印商人趨之若鶩，因其價甚低。後英政府將軍用票廢除，實爲吾人夢想之所不及者。

八月廿八日，盟軍飛機抵登，散發中英巫文字之傳單。（聞一包未散者落於憲兵之手被焚，或爲印文）佈告和平，及勸民安份。日兵亦嬉笑捨藏而去。惟暗探猶捉拿滿街跑走拾傳單之兒童到憲兵部，打耳光而逐之，其愚頑可惡亦可笑。

二十九日憲兵部宣佈離登，然走狗或未確信已和平，且多希望其主子重來，野性如前，害人有加，情勢惡劣，不像已和平者。華僑浩然社乃於二十日開第一次半公開會議，決定多項維持地方之事體。龍運鐵山

之首腦新井龍會乃於三十一日往龍運，乘船而逃（近來海上之強盜料即彼等所爲），如是日人即告絕跡。十時許人民抗日軍第七獨立隊，第十六中隊由黎隊長領導到登市接收。吾國旗卽於是日起飄揚空際。歡迎之民衆萬人空巷，道爲之塞。黎隊長演說再三致意，感謝僑衆，囑暫回家，才得勉強行車。四日由抗日軍主持民衆公審漢奸，走狗奸商等，計被判死刑者有朱某，曾某，王某，方某四人。杜某被判罰款一百萬元，當場釋放，餘者全宣告無罪省釋。

大戰雖告結束，然不久全馬各地發生巫人排華事。登坡到耶誕節止，雖未發生嚴重之事件，然被擊者已有多人，白晝強劫者更有驚人之數目。

李郁

龍運港日寇爲害記

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倭奴南進之消息傳過後，九日登屬各坡，由第五縱隊之活動，謠言四起，到處風聲鶴唳。十三日政界人員即多停止辦公。華僑素知倭奴毫無人道，亦陸續入山遠避，龍運全市僅存十餘人。廿三日倭軍入境，見全市無居民，店門皆閉，遂破全市門戶洗劫，而土人亦繼之搬劫，經兩日之久。因此，不但全市貨物損失殆盡，即日常用品，椅桌床臺以及碗碟之微皆無存餘，可謂慘矣。

三十一年三月下浣，倭軍幾十名，到各毗鄰之小市場巡查。每到一處，勒令吾僑集於一隅，以待檢查，並遍傳各園戶，各店號之男婦老幼，必須齊出，不准一人留守，謂屋中貨物，日軍當負責巡視，絕無被盜之虞云。隊長宣揚其『聖戰』與『共榮圈』之關係，作無稽之甜言蜜語。事後回店，各物不翼而飛，家畜細軟錢幣洗劫一空。嗟呼！此即倭奴所宣揚之王道與德政也。

五月間龍運之抗日軍，常加威脅。日寇處境有如鍋內之蟻，因抗日軍多出沒於崇山峻嶺。日寇恐各處華僑參加其組織，着令各處鑛務公司，膠園菜圃，椰林及小商店等之華僑，各宜停止營業，遷居龍運港口，如違者即以土匪論罪云。其時交通斷絕，舟車不便，所有貨物器具無法載運，只有關鎖門戶而已。事後所有屋宇全被倭寇付之一炬，一生經營之結果，竟致蕩然全空，田園荒蕪。且遷居坡中，生活無着，艱苦莫可名言，而日寇且揚言自謂，謂本軍此次實行堅壁清野之計劃，成績優良云。倭奴在馬各區殘殺華僑，及其有計劃之劫掠財產皆有其預定之本旨也。登屬橋領，被殘殺殆盡，其財富均被目爲敵產，全被封閉充公。本坡籌賑會主席蕭秋輝君，逃避山中，屋內被劫一空，尙被寇憲挖掘地底數尺深，致失去黃金五斤有奇。民間大小舢舨及火船，一切交連工具

全被其沒收，此種掣庭掃穴之行爲，堪足與強盜並列。

倭寇不仁，毫無人道，舉世咸知，此次南進，慘毒之加於民者更有甚焉。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廿三日寇軍抵步，當時英軍防守開丹，龍運無若何戰爭，吾僑被其殘殺者，竟有三十餘人。古諺云『殺一不辜非仁也』，今倭寇屠殺無辜，其罪豈大地所能容乎？

日寇南來，自誇最有禮節，未對之行鞠躬禮者，即被辱打。然彼等常常街小便，赤體對客，侮辱婦女於大庭廣衆之中，強迫性交於海關公署之內，其禮節之惡，世罕其匹。軍政皆匪，士兵均賊，強姦之多，聞所未聞，維持治安之憲兵尤甚。有敵憲早坂市太郎者，到處尋覓婦女，以供其洩慾。更有不顧廉恥之漢奸，願爲牽頭，甘作烏龜，甚而殃及人家閨女，各族人士敢怒而不敢言。三十一年夏五月間，強迫開慰安所，以供其娛樂，並威脅從速進行，且言如延誤，彼不負軍隊橫行之責。吾僑聞之，不勝驚駭，只得忍痛辦理，以應禽獸之要求。嗚呼！吾僑之受辱，較之慘殺尤甚焉。

獸軍到龍，軍容不整，服裝襤褸。途遇行人檢查極苛，有帶手錶，自來水筆，金戒指或銀褲帶者，全被搶奪，因之人多不敢帶錶出門。日兵入店，見有剃刀，小鏡，面巾，汗衫，烟支，布疋等物，盡情取奪。店夥有向其取討價銀者，彼必賞以有力之刮耳光。卓啓發店中之劉福君即因此而遭害。以上不過記獸軍惡行之萬一耳。至若有勢力之憲兵，貪污之行，爲世所罕見。有狄原者，駐登之日憲也，到運之後，隨即封鎖港口，有貨物來往者，非得彼之許可不得運載，違令者必將其貨物充公。有好商之狡猾者，知其爲色中餓鬼，又是好貨之徒，乃用美女玉帛以獻媚，有錢賄賂者，雖犯法律亦可得出入口証。小商被榨受虧者多，因

之而致富發國難財幾百萬者亦有其人。

倭奴由南進而至崩潰，經過三年又八閱月之久，除兵災，貪污，姦淫，慘殺等爲其侵略之明害，雖三尺孺子亦可窺其弊外，至於開賭，設娼，公賣鴉片，以害民生，以喪民志，用威脅利誘以收買漢奸助已，在『東亞共榮圈』美名之下，實施奴化教育等政治上之暗箭，非但智識較低之士人受其愚，即吾僑亦多入其迷陣。茲略述其惡政如下：

自戰爭之後，小摩托船，係地方上貨物運輸之重要工具，倭寇全數以低價強買，價值萬餘元者，僅以數百元軍用票收買之。故民間對外交通幾全告斷絕。龍運爲魚業之市區，每担鹹魚價值三百餘元者，日人只以七十元收買。售與他人則爲犯法，拳脚交加，或有被其慘殺者。有屠宰場者，所有牛羊豬肉發售，必先以最廉價售與日人，其他民族只可買骨碎而已。每次宣傳，必以日支親善爲口頭禪，究其實則有下列苛政：

- 一，勒繳奉納金以榨取華僑之資本。
- 二，創辦各組合以搶商家之利益。
- 三，限制出入口貨以圖專利，以飽私囊。
- 四，遍設賭場烟館妓院以愚弱人民。
- 五，實行奴化教育，作文化上之侵略。
- 六，統制交通，強買舟車。
- 七，用野蠻之毒刑及慘殺爲統治之政策。

以上不過言其大概而已，細述之非篇幅所能容許。

以下略言日營鐵鑛之苛政。日人自戰前即在龍運經營鐵鑛一所。該場離龍運港口，約二十英里，築有運輸鑛苗之鐵路，直通鑛場，計長十八英里，係日人官商合辦之株式會社。所出之鑛砂，在最盛時，每月有三艘大船運載往日本，至少亦可供一艘之滿載。該場之設備多現代化，堪稱大規模鐵鑛。其大量之出產，及鑛場之榮華，全賴吾僑之血汗。工人除印籍外，以魯浙閩及兩廣者爲多。工人之死亡，除瘧疾惡病及被虐待致斃外，每年死於石炮者不下百人。全場擁有工人四千左右，合計婦孺當在六七千人，實爲缺鐵之日本一重要命脈。茲爲分述戰事發生後

之情形如下。

日寇鑿於運載鐵沙之麻煩與損失，爲節省運載噸位及打破戰時交通之阻礙計，籌劃在本地煉鐵。自民國三十二年，即能就地製煉鐵塊，由暹羅轉運往日，或售與暹羅製作鐵軌之用。該場建有煉鐵爐兩座，高築烟窗十餘丈，逼使無建築經驗之苦力建造，由高處墮者多人，當場斃命者有浙之溫州人嘉培，及閩長樂人吳五佛，死於醫院中者有多人。監督工人之首領，乃日人佐藤，爲人兇殘嚴厲，毆打工人無理至極。有石作殿者閩人，在苛刻毒打之後，幾及於斃，入醫院，歷數月，始得行動。其他被其毒打者難以計數，人咸稱鐵山爲人間活地獄。

在鐵爐竣工之後，用炭極多，即向龍運市區，徵召壯丁，當燒炭之苦役。中巫印各族，每丁每月須服役十日，店員書記階級遭殃極慘，因自己無力當苦差，而雇工代頂者，每日由五十元至二百元，所入月薪幾十元之職工階級，糊口不足，何能有如許巨款僱人代役？輪值呼到不至者，或因病而雇代不得者，即是犯法，毆打有加，膚破骨折者比比皆是，其苛虐慘烈，世所罕聞。茲列其刑罰如下：

- 一，令跪地，兩手舉重鐵條。
- 二，晒炎日三句鐘。
- 三，拳擊腳踢。
- 四，木棍打擊。
- 五，皮鞭抽打。
- 六，灌肥皂水。

在其統治之下，待工人不如牛馬。後燒炭苦役，有推及全登之勢，幸在遠地，遭殃略輕。雖如是猶無法應木炭之銷量，乃向全馬，廣招工入。工人雖不願往，奈迫於勢，被召者約二千餘人。因食糧惡劣，營養不足，百病叢生，死亡者前仆後繼。因放逐有病工人，港口滿街充塞衣衫襤褸及赤體之華印苦工，流離失所，飽受飢寒。華印公會，曾極力救濟，然杯水車薪，無濟於事，死亡者每日均有。然日寇心毒，視之漠然，其殘忍有如是者。

龍運鐵鑛，出產極豐，然其所出之鑛渣，實乃人類之血肉與骷髏。筆者不過描述其苦情萬一而已。

馮成蹊

淪陷時的龍運及甘馬挽

作者僑居登屬多年，一向營業於龍運，甘馬挽二埠。對日寇進軍馬來亞的經過，亦於當地身歷其境，茲據所知略陳概況。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寇所謂「制敵先機」的偷盜行爲發動南進，馬來亞的哥踏峇魯，檳城及新加坡各地，即受突擊及轟炸，敵海陸空三路一併進軍，由北馬登陸，分東西兩幹線南下。吉蘭丹未被攻陷之際，日敵已由丁加奴北部之吻述海岸登陸，分軍一路向北，合攻吉蘭丹，又分一路，南達丁加奴。

八日晨，全龍運日人，由英官協同警察加以拘禁，派汽車運往丁加奴拘留，預備運送新加坡。而十日日軍先鋒部隊抵丁，該幫日人即獲釋放爲日軍先導。十一日日兵先抵龍運，十二日先鋒隊陸續開到，十五日抵甘馬挽。當十一日日兵抵龍運時，即先佔領郵政局。切斷民用電話線，派日人監視電話局，接收警察署，市政廳等機關，對華僑商店，未有任何舉動。

余等日夜尚傾聽於收音機之旁，聆取新加坡電台廣播消息。至十三日每日均有先鋒隊開到，該時情形，已大不相同。日軍放下武器於招待所後，即由下等階級的琉球人領導，出向各商店索取食物用物。初爲索取，繼即強奪，倘店員有稍不如其意者，則亂舞刺刀，將傢私用器，擊毀破壞。而最喜者，爲破開各商店之鐵櫃，攫取金銀財物，倘鎖匙爲店主帶往山芭避難，則強爲撬開。某金店有一巨形鐵櫃，日兵不能撬開，以四人推倒，於騎樓下用二柄六磅鐵鎚，鐵鑿，合力鑿開，余亦於公眾中旁觀，約半小時後破開，所藏之物，皆爲無用的鍍金銀器碎件，不值錢之物，共一大包。大失所望，憤怒之下，散與土人共搶，徒呼負負而去。

十四日晚搶劫行爲，更爲厲害。對籌賑會擔領的商店，尤爲注意，一切家用器皿，均被搗破無存。其中計合順號，新安號，新合太號，完全洗劫破碎一空。先時令一般土人走狗，往合順安號，搬去其必需品如烟酒，罐頭，布疋，糧食等，餘存者，予土人搶奪。翌晨並至其他諸號搬運，所存貨物，一律開放，鼓勵多數土人搶奪。該時在巴利前搶劫情形，至爲混亂。土人數約數百人，徘徊於全市店戶，乘機搶奪。當搶新合太號時，余站於巴殺前高處觀看，睹此情形，不勝心痛。在場更有某漢奸（日本鐵山之工頭）亦與日人一樣，揚言叫土人盡量搶奪，其他各大小商店，亦均被劫。好在經各在店店員全力維持，幸能保存多少。當時全埠損失，當難計算，諒此次當地的調查會中，定有詳細報告。日軍又至各山芭尋覓避難家眷，迫令供出各僑領之去向，并由土人引導往山芭，沿門搜查，勒索強取重要貨物。華僑避難中，一點現銀，及重要糧食，亦多遭損失。閩籍之脚車店數間，有新式「禮厘」脚踏車百餘輛，先時移往山園收藏，亦爲日軍搜獲，用二輛軍用車載去。私人新式汽車三輛，無線電收音機八座，亦被取去，不准使用。

該日觀搶劫混亂之後，余感到情形之特殊，想欲將存於棧內的多少用物貨物等，設法搬移。因白天不便，須俟黃昏，故與隔壁合順安號店員黃君，同守屋中。而下午日兵數人已由後門撬開入屋，意圖再尋財物，無如屋中均無所需之物。余與黃君亦被搜身，結果搜去黃君金戒指一隻，手錶一個，銀褲帶一條。余因該時欲沖涼，所以在短褲內之金飾及現款二百餘元，得能幸免。更迫令余引導到樓上將各箱櫃開看，無鎖匙可開，則用刺刀撬破，結果亦無所獲。憤恨之下，用刺刀向余手臂一刺，

因不是用力，皮破血流而已。再去隔壁某旅店，搜尋財物。此屋亦已先被搶空，無甚可獲，憤而以刺刀擊破鏡櫃器具等。搜至樓上，見一印人在樓上搜尋餘物，盛怒之下，用刺刀向印人頭上一擊，當場頭破，血流如注，印人拚命奔逃。日兵大罵叫罵，追出樓下，見壁間掛着一幅蔣委員長長的圖像，亦用刺刀向像亂擊亂刺，然後向別店而去。

作者於日寇入甘馬挽時尚未來甘，故其搶劫情形不能親見。惟聞經過情形亦與龍運同。

十六日有一班婦女，因恐店屋用物，再被搶空，從山芭來街場，搬取多少笨重用具。年紀稍青者，多被日兵追逐。該日某華婦於巴殺購買生魚後，即有二日兵尾隨其後，及抵其家，因無家人，被二獸兵強姦。又有甚者，某華婦值初生小兒數天，不克避難山芭，暫居家中，不幸為日獸兵搜及，亦被強迫輪姦，幸數華人與土人行至，合同高聲叫喊，獸兵愧逃，不致送命。至某洗衣老婦，及其少女，亦遭其污。其他土人婦女，亦多被姦。非人道之禽獸行為，於此畢現，殊堪髮指。

及後設『招待所』於龍運館內。置一班土人婦女其中，供其洩慾。更有一般當地日人，迫令有夫之婦，良家少女，名義為其妻子，其實供其玩弄洩慾而已。有龍運鐵山日人名長詩者，強迫某瓊籍同僑之妻，離開其夫，帶往鐵山，其夫亦無伸冤之地。龍運港，丹絨峇池，某華人之女，受聘已久，擇定約再一週正式舉行婚禮，而龍運日人名平野者，聞女姿色頗麗，威迫女父，強帶其女往鐵山，佔為己有。（龍運鐵山，非該公司之工人不能上山）。雙方家長，亦無可如何，無形中解除婚約。此日人平野後遷居甘馬挽『日本鑛業聯絡所』任職。且暗中為憲兵特務員，施威作福，虐待華僑，包庇營私，不能盡述。另有一二民族敗類，亦甘以己之妻女，供日敵洩慾，自己亦緣裙帶關係，極盡走狗能事。

翌年二月間，日寇發動各埠大屠殺，該時或可稱為：『丁加奴華僑流血之月』。余於二月廿三日晨乘腳踏車山公路南下往甘馬挽，途長五十三里，下午三時抵達。一路經過北加里低甘嗎仕基惹，各小市鎮，滿目淒涼，人烟稀少。各商店貨物亦在日寇進軍時洗劫一空，華僑亦已

先時避入山林，關店閉戶，均成死市。途次亦難覓一餐茶飯，殊深浩嘆。長途整日，只余一人及日軍軍車數輛前進而已。聞該時期甚多土人於山路要隘截劫行商。已知者有一華人，及一巫人，被劫殺死。余竭一股勇氣，冒死前進，幸獲安全。抵挽時已身疲力竭。翌日廿四日早余友孫君，亦山龍運星夜乘脚車來挽，通知於余及一二朋友，謂昨日軍驅趕全埠華僑男女老幼，集中於光華學校，逐一檢查。據述欲肅清共產黨，及一切抗日份子。當場檢出二十餘人，拘去者四人，餘放。余友三人亦被檢去，迫令供余之去向，余友見義勇為，矢言不知，受盡鞭撻。孫君於離場後，即刻乘車來挽，通知余即速迴避為佳。日寇之所以欲捕余者，因當地日人名長詩之公私仇恨。余前在龍運因募寒衣之故，被彼目為抗日份子。在日軍入境之後，余已受此日人用手杖擊打幾下，當場頭面傷腫，彼尚憤恨在心，又思假檢查時，再行毒手。幸余已先時離開，否則性命已在刺刀之下了。

承友人通知後，正思籌備如何移居山芭避難，而廿五日天未明，甘馬挽華僑亦同樣受日軍驅趕集中於巴殺前之廣場，男婦老少達數千人。日兵於各交通路口把守并派摩托賽卡二輛，川走各馬路。遠至市外的居民，亦全體赴廣場中，數十日軍，沿戶搜查，不准藏匿。余目睹一二人因驚恐逃走於華僑學校後山者，均被槍擊。婦女多啼哭，群衆均未明此舉為何。余亦被趕於廣場中。至九時，警備隊長村松中尉（在龍運甘馬仕主持檢查屠殺亦是此人）登高訓話，略謂目的為肅清共產黨及抗日份子，并令此後華僑應與日本合作，協力建設共榮圈。由龍運一日人繙譯，在場持出甘馬挽社團照像數張，逐一向集中群衆檢去，計共十六人。像片因逃難時匆促，忘記燒燬，為日人所得，其中甚多僑領，已先時逃離山林，故能倖免。全體於烈日中晒至十一時許，方才結束，向隊長鞠躬而散，余因未曾住居是地，少人相識，所以得以倖免。該批被檢去之華僑，被移往過港椰林海墘，用刺刀刺死。屍體暴露，有二具被海潮沖浸，流至港嘴，為魚類爭食至血肉模糊。各屍體經一二華人向軍政部長官「木村」請求後，方准家人前往收殮營葬。日寇之屠殺華僑，非止此次

。該日之後，人心惶惶，商場已成死市，黃昏無敢出行。日軍駐挽之警備隊（村松隊駐挽）又以軍車一二輛至四條石至二十條石間各山芭膠園，農園，圍捕一般良善農工，誣指為共產黨而刺殺之，日以數十人計。暴行慘絕人寰。

安份無辜之華僑被害，亦有因一斑漢奸走狗，及土人幫兇勒索，無錢供應。事後農民工人感到環境之惡劣，多參加馬來亞人民抗日軍，艱苦奮鬥，勇敢抗敵。日寇投降後，九月一日人民抗日軍進駐甘馬挽時，將漢奸走狗拘捕，交數千羣衆審判，人心大快。其中最受公憤者為暗探名林某，彼與其妻及子狼狽為奸，據聞知經其加害者二百餘人。對於正當商人常勒索，強買，強奪，并設賭，營私，將所得添置情婦，蓋造新屋。妻妾滿身麗服，滿頭金飾，人皆以「頭家娘」稱之。死後聞尚有日軍票一大草袋，及不動產業等。於今財散人亡，報應昭彰。

日人在大屠殺時期後，便着華僑組織「協會」，而後強迫華僑獻金，計丁屬共負擔七十萬元，甘馬挽一地負責二十萬元。該時華僑境况已在萬分困苦中，商店貨物，早經搶劫殆盡，且度數月逃難生活，身邊略存少數現款，亦多使用將空，已是民不聊生，再來發動一層「剝削」，強迫獻金，可謂禍不單行。那時獻少尙且有罪，任何人只得將存下些少維持生活之現款獻出。無現款的，亦只得變賣家產首飾奉獻。查該時所獻者，大多數為有價值的馬來亞英幣，蓋因當時商業未振，日票未有大量深入民間，軍票與英幣同值，所以華僑亦只得忍痛獻出。

敵人對各產物統制及設組合漁利，亦是對於華僑血汗的莫大剝削。丁屬為東海岸產魚豐富之地。大部份華僑經營是業，年產千噸。戰前貿易自由，合鑷業膠業為三大宗出產。馬來亞淪陷後，鑷場停閉，膠業有「護謨出口」統制，膠園多數停割。惟有漁業因各地糧食缺乏，比戰前更發達多倍。日軍亦因魚干為軍需食糧，故久居龍運之日人名早瀨安松者（前龍運鐵山大大東商店店員）見良機之可乘，向「昭南」陸軍崗第一〇三五六部隊接洽；於丁屬各地設「早瀨漁業組合」，收集各埠魚廠所製的魚干，向「昭南」輸送，名義為接濟軍需糧食，并配給「昭南」市

民 其實為營私分贓，剝削民膏民脂。

早瀨漁業組合收集魚干，進行辦法為，每一間製魚廠，以其每次製出之魚干，全數照抽六十巴仙供組合收買，其餘四十巴仙准許魚商自由販賣或出口。惟出口字應由該組合証明。對微抽六十巴仙的魚干，其收買價值，均低過魚商成本一倍，如每担魚干成本三百餘元，組合價為一百五十元。至輸送至「昭南」的魚干，名為供部隊軍用，及組合以公價配給市民，實則部隊串通商人，選貨美者售黑市，其餘劣庄臭味的由組合發零售商，配給市民，此人所共知。

自一九四三年底至一九四四年中訂定六十巴仙的收買價，以大宗熟江魚計算，為每担一百六十元。而市價則由三百元升至一九四四年底一千元。迨一九四五年初，魚干因通貨膨脹，成本劇增，收買價改訂為每担七百元，而市價已由一千二百元升至三千元，各魚商亦只得照數被微抽。及後魚商聯合向日人早瀨磋商減六十巴仙為四十巴仙，另再訂價每担為一千六百元，俾各魚商可減少損失。

「昭南」部隊及組合規定，對被徵收之魚干，每百担可得回配給粗鹽三十担，運抵此地時，照組合價分配與魚商，藉可彌補被抽魚干的損失。查該種彌補的實惠，均為魚業組合所操縱，製魚商家每年所得者，可謂微之又微。此種作弊，亦緣一二利己主義者（指非法生財者）串通日人早瀨，狼狽為奸，平分秋色，肥己損人，深為魚商所不取。

早瀨運用以華制華政策，暗中利用這帮利己之徒，監視一般製魚干同業，及調查魚商，有無設法逃避徵抽而配運出口。甚且更代日人負責徵抽，其名義為與日人「合作」。利己主義者，更變本加厲，嚴格徵抽，海關出口字，均應其簽名押印，証明正式抽足，否則不能輸出。彼等將自己魚干，及所抽得魚干，自由輸出，自可免受徵抽之損失。

該漁業組合所管的範圍，包括本埠（甘馬挽）基惹，甘碼士，北加龍運，馬昂，登嘉奴，吻述，各重要出產區。以甘馬挽為大宗集散地，因其交通比別地便利。及一九四五年春，登加奴南海組合亦鑿於魚業有利，與早瀨組合劃分南北二區，由丁加奴北至吻述為南海所管，由馬

昂南達甘馬挽爲旱灘所徵收。

敵人又常強佔我僑產業，如電船，汽車等交通用具，造船工廠 鐵

廠 火鋸，枋廊，炭窰等。間有用日票低價強買及租借者。

統觀以上一小地方，我僑的生命財產，損失之巨，已足驚人 想全

馬來亞至整個南洋，其性命的犧牲 財產的損失 其數目當難於計算
其慘狀當難於言喻。

（脫稿於卅四年十二月八日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四週年）

許茂平

拍加痛史

拍加位於馬來亞半島東岸，登嘉奴中部最凸出之處。北接龍運，南鄰吉里祇，交通不便，商業不盛，華僑人口，約有千人，十分之八爲瓊籍。多在山頂地區，經營小膠園。在港口設立啓蒙小學一所，社團僅有瓊州會館。地方僻陋，人口稀少，然七七抗戰後，對於祖國籌賑工作，亦不亞於他地。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敵寇發動南侵，烽火四起，戰雲密布。本港亦受波動，華僑紛紛遷居山頂膠園，以避其鋒。二十三日，敵寇軍隊抵達本坡，強迫常川往來山頂之汽船，爲其運兵渡河。僑胞黃學潛等九人，原住山頂，欲趁船回家，設法將汽船開行。不意中流，被敵開槍掃射，壁擊拍拍，聲勢汹汹，司機不得已，轉舵回港，黃學潛等八人被捕，在本坡警察署前，施以酷刑，酒以煤油，用火焚燒。黃學潛，黃邦福，翁永才三人，年高氣衰，當即斃命。符洪謙，符史基，韓聯豐，陳世德，邢詒生等五人，遍體受傷，奄奄一息，呻吟之聲，慘不忍聞，終被敵以刀斬頭而亡。事後，被害之家族，欲殮葬之，竟爲當地警長姐亞吓阻止，勒索金錢，且以日寇接踵而至，因之不果。以致黃學潛等八人，叢葬一起，至今過其地者，莫不悼之。惟船主陳繼卿，當汽船抵岸時，急智生巧，下水推舟，乘間逃脫，虎口餘生，亦云幸矣。自此以後，敵軍軍機不絕於途，寇兵兇狼絡繹於道，住宿民房，強搶財物，奸淫婦女，雖五六十歲之老嫗，亦有遭其污者。所謂「皇軍」誠禽獸不若也。

一九四二年三四月之間，敵憲兵及警備隊，時往時來，利用土奸，濫捕華僑。取得會館捐款名單，逐一追尋，看見學校壁板漫畫，淫威大發。集僑胞於一地，任意拘去拷問定刑，恣意殘殺。被拘者有劉昌夢，李業宏，鄭廷輝等。同時寇兵又到山頂搜捕，在初中區，符氣星，何和

平，張修松，陳坤等，均遭魔手，縛吊於樹，施以酷刑，終被槍斃。在鄉村區，則拘丁積禮，陳金蛟回港口，連同劉昌夢等，一起五人，於四月二日，均被槍殺。獸兵即時回登坡，丁積禮未中要害，強起逃避，爲當地警長姐亞吓偵知，被其監視，電告敵警務隊，再來重殺，聞者傷心，見者垂淚。沈世昌君於數日前被土奸姐造號，到家誘捕，禁於龍運警察署，黃宗星欲設法營救，星夜下港，清早抵步，適值敵軍重來殺害丁積禮，爲土奸密告，宗星遂被捕，與沈世昌君於四月六日在龍運路被慘殺。所謂武士道之精神，原來如此。縱觀古今世界，其兇惡殘忍，孰有甚於日寇者乎？有志之士，目擊時艱，切齒痛恨，知非反抗，無以圖存，遂於山頂地區，組織抗日隊伍。豈知竟爲敵奸察覺，報告寇酋，敵憲兵部對於拍加，大起疑忌。因之吾僑時遭拘禁拷打，備受痛苦，然終不漏其秘密。敵軍雖數到山頂，亦無如之何也。敵憲早坂市太郎，改剛爲柔，命令華僑協會諸職員，進行招撫工作，吾僑深明大義，洞燭其奸，不爲所惑。六月間，敵寇數名，坐汽船上山頂，宣傳招撫，欲行柔化，在中流榴連町鎢區，爲吾抗日部隊，迎頭痛擊，及敵機關槍反攻，吾抗日軍勇士，已安然退矣。此役敵一死二傷，逃回港口，敵計不得逞，隨即派大隊獸軍，實行圍攻，直達抗日營地，吾方佈防嚴密，損失極微，而敵又不知損失多少矣。不久又有敵機兩架，由北方飛來，在山芭上空，盲目投彈亂炸，不過驚動山間猿猴而已。八月間，抗日隊伍爲糧食各項問題，派數十位同志星夜下港口，運得糧食，安然回營地。消息傳來，敵寇又大發獸威，妄捕僑衆。協會職員，亦被拘禁，拷打追究，毫無着落，終於釋放。十二月間，敵又圍攻山芭抗日部隊，吾方事前預防，損失極微，而敵反損兵折將。遂派大門豐三部隊住紮山頂浮羅汝馬膠園

區，未幾又調往港口。總之吾抗日部隊，雄踞天然地勢，而又足智多謀，敵雖數次圍攻，竟毫無所得，宛如水底摸針而已。

一九四三年三月間，敵又進行所謂大圍攻，但亦無所得，不過在錫山區捕捉僑胞黎明，帶去廿馬挽，殘忍屠殺，以洩獸憤。圍攻失敗，計盡智窮，遂將山頂膠園區住民，遷居龍運路五條石，命名曰曙光村。並將山頂之屋宇焚燬，以斷絕抗日部隊與民衆之溝通。但民衆雖被遷移，爲敵監視，而接濟抗日部隊，仍源源不絕。五月間獸軍又進行圍攻，在錫山區，捕捉李坤長黃明達等，生死不明。總而言之，敵寇雖兇，屢次圍攻，而抗日份子，志堅似鐵，民衆團結，更加鞏固，因此柏加遂爲敵人眼中釘，而無時不注意也。

敵寇統治時期，一切政治法令，生殺予奪，均隨其好惡，毫無標準。其招工則命令華僑協會，強爲招募。計本坡有陳運州，陳運亨，黃循則，李河等赴暹築路。除李河病歿外，陳運州等三人於和平時方得歸來。其徵兵則催促協會，急於星火，吾僑有如鍋底螞蟻。後不知何故，宣佈暫停，然吾僑已出一把冷汗矣。

一九四四年間，敵在本坡附近，開設製炭工場，強迫吾僑每人每月須到炭場工作一星期，工資有限，還遭鞭撻，備受苦楚。語云：苛政猛於虎，信不誣也。

一九四五年一月間，有敵艦護送運輸船多艘，由北而南，在本坡海面爲盟軍潛艇察覺，發射魚雷三具，恨未命中，射上岸濱，誠爲可惜。

該魚雷連接三段，長度幾及二丈，其一爲海沙淹沒，餘二具拖置本坡警察署前，今尚在焉。四月間，又有敵十三號交通艦，及礦丸，由南之北，在本坡海面，爲盟軍潛艇所覺，開砲轟擊，隆隆之聲，不絕於耳。該兩敵船，駛到海岸，一被焚燒，一被破壞。十三號交通船中，僅死巫籍工人一名，餘敵十餘人，跳逃上岸，在本坡逗留數十日，強迫本坡華僑協會負擔其膳食雜費，計共一萬一千餘元。而該二船之寇，已於投降之前離埠他往，僅餘二名，於投降之後，慌忙逃避，因車中滿載鬼子，難以插足，害極欲哭，終於強登車頂而逃，可笑亦復可憐。

自敵寇入境後，登嘉奴屬華僑性命財產損失之巨，柏加爲最，計華僑生命被害者二十人，生死不明者數人，其餘教育界，被敵嚴緝，若陳天如等，逃避深林，因而喪命者，尙不得而計，而遭拘禁拷打者，指不勝屈。至於財產損失，難計其數矣。

競文旅居柏加將近十載，對於當地狀況，頗知一二，而且血脈統治，親歷其境，目之所見，耳之所聞，雖不能詳細回憶，亦可以粗述大概，報告各界藉以暴露日寇亙古未有之殘忍耳。

黃競文

勿述埠遭難紀實

勿述離吉蘭丹之高踏峇魯僅三十七英里。在港口部分之華僑只近二百人。在甘光拉者，二三十人，在日低百餘人。該區在和平時代並無武裝軍隊，只有警察數人駐於甘光拉，實際不能自動裁決政務，一切實權全操於英副顧問官一人之手。因此，日本南進後，英官吏一離，即呈紊亂無主之狀態。巫棍大肆猖狂，由陰曆十月廿二日起（十二月十一日）到處破門行劫。茲將該埠間僑陳必照君所陳各情，分述如下：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日寇之有田部隊到勿述，檢查全坡僑衆，驅圍於港口警察局廣場中，一一查問。已往之日僑商人，大肆猖獗，生死之權全操於彼等之手。故已往與彼等有商業上之衝突及愛國工作活動者，難以倖免。當時檢不被扣留者，有蘇漢民，周瑞籌，歐育玲，歐繼仁夫人，孫家贊夫人，陳孝德，許清標，黃毓林，李清佬，廖金獅，曾善敬，許耀環，劉鴻就，李阿三等，被拘留者多被打，到十七日晚七時許，載到底市邊之玉壘膠園中加害，分二窟埋之。計有曾善敬，歐育玲及其夫人媳婦繼寶夫人（懷孕將產）周茂已，周瑞籌，許耀環，蘇漢民，西美，等九人十命，慘遭毒害，餘者責令保釋。

遭難最慘者為歐育玲全家，其夫人賢淑德惠，為夫遭難營救無效，甘心隨夫同歸於盡。聞彼時日寇有問彼欲歸家否，彼毅然曰：「吾全家皆死於此，我歸何用。願隨夫後。」其子繼寶君，曾肄業於星之華僑中學，是勇敢有為之少年。彼亦被捕，在臨刑之時，眼見被刺遭難者，血隨槍刺而噴射，及哀號慘狀，情急智生，乘黑暗拔足而逃，日寇尾追槍擊，吉人天相，未能命中，得以逃脫敵寇之毒手。周瑞籌君曾亦隨繼寶之後而奔逃，惜因彼着白褲，中彈難逃，仍遭毒害。後繼寶君往北加山中，參加游擊隊，頗有成績。惜於和平前數個月，因營養不足，醫藥不

敷，得病而逝；歐君之一縷血脈，亦告斷絕。良可歎也！查歐君原籍瓊州，為勿述埠榮興當局之經理，歷任培智學校，及華僑籌賑會之財政等要職。為人忠直和藹，舉凡利祖國事體，莫不盡力赴之，才德兼優，有堪足為吾僑之領導者。僑領曾敬君，聞之思明人，為登之有為僑生，年少英俊，任恒利棧勿述分號之經理，歷任培智學校，華僑籌賑會等主席之要職。被捉後被打最慘，臨難之先，已不能上車。彼已往致力於勿述日低間抵制日貨事，厥功至偉，日僑商店，恨之如讐。若進行愛國運動，不遺餘力，深得僑胞之愛戴。遺下三子一女，在戰爭之困苦中，恆利棧體念其忠於國，勤於職，負擔其家庭之贍養費。其餘許耀環，周茂已，蘇漢民，周瑞籌等均為該埠各社團之重要職員，亦極熱心籌賑與愛國等工作。勿述埠之吾僑精華被害幾盡矣。

勿述區之華僑人口如彼，又非軍事必爭之地，在昔英統治時代，只目之為漁業區，雖有膠錫之產，然並未能引人注目。日本人則在該地附近，建一大飛機場，彈丸之勿述即成爲日本統治時代之北馬空軍要塞。該機場位於式木閣與源吉達之間，日人稱之爲源吉達飛機場，離武吉羊稅關約四分三英里，規模之大，堪稱北馬之冠。該場直徑七千餘尺，周圍建有七十餘座之飛機庫，每庫能容飛機一架。該機洞之建築，雖以木料架梁，然均埋以厚土，且栽草木。間常川駐該場之大小飛機近三十架，駐兵約五六十人至百人。在建築時期中，毗連該機場之各甘光，遭災頗重。每甘光必須抽出彼所指定之夫役前往工作，並須自帶午餐，每日工資一二元不等。勿述坡每日須派六十餘人，全場每日工作之華巫夫役，約六百餘人，計近一年而竣工。該區無大村落及市鎮，每日抽召六百餘人之少壯苦役，實以該區之煩重苦難。幸為漁業區，若為農業區，則

人民早成餓殍矣。在將近和平之時，盟軍潛水艇時有出沒近海，且時向漁夫購買鮮魚爲食用。已往常遺留人員在附近十五英里之浮羅不典海島，作傳達訊息之用，然終被馬來村長暗報被捕。

李郁

第九篇 霹靂

暴日在霹靂屬數埠之殘殺

自暴日入寇祖國以來，報章常載其種種獸行，斯時一般僑胞尙疑信參半。意者彼自命爲世界文明國家，未必便有此聞所未聞之行爲也。迨卅年十二月八日突炸星洲，未幾先遣隊抵宋溪，因橋斷待修，逗留數日，其獸兵即無惡不作，斯時方曉然知報載之不謬也。至其統治時期，僅三年又八月，爲時雖暫，然僑胞度日如年，已飽嘗恐怖之苦矣。今承陳主席徵稿，敢將見聞所及，濡筆誌之，聊作信史，俾我中華民族，世世子孫，永遠不忘暴日之賜也。

(一)美羅埠離怡保四十四英里，雖彈丸小埠，而人口之衆，物產之豐，商業之盛，乃內地數一數二之區也。同胞受禍之烈亦特甚。如「三寶嶺」離市區約一英里，居民約百家，同僑數百人，惠僑居多，被日寇集團屠殺數次。或驅同胞于四拂椰沙壩上，喝令跪下，開機關槍掃射。或驅同胞於屋內，閉門舉火焚之。以此殘忍手段，弄得十室九空，少壯者，多充遊擊隊。又如「吉冷仔」離市區約三四英里，乃遊擊隊出入之地，產錫素盛，有梁根水管錫鑛公司數所在焉，也被集團屠殺數次。其最慘者，爲驅同胞於公司內，閉門而焚之。

宋溪路與該埠接壤，所有青年，幸存者寥寥。直接間接，皆日寇所賜也。

(二)宋溪埠離怡保五十四英里，商店數十，但商業冷淡，同胞被殺者約一百人。在明孟樹膠園茅芭，用刺刀刺殺者十餘人，在那哺嚕樹膠園刺殺者十餘人，不知下落者數十人，又行慘遭灌水之刑，一再灌飲，受盡百般苦楚，死而又甦者。

(三)士林河離怡保七十英里，商店數十家，市區「肅清」數次

先於夜間圍得水洩不通，天將亮時，驅男女老幼于郊外集中，令晒日。其最令人難堪者則令女人着髮衣混雜其間也。店內無人，任他翻箱倒篋。最後驅衆人，由警署前走過，署內有一窗，如店東經此，以警衛爲號，將之扣留，蓋擇肥而噬也。將投降時，又囚大幫商人于警署及鄰右十餘間店。迨投降後，抗日軍出始釋之。後數日，寇軍斷斷續續經過，車上架機槍，先行者舉手爲禮，其最後來者，不知何故，突然鳴炮，弄得抗日軍惶惶應戰，四面圍打，該十餘輛車寇兵，死亡殆盡。翌日大兵至，抗日軍經回老巢去矣，于是日寇向甘勿小農村屠殺以去。此間警署前有空地約兩畝，日寇建有戰蹟紀念碑一座，約高二十餘尺，投降後自行拆毀。「中馬印」民族圍觀竊笑，而日寇汗如雨下，亦一極事也。

日寇抓人方法，除「肅清」鄉村，「肅清」市區，尙有「肅清」村入赴市購物者：即在各路口埋伏，許人不許出，隨便捉人，問你識誰人否，如曰識某人，則又捉此人，又將捉到之人，衣以毛衫，戴以風帽，祇留兩眼，隨處帶去認人。不幸被他點首者，即不死亦受盡災難矣。週而復始，慣用此法。

(四)金保新路爲通安順之捷徑，離金保十一條石，左有亞答約十家，右有大成園約一千英畝，右鄰有廣益園，約二百餘畝，被日寇屠殺者二百餘，盡淺埋於此二園之中。由此直至十六條石名冷甲，有亞答店二十餘家，被燒殺數次，鄰近農村阡陌，亦常被蹂躪。由此直入名雙溪不抵，有日寇木茨三百畝，從蘇門答臘運來土人作工者數百。日寇于投降後，尙屠殺同胞數百人。

(五)打巴律離打巴車站里許，也被殺數百人。

廖良貽

金寶之役的回憶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八日，英軍自太平鷄心山敗了下來，日軍由高烏，宜力，小道迂迴襲擊江沙，威脅怡保，使英軍前後不能兼顧，同月廿六日北馬第二大城市怡保，便一彈不發地失陷了。

由於怡保的失陷，馬來亞戰局便轉移到金寶方面。金寶的地方形勢，四周群峯環繞，有天然屏障之稱，據險可守，英印軍下了極大的保衛決心。

廿七日緊張空氣籠罩了整個金寶，怡保失陷的消息如雪片飛來。今天不見火車再經過金寶了，公衆巴士車被英軍徵用。由怡保逃來的救火車，向吉隆坡方面駛去。其他車輛早已逃走，交通完全斷絕，街場皆駐滿了英國兵印度兵。膏約旗的飛機開始在空中翱翔，金寶已入戰爭狀態了。英軍長官緊急命令市區以及三英里內的人民，立即離開。頃刻間，街上的秩序大亂，扶老携幼，挑籃担籠，啼哭叫喊的人民，如螞蟻般湧向金寶山上去。

廿八日街上寂靜見不到人影，但未見得戰事十分危急。避藏在山上的同胞們，對於他們的舖子，多不放心，要冒險趕回去看看情形怎樣，但無論如何總不得如願，被英軍逐回山上去。

廿九日清晨尚未天亮，突然隆隆的大礮聲，如雷怒吼，有如山崩地裂的震動。大家認爲日本兵打進來了，人人面無血色，驚惶的情形，筆墨難以形容。一群一群的人們向荆棘茅叢裡亂鑽，金寶山許多被挖去錫鑛的洞穴，那時便是惟一的天然防空洞。

大礮聲停了，管約旗的飛機又是在頭頂盤旋偵察；敵機走了，英軍的大礮復鳴。整天都是這樣地演奏，真使我們莫明其妙。

時吼時息的大礮，雖然轟了一日夜，但局面沒有甚大變動，踏進三

十日中午的時候，情形便大不同了。大礮不但停開，反而陸續向打巴方面移去。難道這樣便算了仗撤退嗎？使人懷疑，失望。或許是缺乏車輛運輸，無法拖曳的原因，石山脚法蘭西鑛場附近遺留下一輛白礮。當英軍礮手臨走的時候，喚了一個這鑛場未曾逃走的中國工人，指手劃腳的吩咐他叮囑他，怎樣將礮彈裝進去，如何將機關扭轉，這大礮便會向敵方射擊。在我們看來，這位同胞是一個普通的錫鑛工人，對於大礮的機構，何曾知道，那有常識與胆量；幫助英軍開大礮呢？一定是替死鬼。事實出乎我們意料之外，這位好漢毫無驚懼也毫不客氣，他聽不懂英語似的，依照着英軍礮手指示的幾項動作，把礮彈裝進去試試看，果然應驗。自那英人大礮隊走後，這好漢不敢逃走，把英軍留下數十箱礮彈，沒有停過，一箱完了又一箱，再接再厲地開，一管一管的向敵人陣地射去。但是沒有數學計算法，無目的瞄準的射擊，礮彈發發在那一角落，炸死了多少日寇，却不得而知。

約莫是這晚上十點鐘左右，對面山上升起一顆斗大的火球，同時發出一排機關槍，接着幾响大礮也從對方射來了。軋軋的飛機聲也特別响亮，因爲敵機出動七架之多，各處的步槍機關槍也響應了。這方面英印軍的炮火，也一齊怒吼，密密的向敵人回擊。法蘭西鑛場的那門大礮更可聽得清晰。大礮聲，機關槍聲，飛機炸彈聲，奏成一套恐怖的交響曲。機關槍聲越來越近，在我們石洞左角發射了，大礮彈也隨着如雨點似的落下我們石洞附近，（這礮彈是打巴英方射來的），日本軍隊衝過來了！

猛烈戰鬥了三小時光景，各種槍聲漸漸稀少沈寂下去，已是午夜一點鐘左右。今天恰逢農曆十二月十五夜，一輪明月照得大地如同白晝，

槍聲雖然停了，但我們耳朵裡仍是嗡嗡作響。

第二天，看情形英軍已於昨夜撤退，日軍把金寶市佔領了。聽說距離這裡不遠，有日軍在那兒修整橋樑，逢人便拉，拉去替他挑土砍樹。我們仍是蜷伏在石洞裡，不敢外出半步。有些比較胆大的人出去探望消息，回來說那法蘭西鑛場開大砲的阿伍哥被打死了，血肉模糊，形狀慘。有人說：金寶日本軍官下令大家逃回去居住。又有人說：在米棚口，日軍強姦婦女，金銀首飾貴重物品一概搶去。各處傳說紛紛，人心惶惑。

在石洞裡勉強再挨過一夜，路上已有行人了，我們才放大量量決定撤回金寶街場去。

當我經過米棚的時候，整個米棚市區三十多間華人店舖，已被火燒成灰燼。一片荒涼的情景，不免令人觸目傷心。在這路旁豎着一柱頗大的木牌子，上面寫着：「大日本陸軍大尉小島豐田之英靈」。距離不遠又是一大堆木牌子，什麼陸軍少尉軍曹伍長之類，二十餘個都是戰死的日寇軍官。由此可見日軍也蒙受相當的損失。沿途祇看見兩個印兵屍體

英兵戰死的一個見不到，或者是撤退時被撤走了。

才隔別三天的金寶，便失去本來面目了。某某大商店鐵柵門被破開，許多玻璃櫃被打得粉碎，店內貨物一毫不留存。其他被完全搶空的商店，一共有五六十間，被炸毀的八間，全數是華僑的。

這一場劇烈的戰鬥，雙方軍隊傷亡若干，無從統計。華僑羅難的有三十五人，多數是被日軍擊斃的。當那晚日軍進攻的時候，他不管人民與敵兵，發現形勢便開槍射殺。

據法蘭西鑛場的另一工人說：那位幫助英軍開大砲的阿伍哥，（姓楊廿六歲廣西人）他是那鑛場中性情特別不平凡的工人，也是許多工人中最富愛國熱情的青年。他在國內曾過行伍生活。對於籌賑工作，他會出極大力量。當這次戰事達到最危急的時候，他仍不願離開，很大胆地看英軍發射大砲。當英軍撤退的時候，把那無法拖走的大砲交給他射擊，雖然不知有無擊中日寇，但已幫助英軍掩護撤退，出了一番力量而壯烈犧牲了。

卓濟民

敵人刺刀下的實兆遠三條路區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午夜後，新加坡人民正在酣睡的當兒，日本法西斯強盜的飛機突來轟炸。第二天早晨，戰事爆發的消息已傳遍地球的每一角落，接着防守新加坡的兩艘主力艦，威爾斯太子號與擊退號，相繼被炸沉。同時北馬軍事失利的消息接二連三的傳來。十八日吡叻北部的太平已告失守，因此我們實兆遠的人民開始四散逃難。但當時日軍急於攻取怡保，並不注意實兆遠。直到第二年新春，纔不傷一卒，不費一彈，進駐實兆遠。狡猾的日寇於新加坡未攻陷的時期，假裝仁愛的態度，對待華僑，有時還以糖果銅元分給無知的兒童。但是僑胞悲慘的命運却跟着新加坡的失陷而開始。

一九四二年二月廿八日九時許，駐防實兆遠甘文閣的鬼子三十餘名，由甘文閣追逐一個小偷。那知機警的小偷逃走不上半英里的路程，即向小徑奔避，而鬼子仍向大路無目標的直追，最後竟追到離甘文閣三英里半的三條路來。僑胞們見鬼子來勢極兇，男女老幼四散奔逃。而鬼子似已遷怒於僑胞，在後追逐，槍聲四起，將三條路包抄了三四小時，結果擊斃一個十六歲的女子，槍傷一個九歲女孩及一個男子。自從這慘劇開幕後，住在三條路的僑胞總覺得自身生命的危險，才深切認識鬼子的狰狞面目，但誰知道這是未來三年八個月悲痛生活的開始呢！

三月十四日半夜殺人的日本劍子手，「肅清隊」包圍了實兆遠全區——十字路，甘文閣，七條路，三條路，經過了一整天的搜查住屋，痛打僑胞，觀察面色，對驗相片（由學校機關民家搜出來的平常相片）檢舉的結果，三條路區被捕去二十五名。第二天釋放十八名回來，其餘七名至今生死不明，這自然已在鬼子刺刀之下壯烈犧牲了。至於他們被害的原因，丁君道敬與潘君高務因在中日戰事發生的初期任本區籌賑會正

副主席，也許被漢奸走狗密告，被認為抗日份子的吧。王君阿嫩因患病，手足顫動，被鬼子認為惡人，判處死刑。洪君依尤因請求鬼子准許，私送兩杯咖啡給被拘在華人書報社內的幾位僑胞充飢，也被鬼子帶去朝見閻王。鄭君振基父子平日經營商業，未曾參加任何團體，僅與漢奸有私隙，加以抗日的罪名而定罪。鄭君建成因逃避鬼子要他集中之命令而喪生。天啊！人世間最野蠻最恐怖最殘忍的慘劇，為什麼還在廿世紀文明的 world 排演呢！

五月十二晚，因一婦人婚姻問題起糾紛，該婦人投報駐防甘文閣的鬼子。誰知鬼子立刻來三條路逮捕被告，但被告早已逃脫，而鬼子竟遷怒於僑胞，對市街上的男人三十餘名各賞以巨掌，他們當為被告的贖罪羔羊，了結婚案的糾紛。

經過了幾次的恐怖殘殺，各僑胞多逃難到三條路後方的樹薯園內。該地當時人以「世外桃源」相比擬，但「桃源」畢竟不能避免敵人的「問津」，終給一個女奸徒派人秘密帶鬼子前往逮捕平日與她有私隙的幾位僑領，誣他們在樹薯園叢中的茅屋，為遊擊隊的司令部。幸事為僑胞探悉，得免被害。但是從那時起，三條路區被敵人認為「遊擊隊的根據地」（其實那時實兆遠尚未組織游擊隊）。數年來三條路無數青年受侮辱，受酷刑，無數青年被監禁，被殘殺，都是那次在敵人腦中留下不良印象的結果。三條路後方農場「三低地」之大名流傳到怡保新加坡以及馬來亞各市場。鬼子亦曾發動二次大包圍，結果一無所獲，但是惡人區的名總不易被鬼子腦中洗掉，一般商人到怡保住旅館，旅館主人因要避免意外的麻煩，竟拒絕接受實兆遠三條路的客人。有時在旅店裡半夜敵偽漢奸來查房，三條路的客人就要特別吃虧，不是打耳光就要吃皮靴尖

。同時實兆遠區不論發生大小事件，也都歸罪三條路。失蹤一名暗探，也來三條路痛打僑胞（那次三十餘名僑胞被慘打一整夜）。自警團無人負責組織，也來痛打全市人民。數年來種種恐怖的慘劇在三條路總計排演過三十多次。有時也許因僑胞恐懼過度致使意外的事情發生。例如鬼子本想來巡視，但僑胞一見鬼子蹤影即拚命奔逃，鬼子見了在後追趕，開槍掃射，每次總被捕四五人，用最嚴酷的刑罰慘打二三次，灌水滿肚，苦監數十天，他高興了才准你担保釋放，但出來的已是形消骨立。筆者的戚友和學生無故遭受侮辱毒打監禁，甚至被殘殺的已不計其數。吾人在此歡呼勝利聲中，不禁為許多被難者流下辛酸的眼淚。

三年八個月的痛苦生活好容易忍受過去，終於八月十四日纔得到半信半疑的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經過了一星期的懷疑，最後由各方面情形加以證實，僑胞們無不雀躍歡呼。但在狂歡聲中還記下最後的一筆

血債，還排演一幕最痛心的恐怖劇。因為實兆遠的遊擊隊會拘禁日警長及一台籍幫兇，襲擊十字路警署，要強繳鬼子的械，鬼子遷怒於僑胞，將囚禁監內的四名僑胞帶到十字路飛機場用刺刀刺死。筆者的一位學生即四人中在敵人刺刀下惟一的生還者，身上被刺九刀，失去知覺，不知多久，半夜甦醒，勉強爬到鄰近人家；第二天——八月二十八日才被送入三條路。各僑胞正在圍觀之際，突然開來一車鬼子，機關槍，追擊炮向街市密集掃射，各僑胞拚命奔避，結果被捕兩位青年（監禁八天越獄逃歸）。全市鈔票被洗劫一空。第二天三輛坦克車還來三條路示威半小時而去，一場投降後的恐怖劇才告閉幕。

東方強盜的日本，現在已經無條件投降了。此後我們應當嚴厲管教他們，消滅他們侵略的野心，教他們悔悟，教他們愛和平。同時我們在歡呼勝利聲中要把祖國重新建設起來，使牠成爲一個和平民主的國家

胡醒

記冷甲四四慘禍

冷甲(Lang Ka)這個陌生的地名，也許不為一般人注意，那是吡叻屬的一個小埠，由怡保到安順，要是不從打巴美羅那條公路上走，這裡便是必經的孔道。當日寇佔領馬來亞初期，曾經成爲一個繁榮的市鎮，因爲那時交通不便，各地客商，都靠着腳踏車轉運貨物，從安順運貨到金寶怡保，走這一條路，可省許多的路程。腳踏車當然比不上汽車輕便，無論由金寶或由安順出發，經過這裡的時候，已經走了十多哩路程，免不得要在此暫停小憩。從此此地就漸漸露頭角起來。同時，因爲過去的偏僻，不爲人所注意，戰時避難之華僑，多視此地爲世外桃源，旁邊村落，人烟漸密，有些竟聚族而居，從事墾植。但是所謂世外桃源，亦不能避免日寇的蹂躪。

當金寶淪陷，戰事正在緊張時期，筆者舉家避難此地，前後歷三個月時間。厥後，我們爲着生活問題，不能再住下去，轉徙流離，遷來怡保。比及一週，而禍變遂起，我們向所托庇的安樂窩，也就成爲恐怖窟了。據筆者所聞，前後發生慘禍，不下五六次，就中尤以四四之役爲烈。一九四二年四月四日這一天揭開了冷甲慘史的第一頁。先是，日寇在吡叻各埠，均駐有「肅清隊」。從肅清二字，望文生義，就可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了。可是，他們初期的肅清工作，是很幼稚而可笑的。不知根據從何處得來的情報，他們總以爲凡是抗日份子身上定有記號，無論手上或臂上刺有三點或五點的黑子或作成鳥獸人物花紋。如有的，便是抗日份子，必殺無赦。不幸得很，過去我們僑胞中之勞動階級，很多有這種刺紋的。因此，各地肅清的結果，總是此輩倒霉，雖然他們不一定是抗日份子。四月四日那一天上午，駐紮打巴的肅清隊，不知得到甚麼消息，派一大隊，乘着腳踏車到冷甲來執行肅清的工作。照例集中曝日

訓話後，逐個檢查，當時就有五個手上有着記號的被檢去，其餘算是無罪釋放了。那被檢去的五人，是每一個人由一個寇兵押解的。押解之方法，又很巧妙，由被解者踏着腳踏車，押解的就穩坐在那車後的貨架上。他們以爲這麼一來，自己可以毫不費力，讓那被檢的自行送死。這並不是第一次的創作，他們過去在別的地方肅清，也用這樣辦法，從來沒有發生過意外。可是，這一次的情形，有些不同了。原來這一批五人之中，四個沒有問題，就中有一個，是否抗日份子我們不知道，但他那一種內在的抗日精神，却比任何人都要充沛。他一面踏着腳車一面想到坐在自己背後的敵人，越想越怒，早就抱了報復的決心，故意裝着疲憊不堪的樣子，慢慢地前進，讓那四個同伴跟着大隊先行，使自己落後，走了兩英里到一個水閣的地方，望見前面無人，詐稱停車小解。才一下車遽向押解者背後猛擊一拳，那位蝗軍，便倒於地上。在他盛怒之下，拳腳交加，不上一刻，就一命嗚呼了。他眼見敵人已死，不慌不忙，駕着腳車，循原路回到冷甲。埠上的人，見他回來，群向問訊，他便將這短的一段抗日英雄史，口講指劃，向群眾報告得有聲有色。滿以爲這件轟轟烈烈的事蹟，雖然說不上勞苦功高，至少也替大家出一口悶氣，可以博得群眾同情。孰知事有大謬不然者，他是一個魯莽村夫，不會讀書養氣，不懂得什麼叫做利害輕重，什麼叫做小忍大謀，只憑着坦白的胸懷，配着勇敢的氣概。四年以來聽慣了埠上僑領先生，慷慨激昂，宣傳日寇種種的暴行，說明我們應負的責任，早就義憤填膺，誓與拚個死活。今天此舉，算已盡了匹夫之責，安有不得同情之理？那裏知道四個月以前，和四個月以後，情形已大不同，誰還和你這位傻子一般見解呢？他們聽他一番言語之後，知道禍事臨頭，個個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就

中比較有把握的便提出挽救的辦法，說是死者已不能復生，賠他也賠不起，現在只有大家向警局去報告，讓兇手自首，聽候處分。希望當局鑒此忠誠，罪只一人，大家可免株累。當下擬妥了辦法，對他說明，叫他千萬不要逃避。他說：『我決不會逃避，你們也用不着報告，因為時間已不多了。你們不去報告，他們也要來了，大家還有血性的話，跟着我來，準備全體動員，和他們再幹一下。不然，你們就得快些跑開，讓我一人在此應付。無論如何，我只說和你們無干算了。』然而這幾句話，如何叫群眾相信呢？唉！傻子！

這天下午，他們便舉出代表，誠惶誠恐的到安順警局報告去。這辦法原也不錯，要是寇軍還有一點人性，對於這樣忠實的臣民，應該是要傳令嘉獎的，至少除兇手一人外，其餘的也可姑免一死。可是他們畢竟是獸，不可以常情揣度的。當時安順的警長，自己未便擅自主張，一面派隊帶同報案的代表前往緝兇，一面電向打巴大隊請示。比及他們回來，打巴的大隊，早已浩浩蕩蕩，開到冷甲了。兩隊會師之後，經過一度軍事會議，打巴隊長，便下令拿兇手，綁起，同時令街上各家成年男女，集中在某一間咖啡店內，據說是要再度肅清的。在一般僑衆心理，此時并不十分恐怖。上午的經驗告訴了他們，只要手上沒有記號，一切都怕，所以他們一聞號令，便把自己的店門虛掩了，齊赴臨時的集中營——咖啡店中去。那些家裡有着孩子的，因為小寶寶早已睡着，不願去攪醒了他，便讓他在搖籃裏繼續做着那安琪兒的夢。這時已是晚上九點多鐘，四周曠野，風聲呼呼的響，雜着遠近村夫的吠聲，另呈一種陰森的景象。他們進入集中營後，寇軍便在門口架起機關槍來，這時裡面的人還不知道。忽地一聲槍響，店內正中掛着的一盞大光燈被射滅了，黑

暗塞滿了整間咖啡店，大家才知道有些不妙。接着，機關槍聲，必必拍拍，連續不斷的响了。在一陣慘叫聲中，掙扎的掙扎，奔跑的奔跑，好在後門還是開着，也沒有人把守，那些站在後排的，猶被逃脫了一部份。這隊寇軍，完成了屠殺的任務，也就奏凱班師，并不追趕。

話分兩頭，原來他們一隊在咖啡店門口執行掃射的時候，那另一隊先去把兇手解決了，接着便把那些空着無人或是僅留着小孩們在裡面的店屋，沿門逐戶，潑了煤油，一把火燒乾淨了。可憐那些從咖啡店逃命回來的，見着自己的住所，已是一片火光，甚麼都完了。他們這時，除搥胸頓足，號啕大哭以外，再也沒有別的法子。有些婦女憶起了她的孩子，葬在火堆裏面，便縱身一躍，欲與同歸於盡。這一場浩劫，在他處，也許尋常，於冷甲這個地方，可說是空前的了。第二天，從咖啡店的裡面以及牆頭屋角，檢出男婦的尸身，一共十四具，（一說是十六具）兒童被焚的，灰燼之餘無從統計，據事後調查約有十人左右。店屋被焚三十餘間。那位無名的傻子英雄，則死於刀槍亂刺之下，陳尸道左，周身緊緊地綁着繩索。

這一回慘禍，給予當地人民一個教訓，使他們明白了了解了寇軍的獸性，絕無妥協之餘地，惟有抵抗到底，才得生存。因此冷甲一區，後來就成爲抗日份子活躍地方。以後雖迭經多次的焚燒殺戮，那裡的人民，總是再接再厲。每經一次肅清，抗日的情緒，輒增加了一倍，直到日寇投降時止。其初，他們不免埋怨那位傻子英雄，闖了這彌天大禍，但漸漸的便有人悔着自己太過聰明，倒爲聰明所誤了。

（一九四五，十二，卅夜於怡保）

陳晴山

馬來亞邊境高烏仁丹之戰役

高烏與仁丹，原是兩個地方，彼此相距祇六七英里，但它的行政機構是合一體的，所以把它合在一起，稱為仁縣郡。

高烏仁丹位於吡叻州之最北部，與暹南之勿洞、吉屬的華玲交界，也是暹南和吡叻州的一個交通重要點。（按本文所言高烏當即「馬來亞戰記」所言高勝）

高烏與仁丹都是處於大山的腰背裏，是最偏僻的地方，交通是祇靠一條狹小的公路。由華玲去祇十九英里，由宜力去廿五英里，全程都是崎嶇的山路，各種貨物全靠檳城大山脚各地輸入。因為這樣，吡叻方面很少人知道這地。但是因它產錫米甚多，同時又是馬來亞的邊防要地，漸漸引起英當局注意了。在三十年以前，英商便在這裡設立規模宏大的水電力錫鑛公司名禮文公司。

自歐戰發生以後，英當局很機警，好像知道日寇必會南進的，南進的步驟，必然會經過暹南勿洞交界處，由此進攻馬來亞，故毅然地於一九四一年春，在高烏與勿洞交界處，興工建築一條軍事防線，經過半年的工作，算是草率地完成了。它長度達四五英里。並在高烏伐林數十英畝，建設營房數十座。在一九四一年七月間，當局即移動大幫軍需用品，糧食，以及子彈等到來。當局原欲在此地駐紮大軍，但時間不及，祇以英印軍二千多名進駐此地，並開始切實佈防高仁綫。每日軍車忙於運輸，且有坦克車到處巡視，並作救傷，防火，防空等訓練，像像是大戰要光臨。素來無事的小埠，此時却如臨大敵，彷彿處境在戰火旋渦中了。

果然，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敵發動太平洋大戰，吉蘭丹高打峇魯的登陸，是進攻馬來亞的第一步。此時當地駐軍，為着先發制敵起見，即以兵力向暹南勿洞進發，希冀在中途攔阻敵軍，曾冒險深入至

離勿洞十多英里的老馬河處。但不幸得很，遲人早日蓄意與日敵合作，暗中將前路橋樑破壞，並將英軍後路以大樹幹攔阻，致使英軍進退維谷。十日午英軍與日敵先頭部隊遭遇小戰，經兩小時之接觸，即行退却，始知退路已斷絕。幸喜敵兵力不多，否則有全被消滅之虞，祇得退守高烏防綫，以便與日敵再來一次大血戰。此役英軍死傷數十名，損失兵車數十架，第一次的小接觸戰，已經予英軍一個不利的先兆了。

誰都知道，日敵調動侵華百戰的兵士，來進攻馬來亞，他們善於山林戰，尤其側擊迂迴等戰術。久未聞炮火氣味的英軍，則祇知憑據交通要路來抗拒。

十一日晨，華僑大部份跟着英軍退出勿洞，逃到仁丹來避免戰禍。英軍留守高烏防綫伺機接戰，並由吉屬方面調大軍增援，是日敵先鋒亦抵達勿洞了，但却終止前進。原來它的主力部隊還未抵達勿洞前，其一部兵力已由暹人帶領，分兩路由小路包抄，一枝入仁丹，一枝入華玲，以便截擊英軍，然後以主力進攻高烏防線。是日敵機整日低飛偵察，但未投彈。是時華僑知英軍已退守勿洞，預知此場戰事，必移轉在高仁兩處，尤其高烏首當其衝。高烏民衆多逃到仁丹來，於是仁丹之鑛坑洞都為收容難民的地方。

十一日晚上，大約定七時以後，日敵實行夜襲，開始進攻高仁防綫，大砲與機關槍聲如連珠不絕，遙見滿天球形火光紛飛，大砲彈像火箭般在空中飛舞着。直至深夜一時許，槍炮聲稍為沉寂，遠見高烏三處火光沖天，推測是英軍為實行焦土政策，把該埠的糧食店及駐軍營房倉庫自動焚燬。此時高烏警長，惶惶退入仁丹，告訴余等，謂英軍已實行撤退高烏，然後由華玲出古珍集中太平。并謂救傷監防等各隊員，可自行

返家，收拾衣物，覓安全地點躲避，因日軍不久便到此地。是時起軍車與私家車連綿不絕的由高烏開到仁丹，經宜力埠進發。仁丹整個埠的僑民都騷動了，知道大難臨頭。大家都乘殘缺的月光，携男帶女向各處躲避。

深夜機關槍聲，時發時止，但大砲聲是沒有了。十二日早晨，已不復聞槍聲。高烏的警察，都集中仁丹的警署門前，自動解除自己的武裝，把槍枝制服捨在地上，像喪家狗一樣的溜走了。而禮文水雷錫鑛公司的英人總經理從打氏，仍將七百多名工人薪資發下，才垂首喪氣地坐私家車走到太平去，這是最後退出戰區的一名英人。我想他對於這規模偉大的禮文公司，是萬二分地依依不捨的。

糧食商店如裕隆，廣禎祥，同濟堂等，爲了要充裕民衆的糧食和減輕自己的損失起見，都願意將各種食品盡量散售與僑民，取價尙屬公平。英軍是全部撤退了，但日敵仍然未敢冒險進入高烏。十一日經半夜的戰鬥，已使華僑大部份退入山芭裏去，但十二日街上仍然擁擠着許多人，他們一面是要置備一點糧食，同時也想返到街上探訪一些消息。

八九時許耳聞爆炸聲，由遠而近，街口的人都驚惶失措，面色慘白，商店正在和許多人交易中，都把門關上了。這原來是英軍最後把高仁公路上的險要處，以地雷自行破壞，以便阻緩敵軍前進。此時敵機數架前來散下大批傳單，內容是「黃色人種共同攜手建設東亞共榮圈」

是日中午，突來一隊脚車隊，由宜力方面抵達仁丹，各穿着便服，似暹人又似馬來民族，惟識者當知其爲日敵僑裝無疑，係由暹人帶領，由小路入仁丹。大約是先行入埠巡視，有無英軍留守。是時馬路橋衆階狀，都去圍觀。甫抵埠中心點即下車，用流利的閩語說：「支那人馬來人都是黃種民族，大家都是大東亞人，無須驚擾。我等大日本軍到此，汝等須掛起日帝國旗迎接」。言畢入茶室去向主人索取酒食和汽水數瓶，牛飲而去。

入夜，遙見勿洞山頂 探空燈四射 鎗聲時有所聞 各處路口隱約

呈現紅色燈光 至八時許，日軍先鋒隊已抵達仁丹埠。其入埠第一步工作，即向各商店搜索食物，蓋高烏已成廢墟，敵兵以仁丹爲唯一據掠地。不久機聲隆隆，燈光閃閃，日兵由高烏運兵經仁丹宜力赴江沙，希冀包抄太平。另一路則由高烏入吉屬古林。進攻太平。是夜敵軍車源源不絕，有的停於路傍，手持電筒，向各商店搜尋食物，既往復來，通宵達旦，仁丹店戶財物被取殆盡。

十三日自晨至晚，敵軍車行駛不息，因往宜力一段路泥濘破壞，敵軍車多停駐於仁丹。華僑多被強迫代爲洗車挑水。敵酋並下令士兵到附近村落大事搜捕華僑，用羅厘載往仁丹宜力修築公路，無論老幼均須捆土挑泥砍樹，日以繼夜，工作不息。若稍爲怠慢，即拳打腳踢。該路糜爛，長凡五英里，華僑數百衆，皆係由宜力仁丹兩處捕來，各人祇發牛乳一罐爲糧食。足足工作兩日夜，始告完畢。

日敵以數日時間源源運兵，以筆者目睹，除步兵外，別無他種兵，即如坦克車大炮之類，亦甚罕見。而其士氣之驕昂旺盛，却屬事實。緣日敵踏入馬來亞之第一次，未遭遇到若何熱烈抵抗，所到都得心應手，如入無人之境。但敵兵之服裝與武器之配備甚劣，類似土匪，尤其先頭部隊，穿着各色各樣服裝，使人不知其爲蝗軍。日敵南進政策顯已策劃老久，以其先鋒而言，均由久居馬來亞之日僑領帶，非但熟識馬來地理，且通曉各種語言。以筆者所知，前在高烏以設攝影館爲名之日僑松川氏及江沙攝影館之大肥氏，都參與前鋒隊爲領導員。

一九四二年正月，敵軍事運輸已絕跡，但各處劫案頻起。即白晝亦遭搶劫。此劫匪多屬暹人，備有火器。高烏埠已成廢墟，固由於英軍之焦土政策，但兵後遭暹人之洗劫亦至慘，日敵知之亦不加以制止。高烏公立橋校被其縱火焚燒，膠園住宅各種物品，被其拆卸運返暹地。沿途停着廢棄的軍用車私家車，輪胎全數被其搬運返暹。暹人將各物視爲己有，其狐假虎威，認賊作父之行爲，至爲可惡。

記得還是正月五日，在仁丹街道發現兩名英軍，手持木棍。察其所穿服裝類似空軍人員，人頗高大，但骨瘦如柴，步行無力，須靠木棍支

持，大約過於飢餓所致。遇見華人每舉手為禮。丘君曉英語，招之入茶室飲茶，飲後由袋中出示小形地圖，問往太平應由何處可到。丘君亦詳為告知。據云彼等一隊十七名，係由暹勿洞退却時迷失路途而致失散，其餘九名均為暹人殺害，兩名病死於山林中，其餘兩名因足傷及病仍留山林裏，想亦難於生存。是時一暹警汽車抵仁丹，一見兩名英軍，則厲聲高喝，來勢甚兇，強拉此兩名英軍上車，開車復折返，諒此二名英軍必定凶多吉少耳。

貳月十四日晚，由宜力逃來華僑多名，報告五羅厘寇軍，由宜力駛至仁丹，廣貼佈告，限令避入山岫之華人，於四十八小時內返埠，市內商店限二十四小時閉店，照常營業，否則重罰不恕。華僑復又紛紛遷返。

廿日早晨日敵軍兵車兩輛滿載士兵，下車後即分派士兵據守各路口，不准居民往來。一部份日兵到街上搜查，附近鄉村住民亦同時被驅到街中，集中於公立學校球場。千餘名華僑男女老幼，立候於烈日曝蒸下，等候敵酋發施命令。此係第一次檢舉，又名肅清。僑眾大家都莫明其由，各人心坎中至為焦慮。至一時許，來了一位矮肥的隊長，高立於台上，命令全體民衆向其鞠躬，然後威風凜凜的亂「咕」一場，下台而去。續由一位台灣仁兄登台，用閩語演講，一步上講台，便由袋中拔出一支銀白色小槍說：「你們知道麼，現在馬來亞，是日本的馬來亞，而非英國之馬來亞。日本為着解放你們，所以進兵到此，使你們各人都享受共榮圈的繁榮。你們大家要絕對服從日本，和日本合作。你們誰能夠知道，在這一群人裡，那個家裡藏有槍炮武器？那一位是共產黨？或國民黨？須當面報告出來。誰知道英澳敗兵逃匿到山林中，也要立刻報告出

來，可以領取重賞。」大家都鴉雀無聲，最後他從衣袋取出一張名單來，逐名叫喚，被叫的都要舉手應到，並立在一邊，被叫出去的有二十多名，大多數是籌賑會的重要分子和智識分子，如高仁分會主席林天相，練康，黃林，高海校長劉應龍等廿七名。

是時已是下午三時左右，千多民衆已晒得頭昏眼花，加之肚餓口渴，竟有數名僑民不能支持而暈倒，日敵視若無覓。

被檢的經過逐名覆點過，街上店戶又經過一番搜索過，才下令叫民衆返家，而被檢的都加上繩索網住上羅厘車載返高烏去，囚禁於高烏警察局監房。

自是高仁兩埠，先後肅清十五次，凡稍為露面的僑商或青年，幾乎無一不被檢舉過，拷問過。計肅清十四次，被檢人數四五百名，經過嚴刑拷打的佔半數。公共車房，郵局，皇家旅店，却變成囚禁華僑之所。據其肅清隊長小村氏語人，「寧願枉殺一人，莫使一拈日份子倖脫」，是以被檢者一有嫌疑，即加以槍殺不赦。高仁共被槍殺三十七名。而區區兩小埠華僑之所以被檢如此之多，全係由漢奸與馬來人從中作祟所致，而籌賑會諸人最為彼等所嫉忌，特別是仁丹僑領練康先生，為彼輩奸徒懷恨至深，死得最慘。先後囚禁月餘，經過十六次審問，每次都加以重刑。練康先生以六十多歲之高齡，被指為抗敵最力份子，他每次被拷打灌水，都以不屈不撓的精神對付敵人。三月二十日下午，敵酋將練康先生與其弟練林，及子練炳周，押赴高烏原日英軍營房地，一齊槍殺，殺後同葬一地。仁丹僑胞受禍之慘，當以練氏一家為最。如練老先生於黃泉之下，得知今日敵寇之慘敗降服，也許可以瞑目矣。

大戰前後之霹靂高烏

試一展馬來半島之地圖 其在霹靂之北端者，有埠曰高烏(KROH)焉。地雖彈丸，然因處馬暹接壤，實為交通軍事之要衝。故此次日寇南進前後之情況，似有一述之價值。茲特分誌如下，以爲我同胞告：

一、軍事方面——戰事未發生時，高烏即有英印軍之駐紮。星洲總督湯姆士，更不遠千里而來此視察，可知其重要性矣。當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晨，星洲廣播電台首次播出色星洲被炸消息後，本埠人心即已震動，多作遷徙之計；唯同時大批英印軍相繼開入暹境，更有獲勝之傳說，故人心尚安定，以待究竟。孰知十日之夜，英軍當局忽命令全埠疏散，自此全體莫不扶老携幼，負重提輕，各自移散矣。其後于馬暹境上約經數小時之激戰後，日軍即直衝而入。英軍撤退之際，見本埠某代理汽油行多存油，乃于忽促間投彈焚燒，致附近屋宇，波及成墟者凡八座之多，其損失約近十萬左右，爲之傾家蕩產者 大有人在。日軍入境之後，奸淫擄掠之事，即時有所聞。

二、奸淫擄掠——方日寇入境之際，吾僑之鷄鴨乃其主要作餌，且豬牛亦爲其宰盡。彼等所居之處，所棄殘骨滿屋，群蠅亂飛，臭味四溢聞者欲嘔。同時入各民居商店搜索，金銀，鋼筆，手錶，皆其所欲。其貪婪本相，畢露無遺。尤可耻者，即每得一稍可賂之婦女照片，輒拘人強詢所在，而遠達郊野以求姑娘者，時有所見。某處曾有一老嫗，抱病守屋，自度無慮而未他避，適日寇闖入，欲加非禮，該嫗駭極掙扎，氣喘待斃，求之再三，乃得告免。另一孕而將產者，其遇亦似此，唯終不蒙其「恩赦」耳。迨星洲告陷，英軍投降，一部日寇乃得分駐各地，以作「警備」一隊，而對我僑大施刑殺矣。

三、刑殺——本埠警備之進駐隊也，乃由星洲陷落後之一月始 其

時殺氣橫生之寇軍，時作「肅清」檢舉之暴行，一面利用我僑敗類及他族走狗，刺探過去本埠熱心籌賑工作份子 雖口稱不事追究，而實則捕之惟恐不及，致昔日籌賑會主席林某先後被捕者四，爲期達二月餘，備嘗各種毒刑，最後僅免死耳。其最慘者，乃鄰埠仁丹(CANTAN)僑領陳某，與子同時遭捕，其用刑也，則於訊問之際，父子皆吊，一不如意，則以刀上刺，慘號之聲，令人酸鼻，且子視父刺，父聞子啼，其情更不知如何難堪也。其後父則以鱗傷遍體，年老難支，未幾即斃，其子當時雖尙存一息，然卒爲處死，臨刑時蒙目縛樹，當胸部直刺二刀，寇以爲斃，啓巾視之，猶目睜怒視，寇恐其活，復刺數刀，方告瞑目。時各民族視其如此，咸遠而避之，恐遭毒手。有途遇之者，則須作九十度之鞠躬，否則以爲不敬，拳脚因而交加焉。在行政方面，吾僑莫不居于奴隸地位，而作擄取之對象。茲述其政治手段於下：

四、政治——敵寇之政治，乃極盡法西斯之作風，搜刮之能事，橫斂重賦，無所不至。其奉納金之強徵也，即其明顯之証明。一般稍有產業而無現金者，則以金銀飾物代之。本埠因人少數鉅，除按產徵收外，更計人口家具而補不足，加之戰爭方停，百業凋零，民財安得不告盡哉。其後有所謂國境除者駐此，以替警備隊。彼等乃烏合之衆，紀律毫無，加以寇酋之縱容，更促其橫行 一切商業多爲日人所統制，百姓難於染指，附近所產豆穀之屬皆爲其廉值所強買，致農民叫苦連天，怨聲載道。且此輩以百姓爲可欺，明取暗盜，毫無顧忌。稍違彼等之意，則禍立至，無怪乎吾僑皆荷鋤種植，遠避山芭，冀得少賂此輩醜類。然其魔掌終有隨時伸及之可能，令人提心吊膽，恐懼莫須有之罪。

五、奸賊——日寇之政治既如此，其幫兇奸賊因而出焉 其上爲直

接受僱于日寇之警探，其下爲警探之爪牙。彼等無異祖國之土劣，作威作福，不可一世。其購物也，美其名曰「登賬」，實則爲永久性質之「登賬」。且令售者親送其門，稍不如意，卽示以「當心」二字，如恐人不知其權威與厲害者然。因之商人有寧願停業他就者。前有我僑敗類黃某者，以行爲卑劣及有嗜好，曾見棄於英政府，潦倒終日，有如丐類。此次日寇南來，以良機不再，千方百計，得一「通譯」虎皮，招搖過市，顯以新貴自居矣。無何，卽控告本埠某僑爲籌賑會主腦，某僑爲抗日份子。某僑爲共產黨，諸如此類，任其所指，敲索恐嚇，荷包滿滿。無

怪當時彼竟自認爲本埠第一紅人矣。更可笑者，彼因不諳中文，同時亦因貪心無忌，竟將本埠辦理奉納金職員名單一份，誤指爲抗日團體名單，被累者達百餘人，後經其主子一再探查，方知究竟，而彼之過去一切，不免漏泄，乃被處死刑。其主子想欲藉此以稍表公平，實則死一人，在日寇誠不足輕重，有如棄草芥耳，唯在我僑則少一害，且可爲後來者誠矣。其他血腥時代之日奸暴行，實罄竹難書，筆者不過就一時記憶之所及，濡筆述之。

邵 琦

玲瓏寇禍記

玲瓏 (LENGGONG) 又名小仰光，是上吡叻的一個彈丸小埠，北上宜叻還有卅八里。商業雖操諸華僑，而人口和園坵却以巫人居多，可說是馬來埠。華僑以廣西和高州人爲衆，多操農作；菸葉和黃豆是主要產品。

因農場多是新闢而靠近大山林者，「蝗軍」就以莫須有的「接濟游擊隊」爲罪名，於民國卅二年十二月下旬，由怡保和太平共調來了廿多車鬼子和偽警，在一些馬來人的引導下，到「督木龍」和「遮波」農村（離街市約四里）「肅清」，一面用一架飛機轟炸掃射山林裡的游擊隊，一面就大肆捕人和放火，約燒了幾十間亞答屋。除一些跑進山林者外，其餘的幾百男女老幼，都被趕出街上，關在仰華學校。有幾十人被捉去怡保，經過廿多天的毒打和灌水的審問後才釋放。有廿幾個被抓到當地警署，由一個巫僑警長，和幾個牛頭馬臉的巫僑警來審問，加以匪徒的罪名，活活地打死了幾個，埋在警署的附近。其餘在暗無天日下，敢怒而不敢言。當時有一民謠：

『要生病，去洞囉。（水土不好的緣故）』

要無病，住和豐。（氣候很好的緣故）』

要坐監，來玲瓏。』

半月後這批難民才被押着重回農村去收穀。田園因上半月無人看守的緣故，禾穀被馬來人趁機打劫了許多，山豬亦光顧了不少，因過熱而脫落的也無數。收割到的搬去華僑協會存放，暗中又給「大老鼠」偷吃了一部份，剩了給每人均分的，僅有廿斤穀，這就是一年的糧食，一年中以血汗換來的代價。

爲了防止這批難民去「接濟」抗日軍 於是把他們全都趕去離市街

八哩的「大曲」，開闢新村，地點在馬路邊，以便於日寇的巡視和統治。但一連四個月都未批准斬芭 那些難民 只是困守在那兒，縛緊腰帶。

不久，閩羅王又來點名招魂了。民國卅三年四月中旬 在「遮波」金榜裏，駐紮防守的廿四名印度偽警，被槍殺了，武器亦被奪去，馬來人也被殺了一些，馬來棚也燒了不少。於是日寇又急調廿多車「大軍」來「肅清」，但一無所獲，只好又拿手無寸鐵的羔羊來出氣和替死。由玲瓏一直掃上宜叻，在鄉村裡的成年男子約五百多名，皆被捉去禁在宜力兵營裏，晒了一天的太陽和淋了一夜的雨。問了話後，過了幾天又被載到人間地獄——太平監牢。

每天吃的有兩頓木薯，每次只有六兩，一天到晚都關在難於透氣的小籠裡。病了又沒有藥，在這豬狗不如的非人生活下 因體弱和痢疾而死去幾十人。

受過了八星期的高深「日本教育」後（在釋放時，一寇軍演說云，監禁是教育），其中有十一名以「匪徒合作」的罪名被判了死刑，有十幾名以「接濟」的罪名而判了十五年以上的監禁。其餘押回玲瓏還要隆重的舉行一套拜神懺悔的「典禮」。吡叻州的軍政「要人」都來訓話和監誓，記得神台邊旁有一副對聯：

『華僑省釋，感沐皇恩。』

我們今後，願做良民。』

因受傷過重或染有痢疾而死的約一半。僥倖不死的也多成爲終身殘廢 這就是「東亞共榮圈」「王道樂土」的恩惠和幸福。

陳維芳

日寇在怡保太平暴行一斑

日寇在吡叻各地之暴行 殆真所謂罄竹難書 茲錄各報所載消息一
二 以見一斑。

怡保發現集體屠場

怡保居民遭日寇殺戮者，數目難以數計。當局曾發現日寇之集體屠場。星洲著名之劊子手，大西特務隊長及霹靂殺人王國近高特務科長等，曾奉命發掘墳場一處，發現骸骨八十三具，聞死者係列隊遭彼等以機槍集體屠殺，然後合葬一處云。

怡保軍事法庭昨日審日寇吉村曹長，作証者有前日寇憲兵隊長，供述憲兵部組織及部屬腐敗情形，另二名憲兵先後作供，被告犯罪時間，係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之間。第一宗被毒殺之婦人名嘉狄基梳，其七歲之女，亦被當其母之前，將之倒吊。第二宗情形無異。是案由輝基花中校主審，士密及丁羅少校，夏打及詩打佛上尉陪審，第威斯主控。綜合吉村之罪狀：有倒吊兒童，以火灼女人下陰及乳，濫用私刑。結果，法官宣判處被告絞刑。（現代日報卅五，二，廿一。）

一，怡保高等法庭於十二日提審金寶活埋廿二名抗日份子慘案 案中被告計馬來警長二名，馬來警察二名，華人暗探五名，共九名。

據報本年八月廿二日至廿九日之一週間，金寶警局有廿二名所謂政治犯，被分批驅往郊外活埋，每批三五人不等。被埋時，各人皆被反縛而後被推跌落土坑 間亦有被槍擊者。（新民主報卅四，十一，十四）

太平日寇之殘殺吾僑

三年前，當日寇攻陷北馬時，即長驅南下侵進太平 江沙 和豐等

地。當時有所謂肅清隊者，山日寇憲兵特別編成，分為數十隊，每隊三四十人，各有最優良之腳踏車。不分日夜，四出偵探。市區，鄉村各地均有彼等之踪跡，居民畏之如虎，每聞其來，咸相顧失色。此輩肅清隊，每遇華人，即嚴厲檢查，如手上有三點黑，或臂上有花紋者，即視為不良份子，捕捉而去。或用刀劍殺害，或橫施其他酷刑。

（華僑日報卅四，十，八。）

太平日軍之憲兵隊，行為與德國秘密警察無異，殘民以逞，罪惡昭彰。英軍當局對彼等之拘捕方法，係先編成名表，附以拘票，然後交予日軍長官嚴令彼等須將此等罪人在限定期內捕獲，并送往指定地點驗交。據悉，前曾歷任吉隆坡，峇都牙也，太平等地之獄吏中村，業已就擒矣。當英軍官數人前往其宿舍逮捕時，遍覓不見，最後始發現彼乃伴為小卒，混於一工作隊伍中 查當日軍投降前約一星期，彼尚親自監刑處決一名同情於馬共者。

另有太平獄吏兩名，亦在拘捕之列，一名吉田，一名清水 查當彼等作威柱法時，不知有多少人任彼等之毒刑下畢命。在監獄附近之曠地中，有四華人及兩印人之墳墓，彼等俱遭灌水慘死者。此輩惡徒曾於一日中絞死廿餘人，其如是草菅人命，非僅一次。至日方之法官亦難卸其罪，因彼等判處極刑時，不准犯人自行申辯。輕微罪犯任意施刑，若輩心目中實無所謂法律。（星洲日報卅四，十，三。）

一九四一年冬日寇侵馬，十二月間，太平即有四位瓊州僑胞被斬首示衆。首級一置於麗都戲院側，一置於椰酒間旁，一在得和店口，一在黃勞公司前面。形狀慘絕 極為恐怖。一般市民，凡曾目擊該慘狀者，至今當猶能回憶也。（現代日報）

仕林寇禍

民國卅年十二月八日，日寇對英美宣戰，翌年一月八日，日軍即至馬來亞中部仕林河。當戰事將至仕林時，余避難入山，架木爲巢，作無聊生活者，月有餘日。至倭寇入山搜逐，遂携斧出。一至街場，見舖屋皆空，全無門戶，公路鐵路，尙有英軍遺屍。日寇入境後，對我華僑，初則以收藏槍械爲名，用刀刺斃二三十人。繼則以反日爲名，繼續逮捕斃斃二三十人，在街場，屢於五更半夜，敲戶撞門，使人不知所措，一次挨門逐戶，將人趕出街場，而軍警則從中取物。被逐出街場之人，群聚一處，或看面色而拘捕，或用蒙面人指認。又有一日夜間，全埠之人皆趕至警察署邊，署內窗戶，有人在內，使人從窗戶經過，其內之人如有所指，被指者即被扣留，此次被扣留者，皆爲店舖東家，無論中馬印之東家，均被拘焉。所受之刑，即拷打提吊灌水等。責以供給月捐與抗日軍。華人得出者，均花幾百幾千元，而馬印之人則不知矣。一九四五年四月間，抗日軍焚燒警署，全埠之人，驚慌無措，一面挑水救火，一面打電話報急。下午六七時起焚燒至十二點鐘，軍警一擁而來，有數百之衆，佈置街頭巷尾，如包圍木埠之狀。幸此日不過往山芭各處搜索，而各處亦不捕一人，人民均相慶幸。豈知二三日後，晚間五六時，警察又來本埠，拘了青年十餘人。又二三日，怡保義勇隊警察時探等，又來數十人，全街場男女老幼，均被逐至樹膠園，擇人盤問。所問者爲當時焚燒警署之情形如何？及共人之去向如何？後又將衆人逐返警署。此時各人，見警署周邊，挖有深窟，疑將被置深窟活埋。幸一二點鐘後，各人即被令洒掃警署，及清除署邊垃圾，各人之心方安。此次暗探二十餘人，如狼如虎，無人不畏。彼輩逐戶清查戶口，多方責難，多方索金錢。費了十餘千的金錢。街場乃算無事。此輩索款飽囊去後，又來另一批十餘暗探，亦是索取金錢，又費了十千八千。其後丹容馬林警察署長

遷於此，本街場雖無事，而街場外之人，無論在丹戎馬林街或山芭種植之人，無日不被拘捕十人八人，至於警署不能容納。初時尙給家人送食，後則一概拒絕。而所施之刑，實令人難受，或則遍體鱗傷，爛至筋骨，或則手足折斷，爬出街場，或則年老不能忍受，死在獄中。一連四五月，被拘者有數百人，每人均花幾千元，始得釋放。敵署長與警兵，佈置軍事防備，極爲周密。警署與街道舖戶，互相連絡取十餘舖戶住警兵，外邊植木桿，用鐵刺牽連圍繞，內門口用土作堡壘。警署周邊，更掘深溝包圍，守者極易，攻者難攻。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已宣佈投降，星洲吉隆坡，已在慶祝勝利。但本埠則於八月廿六日尙在戰亂中，抗日軍連攻二日。初署長宣佈，倘抗日軍攻警署，街場華人，一概屠殺。後槍聲一响，日寇即盡逐華人出街，不准閉戶蟄伏，此爲第一日戰事也。第二日又開火，幸准各人在店，不得閉門，雙方從中午至夜半，槍聲隆隆無間斷。抗日軍有大炮，連放四五响，僞警始驚。抗日軍二日死二人，警兵亦稍有死傷，而本埠之富商鄭君與黃君，則被警兵拿至警署槍斃。又有丹戎馬林有一華僑乘汽車往怡保經商，路經警署，亦被扣留，身上有十七八萬元，爲警長所獲，亦於此時擊斃。戰二日，警兵畏怯，第三日黎明，即率軍往怡保，由抗日軍出而接防。抗日軍一出，有一二百人，軍隊整齊嚴肅，有歐人在內，排隊而來。各民族，各商家，均出迎接，鼓掌慶祝，欣聲載道，繼款之以茶點，談笑風生，盡歡而散。不意樂極生悲，又生一波焉。該抗日軍散步歸警署，佈置一切，即接各埠電話，謂有日軍十餘車輛，從此經過，係在某埠路旁擊斃同志者，宜以武力解決之，於是又發生一度衝突。計日軍幾年來，屠殺本坡華僑有一百人左右。至財產損失，則不知凡幾。

林舉廷

第十篇 雪蘭莪

敵人入境經過及其暴行

一九四二年的春天，整個南島已籠罩着火藥的雲霧。民心惶惶，關注於北馬戰訊。在中馬，謠言頓興，由於郵局透漏些「吡叻彭亨通郵斷絕」的零碎訊息，無疑地，戰事已迫緊於眉睫。雪州在形勢上已處於被包圍地步。那些由前線回來之軍用車，滿載着軍需品與兵士，不斷地向南移動。雖然政府三令五申，派員挨戶勸告，力求安定人心，但效力甚微。那些負有捍衛國土使命之巫籍逃軍日多一日，政府或因鑒於大局已去，忙于撤退，未嘗嚴究，故維持治安之警察，亦相機免脫。既而敵人之飛機又不斷在上空耀武揚威。巴雙市區與萬津縣署附近相繼受炸。這時秩序紊亂，政府倉庫開放，任人民搬取，鐵橋已安着炸藥，準備隨時炸毀，更使民心惶恐，面面相覷。

一月八日子夜，剛剛在百餘輛軍需車過後，橋樑便斷絕了，再過三小時，敵人的衝鋒隊悄悄地用橡皮艇分作幾處在雪州蘇丹發祥地萬拉港登陸。在下弦月下，夜闌人靜矇矓中，山遠而近，由微而顯，漸漸傳來錯離步伐聲，混和着拉野炮聲。住在路旁井及沿港我僑，有駭得不能動彈者，有爬出後戶倒臥溝渠者。但是敵人的目的是在襲擊英軍隊，并未顧及其他，所以一到十字道上，便砍樹遮道，開掘戰壕，蹲守達旦。但英軍已過，未曾發生格鬥，所以一夜亦悄悄過去。

但是天一亮，那不幸禍事就開始，所謂「皇軍」的「武士道」就表現無遺了。開始就挨戶破門搜搶食物，搜查汽車。因為汽車未被英政府所徵用者，亦早被收藏內地，故日寇不得汽車，便搶劫自由車，不拘新舊優劣，一律不揀。此外金錢裝飾品，以及時鏢，鋼筆，襯衣……等，若被搜到，無所不好。綜查本區自由車損失在數千輛以上，金錢物質損失數量計逾萬。說也奇怪，其武器反綁住在自由車上，此種傲慢輕敵的

態度恐是敵人的特有。由於仇恨我僑，故多迫我僑拉車及作其他種種勞苦之工作，且動不動就予以拳頭的賞賜。

至於徵用軍糧，尤其強盜方式。只要認為需要，則隨處破門破戶任意搬取商舖中或民房內的物資。有時還要縱容土人洗劫一空。

這衝鋒隊雖暴虐，但代替衝鋒隊而來的負有維持治安秩序責任的警備隊，則暴虐更甚。其維持治安方法，首先，聚集各民族領袖於一堂，據說是：「不分種族，不分階級，務要精誠合作，和衷共濟，本着皇軍作戰精神，以期實現東亞共榮圈，共組一治安維持會支會，以濟時艱」，這個御用機關，發售所謂良民証，每張一元，家領戶貼，同時因為「皇軍」需慰勞，迫着要糾少女慰勞團，即軍妓之類，以充軍士俱樂部之用。祇求減少騷擾民間良家婦女，我僑亦勉強俯首塞責以滿其慾。

政治方面，採取以華制華策略，起手大事搜捕抗日份子，名曰：「肅清社會中之不良份子」，又想訓練不良份子為其走狗。還有挑撥離間各民族的方法，唆使各民族互相懷疑猜忌。表面上裝腔作勢，極力曉諭各民族務要「披誠合作，皇軍一視同仁」，其實對待華僑是用高壓手腕，不惜用暴力摧殘，對於印巫民族卻稍稍善視，這就使他們一部份無知之徒，受寵若驚，無形中構成各民族間互相歧視心理。這時我僑喘息於鐵蹄下，敵人動不動就加吾僑以酷刑，監禁。統計本縣在此淪陷期間，先後遭受警備隊，憲兵隊，肅清隊搜捕數十次。現在舉其牽牽大者於下。

警備隊駐紮地方，是在與森美蘭州毗連之雪邦坡，人數四十餘名。先是敵人接受密告，捕捉專事搶劫之私會黨首領數人，此時人民視線，無不集中於新政府之施政，希望懲辦盜魁。誰知這些被捕的人，未幾即

被釋放了。他們一出來，地方上情形就隨之改變。昔日是暗中搶劫的小強盜，現在是公開自由勒索的漢奸了。稍不愜意，就認贖為共產黨，率領警備隊大舉搜捕。

在這警備隊駐守期內，我僑領袖漸曉得敵人貪污的病症。不惜大宴小宴，聯歡酬酢，送酒烟及雞蛋等禮物，藉以減少地方上騷擾事件。罹禍者，亦藉此以通融，得釋後再備筵謝恩。及警備隊調去之後，青天霹靂，來了最嚴重的暴風急雨。時間是秋末，此次來捕的是加彭警備隊。是巫狗吉棟與漢奸張某所誣告的，先後在直落至萬津龍溪一帶搜捕三天。罹禍者約卅餘人，其中有僑領，有殷實家，有教員，有商人，有青年，有理髮匠等。先將犯人排列一行，一一問明姓名後，然後擬加罪名，或指為共黨，或指為接濟共黨，或指為募資幫助中國抗日，不一而足。那首被刑罰的有為青年林金鑫，溘然長逝，一瞑不醒了。

在敵人暴政之下，公務人員無一不貪污，賄賂公行，討價還價，大做交易。杜絕多時之賭禁，至此亦大開，賭場隨處林立。那為害最大的花會，亦有六七場之多。消磨青年意志，誘惑婦孺墮落，影響社會治安。敵人雖說更嚴厲取締賭博，可是卻設公賭局，徵抽重稅，而取締逃稅的小賭。於是，偵探員，或情報員，便可以享受各賭場賄金，可以花天

酒地無耻的享樂了。

萬津警察署偵探賴某，受印籍警長命，赴峇都坡鳩收賭場月金。甫下車，即被鋤奸團所擊斃。憲兵隊，肅清隊，認定該地為匪徒出沒區，先後到該地圍剿凡數十次，前後男婦老少被抓監禁受刑者，不下百餘人，而致死亡者亦有數十人。有時，竟令市面商民齊集，羅列道上，兩端置機關槍，故意向天掃射，強迫繳交共黨等。此種悲劇常常開演，一直演至日寇投降時才終止。

其他若龍溪，武吉會江等處，亦常遭騷擾。

在這三年八箇月間，除敵人蹂躪而外，那些漢奸走狗敲榨同胞，禍患之烈，至今尚令人談虎色變。此輩漢奸，在一九四五年初，竟在八支，直落，萬津等處，設立特務處。由吉隆坡，吧生等地而來之大小奸醜，什麼特務隊，特高科，防諜部，滅共部，……等，名目甚多，不勝枚舉，無時無刻，不在結伴集群，向僑胞勒索，敲榨，直至日寇投降前幾箇月間，那引導外奸之本地漢奸被馬共所鏟滅之後，乃稍氣餒，不敢公然橫行無忌。

洪佳才

日寇統治雪峇坡實況

當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廿九日，寇先鋒部隊，由對岸霹靂界穿入雪峇勿安南。計淺水艇四十九隻，兵士八百餘人。靠岸時一個巫奸（本處警長）率許多部下在碼頭等候，有的替寇軍縛船，有的替他們搬東西，時間約在下午四時。於是寇軍一槍不响，佔駐雪峇了。此隊寇卒八百餘中，有半數能操混雜的中國語。他們一踏入店中，開口就問有香煙嗎？第二句便是這兒有小姑娘嗎？這樣鬧到天明，它的軍官也不約束。第二天早晨即點隊，開拔他往，經過二三天靜寂。一九四二年一月三日中午，即遙見對岸有無數寇軍騰集待渡，由六隻汽艇催渡的，約有七千至八千名。惟此中能說國語者較少，然騷擾婦女，及追逐鷄鴨，和搜劫食物，則與前無異。至六日午後，據說丹絨馬林經已攻陷，他們可從鐵路直進，無須再繞此泥濘的海岸。至七日晨，所有殿後病卒都去盡。從此以後，本坡雖已淪陷，幸無獸兵駐防。惟安居証費奉納金，都接二連三，由吉隆坡華僑總協會，直接催收，弄得一般貧窮僑胞叫苦連天。直至一九四三年二月間，才派一位倭官，來掌理食糧，及農村增產。他名義村。此位倭官，出門時每帶一把刀，和一面日本算盤。緣本處有一萬四千五百英畝穀田，他們認此地為雪州產米區，所以特別留心。至稻將成熟時，它便回去吉隆，向寇酋片山省太郎報告。其後引來一隊日印巫參差的軍隊，和十餘輛羅厘車，將穀田周圍封鎖，除田主人每人留下一年之糧，男七十二秤，女四十八秤外，餘者一粒不許留存。同時指定凡十八歲以上之男子，皆為自警團員，每天要數百自警團員，于天明齊集穀田，幫他們收穀入倉。初期有幾位馬來人於夜間搬運多少回家收貯，後被察覺，即於第二天將該馬來人吊起，懸在六條溝，十字路中示衆。自此以後即憑

他予取予求，不敢非議。以上一段搶穀事，為一九四四年六月事也。

接踵而來的大概是七月初間，派一位日本人，和一名台灣人來司理警務，及鎮壓人民。日人名八木田，台人名湯川龍浩。該日人蒞任時即大興土木，把原有的警察署，增大三倍。同時迫市民建築防空樓，及沿岸看視樓，與自警團站崗等。除上列數事外，却無甚騷擾。孰知真虎不足怕，假虎更兇殘。有一天下午，由吉隆坡降臨一隊華人走狗十一人，却沒有日本人在內。有二輛舊汽車，一架手機關槍，和一支左輪短槍。一下車便大模大樣，進駐商業俱樂部，同時召集坡中僑領及舖戶主人開會。開口的姓潘說：「我們專為肅清共產黨及游擊隊而來的，好人不要懼怕，你們只供飯菜及香煙足矣。」可是一到夜裡，他們就反常了，開起汽車，到距此一里，三十九碑去抓人。幸得此番係屬初到，他們未敢留下過多罪惡，前後三批綁到十一人，罪名為接濟共產黨，或加入共產黨，在嚴刑拷打，強迫招認之後，都聽自警團及招安會職員的懇求，允担保釋放。

一九四四年終，警察署長八木田。被召回吉隆坡。一九四五年元旦，另派一位名浦兼太郎，前來接任。據聞此第二任署長，於戰前曾在吉隆坡經營磁器，所以能說出很流利的馬來語。到後都照前任署長的計劃施政，除繼續徵役民工外，却未苛待華人，且好與華人文遊。當時警署中，除署長外，餘者九十餘人公務人員，都是馬來人。他們見署長之動向如此，對華人成不敢欺侮，我僑始稍得安心。孰知潘某等十一人，前次到此胡鬧一場，留下多少人情，但却未得到實惠，乃復於本年二月間，引來憲兵二十餘人。此番來勢兇猛了，中有領隊日人渡邊。還有台人，仍暫聚商業俱樂部，弄得我僑又要開銷數萬元。同時各舖戶都手忙脚

亂，招待惟恐不周，他們則斜輪兀凳，談笑開心，悠然自得。一入夜間，他們便活動起來了：立派一隊出發去大港，另一隊出發去新溝。第二天果然抓到成串的犯人，約十五六名，都是新溝的華僑，指他們的罪狀是藏匿收音機，及聯軍潛艇人員，從該漁村登陸。這十六名都是潮籍漁夫，他們俱不識字，收音機爲何物，全未見過，聯軍是何名詞，也未聽過，無辭可供，弄得老爺發火，咸照例吊起，但聞公館內，似萬馬奔騰，喊救之聲，終宵且達。第三天，又綁到雙溪打哇的一批廣籍金商，內有袁鵬兄弟二人，罪狀也是偷藏收音機。他們叫屈求饒，憲兵們安肯相信。於是選起幾位耐刑者吊起，袁鵬也在被選之列，經不起一連八點鐘的毒刑，遂一命嗚呼。臨終解下，有一位日人，係隊長之勤務，復舉起椰肉槌，向死者胸膛亂撞，前胸排骨，俱皆粉碎，方才釋手。此後一連七天大雨，途路泥濘，它們不能工作，終日在公館食肉飲酒，唱歌消遣。潘某等便利用此霖雨時間，向華僑大敲竹槓。迨雨晴路乾，便班師回吉隆坡。臨行只押去重犯四名，餘者俱准自警團招安會之職員保釋。第二任署長浦兼太郎，忽於三月杪接到命令，調他至瓜拉古巴，而瓜拉古巴，那個殺人不眨眼的轉換過來。此位第三任署長是四月一日到任，他名櫻井，聽說他會住砂勞越多年，能說一套爪哇腔的馬來語。跟他同來的有二位黃姓華婦，一年約四十四五歲，幼的據說是她的妹妹，年紀十六七，此位署長非常古怪，到任十餘天，全不理政，却利用黃氏和華僑婦女交遊，在短促的時間，就把當地的情形探聽明白。於是他駕起汽車，四處捉人了。有一個時期，抓到百餘人，警署中比猪牢還要擁擠。內中我僑計四十八名。他白天罕有辦公，高興時，就是夜裡到監內，叫出一二名犯人來詰問，每刑又必用木棍木槌，打得犯人喊苦連天。有時打

的手熱，逐個叫出，輪流打到天明。茲將先後被殺害及受重刑者列下，以彰武士道之暴政。計開黃雷，永春人，三十歲，指他收藏軍火，遍搜住屋，沒有證據，於半途殺害之。尸骨暴露椰園邊水溝底，遺下妻女及子四人。謝亞堂，潮人，四十餘歲，指他交結共產黨，迫他帶往追尋共產黨根據地不獲，於中途擊殺之，遺下妻女及子六人。蔡孝申，潮州人，五十餘歲，沒有指他罪狀，禁三十二天，破費日幣五萬餘元，且於獄中患病始被釋出。陳擇賓，泉州人，禁三十一天，破費日幣萬餘元，物資無算。上列一段是櫻井到任後的政績。

此位署長到任僅四十一天，雪峇被掠奪，當不下四十萬元。四月十一日第四位署長到了，他名齋藤忠志，年齡在五十左右，鑲有滿嘴銀牙，行動頗端莊，唯不曉馬來語。同行有一位台灣人名小林，操客話最流利，並略通馬來話。他倆到任後，見牢內禁着許多犯人，以爲雪峇必非安靜之區，起初對防務，極度留心，調查後始知被禁者，都係冤屈，於是他們將犯人逐一詰問，遂陸續釋放。不到一月中，所有犯者，放了只存二人。當然我僑見署長之精明，復有小林道歉曲，咸稍爲安心。從此之後，雪峇便相安無事。直至八月十五日，日皇投降，該署長於十六日接到消息。他自思雪峇邊隅，日人無多，定有抗日軍，迫他繳械，乃於十七日，臨時召集自警隊，將警察署周圍築起土城，藉作固守。至十九日忽接上峯命令，着他們集中安順。二十日中午，連同三井農園及糧食推進隊等，共六名日本人，一名台灣人，將警署中之槍械全收起，計二十六支，藏於麻袋內，一齊落船到安順去。日寇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進佔雪峇，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廿日離境，共三年七個月又廿一天。

彭文章

萬撓淪陷記

一九四二年一月三日，萬撓首次遭寇機來襲，規模甚小，僅小型機三架，徘徊空際約四十分鐘，投彈十餘枚，然後揚揚得意而去。彈體亦殊小，估計爲廿五磅者。事後發覺炸毀郊外菜園屋兩間，椰樹數株，路軌一段，并炸死一人。經此一炸，市中居民咸認戰火已迫臨身邊，即日歇業避難者十之八九。三日後，果聞野戰炮聲，敵機並連日來襲，一月十日午後，寇軍先頭部隊即湧入本市街道矣。

其日夕刻，有冒險滯留市區者入山林報告云：「寇軍已到，大肆掠奪商店糧食，商店經敗兵暴民數日之搶劫，先已損毀不堪，今則始全部被破壞矣。惟寇軍尚無隨意殺人，姦淫之事，則以婦女早自撤退，故亦無聞」。吾等心始稍慰。

長居市鎮者，初適山林，生活殊不慣，且時瀕聞鄰近各難民區有強盜出沒，殺人越貨，慘狀亦甚可怖。本區住民，乃預爲之計，組織自衛團，輪值守夜，武器則削木爲桿，配以鋼鐵尖刃，所謂聊勝於無。守望約歷一週，尙無意外。一日傍晚有印籍敗兵二人，行丐山林。吾等無以應，臨行有倖然之色。居民咸相戒懼，蓋強盜集團包括一切民族在內也。比中夜，忽聞遠處山頭長呼，守夜者急鳴鐘報警，凡團員均應聲雲集，虛張聲勢以備盜黨之光臨，久則寂然。惟此夜各人皆不得重入睡鄉矣。越二夕當首班團員屆時守夜，爭論煮粥鹹淡之際，而苦難襲來矣。

時則夜幕漫漫，槍聲轟然數發，全區立呈混亂，鐘鳴不成聲，諸人爭相奔避。余伏叢莽間，但覺連珠子彈掠頂而過，不寒而慄，此區四圍有人家，而吾家與原日貼鄰者適居中央，此批強盜至則直撲吾等居處，殊難索解。傾箱倒篋之聲，吵擾非常，側耳傾聽，槍聲竟仍不絕，老婦乞憐聲隱約可聞，忽聽大叫一聲，繼以呼救嗚嗚，震人心弦，且先後凡

二次 默計必有慘絕人寰之場面展開矣 盜黨亦始終吶喊以壯其兇暴之胆。

盜匪退走後，吾等自莽中出，則滿目淒涼。急從事救死扶傷，或檢拾狼藉地上之衣物。忙亂中懼匪黨復來，相約挾持細軟，撤退至山際，以待曙光之降臨。計殉難者爲兩少婦，與各在抱之嬰兒合共四口，彈入胸脅，流血甚多。

翌晨，吾等聚商，與其繼續遭受虐害 毋寧屈處寇軍暴政之下 於是盡一日之力，相率遷返市區。

吾等既遷返市中，則十室九空，蕭條寥落，圻穢滿地，蒼蠅亂飛，睽別兼旬，境同隔世。首先復業者當爲吸慮饕餮之小販，雜以賭博攤擋。市警局登用舊人，然無權力。駐市寇軍僅爲兩小隊工兵。匪黨此時方伸展其暴力於鄰近小市鎮，本市幸告無恙。

一日有青年入市中，挨戶派送傳單，貌極鎮定，則爲抗日軍第一獨立隊成立宣言也，吾等亟匿而讀之。隨有馬來人奸徒蹣跚而來，遽詢問青年何去，吾妄指方向給之，此一九四二年二月末事也。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日傍晚，駐市一寇工兵狂奔歡呼曰：「新加坡踏入矣」。未及一週，吾等即被迫懸升太陽旗以慶祝寇軍對星洲之攻略勝利。

二月末，寇軍遣隊正式駐防本市，於分岔路口 設哨站 凡過往者必須向哨兵敬禮，稍違標準即遭無情之毆辱。

三月二日之夕，吾等在睡夢中爲炮火之聲驚醒。詰朝知爲抗日軍「一獨」首次襲擊寇營，寇軍死傷數人。而此隊寇軍似爲較開明者，結果檢出市民數名了事。是晨，寇軍嘗將市中道路交通遮斷，行近路口者，

被扣數十人，悉被驅往審訊，僅亦奉行故事而已。

自此，歷時一年有半，寇警備隊凡數易，以中村隊駐屯較久，本市居民大體相安無事。此時市中奸徒尚未現形，有之則為巫奸一人，此奸體殊胖，禿其頂，以示東洋化，出入隨寇官佐以行，氣餒日張，終於一九四二年末被狙擊喪生於野外。適寇軍忙於換防，並因其為外族人，故未牽累別人。吾友之從事抗敵地下運動者，尚可採半公開形式，紅色組織中之活躍者，以時躡返市中對同僑有所指示。駐市民運負責者為黃君書森。後黃君在外埠被捕，囚吉隆坡獄中，越獄之役與焉。奈昊天不弔，卒以二次被捕失蹤。

迨一九四三年七月以後，本市叛徒漸次崛起，第一名為葉某，混號吉靈仔，形容其膚色故也。被害之第一人為李平，李為負某部份庶務工作之同志也。葉某賣友求榮，卒株連梁廉等。據傳梁廉遭寇憲兵斷指酷刑，堅不肯吐實，而李平終亦不免。後吉靈仔恃功傲慢，不可一世，仍不獲寇軍錄用，則自吹自擂，仿製手槍之皮套以恐嚇民衆，公然勒索，致寇軍亦不直其所為，執而刑之，餓死獄中，可謂報應不爽。

自此，災害日烈，大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之勢，市中青壯年先後被檢十餘人，鮮有生還者。而奸徒亦有被殺者。其中有湯姓少年暨一巫人警目，被暗殺於市中通衢，事後並牽累多人。

一九四四年初，本州公開賭場成立，美其名曰「娛樂社」，獻策者為本州開僑黃氏。後黃氏被刺身死，此事為其主要罪狀云。

華僑協會者治安維持會之蛻變也。凡初期之安居証通行証米牌之屬，均須通過維持會以獲取之，而奉納金之徵收亦由維持會移交華協會負責。

一九四四年春，本州並有招安會之設，人選大體因仍由協會，指導者為不明國籍之張氏，又名長田義人。定直接抗日者為甲種不良份子，資助甲種者為乙種不良份子，分別招撫。此會為加強其宣傳技巧，不惜

亂抓民衆，迫簽文書，舉行所謂投降式典

「娛樂社」經營約半年而衰落，其間養成怠民甚多。寇軍陰謀以華制華，於此時廣招收類，挈之以進攻反抗勢力。一時人馬難選，聲勢洶洶。寇軍復縱之以養其惡。於是寇軍暴政乃益發不可收拾矣。

寇軍行政，法令特多。雖令不行，不以爲羞，朝令夕改，習爲常態。如物資統制令，由於海陸相尅，統制儘管統制，違犯者則有幸有不幸。物價自一九四三年末，竟以幾何級數昇騰高漲。徵役於民，不給值，不與飲食，創「勤勞奉仕」之名目。其苛虐過於秦始階場。至於物價統制，收效無從，亦不明令廢棄，一似爲警吏開拓生財捷徑者。迨奸徒得勢，肆作黑市貿易，則自辯解曰：當局集中精神於戰爭，不能及於瑣事。其後收徵既顯，對反動教育制度照顧漸疎。對一般市政衛生亦假手市民「勤勞奉仕」，其自解語略同。

寇軍行政，亂七八糟，情同兒戲，復託治安重任於奸徒，亂作胡爲，暗無天日。此等奸徒，恆奉台灣浪人爲首，狼狽爲奸。不敢正視抗日者，但以虐殺無辜爲能事。甚至偶語有罪，閉行有罪，目視亦有罪，病態者亦被視作當然囚犯。生殺隨意，狂妄荒唐。寇軍當局竟視若無睹，其不敗亡是亦無有天理。迨敗亡前夕，寇軍僞害州高等法院長日下基晉發爲善言，謂「警吏探員之虐待囚犯，有違皇道」，其後亦嘗平抑冤獄一二起，誅惡探張吉祥一名。然後並宣言謂：「權力所限，改良刑律有不能作主者」，又言「軍政裁判，體刑在所不免」。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寇皇向聯合國作無條件降伏，此訊傳至是間，凡一週頃，寇軍當局尙力圖掩飾。然已天下大白，萬民歡悅，痛飲欲狂，市中物價激烈昇漲。而消費者略無吝色。九月五日，英軍返旆星洲，十五日本市最後一批寇駐軍繳械投降。某寇軍於投降前夜，猶侈言二十年後，彼等將作二度南來。真是至死不悟。

李陵江

煤炭山工人的抗日鬥爭

我 關 等

當我們的考察團，到了吉隆坡的第三天，就得到了一個機會，到馬來亞唯一無二的煤炭山去跑了一趟。

抗日軍第一獨立隊司令部的副隊長陳大智先生，還特地在他的公事百忙中，抽了一天的工夫，用他的大型轎式汽車，載了我們去。

煤炭山位於雪蘭莪的西南，屬於萬撓區，由吉隆坡到煤炭山，除了公路外，還有火車路，交通相當便利。

打從吉隆坡到煤炭山這一段公路，彎彎曲曲，崎嶇不平，傾斜得很，兼之三四年來，鬼子只會跑路，未曾修補過，把公路都跑成了一個一個大大的窟窿。車走的速度，雖只每小時廿五英里，但坐在車上還覺得非常顛簸。

二十多英里長的公路的兩旁，映入我們眼簾的景物，盡是一區區的木炭山，人家却是寥寥無幾，荒涼得很。陳副隊長告訴我們說：

「這些木炭山，過去都是大樹膠山，住着幾千的印度工人。日本鬼子來了後，一方面爲了補救當地糧食的缺乏，一方面爲了防止人民抗日軍掩藏於這些密叢叢的樹膠山活動，於是，在一個「增產運動」的宣傳課題之下，不惜把幾千英畝的大樹膠山，砍得精光，種以木炭了。」

我們的車拐了幾個彎，再走過一段稍爲平坦的柏油路，經過一個印度人住的樹膠園宿舍的門前時，突然看見一些印度小孩子和婦人家穿着紅紅綠綠相當整齊的衣裳，心裡覺得有點奇怪，於是我問陳隊長：「爲什麼經過幾年鬼子的掠奪和剝削，這些可憐的印度膠工，平時還穿着這麼好呢？」

「這幾天是印度人的森寶聖節啊！」陳副隊長毫無思索的，立即這樣的回答我。接着又說：「在過去和平的時代，這一帶的印度工人，在

今天是多麼狂歡熱鬧啊！他們開盛大的篝火會，而且有大規模的出神遊行大會，一連鬧幾天幾晚，好像要把一年來的疲勞都在這幾天工夫裡消耗掉的。但是，這幾年來，是冷落得多了。因爲，這一帶稍爲年壯力強的五六千印度膠工，都被日本鬼子拉夫，送到泰國去做苦工，而且十之八九都死光了。現在留下來的，却是一些小孩，婦女，和一些孱弱無能的老人家而已，生活也是那般的悲慘……」

又拐了幾個大彎之後，車便轉入一個大樹膠園的黃泥路去。連日來，由於天不斷的下着大雨，路泥濘滑溜得很。車穿過了膠園，便來到了一個光禿禿連一根樹木都不見的高崗。陳副隊長指着前面散佈着點點的房子的那一片遼闊的平原說：「這就是煤炭山了。」

再走過了五分鐘的光景，我們的汽車便駛進煤炭山的小市鎮。煤炭山的氣味，也隨着風，一陣一陣地迎面撲進鼻孔裡來，使人怪難受的，而且氣候也比別的地方來得悶熱。我們的汽車在街頭的一間警察局的門前，停了下來，陳副隊長對我們說：「日本鬼子投降之後，這裡的警察集中到別的地方去，埠上的治安，就完全由我們武裝的部隊員維持了。這所警察局現在就作爲我們武裝部隊駐煤炭山的辦事處。」

我們在抗日軍辦事處休息下來。恰巧此時正有幾位煤炭山的職員在那裏，我們就攀談起來了。據他們告訴我們說：「這個煤炭山的生產量，自開採以來，都在逐年增加中。根據官方報告，在一九二一年的時候，一年只產三十萬噸；但到了一九四一年時，則每天可產純煤二千三百噸，比一九二一年的生產量增加了三倍。在日本統治的時代，每天產一千五百噸，但不是純煤而是含有四十巴仙以上的什質的煤，又在一九四一年全馬每天煤的消耗量，是二千噸。所以，過去這煤田每天生產的煤

塊，除供給全馬的火車，發電廠 大工廠 礦場以及其他用煤的生產機構的消耗外，還有剩餘。」

「煤炭山除了煤礦場外，尚有三夾板廠，電炭製造廠，蒸溜廠，磚廠等四間工廠。全個煤炭山的居民，共有兩萬人以上，其中華人佔百分之八十。在煤礦場及各工廠裡工作的工人，在一九四一年的時候，計有一萬三千人左右，其中印度工人佔四千人，巫工只佔少數，其他都是華工。」

「日本鬼子踏進馬來亞之後 煤炭山的工友們，受到鬼子一切最殘酷，最毒辣，最兇狠，最野蠻的毒刑，拷打，屠殺。三四年來，被拉夫送到泰國去做苦工的青年壯丁，單單華僑方面就有六百人以上；現在生還的僅有十幾人而已。印度工人的犧牲數目更是可怕了。至於，隨時隨地無故被補，被吊死，被打死的，以及婦女小孩被摧殘，被刺死的，算也算不清，計也計不盡。」

爲了要更徹底了解煤炭山工友，我們在抗日軍辦事處吃了點心之後便去訪問工聯會，婦聯會，青聯會，商聯會，農聯會這些團體。這些團體都集合在一間很大的房屋裡，其地址就在街尾的一個小坵上。由抗日軍辦事處跑到那裏，大概有兩三百碼的光景。

一位職員領導我們去，經過一段街市時，只見見店舖大多數半門着門，頭家和夥計坐在店裡打瞌睡。而且幾乎都是十室九空的，冷落之至。路邊雖擺着些小攤子，但是，也沒有什麼貨色，生意又是那樣的冷淡。街道上雖有些行人，然而這都是閒着無事，營養不足，面如菜色，腳躑躅頭的失業工人。

我們抵達那聯合社團的大房子時 各國體的代表們 已在那裏等候着我們了。

他們是一群熱情 坦白的年青夥子 而且是煤炭山社會的中流砥柱了 賓主寒暄一番過後 我們的訪問工作 就在輕鬆 活潑氣氛中開始

首先工聯會的代表告訴我們說「煤炭山的工友聯合會，並不是現在才有的，在一九四一年已成立了。日本鬼子來後，工聯會的招牌雖然被迫取了下來，但是，工人的地下組織，更是積極，更做得有成績。它曾動員了不少的工人參加抗日軍，充當抗敵後備隊及武裝戰鬥員。另一方面鼓動及宣傳工友們實行怠工，破壞敵人的生產機構，減少煤的生產量。」

「敵人初進來的時候，在敵人的白色恐怖底下，被迫着替他繼續工作的工人，一如戰前之多，但是，過後不到三四個月，就逐漸減少了。據工人牌上登記計有七千五百人。在這些人之中，以中年以上的婦人，小孩子佔最大多數，其中尤以印度婦女，小孩佔最多。雖然工人名牌有這麼多的人數，其實每天做工的，只有三四千人而已，其他都怠工；就是在工的，一天八小時工作，最多亦做一二小時吧了。其他的時候，都回到自己的農場去耕種。雖然那時，憲兵部，警備隊都設在煤炭山，但畢竟他們人數很少，不能管顧各部門的工作，於是監工的工作，都委託於一般老職員。而這些老職員，也是和工友們一樣被迫着替它工作的，所以他們也和工友們取同一的怠工態度，對於看守工友們工作，非常馬虎。」

「那時候工人的工資，和戰前一樣，最高的不過三元，普通的是九角和一元。不過，工人凡是十天工中做足八工者，每天可領取六兩的米。因此，那時有許多人家爲了生活，爲了米的緣故，都報了名去做工，其實都是虛名，沒有實際工作的。他們和一般職員串通了，請他們每天在他們的名額上畫到。結果把鬼子的米和工資都騙了過來。」

「鬼子對於煤炭山的居民監視很嚴。倘若沒有煤炭山公司的「工人牌」，是不能住在那裏的；萬一被發現了，就是殺頭。所以，那時一般在煤炭山的抗日活動份子，也都通過一般職員的手，取得煤炭山的「工人牌」，安住下來，進行一切抗日活動。這是我們三年八個月以來，工人團結，不與敵人合作，消極抵抗的一種方法。」

這位代表說到這裡，喝了一口茶，燃上一根煙 接着又說

「除了這個消極抵抗的方法之外，另一個方法就是：在工作中把各重要部門的機器，盡量的破壞，使他的生產量減少，甚至於完全停頓下來。」

「說起破壞機器，這是個有趣的故事。最初我們爲了怕敵人發現我們的計劃，只好採取一種「慢性破壞法」。什麼叫做「慢性破壞法」呢？就是先把機器的重要零件偷拆去，然後通過別種關係，再把這些機件以高價售回給煤炭山當局。鬼子買回了這一件，又實行偷拆另一件，如此反覆循環的幹下去。這個方法的收効是：一則使得鬼子頭痛，不能正常開工；二則，可從中騙取鬼子的錢，維持工友們的生活；三則使鬼子不至發覺我們的計劃。這個方法成功之後，我們便採取總的破壞，破壞得連修理都不行。因爲管理機器部門的技師都是我們自己的工友，故鬼子是無法知道其中奧妙的。」

「因爲機器多被破壞了，鬼子只好利用大量的人力開採，而且，並不依照計劃的去開採，只要那裏有煤，那裏方便開採，就向那方去開採。所以，前後這一年來，因爲發現市場這方面的煤量很多，而且都在上層的，於是，便把市場上的房子，學校都拆掉，進行開採了。」

「最初一個時期，用機器開採，每天還可生產一千五百噸，內含有四十巴仙以上的雜質的煤塊。但是，到後一個時期，每天只能產八百噸，內含有四十巴仙以上的什質的煤塊而已。爲了煤的生產量的減低，影響所及，馬來聯邦的火車，通行的次數也減少了。同時，許多用煤的生產機構，也因此受到非常的打擊。」

「由於工人的不合作，煤的生產量日見減少，鬼子終於老羞成怒，於去年（一九四四）的八月初，曾數度在煤炭區大捕其所謂反動份子，因之更迫使多數工人投入抗日軍的部隊裏去了。鬼子沒辦法，便強迫民衆組織勤勞奉仕隊來替他做工，並且在街上建一列工人宿舍，把全體工人趕進去住，嚴密提防工人逃走，然而結果也沒有什麼効力。」

「總之，在三年八個月中間，我們煤炭山工友，可以說是盡了最大的努力，不斷地和敵人鬥爭過了。我們滿望勝利後生活總可以變得好一點，可是照目前的情形看來，實在令人啼笑皆非……看，我們工友的生活待遇，比後面山上那些日本俘虜還不如呢！」工聯代表就這樣地結束了他的話。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

吳柳斯

戰時的巴生

當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東亞戰爭開始的早晨，人聲嘈雜，大家都聚集在林茂街尾，祇見十幾個穿制服的武裝兵士，看守着那些日本店門口。原來這處有許多日本人的旅館，磁器店，玩具店，和藥店等。聽說在黎明時，政府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把全數日籍僑民抓去，而將其店舖封閉了。數日後，英印的什色軍隊，愈來愈多。街上有鐵甲車和重炮；各出入路口，有許多巡邏兵把守，以防奸細的竄入。貫通市區，長約二百碼的大鐵橋，兩端守衛兵，排列了機關槍。有些工兵，爬至橋頂，或琢或磨，在橋床下面，用機器鑽孔開溝，不知者疑是修理舊橋，其實乃裝備火約線，把封釘切斷，準備必要時炸毀。迨元月七日，地方將淪陷時，忽聞轟隆一聲，遠近震動，長橋中斷，斜倒入水中，從此二岸交通隔絕，怒潮澎湃，一望汪洋，已不能聯繫了。

記得同月廿七日，敵機時來偵察。政府下令自由疏散，人民扶老携幼，紛紛逃難，避入山芭內。火車站貨倉的糯米，亦公開施賑，各色人均沾其利。次日我往吉隆坡領事館，取華僑登記証。搭客非常擁擠，在車站處，候了二點鐘才得上車。將到目的地時，英兵忽阻止車行，搭客都下了車，避入樹柵叢裡。蓋因是時，約有十餘架敵機，自港口飛襲吉隆坡。遠望球串似的高射炮，不斷的向空射去。敵機聞聲四散，高沖雲際，繼聞轟聲七八下，時鐘樓暗邦路口，已受炸了。及抵領事館時，靜寂無聲，僅一二書記，留守在辦公室中，接聽電話。

次日空襲警報時响時，防空人員流汗奔逐於街上。火車站房烘烘井，中華女校，郵政局，及巫校一帶，先後受炸了。警報解除後，火焰熊熊，計死傷約五六十人。在敗瓦頹垣中，肝腦塗地，血肉狼藉，不忍熟視。同時巴生港口，亦遭同樣的嚴重轟炸。聞因該地有油池貨倉，及來

往船舶，被敵機所偵察故大加轟炸。至此聞機聲，大家面如土色，分頭逃避。每一屋裡僅留一二人看守，有的日間扁門逃避，直至晚間，才能回家。自此一週以降，各貨車，摩多車，或破壞，或深藏，日益稀少。腳踏車多被政府沒收，投諸巴生河內，蓋恐被敵人所利用，交通已陷入麻痺狀態。沿岸的鞞打鞋廠，及馮強膠品製造廠，不知怎樣先後起火了。其他華人工廠，雖還存在，但貨物已被人劫取，損失亦多。

當元月九日早晨，我們逃往中路六英里一小村裡，看路旁有數輛鐵甲車，藉叢林的遮蔽，出沒於歧路口，大約是準備出發前線的。友人黃君，自加埔橫路回來，對我說：「敵人在雪蘭峨港口登陸成功，其先鋒隊，乘脚車已抵達加埔路十條石路口了。」接着又說：「今晚蝗軍，倘駐留此地，我們難免被殺。」群眾聞言，啞口無聲，有呆若木鷄的，也有眼眶流淚的。至午後三時，黑雲四佈，遠聞槍聲大作，接着重炮聲，機關槍聲，越來越多，英軍拚命掩護撤退，且戰且走。一直到了黃昏，大雨淋漓，槍聲始停，遙望烟雲杳渺，黑夜沉沉，大好巴生，遂告淪陷了。

是役戰爭，據說有數英印軍被殺，擲入附近港中，其敗走不及而自動投降的，亦有數十人。有兩個穿制服的公務人員，被日軍切腹，遺屍于道左，狀尤可憐。日兵先鋒，也死了七人，埋在二條石膠園裡。在最初一週中，行人絕跡，因惡棍乘機搶劫，日寇戒嚴，誰也不敢出門。閱月後，新加坡陷落了，一般親日派，醜態百出，充塞街場。日寇初則斬二人頭置於橋頭空場處以示衆，繼則沿街肅清，任意鞭打。一面還瞎說甚麼「日華親善」，「東亞共榮」，自欺欺人，鬧得烏烟瘴氣。

章灼如

生與死的角逐

——一幕衝牢記——

一九四三年的夏天，正是日本法西斯白色恐怖最厲害的時候，一百零六位，身陷吉隆坡半山芭大牢獄的反日志士，爲了生存，爲了偉大事業的前途，衝破了這個統治者素稱爲陶冶人性，而且認爲是最鞏固的大牢獄，創下了馬來亞有史以來，一幕驚天動地，震撼全馬，悲壯偉烈的衝牢史實。

人民抗日軍第一獨立隊司令部副隊長陳大智 便是這次衝牢的主動者和領導者。

陳副隊長，在一個公事稍微輕鬆的晚上 把這幕具有歷史意義的衝牢故事，告訴了我。

一九四二年，「九，一」吉隆坡石山脚的慘痛事件發生之後，日寇趁着它獲得意外勝利的餘威，接着便來一個軍事大圍攻，訂下了「十月攻勢」之計劃，動員了四千兵，分成五路，向一獨的雙門單（Serendai）和干增（Kantji）的根据地，大規模進攻。同時，軍事配合着政治，日寇一方面利用敵奸，走狗，四出刺探消息，逮捕民衆，屠殺民衆，燒毀民房。在民間造成一種極端恐懼的白色恐怖，企圖威迫民衆脫離抗日軍，孤立抗日軍。另一方面，日寇又實施經濟大封鎖，一粒米，一顆鹽，都不准輸進農村，企圖斷絕抗日軍的糧食，圍困抗日軍於大山中，自生自滅。

這誕生不久，還未茁壯強大的「一獨」，在敵人軍事與政治雙管齊下的策略底下，爲了保存實力，爲了不作無謂的犧牲，他們有計劃的，有組織的，暫時由此向南撤退了。

當時，陳副隊長帶領的一隊人馬，撤退到雪南的武來岸。在那裏重整軍容，住了兩個月之後，看看日寇的軍事進攻，稍微鬆懈下來，他們的隊伍，又向北開回原來的根据地——干增的淡巴影（Tampajang）了。

他們的隊伍於同年的十二月初迂回原來根据地後，他們的主要課題，即內部加強隊員的政治教育，加緊軍事教誨；對外則展開廣泛的民運工作，積極爭取民衆協助軍隊，接濟軍隊。另一方面，由於敵奸，走狗，叛徒，密佈各地，刺探消息，摧殘民運，逮捕民衆，屠殺民衆，並替敵人四處掠奪人民財物，替敵人四處徵兵，徵工；廣大的人民，受苦深。他們的隊伍是人民的軍隊。保護人民的利益，爲民除害，是他們的責任，同時爲了提高他們隊伍在群衆中的威信，因此，殺狗，鋤奸，又是他們當時中心工作之一。

當時，陳副隊長被調任特務隊長職份，並調任在離開吉隆坡郊外只有五六英里的甲洞去，擔任指揮鋤奸，探取敵人情報等工作。

陳副隊長被調任特務隊長，在甲洞担任工作不久 由于叛徒的出賣 他被捕了。

在一九四三年的上半年，有一個時期，吉隆坡的憲兵，凡逮捕到的抗日份子，它都不即刻殺掉，或即刻判以幾年的徒刑。它最初是毒打，拷問，定要迫你承認抗日份子；同時，用卑鄙的方法來利誘你做它的走狗。一些青年，因意志的薄弱，受不起金錢與色情的誘惑，也受不得苦，結果上了敵人的勾當，替它工作了，做了民族的叛徒。

敵人也曾經用過這套法寶去利誘陳副隊長。但是，陳副隊長拒絕了

於是被判入獄，關在吉隆坡半山芭的大牢獄裏。

這個大牢獄，在日本法西斯統治時代，簡直成爲日本法西斯屠殺人民的大屠場。千千萬萬的青年男女，無辜平民被抓了進去，便在法西斯劊子手的屠刀之下，如同宰殺牲畜似的被殺掉，把整個半山芭大牢獄的四壁，染成了永不褪色的血的紅牆。

陳副隊長，被關進牢獄之後，就起了逃獄的念頭。但這建築鞏固，牆圍高聳，堡壘重疊，守備森嚴的大牢獄，怎樣逃呢？爬牆嗎？不容易。挖地，鑿牆鑽逃嗎？更不行。

「只爲了自己一個人的逃獄，不但事實做不到，而且也是太自私了。我要使大家都能一同逃出這囚籠……」

「我應進行組織每個囚犯。唯有以集體的行動，統一團結的力量，才能衝出這血腥的囚籠……」

一陣陣暴烈的鞭撻聲，叱罵呼喝聲，滲着一陣陣極淒絕的呼號聲，隨着空氣的流動，不停地在這個偌大的牢獄的空間濺溢着。獄外的雜噪人聲，市井的喧囂，掩不過這慘絕人寰的悲鳴，兇暴的尖叫。

陳副隊長坐在潮濕黑暗的囚籠裡，自然地腳跟離地，用腳尖頂住身子，雙手攀着高懸的窗門鐵杖，用狹小了瞳子的眼睛，從緊閉着的窗隙中，賣力地看出室外。在迷糊地光綫底下，他常常看見一个个壯健的青年男子，四肢直伸，好像死了一樣地躺臥在地上，一動也不動；他也常常看見少女，被脫光了衣服，一絲不掛地躺在地上，抽縮着，輾轉呻吟着。

照監牢的規矩，每天傍晚，有一次集體沖涼的時間。陳副隊長就利用這個短促的機會進行工作了。

同時，當時的犯人如有家眷的，可以三頓送飯；他又利用了這個機會，用種種避免鬼子檢查或發現的巧妙方法，與外界同志們通信，並且將他的意見傳達給另一位他認爲可以信任的囚犯。

但是，他進行工作的初期是失敗了。因爲當時敵人正在利用懷柔誘惑的政策。對待一犯人，凡是只要答應替皇軍工作的，就無條件釋放了。

。在這個時期對於囚人還相當優待，准予家眷送飯。許多有眷送飯的囚犯，感覺生活還不差，更以爲坐牢不久就可以釋放自由，不願冒這樣大的險。有些反而要求說：「你們絕對不要幹此冒險行動，連累我們」。

事情雖不能馬上成功，但陳副隊長，並不因此而灰心，打消他的衝牢計劃。他加緊說服工作，慢慢發生了效果，被他說服而把握過來的人，一個兩個，逐漸地多起來了。這些人都做他的幹部。

敵人假仁假慈的優待囚人，准予家眷送飯的期間，是極其短暫的，不久，便藉詞禁止了。此後，它對待這群囚犯，一天比一天來得殘暴，每天只給吃一小片木炭和一些稀薄如水的粥湯。而且往往無緣無故的，把你拉了出來，打得滿身紅腫，皮破肉裂，然後才像擲死豬一樣的把你擲進囚籠里來。

從早到晚，死屍像被宰的豬牛，一具具的從門口抬着過去。

「死亡」是恐怖的。正因爲「死亡」是恐怖的，人們便感覺到的可愛。於是，「我們衝出這血腥的牢獄！」便成爲每個囚犯的不言而喻的口號了。在最初的時候，他們希望和平的踱出牢獄，不願冒衝牢的大險，因爲這是生與死的角逐。但死亡威迫着他們，陳副隊長針對了現實的環境，諄諄地說服了大家。

陳副隊長的衝牢計劃終於獲得大家一致的擁護了。於是他們分配了工作，開始注意各方面的動作，因爲這是一百多人的集體衝牢，如果沒有周密的計劃和組織，是會失敗的。

這大牢獄，分做上下兩層。下面的一層，中間是一條寬敞的甬道。甬道的兩旁，是一格一格的囚籠。這甬道一直通到大門。離大門不遠的地方，掛着一個大鐘；鐘的下面放着一個重約五十磅的大鐵槌。只要把這個大門敲破了，大家是可以衝得出去的。他們注意那個大鐵槌，因爲牠可當作敲碎大門的唯一武器。

每天黃昏沖了涼過後，有一個短暫的時間，是守備最鬆懈的。這是他們三個月來，每天所留意，且一致觀察所得的結果。

經常當他們沖了涼回到囚籠的時候，其他守牢的人都回去吃飯，只存下一個紅頭亞三，負責關鎖囚門而已。而且在這時候，鬼子是絕對不會有的。只要把這個紅頭亞三打倒，揀過他的鎖匙，把每個囚籠開了，全體犯人都可以衝出的。

衝牢的日子決定了——那是五月里的一個下午。確實的日子，陳副隊長說他忘記了。

在決定的日子之前，他們先推舉了一位身強力壯和身材魁梧的同志，作為打先鋒。發號施令之職，由陳副隊長自己負責。

那天傍晚，他們沖了涼，回到囚籠里之後，照例那個負責鎖門的紅頭亞三，拿着一大串的鑰匙，按着次序把每個囚籠的門，一一鎖上。當這紅頭亞三，挨次鎖到那已選定的身材魁梧的打先鋒同志的囚籠時，那打先鋒的同志，已經有了準備，集中了精神，向那紅頭亞三撲上去，迎面向他揮了幾拳，便把他打倒在地板上，昏過去了。立即那打先鋒的同志，揀過那紅頭亞三的一大串鎖匙。不慌不忙，鎮定迅速地將各個不同的囚籠的鎖，用着各條不同的鑰匙，一一都開了。這是緊張的一幕，每個人的精神，都跟着這打先鋒同志開門的緊張情形而緊張了。

各個囚籠的門，都打開了，那打先鋒的同志，隨即走到牢獄的大門，拿起了那敲鐘的大鐵槌，用力的向那大門死命的敲了兩下，就把門敲碎了。牢門洞開了。

兩個站在門外，守衛的僞兵，看此情形，想開槍掃射，但說時遲

來時快，被那打先鋒的同志，揮起大鐵槌，幹倒在地上了。

「衝呀衝呀」，陳隊長下了衝鋒令，且自己領先往前衝，其他的囚犯都跟在他的後面一鼓作氣，飛也似的，拚命的往前直衝。

一百零六個男女囚犯，如同一群蜂，鼓起了雙翼，熱血在他們的心裡滾，發出另外一種新生的力量，在支持他們，在推動他們，使他們忘記了一切，只顧拚命的衝，向前衝上去。

陳隊長，衝出大牢獄的大門，經過幾處敵人的哨兵站，又爬過了敵人的障礙物，朝那游擊隊的山頭，拚命的走。

經過一個月的訪問與找尋，才找得部隊的連系，歸到隊里去。

一百零六個囚犯，衝出了大牢，但在敵人全面的戒嚴和搜查之下，有廿個同志是重新捕回去，殺掉了。那位打先鋒的同志，也成了永不可忘的忠貞烈士。

他是衝牢同志的先鋒，也是等到所有同志衝出大牢之後，才最後跟着走的一個。他爲了全體同志的性命的安全，忘記了他自己。結果，被鬼子抓了回去，在大牢的門前，當場打死了。

『衝出大牢生存的八十六位同志，當時，曾誓願在日本法西斯鬼子被驅出馬來亞，和平到來的一天，要在這半山芭大牢獄的門前，爲這位忠貞的烈士，建立一個紀念的功勳碑』。

吳柳斯

吉隆坡頭顱案與石山脚事件

戰後東南亞戰犯調查隊追究日寇一樁駭人聽聞的暴行，那就是在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的吉隆坡「頭顱」慘案。是日有二十三十顆人頭在爪哇街旁與暗邦路上陳列，增添了法西斯統治下的恐怖氣氛。究竟這些頭顱是誰家的兒郎？他們怎樣被日本憲兵隊殺害？殺人兇犯是那一個？當局已在報上呼籲明悉內情之人民，提供情報與證據，好由戰犯法庭向殺人兇手索取這筆慘慘的血債。

據說，當日寇玩這人頭示衆的戲法的時候，日寇憲兵隊曾大肆宣傳說「馬來亞共產黨幹部與抗日軍主幹已在此役全被消滅了」。但日寇的宣傳，一向是不被淪陷區的人民相信的。當時僑胞處在恐怖的黑暗時代，對這慘無人道的日寇暴行，固是極難獲得真相，就是直到現在，怕許多僑胞，也還是急想揭開這一個恐怖的謎。

記者爲此，窮了兩日時光的採訪，終於獲得了謎底。

在英軍投降後半年，正當全世界最黑暗無光的九月初，馬來亞共產黨中央常委會在吉隆坡召集「全馬各地黨部暨抗日軍最高級幹部會議」。會場地點在「石山脚」下的兩間茅屋，屋後是小山崗，崗後有深密的叢林，從此向西北方可通抗日軍模範中隊駐紮地，屋前面是一條小河，對岸是橡樹林。這地點的情形敵人己微有所聞了，但因有樹林山崗作掩護，兼且四通八達，即使敵人動員五百人也無法圍捕。到會者有各州共產黨首要與抗日軍高級幹部，還有七名衛兵，幾個服務員，一共是四十多人，備有兩支手提機關槍，一挺輕機關槍，一支步槍和一些短火。會議的召集非常秘密，尤其是會議地點，即與會代表在事前也不知道。但不幸據說有一個奸細帶了日憲兵抓去一個「交通」，把會議地點用苦刑迫供出來，日寇立刻從各地集合兩千以上大軍，在石山脚的外圍，繞以四重包圍網，冀圖一網打盡。他們携有無數輕機關槍和步槍，還

有大刀隊，並用土人作他們的嚮導。

據說這秘密會議在八月卅一日開預備會，當夜與會者都在會場裏睡，外間有衛兵放哨。翌晨四時半，天色微明，衛兵忽望見石山河對岸的橡林裏有人影閃動，他立刻喝問口令，但對方的機關槍與步槍聲聲開火。槍聲一响，衛兵們齊起應戰，一面死守，一面掩護代表們從屋後急速撤退。衆人相衝上小山崗，崗後早有敵人埋伏，集中火力射來。來回數次，都無法衝過。東方與北方被圍得鐵桶相似，且有敵兵分三隊直撲過來，這使他們不得不決定走西北方。他們四十餘人一齊衝出，到了泥沼地帶，敵人的火力從四面八方交織射到，五六人中彈倒地，其餘逼得分兩隊奪路奔走。經過二十分鐘，到達雙溪多河，對岸早有敵人開火擋住。幸虧兩個衛兵偷泅過河，用一陣手機關的火力殺開了路。渡河後前面炮火更加猛烈，迫使他們放棄了衝到模範中隊駐紮地的計劃，而轉向西南的「間津」地區逃去。到達雙溪多公路上，又已有敵人嚴密戒備，下車不息地巡邏，經過了五六次猛衝，才在槍林彈雨中逃脫了二三十人。事後石山脚附近的居民全都遭殃，挾持刀槍的日本兵按戶搜查，幾乎沒有一家能避免。他們翻箱倒篋的洗掠一空以後，少壯男子都被捕拏。許多無辜者被抓以後，有的關了幾個月才放回來，有的却一去不歸了。

據抗日軍公佈，那一役殉難的有十八人，包括中央軍常委小忠，柔北地委小康，第四獨立隊黨代表朱佬，正隊長阿福，第一獨立隊黨代表許慶彪，第五獨立隊黨代表許青，吉打地委陳炳宏，第三獨立隊代表陳書同，檳城地委女燕，另外七名衛兵，三名服務員，其中一個女性。

九月一日下午，爪哇街與暗邦路上，便陳列着二三十顆被砍下的人頭。據說有一部分是石山脚的無辜居民，當然也有許多是抗日軍。

——星洲日報卅五，五月卅一

萬津淪陷後之狀況

一九四一年舊曆十一月初五日至節日，萬津被日機空襲了，民衆紛紛逃散，據云死傷數十人。英政府初徵用巴斯車及羅運車。因聞日本先鋒隊用腳踏車，所以英政府中途截民用腳踏車破壞之或牽去。民國卅一年正月初，戰事緊急，十號萬津又遭空襲，直落拿督拉峇被炸。十號夜英軍自炸萬津橋，不戰撤退。同晚日本先鋒隊在萬沙對面港登陸，大概二三十萬人。日軍想在直落路截斷英軍由巴雙退入內地之路，惟英軍已走。到十二號雪州王子派土人去找尋日本軍，後有日本軍官一名坐巴士車，與土人同到萬沙王子家去見王子。下午四點日本軍官同王子出來安民。說對華人馬來人印人都無敵意，只打白種人。十三號日本軍由十四碑渡過萬津這邊港來，向峇株雪邦去。所到各地，牽腳車，奪手錶，煙枝，手電筒，食品罐頭及鷄鴨等，可見強盜出門祇帶鎗，其餘一概全無。自從日本先鋒隊經過了，便沒有軍隊再經過此地。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星洲失陷，華人都不能，反笑馬來人作走狗，掛紅膏藥。衆人不知他們是維持治安職員，不曉得須領安居証和掛日本旗，所以若干僑胞以不服從，不掛日本旗之罪名，被載去雪邦拷打灌水，監禁月餘，才放歸家。日本入境後最先出現的報紙是霹靂某報，宣傳與日本合作，後雪蘭莪亦出版興亞日報，代維持治安會宣傳。奉納金雪蘭莪華僑須一千萬元。民國卅一年維持治安會改爲華僑協會，幫助治安及宣傳。設有自警團，十八歲至四十五歲的男子一律爲團員輪流守夜。那時抗日青年已在暗中活動。自警團替日本工作，不時聞有被懲戒者。其他漢奸走狗，亦時有被打死之訊。峇株至雪邦被日本拿去而死者亦真多。有的一家兄弟叔姪皆死，有的兒子逃走，拿他的父母監禁至死。吧生港口兩地被捕去

青年數百人，活返者無幾。日寇時時要肅清抗日活動，嚴禁以金錢物質幫助抗日軍。因此僑胞被捕下獄者很多。監獄內衛生全無，有時一間關數百人，有的關數十人，每日給木薯數兩，醫藥全無。有的夜間被拉出牢房，身着內衣短褲，一去不回。妻子朋友都難找到他。囚人多皮膚臭爛，過着非人生活。

民國卅三年華僑協會創設招安會，宣佈凡共產黨游擊隊私會黨都須歸順，華僑協會及自警團須聽從日政府命令。要軍建，要勞工去運羅，要兵補，要警察或「昭南」航空廠用人，要勤勞奉仕隊等，事事都要人，迫使青年爲籠中鷄。因此多數人由朋友介紹去作暗探或情報員，以免抽壯丁，一面又可以做黑市生意，開賭場。日政府對各物都設組合統制，物價日升貴。馬來亞所產椰油由三井株式會社統制，每人每月分數兩，時有時無。要點火要煮食，那裏够用，致造成黑市。除開有勢力走狗外，一般人須向公務員賄賂，才能做生意，不然載米都算犯法。民國卅四年正月起栽種區無米配給，倘運載米糧便是犯法，要罰款或坐監。此地吉林籍飛機場駐防日軍要食肉食菜，叫自警團去辦理，由人民捐給，照政府價錢買肉菜。屠商茶商向自警團建議民衆共同負擔其損失，每月將每個米牌收銀五元或七元不定，民衆非常反對。一九四五年七月二日下午二點，日軍來峇東巴西載菜，車停賣菜店黃則海門口，二人去茶店食米粉，湊巧被抗日游擊隊所見，將買菜兵開兩槍打死一個，餘一個駛羅厘車走返報告日軍。但日軍開到時，抗日軍目的已達，得了短槍一支走散了。結果街場及鄰近被捉了許多人。日軍恐聯軍反攻，想在馬來肅清後方抗日份子，但終無辦法。

朱禎祥

淪陷中之吉胆島

自日寇統治馬來亞之後，一時被稱為地獄中的天堂的吉胆島，當然也逃不脫其蹂躪與毒害。它雖有着天然的特殊環境為掩護，然處在散佈着血腥的馬來亞，要想它一隅永遠的清潔與安全，那是辦不到的事情。所以刑殺與捕捉，也是免不了。

究竟吉胆是怎樣的一個地方呢？它是極平常的一個小島吧了。孤另另地在馬來亞半島西海岸的中部，就是在雪蘭莪州距離巴生港口十多海里的一個浮島。島上大約有一萬左右居民，全部沿着島的東岸居住，居民除少數做生意的商家外，大部份以捕魚為業，故又有「漁民窩」之稱，每年出產的海味佔全雪州百份之五十以上。

自從日寇血掌掩蓋了全馬後，在馬來半島上各城市都變成黑暗的地獄。只有這天地外的吉胆島，由「漁民窩」一轉就變成一個重要商埠，簡直等於「天堂」。因其環境與位置的特殊，一時各地往來的船隻與貨物，都不約而同的集中於「吉胆島」。如星洲，檳城，蘇門答臘，爪哇，泰國于冬以及緬甸的仰光等的船隻，都集散於此。因此在吉胆的米呀，糖呀，豆呀，魚呀，都囤積如山，所以要說起饑寒的苦楚，那吉胆同胞便是外行了。

然而島上居民並未因此而忘掉他們抗日的重任，在島上一些進步人士也在一九四二年五月間號召全島同胞組織起來，參加抗聯，領導居民不跟日寇合作，全力以各種物質與精神來幫助抗日軍，担負驅逐日寇出馬來亞境的任務。

可惜不幸的事情也由此而起。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被叛徒黃某出賣，竟遭遇到空前的悲慘。這一天，全島居民將永遠地悲痛地紀念着。

事實是如此。就是在這一天的清早，全部居民還在忙着晒魚網，誰也想不到日寇已經偷偷摸摸地開來兩隻中型電船及一隻小電船，將全島包圍了。船上備着大約二三十個左右的民族敗類，認賊作父的大狗小狗，以及五十個日憲兵。命令全島居民集中兩處，聽聽軍訓話。一方面利用叛徒黃某來檢舉，另一方面乘機到民家任意搶劫。結果居民被搶劫損失多少沒有統計，而當時二十位青年同胞却被拘上鎖了。並且還在場當眾拷打，那二十位不幸者，幸虧他們意志都堅決，甯願犧牲小我，而不願損害他人，忍受了種種酷刑而不供別人（亞才同志也就死於此）。弄得日寇們怒髮沖冠，束手無策。到今日能够由日寇血掌中掙扎出來留着餘生的只不過是九位吧了，其餘十一位是光榮地犧牲於日寇的鐵蹄底下了。

全島居民自那天被嚇後，人心惶惶，個個都感覺到「死」的威脅。無論在白天還是三更半夜，一聽到「拍，拍，拍」的電船聲，全島就馬上哄鬧與混亂起來，逃呀，莫就擱呀，大人的叫喊聲，小孩的哀哭聲，鬧成一片。

至於那般漢奸走狗叛徒們，自那天的大搜查後，他們簡直是發現了「新大陸」。他們明白了該島的富裕，他們為了今後搶劫的便利，以及更多榨取起見，便索性在島上設起什麼公館來，做為他們的衙門，而在島上的三五個無知傢伙竟認賊作父，為虎作倀，跟他們同流合污，到處威嚇，和勒索居民。因此吉胆島再也不是地獄中的「天堂」而是「狗堂」了。

它雖經過一二次暴風雨的摧殘，但它的重要性依然存在。米糖等糧食還是依舊接二連三地源源而來。因為只要每担米或糖交出幾十元給走

狗公館作担保費，什麼憲兵蝗軍便都不成問題，但其實又何嘗有憲兵蝗軍呢，不過全是那批民族敗類狐假虎威的弄鬼作怪，自己做出來的把戲吧了。就是因爲這樣有利可圖，每天大小狗爲着爭錢謀利而來的，簡直如蒼蠅般多，而島上的居民受其威嚇與酷打也逐漸地增多。於是，一部份居民爲了應付環境，不能不故意過一些浪漫生活。但也有一小部份的壞東西，竟乘這機會跟一般狗合股，大開特開「賭場」「妓院」，過着

貪錢淫污的生活，并且麻醉青年。

這種情形一直繼續到一九四五年初的時候，日寇又假仁假義的大宣傳什麼蝗軍的恩德呀，什麼救救失學的小孩們呀，設立起奴化學校來，強迫每家的孩子七歲以上的必須送進學校，否則就要處罰。此外又設立什麼「青年訓練團」來奴役青年，結果也不過是弄得全島居民頭暈眼花，一團糟糕吧了。

陳呂光

第十一篇

森美蘭

日寇暴行一斑

（據吳泰山陳開烈李秀裕所告）

皖籍教員胡伯揚君 妻與子女亦同時殉難

一 屠村

日敵於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發動進攻馬來亞後 直衝北馬 下板城 薄吉隆，直指森州。

寇兵過森美蘭者，始為栗田部隊 繼為八田部隊。屠殺我僑胞之劊子手，則先鋒鯉部隊也。獸兵有黑旗標幟者，對禽獮草菅，殆亦盡殺無赦。當民三十一年三四月間時，因見農庇打士 (Peta) 二埠鐵路時受遊擊隊拆毀，日敵遂遷怒於當地民衆，不論男女老少咸殺不宥。亞沙漠埠，則驅羣僑入椰舍內，縱火焚之。在知知港則為斷絕遊擊隊接濟起見，驅民衆遠徙，空村以困之。難民流離蔽道，無所歸止者，踵相接焉。寧宜 (Ning) 鎮市外，有星洲殷商李俊承膠園在焉。有吳君者，係膠園割坵包土頭，當日軍侵佔馬來後，該地火車路時毀不通，因即遷怒於吳，將其全家妻子孫媳六口殺害，惟有長兄，以外出買物未歸，得免於難。吳家又有親戚男女老少，避難於此，亦同歸於盡，計四十一名云。

有工頭黃成發者，閩侯人，死而又甦，自述其經過稱：日軍先伴稱查戶口，點人數，而一一縛之，彼此連貫，不能逃脫。遂引至荒地，用刺刀刺死。其中有輕傷者，匍匐而逃，則又為土人所阻而加害。土人又趁火打劫，吳家一切細軟，日用品，無一倖存。黃成發見傷者又為土人所狀，遂隱匿草際，繞道至吳家，取劫餘米粒充飢，以傷非要害，在友人家療養，數月而愈，今猶生存，創痕宛然。又被害四十一名中，有一

二 牢獄爲地獄

王君會堯係粵之潮州籍人，曾任森美蘭州之馬口及芙蓉中華中小學校校長，於日敵降伏後，從獄釋出，經體仁徵詢，作如下談話：

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日敵以組抗日同盟會罪名，由特別警察拘彼及其友等，一共九名。

十二月十六日在芙蓉高等法院審訊，三法官會審 要求由律師辯護不許，云：業已調查清楚 被拘者無置喙餘地。

迨十二月二十七日復審判決時，雖事先得幹旋成功者有二律師，爲九人中二位辯護。但日法官不法之極，藐不加意，律師措詞，雖簡潔明確，而日法官終不之顧，其判詞尤屬可笑，輕忽疎漏，實太不成事體，日法官初言「劉修良無罪」，繼又云「劉修良，鄭兆蘭死刑。胡某徒刑七年，其他均十年」，即匆匆退堂。一劉修良而二種罪名，一無罪一死刑，究竟孰是孰非。旋有李君，上前問翻譯員云，「吾李某如何」？吾人問明其姓名後，大聲指斥云：「汝亦死刑，乃法官誤呼爲劉修良者也」。結果鄭李宣佈死刑，餘皆繫獄。

王君在獄前後計六八零日，所得統計 政治犯計九百餘名，除未判決者不計外，定讞者約八百餘名，其中華僑佔百分之八十五，死亡者計七百多名，其中一百名係宣佈死刑而死，餘皆病死。

病死原因有二：一爲寒不可當，祇衣犯人短褲短衫，天雨入夜，毯被不足，一爲每天二餐，幾全爲木薯番薯，而薯類儲存一久，腐爛消蝕

，且每天有若干定量，故犯人均不足食，王君等幸免於死者，一由運動厨司，可加炊，二因賂守門警士，買小食充飢。否則在此地獄式之牢獄中必死無疑。全獄犯人，最少時八九十名，最多時三百餘名，平均每月約二百名。

所謂抗日同盟會者，莫須有事耳。但憲兵部方面，言之有物，備有製就之系統工作表，某也負責，某也主腦，若有其事者也。當未經法院判決時，先施屈打成招，只須汝畫押承認案即成立，判罪自五年始，至十五年止。其受毒打於憲兵部也，裸體高吊，囑衆職員及偵探，環立以觀，資爲恥笑。

有一女犯，曾從事秘密抗日，與山間遊擊隊通，日敵擄而囚之。旋釋出，爲日軍憲工作，而陰仍與遊擊隊往還，每遇偵緝，必先報，使人先時自逃。後証據爲日敵所得，重復繫獄，卒就死刑。臨刑高呼中華萬歲，壯烈悽慘，令人感泣。

三 墾殖區難僑求生無路

在森美蘭州之馬口，有政府所辦之「不二鄉」墾殖區，專移昭南各地基督教徒墾殖自給。又有雙溪芽籠墾殖區，地在離芙蓉市公路八哩處。左折行 入大橡林，穿小丘陵地，越山岡二三，約四哩許，然後達目的地。

先是州政廳於民國卅二年春間，准許住民，免費報領荒地，每人以數畝爲限，農舍工具概由自備，開辦費用，略有津貼，糧食日用品，按名配給，并約撥種籽，治安自衛，係民營性質，無官辦氣味。惟九個月後停配米糧，蓋限令墾民九個月後，務須自給自足也。此地英領時代爲禁區原始林，巢窟其間者，祇有山番沙蓋族 自闢草萊，斬荆棘，成此新墾區以來，以風土食水之失宜，瘴風癘烟之侵襲，工農多患瘧疾，濕瘡，不堪其苦，病倒不能力作，遂不得不於自耕外，加僱佃農，爲臨時短工。

森美蘭州之知港一帶反日份子 匿居水陸要衝 從事敵後游擊

日敵苦之。因即下令圍剿，驅散住民，空村成墟，以隔絕游擊區，免使接濟。在嚴令威迫之下，數百男女，不得不忍痛割愛，提箱負篋，扶老携幼，流離失所。在距墾區三哩處，有拉婆鎮，鎮外有英人大膠園廠，自日寇進佔馬來亞後，已改爲馬來亞護謨株式會社。日當局乘若輩之無歸，遂黨數招募集中棲留於工人宿舍，爲割樹膠，由一工頭督理之。每日工資，祇有八角，以當時物價之高貴，僅足以飲半杯咖啡而已，無法爲活。群工遂私出謀生，求工作於本農場各農戶爲短工，早來晚歸，跋涉長途，每日工資，始爲十元，後以生活費日高，通貨膨脹愈甚，漲至二十元而三十元，復於往還市村間，販賣若干土產，以博蠅利。工頭爲華人，憐其遇，哀其窮，默會心許，遂亦半放任而不深究焉。詎旋爲日敵所知，認爲抬高工價，相形見絀，予株式會社以難堪。於是揚言，工人私出，妨礙膠園生產，違反軍民合作，於完遂聖戰不利，不論僱主與傭工，均屬不合。繼於自警團辦事處，揭一佈告，大意云：

「凡本墾殖區有僱用本株式會社工人而妨礙軍民協力者 一經查出 當控諸警局，以法律從事，其各凜遵無違」。

工人處此進退維谷困境，求死不得，謀生無路 遂向工頭呼籲 請轉陳日敵作如下要求：

- 一，每月每人配米十二斤。
- 二，每月配鴨脚粟十二斤，配給糖油鹽烟等日用品必需品
- 三，每日工資，最少三元，始足維持最低生活。

但工人要求，反應全無，如石沉大海焉。吁！既不予工人以飯吃 又不予工人另尋出路，反常情，悖常理，有如是者。

風土地勢，自然條件之惡劣既如此，而敵人之不講理又如彼，故生產效率非常低微。就海泉農場而言，用職工十六人，所領墾之四十八畝地，僅種植其一半而已。在和平實現之後，體仁於離此農場之前，會向自警團部調查，知已墾地爲二千三百卅五畝，印度厚生協會所領地二百四十五畝，已墾九十六畝。住戶九十餘家，人口四百五十餘名。

吳體仁

被暗探誣捕記

我於民國三十二年，九月廿日下午一點，爲訪我的同鄉朋友陳鴻江君，赴芙蓉馬里街大同旅店。我登樓後，因陳君外出，所以便坐在陳君的接客廳內，閱看陳君前存的世界文庫，並新聞紙。時鐘經鳴二點，陳君還未回來。我以不關要事，乃起身步行下樓。當行近後房樓梯口時，突聽到房內發出一種哈哈像陳君常笑的聲音，我乃伸頭窺探，坐在尾房裏有二人，一位「三角眼」，身材肥壯而着便衣，口操客音，對我未曾相識，後來方知是「特務暗探」。他發出廣州音歡迎話說：「先生，請坐吧！」身當小經記商的我乃即照請入坐。那位特探又由他的衣袋內的煙盒內，抽出一支上等煙餉我，並爲我燃火。那位特探以半似客話的普通話問我：「先生貴姓尊名，住在那裏，作什麼事業？」我以他的態度可疑，故假裝不懂國語，以半似瓊音的福建話答他「我姓周，小名光，作小商業，住在芙蓉區。」

特探說：「我有式百支德國拜耳的亞士匹靈，你要買嗎，倘你要買，我可算便宜一點。若你是買去接濟山內的抗日同志們，那麼，我是可以半賣半送的。因爲我也是一位同情抗日的同志，厭惡日本的人。」他說完上列幾句後，以雙眼看我答覆的態度。我說：「那是政府統制的物資，亦是犯罪的買賣物，我不是作這樣生意的，且亦不知道誰是抗日同志。」我小心留神答覆他。特探說：「先生，請你以國語答我吧，因我不很懂得福建話。」我說：「我不懂國語。」特探說：「先生剛才看報紙，時事如何？日本能否抵敵聯軍諸方面的反攻？」以半混客音的廣語問。我說：「我不知道什麼是時事，」亦以廣語答。特務自床中取起一張昭南日報，以手指出該報中所載的所羅門綏甸中國等戰場消息，說：「這是時事新聞，你有怎樣的意見？」我說：「我不知道，亦沒有什麼

意見。特探說「你的真姓名是什麼 請寫在這張報紙角上」像發出嚴令。

我答：「你寫吧，我的真姓名是 CHU KWONG。」特務道：「是這個朱光嗎？」以手指他自己先寫成的朱光。我答「是的。」這不會見過面的客向我談這樣話，使我愈懷疑，愈預防，愈不欲對我再談了。我乃起身向他告別。我離開他下樓後，樓下芳美茶室東家明春伯，請我喝茶。而樓上那位特務，並其同伴，亦跟隨下樓坐在我的附近另一張桌上釘住我。我知道危機到了，乃大口喝完杯中的咖啡，並大聲告訴明春伯說：「我要回家種種養豬了，再會罷。」當日我回到泉溝尾永利茶店，訪我族兄仕卿，告他在大同旅店的事，並告他我以後不能再去該店了。但是一家八口，因受經濟緊迫，仍是要出門謀生。

大約在十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十一點，我突逢該暗探於美芝律共和門口。該特探先向我鞠躬，我亦全樣答禮。他要請我喝茶吃飯，我堅決辭謝，即離開他。

十月廿三日早九點，因做生意關係和友人至亞洲茶室喝茶。茶畢出來，又發現該特探和他的同伴，坐一架奧士珍汽車迎面而來。我急行直入某律師樓下書房，眼向外看，發見那汽車，已停在門口了。車上兩人中的一位青年，爲前曾在大同旅店見面者，開車門下車，直入裏面來見我，並令我出來。我問：「出來作甚麼？」特探道：「快一點。」我問「甚麼事。」他說：「你不要出來嗎？」以手槍向我，迫我同他步出門口。只看坐在車上另一位高大肥胖，身着黑色唐裝的暗探，也拔出手鎗，向我威脅，令我速即登車。我登車後，青年特探便以鐵鎖扣着我的雙手，另一位老特探即以巨掌向我臉部橫掃數次 我知道已遭遇橫禍了，

乃向我的朋友史煥等大聲說：「我沒有甚麼事，但遭橫禍了。」特探等不容我說完，開足汽車馬力，直向芙蓉沙都律救火局隔壁一九四二年日本憲兵隊的屋內來。那房內門窗緊閉，內備長桌一張，長凳三張，單椅數張，短檯一張。是鬱氣悶人的秘密室。年青特探說：「告訴你，我等是日本特務隊，我已收到各方秘密的情報，知道你是馬共抗日份子，你現在不能逃脫懲罰。但你倘早供出你的秘密來，那麼我等可以獎勵你，我等並不是要把你秘密消滅在這裡的。」他先以溫和的態度向我勸勉，後以手槍向我威脅。我道：「我不知道誰是馬共抗日份子，我乃是一個小經紀商。」特探聽完後，搜查我的衣褲袋中一切書信合同。年青特探將一切文件放在長桌上自閱，年老特探以巨掌，向我左面頭上連掃幾次，並以不流利的瓊州語怒叫着：「速認你的秘密，否則槍斃你。」他以手鎗向我假裝射擊姿勢。我答：「我沒有什麼秘密，我不過是一個小小的經紀商。」老特探說：「立在牆邊的檯上。」我遵命照登牆旁的椅子後，他自衣袋中，取出一條約數尺長的繩子，反縛我的雙手，並將繩子吊到一條早經預備的大釘上，然後以手搬去在我腳下的椅，我的脚便吊浮起來，雙手痛苦難耐。特探說：「我已經明白你到客棧是要暗殺特務隊姓黃的，快認出。」他說未完，以手槍向我的脊下蠻撞二下。我答：「我去客棧，因欲見我的朋友陳鴻江，我的同鄉李江亭，我並不知道什麼是特務隊。」特探說：「你爲什麼要見陳李？」我答：「要談關於買賣事，並欲收回陳鴻江前欠我的一筆款。」這是詐話。他又以手槍口向我左脅直撞二下。並向少年探密談一番。少年探說：「我們已經知道你是馬共抗日份子，你認出即免槍斃活埋。」我說：「我是有數位兒童的家長，同時又是堅信天數神鬼的，不照心的話，決不敢講，不公道斷不敢做。」特探說：「你不肯承認嗎？我現在槍斃你。」以右手向我的脇下直打數拳，並以真彈放入槍內，向我假裝射擊。我因口渴手痛，胸部難耐，發出要求槍斃的堅決態度。特探說：「你的胆這樣大」。以手槍向我右胸力衝一下，走近長凳旁和少年探及一位口操馬來話的日本人同閱從我身上搜出的買賣合同，並相談論。少年探問我說：「你有

否參加過什麼會，並住芙蓉儲久？」他走近我的身傍，以微笑的態度溫軟的聲音安慰我。我答我居芙蓉十年，但在吧黎樹膠園當小買辦已經九半年了。我沒有參加過甚麼黨派社團，請問我的同鄉陳鴻江，李章亭，朱成修，王朝欽等，即知道我現在是一個小經紀商」。那時我的喉燥音弱。特探說：「我現在派人去查問朱李等，如果他都認你爲經紀商，我即釋放你」。他走近我的身傍，躍登椅上，脫去束着我的手的繩子，並喚我在椅上坐着。一面他和另一位操瓊音的暗探秘談後，該位特探隨即出去。我說：「請你給我一杯清水吧」。我覺得手胸俱痛，頭暈眼花，尿尿濕着全褲。少年探說：「水在這裡」。我說：「謝謝」。急飲完而伏着。

瓊人少年探三十分鐘後回來，向另一位特探報告，「找不到陳李朱」。數位秘探商酌，特派二位暗探再去。一個暗探說：「當我的特務隊長日本人來時，你祇承認你是查問我是否政府人員，他即釋放你了」。他以軟和的語音向我相勸。我說：「我不會這樣查問過你」。堅決作答。他說：「你不這樣的承認，你將被我的隊長斬頭」。我說：「我不會說，我那可以認」。他說：「你不認，我就不放你」。他以雙眼注射我說：「這是不照實的話」。隨即伏着頭，因我頭暈和手胸大痛難耐，伏在桌上約卅分鐘。想到我的妻子等一切的一切來，自問自答：「萬一我真的被殺在這裡。我的家庭豈不是將分離失散嗎？」不禁自泣。特探說：「你怎麼樣」？我說：「你亂捕我，誣害我，拷刑我，使我悲痛交加，欲說亦說不出」。我說完再伏着。特探說：「你放心，我保證放你」。他的語音軟和，好像良心發現。外面四人成羣入來。第一位身體高大，腰帶短槍，腳穿高底軍鞋，口有臭酒味，是日本人。第二位爲台灣人，特務暗探也排列着，面對着我。日人說：「有否証實他是馬共抗日份子」，他以响亮的日語問那位捕我的暗探，由那位台人譯成閩語。特探答：「沒有」。日人問：「爲什麼要捕他」？特探說：「他在共和茶室查問我是否政府人員，所以我要捕他」。「你爲甚麼要查問他？」日人以日語問我，亦由台人譯成閩語。我答：「我敢向天宣誓，我不會這樣

問過他，但我以不相識的原因，拒絕他同往吃飯飲茶，致他懷恨我，誣害我。」日人說：「不誠實」。他說完，將放在席上的長約二尺的木條橫掃我的左耳眼間一下，並以雙手抓着我的襯衣，將我身體連擲五次在士敏土的地面上，並令我起來。日人說：「我是特務隊長。我警告你，此後不得再去客棧茶室查問政府人員。若敢再去，我將槍斃你」。他以短槍向我警告 並令我回家去。特務說：「領回你的物件 並現款二

十二元半」。我說：「謝謝！特務隊長先生」。開腳急行，出那可怕的行刑暗室，坐人力車回家。一直臥倒不能起床者十餘日。經過中西醫生，藥石相參施救，方能起床。但因受傷過重，費過六七個月的長期，用過二千元的藥費醫費，才能稍復健康。時到今日。冷風大作時，傷處尚覺疼痛，大約是大傷後所遺之後果。特將我的被難經過詳情寫出，以便一般僑胞知道暗探等之殘忍無人道的手段。

周光中

『勤勞奉仕』記

日寇入境以後，全馬遍設自警團。每一鄉村或市區置一分團或區長直轄於當地警察署。分團長之下設班長，凡村民年齡在十七以上者，皆編為自警團員，輪流守夜，名為防盜匪。凡戶口調查，遷居旅行及米牌發給，皆經團長簽名蓋團印，方生效力。倭寇召用勞工，即由警察署長命令，經團長，班長，而及於團員本身。數年來，人民顛沛流離，為「大東亞共榮」而服苦役，像啞子吃黃連一樣。

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年）五月，岡九三三〇部隊在波德申區岡九三三〇部隊建設工場辦事處，以酒肉宴自警團長，時間為廿三日下午六時。部隊長亦依時偕五名衛兵入席，翻譯員係一印度青年。大意謂，伊之部隊，經已駐防此地，欲設學校，闢農場，且有大批工務，專賴你等共同努力。最先須派出工人一百名，生活待遇可使你等滿意，有白米有香烟有咖啡飲料，且有相當工資云云。是時余等謂本區經已每禮拜派出團員四十名，前往庇勝峇都基建飛機場，實無餘力再為部隊工作。除非隊長設法，免除庇勝勞役，始能依命前往此處工作云。隊長點頭允諾，并謂若部隊之工務告成，彼當有所報答。

六月十二日部隊以兵車二輛，輪流載八十五名「勤勞奉仕隊」前往雙勾沙嶼膠園服役，同日并有萬茂及拉務區之自警團員，不下二百人，亦于同地集中，分住于該地印人苦力屋。六時進晚餐，每人分一小碗木薯飯，作漿糊狀，亦無蔬菜佐膳，每人僅予少許白鹽。余等對飯生愁，雖下咽，嘔吐不止。入夜無燈尤無月色，漆黑一團，輾轉不能成寐，飢腸轆轤。

十三日工作開始。工務指導為木工程師「木根唯夫」生活料理為「神保金治」，廚房監理則為小鬼「河原宴」。

東京時間七時半即鳴鐘起床，前往廚房左右，分領晨餐。每人仍分得一小碗木薯飯。九時工作，工程為由波德申至芙蓉之鐵路旁，開一路基，至膠園內之計劃油池旁，油池直徑約二十碼。開二路基進入油池。

由九時起工作至十一時休息，半點鐘後再工作，至下午一時半休息。進午飯，飯量依舊，二時半又起工，四時休息。進咖啡，二三天水桶盛咖啡，二三百人莫能分配，唯木薯每人能分發一小塊。四時半又工作，六時停工，分領晚餐，每人得木薯飯一小碗，少許木薯咖啡厚粉湯。團員分三根「美那美」香煙，班長五根。天天工作如是，生活之待遇亦如是。作工一二日，吾人之體力莫能支持，舉動無力。倭兵前來諭我人出力作工，吾人以小泥塊喻彼謂：「飯少如此，力從何來？」倭兵「其其可也」不明其所說。越日由他處調來倭兵十餘人，混入各團員間監視工作，滔滔狂語，吾人討厭至極。余等決意至建設工場辦事處，要求改良生活待遇。但自後亦未見有所改善。一日隊長至工場視察，吾等再向伊苦求。據答馬來本無白米出產，泰國雖係產米之區，但車船缺乏，有米不能運來。此後伊當設法，盡量採購木薯，俾諸位飽食云云。

此後照常工作，每間敲鐘分食，令人三嘆，但百轉飢腸如何善後於是團員怠工，獨自出外找尋番薯，三五朋儕，輪流買食以維生命。倭兵與之所至，常出行獵，鳥獸常有所得，分食於各團長班長等，當作慰勞物，倭兵揚揚自得。一日倭兵獵得一菜園家，以為山豬，盡由寇兵分食，將骨餘殘渣，倒入木薯咖哩水內，照樣分派於百數十名團員。馬來人吃後，有嘔吐不止者，倭兵譁笑。

工作期間，曾有聯軍飛機在雲中盤旋，約自晨十時至十一時半左右倭寇視若無睹。團員欲舉首瞻望，倭兵則高聲怒罵，狀極猙獰。

在此地獄中工作十日，完畢我人之「光榮任務」，每人分得白米一斤，椰油四兩，團員各得工資十二元七角半，分團長十六元半。各人收領之後，團長打下指模。工作期限畢，於廿三日上午仍以兵車載返原地

，另調他人前往。如今油池生鏽，留岡九三二〇部隊之暴虐痕跡。

鐵軌依然 雙勾沙鯀之樹膠園中 水

李文彪

馬口日寇慘殺華僑

日寇侵入馬來亞後，不久各埠均有日兵駐紮，馬口埠亦有之。起初街上特設有站崗位，以二個日軍持槍站崗，各色人等由崗位經過，須要向日兵致敬行鞠躬禮，同時檢查良民証及貨物。倘無良民証而有嫌疑者，拿去營房，鞭打或灌水，斃命不知凡幾。余友黃四年五十餘，信宜人，係砍柴夫。一日經崗位，忘行鞠躬禮，日兵拳打脚蹴，黃四以手格之，更觸日兵大怒，拿去營房縛於一株檳榔樹，水飯不沾者二日，竟斃命。第五區黎發仔，客籍人，年廿三，回家時路過崗位，行鞠躬禮，因口含有烟枝，日兵云黎無誠意敬禮，掌批兩頰。又一兵用槍頭加以亂打，致墮路旁溝渠，頭面皆血。爬起，鄰人扶黎回家，夜吐血數升，雖會醫治，無奈傷勢過重，亦斃命。同區寡婦蔡阿好，順德人，年四十餘，因代梁某購米六秤，同時遇日憲兵，問米何來，蔡以米牌示之，梁某一家

共五人，問此五人何往，答住離埠五條石英人樹膠園曠地處種糧食。憲兵限以三天內帶此梁某到案，方可無事。蔡氏即往梁處告以經過情形，謂務宜親身到案以免被累。梁云明日到案。蔡回後，梁以日寇刑法非常苛虐，竟畏罪逃入山林矣。蔡氏無人交出，被憲兵拿去拷問，責其供給山芭的共產黨人，鞭打後刺殺之。這是巫警兵二八八號親口對余所說也。又蕭貴，羅定人，年三十餘，李五亦羅定人，年廿餘，此二人在明邊埠林某樹膠園公司內。林某失猪，云是蕭李二人偷去宰殺，來馬口憲兵部報告，遂拿蕭李二人拷問。據蕭李供云，猪係被公司中各伙計共謀宰食。竟遭判處死刑，將蕭李二人當街示衆，謂「蕭李二人爲共產黨員，應受死刑。」行刑時叫街上諸人往觀，然後縛於樹下以槍尾刀刺殺之。

甘滿棠

瓜拉庇勝巫人排華事件

一 瓜拉庇勝僑胞慘劫

瓜拉庇勝附近小坡，於一九四五年末發生巫人屠殺華僑事件。查悉事緣十月卅日於甲卑地有華人二人被殺，經過調查後，證明兇犯係巫人，乃將情報告英聯絡官及政府當局。至十一月三日早，英警官率警察十餘名暨人民抗日軍前往該地緝兇。不意離地二英里之新靈地，突遇兇手於途。人民抗日軍即欲加以逮捕，該馬來人在英官警面前竟拔刀抵抗，以致兇手脫逃。結果事件愈行擴大。該地華僑見勢不佳，相率逃往庇勝坡，以避其鋒。此事正在交涉中，凶訊竟接二連三發生，商店被焚。其中最慘者為巴東禮峇地。因該地巫人於五日夜六時起至翌晨早，實行集團屠殺華僑，被殺者約百餘人。其他為新靈地，河汝銀保及峇株文支等地，有僑胞多人死傷。峇株文支曾發生一場緊張局面，因該地馬來人結集附近各監光約數千名，手持兇器，身披紅布，從馬口路浩浩蕩蕩衝進市場，企圖再事屠殺。適逢六名人民抗日軍在該地看守車輛，睹此情勢，迫不得已，竭力搶救，使全市華僑得以脫險，最後英勇之抗日軍，因彈盡援絕，死於巫人刀斧之下者五人。此種英勇犧牲精神，實堪欽佩云。又訊，該地華僑曾召集緊急會議，出席千餘人，通過要案多宗，並派代表來星。該代表團一行經已抵星，暫謁本坡各僑領，並語華僑日報記者，希望各界予以援助。（華僑日報卅四，十一，十四。）

二 當局聲明及華僑被難慘狀

關於庇勝慘案，十一月十五日下午四時昔任情報部長之普賽爾上校特召集新加坡各報記者發表談話如下。

在六日晨六時有大隊巫人至巴冬禮峇華人村落中，屠殺華僑至四十人之多，大部為婦孺。英軍隊當時即到場彈壓，屍體已葬，有數具則棄入井中，今有四十屍掘出。巫人犯均已被捕，有十七人自首而並未逃去。當詢問口供時，則聲稱爲反日聯合會壓迫甚久，迫付會費，不得已而出此云。翌日（七日）在馬口附近又有巫人一隊，偶在彼處與反日團體發生衝突，巫人一人被槍殺，而華人爲刀殺者達六人。以後並無事變發生。今軍車亦在途中巡邏以防不測。七日馬來亞總司令米西范中將會到場觀察。余八日亦抵彼處，今地方官員將各地避難之華僑已收容在各收容所中，米糧亦有分配。余會對彼等致有慰詞。肇事者必將繩之於法。及後余亦對巫人之群眾嚴詰其行爲之不當，此次之行爲將彼等過去之聲譽一掃而盡。最後即詢彼等是否悔過而以後不再如此。答曰然。

最後普上校代表軍政部向各記者担保以後不再有此類事情發生。犯事者必重罰之，當局之誠意爲希望各民族合作云。

查森美蘭瓜拉庇勝屬新那靈，巴冬禮峇，峇株基基各地，發生巫人慘殺吾僑不幸事件，令人殊感痛心。在日本法西斯暴政統治下，柔南峇株屬、柔北麻坡屬，犧牲在巫人刀下之數千同胞，血跡未乾，峇株、麻坡二地萬千難民，流離失所，不意瓜拉庇勝又發生同類慘案。

被害僑胞，經華僑救濟會實地調查，計死者八十五人，傷者四人，護僑英雄抗日軍死者五人，傷者一人。在九十四人中，婦女佔十七人，未成年幼童三十四人。婦女幼童何辜，遭此殘酷慘殺，實無人道至極。上述各地僑胞，無不紛紛逃生，避難市區。根據十一日之統計，有男子九百六十三人，合共三千一百九十七人。該坡華僑除組織救濟會外，並有被難僑胞成立一被難委員會，組織募捐宣傳隊，出發中馬吉隆坡，北

馬吡叻 檳城等地 發動募捐 並向各地關懷之僑胞報告慘案經過

(南洋商報卅四, 十一, 十六。)

三 當局復陳嘉庚函

關於瓜拉庇勝華僑被馬來人殺害事，陳嘉庚先生曾於十四日呈函當地民政長官，請其注意處理，茲已得民政長官復函如下：

十一月十四日之台函已悉，瓜拉庇勝附近被馬來人殺害之華僑男女大小，據正式報告共四十人，余會將尊函轉達森美蘭民政長官，並查問確否。

余於七日會親赴被害場所觀察，知有人民抗日軍六人，及若干馬來人被殺，余又曾於八日赴瓜拉庇勝及馬口視察逃難華民，馬來人十七名已被拘獲，將以殺害罪被審判，英軍及警察亦已有十分警備，使不致再發生此事。難民之救濟，亦已立刻着手辦理，彼等已有收容處。

余已囑森美蘭民政長官再行詳報來知，如到，即再轉達先生。對於此次不幸事件，余甚感憂懷，但可告君現已採取各種步驟，保證此後不再有此事件發生云。

(南洋商報卅四, 十一, 十九。)

四 瓜拉比勝慘案平議

上月卅日，瓜拉比勝發生巫人殺害華人事件後，比勝屬各地之屠殺事件，即不斷演出。「華僑救濟會」實地調查所得，被害同胞共九十四人，姑猶佔十分之八。慘案發生後，難民代表姚同亦於日前來星，向南僑總會陳主席及有關各方報告真相，請求救濟。華僑事務顧問官巴素上校亦於昨日爲此事發表談話。並表示對「犯法者當加以審判，嚴辦不貸，當局對此事甚重視，保證今後不再有同樣事件發生。」巫人方面的代表，亦表示願意和平解決。這樣看起來，這不幸事件，將可結束。我們希望的是這類不幸事件永遠不再發生，我們更希望這個血的教訓使民間加緊團結。

但當我們在檢討這個案件的根源時 我們還記得吉隆坡民聲報有此

勝六日通訊的一段記載：「本月三日早，英聯絡官乃率警察十多名暨同人民抗日軍第二獨立隊第八中隊前往查緝兇首，隊伍至本市二英里地方之新那靈，突遇該兇首前來該地。人民抗日軍當時便欲加以逮捕，但該地馬來人在英官及警察面前，公然拔刀抵抗，結果事件擴大，秩序紛亂；」在這裡，我們對於主持屠殺的兇手，固然深惡痛絕，但是前往緝捕兇首的英聯絡官及警官看見「公然拔刀抵抗，結果事件擴大，」而不能加以拯救，這也是令人非常抱歉的事。因爲我們都相信，英政府是愛護他統治下的人民的。他的責任，爲英軍政府各長官歷次所宣示我們的，是維持治安。我們擁護英政府的也就在這一點。

我們還記得，在日本法西斯統治的三年零八個月中，除公開殺害華外，最毒辣的政策，還是挑撥民族惡感，來便利他的分而治之的陰謀。他害怕馬來亞的中國人馬來人印度人三大民族的接近。因此，在日本初踏進馬來亞的時候，他有兩個欺騙人民的口號：第一是「日本驅逐英人出馬來亞，是要解除馬來人的痛苦。」第二是「日本人來馬來亞是幫助馬來人收回被中國人佔去的財產，因此，馬來人須殺盡中國人。」但是日本的屠刀，是不分中國和馬來人的，在此三年來馬來人也不斷被送上死亡的前線，馬來人從幻滅中覺醒過來，他懂得繼續相信日本人，只有使整個民族滅亡。事實告訴他們只有民族團結，只有和中國人攜手起來，才能打倒日本人。這民族的偉大結合，使得日本法西斯發抖。因此他不斷進行挑撥，分化，製造民族屠殺 本年五六月間北馬，中馬，以及峇株巴轄的屠殺事件，也就是這個毒辣陰謀的具體表現。而目前的這個屠殺，也是殘餘法西斯的陰謀的繼續。

在事情結束的時候「亡羊補牢」也許是比「揚湯止沸」爲更好，但我們總還希望英軍政府能够更好的制止這類事情的發生。因爲屠殺的發生，一定要使社會紊亂，而繁榮的恢復，將因此拖延下去。同時我們更希望僑胞們必須堅持沉着冷靜，因爲急躁是只有使事情弄糟的。真正的團結，也必須在慘痛後的熟慮深思中開始。

(新民主報卅四, 十一, 十六。)

第十二篇

彭亨

淡馬魯之寇禍

淡馬魯在彭亨江中流，關丹在江口與海匯合處，相距鄰邇，故戰時淡地爲當局注視，派兵佈防。及關丹失陷，英軍聞風撤退，政府下令市區人民疏散離市區三英里。未幾日寇沿江而上，間有乘膠皮艇者，到處大逞挑夫，沿道姦淫搶劫。腳踏車，羅厘車，幾爲劫奪一空。人心惶皇，風聲鶴唳。日寇先鋒隊經文德甲鐵路直衝入芙蓉之馬口，勢如破竹，月餘南馬小全被侵佔。日寇自稱世無其敵，驕傲跋扈，暴虐嗜殺，爲現代世界所罕有。其後無物不統制，無業無組合，糧食缺乏，商業凋敝，通貨膨脹，許多商店迫得閉門。

三十二年九月，筆者因生活關係，轉居MK。該處爲一小村市，有田模頗宏的澱粉製造廠，油棕園，水陸田亦多，所以米穀雜糧亦較他處充裕。星柔人士頗多遷居於此，人口驟增。然地處偏僻，交通不便，因之爲抗日軍活動區域。離此約七英里之雙溪鋪，於八月間爲除一漢奸（暗探）致引起日寇獸性大發，屠殺火，全市變成火爐，死三百餘人。

三十二年五月廿八日下午，有一工人模樣者遽至余辦事室，面色惶惶，額汗涔涔，言站長諸人被囚內人架去，須速逃走避云云。同事胆怯者溜之大吉，筆者與徐君因職任理事，恐一旦走開，無人與其周旋，更爲糟糕，橫着心聽天由命。少頃五六個寇軍呼嘯而至，驅各舍工員集一草場，逐一盤問。幸有一二係過去駐此之警備隊，尙無過甚之威嚇，然已鬧得滿城風雨，人人惴惴然，都捏着一把冷汗，恐雙溪鋪之慘案重演。有一倭奴之情報員，脅迫協會須查邑內去路。該情報員面兇惡，兩眼四射，稍有碍眼者，不問情由，任意鞭打，人稱之爲餓虎。首一度派一名走狗孫某住公司內。吾人提心吊胆，日夜警防，因稍有不慎，百餘人生命將爲之喪失。彼一行則一人尾隨之，不但怕其爲愛國者消滅，且亦

恐其報告有損的話。爲保安計，不得不極力奉承，物質金錢聽其索取。斯時真一日如三秋，夢中亦爲之心驚肉跳。其人月餘始去，方舒一口氣。一度無警備隊，自站長被捕，政府大爲注意，再派隊駐防，另調隊入文積大芭搜查。駐防隊長姓西田，常於晨昏巡查村落。一次有名黃南者，賣酒營生，見其到，拔步而走，被擊死，茅屋亦被焚。搜文積軍隊經下車站到此，無所獲。華僑協會設宴款待，而殺中無肉，西田頗爲不滿。蓋屠商知應酬蝗軍百餘人非半隻豬不夠，若照限價出賣須大大吃虧，相戒不宰。至該隊去後，有屠商李信始荷肉出售。西田蓄怒靈發，拔槍射擊，傷李信手腕，入醫院不久而死。

三十二年冬某日，寇酋西田親召筆者去，見其面目猙獰，心知有事，惟極力鎮靜，隨其到營。果不出所料，蓋有漢奸向其報告，謂余任職之公司接濟共黨物資金錢，中秋前夕接濟一豬。在此千鈞一髮之際亦唯有拚着性命與之周旋。鼓起勇氣，壓下驚惶，與之筆談，幸無破綻可捉。最後限日往M市回正經理徐君及東家。是時東家適病入醫院，由醫生以書証明，有病不能到。徐君聞此消息，胆爲之碎，數餐食不下嚥。此次假華僑協會審問，仍以筆問答，雖威嚇迫供，幸事前已有準備，並託協會副會長陳君自警團團長李君，向其分訴，預爲佈置。審問兩點鐘幸安然無事。

澱粉（即木薯粉）爲斯時統制物之一，欲求出口，須將出品半數或四份之三，廉價售與政府，另外又須賄賂，上至產業部長，下至書記走役，若非送禮或金錢，包你碰壁。上下交爭利，其政治腐敗，於此可見矣。廠家在貨價損失之下，多有吝於使費者，故出口權幾爲組合所把持。

章末

日 寇 在 直 涼

彭亨屬直涼 (PILANG) 我僑，在戰前對於籌賑祖國難民及救國工作，成績卓著。倭寇入境後，斯地受其蹂躪摧殘，損失巨大，情狀至慘。記者近水樓台，爰不厭求詳，嚙蘇直叙，當為關心僑情人士所樂聞歟。

一九四二年一月，英軍自古礁戰線節節敗退，繼而霹靂，雪蘭莪失陷，退出彭亨。直涼為彭亨之最後據點，殿後部隊，于大軍由火車運徹離境後，乃破壞是處號稱彭亨第二大鐵橋，然後撤至森美蘭馬口，軍紀尚好，秩序稱佳。因各地鐵道鐵橋，遭受退軍破壞，故由關丹入境之日軍先頭部隊，經叻至淡馬魯新闢尚未完成之公路，而赴文德甲後，乃不循鐵道線入森美蘭，而由公路直趨雪蘭莪，與佔領吉隆坡之寇軍會師。因此，直涼得免受其先遣隊之騷擾。此時聞倭軍經淡馬魯，文德甲時，到處強奪腳踏車，強姦婦女。往日坐鎮北根之彭亨蘇丹，退避于淡馬魯之行宮，惟行宮亦被寇佔駐。直涼華僑咸存警戒之心，退避園林，默察動靜。一週後，日軍鐵道隊巡勘至此，繼後又有工程隊抵達，駐屯修橋。當其初至也，市民恐其獸性發作，戒備甚嚴，斯時景象，宛似置身戰場，草木皆兵，一夕數驚。

二月間，倭軍政部彭亨支部福水機關，鎮守首府立卑，指令各地同僑組織華僑協會，並飭華僑領取良民証，每位勒費一元，（婦女兒童除外），並令依照人口，財產，按戶依丁派繳「奉納金」。在其淫威脅迫之下，是埠人口四千餘眾，被勒達五萬元之額。經此一舉，同僑以為可以安居樂業矣，殊不料天雖晴而陰霾不散，橫禍亂飛。一日，日軍警備隊約三十餘人，突由勞勿悄然開來，抵達距離市區二英里半處，即向左側之橡樹園中傾注，橫衝直撞，不問情由，見人即拉，先鑿以巴掌，次飽以拳足。行至一咖啡園中，又將該園主，闖入田縣人，盧宜塔，及一粵

籍工人（忘其姓氏）拘捉，且行且打，遍體鱗傷。到市區後，即強徵一華厘店舖，屯駐一宵，翻箱倒篋。越早臨行，又劫去店中之器物（如銅鍋，盤盤，藤椅）無數。行同盜賊，蠻醜至極。從此，該兩位同僑，即杳如黃鶴。事後，其家人遍向各地探查，始知該二位同僑，被擄至淡馬魯後，並無宣佈緣由，即用刺刀戮死，並掩埋於是處警察局之防空壕中。

四月十三日，倭軍駐彭亨之憲兵及警備隊百餘人，乘軍車七輛，且有機關槍掩護，浩浩蕩蕩，如臨大敵，直指直涼而來。市區遭受團圍包圍，市民不分男女老幼，盡被趕出街中曝曬。華僑協會首遭搜查，殊不料前籌賑祖國難民會之司理，失於檢點，不幸竟被搜得數十張焚燬未盡之籌賑祖國難民會職員就職宣誓書，因是籌賑會之職員，蘇猷杯等十七人，遂被捕。蘇君以年事較高，不勝酷刑，昏迷復甦者再。同時，蘇君住宅，被寇卒大舉搜檢。寇卒乘此機會，將屋中所有之紙幣，手錶，自來水筆，搶劫一空。最後又將此十七人，雙手反縛，押赴市後郊外，飭迫全體俯踞曠場之中，擬行其殘酷野蠻之手段，乃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寇酋古井，似是良心發現，殺戒頓萌，僅將丘華光拘去，其餘概行釋放。臨行時，又劫去各店中之汽水，啤酒，牛奶，皮箱等財物，為數甚夥，無法統計。甚至是日華僑協會所收集之「奉納金」亦為寇軍盜去百餘元。丘華光被捕至文冬，又被威逼恐嚇，酷刑數次，念餘日後，亦行釋出。是次除此十七人外，市民之被毆傷者，亦不計其數。究之此次風波，固非無因，事為文冬方面，倭寇會捕得一位華僑，此人不堪受其酷刑，妄承「直拉」（譯音）為游擊根據地，倭寇不明其地所在，詢之勞勿華僑協會中人，有人告以「直拉」或為「直涼」，因此出師至此，而施淫威云。

十月廿四日，倭軍又動師百餘人，圍搜橋領蘇獻杯住宅，並將蘇君拘刑吊打。是時，蘇君以兩度遭受如此蠻橫無理之待遇，憤不欲生，據理駁責，嗣後倭寇似亦知理屈，乃靦然釋放。後查此次倭寇搜捕蘇君之緣由，乃爲被一巫人誣告其接濟游擊隊者。

十一月間，倭寇派來警備隊屯紮直涼，以火車站內爲營地，日夜戒備。據云此來任務爲肅清游擊隊。因是暗探密佈，凡遇頭髮較長，面色青黃不佳，或足脛被蚊咬者，均被認爲住居山林中之游擊隊員，一見即捕，先賜酷刑，利誘隨之。或有意志不堅者，被誘任偵探之職。此輩一旦得勢，利祿薰心，竟爾認賊作父，勒索敲榨，爲所欲爲，錢財到手，萬事皆休，否則，親戚至交，均有被請坐圈圍之機會。在此惡劣環境之下，同僑多數歎跡息影，無事不越家門一步。倭寇駐屯斯市後，每天需用大量菜蔬，肉類，及一切日常用品，惟均不願照價給值。經商者欲不售與，鬼臉一變，則將賜以「無誠意」的罪名，倘欲售與，則虧本生意，何人能做。在其統治期間，同僑趨首望鄉國，宛如無依孤兒，呼天不應，入地無門，惟有暗淚偷彈，聽天山命而已。

倭軍警備隊，既經駐防於斯，奸商賭徒，於是大形活動，趨炎附勢，奔走鑽營，野菜組合，煙草組合，護謨組合，米商組合，物資組合，及各式各樣之賭館，賭攤，如雨後春筍，紛紛設立，從事榨取同僑膏脂。直涼埠各種組合之成立，雖其間亦曾有一二本埠同僑參與而沾潤其利者，惟主要之支柱，皆爲淡馬魯與文德甲兩地之數位商家包攬獨承。收買土產，價格極力低賤，配給物資，虛有其名，因當時物資奇缺，黑市交易，甚形活躍，此輩商人，乃乘機將政府發給之物資，設法大量暗藏私賣，飽其私囊而大發其不義之橫財。至於同僑慘苦之情況，渠等則漠不關心。是以同僑對於組合之剝削民衆利益，憤懣極深。至於其埠賭館，亦多爲文德甲與馬口外來之人士所經營，本坡則鮮與混淆者。惟賭徒則甚衆，賭館賭攤，蜂屯蟻聚，破家蕩產者有之，賭負自盡者有之。爲害之烈，令人惶悚。日軍腐化我中華民族及以華制華之毒策，于此可見一斑矣。

倭寇懼各地游擊隊之騷擾，仿效我國之保甲制度，實行戶口登記，設「自警團」部，凡滿足十六歲者，均被徵爲「自警團員」，市區園地，分驛設站，夜夜派出「自警團員」巡邏，以防游擊隊。殊不知斯時同僑之心理，萬衆一意，敵愾同仇，焉能爲其利用。其間少數「自警團員」曾受其軍事訓練，惟若斷若續，時間不長，蓋因教練人員不敷分配，顧此失彼，最後乃無形中停頓焉。

十二月初，是埠同僑林某者，不知何故，竟爾依附日寇，喪心病狂，爲虎作倀。既任偵探之職，乃帶同日憲及警備隊，來至直涼文德甲處，捕人焚屋。是處同僑多係耕田種稻之農民，經此變故，家屋被焚，衣服器具，食糧，盡化灰燼，父子兄弟遭捕，田園荒蕪。綜計同僑被捕十二人，個個受刑，人人車傷。監錮至三月後，始陸續釋放。在獄期間，每日僅給食米二兩充飢，飲水竟不可得，睡於斯，食於斯，便溺於斯。每間獄室，容納無數之犯人。天氣燥熱時，悶死無數。家人有送錢或衣服者，均爲獄吏私藏收沒，無有遞達者。悽慘景狀，實即人間地獄也。

自後，倭寇督密探，常化裝潛入市區。如聞有言及倭軍之污點，或談人民生活艱苦者，即指爲反日派而加拘禁刑訊。

民卅四年初，日政府頒下一道命令，將直涼全市商店所有門戶鐵枝盡行拆去，載往北眼，將作爲製船之用。據稱將發償款與各物主，然鐵枝拆去後，並未蒙發賜一文。全市商店之鐵枝拆收淨盡後，繼即拆去華僑一鋸板廠，全廠機件被拆一空，甚至工人住屋亦被拆毀，損失不知如何計數。尙幸原子炸彈早日見功於三島，迫使日寇屈膝投降，否則，戰事延長數月，則此間彭亨唯一幹道之火車軌道，亦將被拆淨盡。蓋三月前，由立卑下行至文德甲之道，已被拆毀，繼後即將拆毀文德甲至森美蘭屬馬口一段也。

民卅四年四月十六日，直涼警察局爲游擊隊圍劫，所有槍枝盡爲奪去，而全局警察人員，或激於正義而投附，或畏罪潛逃，警局因是全空。前此各地，偶有事變發生時，倭軍開到，常不問情由，即將全市男女老幼，如切瓜砍菜，肆行屠殺。因此，直涼事變爆發後，全市同僑，均

相率逃走。兩日後，倭軍方始聞訊得知，于是集彭亨之警察，警備隊，憲兵約二百人趕到，向游擊隊回返途徑搜索，惟所到各處，均為耕種人家，遺跡不獲。于是老羞成怒，竟嫁禍與斯隅之同僑，獸性既起，焚屋，搶劫，閉館屠殺，又是一番慘案。事後調查，人命損失凡七宗，住屋被焚十一起，財產損失，不計其數。

歷嘗一番屠殺後，經過十餘日，事乃告一段落。倭軍重新派來警察三十餘人駐屯，並遣來一位倭軍警長。此位警長，其初至也，作威作福，閉口屠殺，閉口屠殺，炎威逼人，此即貪官污吏之手段也。同僑被捕時，繳付一筆賄賂後，即可釋放，否則半載一年，長被監禁。

日寇入境後，曾經一度強迫學習日語，雷厲風行，直涼市同僑多

被迫學習，然皆無此意志，故無一成就者。直涼華僑學校，亦被迫徵收學童，教授日語，及日本歌曲，惟均以敵愾同仇之故，同僑多不願送其子弟往習，是故，學校雖開，學童則零落異常。

七月間，森美蘭馬口商人，携來大批香蕉紙幣，購換英幣，初為一百元英幣換日軍票一千五百元，自後日日差異，至八月間，最後每百元英幣竟可換日軍票五萬元。

縱觀日寇統治期間，居民同一感覺「驚」與「苦」而已，不獨同僑如此，即巫印各族亦均同此感慨也。

章 孟

淪陷前後之文德甲

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敵寇之炸彈，開始向文德甲火車站附近山麓投下之後，居民異常惶懼。有家小之負累者，皆忙於準備遷避比較安全之地，以防不測。而是時政府，亦已預知事之不可為也，遂於一九四二年一月二日將文德甲米倉囤存之米開放，散發與民衆。其有因路遠而力不能勝一包之重量者，咸割袋酌取而捨其餘。因此累累然之白灰米，充斥路上。經時六日，米倉中尚有大量之米存在，若斷若續之搬取者日有其人。月之九日下午二時左右，寇機兩架俯飛轟炸，並用機關槍掃射文德甲市區。當寇機之來也，民衆預料必遭轟炸，相率狂奔於膠園之樹下，冀借濃蔭以掩護，間有在店不及走避者，則隱身於樓梯下，或浴室水池中。結果在店幸慶安全，而走向膠園者，竟至死傷十餘人，斯誠意料不及之事。日寇未入境之前，在淡英印駐兵，約有三四百名，大部份駐防於晉怒埠，因該處接近關丹故也。其時駐晉怒之英印軍，獲悉日寇佔領關丹，即速將部隊開回淡馬魯。未幾風聲日急，又復調來文德甲，斯時余而突各地，亦調動軍隊來文。後英印軍捲甲曳兵，相繼開向文多路前往馬口。淡縣長並會於月之五日，召市民訓諭，令飭將所有糧食搬空，民衆概離馬路三英里外之地區，必要時，當將全市燬焚，大有實行焦土政策之概。由是各商店遂間有走避一空者。至一月十日，軍隊開拔殆盡，僅餘少數印兵，遍向各店敲門，索物品，衆情惶惶，不可終日。文市最大之建築物，如電廠與大鐵橋，即於是日下午爲英人自行炸壞。當該少數印兵開拔以前，會縱火焚燒店舖，時爲十日之晚間也。其餘間有走避一空，而又未遭火者則於十一日黎明被搶。至於社團，則有中華商會，客屬公會，僑樂俱樂部等等之傢私用具，被搶一空。有人認爲戰爭時期，到處皆無安全之地，始終堅守店中，因鑒于搶劫之事，

乃組織保衛隊四十人，以木棍爲武器，日夜輪流，守望相助，于寇軍入境之日解散，爲時僅三日耳。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四日，寇之間諜藤山，化裝僞巫人由吉紐抵文，告人『皇軍將至，汝等民衆宜善爲迎接。』十五日晨，寇支司令部部隊，由晉怒陸續開抵文坡，分駐於中華學校六間屋，英文學校以及酒樓醫院等處。甫到即四出搜索食物用具，婦女不論妍媸老少，遇之者多難倖免。該支部隊，旋于十七八兩日悉數開往文冬。二月間，由巫縣長設立中馬治安維持會。是時亦有寇軍工兵一小隊爲修理炸燬的鐵橋，駐防於此，始由吉部隊計劃，後由申戶部隊完成。三月間，清鄉隊來此間盤查義勇軍，會拘捕數人，審問後，即行放出。四月杪爲應付寇軍強派徵收奉納金事，治安維持會改爲華僑協會。奉納金額全彭五十萬，淡屬均派十二萬元。六月間駐有警備隊一小隊，十一月初又駐有大木與西村之憲兵隊，至一九四三年夏取消，及冬又復設立。警察長則爲鈴木，始終未曾更調。一九四四年七月間，設立協和會。是年冬，又設立防衛隊，即特別警察，專任「剿匪」工作。此輩橫行舞弊，上下交征利，民衆日在槍尖刺刀下，動輒得咎，惟有側目而視。在淪陷期內，言其政治，則以譏諷，宣傳爲其施政方針。日以共榮共存爲口號，使人設立遊藝場，無論男婦老少盡爲「博士」。吾僑除種植者外，亦因無工商可爲，藉賭爲生者有之。日政府且有時利用遊藝場放映影片或講話之宣傳地方。抽收各民族血汗結晶之穀，每年預算多至一千七百五十噸，雖未能如額徵足，然已便各民族饑殍不繼，以木薯當飯者，比比皆是。三年餘來，文德甲因非通都大邑，除短時間有少數警備隊駐紮外，惟寇憲大木島信雄軍曹，田中，西村，與伍長成常住而已。寇籍軍政人員，日食菜肉之類，由華僑協會買辦。至於漢奸走狗輩，在文

德甲彈丸之地，可謂星羅棋布。敵詐百出，無惡不作，陷害僑胞，自鳴得意，其肺腸豈僅狗彘不食已耶。和平後，若輩或預先出走，或隨寇軍退往文冬，然後再出文冬避匿。其未能走脫者均由人民捕交人民抗日軍

而制裁，或交由英軍政府處置之。若夫寇憲之殘惡，當推島信雄與西村兩人為最，不唯嗜殺，且喜用種種毒刑，對遭難者必盡刑而後殺，乃為快意。而寇憲之迎譯李某，台灣人，則為帮兇中殘忍之尤者。

張沉

文德甲之敵憲敵警

一 憲兵

初期駐紮文德甲之憲兵頭目，爲大木伍長。設憲兵部於英文學校。到任不久，即慘殺無辜被捕華僑，並將屍首，拋擲於憲兵部之港邊，任水漂流。該地人民，初以爲憲兵，當較一般作戰士兵爲好，豈知其手段，有如此之殘暴。或以爲文德甲，不幸來此大木，總望其更換。果也，天從人願，而調來詩馬軍曹（日名爲島信雄，島字之音爲詩馬）及田中軍曹，西村伍長，埠人莫不私自慶幸。但不久又發現其殘忍手段，較之大木有過而無不及，至此方知敵寇之野蠻，有其一貫之作風。詩馬來文德甲不久，便將憲兵部遷移於舊時警察長住宅，在投降前不久，則遷往離文德甲八英里半之淡馬魯埠。在此四年中，詩馬曾一度調往立卑，由田中主持，但大部份時間，皆由詩馬担任頭目，而以西村副之，其翻譯員爲台人李某（日名富田健一）。查彭亨屬之憲兵，以殘忍著名者，爲詩馬及西村，不幸之文德甲，兼有此二人，又有助紂爲虐之李某，並饕餮多數爪牙，文德甲遂陷于暗無天日中。在文德甲被捕者，不下百人，而附近各埠，如淡馬魯，皆老，明加叻，直涼，金馬揚，吉丑，瓜路吉撓及蘭增捕來者，則不能勝計。一受其捕，莫不作已死論，蓋其所用之刑罰，如吊打，灌水，灌馬油，及烟支頭燒身等，誠非吾人所能消受。雖不被刑罰致死，亦必餓斃獄中。因文德甲之監獄，面積非常狹小，會監禁百人以上，且每日每人僅得四兩飯，或木薯而已。被其殘斃之華僑，當其屍身，被拖往醫院時，雖其至親如妻子兒女，亦不得近前一視，至於親朋故舊者，則更不得聞津。倘一偷視，亦被株連。憲兵所用的汽車，乃英國之軍車，漆以青黃色，形如虎，其機器聲與衆不同，一聞其聲

便知憲兵到此，埠中人士，莫不心驚肉跳，毛骨悚然，一似大禍臨頭。一班走狗，鑿其主人之舉動，則大肆敲詐，不曰詩馬召汝，便曰汝要飲水否？當之者，如不識時務，言語稍一不慎，便死神臨頭，因此傾家蕩產以貢獻者，不大乏人。筆者亦係受其詐者之一，處此情形，惟有徒喚奈何耳。

二 警察

警察署長名鈴木初太郎，年近五旬，自上任至投降止，皆被一人担任，屬下有警察八十人，及特別警察（後改爲防衛隊）百餘人。一聞走狗報告某鄉村有抗日行爲，不問確實與否，立召部下往剿。至時除逮捕人民外，或任意開槍射擊，或放火燒屋，或任由警察搜掠物品。住在該處之人民，或預先攜帶妻子，逃避他處，迨返後一視，則住宅已成灰燼，因之流離失所者比比皆是。有時藉調查戶口爲名，多方敲詐，任意刑打。埠中有三四無恥之輩，極力獻媚，請求出口許可証，盡量將當地之糧食，運載出口，因是莫不大腹便便。彼輩且因此而炫耀他人，言之殊令人髮指。鈴木辨識一徐娘半老之華人傭婦，該婦頗具媚力，常着日裝，自以爲榮。鈴木爲之顛倒，所有警察無不稱之爲太上警察署長，因此婦一言一動，確能左右鈴木之行動，可惜思想不正，否則可與賽金花媲美。凡遇事者，雖知央託無望，然亦不惜多方巴結，饋送金錢物品，以求不再加罪。該婦出街，常有警察或暗探跟隨，儼然一官太太也。車站設一警站，派警日夜守衛，名爲預防抗日份子侵入，實爲抽稅關。雖微如鴉鴨蛋，生菜或木薯，亦必抽取多少，方許其入市區發兌。米油鹽爲禁品，苟被發現拖出市區，輕則賄賂息事，重則充公，並誣其接濟

抗日份子，而加以逮捕。但聰明之華僑莫不繞道膠園，而達其家。繼後警察知此情形，則在市區巡遊，一見有携物者，則近前查察，如無違禁品，則查看有無良民証，而多方恐嚇。是以入市區者，大半代以婦孺。埠中商店，被此輩警察或暗探賒欠者，敢怒而不敢言，聽其予取予求。

暗探方面，且不時派款，如某人若干，某號若干，倘不照交，橫禍立至，如僅飽嘗鐵窗風味，倘為幸事。當之者，輒為之魂飛魄散，誠人間之地獄也。

尊 容

日寇統治時的結紐

(一) 引言

結紐，是彭亨屬鐵路邊一小埠。吾僑居於是地者，在戰前約七八百人。商舖廿餘間，概屬小生意。店舖皆亞答及錫瓦屋。斯地華僑，除少數經商者外，餘都是勞動界及少數小種植家。「七七」吾國全民抗戰發生，有結紐華僑籌賑祖國難民會，後改爲彭亨籌賑祖國難民委員會淡馬魯分會結紐支會。在淡馬魯屬各支會比較下頗不落後。因爲斯地華僑，對籌賑工作，特別關心。敵人統治時，對斯小地方的華僑，亦特別關心及注意也。

(二) 敵機轟炸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卅一日，下午三四時，三架白灰色敵機，由立卑方面，疾飛而來。在結紐上空轉環，忽然間，霹靂聲響，震動連續不絕。呼號聲，夾雜其間，哀呼與呻吟聲，亦不絕於耳。蓋因斯地，完全無防空設備，故未有警報，以致有如是擾攘。嗣後查聞欲炸特別火車，因馬來亞英軍總司令白思華中將在內，幸未被炸中，平民被炸死一印度工人，輕傷有一二人，房屋被炸一間，拉車牛被炸死二隻，火車路略損壞，有窟窿廿餘個。

(三) 公共機關損失

籌賑會文件，單據，原隱藏於極爲秘密之處，事後，聞各地籌賑工作人員被捕，斯地華僑協會恐受波及，強迫毀之。數年來華僑以汗血之

資，節約救國所換來紀念品，一旦焚燬殆盡，殊爲可痛。又斯地原有華僑學校，敵軍警至結紐，都住宿於該校舍，把所有的圖書，標本，圖畫冊，或拿，或撕，毀壞無遺。銅鼓，及諸細小器具，悉被搬取。至於重器具及學生椅桌，或燒燬，或弄壞，所存無幾，實足令人痛惜。

(四) 個人損失

日軍警初次到來，即藉名調查戶口等事，大事搜捕。不論貴賤東西，皆爲其目的物。若眼孔寬濶，任其攫取，則輕易放過，倘視物爲重，稍事關顧，則指爲抗日份子，東西被搬取之後，人又被拘捕。華僑個人損失，如眼鏡，手錶，鋼筆，衣服，傢私，雜物，布匹，雞鴨，豬牛，米穀，什糧等，殆不可勝計。欲找一個在日本統治時，三年八個月無損失一物者，想恐甚難。

(五) 逮捕與監禁

記得在一個舊曆元宵節，(一九四三年)凌晨，日軍警二百餘人，把整個結紐市區，團圍圍住，逐屋搜查。所有男人，盡數驅出球場，逐個查問，稍有驚慌狀者，則被用繩子紮住，幾十人被縛做一串。華僑協會會所——自警團部亦被搜查。華僑自警團長住宅，被圍住，而後搜查，且闔家眷口，盡被押出球場。對自警團長則施以嚴訊。至天明，該軍警分一半往搜離市區約一英里之陳某住宅，終無所獲。返回市區，把所縛住同僑釋放及解除戒嚴。越至第三日，自警團長被電召往文德甲警署，問話後，復被憲兵部電召往立卑問話，約二個月，才無事釋放。其後

，警備隊，警務部，憲兵部，明暗的警犬（偵探）紛至沓來，幾於無日無之。可見敵警對斯小地方也非常注意。一般華僑在警惶中，過其不安定生活。前後我僑被捕被扣者，約在百人左右，無事釋放者，七八十人，被判有罪者三人，被禁死者三人，被判刑者一人，被擊死者一人，不堅決而叛變者二人。釋放後因受刑致重傷死者三人，其餘釋放後，無不沾重病。被拘禁有達年餘者，至投降後始釋放。其餘或半年，或數月，或幾星期，或幾日不等。此是被扣捕在警察署憲兵部，警備隊部者。若連在本地被扣禁幾點鐘者算在內，約佔全人口 分之一強。

（六）徵取資財

馬來亞完全淪陷後，敵人即施剝削政策，首先令其爪牙走狗出來，拉攏華僑之領袖，組織華僑協會，聲明保護華僑利益，為華僑利益服務。其實，這協會只有代敵人的華僑剝削，盡其供敵驅使的任務而已。全馬五千萬奉納金，是全馬各屬華僑協會，首次代敵剝削的成績，在結紮當時，徵取法是分商業捐，園業捐，屋業捐，特別捐，普通捐等。商業捐分甲乙丙丁戊五種。徵收甲種二百五十元，乙種一百五十元，丙種一百元，丁種五十元，戊種一十元。園業分樹膠園及其他。樹膠園每英畝以三元六角計算。屋業則徵收一個月屋租。特別捐則徵取諸富戶，另名富戶捐。普通捐，則凡貧戶工人，概在徵取範圍內，統共在斯小地方徵收，竟達叻幣三萬元之譜（印巫人不徵）。其次敵人施行徵殺，命令只准許留二三月糧，其餘悉數須交納。據云以後可由他處運米來照人口配給。但是華僑以及巫印人一般不上他欺騙的當，後改以利誘，凡納穀多者，得配給布匹，香烟，肥皂，鹽，糖，農具等。繼則施行威嚇，如不交納則搜捕，拘禁，沒收，或割死斬鹽配給証等。一九四三年被徵取之穀，竟達一千五百餘担。（印巫人合計），苦了一班平民，只用木薯代飯，肌黃面瘦，體弱不堪，死於饑餓者不知凡幾。再次華僑獻機捐，此地亦達千餘元。至若儲蓄，則零碎無幾。

（七）強徵人力

日寇在馬來亞三年八個月因兵力不足，強徵強拉馬來亞各民族青年以補充其缺乏。在結紮亦曾幾次徵抽兵補，巫人壯丁，被徵抽者數十人，華人方面青年壯丁，為因避不應徵，多跑逃一空，華僑協會沒有辦法，只有用錢從別地方僱充。其次徵工役，拆立卑鐵路時，華僑被徵二人，巫人廿餘人。往暹羅作工者華人被徵三人，（用錢僱充）巫人十餘人。巫人易於驅使，且又有馬來村長號召，故徵工較易。華僑協會欲召華工，則頗費苦心。當鐵路拆至文德甲車站，又要改造汽車路，特下緊急令，無論老幼概須工作。馬來村長小心翼翼，每天派百餘人工作，華人則一個也沒有。警務部，憲兵部，逐日派隊來催，商家無法僱人，老板只好親身服役，且亦寥寥無幾。敵寇大不滿意，再下急令，如不工作者，所有配給証一概割死。於是少數華僑只得勉強來作一两天苦工。在催工作時候，打劫，搶奪，抓人，同僑惶惶不安，可說是結紮最緊張的時期。但幸不幾日，東京投降音訊傳到，敵人自動停工，同僑方得安然，而互相告慰也。

（八）賭場與鴉片

在日寇統治時期，賭博最盛。日寇誇稱繁榮馬來亞，亦就是用賭博這件東西。日寇用一件最容易發財的許可証（賭場例申）來報答對它獻媚者流。引起一班利慾薰心者，百般鑽營，冀博得鬼子之歡心，藉發橫財。在結紮的賭場，有字花（花會）二場，番攤二場，撲克牌二場，麻雀，天九牌，紙牌，擲口皆是。到處呼么喝六，勝者意氣高昂，敗者垂頭喪氣。尤其是花會害人最多，最普遍，每個家庭的老太婆，小孩子，閨女少婦，農工商學等，多受其沾染。凶狀元，五虎將，六女，六丐，念念於口，求神問佛，夜夜有夢，倒旗睡墓，以冀鬼神之指示，弄到神經錯亂，顛倒是非。有識者，莫不搖頭，嘆人心之千古，然時勢所迫，徒喚奈何而已耳。盜竊叢生，小東西苟不謹慎，會不翼而飛，雞鴨關不

緊，飛去無蹤無跡，癡君子亦乘機出來找利路，吞雲吐霧 公私烟膏充斥市場，烏烟瘴氣，瀰漫全坡，變成另一世界。

(九) 團結抵抗敵奸

在環境惡劣，華巫雜居 敵軍警不斷進攻與搜捕，敵警犬幾無日不來偵查的情況下，設當時若不是華僑能團結一致，巫印方面，亦可能通融，則遭受損失與犧牲，更不可言。第一次敵憲的得力警犬被消滅後，警犬三兩個即不敢到來偵查；若來，便是大隊軍警 敵軍對於此地微工

，徵兵，徵金，徵糧，亦因是受了影響。但也因為有團結抵抗力，敵軍警更加注意，不時有大隊軍警來圍攻，後來有一位叛奸，跑到警務部，帶軍警來搜捕，被捕四位，又兩位變節。但它們明白抵抗力的偉大，不敢時常到此，只有文德甲採貨的僑商，以及前往賣土產的種植同胞，被威脅，被勒索，損失相當大。後來，大家團結一致，不到文德甲去，叛奸無所施其技倆。警犬以及情報員，在此地被消滅者數人。

黃則寶

林明在日寇統治時之狀況

寇軍於一九四二年進駐林明，即令各色人等，將所藏槍枝子彈，無論英人遺下或私人所有，概行交出，不得隱匿，如敢違抗，一經查獲，定殺不赦。隨後命令壯丁組自警團。凡年齡由十八至四十，概行列入，每夜巡邏，如有缺勤，即難免斥責。林明雖一撮之地，然暗探之多，令人咋舌，統計八十餘名。吾僑稍有涉嫌即避入雙溪英，方有保障。其處暗探不敢深入，人心俱內向，有一消息即刻通知，以作預防，故鬼子無奈其何，亦不敢親自前往，因不明虛實之故。此次日本投降，本坡人士於八月十三日已有少數人知道。抗日軍七獨於十五日全部開出，由關丹

二大山，分路日夜巡邏。莊口日方職員得悉日本投降，二十餘人於下午深夜潛避，被抗日軍攔路截擊衝散。探悉仍有十一人抵丹，其餘料為抗日軍尾隨追至山林擊斃矣。廿六晨抗日軍開入市區，人心快慰。

溯自日寇在關丹登陸，本埠莊口放棄，秩序紛亂，僑領即組織保安隊，有六十名隊員日夜巡邏以防發生意外。繼之設治安維持會。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一日成立警察署，每籍警察二名，全局職員十五名。署長古某，縱容暗探搜索華僑住宅；無論何物，任意搬取；如敢多言，將人拘拿。又拘拿青年女子七八名，獻給鬼子，名慰勞「皇軍」。此二宗事，民衆最為痛恨。又縱其子侄助日作惡，經大多僑眾控告於抗日軍，此次光復，為抗日軍判決死刑。

治安維持會後改組為華僑協會，由潘某任正會長，林某次之。後因潘氏年老，不能應付日寇苛求虐待而卸責，乃由林某一手包辦，大開賭局，獨裁專權，任意開消，交結鬼子，大飲特飲，酒地花天。僑眾有所

請求，毫不理會。繼之開設遊藝場，抗日軍亦曾具函勸告勿開，免害僑胞，林置之不理。抗日軍再次具函警告，彼竟將函交古署長獻給鬼子。抗日軍此次光復本市，在民衆法庭將林某判決死罪。

吳某任職本坡統制局，為寇政府配給民衆糧食，如糖鹽等項，配給時，秤不足額，將私留之物賣於黑市，民衆敢怒而不敢言。彼常藉敵人勢力，作威作福。凡請求新米牌者，每張他要十元，方發給。彼且為陷害劉富強鄭發之兇犯。後為抗日軍於途中截獲，帶入山林處決。

為民衆最痛恨切齒者莫如李某。民衆恨不得食其肉，寢其皮。他與敵宣撫班於一九四三年八月間抵林明。由其指名密報，僑胞百餘名被拘捕，或被屠殺，或被毒刑灌水，或監禁一年半載。又被威赫勒索，因而避入山林者，統計不下三百人。其後鬼子不僱他，他與其弟一同在雙溪英種植，並霸佔被其陷害者遺下之什根耕地。抗日軍派武裝黑夜至其處捉拿，附近民衆得悉捉拿大漢奸，多帶鐮刀巴冷刀把守各路口，恐他逃脫漏網，卒之將他擒獲。由抗日軍帶入山林槍斃。

吉靈醫生卑利，原任本埠醫院助手。莊口被棄後，英籍醫生初時仍在此服務。但他心存妒忌，陷害英籍醫生為鬼子屠殺。以後得鬼子信任，一手包辦醫院。醫院原存藥品極豐，被其私吞賣黑市，以飽私囊，致埠上各籍人士染病者，乏藥醫治，因之喪生不知凡幾。故本埠無人不痛恨他。民衆入控於抗日軍，此次光復，在民衆法庭判決死刑，大快人心。

張枚青

積羅附近之抗日遊擊隊

一九四二年元月八日，英軍自彭亨退却，積羅自是成爲黑暗世界，此時居民處於動盪不安之環境中，被蹂躪於日寇鐵蹄之下。時有熱血華僑青年，獲得英軍遺棄之槍械，乃集合同志數十人組織華僑遊擊隊，出沒於附近森林一帶，從事抗日勤奸工作，甚形活躍。後爲日憲所探悉，屢將全埠大加搜索，然毫無所獲。後日憲走狗耀武揚威，將全埠居民加以種種刁難，使居民寢食不安，受其非人道之酷刑者不知凡幾，受極刑以死者不少。後又動員憲兵警備隊，警察以及走狗等百數十人，並強拉當地居民搬運糧食，浩浩蕩蕩，直攻游擊隊老巢之雙溪嚶。該地當勞勿與積羅間之大森林，費時數日數夜，毫無所獲，乃移怒於該處種植居民，將住屋及食糧盡行縱火焚燒。然而獸軍心仍不甘，又將住民不論男女老幼，全部綁去監禁於瓜拉立卑牢獄中，在受刑而亡及餓死或病死者，不知凡幾。再次日憲迫令本埠華僑組織招安隊往該地勸誘遊擊隊員投降。本埠華僑協會協和會全體職員六十餘人，備帶糧食，跋山涉水，爬峭壁，越峻嶺，深入至離馬路十六英里之大森林，見該處有茅屋之大營房，操場，哨兵站，戰壕等種種設備，可是隊員已在數月前調防他處矣。行經雙溪嚶，見一片焦土，滿目淒涼，此乃爲上次日寇所謂「剿匪」之遺蹟也。此行閱時四日夜，夜間以天爲帳，以地爲席，與猛獸爲伴，露

宿於叢林中。後又有「協和會」宣傳隊，到本坡宣傳，藉此引誘游擊隊員。斯時日憲兵等，乃雲集此地，結果祇捕了數位無辜居民。

當一九四一年十月間，日寇酋增木，鈴木，帶領鯉軍百餘人，駐紮於積羅。其後並調任小田島爲隊長，帶同爪哇人四百餘人，將華人膠園，夷爲農場，名曰松浦梅農場，種植木薯等副糧食。此乃日寇之糧食發生恐慌，而欲圖在本地耕植以自給而謀苟活也。數百爪哇人，生活之惡劣，實不忍目睹。一人每天僅得木薯數兩，與一小包飯團而已，且操非常辛苦之工作，病無醫藥，饑病交迫，數百人中無一人無病者。尤其甚者，其時日寇，並拆去居住於積羅樹膠園內居民屋宇之鋅板，其他用具，財產，食糧，木料等，俱爲搜索搶掠。並強迫住民輪流爲彼等工作，美其名曰「勤勞奉仕」，每日僅給米數兩，工作稍慢，則必被鞭打，住民惟有忍氣吞聲，敢怒而不敢言。

一九四五年八月中旬，日寇投降之消息傳來，僑民間及莫不歡欣雀躍，同慶吾僑幸得重見天日也。是時日寇均已撤去，本埠乃由吉蘭丹華僑抗日軍第十七中隊，駐紮於前寇軍兵營，担任維持本埠治安。故積羅一隅極爲安寧，並無不良現象發生。

伍士明

彭亨淪陷期中見聞雜錄

都拉蒙難記

民三十年冬，英軍駐防勞活都拉埠，防衛蘭丹與吉隆坡之孔道。都拉店戶四十二間，經營貿易如常。不料十二月八日，星洲被炸，言論紛紛，市民疏散。迨後數天，敵寇由此而往吉隆坡，一連三天，共有千餘。敵寇不顧人格，道德，甚於盜賊，搶劫財物，姦淫婦女，不勝枚舉也。

三十一年元月令商民設立治安會，維持地方治安，繼後改組為華僑協會，以便協助日政府。斯時也，各界人士，要領良民証，並被迫獻金。

三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在都拉往文東之分水坳路上，敵寇被抗日軍截擊，傷四人。事一起，傀儡暗探，憲兵爪牙，乘機集合地痞歹徒，沿此路線活動，敲剝民脂民膏。地方受害甚烈，貽禍甚深。

五月廿九日九時許立卑日本憲兵暗探陳某與憲兵西村同住都拉，拘余上車而往立卑。一抵憲兵樓，先問話，後拷打。在二十九夕八時許，灌飲肥皂水，繼用木棍亂擊。計被拘禁暗室不滿四十天，目睹被刑殺死者七十人，苛刻殘酷如此，人神共憤。七月七日余被送往刑務拘留所，一日食米二兩，朝吃木薯少許，囚中餓死八人。

十月十一日，逮捕都拉之自警團員七人，拘留獄中，彼等告余曰：全市四十二戶，中有三十八戶有人被捕，槍斃者四人。余嘗鐵窗風味，經十一個月之久。三十三年三月廿八日，釋放四人，以羅厘車送往八等冬我，紅樹漆山為苦力工。抵此閱月餘，右足傷痛，至十一月，始能移

步。但出入不得自由，渡港要許可証為憑，否則灌泥入喉。余曾目睹橋胞，爪亞人，吉寧人，餓死四十餘口，慘哉。

潘植楠

立卑淪陷後之慘狀

自敵寇入境，南僑生命財產損失之巨，難以枚舉。敵機轟炸立卑，會投彈六枚，一在菜市對面火車橋，一在書記館後，一在大胭脂樓，一在電房路，一在大河，一在上街，焚燬橋領王松德店一間，繼往炸八等冬我火車站側，距立卑六英里。僑民一聞機聲，逃避防空壕者有之，自動疏散者有之，死傷幸獲免。迨後敵寇抵達，對待我僑，極其慘酷。邦江一隅，是勞活至吉隆坡之孔道，日寇劫掠財物，時有所聞。苛稅百出，種種剝削，難以詳述。日本憲兵暗探陳某為虎作倀，助紂為虐，華僑被害者不少。日寇且徵召壯丁，勒令民衆往十三英里之處，建築機場。

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四夕，拿勝肚之僑民，披星帶月，携男挈女，流離失所。因日寇謂人民收容武裝人員，擁護抗日軍，焚劫屋宇，逮捕民衆，傷勢重者斃命二人。

葉香

日寇的種種怪現象

日軍政府，最喜歡召集本地人會議。外表看起來，好像是要聽取民意，但實際上，這種會議，只是聽訓而已。一九四二年的馬來蘇島新聞記者大會，繼續開了一星期，却沒有一次是「議」，每次是「會」。這

會只有聽講，而沒有提議。一群可憐的記者，你看我，我看你，心中有所話不敢說，只一笑了事。統計起來，那次會議，一共有六次訓話，三次宴會，三次看影戲，一次遊覽風光，便閉會了。各州市的參議會，八下巴仙是聽訓，二十巴仙是閒話，你可提議，但包你是失望的。反之，長官部長的提議，一定通過，曾經有一參事，大胆提出說：「政廳只要收穀，何不注意打野豬」。長官馬上答稱：「這很容易，任何農民如發現野豬時，可立刻報告警署，叫警察去打」。參事反問：「不會逃嗎」？警務部長代答：「不要令他逃」。參事會意，默然坐下。糧食官時常召集收穀會議，他說供出一千冬至三千冬穀者可得香烟一包，因此供一千冬穀者好多，三千冬穀者未見一人。工商科長因組成成立而蔬菜絕市，他在街中召商人會議，到農村召農人會議，他說：「你們担菜出賣就可『獎』」。警察署長時常召集自警團會議，作兩個鐘頭的訓話而散會。東海岸某次召開大規模的座談會，日法官為座長，座長作一小時演說，另請渡邊博士作兩小時的演講就宣佈散會，臨走時不絕稱讚「收穫偉大的成果」。

日本人對於「打」，似有特別研究，尤其對於華僑的「打」，更加下工夫。日軍在街中行走，所遇的人，要一律向他們行禮，變成全市鞠躬的奇怪景象，否則一巴掌打過去。日本人如此，那般無恥的台灣，朝鮮，琉球等壞蛋，亦掛起虎皮，假裝虎威打人。他們的汽車，中途壞了，過路的人，一律要來同他們推車，否則每人至少得一熊掌。當你同他們推車時，還要表示誠意，否則也有吃熊掌的希望。日本人買物，必要價廉物美，你如開價高，一定受打。一個台灣浪人，買豬肉缺少半兩，馬上抓肉商來打。一個本地車夫，因恐車撞人而停車，時適坐者心中有事，乘怒而打車夫，說：「誤我公事」。一個憲兵遣一侍役買物，要拿回家去看，店主不肯，侍役告知憲兵，憲兵大怒，驅車而至，抓着店主一拳向胸膛送去，店主倒地，憲兵揚威而去。某部隊長，叫伙夫拿黃瓜，伙夫因不懂日語，說沒有，部長賜以熊掌，後拿出黃瓜，罵道：「馬鹿，這不是黃瓜是什麼」。伙夫只得忍痛苦笑。一個日商陪着警察署長

看馬戲，馬戲班人不慎，叫他倆坐開一點。日商責以無禮，要加以逮捕究辦，署長止之，方賜以兩巴掌了事。

日本人的第一特點，就是「重食」，任何軍官或政官，一到其駐防地方，當地人士一定要設宴歡迎，否則，視為不合作，隨時有被捕之可能。日本人不論是軍政，憲，初到之時，必定來個下馬威，使本地人怕而進貢他。他們動不動就說，你們有抗日意思，要斬頭。誰都懼怕斬頭，所以要趕快進貢，派克筆，泗水錶，馬上要奉呈上去。一宴再宴。由大食而小食，繼而日常食，諸如雞蛋，白菜，酒等，奉呈要有恆心，無恆心者不老實。日本人對於食，大食固十分歡迎，小食亦在所不辭，一杯茶，一塊點心，有時亦可以消除危險。長官，部長，警備隊長，憲兵隊長等上級官員，時常交人一杯酒或兩斤豬肉的送禮，其他下級，那更不必說了。你只要有恆心請食，你就是一個好人。你可以請求你的所欲，賺你的錢。一個警務科長，大罵某遊藝場主人不合作，要將他的執照割死。空氣一出，伶俐的遊藝場主人，馬上奉呈一個冰櫃，雞蛋，酒等，紅包亦在暗中送去。第二天起，科長不再說話，半月後兩人成爲好友。日本人的伙食很粗，故對「支那料理」垂涎不置。你如請他在家裡吃便飯，加了一元錢燒肉，他已心滿意足了。他便說你請他「馬于武刺」，臨走時對你全家鞠躬。警察署長，牌照官，糧食官等，每到店裡飲茶，吃飯，你千萬不可收他的錢，否則你就休想拿「許可証」或請求糖鹽了。他們明知道你以小易大，但他們甘願拿政府的東西，來換取自己的利益，日本的官員大多數如此。

日本的憲兵是法西斯的典型，行動最野蠻，胸懷最狹小，殺人打人最有本事。他們每到一地，必清查籌賑會人員，兇惡無比，僥倖免殺，也打至半死。有一句流行語：「憲兵叫，心中跳」。每逢憲兵叫，必是凶多吉少。憲兵入了你的店，你們全部人員都要站起來，向他鞠躬，不然必享受熊掌，使你禍由天上来，不知怎樣應付。他們買東西，開口就要歐美上等貨，價錢要便宜，免費更佳。他們自己說非常「清白」，「要逮捕政廳的貪官污吏」。小兵卒賣一包香烟，也把他抓去，說是取人

的錢，擾亂地方。但他們是健忘者，自己的事却完全忘記。一個伍長月薪不夠五十元，能養一個美麗姑娘，這姑娘過着上等生活，而全身配以珍珠寶貝，大食，大賭，一注輸去一千八百很平常。伍長本人日飲夜飲，大食特食，毫無約束，這種「清白」，實難使人置信。一個軍曹，養着臨時太太，月供六百元，太太雙手，金飾物纍纍，衣着時式。某次太太偷漢，軍曹要捕姦夫，下令交通車輛停止三天，搜查百餘間屋，卒無

所獲。另一次太太要唱留聲機，軍曹出街令某金店，交出唱針，因無貨，店主馬上被捕，坐監五日始放。一個台灣狗，充當憲兵通譯，帶一個美麗姑娘，一次開消可達一萬元，他的薪水只四十元。他的本事，可謂很大。「聞槍聲憲兵不去，捕到犯人憲兵先打」，這是警備隊兵卒所告人的話

陳傳華

大 戰 與 南 僑

馬 來 亞 之 部

審 印 發 經 定

139553 327·2384
2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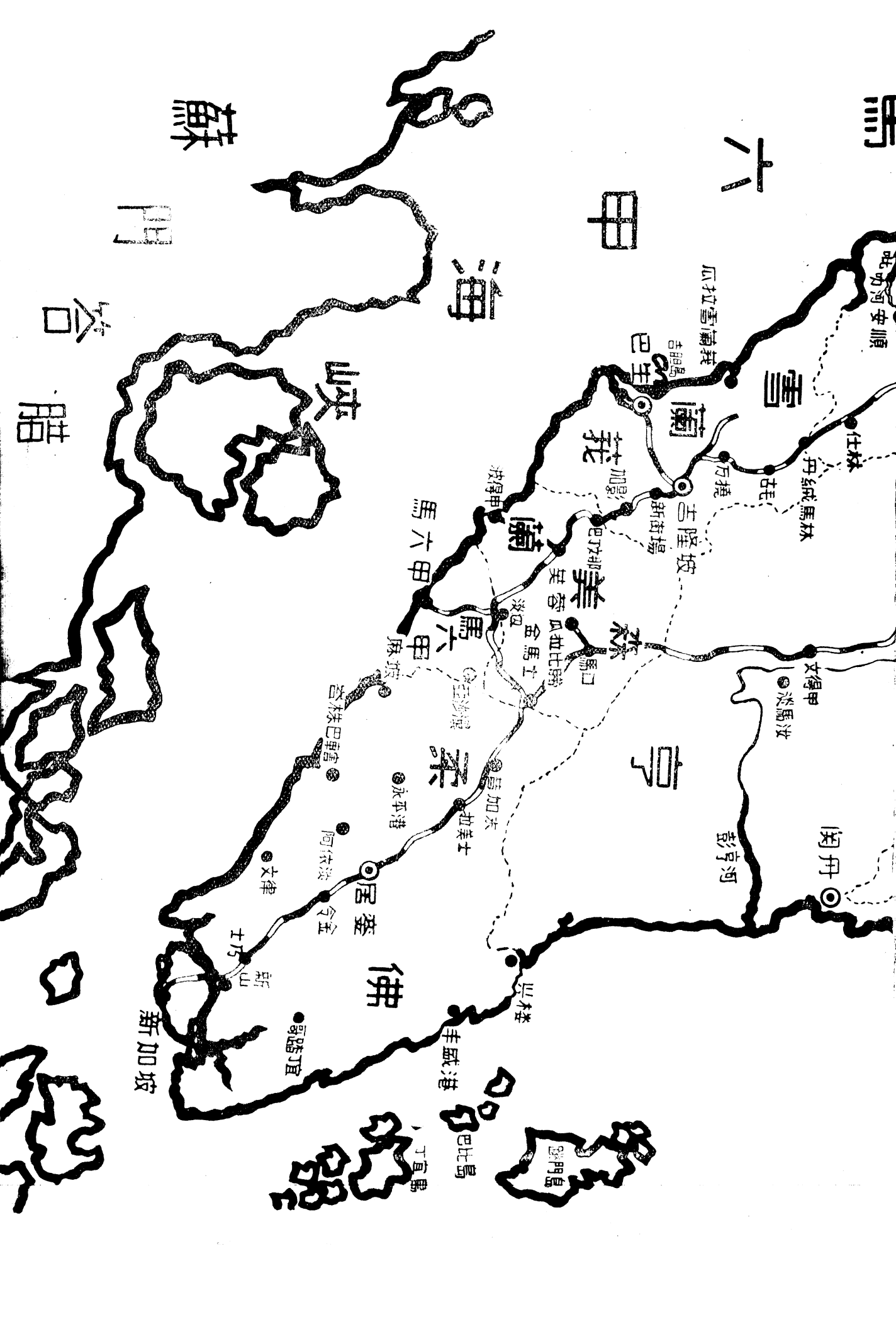
編 纂 者

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
大 戰 與 南 僑 編 纂 委 員 會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初

大 戰 與 南 僑 馬 來 亞 之 部





馬

六

甲

蘇

門

峇

腊

庇叻河安順

雪

瓜拉雪蘭莪

蘭

莪

峽

仕林

丹絨馬林

萬撓

吉隆坡

新街場

加影

蘭

馬六甲

芙蓉

森

馬六甲

芙蓉

瓜拉庇叻

麻坡

柔

亨

淡馬汝

閩丹

彭亨河

昔加末

拉萊士

永平港

居鑾

文律

金

士乃

新山

佛

峇株巴轄

峇株巴轄

哥打丁宜

新加坡

丁宜島

巴比島

門島

峇株巴轄

